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痛史  
樵史演义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 樵史序

樵子日存山中，量晴较雨，或亦负薪行歌。每每晴则故人相过，携酒相慰劳；雨则闭门却扫，昂首看天。一切世情之厚薄，人事之得丧，仕路之升沉，非樵子之所敢知，况敢问时代之兴废哉。然樵子颇识字，闲则取《颂天庐笔》、《酌中志略》、《寇营经略》《甲申纪事》等书，销其岁月。或悄焉以悲，或戚焉以哀，或勃焉以忠，或抚焉以惜，竟失其喜乐之两情。久而樵之以成野史。不樵草樵木而樵书史，因负之以售于爨者。放声行歌，歌曰：

山迳兮萧萧，山风兮刁刁。望旧都兮迢迢，思贤人兮焦焦。舟子兮招招，须友兮聊聊。心旌动兮摇摇，樵斧荒兮翘翘。醉起兮朝朝，醉眠兮宵宵。好鸟兮鸣条，好花兮未凋。容与兮逍遥，聊且兮为此中之老樵。吁嗟乎，山中之老樵！

花朝樵子自序

## 主要人物表

- 贾似道 宋宰相，通元卖国，后事情败露，在被押解服刑的途中被仇人所杀。
- 文天祥 宋右丞相，字履善，一字宋瑞，号文山，忠君保国，后在五坡岭一役中被俘，宁死不降，英勇就义。
- 张世杰 宋枢密副史，在广州海战中战死。
- 谢枋得 宋大臣，宋亡后，流落山野，成为反元复宋之传道士。
- 胡 仇 宋将，自号疯道人，能飞檐走壁。
- 郑虎臣 宋臣，即杀贾似道之人。宋亡，为元臣幕宾，伺机复宋未遂。后为义军谋士。

## 叙

秦、汉以来，史册繁重，度架盈壁，浩如烟海。遑论士子购求匪易；即藏书之家，未必卒业。坐令前贤往行，徒饱蠹腹；古代精华，视等覆瓿。良可哀也！窃求其故，厥有六端：绪端复杂，艰于记忆，一也。文字深邃，不有笺注，苟非通才，遽难句读，二也。卷帙浩繁，望而生畏，三也。精神有限，岁月几何，穷年矻矻，卒业无期，四也。童蒙受学，仅授大略，采其粗范，遗其趣味，使自幼视之，已同嚼蜡，五也。人至通才，年已逾冠，虽欲补习，苦无时晷，六也。有此六端，吾将见此册籍之徒存而已也。虽然，其无善本以饷后学，实为其通病焉。年来吾国上下，竞言变法，百度维新。教授之术，亦采法列强，教科之书，日新月异。历史实居其一。吾曾受而读之，蒙学、中学之书，都嫌过简，至于高等大学，或且仍用旧册矣。从前所受，皆为大纲，一蹴而就于繁赜，毋乃不可！况此仅就学子而言耳。失学之辈，欲事窥探，尤无善本。坐使好学之徒，困噎废食。当世君子，或宜悯之。下走学植谫陋，每思补救，而苦无善法。隐几假寐，闻窗外喁喁。窃听之，舆夫二人，对谈三国史事也。虽附会无稽者十之五六，而史事略亦得十之三四焉。蹶然起曰：道在是矣！此演义之功也。盖小说家言，兴味浓厚，易于引人入胜也。是故等是魏、蜀、吴事，而陈寿“三国志”读之者寡；如“三国演义”，则自士夫迄于舆台，盖靡不人手一篇者矣。惜哉！历代史籍，无演义以为之辅翼也。吾于是发大誓愿，编撰历史小说：使今日读小说者，明日读正史，如见故人；昨日读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读小说而如身亲其境。小说附正史以驰乎？止史藉小说为先导乎？请俟后人定论之，而作者固不敢以雕虫小技，妄自菲薄也。握笔之始，先为之序，以望厥成。

南海吴沃尧趼人氏撰

---

度（guì，音鬼）——置放，收藏。

蠹（dù，音妒）——蛀蚀。

瓿（bù，音部）——古代容器名。

矻矻（kū，音哭）——勤劳不懈的样子。

时晷（guǐ，音鬼）——时间。

繁赜（zé，音责）——复杂深奥。

学植谫（jiǎn，音减）陋——学识浅陋。学植，泛指学业，学问。谫陋，浅陋。

## 主要人物表

- 朱由校 即明嘉宗，1620年继位，年号天启。1627年驾崩。
- 朱由检 即明恩宗，1627年继位。年号崇祯。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后，自杀于煤山（今北京景山公园）。
- 朱由崧 明福王。明亡后，在南京被拥立为帝，年号弘光，不久即被清兵剿灭。魏忠贤公元1568年—1627年。河北肃宁人。万历时入宫。明熹宗继位后，勾结熹宗乳母客氏，专权乱政，排斥异己，杀东林党人，党羽满朝，生祠遍于各地，谄媚者呼九千岁。崇祯皇帝继位后，被贬于凤阳，在途中自杀，后被磔尸。
- 阮大铖 公元1587年—1646年。安徽怀宁人，字集之，号圆海、石巢、百子山樵。万历时中进士。明熹宗时任吏科都给事中，后依附魏忠贤。崇祯继位，被废斥十七年。南明福王立，与马士英同领朝政，官至尚书。清破金华时投降，旋又与马士英等密疏请唐王出关，由他做内应，事泄自杀。
- 客氏 明熹宗朱由校乳母。朱由校继位后，与魏忠贤勾结，祸乱朝政。崇祯皇帝继位后，被抄家，其知罪责深重自杀。
- 崔呈秀 ?—1627年。天津蓟县人。万历进士。1624年因贪污被革职议罪，乃见魏忠贤，求为养子，与魏相互勾结，陷害东林党人，成为阉党魁首，官至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崇祯即位后，下令将其革职逮治，他自缢而死。后被戮尸。
- 傅櫬 魏党骨干之一，认魏忠贤为父。
- 顾秉谦 明熹宗时入阁。魏党骨干之一，让其子呼魏忠贤为爷。
- 魏广微 明熹宗时入阁。魏党骨干之一。
- 许显纯 魏党骨干之一，掌镇抚司，直接审理陷害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等人。用酷刑将上述6人折磨致死。
- 田尔耕 魏忠贤爪牙。掌管锦衣卫。
- 熊廷弼 公元1569年—1625年。湖北武昌人，字飞百。万历进士。1619年任辽东经略，他坚持抵抗满族的进攻，整肃军令，使后金军不敢进攻。明熹宗时，魏忠贤专权，他被排挤去职。1621年，辽沈失守，他再任经略，而实权落入广宁巡抚王化贞手中，王化贞不听调度，轻敌溃败。他同退入关，后被魏忠贤冤杀。
- 叶向高 公元1559年—1627年。福建福清人，字进卿。万历进士。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四十二年辞职。天启元年（1621年）再任首辅。屡与魏忠贤抗争，被阉党指为东林党魁。
- 杨涟 公元1572年—1625年。湖北应山人。字文孺，号大洪。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天启四年（1624年）官至左副都御史，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次年、被诬陷下狱，在狱中被折磨至死。
- 左光斗 1575年—1625年。安徽安庆人。字遗直，号浮丘，万历进士。天启四年（1624年）任左佥都御史。杨涟弹劾魏忠贤，他参与其事，又亲劾魏忠贤三十二斩罪。次年，与杨涟同被诬陷，死

- 于狱中。
- 魏大中 浙江嘉兴人。万历进士。累官至吏科都给事中。因不肯依附魏忠贤，且与杨涟、左光斗等人来往密切，被魏党诬陷，1625年死于狱中。
- 孙承宗 1563年—1638年。河北保定高阳人。字稚绳。万历进士。天启二年（1622年）任兵部尚书经略蓟辽。后被魏党排挤去职。崇祯二年被起用，在清军攻破高阳时自杀。
- 李自成 公元1606年—1645年。陕西米脂县人。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本名鸿基。崇祯二年（1629年）起义。1644年正月，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不久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但在吴三桂与清兵的联合进攻下，兵败退出北京。1645年，在湖北罗公山病死。
- 张献忠 公元1606年—1646年。陕西延安人，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1630年在米脂参加起义军。转战于豫、陕、鄂、皖等地，与李自成部相呼应。1644年取四川，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年号大顺。1646年，在抗清中，于西充凤凰山中箭牺牲。
- 牛金星 河南卢氏人。1641年参加李自成部农民起义军，是李自成主要谋士。1644年，大顺政权建立后，被封为天祐殿大学士。入北京后以宰相自居，倾轧弄权。谗杀李岩，后降清。
- 刘宗敏 李自成手下大将。陕西蓝田人。他骁勇善战，任权将军。1644年，引军从山西入河北，与李自成会师，攻克北京，推翻明朝，封汝侯，凡文官均受其节制。后骄傲自满，兵败撤退时，被清兵杀害。
- 宋献策 河南永城县人，术士。由牛金星推荐做了李自成军师。
- 李岩河 南杞县人，举人出身。李自成手下谋士、大将。后被牛金星谗杀。
- 李过 明末农民起义军将领，李自成侄儿。
- 吴三桂 公元1612年—1678年。江苏高邮人。明末任辽东总兵，封平西伯，驻防山海关。李自成推翻明王朝后，他引清军入关，受封平西王。后镇守云南，手握重兵，形成割据势力。1673年举兵叛乱，自称周王。1678年在湖南衡阳称帝，不久病死。
- 马士英 约公元1591年—1646年。贵州贵阳人，别字瑶草。万历进士。崇祯末任凤阳总督。李自成推翻明朝后，他利用江北四总兵实力，拥立福王于南京。任东阁大学士，进太保，专国政，起用阉党阮大铖，排斥异己，后被清军俘杀。
- 史可法 公元1601年—1645年。河南开封人，字宪之，号道邻。崇祯进士。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明朝灭亡后，他在南京拥立福王，加大学士，称史阁部。因受马士英等排挤，让他到扬州督师。他与扬州军民共同抗清，兵败后不屈被杀。
- 范景文 崇祯初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河南巡抚。率兵勤王，曾在北京大破清兵，升任兵部左侍郎。后丁忧去职，李自成攻破京师时自杀。
- 杨嗣昌 公元1588年—1641年。湖南常德人，字文弱。万历进士。崇祯十年（1637年）任兵部尚书，对清兵入侵，他一意主和，不

准诸将出战，贻误军机，致统帅卢象昇阵亡。在督师镇压张献忠农民起义军时，起义军攻破洛阳、襄阳，杀福王、襄王，他惧罪自杀。

熊文灿 ？—1640年。四川叙永人。万历进士。崇祯时初任右佥都御史、兵部右侍郎等职。崇祯十年（1637年）以兵部尚书总理陕西、河南、湖广等省军务，督师镇压张献忠起义军，曾招抚张献忠。1639年，张献忠再起兵，他被下狱，次年被杀。

左良玉 公元1599年—1645年。山东临清人，字昆山。初在辽东与清军作战。后在镇压农民起义军时，扩大部队，升为大帅，驻武昌。南明弘光政权成立，马士英等执政，与东林党人互相倾轧。他袒护东林党人。于弘光元年（1645年）以清君侧为名，进军南京，讨伐马士英，中途病死。

## 出版前言

中国古典小说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为弘扬华夏文化，我社从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宝库中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 100 部，编成《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丛书奉献给读者。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选题宽。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名著”外，还选收了诸如《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较为突出的古典长篇小说，有的作品甚至从未点校整理刊印过，因而这套丛书将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风貌。堪作普通中国人承袭优秀传统文化的通俗百科全书。

第二，读者面宽。这套丛书中的作品有些已有多种版本流传，然而许多版本都没有注释，有些版本虽有注释但偏于学术性。我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组织力量对作品中的疑难字词、语句以及方言、典故一一作了注音和释义，有助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扫除阅读障碍，也有助于一般读者阅读参考，适应多种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

第三，附人物表。这些作品内容复杂，人物众多，许多读者阅读时常常苦于理不清这些人物的背景和关系。我社特要求注释者梳理列出书中的主要人物表，使读者了解这些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和记忆。

第四，配插图。每种作品均配有若干幅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大多选自馆藏善本中的绣像，或由当代画家重新创作，使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作品的内容情节，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增强审美情趣。

希望《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

1995 年 6 月



## 内容提要

本书是晚清两部历史小说《痛史》、《樵史演义》的合集。

《痛史》写南宋灭亡，元军入主中原，权奸贾似道卖国求荣，文天祥等忠臣义士奋勇抗元的故事。小说忠实地再现了庙堂腥膻、干戈遍地的民族深重灾难，状写元人淫杀之酷，是一部忧伤愤激之作。书中集中刻画了卖国贼贾似道的形象，他以外戚专擅朝政，恣威弄权，荒淫无耻，暗与元蒙勾结，终于得到恶贯满盈的下场。小说忠于史实，兼采讲史与侠义小说之长，感情充沛，笔墨酣恣，凛凛有生气。

《樵史演义》全面记叙明末天启、崇祯及南明弘光朝的历史，揭露了魏忠贤、崔呈秀、马士英、阮大锁这些阉党擅权误国的罪孽。小说所记国事，均于史有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 痛史

## 第一回 制朝仪刘秉忠事敌 隐军情贾似道欺君

鸿钧既判，两仪遂分。大地之上，列为五洲；每洲之中，万国并立。五洲之说，古时虽未曾发明，然国度是一向有的。既有了国度，就有竞争。优胜劣败，取乱侮亡，自不必说。但是各国之人，苟能各认定其祖国，生为某国之人，即死为某国之鬼，任凭敌人如何强暴，如何笼络，我总不肯昧了良心，忘了根本，去媚外人。如此则虽敌人十二分强盛，总不能灭我之国。他若是一定要灭我之国，除非先将我国内之人，杀净杀绝，一个不留，他方才能够得我的一片绝无人烟的土地。

看官，莫笑我这一片是呆话，以为从来中外古今历史，总没有全国人死尽方才亡国的。不知不是这样讲，只要全国人都有志气，存了个必要如此，方肯亡国的心，他那国就不会亡了。纵使果然是如此亡法，将来历史上叙起这些话来，还有多少光荣呢！

看官，我并不是在这里说呆话，也不是要说激烈话。我是恼着我们中国人，没有血性的太多，往往把自己祖国的江山，甘心双手去奉与敌人。还要带了敌人去杀戮自己同国的人，非但绝无一点恻隐羞恶之心，而且还自以为荣耀。这种人的心肝，我实在不懂他是用甚么材料造成的。所以我要将这些人的事迹，记些出来，也是借古鉴今的意思。看官们不嫌烦琐，容我一一叙来。

却说宋朝自从高宗南渡以来，偷安一隅。忘却徽、钦北狩之辱，还颯然面目，自信中兴。诛戮忠良，信任秦桧，所以南宋终于灭亡而不可救也。高宗之后，六传而至度宗，其时辽也亡了，金也灭了，夏也绝了，只剩了蒙古一国，气焰方张，吞金灭夏，屡寇中华，既占尽了北方一带，又下了四川，困了襄阳，江、淮一带，绝无宁日。

原来蒙古的酋长，姓奇渥温。自从未宁宗开禧二年，他的甚么“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名叫“铁木真”的，称了帝号。看官，须知蒙古本是游牧之国，铁木真虽是称了帝号，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个“帝”字是怎样写法，所以他虽建了许多甚么九旗呀、八旗的。在那鄂诺河地方，即皇帝位。群臣却还是叫他“成吉思”。这“成吉思”三个字，在蒙古话里就是“皇帝”了。他的称帝，虽是看着中国的样，却连年号也不懂得建一个。后来慢慢的有那些全无心肝的中国人，投降过去，在他那边做了官，食了俸，便以为受恩深重了。拿着“尽忠报国”四个字。不在中国施展，却施展到要吞灭中国的蒙古国去了。所以蒙古人也慢慢的吸收了许多中国文明。到了第四传，他的甚么“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名叫“忽必烈”的，才晓得建个年号。

这一年——宋度宗咸淳七年，还是蒙古忽必烈的至元八年，方才去了“蒙古”两个字，改一个国号，叫做“元”。他何以不知“名从主人”之义，舍去自己“蒙古”二字，改一个“元”字呢？只因他手下有一位光禄大夫太保参预中书省事，姓刘，名秉忠，表字仲晦的。这一位宝货，本来是大中华国瑞州人氏，却自从先世，即投入西辽，做了西辽的大官，成了一家著名的官族。他的祖父，却又投入了金朝，去做金朝的官。到了这位宝货，才投降蒙

---

鸿钧——鸿，大；钧，平。谓化淳俗美，天下太平。

颯（tī n，音腆）——厚颜无耻貌。

古，又去做蒙古的官。

这一大他忽地生了一个“尽忠报国”的心，特地上了一封章奏，说甚么“陛下欲图一统中原，必要行中原的政事，一切典章礼乐制度，皆当取法于中国之尧、舜。中国自唐、虞以来，历代都有朝代之号。今陛下神圣文武，所向无故，将来一定要入主中原，不如先取定一个朝号。据中国‘易经’、乾元之义：乾，乃君象，元，首也。故取朝号，当取一个‘元’字”云云。忽必烈览奏大喜，即刻降旨，定了这个“元”字，从此“蒙古”就叫做“元”了。

忽必烈（以后省称元主）又特降一旨，叫刘秉忠索性定了一切制度。秉忠正要显他的才干学问，巴不得一声奉了旨意，定了好些礼乐、祭祀、舆服、仪卫、官制等条例。又定了许多“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龙虎卫上将军”“金吾卫上将军”“奉国上将军”“昭勇大将军”等名目，元主一一准从。

又降旨叫他起造宫殿。秉忠也乐得从事。于是大兴土木，即在燕京起造。也不知费了多少年月，耗了多少钱财，方才一一造成。各处题了名字：改“燕京”做“中都”，后来又改为“大都”。宫殿落成之后，元主就喜孜孜的，叫钦象大夫，拣了黄道吉日，登殿受贺。到了这日，自是另有一番气象。但是庭燎光中，御炉香里，百官济济跽跽，好象是汉官威仪，却还带着好些腥膻骚臭牛奶酪酥的气味；雕梁画栋，螭陛龙坳，好象是唐官汉阙，却还带着许多骑骆驼，支布幔，拔下解手刀割吃熟牛肉的神情。

闲话少提。却说元主登殿受贺之际，享尽了皇帝之福，觉得这个滋味很好，不由的越发动了他吞并的心，遂又降下旨意，一面差官去安抚四川、嘉定一带；一面差官去催襄阳一路，务须速速攻下，不许有违。又指拨了两路兵，去攻掠江、淮一带地方。众官奉旨，都是兴兴头头的分头办去。

只有宋朝这位度宗皇帝，还是一味的荒淫酒色，拱手权奸。只看得一座吴山，一个西湖，便是“洞天福地”。外边的军务吃紧，今日失一邑，明日失一州，一概不闻不问。宫里面任用了一个总管太监，叫做巫忠；外面任用了一个宰相，叫做贾似道。

这贾似道，本来是理宗皇帝贾贵妃的兄弟。贾贵妃当时甚是得宠，乘便在理宗跟前代自己兄弟乞恩。理宗遂将他放了一个籍田令，后来慢慢的又做了两任京、湖南北、四川宣抚使，又放过一回蒙古议和的大臣，回来就授了知枢密院事，居然是一位宰相了。说也奇怪，那些投降到外国的中国人，反有那“尽忠报国”的心；倒是处在自己本国的中国人，非但没有“尽忠报国”的心，反有了一种“卖国求荣”的心。真是叫人无可奈何了！

贾似道这厮，出使过一回蒙古之后，不知他受了蒙古人多少贿赂，要卖掉中国江山。那时我并未跟着他去做他的帐房，此时不便造他谣言，所以不曾知道他的细数。但是他自从回国之后，即在临安城外，葛岭地方，购了几百亩地，在那里起造花园，作为别院。就花园里面，起一间半闲堂，叫了捏像的匠人来，将他自己的像捏塑了一个，就同他自己一般大小，手脚都用机关装成，举得起，放得下，以便冬裘夏葛的同它换衣服。这偶像就供在半闲堂中，叫些歌姬，终日轮着班，对着这偶像弹丝品竹。他自己一个人享用得

---

螭(ch, 音吃)陛龙坳(ào, 音奥)——螭陛，雕有螭形的宫殿台阶。龙坳，宫殿螭阶前平坦处，朝会时为殿下值班史官所站的地方。螭，古代传说中无角的龙。

不够，还要弄一个偶像来代他，这岂不是异想天开到极处了么！他又欢喜金玉古董玩物，所以又在园里盖造一间多宝阁，将贿赂所得的古董东西，都罗列在阁上。天天到阁上去抚摩玩弄一回，风雨无阻。这就是他的日行公事了。其余认真的军务事件，倒反而一点也不放在心上；非但不在心上，并且还授意满朝文武诸臣，瞒着度宗，不叫他知道。当时贾似道威权日重，十日一朝，入朝不拜，朝中文武，哪一个不畏惧他！但听了似道一言，比奉了圣旨还厉害；所以都帮着他去隐满。你想这度宗皇帝，如何不在鼓里做梦呢！

当时还有一位同知枢密院事，姓留，名梦炎。虽然是个状元及第出身，平生却是一无所长。幸得结识了贾似道，似道提了他一把，就频频升官，授了同知枢密院事。所以他寸于贾似道，总是依阿取容，没有一件事不是禀命而行，惟命是听。慢慢的就做了似道第一心腹人。

这日似道正在多宝阁中，摆弄一个玉雕的裸体美人，只见门上的人来报说：“留枢密来拜访。”似道便说一声：“请。”那门上翻身出去，不多时便引了梦炎上阁来，梦炎连忙上前打拱问好。似道在太师椅上，慢慢的半抬身说得一个“请”字。梦炎就在旁边坐下。似道先问道：“年兄到此，不知有何见教？”梦炎欠身道：“刚才在院中接着襄阳请兵的文书，说是危在旦夕，樊城被困尤急；所以来与老先生商量。”似道道：“这文书有别人知道么？”梦炎道：“没有人知道。”似道道：“台谏中人呢？”梦炎道：“只怕也不见得知道。”似道道：“这就是了，何必理他？我想，在外头将官们自有道理，我们其实不必多管，由得他去。这也是兵法所言‘置之死地而后生’呢！不然，凭了他一纸文书，今日遣兵、明日调将，我们是要忙得饭也不能吃的了。只是不要叫皇上得知，我们只管乐我们的。”梦炎连忙欠身说两个“是”字。因看见似道手中摆弄着玉美人，便笑说道：“老先生何以宠上一位假美人来了？”似道也笑道：“这是前日淮东安抚使送来的。我因为他因村施琢，颇见巧妙，所以拿来玩弄一番。”说罢，递与梦炎观看。梦炎连忙接过来，仔细一看。只见这玉美人约有一尺来长，可巧翠绿的地方，雕成裙裤；其余面、目、手、足、腹、背等处，都是雪白的。那脸面更雕得千娇百媚，神情象活的一般，十分精细。看罢，双手递还似道，说道：“这美人好是好极了，只可惜不是活的。”似道笑道：“年兄你又来了！真真活美人，哪里有这种标致脸儿呢？”梦炎想了半晌，正色道：“似这般美人是有一个，只可惜不能到手了！”似道闻言连忙问：“是哪一个？为何不能到手？”梦炎道：“这是学生的邻居，商人叶某之女。经学生亲眼见过的，生得蛾眉凤眼，杏脸桃腮，莫说是凡人，只怕天仙化人，也没有这种可爱的面貌呢！”似道涎着脸问道：“为何不能到手呢？”梦炎道：“今年正月里选宫女；选了进去了，如何还好到手？”似道笑道：“任凭他宫里去殿里去，我有手段弄她出来。”梦炎摇头道：“谈何容易！”似道道：“如果蒙古人取了去，便难得到手的了。如今只在宫里，还有法子想。”梦炎还是摇头说谈何容易。

似道即叫人传呼摆酒，一面叫人拿了名片去请巫太监会来。不一会家童来报酒席已摆在百花亭上。似道即邀了梦炎，下了多宝阁，步至百花亭。对坐入席，两边歌姬排列成行的歌舞起来。酒过数巡，门上的人报巫公公到了。似道忙教请进来。不一会，只见巫忠嘻嘻哈哈的踱进来，嘴里说道：“两位相爷在这里吃酒取乐呢！叫咱家来，想是要试试咱家馋嘴不馋嘴。老实说，

---

台谏——唐宋以掌纠弹之御史为台官，以掌建官之给事中，谏议大夫为谏官，此处代指朝中宰辅大臣。

咱家服侍万岁爷吃的时候多呢！嘴是向来不馋的。”似道、梦炎连忙起身让坐，又叫撤去残肴，重整筵席，让巫忠上首坐下，重新饮宴。巫忠便问见召何事。似道道：“无事不敢相烦，刻有一件事，非公公大力，不能斡旋，敢烦助我一臂。”巫忠道：“只要咱家力所能及，没有办不到的。只求明示，究是何事？”似道便将刚才留梦炎所谈叶氏宫人一节，说将出来。又道：“此女既生得十分姿色，令其白首宫门，未免可惜；所以我意欲弄她出来，派入金钗之列，不知能办得到么？”巫忠想一想道：“这人不知派在哪一官里，有何差使，更不知曾否幸过，倘是已经幸过，或在御前当差，那便费些手脚；若是未经幸过，又无甚要紧差使，这就容易商量了。且待咱家去打听明白，再作道理吧。”似道问：“此女倘在御前便如何？”巫忠道：“那只好放在心上，碰着机会再取出来了。昔是不在御前，咱只要悄悄的用一乘小轿，抬她出来，送到府上；咱在花名册上，填她一个病故就完了。”似道拍手道：“妙计妙计！只求早日没法，便是感激不尽了。”巫忠连连答应。说罢，又开怀畅饮，直饮至日落西山，方才撤席。

巫忠、梦炎，正要辞去，忽见门上人捧了十来封公文上来，说：“是刚才赍公文的人送来的；因见相爷会客吃酒，不敢造次拿上来，今特呈览。”似道道：“为何不送到枢密院去？”门上道：“奴才也曾问来，据来说院里没有。因是要紧公事，所以特地送到相府，探得相爷在别院，所以特地送来的。”贾似道接过一看，也有淮东来的，也有淮西来的，也有湖南、江西一带来的。明知都是告急文书，他却并不开看，将来一总交与梦炎道：“请年兄明日一一都拟了诏旨批驳他回去。被围的责他力守，闻风告警的责他预备进兵便是了。我也无心去烦琐这些事。”梦炎连连答应。似道又对巫忠道：“这事费心，在里面万万不可提制朝仪刘秉忠事敌 隐军情贾似道欺君起。”巫忠道：“尽可不提起，只是咱有一事，要请教相爷：如今蒙古兵马如此厉害，倘一旦到了临安，我们作何处置呢？”似道哈哈大笑道：“巫公公你又来了，岂不闻‘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么！老实对你说，你想宋朝自南渡以来，天下已去了一半，又经近来几代的昏君在位，更弄得十去七八，这朝廷明明是个小朝廷了；然而我还是一个大臣，我却还有点志气，不象那不要脸的奴才，说什么瓜分之后，不失为小朝廷之大臣。听他那话，是甘做小朝廷大臣的了。我却不然，如今是得一日过一日，一朝蒙古兵到了，我只要拜上一张降表。他新得天下，正在待人而治，怕用我不着么！那时我倒变了大朝廷的大臣了呢。况且他新入中原，一切中原的风土政治，自然还是用中原人，方资熟手。那时只怕我们仍要当权呢！不比那失位的昏君，衔壁舆榱之后，不过封他一个归命侯，将他投闲置散罢了。到那时我们权势，还比他高百倍呢。”

巫忠听了这一番高论，默然半晌道：“这是相爷自己打算的退步，但是我辈奴才呢？”似道道：“这你只管放心。蒙古大皇帝既然入主中原，他一定也要用内官的。而且一切朝仪制度，虽说有我们一班文人学士去制定，但宫里的礼仪，外臣是不能入去教习的，少不得我头一名就保举你。”巫忠听罢，连连点头。梦炎在旁深深打了一拱道：“到那时可不要忘了学生。”

---

斡(wò, 音握)旋——扭转、挽回。

赍(j, 音机)——带着。

衔壁舆榱(chè n, 音衬)——国君投降，有罪受死。

三人正讲到得意之处，忽听得外面当当当三声云板，门上的飞跑进来报道：“圣旨到，请相爷外堂接旨。”似道道：“天已掌灯时候了，又降甚么旨起来了？”随问门上道：“甚么人送来的？”门上道：“是一名内官。”似道道：“叫他进来吧，我酒已多了，甚么接不接的！”门上答应去了。不多时来了一个内官。似道便问：“甚么旨？可交给我。”内官道：“并没有手谕，只传谕召相爷入朝。”似道道：“你知道甚么事吗？”内官道：“不知道。”似道沉吟了半晌道：“知道了，我就来。”那内官回身去了。这里巫忠、梦炎也不便久留，告辞而去。似道免不得要更衣入朝。

但不知此去入朝，有甚事故。且待下回分解。

## 第二回 闻警报度宗染微恙 施巧计巫忠媚权奸

却说贾似道送去巫忠、梦炎二人，即入内更了朝服，出外乘轿上朝而去。到了朝门，不免下轿步行。上到金銮殿上，只见度宗天子在御座上，也是满面春色，象方才吃过酒似的。似道是奉旨入朝不拜的，只深深打了一供，道：“陛下召臣，不知有何国事？”度宗醉眼朦胧的说道：“朕方才闻得四川一带已尽被北兵陷了，襄阳被围已经三年。这事怎样才好？”似道闻言，暗暗吃了一惊，硬看头皮奏道：“这话恐怕是谣传，不然，何以臣日日在枢密院办公，总不见有报到呢？”度宗道：“这是天下大事，谁敢造此谣言？”似道又奏道：“陛下此话从何处听来的呢？”度宗道：“是方才一个宫嫔对朕说的。”似道微笑奏道：“想宫嫔们终岁在宫内承值，哪里便得知外事！想来一定是个谣言。臣近来屡接各路文书，都说北兵因为到了南方，不服水土，军中多病；所以全数退去多时了。这正是天助大宋，陛下何必多疑！”度宗还是半疑半信的，慢慢说道：“既如此，卿且退去吧。”似道即刻辞朝而出。度宗又命撤一对宫灯，送回府第。自家也下了御座，乘辇回宫。

刚刚转入宫门，遇见巫忠。原来巫忠在似道处听得有旨召似道入朝，他便先行辞去，别过梦炎，匆匆入内躲在殿后窃听。方才殿上的一问一答，他都听得明明白白，不觉暗暗吐舌道：“幸而方才接到告急文书之时，我未曾就走；不然还恐怕要怪着我，说是我泄漏的呢。”听到贾似道辞去，他便先退后一步，却又回身来迎着度宗。当下度宗见了，便问道：“你虽是内官，却时时有差使出去的。朕闻得四川失了多时，襄阳围了三年，你在外面有听得么？”巫忠道：“奴才不曾听得这话。只听得外面多官传说，北兵到了南方，不服水土，军士大半病倒，所以退去多时了。”度宗叹口气道：“这话只怕也不确；不然，有了这好消息，他们何以总不奏与朕知呢？”巫忠不便多言，只在旁边站着。等度宗过去，方才回到自家房内。叫了两个心腹小内监来，叫他明日去打听今年正月选进来的叶氏宫女，派在哪里？只明日便要回信，两个小内监答应着去了。

巫忠自己挑一回灯，坐了一会，吃过了些点心，方才睡下。朦胧一觉，醒将过来，恰好是三更时分。忽听得外面许多脚步声响，又有许多来来往往的灯影在窗上射入来，心中暗想必定有事，正欲起来时，只听得有人叩门说：“巫公公醒着么？”巫忠答应道：“醒着呢，有甚么事吗？”外面的人说道：“万岁爷有事呢！已经传太医去了。”巫忠听说，一咕噜爬起来问道：“在哪里呢？”外面答道：“在仪鸾宫呢！快去吧，只怕太后已经到了呢。”说着自去了。

这里巫忠忙忙的起来，挽一挽头发，穿上衣服，开门向仪鸾宫去。忽见前面一行灯火，正是俞修容怀抱着未及周岁的小皇子名昺的，也向仪鸾宫去。巫忠让过一旁，等修容过去后，方才跟着走。一径走到仪鸾宫，又等修容进去，方才挨身而入，只见谢太后在当中坐着，全皇后侍坐一旁；旁边一个保母，抱着刚只一岁的小皇子名显的侍立着。不一会杨淑妃带着五岁大的皇长子名翌的也来了。其余还有许多妃嫔，与这书上无干的，我也不细叙了。

此时只觉得静悄悄的鸦鹊无声。不一会报说医官在宫门候旨。谢太后即

---

昺 (bǐng, 音丙)。

翌 (yì, 音下)。



叫宣进来。一时间只见六位太医鱼贯而入，一一向谢太后、全皇后等先后行过了礼，太后即叫内监引入后宫请脉。又歇了好一会，方见六位医官鱼贯而出，向谢太后奏道：“皇上这病是偶然停食，不致碍事的。”太后点了点头道：“卿等用心开方去吧。”六位医官复挨次退出。良久内监呈上药方，太后看过，全皇后也看过，方叫备药。巫忠觑着没有甚的差使，方慢慢的退了出来。寻着一个仪鸾宫的太监，探问：“是甚么病症？”那太监道：“没甚大病，不过在金銮殿回来，便说有些头痛。后来又吐了两口，便嚷心里烦闷。只这就是病情了。”巫忠听了，知道没甚大事，也便走开。此时已是合宫皆知，到处都是灯烛辉煌的了。

正走着，只见一名小内监迎面来说道：“巫公公回来了！你叫咱打听叶宫人的下落，限明日回信，咱今晚已经查着了，他在慈宁宫呢。咱正要寻公公报信去。”巫忠听了，一径走到慈宁宫。问出了叶宫人，却是一位将近三十岁的半老徐娘了，而且相貌也平常得很。不觉呆了一呆，心中暗想：“留梦炎何以看上了这么一个东西，还去荐给贾似道呢？”及至再三盘问，才知这叶宫人是十年以前选进来的。不觉心中一气，只得拿些别的话支吾了两句，方才走去。走到自家住处，恰好那小内监还没睡；巫忠没好气，对着他脸上狠狠的啐了两口，说道：“好蠢才！咱叫你打听今年正月进来的叶宫人。你却拿这个十年前进来的老狐狸来搪塞。须知姓叶的女子多着呢！你为甚不拉一个老婆子来对我？害我无端的跑一趟慈宁宫。须知这条路虽不远，却还不近呢。”说着没好气的到房里去了。

刚刚要再睡一睡，忽听见吱吱咯咯鸟雀声音，抬头一看，已是天色微明。不便再睡，梳洗过便去仪鸾宫，应个景儿，点个卯儿。打听得度宗昨夜服药后，即安然归寝，此时还没醒呢。料着没有甚么事，也就走开。

信步走去，路过景灵宫门首，就便进去看看。原来这景灵宫里，没有妃嫔，当中供着三清神像，只有几名太监宫女在内承值。内中两个太监，看见巫忠到来，连忙让坐让茶，便问：“巫公公到此有何贵事？”巫忠没得好说，随口答道：“昨夜万岁爷身子不好；所以咱今日到此，要在三清神前烧一炉香，保佑万岁爷龙体安宁。也是咱们做奴才的一点愚忠呀。”两太监道：“难得公公一片忠心！莫怪万岁爷欢喜公公，无论甚么差使，都要公公去办。如此就请上去拈香吧。”巫忠只得站起来，走近神像前，装模做样的炷上三支香。两个太监便一个去撞钟；一个去击鼓。惊起一众太监宫女，都出来探看。巫忠举眼看时，只见内中有一个宫女，年可十六八岁，生得翠黛弯蛾，红腮晕杏，竟是一个绝色佳人。不免和大众招呼了几句，方才退下。闲闲的问起这个宫人，方知就是正月里选进来的叶氏。巫忠此时不便怎样，只搭讪了两句闲话，就别了出来。

巫忠一径走出宫门，跨上马匹，加上一鞭，到了贾似道的别院下马。叫人通报，不一会传说出来道：“相爷吩咐：请。”一面开了中门，巫忠大踏步进去，门上领着路，七弯八曲的走到半闲堂。只见似道帽子也不戴，盘膝坐在地上，旁边围了七八个妖姬；还有两个唇红齿白的尼姑。一般都是席地而坐，大家正在那里斗蟋蟀玩呢。似道见了巫忠，方才立起来让坐。未及寒暄，似道先说道：“昨夜几乎气死了我。巫公公你知道这事么？”一面说一面遣散众姬妾。家人方才送上茶来，巫忠道：“咱昨夜先走一步，已在屏后

窃听了。”似道道：“这么说，公公是知道了的，不用细说了；但是哪个泄漏的呢？他说是一个宫嫔说的。究竟是哪一个呢？可打听得着么？”巫忠道：“这个只要向昨夜待宴的人一问便知，不消打听得。”似道道：“我一定要重重的处置这个人。公公可助我一臂之力。”巫忠道：“如何处置呢？”似道道：“不说是昨夜病了么？”巫忠道：“是呀！咱也闹了大半夜没睡。”似道就在巫忠耳边低低的说了两句话。巫忠点了点头。似道便走到里面套间里，写了一个说帖，叫家人送去太医院。帖中写的是说：“昨夜皇上之病，系由受惊而起。今日承值医官，务于脉案中声明，则万一变症，亦可免担干系”云云。你想太医院众医官：一则惧怕似道。二则以为他好意知照，岂有不依的呢！这是后话，表过不提。

且说当下巫忠又把亲见过叶氏一节告诉似道，又赞得这叶氏如花似玉，盖世无双，喜得似道眉开眼笑，向着巫忠深深打了一拱道：“万望公公鼎力，早日赐下，感且不朽。”巫忠笑道：“只是相爷何以谢咱家呢？”似道又附着耳说道：“昨夜我回来之后，恰好北兵的征南都元帅伯颜，有信给我，立等回信。我当时回信去，已经保举你了。”巫忠问道：“哦！原来你们是通气的。他来信讲甚么呢？”似道又附耳道：“他催我设法调开权守鄂州张世杰。这是我起先允许过他的，不知怎样我就忘了。他如今来催呢。这事从来没有人知道，我们是自家人一般；所以才告诉你。”

二人讲到投机，正要摆饭，忽报留梦炎到了。似道忙叫请人。梦炎进来就说道：“有一件很奇怪的新闻，特来报与二位。”似道问：“是甚么新闻？”梦炎道：“就是昨夜那些文书，内中多是告急的，有一封是说樊城、襄阳已经失守了。却还有一封又是鄂州张世杰的报捷文书。说甚么俘获千人，夺得战马百匹，战船五十号。”似道未及听完，只急得跺脚道：“罢了！罢了！”一时间攒眉皱目，短叹长吁，半句话也说不出。二人见他如此情形，不便久坐，起身辞去。

似道送过二人，依旧闷闷不乐。众姬妾见客人已去，一个个仍旧捧着蟋蟀盆出来，翾着斗蟋蟀。见似道纳闷，便又都送殷勤献狐媚起来，似道方才慢慢的同他们兜搭起来。到了下午，留梦炎着人送来一信，似道拆看时，上面写的是：“昨夕各件中，有江西告急一纸，刻已拟成诏旨，着张世杰亲自率兵退援江州、仍酌留兵士守黄武、鄂州一带。似此办法，是否妥当？请示”云云。似道看毕，即在纸尾批了“照办”两个字，交与来人带去。从此似道略为放心。

过一日巫忠又来，说起：“昨日医官所开脉案，已经加入‘恐是酒后受惊’字样。这泄漏的人，已探得是张婉妃。这人甚被恩宠，恐怕难得设法。”似道沉吟道：“只要今日及明日的脉案着实坐定了，少不得要查受惊的原故；那时只要公公在太后前提起这事，再帮衬几句就得了。”巫忠自是答应。似道又问起叶氏。巫忠道：“帽爷且莫性急，等咱家同她盘桓熟了，再同她商量，方是上策，不然，抬她出来是极容易的事。只怕她本人不愿，叫喊起来，那倒弄巧反拙了。”似道只得耐着性子去等。

且说巫忠当下辞了似道，回到宫中，一心要寻到叶氏去献媚似道；所以一日倒有两回到景灵宫去。只说烧香代度宗求病速愈，却去与叶氏兜搭。叶氏不知就里，不到两回，居然也同他亲热起来。

这一日巫忠又去搭讪。恰好神前只剩了叶氏一人在那里打扫，巫忠得便拉她就在神前相对坐下谈天。先问她说道：“姐儿进宫以来，已是大半年了！还寂寞得惯么？”叶氏道：“这里伙伴多呢，倒不寂寞。”巫忠道：“不是这么说。我说姐儿正在青春年少，倘不是被选进来，此时只怕已经出阁了。纵不然，厮守着爹娘，也是骨肉团聚。将来终身总是可靠的；如今被选进来，眼见得是长门白首，心下岂不委屈么？”叶氏道：“说起爹娘不能团聚，自然时常挂念。至于长门白首，这是各人的遭际如此，无可奈何的，倒没甚委屈。”巫忠道：“譬如现在有人替你设法弄了出去，嫁个富贵人家，父母又可以时时往还，你愿意么？”叶氏笑道：“公公休得取笑，天下哪有这等事？”巫忠道：“因为天下居然会有这等事，咱才问你呀！”叶氏道：“就是会有这等事，我也不愿意。岂不闻‘女子从一而终，！又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虽不是嫁与那个，然而被选进来，也是我生就的奴才命，派在这里承值，也是皇上禾恩，岂可再怀二心，自便私图么？”巫忠道：“方才所说的，你到底愿意么？”叶氏道：“或者皇上天恩，放我出去与父母完聚，那是章外之喜；除此之外，哪有出去的道理？”巫忠知道说她不动，另外将些闲话支开。谈了一会，方才别去。不免又到谢太后那边去运动。说也可怜可笑，他出尽了死力，无非要巴结贾似道，要做一个新朝的内官罢了。

又过了一日，巫忠忽然想了一条妙计。叫过身边两名心腹小内监来，叫他在宫门外预备一乘小轿。宫门侍卫要问时，只说咱奉了差使要用。一面又着人到景灵宫去传叶氏，只说皇后传唤，叫她先到总管巫太监处听旨。叶氏不知就里，听得传唤就匆匆的换了一套衣服，先到巫忠那边去。巫忠一见便道：“姐儿，你可谢谢咱家。”叶氏道：“谢公公甚么？”巫忠道：“近日闻得全国舅有病。刚才皇后传咱，派咱去问病。又说要派一个宫人同去，好到上房探问；因为咱们虽是净过身，但外面女眷们，终碍着是个男人，不便说话。咱便保举了你，如今我同你去走走。”叶氏道：“这是一个差使，没甚好处，也谢不着。”巫忠道：“呆人。你借此就好顺便去望望你的爹娘了，岂不是好？”叶氏果然欢喜道：“如此，多谢公公。”正说话对，只见两个小内监来说：“轿已备下了。”巫忠道：“如此咱们就走。”叶氏道：“我还要到娘娘处请训呢。”巫忠道：“不必了！不过，要你去问国舅夫人有甚么话，你代她转奏。你只要记着回来复旨就是了。”说着，带了两名小内监及叶氏，一行四人，径奔宫门而去。宫门侍卫问时，巫忠只说奉全皇后懿旨到全国舅家有事。侍卫自不敢阻挡。出得宫门，叶氏上轿。三人跨马，一口气直走到贾似道别院，方才歇下。

门上报将进去，喜得贾似道亲自迎出大门。巫忠执手说道：“恭喜！恭喜！且速速将她送入内堂，叫她把外面衣服卸下，别有用处。一面说一面走，走到书房内，又屏去左右，问贾似道：“有不相干的粗使丫头没有？要一个来。”似道忙说：“有，有。”即刻叫人传了四五个粗婢来。巫忠指一个与叶氏身材差不多的说道：“就是用她，其余都去吧。”这个丫头就留在书房里面。不一会，里面使女送出叶氏的衣服，巫忠便叫那粗使丫头穿上，说咱带你到好地方去。这丫头也莫名其妙，只得穿上了。这里巫忠才对似道说知混出来的计策。又道：“略延一刻等太阳没了，带了这么一个回去，断断没有人看得出来，岂不混过去了！到了里面就设一个小小法儿，再抬了出来，任是神仙也不知这件事了。”似道再三道谢，即叫置酒相待。酒过数巡，天色已晚。巫忠起身作别，又说道：“相爷今日还有一桩喜事，只是这喜不是

那喜。今夕既与叶氏大喜，那喜就不便提及。相爷明日看‘京报’只怕就知道了。”几句话，倒把似道说得一呆，侍要追问时，巫忠已拉着那粗使丫头，带了两名小内监，作别去了。可怜这粗使丫头，无端被巫忠带到宫里，不知如何结果了她，去顶了叶氏的花名册，报个病故。这书中也不及交代还有那叶氏被巫忠弄了出来，送入贾家。一入门时，见似道迎出去，还当他是全国舅呢。及至将她送入内堂，立命她将宫衣卸下；却又七手八脚代她重新打扮起来，直装得同新嫁娘一般，更是莫名其妙。问问国舅夫人在哪里。那些人却都是笑而不答，又在那里交头接耳。心中益发纳闷。欲待发挥两句，又恐怕碍着国舅面上，因此暂时按住，欲待见了国舅问个明白。好不容易等到似道送去巫忠，回入内堂。叶氏连忙起立，欲待致问，只见一众妖姬，都争说与相爷道喜，只是今日得了这位佳人，将来不要冷淡了奴辈罢了。叶氏闻言大惊，高声说道：“我是奉皇后懿旨，到全国舅府去的，你们遮留我在此做甚么？你们又是甚么人？如此胆大妄为，还了得么？”贾似道涎着脸，上前一把搀住她的手。叶氏欲避不及，被他搀来按在一把太师椅上坐下。先自家通了姓名。便将留梦炎如何赞她美貌，自己如何相思，如何托巫忠，巫忠如何用计弄出来的话，细细告诉了一遍。又说了些安慰的话，又说了些威吓的话。叶氏此时如梦方醒，却是身不由主，走又走不掉，哭又哭不出，怒也怒不起，真是呼天无路，入地无门。越想越没有主意，竟是呆了同木头人一般，任凭他们播弄。众人遂扶她拜了似道。似道便命置酒庆贺，自不必说。到了次日，似道方才起来，家人便送上“京报”，似道猛然想起巫忠昨夜的话，急从家人手中取来观看。

不知看出些甚么来，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回 守樊城范天顺死节 战水陆张世杰设谋

且说贾似道看见家人送“京报”进来，猛然想起巫忠昨夜说还有一件喜事，看“京报”便知的的话，正不知有何喜事，想来看“京报”可知的喜事无非是升官；然而升官之喜，当是自己先奉旨，何必要看“京报”呢！一面想一面接过那一本“京报”，揭开看时，里面第一页上夹着两张红纸条儿，先看第一张上面是写着：

奉皇太后懿旨：婉妃张氏，妄造谣言，荧惑圣听，致令皇帝受惊，圣躬不豫，实属罪大恶极。张氏着革去“婉妃”名号，交三法司处斩。钦此。

似道看罢拍掌道：“这才消却我心头之恨也。巫忠说是喜事，大约就是这个；虽然不算喜事，却也可算得一桩快事了！”想罢，再看那第二张，上面是写着：

奉旨：权守鄂州张世杰奏报大获胜仗一节，深堪嘉尚。张世杰着授为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仍责令相机进兵。钦此。

似道看罢，心中又是不快。想道樊城、襄阳的事已是隐过，这鄂州胜仗又何必奏闻呢。如今他授了都统制，倘使他得了此职，不去退援江州，岂不是白费了手脚么？闷了半晌，叫人去请梦炎来。同他商量，叫他再专人赍了伪诏旨去催张世杰退援江州。梦炎只得依命而行去了。

看官，你道樊城、襄阳已经失守，鄂州系毗连之地，自当震动，何以反得了胜仗呢？原来樊城的守将是范天顺，手下有两员大将：一名牛富，一名王福，皆有万夫不当之勇。襄阳的守将是吕文焕，手下也有两员上将：一名黄顺，一名金奎，算来也是两条好汉。所以元朝的征南都元帅伯颜，同了副元帅张弘范，带了精兵三十万，围住了樊城、襄阳两处，已经四年，还攻打不下。

内中单表这张弘范，他本是大中华易州定兴人，从小就跟他父亲张柔，从金朝投降了蒙古，慢慢的他就忘记了自家是个中国人，却死心塌地奉承那蒙古的甚么“成吉思”，并且还要仇视自家的中国人，见了中国人，大有灭此朝食之概。这回挂了副元帅的印，跟着伯颜来寇襄阳，围了许久，攻打不下。那时帐下有个行军参谋，叫做董文炳，本是中国真定藁城人。他父亲董俊，曾事金朝，后来也降了蒙古。文炳从小就有许多小智计，此时拜了行军参谋，来寇中国。当下文炳见久围襄阳不下，因上帐献计，请分兵去围樊城，以破其犄角之势；所以张弘范带领一半兵马，去围樊城，却也是日久无功。

一无恼了张弘范，亲自率兵来攻城。城中守将范天顺，也在城楼指挥兵士，竭力守护。弘范督率众兵，叠架云梯火炮，向前攻打。城上擂木矢石打下，无法可以近城。弘范见城上守御有方，乃用马鞭一挥，约退兵士一箭之地，纵辔向前，扬鞭指范天顺道：“将军苦守此城，已近四年。心力俱竭，徒然劳兵费饷，终久有何用处？而且南朝奸臣当道，宗庙社稷旦夕不保；今我朝分兵南下，倘一旦临安有失，宋室君后，尚当投降，那时将军苦守此城，为的是甚事来呢？莫非那时还替大宋出力么？古语有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何不及早投降，当不失封侯之位。我爱将军智勇兼备，所以特来相劝，将军切勿执迷不悟。”范天顺大怒道：“有日援兵一到，我要生擒你这忘宗背祖的东西。剖你心肝出来，看看是个甚么样儿。你也不想想，你出身的易

州地方，本是中朝土地，你便是中朝的臣民，不在中朝建功立业；反投到那腥膻骚臭的鞑子地方去，却来此处耀武扬威。”

话犹未了，恼了旁边大将牛富，厉声大叫道：“将军且不必同这忘背根本的奴才说话，待我射死这奴才，再出城去杀鞑子。”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弓弦响处，一箭正射中弘范左臂，险些儿翻身落马。左右飞速上前，救回本阵。正待退兵，忽然樊城城门大开，牛富率领五百敢死之士，杀将出来。北兵见主帅受伤，无心恋战。阵脚先乱，被牛富冲入阵中，左冲右突。北兵且战且走，牛富终恐众寡不敌，追杀一阵，也自收兵。

张弘范败退三十里立下寨栅，叫了医官来，拔出箭头，敷上伤药，在营中养伤。一连数日，未曾出战。

忽报元主差官送红袍大将军来，弘范大喜，忙教请人。（看官，你道这红袍大将军是个人么？非也。这是他从西域得来的一尊大炮，这等炮虽比不得近日的“阿姆斯特郎”“克虏伯”，然而在当日火器未曾十分发明的时代，也要算是数一数二的利器了。所以元主得了它十分欢喜，给它一个封号，叫做红袍大将军；因为不用它的时候，便将一个大红缎的罩子将它罩住，所以有此美名。）当下张弘范得了这件宝货，不胜之喜，即刻传令众兵士，今夜进兵，务要攻下樊城。众兵得令，晚晡时，饱餐一顿，奋勇向前来至城下。正是二鼓向尽，弘范传令攻城。

范天顺仍在城头上往来巡梭，忽听得元军中天崩地塌的轰了一声，只见半空中碗大的一个透红弹子，向城上飞来，恰打在一个城垛上，轰的一声，城垛已倒。天顺急令兵士搬运砖石，前来修补堵塞。又传令四门多备砖石，以便随时修堵。方才元军中所放的是红衣大炮，须要格外小心。传令未毕，又听得一声震响，这个弹子却从城头上飞过，坠落城内。霎时间城中百姓大乱起来。不到一刻，接二连三的又是四五炮，弹子却都打入城中。弹子落处，登时火起。一时男女老幼，呼号奔走，闹得人光烛天，毒烟迷目，鸡飞狗走，鬼哭神号。天顺此时只顾得守城，也不能理会此事，怎禁得一个个的弹子打来！莫说是砖石等料不能堵塞，眼见得就是铜墙铁壁，只怕也要洞穿的了。正在往来巡梭时，忽然又是地动天惊的一声，木石横飞，火光四射，东北隅上已崩了四五丈的城墙。天顺急驰马前去察看，只见元兵一拥而入。天顺回顾左右，只有十余个从人。正欲杀将过去，元兵已杀上城来。天顺料敌不过，勒马返奔，奔至城楼前下马入内，见壁上挂着一柄龙泉宝剑？遂拔了下来，握在手上，叹道：“我范天顺生为大宋之人，死当为大宋之鬼。我这样一个干净身体，岂可死在那骚鞑子之手？莫若就此了我之事吧。”说毕，举起宝剑，向咽喉上一割，一点忠魂，已上达云霄，与日月争光去了。

却说当夜牛富见敌兵攻城既急，城中又是火起，恼得他暴跳如雷；一时上城御敌，一时又下城救火，闹到四鼓向尽时，真是人困马乏，忽听得东南城垣已破，提枪策马杀奔前来，只见元兵如山崩海倒一般杀人，为首一员人将，正是张弘范。牛富大怒，也不答话，举枪便刺。弘范不及招架，侧身一让，已被他枪尖戳破了肩上衣甲。牛富回手又是一枪，对准弘范面孔搠去。争奈众元兵一拥上前，那马立脚不住，倒退了数步。牛富无奈，回马而走。匆促间误走入火林之内。抬头看时，前面一派是火；正待拨转马头，忽听得

---

晡（bū，音不 阴平）时——黄昏时。

轰（hōng，音呼轰）——人声。

泼刺一声，马后倒下一根火梁，几乎打在马屁股上。恰好王福在外面走过，大叫：“牛将军休慌，俺来救你也。”牛富大声答道：“城垣已破，万无可为，王将军保重，好替满城百姓报仇。我先完我的事去也。”说罢，跳下马来，奋身向火炽处一跃，可怜一具忠骸，就此化成灰烬。

王福看见大叫道：“牛将军既死，俺义不独生。”说罢，便欲自刎。忽又想道：“徒死无益，好歹去杀两个鞑子，再死未迟。”想罢，提起一双阔板斧，只向元兵多处杀去。正走之间，恰遇一队元兵。王福不敢停留，挥开双斧，杀上前去，如生龙活虎一般，左冲右突，杀得元兵四散奔逃。正欲杀出去时，元军后面大队已至，如风起水涌一般。将王福压得退后。只得拨马杀向他处；不期马失前蹄，将他掀翻在地。急的王福举起阔板斧自刎而亡。

天色微明，张弘范亲自入城，部将阿术、乌里丹都等，均来献功。弘范便问：“获住几员宋将？”众将回说：“未及生擒。”又问：“杀了几员？”回说：“守将三员，均已自尽。”弘范大怒，责诸将道：“为何不生擒一二员来？待我亲自报一箭之仇。”诸将默默无言。弘范遂下令“屠城”。那些鞑兵本来已是野蛮残忍，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何况得了屠城之令！可怜樊城城中，只杀得天愁地惨，日用无光，白骨积山，碧血涌浪。那些惨虐情形，也不及细表。看官，只此便是异族战胜本族的惨状了，你道可怕不可怕呢！

且说张弘范屠了樊城，拨了三千兵马，叫部将阿里海涯守樊城。自己率领众兵，前往会齐伯颜，助攻襄阳。伯颜得了樊城消息，便自大喜；一面传檄襄阳城中，谕令早降。至是会了弘范，合力攻打。

却说襄阳守将吕文焕，自闻樊城失守之信，即每日集了众将计议，部将金奎，自愿领五百兵士，杀出重围，到临安求救。文焕恐金奎去了，兵力益加单薄，所以未允。是日又接到伯颜射入城内的檄文，又集了众将计议，诸将或言固守待援，或言决一死战，或言到临安求救。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只有部将黄顺，默默无言。文焕便问：“将军有何高见？”黄顺道：“从前尚有樊城为犄角之势。如今樊城破了，我之势力既孤，而敌兵又合在一处，兵力益厚。为今之计，到临安取救是远水不救近火。而且贾似道那厮，欺君罔上，恣威弄权，难保其必发兵相救。若说决一死战，则眼见得众寡不敌，强弱攸分，胜败之机，不言可决。若说是抵死固守，则外援既绝，城中储蓄有限，正不知守到何年何月，方始得出重围。”言罢，长叹一声，低头不语。

文焕听罢，也是无言可对。只得遣散众人，退入内室。妻子袁氏及侍妾媚媛，迎着坐下。袁氏道：“相公这两天退回后堂，为甚只是闷闷不乐？”文焕道：“外边战守之事，非你辈女流所知。”袁氏道：“虽非我辈女流所知，但看相公情形，只怕总有些棘手。”文焕道：“正是！从前虽说被围，敌兵却不很来攻打；如今樊城失了，他眼看得我势孤力穷，日夕并力来攻，为之奈何？到了事急之时，我只得叫家将们护送你们回乡。至于我的生死，只好置之度外的了。”袁氏听了，尚未开言。媚媛早已哇的一声，哭将起来，说道：“如此说来，相公是置妾等于不顾的了。妾自得侍相公，满望享几十年富贵，也不枉虚生一场。谁料这等结局！望相公三思，代妾等想个长久之计。”袁氏在旁，也是苦苦啼哭。文焕心中着实难过，看看媚媛好似泪人儿一般，不觉把一片忧愤之心，化为怜爱之念。不免起身去抚慰她一番。媚媛趁势倒在文焕怀里去哭。文焕皱着眉儿，唉声叹气的抚弄着她，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忽报元兵又来攻城。文焕起身便欲出去，媚媛倒在

怀里，抵死不放。袁氏也抽咽着说道：“相公出去，好歹再进来与妾等一见，死亦瞑目。”媚媛听了这话，更是放声大哭。文焕无奈，只得重又坐下。半晌又报说元兵攻打益急，文焕正欲起身时，忽又报部将黄顺，偷了权守襄阳的印绶，缒出城去投降元兵了。文焕顿足道：“这便如何是好？”正在急得手足无措之时，那袁氏、媚媛更是哭得杀猪的一般。

忽又报说元兵架起红衣大炮，要开放了。文焕听罢，也顾不得妻妾，急急跑到外堂，还要擂鼓集众商议，讵料更没有一个人来。左右报说：“如今只有金奎将军在北门守御；其余众将官，都不知去向了。”文焕没法，急急上马到北门来，上城观看。只见元军如潮涌一般，都望城上攻打。金奎却转往东门去了。文焕望了一望元军兵势；又想一想妻妾哭泣的情状。沉吟了一会，叫左右将降旗竖起。不多时，只听得元军中几声胡茄响处，那兵士便退了一箭之地。文焕方欲下城，忽见金奎气愤愤的夹着双刀，纵马而至。大叫：“谁竖降旗？”文焕道：“我要救满城百姓，无可如何，望将军见凉。”“金奎狠狠的向文焕望了一眼，拨转马头去了。

文焕回归私第，换了角巾素服，带了图籍典册，大开城门，到元军中去见伯颜、张弘范纳降。伯颜给了一张安民告示，命且回城，大军随后便到。文焕领命回城。

伯颜派了部将乌里丹都、葛离格达二人带领三千兵士，先行入城。二人领命而去。不料刚刚入到瓮城时，忽然金奎领了所部五百兵丁，迎面杀来。二人措手不及，被金奎大杀一阵，杀开一条血路，转过南城，落荒而去。二人不敢入城，回见伯颜，告知如此如此。伯颜大怒，又要挥兵攻城。

忽又报吕文焕求见。伯颜怒教召入。文焕再四伏罪，说：“只有金奎一人不愿投降，未曾预先知照，以致如此。”伯颜便仍叫乌里丹都、葛离格达二人带领兵士，押着吕文焕一同进城。二人领命，入得城来。念着方才之恨，纵兵大杀，四面淫掠。文焕禁止不住。杀到后来，连自家的妻妾袁氏、媚媛，也不知掠的哪里去了。文焕此时，哪里还敢作声，只好吞声忍气的两只手将一顶绿头巾向自家头上套住。看官，这便是卖国偷生的下场了，你道可怕不可怕呢！

却说伯颜得了襄阳，一面差人到元主处报捷。一面留下乌里丹都守襄阳。自己同张弘范、董文炳、吕文焕及一分将官，水陆并下，却取鄂州。

原来鄂州、黄武一带，虽无甚警急，却也常有北兵往来哨探，出没无定。鄂州守将张世杰，时时都作准备，旌旗蔽日，刁斗连宵，无间寒暑，总足如临大敌。这日闻报樊城、襄阳相继沦陷，知道北兵一定水陆兼下，来到鄂州。一面差人去哨探北兵水陆将帅是何等人，一面日日训练、士卒，预备迎敌。

一日探子来报说北兵陆路是伯颜自领，水军是张弘范带着众降将杀来。世杰即升坐中军帐，传众将听令。先叫部下水师先锋陈瓚，率领水师三千，乘坐战船，先到上游杨桑湖内埋伏。俟北兵经过湖口后，方杀出来。在他后军杀入，我自有的照应。又叫部下陆军先锋李才，率领陆兵五千人，出城五十里下寨，作为四面都救应。又叫张顺、张贵准备水路迎敌。各人领命而去。然后自己带着儿子张国威，部署陆路一切，都是密密布置。

原来伯颜素来知道张世杰十分能军。当日贾似道奉使到蒙古时，他已经晓了似道，叫不要重用此人。近来又暗暗使人通了似道，嘱他将世杰调开。

---

瓚（zàn，音赞）。



此番进兵，知道世杰仍守鄂州，却也十分把细，叫部下前锋阿术带了雄兵二万，战将十员，为前队先行。再三叮嘱他沿途小心，不可轻进。阿术领命去了，然后自己率领中军，留下辎重作后队。

却说阿术领着人马，浩浩荡荡，向鄂州进发。一路上逢山开路，遇水成桥。在路不止一日，这日黄昏时分，计离鄂州只有百里之遥。阿术传令依山傍树下寨，只因此时尚是夏末秋初，暑气犹盛；是以欲借树林取凉。下寨既定，阿术亲自上马出外哨巡一遍，方才安息。

三鼓时候，阿术在帐外乘凉，忽见半空中飞起一支流星号火。正在疑问间，只听得四面八方的连珠号炮乱响，正不知何处兵来，连忙提枪上马，出外迎敌。刚刚出到营门，迎面来了一员大将，原来正是张国威，奉了他父亲世杰之命在此埋伏。当夜杀到元营，遇见阿术，更不打话，举起画戟便刺。阿术连忙招架，杀了几个回合。耳边厢只听得喊声大震，正不知宋兵多少。况且平时常听得伯颜说张世杰是一员智勇双全的上将，更不知他今日出的是甚么奇兵；因此无心恋战，舒了张国威，拨转马头，望北而上。国威在后追赶，顺手拈弓搭箭，对准他射去。正中阿术后心，只得带箭而逃。回顾元营，火光四起，愈觉得魂飞胆落。马不停蹄的走至天色大明，看看追兵已远，方始勒住马。招集残兵，来见伯颜。

伯颜正在着恼，忽流星马报到，副元帅率领水师由蛮河取道汉江，在汤桑湖日遇伏。宋军前后夹攻，被虏去战船五十号。副元帅已退回蛮河，待探过陆兵胜败，再定行止。伯颜大怒，一面催督陆兵前进。一面移檄张弘范，嘱其火速进兵，在鄂州城外会齐。

却悦张世杰大获全胜，劳军已毕，使命将虏来众兵，带来问话。凡系中国人，都叫另立一旁。先叫将蒙古人都割一耳纵之使去。可怜虏来一千余众，却没有几个蒙古人，十分之九都是中国产。世杰便对那些中人开导一番，说道：“我们都是中国人民，也就是宋朝臣子。你们的家乡，或者已被元兵所陷，然终久是中国土地，将来总要恢复的。须知蒙古是我们的仇人，何苦甘心事故！如张弘范、董文炳、吕文焕这班人，虽然是丧尽天良的，然而他还为的是高官厚禄。你们当兵的有甚么大好处！却要替他出死力。须知那蒙古鞑子的阴险心肠，招了你们来当兵，与中国打仗。如果他胜了呢，是驱你们中国人来杀中国人。倘他败了呢，我的兵杀你们可也是中国人杀中国人。他成日间叫我们自相残杀，要我们自家人都互相杀尽了，好叫他那些骚鞑子来占据我们的好土地！如今你们愿当兵的，都留在此地；不愿的，都去归农。我绝不相强。”一席话，说得人人感泣，同声说是愿随将军杀敌，以赎前愆。世杰大喜，一点过儿名，留在帐下不提。

且说伯颜、弘范两路兵，虽悦直趋鄂州，却只远远扎住，不敢十分逼近。彼此相持两月之久。偶然见仗，却是互有胜败。伯颜正在闷闷不乐，忽细作报悦鄂州城中兵士纷纷出城，不知向何处去，伯颜忙叫再探。

不知张世杰的兵果要到何处去，且听下回分解。

---

前愆（qian，音牵）——以前的过失，菲咎。

#### 第四回 骂贼臣张贵发严辞 送灵柩韩新当说客

原来张世杰叠次奉了诏旨，叫他退援江州。你想他在外领兵，哪里知道这诏旨是贾似道、留梦炎做鬼呢！他只知道是江州危急，所以朝廷要他上救援，然而又没有派人来代守鄂州。想来：“朝廷的意见，是连江、鄂两州的责任，都付在我一人身上的了。”当下会集了众文武商量留守鄂州的人。众文武都说朝廷既没派人来代守，这责任仍存将军身上；好在公子随任在此，就该交付与公子代理，别人是断不敢僭越的。世杰恐怕国威年轻，诸事不谙，再三要另举能员代理。争奈众文武一定不从，又说道：“虽然公子年轻，我等竭力辅佐是应当的，至于权领这印绶是万万不敢。”世杰无奈，只得将鄂州印绶交与儿子国成，再三叮嘱小心在意。留下张顺、张贵、李才及一班文官佐国威守鄂州。令陈瓚带领一万水帅从水路进发，自家领二万陆兵由陆路进发。均向江州而去。

伯颜打听得这个消息，连忙飞檄张弘范，叫他拨一支水军去追陈瓚。自家又令葛离格达率领十员副将，由陆路去追张世杰。料来：“他赴援心急，一定无心恋战。这番赶去，虽不能一战而定，却也可以掩杀一阵。”葛离格达领命而去，却被李才预伏一军在城外抵死挡注。葛离格达不得前进，只得退回报与伯颜。伯颜便教请了张弘范来议事，直议至天晚，尚未决计。

忽报鄂州城中有一名逃卒来投降，口称顺报军情。伯颜教唤进来。那逃卒一步一拐的进来见了伯颜，叩过头，口称被张顺责打，因此气愤逃出。便报军情。伯颜问：“有何军情？”逃卒道：“张顺料得将军这边一定派水兵士追陈瓚，今日特派流星马由江边赶去，约定陈瓚，倘元兵追来，即当返战。他这边来率水帅赶去，预备前后夹攻。”伯颜听说，便叫将这逃卒留下。与弘范商议此事。弘范道：“事不宜迟，我已定下计了。如今急要回去调度，包管这回杀得宋兵片甲不回也。”说罢，匆匆辞去，先差一匹流星马，也沿江边赶去止住水军，叫且莫追赶。又另外授了一个计策，然后自家指拨各水军，只待探得宋兵起碇，这里也随后赶去。

原来张瓚见李才挡住了葛离格达，便到张国威处献计。言元兵既由陆路追赶，则水路一定也是不免的；不如去知照陈瓚，叫他且止住勿行，以待元兵。这边另用水军追去，前后夹攻，可获全胜。国威从之。当下张顺便去分派拨出数十号无用的船，船中满载乾柴硝磺引人之物。每十船作一排，用铁链相连，每排之中，却夹着战船一号。吩咐追近敌兵时，即放起火来，将本船铁链解开，由众火船顺流而下去烧敌兵。自家同张贵率领百号战船，随后接应。调拨既定，专等是夜天将黎明时，悄悄起碇。张顺仍自出外巡哨，恰见一个兵丁犯着军令。张顺便按军法把他责了数十棍，及是夜来查点军士时，却少了一名，知道一定是被责的逃去无疑了。急来见张贵商量说：“倘这兵逃去，将我们之计泄漏与敌人，岂不是误了大事！”张贵道：“既如此我们不等黎明动身，就此即刻起碇，料他纵然知道，也调拨不及。”张顺依言，同去回过了国威，即刻起行。光打发放火船去后，自家万才同张贵督领各战船，浩浩荡荡向下游赶去。赶至次日黄昏时分，望见前面火光大起，烟雾蔽江，知是前船放火，忙叫扬帆鼓桨，迎将过去。走不到十里江面，以见众人

---

僭（jiàn，音见）越——超越本分。

不谙（àn，音暗）——不熟悉。

船东飘西荡的散满一江，火船那边却是旌旗招展的，不知多少战船，一字儿排着迎上来，这回料是陈瓚回兵，正欲合兵一处，会同追剿；不期两面行近时，忽听附一片胡笳声响，来船却是元兵。张顺大惊，急挥众船上前接战，正在酣战之时，忽报后面元兵赶至。张顺忙教张贵分兵往后迎敌，吩咐道：“不幸吾计不成，反中敌计，第二人惟有以身报国的了；不过多杀一个敌兵，总替中国百姓多除一个祸害，大家努力去干吧。”说罢，仍挥兵迎敌。张贵自去挡住后面。这里张顺明知不能取胜，仍是抵死向前；战至天将黎明，身上中了六箭，着了四枪，支持不住，大叫道：“生不能杀敌矣！死当化作厉鬼，去啖尽蒙古人也。”遂投江而死。

兵士飞报与张贵，业贵恼得火星乱迸恨得肝肠寸断；并力向前，要替张顺报仇，忽然一枝冷箭迎面飞来，张贵急躲时已射中了肩窝，急急拔下箭头，敌船已近，两舷相擦。敌将一他搠来，被张贵挟住。那将趋势跳过船来，敌兵也纠纷过船，杀散众兵，将张贵缚住，解到中军船上，来见张弘范。看官，须知这番这一支宋朝水军，要算是全军覆没了的。

当下张贵来到中军船上，只见张弘范头戴胡冠，身披胡服，得意扬扬的居中坐着。董文炳、吕文焕分坐左右，还有许多中国人都侍立两旁，不用说，这班都是降将了。弘范见了张贵，便叫他投降。张贵直挺挺的立着，一言不发。弘范以为他有心要降了，便道：“久闻将军勇略过人，倘能弃暗投明，取斗大黄金印，犹如反掌。人生图的不过是功名富贵，我劝将军切休执迷不悟，倘能为大无朝做个开国元勋，将来紫光阁上，恐怕少不了将军的图像呢。”张贵也不言语，两只眼睛口瞪言弘范，半晌发话道：“我好不明白。”弘范道：“我这是披肝沥胆的好后，你如何不明白？”张贵顿足道：“我好恨。”弘范道：“你又恨甚么？”张贵道：“我下明白中国很干净的上地，种出很干净的米麦，如何养成你们这一班龌龊无耻全没心肝的小人。我只恨我姓张的人，从来是堂堂正正忠义相传的，如何忽然生出你这个东西，将来倘使有人要著‘姓氏涪’、‘尚友录’等书，把你这东西的姓名也收了进去，岂不辱没了我姓张的么？”弘范大怒，方欲说话，张贵又抢着说道：“老实对你说吧，你要叫我投降，须知我张贵自祖宗以来，便是中国人；我自有生以来，食的是中国之米，踏的是中国之土，心中目中何会有个甚么‘鞑鞑’来！不像你是个忘根背本的禽兽，只图着眼前的富贵，甘心做异种异族的奴隶，你去做奴隶倒也罢了。如何还要带着他的兵来，侵占中国的土地，杀戮中国的人民！我不懂中国人与你有何仇何怨，鞑子与你有何恩何德，你便丧心病狂，至此地步！难道你把中国人民杀尽了，把中国土地占完了，将一个堂堂大中国，改做了‘鞑鞑国’，你张弘范有甚么光荣么？看你这不伦不类的，你祖宗讨给你的肢体，没有一毛不是中国种，你却守戴了一身的胡冠胡服，你死了之后，不讲见别人、你还有面目见你自家的祖宗么！这活不是我骂你，我只代中国的天地神圣祖宗骂你，还代你自家的祖宗骂你。”

一席话，骂得张弘范闭口无言，手脚冰冷，面目改色，几乎气死。两旁立的降将，本来都是中国人，听了这一席话，起先也是汗流浹背的，到了后来，老羞成怒，由不得张弘范做主，也下等号令，一个个拔出腰刀来，把张贵乱刀砍死。他那点忠魂，只怕去会张顺去了。

当下弘范气过一阵，叫抬去张贵尸首，便要追赶陈瓚。董文炳献计道：“如今纵追着前兵，胜了一仗，顶多不过覆没了他一军，莫若回兵，用计去袭了鄂州，方为上着。”弘范依言，一面用轻舟逆流而上，追捉宋朝败兵，

不许放一名回鄂州去；一面将夺得宋兵的旗帜衣甲，叫自家兵士扮了宋兵，转过船舵，向鄂州而来；因是逆流，故行了三日方才得到。

这日早晨，离鄂州只有五十里，弘范便叫泊住，等到黄昏时分，方才起碇，赶到鄂州，已是深夜，叫军士打着灯球火把，去叫城门，只说是张顺、张贵两将军得胜而回。城上守兵不知就里，望见是自家兵马，即开了城门。元兵一拥而入。

李才正在各处巡哨，闻警急来迎敌，争奈元兵来的势大，城中虽说戒严，却只在城上安直守具，并未曾准备巷战。李才左冲右突，终归无用，眼见得大事已去，又念着纵然杀得出去，有何面目去见世杰，遂拔剑自刎而亡。

却说张国威在州衙内忽听得外面人声鼎沸，情知有变，急忙披挂，待要上马，忽然来了一队元兵，将州衙围住。一员敌将策马闯入中门，弃枪下马，对国威拱手道：“贤弟，别来无恙。”国威倒觉得愕然，定睛看时，不是别人，正是表兄韩新。原来韩新是世杰的外甥，所以同国威是表兄弟。从小在世杰处学了一身武艺，后来只力于戈撩乱，久不相闻，这韩新存了一点贪生怕死之心，忽然又生了一个图取功名富贵之心，所以投到蒙古军中，派在张弘范帐下差遣，是夜赚开城门，领兵入城，也有他一分的功劳。当下国威问道：“贤兄不是投了蒙古么？”韩新道：“正是，如今我受了定远大将军之职。”国威道：“然则来此何事？”韩新道：“来保护贤弟。”国威道：“如此说，贤兄是要投诚反正了。果然如此，就烦贤兄助我一臂之力，出去杀敌。”韩新道：“如今满城都是元兵，如何去杀！”国威道：“难道不杀他，在此坐以待毙么？”韩新道：“我正是恐怕贤弟见城池已破，萌了那迂腐的见识，所以特地来劝你。”国威怒道：“如此说，你不是投诚反正，却来劝我降敌了！我念一点亲情不杀你，你快走，不要误我的事。”说着要去取他那方天画戟。韩新一把拉住道：“贤弟何苦如此！岂不闻‘识时务者为俊杰’！如今任你出去，难道你还杀得出城么？俗语说的蝼蚁尚且贪生呢！”国威大怒，伸手向着韩新面上就是一拳。韩新也大怒道：“我好意相劝，何得无礼！”国威厉声道：“你背了你的祖宗了，负了我的姑母，反颜事敌，这便无礼。”韩新又低首下心的说道：“我念着一点亲情，特来相请，贤弟何苦执迷不悟！”国威大怒啐道：“无耻的囚徒，谁与你有亲情呢？莫说你我是异性的表兄弟，就是我同胞的亲兄弟，你反颜事了敌国也要义断恩绝，以仇敌相待的了。”韩新只是苦苦拦住，要劝他投降。国威正色道：“你倘要在靴子跟前，立功献媚，我将这颗脑袋，送给你去请功，倒可以办得到；他事，你不必向我缠绕，你去吧。”用手指着门外道：“你看你的伙伴又来也。”韩新回头看时，国威顺手拿着权守鄂州的一颗铜印，照头摔去。韩新眼快，连忙躲时，肩上已着了一下，不觉大怒，拔出腰刀杀来，国威也拔宝剑相迎，二人就大堂上战斗起来。外面元兵看见主将动手，也一拥入内，长枪短剑乱下。可怜可敬一个少年英勇的张国威，念了大义，灭了亲情，死于乱兵之下。

却说元兵当夜破了鄂州，足足的杀掠到次日晡时，方才稍定。先后生擒的兵士不下千余人，张弘范便传令叫他们投降，他们却一个都不肯降。弘范正待发落时，忽报伯颜入城劳军。弘范迎入，伯颜先向弘范贺喜，然后向众将士一一抚问。说起生擒众兵没有一个肯降的话，伯颜道：“我不信有此事，拣不肯降的杀了几个，其余自然降了。”说罢，同弘范手到校场，叫将虏来众兵，光捆在东面，叫一名过来问他肯降不肯，说不肯就拉到西面杀了。再叫一个来问，说不降，又拉去杀了。一连杀了数十名，还是没有肯降的。伯

颜也觉得奇异，于是又叫过几个来问道：“你们如果降了，兵响比中国加上两倍，你们愿降么？”几个同声说道：“就加到十倍廿倍也不降。我们张将军说的，为国捐躯死了尸首是香的，魂灵是有光彩的；投了鞞子非但惹得一身靴子骚，祖宗在地下还要哭呢。”伯颜大怒，忙叫杀了，又问那些，却是自始至终，没有一个降的。伯颜不胜叹息；猛然想起前日那一名投降的逃兵，便叫人去传了来。伯颜道：“你看见杀了的那些人么？他们是受了你们张将军的教训，都是至死不肯投降的；单是你这厮受了几下军棍，便逃出来投降，可见就是你一个人不受教训，我这里容你不下。”喝令斩了，拿他当牺牲去祭那一千余众。阿术此时箭伤已愈，随行在旁，即上前谏道：“不可！杀他一人，本不足惜，但以后那些中国人，以为投降了还要被杀，也有害怕的不敢降了，也有激怒的不肯降了。岂下诟了敌人归化之心么？”伯颜笑道：“将军知其一，不知其二。事到今日，中国全土已在囊中。他来降固下多，他不降也不少。你说怕激怒他不行来降，你须知中国人是激他不会怒的，倘使激得怒时，我们今日未必能到此地了！我杀他正是要激励我自己兵士呢！”说罢，仍喝令斩了。又叫张弘范去主祭。弘范不敢有违，只得领命，祭过了方才排宴庆功。看官，那不肯投降的一千余众，不必说也是可敬的了。这个逃卒，却也是死有余辜。伯颜虽是个靴子，他处分这件事，也要算他出色的了。只有这张弘范，奉了伯颜之命，去祭这班忠义之国土；当时他不想想自己是何等洋人，他还不羞惭而死！张贵骂他全没心肝，想来不是冤枉他的了。

闲话少提。且说伯颜劳军已毕，休兵三日，便拟进兵。董文炳献计道：“今鄂州已下，根据之地已定，不必苦苦去迫张世杰。今宜调集各路兵马，一面取鄂州，一面取黄州，距此最近。张世杰已去，守兵下多，一鼓可定。一面分兵士攻饶州及抚州，以分张世杰江州之势，一面攻取他州做个驻兵乏地，以便前后顾盼。再加一路去攻常州，常州攻得下时，就不难径趋临安了。”伯颜大喜，只是眼前兵将不敷调遣，乃行文各处征调去了。

忽报元主有诏至，伯颜迎人开读，乃系嘱其如军务不顺手，不妨暂时休兵回朝；朝中也等他商议事件云云。伯颜行罢，即与张弘范商量。弘范道：“劳帅动众，已经到得此地，眼看得宋朝兵力，日见穷蹙；倘一时休兵，被他养成锐气，那时又费手脚了。古人说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将军欲成大功，还是暂不休兵的好呢。”伯颜听见说得有理，就叫董文炳将此意拟定了表章，专差一员武弁赍奏去了。一面仍商量进兵之策，伯颜的主意，总是要先除了张世杰。韩新道：“未将与世杰有甥舅之谊，愿凭三寸不烂之舌，去劝他来投降。”伯颜道：“谈何容易！你看他训练出来的兵个尚且不降，况他自己？”韩新道：“仗着这点亲谊，姑且去一行。他纵不来降，也可以借此探听他军中虚实。”伯颜道：“能得此公来降，自是好事，但不知如何去法？”韩新道：“世杰之子国威，是前日破鄂州时阵亡的，未将已经代他备棺成殓了，如今只借送国威灵柩给他为题便好。”伯颜应允。韩新便去收拾，因为带了灵柩，陆行不便，备了船只，由水路而去。一路晓行夜泊，不止一日，到了江州。

其时江州已被元兵围了，不免先入元营，告知来意。此处元营领兵大将，名唤爱呼马，闻得伯颜差来之人，连忙迎入，知是要说张世杰投降的。因说道：“张世个到了此处，先将兵马扎在柴桑山。后来闻得鄂州失守，柴桑山

上有一支兵来，并力杀开我兵，入江州城去。不两日又有一支兵，从城里杀出来，到柴桑山上去。如今城里打着张世杰旗号，柴桑山也打着张世杰旗号，不知他究竟在哪里呢？”韩新低头想了一想道：“江州的守将是哪个呢？”爱呼马道：“此处守将是吕师夔。”韩新听了喜道：“是他吗！我不管张世杰在哪里，明日只先进城去，说得他降了。那时世杰肯降便好，如不肯降，就便设法结果了他。岂不是好！”打定主意，就在爱呼马营中歇下。爱呼马不免置酒相待，一宿无话。次日韩新起来，换了一套素服，软装打扮，也下带从人，骑了一匹马，来至江州城下叫门。守门兵士，问了姓名，方才下城通报。不一会只见吕师夔来至城楼相见。

不知相见后有何话说，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五回 叛中国吕师夔降元 闻警报宋度宗晏驾

话说韩新与吕师夔本来是旧相识，当下见师夔亲上城楼，遂纵马行近两步拱手招呼，求开城门。师夔便叫人开门，请上城楼相见。师夔道：“与公久违，忽然见访，必有所见教。”韩新道：“渴念故人，故特在主帅前求一差使到此，顺便奉访，还有一分薄礼奉送。”师夔道：“厚赠决不敢领，但求示知是何物件。”韩新道：“此处悦话不便，可有僻静地方？”师夔道：“便到敝衙如何？”韩新道：“甚好，甚好。”于是两人把臂下城上马并辔而行，来到州衙前下马入内。

师夔料韩新有机密事相告，便一直让到内书房方才分宾上下献茶，屏退左右。原来吕师夔是一个极贪得无厌之人，方才听得韩新要送他礼物，所以屏退从入之后即先问道：“近来一路行军，想必大有所获，才悦厚赐之物，究是甚么？还乞示知，以解疑惑。”韩新道：“别无他物，不过慷他人之慨，送上金印两颗。”师夔听了，不解所谓。正低头寻思，韩新挨近一步，低声说道：“到如今内地盗贼横行，外面元兵强盛，宋室江山，十去八九，眼见得不久就要灭亡。前日董文炳又定了计策，分兵攻打沿江各路，直捣常州。你想常州一破，临安还可保么？古语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今为公计，何不弃暗投明？况且元朝所得天下，处处要用人，象我这样不才还被录用。公如投了过去，怕不封侯拜相么！”师夔听了这后，正在沉吟之际。韩新又道：“不瞒公说，我们现在已经通到宋室朝内的了，第一个是贾似道，他是答应着兵到临安时，里应外合的；其余甚么留梦炎咧，巫忠咧，都是他做包头，一总包下的。你想朝中第一个首相已经如此，你苦守这孤城做甚么呢？倘学了那迂人的见识，说甚么‘尽忠报国’，那是我最不信服的。人生数十年，何苦有功名富贵下去图取，却来受这等结局呢！”师夔恍然大悟道：“怪不得我屡次告急，总下见有一兵半卒前来救援。及王末后，却又将最要紧的鄂州之兵调来，大约就是弄这个手脚了。”韩新道：“可不是吗！自从家母舅离了鄂州，不到几日，就打破了。我这回来，非但要劝你；还要劝家母舅呢。”师夔道：“此公恐怕不容易劝得动。”韩新道：“他的儿子在鄂州战死，我今送他的灵柩来，好歹要领我的情；只是我奉劝的话，你到底以为何如？”师夔道：“见机而作，自然是智者的行为。有何不从！我就即刻叫人竖了降旗就是了。”

韩新道：“这且不忙，还有话商量呢。我打听得家母舅不在城内，我想设法将他请来，我们当面说他，叫他投降。他肯便肯，不肯时就城中先结果了他。你也好带他的首级，到伯颜那边做个见礼呀。”师夔道：“好便好，只是刻下元兵围得铁桶似的，如何去请他？就算用细作混得出去，他进来时未免要厮杀一番，并且几次他的进出，都是他自己做主，我并未请过他来。”韩新想了一想道：“这个容易，待我出城去叫爱呼马假作退兵之状，将兵士退出数里，他自然会入城来同你商量如何追逐？他倘是带多少兵来呢，我那里自然容易探得。倘是单人匹马来呢，请你悄悄地通个信儿，我再来见他。”师夔道：“此计大妙，便可依计而行。”当下韩新告辞出城，见了爱呼马，告知如此如此。爱呼马即传令兵上略退三里下寨。

过了一日，韩新正在盼望，恰好师夔差了人来，报知张世杰已经单人匹马进城，请将军速去。韩新闻报，即义主换上一套素衣，来至城下叫门，单请世杰相见。世杰正在城楼同师夔指挥兵士，修补城垛，见是韩新，便叫开

门放入。韩新上得城时，先拜见了母舅，然后与师夔厮见。韩新泣对世杰道：“表弟在鄂州镇守，城破时，甥即到州衙，意欲相救，不期表弟已经战死。甥只得备棺盛殓，知母舅在此，特地扶送前来，以便母舅差人送回范阳安葬。事已如此，敢劝母舅不必伤心。”说罢，暗窥世杰颜色。世杰但然道：“守上不力，死有余辜。我有何伤心！只是他能力宋室死义，送回宋室土地安葬也好，可不必一定送到范阳去。”韩新道：“现在灵柩尚在江边船上，求母舅择一地方，先行安置。”世杰道：“既如此，就请贤甥写一字帖儿，我叫人取去。”韩新写毕送上。世杰便叫随来的一名牙将，拿了字帖，到船上去取灵柩。交代道：“取到岸上，只拣一块干净地埋葬了就是。”那牙将倾命而去。韩新道：“这是表弟永远安葬之事，似乎不可太潦草。”世杰道：“如今天下纷纷，国家之事尚料理不来，何暇再问这等事。依我之见，贤甥这番送他来也是多事呢！”

说话之间，师夔便叫人置酒款待韩新。世杰道，“如今军务控匆，何暇宴饮。”师夔道：“不然。韩将军是远客，岂可简慢！贤甥勇且在此聚聚谈谈，我先回敝衙预备去。”说罢，辞了城，上马回到衙内，传了二十名刀斧手，暗藏军器，伏在两边厢。只待说世杰降元，他肯便吉，不肯时擲杯为号，即出来结果了他。一一安置停当，然后叫人去请，不多时世杰、韩新一同乘马而来。

师夔使命置酒，酒过数巡，韩新对世杰叹道：“当夜元兵袭破鄂州时，愚甥苦苦劝表弟降了无朝，倘使他听了愚甥之言。何至如此！”世杰道：“贤甥方才说是赴救不及，如何又说曾劝他降元呢？”韩新道：“何尝是赴援不及！愚甥到得州衙时，表弟方提了画戟要上马，是愚甥拦住，苦苦劝他，急奈他百般不从。后来又举起州印打来，愚甥虽念着亲情，不去怪他，甥手下带来的人，却耐不住，一拥上前，刀剑并下。那时叫愚甥要狄护也救护不来，所以亲送他遗骸到此，向母舅请罪。”世杰道：“如此方不愧为吾子也。莫说是手下人杀的，就是贤甥杀的，也是各尽其职，说甚么请罪呢。”

韩新道：“不如此说。岂不闻‘良禽择木而栖，贤臣任主而事’！以时势而论，宋室上地，十去八九，眼见得不久就要沧亡。豪杰之上，望风归附，母舅倘能见机而作，不失封侯之位。尚望三思。”世杰微笑道：“贤甥此话，只好向热心富贵的人说上，我的热心，向来未用到富贵上。是以听了一席高论，我还是执迷不悟呢！”韩新道：“如今人心涣散，万事皆下可收拾，母舅还想以一个人一双手恢复中原么？”世杰道：“倘中国尚有一寸土地，我尚有立足之处，不能没有这个希望。果然中国寸上皆亡，我亦当与中国同亡，我的热心，就在此处。”

韩新尚欲有言，忽听得叮当一声，酒盏坠地，两边厢突出二十名刀斧手，一拥上前，为首两名彪形大汉、手执剑刀，向韩新砍去。韩新措手不迭，推翻酒筵。二人略退后一步，韩新方才拔出佩剑。二人又奔师夔，左右急上前挡往，世杰拔剑在手，大叫反了，来奔二人。二人忙道：“张将军息怒，请善肾心护；待俺二人杀了卖国贼，再告一切。”说罢又奔韩新。师夔见势头不妙，急走入内室，大叫：“韩将军随我来。”韩新方惊得手足无措，听得招呼，急走入内，将中门紧闭，由后门绕出，走上城头，把降旗竖起，大开四门，招接元兵去了。



这里张世杰仗剑在手，听了二人之言，正在摸不着头绪，还是要挡住二人。又见师夔、韩新先后入内，正个知是何变故，亦欲相随进去，却被两个人汉拉注道：“去不得，去不得。他二人正要杀将军呢。”世杰愈加疑惑。那两个大汉只得诉说一番。一个说道：“在下姓宗名仁，这一个兄弟宗义，都在此当刀斧手头目。吕师夔那厮，今日传我们来，说要是将军降无，肯便肯；不肯时掷杯为号，便叫出来结果将军，要取将军首级，去见伯颜作为贄礼。我弟兄二人，略明大义，所以约定手下，到时不许动手。我兄弟便欲先杀了那两厮。此时要告诉将军，也来不及，待我们打入去，索性结果了他，再与将军保守城他。”说罢，撞开中门，杀将进去。此时张世杰如梦方醒，也随着二人杀入内室，搜寻师夔、韩新，却只不见，宗仁、宗义手执大刀，逢人便杀，将他一家老幼，全行杀死。却只不见吕、韩二人，想是由后门逃走，躲向民房去了。

正欲出外迫寻，忽听得街上人声鼎沸，急出问时，只见众百姓扶老携幼，哭哭啼啼的往来乱走，口中嚷道：“无兵杀进城来了。”世杰大惊，急急提枪上马。宗氏兄弟也寻了马匹，跟着世杰杀出城去。此时城中的元兵，已是峰屯蚁聚。你想张世杰等只得三人，又是巷战，任是何等英雄，如何杀得出城呢？此中却有一个原故，假如是攻破城池的敌兵，他攻了进城，自然提防还要厮杀，而已总以杀人为主。如今这是竖了降旗请他进城的，自然以为城中之人，个个部愿投降的了，如何还有准备。所以人得城时，便四散的都向百姓人家淫惊去了；不提防突然间有人杀来，自是措手不及，所以被三人杀开一条血路，奔离了城门。

城外元兵虽乡，却被张世杰一马在前，宗仁、宗义在后，如生龙活虎一般，杀入阵去，荡开一路，杀奔柴桑山而来，本营将士，接应人士。世杰道：“不是贤昆仲相救，几丧贼手。”宗义道：“非但如此，我兄弟早商遣定了。如果韩新那厮说得将军肯降时，我兄弟要突然出来连将军也……”说到此处，宗仁连忙喝住。世杰道：“我如果背主投元，自然应该连我也杀了，如此方是大义，又何必讳呢！如今有屈二位，就在左右，早晚好商量军事。”二宗诺诺连声道：“愿附驥尾。”世杰大喜，宗仁道：“今江州已失，此处不能久驻，须防元兵来攻，我们还要商量一个退步。”宗义道：“我们不如反把江州围了”，这叫做先下手为强。”宗仁道：“你这又是糊涂，倘上游元兵再来，在外围住，便怎么样呢？”

正议论间，陈瓚使人来报说：“探得张弘范率领水师沿江而下。我兵过少，恐不能敌，请令进止。”世杰想了想道：“今元兵既得江州，张弘范到此，必会师一次，我等终要定个退步方好。”想定，即移檄陈瓚，叫他且退入鄱阳湖。自己率领陆兵，退到建昌扎住。一面差人赍表到临安告急。

使者奉命星夜起行，谁知沿路多有元兵个能速进。又兼在路上病倒了，足足病了五个多月，才能起身，好不容易赶到临安，入得城时，只见满城了姓挂孝，心中吃了一惊。正在疑惑观望之间，忽听得一声叱喝，连忙站过一边。只见前面来了一对龙凤日月旗，随后跟着许多銮驾提炉，旌旄斧钺，清音细乐之类。说不尽那种严肃气象。过了许多方见众官素服步行执紼，后面来了一个棺材，却罩着杏黄缎绣金龙的棺罩。棺后是黄缎魂轿，用九曲黄罗伞在

---

附驥(jù,音记)——蚊蝇附在好马的尾巴上，可以远行千里，比喻依附名人而出名。

紼(fú,音服)——下葬时引柩入穴的绳索。

前引导。使者看得呆了，以为不是太后便是皇帝崩了，然而一路上何以不听见说呢？看官，你道果真是谢太后或是度宗皇帝没了么？非也。原来是贾似道的母亲死了，此时似道威权日重，朝廷还当他是个人好人，倚他如左右手，那天他奏报了丁忧，朝廷恐怕他丁忧守制去了，没人办事，又怕别人办事，及他不来，意欲要他戴孝视事，又怕他不允，所以度宗想出这个空前绝后的特恩，赐他以天子卤簿葬母，饬令满城挂孝。这一段话，不是我诌出来的。倘或不信，请翻开宋史看看，这件事载得明明白白，可见不是我做书人撒谎呀！当下使者打听了方才知，想着：“贾丞相丁忧，如今枢密院不知又是哪个呢！不管他，我只投我的文便了。”想罢，到枢密院投递，顺便打探打探，方知权理的是陈宜中。

这天陈宜中也去送殡，到了次日到院，方才知，想道：“近来各路告急表章，好似雪片一般；皇上又成年不出来视朝，这事究竟如何处置，也得早些商量。我偶然同留梦炎说起，他只说已经办妥了，却又不见有甚动静。”正在纳闷之间，也是事有凑巧，外面报说：“皇上在上书房。”原来度宗自从那回病后，虽说医好了，却总未甚复元。况且他又是个荒淫酒色的人，终日在宫中饮宴，外边的事，虽已略知一二，然一经想起来，便觉心中焦躁，倒不如纵情酒色，转可以解闷消愁。因此自从病愈，即不视朝，一切朝政大事，都由贾似道去办。这日不知如何，忽然高兴，要到上书房去看两页书。

陈宜中得了这个信，连忙袖了表章，去请朝见。度宗教宣召人来问：“有何事？”宜中奏道：“张世杰有告急表章在此，谨以奏闻。”度宗道：“贾似道在值时，有了军务，他总会调度，并未烦过朕心。”宜中闻言，不敢则声。度宗又想了半晌道：“朕记得张世杰在鄂州曾有捷报到此，何以忽然又告急起来。”宜中道：“鄂州已经失守，襄阳、樊城皆已陷了。张世杰退援江州。日师夔反了，投了胡元，张世杰退守建昌，故此上表告急。”几句话吓得度宗呆了半晌，方问道：“如今外面军情，到底怎么样了？”宜中奏道：“昨日闻报常州危急。”度宗闻言，只急得汗流浹背，叹口气道：“卿且退上，明日再降旨吧。”宜中只得退出。

度宗起身，坐了逍遥辇回宫，到俞修容处去。修容抱着小皇子昺迎入。看见度宗颜色有异，奏问道：“陛下尤颜，与往日不同，不知有甚心事？”度宗叹口气，指着小皇子道：“这小孩子将来不知死在哪里呢？”修容惊道：“陛下何出此言？”度宗半晌没有话说，忽地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来。修容大惊，连忙上前扶到房内床上，服侍睡下；一面差人到各宫去报。

不一会全皇后带着小皇子显到了。此时小皇子显已经封了嘉国公，因他虽是嫡出，年纪尚幼，故未策立做太子。当下全皇后先上前请安问病，度宗只是不语。全皇后只得出来问俞修容。修容道：“妾亦不知底细，亦不知驾从哪里来，只入到宫时，面色已是不好，指着昺儿说甚么不知这孩子要死在哪里。”全皇后即刻传了随从度宗的近侍来问话道：“皇上方才从哪里来？”近侍奏道：“从上书房来。”全皇后又问：“上书房召见哪个来？”近侍奏道：“陈宜中请朝召见的。”皇后道：“问过甚后来？”近侍把宜中的奏对说了。全皇后也觉吃惊；然而此时是病人要紧，急叫人去传太医。

忽报太后到了。全皇后，俞修容连忙去迎。只见谢太后喘吁吁的，扶着

---

丁忧——旧称遭父母之丧。

饬(chì, 音斥)令——命令；告诫。

拐杖进来。杨淑妃扶着小皇子显，跟在后面。谢太后口中说道：“前回那个病，还没有复元，怎么又吐起血来了？你们又是哪一个激恼了他？”全皇后俞修容不敢则声，跟着进来。谢太后伏在床前道：“官家，你怎样了？”度宗道：“孩儿没有甚病，太后不必忧心，略歇一会就会好了。”谢太后出来问起端的，全皇后把上项事由说了一遍。谢太后也多紧锁双肩。

歇了一会，医官来了。请过脉，说是急怒攻心所致。今把恶血吐出，转易用药。出去拟了药方进来，谢太后叫取药来，看着煎服了。不一会度宗睡去。谢太后方才交代俞修容等好生服侍，上辇回宫。全皇后却就在修容宫内用了夜膳，看度宗醒过两回，没甚动静，方始带着嘉国公回去。临行又叫杨淑妃不必回宫，在此帮着服侍。杨淑妃唯唯答应。

是夜杨、俞二人不敢睡觉，静悄悄的坐在外间，守到天明。谢太后早打发人来问过。全皇后又到了。传了医官进来诊过，说脉息平了好些，又拟了药方服药。度宗就床上坐起，全皇后坐在床前，度宗又把昨日的事说了一遍。全皇后道：“陛下且请放心，保重龙体要紧。”度宗道：“贾似道总说外面军务没甚要紧，朕想明日叫他自己领兵出去御敌，看他自己用兵，如何奏报。”说罢，叫近侍取过笔砚。近侍就端了一张矮脚几，放在床上，放好笔墨。度宗写了一道旨意，给全皇后看。全皇后接过看时，只见上面写着一行字道：

“贾似道着开府临安，都督诸路军马，出驻沿江一带，相机御敌，即日出京，毋稍迟缓。”

全皇后尚未看完，度宗忽地又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全皇后、杨淑妃等吃了大惊，急忙上前扶往。近侍撤去了矮脚几，方欲扶度宗睡下，只见他接连又吐了三四口。急得全皇后一面叫人传医官来，一面叫人奏报谢太后。

谢太后因年纪大了，又担了心事，昨夜一夜未曾睡着。此时恰待要歇歇，闻得此报，只吓得魂不附体。即刻叫备辇，宫女奉过拐杖，又一个宫女搀扶着上了辇，一直向俞修容宫里来。恰才到得门前，只听得里面一片哭声，谢太后这一吓非同小可。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六回 死溷 厕权奸遗臭 请投降皇帝称臣

却说谢太后到得俞修容宫门时，已听得里面一片哭声，吓得连忙下辇，连走带跌的奔了进去，此时大众心也慌了，礼法也乱了，皇后、淑妃寺也来不及迎接了。谢太后走近御榻前，只见度宗面色改变，喉中一寸气不绝如丝。全皇后、杨淑妃忙着灌参汤。俞修容站在旁边啼哭。谢太后走近一步叫道：“官家，你这是做甚么呀？”说着声也嘶了。度宗听见谢太后声音，微微开眼说道：“太后请便，孩儿没事。”谢太后见这般光景，忙叫去传百官，不一会，文武诸宫部齐集宫门请安。贾似道虽是丁忧，他却是早有诏旨夺情起复的，当下也到宫门候旨。不多时，只见内监传出谢太后懿旨，叫商议后事。又一个内监传宣工部官员，叫预备吉祥板。诸官知道大事不妙了，各各循职去议事。

又歇了一会，忽听得谢太后有旨，召贾似道、陈宜中、留梦炎进内。三十闻旨，即刻进宫朝见。只见谢太后哭得泪人儿一股，说道：“皇帝龙御上宾了！卿等务当同心协力，扶佐幼主。”陈宜中道：“一向未曾册立东宫；不知此番遗诏，立哪一位皇子？”谢太后哭道：“为的是没有遗诏，才召卿等商量呀。”陈宜中奏道：“我朝家法，应与立长。当日杜太后临终交代太祖皇帝说：‘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也。’自当立长君力是。”贾似道道：“立长君之说，虽是家法如此；然亦要所立之长君，确是年长能办大事的方是本意。如今三位皇子，年纪都差不多，皇长子却是杨淑妃所出。皇后所出之皇子，只小得三岁，以目前大局而论，自当立嫡为是。”谢太后道：“贾卿之言甚是。”留梦炎道：“国不可一日无首，就宜请皇子即皇帝位。”谢太后答应道：“卿等且到外面伺候。”三人遵旨退出。

谢太后即传内侍排了法驾，怀抱着年方四岁的嘉国公显，上了逍遥辇，到金銮殿上来，行即位大礼。百官山呼舞蹈已毕，礼臣拟定了诏旨：“溢度宗皇帝为大行皇帝，尊谢太后为太皇太后，尊全皇后为皇太后，改明年为德祐元年。”谢太后又传旨：“封陈宜中为左丞相，留梦炎为右丞相。封皇弟昷为吉王，昺为卫王。”又拿出度宗临终所写的诏旨，交给贾似道，叫他襄办大事之后，即遵遗旨，择日出师，其余文武百官俱加一级。贾似道只得谢恩。大礼已毕，方欲退朝，内侍奏报俞修容服毒殉节了。谢太后又是伤心，只得回宫料理。一众百官礼成之后，便请哭临。哭临过了，方才出来颁发哀诏。从此足足忙了十多天，方得略略停当。

贾似道恨着度宗临终时还要亲手写了诏旨，叫我出兵，这明明是不甘心我在家享几天福，我这番出去，好歹带了元兵进来，做个一不做二不休。看你剩下的孤儿寡妇，其奈我何！想定了主意，就择日出师，自家先到校场点兵三日，派定了孙虎臣做副将，夏贵做先锋，自家统了中军。临行再三叮嘱留梦炎，好生在意，留心将来问事新朝，然后辞朝，又别了诸官，统领着十三万大兵，离了临安，向芜湖一路而去。

等大兵到得芜湖时，探马报说沿江上下全是元兵，江阴已经失守，常州

---

溷（hùn，音混）——厕所。

夺情起复——古时官员遭父丧，守制未满应朝廷之召而任职。

上宾——帝王死亡的代称。

已经被屠，常州城内鸡犬不留，知常州府事家铉翁不知去向。芜湖一地，前后都是敌兵。这种消息，倘是别人听了，自然少不得要大惊失色的，谁知道这位贾似道却全不在意，他自以为与伯颜是通的，任他多少元兵，都是与我自家兵一样。安营已定，即问左右：“此时有甚么时鲜物件？”左右道：“此时柑子最好。”似道便叫兵丁到百姓人家去劫掠了二三百担柑子，打听得伯颜尚在鄂州，即修了一封书，差人将柑子去送与伯颜，更约定彼此不交兵，只等元兵来时，自家便退让。交代已毕，自家即舍陆登舟，在船中居住。

原来贾似道出兵时，另用了十多号大船，装了一众姬妾及细软金珠等物，由水路随行，此时乐得在船上与众姬妾作乐。等了好计，只见那送柑子的使者回来报说，“伯颜得书大怒。说相爷屡次延约，不将张世杰调开，致使他兵到鄂州时，失了好些人马；如今还要通情，是万万不能的。还有一句不好听的话，在下不敢说。”似道听了一席话，已是呆了，今又听到此言，因问道：“他说甚么？你只管直说不妨。”使者道：“他说传话相爷，叫相爷洗颈就戮呢！”似道听了，怒又怒不得，骂又骂不出，只气得目瞪口呆，良久叱退了使者。又想了许久，总是没法挽回，忽然想着：“吕师夔，他是新近降元，在伯颜跟前，想必可以说话，何不托他呢！”想定了主意，又修一封书，备了好些金珠礼物，差一名心腹家人，贵往江州去投递。

这里眼巴巴的望着回信，忽报说安庆守将范文虎投降元朝，在伯颜前自告奋勇，愿当前敌。伯颜大喜，封了他做两浙大都督。文虎领了大兵，水陆并下，不日便到。贾似道大惊失色，还仗着自家与范文虎素日相识，便想写信去通个情好，正在修书之际，忽又报说伯颜移檄各处，招人投降，来者不拒，内中单指明：“如贾似道投降，不得允许！”似道这番大夫所望，只得登陆到营中与孙虎臣、夏贵去商量迎敌。

次日范文虎亲领大兵到来。贾似道只得硬着头皮，同孙虎臣、夏贵领兵出营，列阵以待。似道的意思还想在阵前与范文虎打话，希冀还有个商量。怎当得元兵势大，犹如狂风骤雨一般，卷地而来。宋兵哪里还立得住阵脚，未曾交绥，先自望风披靡，任凭孙虎臣与夏贵两个百般镇压，只是镇压不住。贾似道杂在乱军之中，弃了衣甲，逃至江边，仍上船去，忙叫：“开船，开船。”舟子不敢怠慢，忙忙的解缆启碇，请命：“到哪里去？”贾似道惊魂方定，爸一想道：“我闻得扬州风月最好，到扬州去吧。”舟子领命，乘着顺风，向扬州而

这里孙虎臣败下阵来，只得退了入城，设法守御，却不见了元帅。叫人到江边船上去寻时，却连船也不见了。孙、夏二人，叫人四面找寻，哪里有个影儿。寻了三四天，总寻不着，只得写表申奏朝廷去了。

谁知贾似道顺着江流，又遇着顺风，不到几天，便到了扬州。他料到芜湖已经失守了，却写了一本奏称孙虎臣卖阵，以致失了芜湖；如今大兵退至扬州，请添兵救应。

两家本章，不先不后，同日到了临安。此时德祐皇帝尚在怀抱，故太皇太后谢氏，垂帘听政，天天召见百官，不似度宗的时候，动不动一年半载都不坐一次朝堂。陈宜中又不似贾似道专事蒙蔽，留梦炎虽受了似道的嘱托，却又由不得他一人专权。这天两家本章到了，陈宜中一并呈上，太皇太后看

---

铉（xiàn，音绚）。

文绥——交战。

罢，不觉慈颜大怒，说道：“孙虎臣、夏贵还在芜湖，贾似道何以退到扬州？据孙虎臣的本说，败了一阵，便失了似道，可见得他是望风先逃的了。先皇帝在时，他就将军务一律蒙蔽；故先皇帝临终时，有意叫他出去领兵，要看他如何奏报。他今竟然如此，卿等重重的议他一个处分来。”陈宜中领旨。太皇太后又看下一个本章，却是御史大夫翁合奏参贾似道的，大约说是：“似道以妒贤无比之林甫，辄自托于伊、周，以不学无术之霍光，敢效尤干燥、莽。其揽权罔上，卖国召兵，专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乞远投荒昧，以御魑魅”云云。太皇太后看罢，连这个本章一并交与陈宜中，又议了一会军事，方才散朝。

到得次日，百官都纷纷的上本要参似道，内中有一大半是要杀他的，也有几本牵连着别人的。好个望风驶船的留梦炎，恐怕台谏各官，牵连着自已，他却也拜了一本，说：“贾似道卖国求荣，请速正法。”太皇太后到此时，也不等陈宜中议处分，便降旨将似道革职，查抄家产，姑念是三朝旧臣，贷其一死，押解往循州安置。

陈宜中奉旨下来，即去抄了诏旨，备办公文，正要委人去押解，只见一人上堂拜揖道：“可否求相爷将此差使委卑职去办。”宜中看时；却是会稽县尉郑虎臣。此时团俸满到临安引见，可巧出了这个差使。原来郑虎臣的父亲，是被贾似道害杀的，所以他求了这个差使，要替父亲报仇。陈宜中却不在意，左右总是要妥人的，因此就委了他去。郑虎臣不胜之喜。别了宜中，赍了公文；带了差使，出了临安，策马向扬州而去。

似道此时，还在鼓里做梦呢！在扬州打起公馆，天天带了众姬妾去游平山堂，访二十四桥古迹，好下逍遥快活！忽然这一天门上报说：“有圣旨到。”似道便叫进来。门上出来了半晌，回说道：“那位钦差面上恶狠狠的，说圣旨到了，不是叫进来的活，要排香案接呢，并且还带了好些差役前来，不知何意。”似道还料不到有甚事，叫排了香案，开了中门迎接。郑虎臣大踏步昂然而入，当中朝南立定，开读了诏旨。似道这才吃了一惊，虎臣便叱令差役，褫去了他的冠服，上起刑具。似道说道：“我是朝廷大臣，纵然犯罪，也该留些体面。”虎臣喝道：“胡说，岂不闻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么？”叱命锁在一旁，方才请了江都县尉来，查抄了各种物件。

闲话少提，且说郑虎臣当下督着众差，押解贾似道上路，自己策马先走，交代说：“倘他走不动时，着实与我痛打。”一连几日，可怜一个金枝玉叶的当朝宰相，已经走的双脚肿烂，打的遍体鳞伤，着实走不动了。怎禁得郑虎臣早早上马时，先打二十皮鞭，叫做“上马鞭”；晚上投站时，又是二十皮鞭，叫做“下马鞭”。到了这日，贾似道没奈何，只得对郑虎臣跪下，哀求道：“我今日认真的走不动了，好歹求你给我一顶小轿吧。”虎臣兜脸就是一个巴掌，喝道：“好没规矩。甚么你呀、我呀的乱嚷起来。”似道忙道：“是、是、是，犯官不敢没规矩。”虎臣兜胸又是一脚，喝道：“甚么犯官个犯官！你知道做官的犯了事，还没有定罪，方是犯官，定了罪，便是囚徒。”似道已是浑身痛楚，又吃了这一脚，不觉跌倒在地，只得熬着痛爬起来，哭道：“老爷息怒，囚徒不敢了。”

---

辄（zhé，音折）——总是。

褫（chī，音齿）——剥去衣服。

虎臣心下想道：“这几天这老犛的罪，受得也可以了。倘苦苦的逼他走，万一他死了，岂不便宜了他！莫若叫他多受几天罪，等趁个便儿，我亲手杀他，岂不是好！”想定了主意，即叫备了一乘小轿，将似道绑在轿内，揭去轿顶。此时六月天气，太阳十分厉害。虎臣叫差役轿夫，都戴上草帽，只管缓缓而行。只有似道在轿内，没有轿顶，终日在太阳底下晒着，几乎又晒出他的膏油来，热的气也喘不出；欲向虎臣求情时，他不是一拳，就是一脚。有时他马鞭在乎，趁便就是儿鞭，因此只得忍气吞声而受。向日捱了那些皮鞭，已是皮开肉绽，血液淋漓，此时又被太阳晒了几天，索性溃烂起来，臭不可闻。抬他的轿夫，闻着他的臭气，便臭乌龟臭忘八的乱骂一阵，好不难过。

这一日正行之间，只见天上一片乌云，将太阳盖住。似道心中暗喜，而且一阵一阵凉风吹来，颇觉爽快；虽不及从前水阁凉亭的快活，却较前几天像生晒人于似的舒服多了。不期一转眼间，雷电交作，大雨倾盆。虎臣同差役急急走到一间古刹廊下避雨，却叫轿夫将似道放在露天底下，落得他淋漓尽致，叫苦连天，百般哀求，虎臣只做不听见。

这雨竟落到黄昏时分，眼见得不能上路了。虎臣抬头看这古刹，上头挂着“木绵庵”三个字的匾，举手将山门打了几下，一个小和尚出来开门。虎臣便向他求宿。小和尚到方丈里说知了，自有知真和尚出来招呼进去，待茶待饭。知道是押解贾似道的，大家争青要看贾丞相。似道晒了几天，又被这场大雨，兜头一淋，竟自发起寒热来，浑身如火炭一般，哼个不住。有两个老和尚看见了，连声念“阿弥陀佛”。

当夜虎臣在禅房住宿，将似道丢在廊下。到了二更时分，忽听得窗外有人道：“贾丞相，这里使不得，佛地是要洁净的呀，后面有茅厕呢。”原来是小和尚添了佛灯油下来，见似道就在廊下大解；所以招呼了两声，说完自去了。虎臣听得，走出来看时，见似道在暗地里一步一捱的往后面去，心中想道：“他今日病了，既伤且病，想来必不能久长的；倘被他自家死了，白便宜了他，不如结果了他吧。”想定了，跟着他去，只见他哼哼的走到后面，找着厕所，方欲上去，虎臣叫声：“贾似道！”似道吃了一惊，黑暗中不知是人是鬼，回头看时，隐约认得是虎臣，越发吓的抖了。虎臣道：“贾似道，我今日亲手杀你：一则代我父亲报仇。二则代天下人杀你。你好好的死，免得话着受罪吧。”说罢，伸手一推，似道立脚不稳，倒栽葱跌到粪缸里去，一头便到了缸底，两条腿还在缸边。虎臣一手拿着他两只脚，起先还有些挣扎，两只手在缸内乱抓，不到一列工夫就停了。虎臣将手一松道：“好了，这才真个是‘遗臭万年’呢！”踱了出来，想起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天明时闹起柔，是要不得了的。纵使说他自己跌下去死的，但未免要惊官相验，验见他那遍体伤痕，我这滥用私刑的罪，也不能免的。如今大仇已报，更无所恋，不如走吧。”于是等到更深时，悄悄地开了山门，牵出马来，扳鞍踏蹬，加上一鞭去了。郑虎臣是从此走了。看官记着，下文方有得交代，他还建了许多事业呢。据正史上说起来，是陈宜中到漳州去，把他拿住了，在狱中瘐毙了他，算抵贾似道的命的。但照这样说起来，没有趣味，我这衍文义书也用不着做，看官们只去看正史就得了。如今这些闲话，且收拾过不提，连第

---

犛（zì,音自）——雌性的牲畜。

瘐（yù,音雨）——旧谓犯人病死在监狱中。

二日木绵庵内怎样报官相验，也不去赘他了。

掉转笔头，再讲临安的正事罢。当时留梦炎虽然也参了似道一本，他见大皇太后盛怒之下，以为必要杀似道的，谁知只发往循州安置，恐怕他还有复起的日子，心中未免不安，不住的在那里打听消息。一日巫忠来拜访，闲谈中说起太皇太后每谈及贾似道，常有要赦他的意思，咱也想趁便代他讨个情，也不枉相好一场。留梦炎不听这话犹可，听了犹如天雷击顶一般，送巫忠去后，便暗暗的将家眷送出城外，又悄悄地运出好些细软，一切都停当了，他却少陪也不说一声，就此溜之乎也去了。

到了次日，朝中丢了一位宰相，岂不是同芜湖打仗，丢了元帅的一般笑话么？此时只剩了陈宜中一人在枢密院办事，却又接二连三的接着警报，从前警报还是告急，如今竟都是失地之报了。池州失了，权守赵昂发殉了节。芜湖失了，孙虎臣退守泰州。饶州失了，知州事唐震尽了忠。其余也有开门投降献地的，也有支持不住以致失守的。看得陈宜中心乱如麻。忽又报平江府失陷，伯颜已至平江。宜中大惊，急请太皇太后临朝，鸣钟击鼓，召集百官，会议大事。

太皇太后道：“此时纵使如何会议，也议不出甚长策来，还是设法遣使求和，暂救目前之急吧。”陈宜中道：“事已至此，‘讲和’两个字，恐怕北朝未必肯从。”太皇太后道：“说不得一个‘降’字，也要隐忍着。且顾目前的了，只是谁可去得呢？”御史刘崑出班奏道：“臣愿往。”太皇太后道：“事不宜迟，即要速去。”刘崑道：“臣今便行。”说罢，辞去了。

太皇太后又叫一面草诏，诏天下勤王。陈宜中道：“勤王之诏，颁了多时，总不见有何处兵到。”忽黄门官奏报，江西提刑使文天祥，率兵入卫，在宫门候旨。太皇太后忙叫宣入。文天祥见驾已毕，奏道：“如今事势危急，急宜令吉王、卫王，出镇闽、粤等处。”太皇太后道：“他们都是一点点小孩子，有何用处？”文天祥道：“终是赵氏一脉，虽然年纪小，不能不令其出镇，以备万一。倘怕年幼，只须拣派亲信之臣辅佐便是。”太皇太后会意，就传下懿旨，进封吉王昰为益王，出镇广州，叫杨淑妃同去，派驸马都尉杨镇做护卫。又派杨淑妃的兄弟杨亮节做王府提举。进封卫王昺为信王，出镇福州。派俞修容的兄弟俞如珪做王府提举。择日起行。其余随从官员，不必细表。喜得又接了头报，说张世杰领兵勤王，不日可到，太皇太后略觉放心。

过了几天，御史刘崑回朝复命，言：“伯颜不肯讲和：还有无礼之言，臣不敢乱奏。”太皇太后道：“事已至此，但说不妨。”刘崑奏道：“伯颜说除非是投降。臣便斗胆同他商量投降的事，他要每年进贡二十五万两银子，二十五万匹绢。臣亦斗胆代应允了。后来商量到彼此称呼，臣谓只可称北朝皇帝为伯父，皇帝自家称侄。谁料伯颜不肯，说姓奇握温的与姓赵的没甚瓜葛，用不着甚么伯侄称呼。既然降了，就要称臣。”太皇太后咽住了喉咙说道：“但能保全社稷，说不得称臣也要从他的了。”说罢，放声大哭起来。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七回 痛蒙尘三宫被辱 辟谣琢 二将怜忠

话说太皇太后欲图旦夕之安，情愿奉表称臣。就叫词臣拟定了降表草稿，仍着刘岳送去，给伯颜看过合式不合式。刘岳领旨赍了表文稿子，到了平江，见过伯颜，将稿呈上。伯颜看过一遍道：“虽然如此，还要叫你们主子交代各路守将，一律投降。我兵到时，自然秋毫无犯，倘若不然，我仍是杀一个寸草不留。你快回去，叫临安百姓，家家门上都要贴个帖儿，写着‘大无顺民’四个字。你们也该准备犒军礼物，我随后便来也。”刘岳诺诺连声退出，回去奏闻。太皇太后大惊道：“我只道投了降，他便不来，谁知仍是如此，只得依他而行的了。”说罢，又哭起来，对陈宜中道：“卿去备办一切吧。”哭倒在龙床之上，众内监搀扶上辇，回入宫去，从此就病倒了。

不一日张世杰勤王兵到，将兵扎在城外，自家匹马进城，到宫门请旨。黄门官传了进去，良久出来说道：“奏了内谕，太皇太后慈躬不豫，不能视朝，可到陈丞相那边去。”世杰只得出来，去寻陈宜中。只见宜中指挥众人，杀牛宰马，十分忙碌。问起情由，方知道要进降表，恼得张世杰暴跳如雷道：“我们在外面拚性命的厮杀，如何这里就投降了？”陈宜中道：“要救目前，也是没法。如今文文山也拜了相，你去访访他，从长计议吧。”世杰闻言，辞了宜中，去访文天祥。只见天祥座上，先有一客。世杰看那客时，不觉吃了一惊，原来不是别人，却是镇守安仁的谢枋得。世杰不及与天祥见礼，先向枋得道：“这是叠山先生呀！何得在此？我记得起身入卫时，路过安仁，曾得一会。我沿路转战而来，路上不免有些耽搁，请问如今江西情形如何了？”枋得道：“自从将军行后，元兵便袭了建昌，又攻破了饶州。吕师夔那厮，亲带元兵来取安仁；安仁那边城低濠浅，将寡兵微，将军你是知道的呀，因此把守不住，只得退到建宁，哪知元兵尾随而来，又破了建宁。我只得齐了妻子，赶来临安请罪，方才到此，尚未到宫门请旨。”世杰咬牙切齿道：“甚么罪下罪，左右大家都投降就算了！文丞相，你是向来讲气节的人，怎么看着一班卖国求荣的奸贼，怂恿得朝廷也奉表称臣，你却一言不发，也不知道阻止阻止。我如果早赶到两天，得见那回事，我张世杰是情愿一头撞死了，也不肯看这种没廉耻的行径的。”说罢，他就大叫皇天后土，列祖列宗，那一掬英雄热泪不由的如断线珍珠一般历历落落滚将下来。文天祥叹道：“当日太皇太后只图急顾目前，以为送了降表，可免兵至临安，俟兵退后，再图善策。何期伯颜不肯退兵，必要一到临安，以示威武。”世杰不等说完，便抢住说道：“甚么示威武不示威武，只怕他到得临安时，也就不肯空过。我不管他，等他来了时，先将伯颜一枪搠死，然后杀退元兵。看你这班文臣羞也不羞？”谢枋得道：“张将军且请息怒，我们商量大事要紧，说是要杀伯颜呢，也未为不可，不过他的大兵已经深入重地了，仅仅杀他一个伯颜，他还有多少勇将呢！万一杀他不成，他反杀起来，这不是投鼠忘了忌器么！”文天祥道：“事已至此，将军再加些怒气，也是无用。如今且待敷衍过了伯颜，我们再图后举，不是我文某今日忽然沦亡了气节，须知生米已成熟饭，仗着这匹夫之勇，是不能成事的。”世杰叹了一口气，方才说道：“适间无礼，望丞相恕罪。”天祥道：“这才足以表见将军忠勇，何罪之有！”

---

琢(zhuó, 音浊)——谗谤。

掬(j, 音居)——捧。

直到此时，三人方才分宾坐下。天祥问起一路情形，世杰道：“本来由鄂州到江州时，是分水陆两路，自从吕师夔反了，水师退入鄱阳湖，及来时沿江水路，多是贼兵，故将水师也调上陆路，一起前来。”又说起宗仁、宗义之事。天祥叹道：“忠义之士，每每屈于下僚；倒是一班高爵厚禄的反而反了，逃的逃了，降的降了，反叫胡人说我们中国人没志气，真是可恨可叹。不知宗氏弟兄二人此次有随来么？我很想一见，此等义士是不可多得的。”世杰道：“现在城外，就可叫来。”随叫自己从人去叫，不一会兄弟两个都来了。世杰叫他上前见过，天祥着实夸奖了一番，又问了好些话。宗仁却对答如流。原来他兄弟二人，禀赋不同，性质各别。宗义只是一勇之夫，为人爽直。宗仁虽也是个武并，他却恂恂有儒者之风，也曾在“经”、“史”上很用过些功。天祥见他如此，愈发欢喜。宗仁也是钦仰天祥不置，遂回身便对世杰说，要求世杰做介绍，拜天祥为师。世杰笑道：“你们当面说得好好的，正好往下说去，何必要我做甚媒人？只是，你既拜文丞相为师，要好好的学他的气节，不要象世上的畜生瘟官，钻了门路，拜了阔老师，便要求八行书，往外面谋差谋缺刮地皮去罢了。”谢枋得笑道：“宗义士断不如此。将军适才何等盛怒，如何这会猛然打趣起来！”世杰道：“不是我打趣，我实在恨这班畜生，时时都想痛骂痛打他一番。我骂他畜生还嫌轻，不知要骂他是个甚么才好呢！我也知道宗仁不是这种人，因偶然听见拜老师的活，我触动起来，顺口骂他两句。就是你们文人说的，甚么‘借题发挥’的意思呢。”说的天祥也笑了。宗仁见天祥没有推托，知是允了，便端端正正拜了四拜，说道：“匆促间未曾带得蛰见，求师相见谅。”世杰道：“只要二百两银子的米票就够了。”天祥笑道：“张将军如何只管取笑？”因问宗仁表字。宗仁道：“愚兄弟一向处在下僚，没有表字。”天祥道：“罢罢，老师呢，我也不敢当。不过我甚爱你们这一点忠义之气，早晚同你讨论讨论也好。我今先送你们各人一个表字吧。你居长，可叫伯成，合你的仁字。你令弟居次，可叫仲取，合他的义字。”宗仁、宗义都上前谢过。宗仁便要辞了世杰，跟随天祥。世杰自然应允。

忽报说伯颜兵已到，离城十里扎住。太皇太后扶病临朝，召百官议事。天祥急急入朝。张世杰、谢枋得仍到宫门候旨。太皇太后一并召了进来，便要商量如何送表去。天祥奏道：“奉表称臣，究竟过于辱国，臣当冒死到元营力争此事，或能争回万一，亦未可知。”太皇太后道：“先已应允了，并且稿子都送他看过，只怕争也无益。”枢密使吴坚出班奏道：“天祥之言是也！且尽人事做去，成否再听天命便了。”太皇太后即准奏，就叫文、吴二人做祈请使，到元营面议。

天祥、吴坚辞了朝，各带着两员门客，上马同去。天祥带的是宗仁，还有一个杜浒。这杜浒表字景文，也是天祥的门生。当下一行人来到元营，入见伯颜。伯颜道：“你等送降表来么？”天祥道：“非也。特来与将军商议两国大事，如今宋室虽说衰微，南方半壁，尚自无恙，未尝不能立国。叵耐我朝群小弄政，引进的多是含生怕死之徒，一旦听得将军兵到，遂建议要降。试同一国之君，哪有降的道理，所以我朝忠义之士，一闻此言，莫不怒毗破裂。今我太皇太后，特命某二人来与将军约，请将‘投降’两字，暂搁一边。再讲修和，若北朝以宋为与国，请将军退兵平江或嘉兴，然后议岁币与金帛，犒师北朝，策之上也。若欲毁其宗社，则淮、浙、广、闽，尚多未下，利钝未可知，兵连祸结，必自此始，将军思之。”伯颜道：“前日刘岳来送到草

稿，我已经申奏朝廷去了，如何可以挽回？况且你们已经有言在先，又何得反悔？难怪得我在北边时，就听得说‘南人一无气节，二无信行’的了。”天祥怒道：“将军说哪里话来，这是关系我国存亡的大事，自当从长计议，何能说是反悔！何能说是无信！至于无气节的话，在将军不过指叛中国降北朝之人而言，不知叛中降北之人，都是中国最不肖之辈狗彘不若之流罢了，断不能作为众人比例的呢。譬如北朝虽有人类，却不能没有畜生，今将军欲举中国之畜生，概尽中国之人类，如何使得呢？”伯颜道：“然则你们南朝如何用这班人守土呢？”天祥道：“朝廷失于觉察，误用匪人秉政，所以汲引之人，都是此狗彘之辈，莫非命运使然罢了。”其时吕文焕、黄顺、吕师夔一班人都在旁边，听了天祥此言，一个个都羞的无地可容。

当下伯颜便送吴坚先回去复命，却留下天祥。天祥道：“将军既不允所请，也要放我回去，如何留下我来？”伯颜道：“丞相为宋朝大臣，来此议事，责任非轻，故留在此，早晚好商量大事，不必多疑。”说罢，便叫左右引到别帐去安置。

当下吴坚回到城内奏知此事，太皇太后没法，只得命词臣写了降表，送到元营。伯颜见了，就差了几员文武官儿，带了一千元兵，人临安城去。一时临安，城中百姓，都写了“大元顺民”的帖子，贴在门上，以为如此顺从这奉天承运大元皇帝的大兵，可以不致骚扰了。谁知仍是强掳硬抢，掳掠奸淫，无所不至。可怜这班百姓，受了荼毒，还没有地方去控告，只得忍气吞声而受。那几个文武官儿，奉命进城，先封了府库，又将各种图书册籍，取个一空，纵容兵丁，分占各处宫殿。可怜宋室大臣，哪个敢争论一句。

张世杰屡次三番要杀起来，又因伯颜大兵近在咫尺，恐怕惊了三宫，只得耐着性子。忽然一日有人报说元兵抬了太皇太后，太后及皇帝去了。世杰又惊又怒，便要去抢夺回来，忽又想起事情不可卤莽，且去寻叠山商量，想罢便去寻谢枋得，枋得道：“三宫昨日已经出城，此时想已在元营了，如何去抢得来？将军不来商量，我也正要访将军去。此时大事尽去，幸得益、信两工在外，将军急宜引兵他去，以图后举。即下官也要就此他去，再作后图的了。”世杰闻言，辞了枋得，率领陈瓚、宗义及所部兵士，浮海去了。

原来伯颜留文天祥在营中，见他举止不凡，有时与他谈论，他却绝无屈节的意思，因想留下此人，以佐宋帝，终恐久后要报仇，不如趁此时一不做二不休，给他一个绝望，故传令进城的官儿，将太皇太后及全太后德祐帝虏了出来，一面差人追益、信二王。可怜太皇太后此时病在宫中，元兵不由分说，便要扶她出去，争奈她是个病人，扶她不起，于是连所睡的龙床，一并抬起来，十来个人拥着就走。全太后方抱着德祐帝，被他们也簇拥着上了一顶小轿，抬着向元营而来。

到得元营时，伯颜叫带入后营安置。全太后没法，只得到后面来。入到后面，只见地上摊着一条芦席，太皇太后躺在上面，四面一看，空洞洞的桌椅也没有一张，只有横七竖八的地上摊着些芦席，全太后不禁放声大哭，走近太皇太后前问候了一番，席地坐下。婆媳相对流泪，并没一言。看看天色已晚，只见一个靴兵，拿了一只烤熟的整牛蹄，放在面前，又放下两把小刀子。全太后看时，那牛蹄的皮也不曾剥下，上面烧的焦一块黄一块，内中还有许多未曾刮净的毛，一股腥膻之气，向鼻孔内乱攒，恶心还来不及，如何

吃得下去！争奈德祐帝半天没有吃的，饿得他叭叭乱啼，全太后只得取刀来切下一片，取来一闻，又是腥，又是臭，说道：“官家，不吃也罢。”德祐帝如何肯依，抢在手中，向嘴里乱塞。刚刚吃下去一块，忽然一个恶心，哇的一声，尽情吐了出来。

急得全太后要哭，忽听得帐外一人叫道：“不要哭了，你家甚么文丞相武丞相要来见你呢。”一面叫着，一面进来。此时太皇太后昏昏沉沉的睡在地下，全太后听得是自家人来见，犹如孩童得了亲爹娘一般，好不喜欢！忙叫：“快宣进来，快宣进来。”那人道：“好不害臊，做了囚囊，还要摆皇帝家的架子宣呀召呀呢！”说着，出去了。

不一会只见文天祥进帐来，俯伏在地，奏道：“使三宫受惊，臣等之罪，万死莫赎。”全太后放声大哭。德祐帝见太后哭了，虽不知是甚事，也哇哇的哭起来。哭的昏沉睡去的太皇太后也醒了，微微开眼，见文天祥俯伏在地，还有两个不认得的跪在大祥身后。太皇太后喘吁吁的道：“丞相起来吧，到这个地方了还……”说到此处，便喘的说不下去了。声音太微，天祥还没听得。

全太后听了，因勉强止住哭，一抽一咽的说道：“丞相请起来吧，老太后给丞相说话呢。”天祥奏道：“不知太皇太后慈躬如何了？”太后道：“今日受这一惊，益发沉重了。”天祥道：“总是臣等死罪。”说着，在后头那两人手中，取了一盂白饭，一匝薄粥，两碟小菜，进上来。可怜桌子也没有一张，只得摆在芦席上，那地又不平，几乎把一匝粥打翻了。德祐帝便忙着要吃，全太后道：“难得丞相忠心。但不知从哪里觅来的？那二位又是甚么人？”天祥道：“臣虽被伯颜软禁在此，然而供应饮食，还不曾缺。今日听得二宫圣驾到此，便急急要来请见，怎奈这里监守极严，不得进来，适才送饭来的人对臣说道：‘文丞相，你好造化！有的好吃好喝。你们太后皇帝，只吃得一只炙牛蹄，还是臭的呢！’臣听了此言，不敢自用，解下腰间金带，贿了监守的人，特地送进来御用。那两个一名杜浒，一名宗仁，是臣的门生，并未授职。”全太后道：“难得卿等一片忠诚，但愿天佑宋室，将来恢复江山，必当裂上分茅，以报今日。”又抚着德祐帝道：“官家，你要牢牢记着呀，我们今日才是‘素衣将敝，豆粥难求’的境在呢！”

话犹未了，只见那监守的人，恶狠狠的拉着天祥就走，说道：“再迟叫元帅知道，我们担当不起呀！”天祥尚欲有言，全太后道：“丞相方便吧，莫要激恼了他，下次不得进来，我姑、媳、母、子三人，此时全靠的是丞相呀。”天祥只得辞了出来。

这里全太后起身，端了一瓯薄粥，喂太皇太后去吃，只吃了几口，便咳嗽了，摇头说不吃，全太后自家也是苦的吃不下咽，只有德祐帝爬在地下，一把一把的不分是饭是菜，抓着了便往嘴里送。全太后见了这等情形，又是气恼，又是苦楚，思前想后，又不觉落下泪来。

看看天色已夜，一片胡茄之声四起，帐内黑黑的，并没有一个灯火。德祐帝又哭个不了。忽然看见两行人把，大放光明，一班鞑兵，拥着一个将官，手中挽着十多个人头，走进帐来，对着全太后一掷，骨碌碌血淋淋的滚满一地。吓得全太后不知是何事故，仰面一交跌下。德祐帝慌得没处躲藏。那将官发话道：“这是卖放文天祥见你的人，我家元帅查着了，砍了头来，叫你

---

瓯（u，音欧）——盆盂一类的瓦器。

们看看。此处你容身不得，元帅叫连夜解你们上燕京去，走吧。”说着，不由分说，把全太后及德祐帝推入一顶小轿内，又用二块破板，安放了太皇太后，抬起来就走。这一去不知如何下落，且待下文交代。

再说伯颜叫人押解了宋室三宫去后，思量留下文天祥在营不妙，恐他又生别事，叫人将他师生三人，送到镇江，暂行安置。三人到得镇江时，也同在元营一样，有人监守着，寸步难行，住了好些时候，要想一个脱身之计，总没机会。

恰好一天是伯颜生日，元主特地差官责了礼物来赐寿。伯颜时尚在临安营中，大排筵席，与众将官宴饮，传令各处营盘，是日各兵丁一律赏给酒肉，监守天祥之人，也得了一份酒肉，到了晚上，吃得烂醉如泥。宗仁出外，看见这个光景，便悄地去牵过三匹马来，与天祥、杜浒一同跨上，悄悄的出了营门，不辨东西南北，加上一鞭，任那马信脚跑去，不到一时，走到江边。天祥指着对江道：“听说真州未夫，我们能渡到那边便好。”宗仁便下马沿江边去寻觅渡船，恰好一只渔舟，泊在那里，宗仁便呼渡，惜船大小，只能渡人，不能渡马，于是三人弃了马匹，跳上船去，渡过江来。

恰好在江边遇见一队宋兵巡哨，那领兵官便是真州权守李庭芝部下先锋苗再成。当下再成见了天祥大喜道：“丞相得脱虎口，宋室江山，尚有可为，不知今欲何往？”天祥道：“我想先去见李庭芝商量。”再成道：“不可！先数日真州城中，起了一个谣言，说伯颜打发一个丞相到真州来说降；丞相若去见他，他必疑心及此。今不如先在驿馆歇下，待某先去禀知，看是如何情形再处。”天祥依言，在驿馆歇下，苗再成自去了。不到半日，即回到驿馆，对天祥道：“如何！某知李权守必疑到丞相也。某入城告知此事，他果然疑心丞相是说降的，叫某来取丞相首级。某想自军兴以来，守土之人，叛的叛了，降的降了，哪个及得丞相的气节！今某赠马三匹，请丞相投向扬州去吧。”天祥大惊道：“如此，我不得行，但不知将军如何覆命？”再成道：“某只说丞相闻风先行，追赶不及罢了。”天祥遂谢过再成，同杜、宗二人上马而去。

行不到二十里，忽听得后面銮铃响处，有人大叫：“文丞相慢行。”天祥勒马回头看时，只见为首一员武将，率领二十余骑追来，见了天祥滚鞍下马，声喏道：“某乃李权守部下副将二路分是也。”天祥道：“这又是李权守叫赶我的。”二路分道：“正是。”天祥叹道：“李权守终久疑我，我便回去与他分割明白吧。”二路分道：“使不得。权守此时正当盛怒，回去必遭毒手。今某奉权守之命来追丞相，某想丞相气节凛然，人人都钦仰的，至于权守的疑丞相，也是一股忠义之气，不过未曾细细寻思，误听谣言罢了，久后终当明白的。某恐丞相路上缺乏资斧，备得金珠在此，不敢说赠，乞丞相笑纳。”天祥道：“得蒙仗义释放，已是铭感不忘，厚赐断不敢受。”二路分再三相让，见天祥只不肯受，便将金珠委在地下，上马对天祥说一声：“丞相前途保重。”回马不顾而去。

天祥不胜太息，只得同杜、宗二人将金珠分缠腰际，上马向扬州而去，到得城下时，已是四鼓，不便叫门，且下马歇息，欲待大明进城。此时四面

---

资斧——旅费，盘缠。

赍（jī，音尽）——赠给人的路费或礼物。

赐（kuàng，音况）——赐与。

寂寂无声，忽听得一人在城上道：“奉大守命，今日真州李权守文书到此，有能杀文丞相者，将首级去见，赏千金。你们大明留心盘查出入。”天祥等三人听得，惊得手足无措。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八回 走穷途文天祥落难 航洋海张世杰迎君

却说当下文天祥听了城上的话，不觉大惊。思量此时无地可投，算来算去，只有由通州出海一路，可以投奔；然而这一路却是敌兵甚多，路上恐有不测。此处又非久居之地，只得同杜、宗二人，跨上了马，向通州一路而去。

走不多时，天色已亮，只见道旁一座古庙，三人下马，入内计议，只见里面先坐着一人，麻衣麻屨，戴一顶草冠，系一条草带，手中拿着一根四尺来长的竹竿，挑着一块三尺来长的白布，上写着“汉族遗民星卜”六个字。天祥定睛看时，不是别人，正是谢枋得，不觉又惊又喜道：“难得叠山在此相遇，请问何以到此？”枋得道：“自从丞相去后，不久元兵就到临安城内，可怜那一番淫掠，真是惨无人理，后来又听得三宫北狩，那时张世杰来同我商量，后来闻得他航海而去，大约取道温州，再图恢复去了。不到几日，元兵便去，可怜临去那一番杀戮，真是天愁地惨，日月无光。那时我想杂在城中，徒死无益，因此改了冠服，变了姓名，混出城来，一路以卖卜为生，喜得无人盘洁，故一路到此。不知丞相何来？”天祥也将别后之事告知。又劝枋得同去找寻二王，希图兴复宋室。枋得叹道：“天下事已经至此，一定无可挽回，我纵去也无益，还望丞相努力。”文天祥谄道：“何以叠山先生也出此言云岂不闻‘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么？”枋得道：“我岂不知此理，但我看得目下决难挽回，丞相可去尽力而为，我虽是芒鞋草履，须知并不是忘了中国，不过望丞相努力在朝，待我努力在野；丞相图的是眼前，我图的是日后。”天祥道：“日后如何可图呢？”枋得道：“丞相此言，莫非疑我迂阔么？你看元兵势力虽大，倘使我中国守土之臣，都有三分气节，大众竭力御敌，我看元兵未必便能到此，都是这一班人忘廉丧耻，所以才肯卖国求荣。元兵乘势而来才致如此，丞相，你想置身通显之人，倘且如此，何况那无知小民，自然到处都高揭顺民之旗，箪食壶浆以迎胡师的了。古人有言：‘哀莫大于心死。’我们中国人人心一齐都死完了，如何不哀！我此去打算以卖卜为生，到处去游说那些缙绅大族，陈说祖国不可忘，‘胡元’非我种族，非但不能推戴他为君，并且不能引他入中国与我混杂的，如丞相此去，可期恢复，固属万幸，万一不然，我浮沉草野，持此论说，到处开导，未尝不可收百十年后之功。”

天祥听罢拱手道：“先生真是深心之人，敢不佩服！”又顾杜、宗二人道：“我是受朝廷厚恩之人，不得不以死报，你二人既未受职，何不跟谢先生去？也可助谢先生一臂之力，这也是各尽其职，与委弃责任的不同。”杜浒道：“话虽如此，只是师相此时无人作伴，好在谢先生这番后，弟子们都已听见，从此只要留在心上便是。”宗仁道：“弟子跟随师相没有几时，何忍相离！弟子但愿跟随师相，以行师相之志，谢先生之志，少不得也要随时留心。如今谢先生资此志要行于草野，弟子们即秉谢先生之志，行之于阵上行间，岂不是好？又何心远离师相呢！”谢枋得道：“伯成兄之言甚是，我们只要立定了主意，到处都是可行的，并且几个人凑在一处，到一处不过是一处；纵使游说动了，也不过是一处，何如大家分道而行，每人到一处，每

---

箪食（dān sì，音单四）壶浆——古时老百姓用罩盛饭，用壶盛汤来欢迎他们爱戴的军队。箪，竹制或苇制的盛器。

缙（jìn，音晋）绅——古代称有官职的或做过官的人。

人说动一处，就有几处呢！”

天祥道：“我从镇江亡命到此，不知向何处去为佳，尚望高明指示。”杜浒道：“正是，闻得谢先生深通‘易’理，何不指示趋向？”枋得道：“景文兄何以也出此言？岂不知大易的道理，处常不过论的是修、齐、治、平之道；处变不过论的是天人之理，何尝有甚吉凶？世俗的人动不动以为‘易经’是卜筮之书，岂非诬蔑了‘易经’么？至于我变易冠服，以卖卜为生，这不过是要掩着靴子的耳目，暗中行我的素志罢了。难道我也象那江湖上的人，摇了摇课筒，说甚么单单拆，拆拆单，去妄言吉凶么！”天祥道：“话虽如此，但我们匆促之间，走到此地，实是尤处可奔，究不知从哪里去好？叠山先生倘有高见，还乞示知。”枋得道：“此去通州，是沿海的地方，最好走动，那边有可作为最好，万一不妥，那里贴近海边，也可浮海而去。大约益王、信王，必是取道温州，海路可以通得的，此是一条正路。若说江南一路，此时已没有一片干净土，倘非兵力厚集，是断断乎去不得的。”天祥道：“然则先生此时到哪里去？”枋得道：“君后蒙尘，妻子散失，我此时是一无牵挂，四海为家，可以说得‘行无定踪’的了。”说罢，立起来，持了那布招牌。长揖而别，大有“闲云野鹤”之致。

天祥太息一番，与杜、宗二人，上马向通州而去。这日到得高邮，已是黄昏时分。三人拣了一家客店住下，一路上风尘仆仆，到了此时，不免早些歇息。三人用过晚膳，就上床安歇。睡到三更时分，忽听得门外人喊马嘶。正在疑惑间，又不知是甚么人将房门打得一阵乱响，叫道：“快起来，快起来，元兵到了！”宗仁急起来开门看时，原来是店主人，气喘吁吁的道：“元兵来了，你们快走吧，迟了他杀来，与我无干。”宗仁方欲问时，那店主人已是一溜烟的去了。

此时天祥、杜浒也都起来了，三人一同出外探望，忽见一队元兵，一拥而入。三人急急闪在一旁，在黑暗的去处悄悄张望，只见一个头目居中坐下，便叫鞑兵去搜寻各房。不多一会，捉到五七个人上来，内中还有两个妇女。那头目叫搜身，却搜不出甚么来。头目叫拉去砍了，只留下两个妇女听用。

三人看到此处，不敢久留，闪闪躲躲地要想混出去。谁知门外又来了一群鞑兵，只得回身摸到后院去，寻了寻并没个后门。寻到马房内，喜得三匹马还在，只是无路可出。抬头看时，忽见马房旁边有一堵矮墙，已经缺了一角，那墙下堆着一堆断砖零瓦，知道必是先有寓客在此逃走，三人只得也逾垣出去，那三匹马无从牵得出来，只好弃了。

于是三人徒步而行，暗中摸索，喜得这条路甚是僻静，看看走至天明，并未遇见一个鞑兵。天祥道：“天色要亮了，我们如此装束，倘遇了鞑子，断难倖免，不如趁此时弃去长衣，改做乡人模样，还可以遮饰遮饰。”二人闻言道：“正该如此。”当下三人把外面长衣脱了，只穿短衣，又取些污泥，略略涂污了面目，仍向前行，转过弯来，却是一条大路。

此时微微的下了一阵小雨，一天阴云，将太阳盖住，辨不出东西南北，只得顺着大路走去。正走之间，忽远远的听得前面一片胡茄之声，知道元兵又要来了，急得无地可藏，四面一看，只见道旁有一间烧不尽的房屋，七斜八倒的好不危险，三人冒险入内，蜷缩做一堆，伏了良久，听得外面一阵马蹄乱响，一个鞑兵举起了手中枪，把那破房屋搯了一下，只听得泼刺一声，

---

卜筮（shì，音适）——用蓍草占卜。



又倒下半堵墙，一块残砖，恰好打到天祥腿上，杜浒头面上几乎也着了两块，幸得双手抱着头，只打在乎腕上，忍着痛不敢声张。等了半晌。外面寂寂无声，方才出来探望，见元兵去远了，方敢出来。此时不敢再走大路，向斜刺里一条小路而去，天祥腿上十分疼痛，杜浒、宗仁二人扶着，勉强而行，走到晌午时分，腹中饥饿难堪，更难行动，身边又没带得干粮，只得坐在路旁小歇。

正在无可奈何之时，忽见来了一群人，大约可有五七辈；也象是逃难的光景。宗仁迎上一步，拱手道：“列位可也是避兵到此的么？”内中一个后生道：“正是。鞑子的行踪没有一定的，你们坐在此处不走，万一来了，如何是好？”宗仁道：“正是，在下昨夜仓皇出走，未曾带得干粮，此处又无饭店，我师徒三人，饿的行走不动，是以在此小歇。不知列位可曾带有干粮，乞卖些与我们充饥，不论价值。”那后生道：“兵荒马乱的时候，吃的是最要紧，谁要你的钱财来，干粮是有的，却不肯卖。”内中有一老者对那后生道：“哥儿，不是这等说，我们同在难中，都是同病相怜的，我们既有在此，就该给些与他才是。”那后生听了老者之言，便在囊中探出了六七个烧饼，送给宗仁。宗仁便问：“要多少钱？”那后生道：“我说过不要钱，是送给你的。”宗仁便请问姓名。那老者笑道：“我们同是国破家亡的人，逃避出来，不过得一日过一日，得一时过一时，想来大家总不免要作刀头之鬼，你受了几枚烧饼，还要请问姓名，难道还想有甚安乐的日子，供我们的长生禄位么？还是希图日后相逢，再行酬谢呢？我这个不过是行个小小方便，奉功你也不必罗嗦了，快吃了走路罢，提防鞑子到了，连一日也活不成呢。”说着一行人自去了。

这里宗仁捧着烧饼，来献与天祥，大家分吃了，略略好些。又歇了一会，方勉强起行。走不到十里路，只见迎面一行人，飞也似的跑来，口中乱嚷：“不好了，不好了，鞑子来了，快走吧！”天祥等让过这班人，商量暂避。天祥道：“你二人走得动，快去吧。我是要死在此地的了。”宗仁道：“师相一人之身，所系甚重，何出此言？”说罢，不由分说，把天祥背在身上，向来路跑去。终是背着一人，走不大快，又不知后面鞑兵多少，正在心慌意乱之时，杜浒大叫道：“伯成兄，不要走了，有了避处了。”宗仁立定脚时，杜浒指着路旁一丛芦苇道：“我们何不暂躲在那个所在，料来鞑子总想不到那里面有人。”宗仁看时，那一丛芦苇，果然生得十分周密，尽可藏得着人。便放下天祥，走下去拨出一条路，方才来扶了天祥下去。杜浒也跟了下来。天祥道：“我在此暂避，你二人可去了，等鞑兵过后，再来此寻我未迟。”宗仁道：“这个如何使得！我是要在此保护师相的，不过景文兄不可在此，你须出去将我拨出的一条路，仍旧拨好，方可掩人耳目。不然，一望而知这里有人了。拨好之后，可在就近再寻个躲避之处，等鞑子过了，再到此处相会吧。”杜浒听说得有理，便走了出来，收拾停妥，心中暗想：“与其去躲避，不如我在路上等他。他到时我方逃走，引他追过了此地；我纵被鞑兵杀死，却救了师相及伯成了。”打定了主意，就在路旁坐下。

等了良久，方见一行鞑兵，骑着马，衔尾而来。只因这一条是小路，两旁多是荆棘芦苇，所以不能散开走，只得衔尾而行。杜浒望见了，发脚就跑，那为首的鞑兵，便加上一鞭赶来，马行的快，早被赶上，鞑兵再加上一鞭，赶在杜浒前面，方才下马拦住要捉。杜浒道：“不要捉，我有些宝物，送与你买命如何？”这鞑兵不懂得汉话，只伸手来拿住杜浒。等后骑到了，内中

有几个原是汉人投降过去的，与杜浒传了活，那鞑兵点头应允。杜浒便将缠在腰上的金珠，一齐取出，又撩起衣服叫他看过，并没有了。只看那鞑兵又吱吱咕咕说了几句话。那降元的汉奸，便代他传话道：“这是我们的队长，我们这一队兵是昨夜到高邮时失路的，如今队长见你这个人老实，不杀你。叫你引导我们到高邮去。”杜浒故作失笑道：“你们已经到了高邮，还问高邮呢？只这条小路一直去，不到五里远近，便是高邮大路了，还用得着引导么？”鞑兵闻言，撇了杜浒，自上马去了。

杜浒回身寻着天祥、宗仁，告知此事，于是二人轮着背负天祥而走。走到酉牌时分，忽然倾盆大雨起来，苦得无处可避，只得冒雨前行，行了半里多路，见路旁一个坟堂。宗仁道：“好了，好了！我们有避雨的所在了。”背着天祥，走到坟堂之内，只见里面先有两个人在那里避雨，旁边放着两担柴，象是个樵夫模样。三个进内也席地而坐，慢慢的与那樵夫说起话来，将真姓名都隐了，只说是：“从高邮避兵而来，要到通州去。今夜没有投宿的地方，不知此地可有客店？”樵夫道：“此地没有客店，过往的人都是在庙宇里投宿；但庙宇都在镇上，远着呢！天又下雨，恐怕赶不上了。”宗仁道：“不知二位尊居何处？可能借住一夜么？”樵夫道：“我们家不远，等雨小了，可以同去，不过简慢些。”天祥道：“只是打扰不当。”

说话间雨也住了。于是一同起行，宗仁依旧背上天祥，此时天色夜了，黑越越的走了一里多路，方才得到。樵夫敲开门，让三人入内，一面烧起火来，让三人脱下湿衣去烘；一面盛出饭来，三人吃毕，宗仁在腰间摸出一块零碎银子，酬谢了樵夫。又问起：“此去通州还有多少路？此地可有轿子？”樵夫道：“这里去通州，只有五十里路，轿子是没有的，你们想坐轿子么？”宗仁道：“我二人并不要坐，只是这位先生伤了腿，走不动了。”樵夫道：“那么是为走不动要坐的，不是为的要装体面，这就好商量的了。”宗仁道：“本来不是要装体面，只要一顶小轿就好；不然就是山轿也使得。”樵夫道：“都没有，我家有一只大箩筐，尽可坐得下一个人。明日请这位先生坐上去，我兄弟二人抬起来，不到一日，就可赶得通州了。”说得三人都笑起来。然而想想除此之外，更无别法，只得依他而行，一夜无话。

次日早起，晨餐已毕，樵夫取过一只大箩筐，拴上了绳索，请天祥坐上去。樵夫兄弟二人抬着先走，杜、宗在后跟随，果然申牌时分，便到了通州。天祥索性叫抬到海边，始取些碎银子谢了樵夫，寻了一号海船，向温州而去。

且说当日派益王镇广州，信王镇福州，那时江西道路梗塞，故益王也同了信王一起，从陆路取道温州而去。走到半路时，忽报说元兵已破了临安，遣铁骑追来，杨淑妃大惊，急请附马都尉杨镇，带兵数千断后。自家同了两位小王，轻车轻骑先行，到得温州，十分狼狈。

不到几日，又报道杨镇兵败，被元兵虏去了。杨淑妃十分惊慌，忽报直学士陆秀夫带兵二万来护驾，杨淑妃方才稍定，只得垂了帘子，隔帘与陆秀夫答话。秀夫道：“此时临安已失，论理两位王子，早当就藩，但以时势而论，不宜即去。且在此处扎住，待过了几天，临安百官，总有到此的，大家会齐了从长商议，再定行止为是。”淑妃道：“便是奴也是这个主意，故此在这里守候多天。先生一路辛苦，且请退出歇息吧。”秀夫辞了出来。

不数日陈宜中也到了，临安百官陆续到的倒也不少，大家会着议事。陈宜中道：“今三宫北狩，国不可一日无君，益王系度宗长子，宜即皇帝位，以镇人心。”众人都道：“是。”于是大家同去禀知杨淑妃。淑妃道：“没

有太皇太后的懿旨，如何使得？先生等可从长计议吧！”陈宜中等又议了多时，议定了奉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信王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同行监国。杨淑妃只得依了。群臣遂进了监国之宝。

又过了多天，张世杰到了，请驾由海道到福州。此时温州风声甚紧，百官多主张此说。于是杨淑妃带了二王百官一同登舟，向福州进发，方才出海，恰好又遇了文天祥的船。当下天祥过船相见，各各下泪。喜得一帆顺风，不数日已到了福州。一行人舍舟登陆，都在大都督府驻定。

天祥、宜中、秀夫、世杰等又联衔请益王即位。杨淑妃仍以“未奉懿旨”为辞。文天祥道：“以淑妃及益王之位分而论，自当以太皇太后为重；以宗社而论，则太皇太后为轻。今请益王即位，系为宗社计，虽太皇太后亦不能以无诏见责。”群臣同声道：“文丞相之言是也。”杨淑妃拗不过，道：“任凭诸位先生意思便是。”

于是群臣择定五月朔日，奉益王即位于福州。改福州为福安府。就将大都督府正厅改为垂拱殿，便厅改为延和殿。即位之日，遥上德佑帝尊号为孝恭懿圣皇帝，改元景炎，进封信王为广王；封陈宜中为左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信国公；张世杰为枢密副使，越国公；其余百官俱加一级。独是陆秀夫因与陈宜中不合，未曾升迁，仍供旧职。群臣又拟尊杨淑妃为皇太后，吓得杨淑妃在帘内颤声说道：“众先生，千万不可。”

不知杨淑妃为何大惊，还说出甚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 第九回 辞尊号杨太妃知礼 议攘夷众志士定盟

话说杨淑妃在帘内听得众大臣要尊自己为皇太后，吓得手足无措，颤声道：“众先生，千万不可如此！”一众大臣，转觉得愕然。淑妃道：“皇帝虽系奴所出，但奴不过是先皇帝的一个遗妃，如何敢当这‘太后’两字？”陈宜中道：“士庶人家，尚且母以子贵，何况皇室！这件事，淑妃倒不必推辞。”淑妃道：“士庶人家，虽说母以子贵，但他那等贵，是由朝廷给与封典。至于他在家庭之中，未必因受过封典，就可以忘了妻妾的名分。如今全皇太后，蒙尘在外，奴忽然受了这‘太后’两字的尊号，纵使全皇太后宽宏大量，岂不落了天下后世的批评？这是万万不能行的。”陈宜中又道：“辽、金两朝，似乎已有此成例，倒可不必拘执。”淑妃道：“陈先生这话，越发说得远了！那辽、金是夷、狄之人。我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历圣以来，又有周公、孔子制定礼法，真可算得是第一等文明之国。岂可由我而起，废了先圣礼法，学那些夷、狄之人，弄出那甚么东呀西呀的。说来也是笑话，把‘太后’两个字，闹成了甚么东西！岂不可笑么？”一席话，说得陈宜中闭口无言，羞惭满面。

陆秀夫道：“这事须得请了太皇太后的懿旨，方是名正言顺。”淑妃道：“就是太皇太后有了懿旨，奴也是要抵死力辞的。奴本来不喜欢那身外荣名，更不敢僭分越礼；况且此时偏安一隅，外侮方急，难道奴还象那没心肝的，终日想着那甚么上徽号咧、做万寿咧、勒令百官报效银两铸成了扛不动的大元宝叫敌兵来取了去作为话柄么？只要众先生戮力同心的辅佐着皇帝，把中国江山恢复过来，把宋室宗社中兴起来，纵不能杀尽那蒙古鞑子，也得把他赶到万里长城以外去。那时奴的荣耀，比着‘太后’两个字的尊号高得万倍呢。”

众官听到此处，无言可对。又复大众商量，以为皇帝之母，似乎不能仍称为妃。倘他日皇帝长成，大婚之后，立了妃嫔，岂不要称混了么？商量了许久，变通一个办法，拟定尊“杨淑妃”为“杨太妃”。商定了又去奏闻，把这个意思表明，淑妃只得允了。于是尊了“淑妃”为“杨太妃”，怀着景炎帝垂帘听政。可怜杨太妃自从离了临安，一直到了此时，方才得了喘息的工夫。

这里方才商量布置守御，一面兴兵恢复；忽探子报到元兵分两路由海路南下：一路取汀州，一路取广州。汀州一路是阿里海涯做元帅。广州一路是张弘范做元帅。每路有精兵三十万，杀奔前来。

陈宜中等闻报，急急会齐了，同去奏知杨太妃商量。张世杰便告了奋勇，情愿领兵由海路去援汀州。文天祥奏道：“张世杰既领水师去援汀州，臣愿带领陆兵，去克复江西一路。北兵闻江西被攻，海上又有张世杰一支兵，则往攻广州一路的兵，必定惊惶。那时乘势再出一路兵，作为声援。可期北兵不战自退。”杨太妃依言，就令文、张二人刻日领兵前去。文、张二人当下辞朝出来，分头去点定人马，一面出榜招揽天下英雄。

忽报杨太妃有旨宣召。文、张二人连忙入朝，杨太妃道：“文先生、张将军这番出兵，但愿一举恢复中原，挽回危局。奴想自先皇帝以来，只有元兵来入寇，我方设法御敌，从未曾起兵去攻伐他。这回文先生去克复江西，可算是头一次，不可不慎重其事。奴想定了主意，学古人那登坛拜将的礼，已委陆先生派人到城外去筑两个将坛，准定后天行礼。只是皇帝年纪幼小，

奴又是女流，只好请陈先生恭代行礼的了。二位切不可推辞。”文天祥奏道：“现在干戈撩乱，似乎可以不必衍此等仪文，况臣才识浅陋，屡次兵败，哪敢当此隆礼！”杨太妃道：“先生，说哪里话来！这拜将出兵，本来为的是干戈撩乱，要去扫荡妖氛，才有这个礼呀！难道天下太平的时节，倒有这等事么？”张世杰道：“汉高祖登坛拜将的事，只为韩信年轻，恐怕不能服众；所以玩出这个把戏来，有甚礼不礼？臣等都是身经百战的，何必这个！”杨太妃道：“这是奴要表明皇帝慎重这事起见，两位都不可推辞。奴还有一个商量，如今上了孝恭懿圣皇帝的尊号，还没有进上册宝。奴想要差一个精细人，费了册宝送到北边：一则是进册宝，二则是请三宫圣安，顺便探探情形。先生想想有甚可靠的人？”文天祥道：“进册宝自是礼数，但送到北边去，恐怕不方便，倒是差人到北边去，请三宫圣安，打探消息是真。这册宝一节，依臣愚见，不如先在此望空上了，等他日扫平了‘胡元’，三宫回銮时再上吧。”杨太妃道：“先生说得是。但差遣何人去好呢？”天祥想了想奏道：“臣有一门生，姓宗名仁。此人极精细，可以去得。”杨太妃道：“他现居何职？”天祥道：“在臣幕下，尚未受职。”太妃即命内臣传旨，封宗仁为代覲使。即刻宣召入朝。

不一会宗仁来到，山呼已毕，太妃道：“文先生保卿可往北边，代请三宫圣安，屈卿充个代覲使。不知何日可以起行？”宗仁奏道：“太妃慈德谦和，臣不敢当；至于代覲一节，无论何时即可起行。况臣也恋主心切，亦望早日覲见三宫，探个着实消息回来：一则上慰慈怀。二则也稍尽臣道。”太妃喜道：“既如此，卿可择日起行，愈速愈好。”

当下一众辞出。宗仁跟天祥回府道：“侍奉师相未久，今又要分离，真是令人无奈。”天祥道：“这是一桩正事！到北边去，要紧是打听元人动静。这事非同小可，所以我不保别人，单保你去。不知你几时可去？”宗仁道：“送过师相起节，就可动程。还有一件事，央求师相，不知可承俯允么？”天祥问：“是何事？”宗仁道：“门生兄弟共是五人。除门生及宗义跟随师相及张将军外，还有三个兄弟，前日追寻到此地来。那第四的名宗智，今年方才二十岁，他从小喜欢弄水，长大了就熟谙水性。宗义因这厢张将军由海路出兵，就荐在张将军幕下。还有两个：宗礼、宗信。闲着无事，自小也学过武艺，意欲求师相收在麾下，早晚听候差使。”文天祥道：“我今正在用人之际，所以出榜招揽天下英雄。令弟在此，是极好的了，快请来相见。”宗仁就教人去唤来。不一会兄先弟后的来了。参见已毕，侍立左右。天祥抬眼看时，二人都是彪形大汉，浓眉广颧，燕颌虎腮，一望而知是两员勇将，不似宗仁虽是身材高大，勇力过人，眉目间却象一个恂恂儒者。天祥大喜，留在帐下。

到得晚来，门上又报说有四条好汉求见。天祥叫请进来相见。四人参拜过。各通姓名。第一个姓赵，名龙，表字云从。生得紫面虬髯。第二个姓李，名虎，表字公彪。生得唇红齿白。第三个姓白，名璧，表字复圭。生得气宇轩昂，声音洪亮。第四个姓胡，名仇，表字子忠。生得瘦小身材，举动机警。都是因为见了榜文，前来投效的。

天祥看罢，不胜之喜！齐命坐下相谈；又各赐衣甲鞍马。赵龙道：“某等早想拜投丞相门下，尽忠王室，只恨没有机会；今见榜文，特来拜见，务

望录用。”胡仇道：“在下在临安时已暗暗的跟定了丞相。后来丞相到镇江，在下因恐鞑子要害丞相，也伏在左近。后来听说丞相走了，在下连夜访寻，杳无踪迹。后来在江边寻见了三匹马，料是齐马渡江了，也就跟过江来。忽听得军民人等纷纷传说，说丞相奉了元主之命，来说李庭芝投降。那时在下就冷了半截身子，喜得后来遇见谢叠山先生说起，方才晓得是谣言。那时已是无处追寻了。一天在海边，遇见一个渔翁；因自念终久是个亡国之民，何不学孔夫子说的乘桴浮于海呢？因央那渔翁带我在船上，帮他撒网起网，自愿不受工钱，承他应允了。谁知上船不到几时，起了飓风，把船上的桅也打断了，舵也打折了。无法可施，只得随风飘荡，足足受了五六天的风涛，却飘到了此处。上岸散步，问了土人。知道丞相在此，又说得不甚明白。在下就辞了渔翁，要来打听，半路上遇见这三位，说起丞相在此出榜招人，因此同来拜见。”天祥道：“一向多承暗中保护，感谢不尽。”胡仇道：“今日得见丞相，三生有幸，务乞收在帐下，早晚听令。”天祥也谦让了几句，就让到外厢去，令与宗礼、宗信相见。

天祥叫了宗仁到里面说道：“我看那胡仇为人甚是机警。你一个人到燕京去，我正在不放心，明日想派他跟你去，你意下如何？”宗仁道：“初次相见，尚不知他的底细，如何好结伴？待门生出去试探试探他再看吧。”天祥道：“正是！我叫你来也是要商量这事呢。”

宗仁就辞了出来，与众人相见，互通姓名，挨次坐下。宗仁便做个东，置酒与众人接风。连宗礼、宗信共是七位英雄，把酒论心，各诉生平，十分畅快。到半醉时，李虎叹道：“如今干戈撩乱，其实不是我辈吃酒的时候；不过宗大哥美意，不便十分推辞。明日我们跟丞相出师，在阵前打仗的兴致，也要同今日吃酒一样才好呢！”宗仁闻言，十分敬佩道：“弟岂不知此理！不过今日与众位初次相会，借此聊表敬意，二则借此大家谈谈心曲罢了！其实主意不在吃酒上呀！”胡仇道：“正是！我们此番得见丞相跟随着效力；我劝众位千万不可把‘忠君报国’四个字摆在心上。”大众听得此话，不觉一齐惊愕。胡仇道：“列位有所不知，世上那班人动不动要讲‘忠君报国’，面子上是很好看的，你试问他心里何曾知道君国是甚么东西，不过借着这个好名色，去骗取‘功名富贵’罢了。不信，你看投了鞑子那班官儿，当日做宋朝的官的时候，何尝不是满嘴的忠君报国？及至兵临城下，他的性命要紧，就把忠君报国那句口头禅丢到了爪哇国去，翻转面皮投了降了！及至得了性命又想起那个功名富贵来，只是没法可取，他又拿出他的那副面具来去说‘忠君报国’；可是忠的是鞑子的君，报的是鞑子的国了！”说罢，便咬牙切齿的恨起来。白璧道：“我们只要把‘忠君报国’四个字，不这样用就是了。”胡仇道：“我们何犯着挂那种卖假药的招牌！依我说，我们今日不过是各人去报私仇罢了。列位的事我不知，只我就是临安人，临安地方也没有同鞑子见过仗，太皇太后先奉了降表过去，可以算得怕他的了。那臭鞑子不费一兵半卒之力，唾手直入临安。你看他还是杀戮淫掠得一个不亦乐乎！那时我想国也没了，要家何用？所以撇了家去暗中跟随文丞相。今番出兵是我们凭借着君国之力去报私仇。我想此时我家祖坟，不定也叫鞑子掘了，这个破家毁坟之仇，如何不报！列位看着我到了阵上时，捉了鞑子，我要生吃他的肉呢！所以我不说‘忠君’，只说‘孝祖宗’；不说‘报国’，只说‘报仇’。”一席话说的众人一齐点首。宗礼笑道：“依兄此说，我们国中现在鞑子不少，你何不杀两个出出气呢！”胡仇道：“唉，怎么兄要说出这种话来了！尽我

的力量去杀，能够杀得几个呢？就叫我一个人杀他几百，也不能算得报仇，必要仗着兵力去克复城池，赶绝鞑子，才好算得报仇呀。”白璧道：“依兄此说，仍是不离‘忠君报国’的宗旨。”宗仁道：“胡兄此言，甚是痛切，不过，他未曾将他的意思说得圆满，他说‘报仇’就是‘忠君报国’，‘忠君报国’就是‘报仇’，把两件事混做了一件，办起事来越发奋勇些，是不是呢？”胡仇拍手道：“正是，正是！我满心是这个意思，不知怎样总说他不出来，好笑我在江北遇见了谢叠山，他打扮得不僧不道的模样，同我谈了半天，我说起报仇的话，他说甚好，甚好！但只一样，自己报不来，也要交代子孙去报。我想世界上哪有许多好子孙，到了子孙时候，鞑子盘据得久了，莫说子孙要存了个深仁厚泽食毛践土的心思，就是子孙要报仇，那鞑子还要说甚么‘大逆不道’呢”赵龙道：“及身报得来便好，报不来时，我便一头撞死了。并且连儿女都要自家先杀了，何苦留些骨肉叫人家去糟蹋。”白璧道：“不能这样说。依赵兄这活，岂不是中国从此没了人了么！”宗仁道：“凡事都要有一个退后思想，譬如我们明日出兵报仇，一路都是胜仗便好，万一不胜呢！再万一有甚大不测之祸呢！那时就不能不依叠山先生的话了。这后我也曾听先生说过，反复思量，这倒是个深谋远虑呢。我有一句话，请教胡兄，当日暗中跟随文丞相时，你是怎样跟法的？”胡仇道：“我为要暗保文丞相，受了多少恶气。我是见了鞑子就恨的，那时没法，只好投入鞑营去。我若是投到伯颜跟前显显我的本事，不怕他不重用我，但是我为的是保护文丞相，犯不着拿本事去帮助仇人，所以只去充做一马夫。那天伯颜生日，大家大酒大肉的吃，偏偏我也吃醉了，及至醒来，失了三匹马，我心中一想，必是文丞相骑去了，偷入去一看，果然不见了，是我赶出去跑到北固山顶上一望，见那三匹马在江边吃草，知道是渡江去了。”宗仁道：“我记得那夜天阴月黑，如何望得见？”胡仇听了，定睛将宗仁看了一看道：“同文丞相一起的有两位，莫非一位就是宗大哥么！”宗仁道：“正是。”胡仇拱手道：“失敬，失敬！兄弟生就的一双眼睛，黑夜里可以辨得五色；若在白天里，只要目力可及的地方，可以辨出人的面貌。起初时，我以为人人都是如此，后来慢慢的才知道我竟是生成的一双怪眼。”大家听了，都觉得惊异。宗仁道：“想来胡兄武艺，必定高强。”胡仇道：“马上的功夫，却是有限，只因身材矮小，先就吃了亏。我看着各位的身躯雄壮，还十分羡慕呢！其余那小小技艺，不足挂齿的，不过心志总还不让人。”宗仁见他才气磅礴，知道他是一条好汉，非同那投营效力希图升官发财的可比。此番北上，得他结伴最好，因将文天祥打算叫他结伴到燕京的话说了一遍。胡仇道：“我们投到此处，本来是任凭丞相差遣，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何况走一趟燕京呢！我就伴送大哥到了，再折回到营里去也是一样。”宗仁大喜，再让一回酒。大家饭罢散坐。

赵龙道：“今夕得闻胡兄报仇的一番议论，十分钦佩，我们今日虽是初见，却是彼此同志，何不大家定一个盟，不必学那世俗上的什么结为兄弟，只要联合一个盟会，立定了一个报仇的宗旨，始终不许渝盟，好么？”大众齐声道：“好。”宗信道：“虽不必学那个结拜兄弟的俗套，但必要公举一位盟主方好。”白璧道：“赵兄先发此议论，就请赵兄做个盟主吧。”赵龙道：“这个断不敢从。”李虎道：“我有一句话，要举一个人，却是我说出来，不许再推辞的。”众人道：“只要举得公允，自然大众赞成。”李虎道：“我们多是一介武夫，如何好当盟主？须知我们今夜虽然只有七个人，将来

人众起来，要办大事，或者不仗朝廷之力，另起民兵，代国报仇。或者别有其他举，那时人多议事，盟主坐了主席，要博采众论，下个公断的呢。今夜七人之中，只有宗大哥文武双全，人材出众，正合推为盟主。”众人齐声道：“好。”宗仁再三推辞。白璧道：我劝宗大哥一话，将来我们慢慢招致的人多了，那时有了比你强的，再让与那位未迟。”宗仁不能再辞，只得应允了。当下商量要起个会名。宗礼道：“我们就学《三国演义》上周瑜的‘群英会’如何？不然还有俗话说的许多‘明日会’、‘改天会’呢。”说的众人都笑起来。宗仁道：“三舍弟常会说些疯话，诸位不可见笑。”于是当下议定了叫做“攘夷会”，大众折箭为誓，立了盟约。宗仁署了主名，其余挨次签名。宗礼道：“大哥今日吃酒做了主人，如今联盟又做了盟主，真是主运亨通了。”说得众人又一齐大笑。一宿无话。

次日清晨，宗仁把昨夜事告知天祥。天祥也是喜欢，当即入朝请旨，将新投效的都授了副将之职；只有胡仇封了代覲副使。

又过了一日，要行拜将之礼，行过礼后，天祥就要起节。到了这日清晨，天祥带领众将官，上马出城，到坛上去。

要知到坛后如何情形，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回 下江西文丞相建殊勋 度仙霞宗伯成得奇遇

话说景炎元年秋七月，丞相文天祥奉了经略江西之命，初八日行登坛拜将之礼。是日早晨，天祥自丞相府中，率领众将官乘马来到坛下，大小三军早已伺候。

那坛周围二百四十丈，分作三层，每层高一丈二尺。下层按着方位，分树青、黄、赤、白、黑五色旌旗。中层是风、云、日、月旗，分布四角，上层遍树飞龙、飞虎旗，当中迎风立着一面绣金“帅”字大纛。天祥下马登坛，众将分列左右，军中鼓角齐鸣。旗牌官报吉时已到，陈宜中乘着节钺，两员中军在后面左右跟随，一个手中捧着“经略江西丞相信国公定北大元帅”的金印，一个手中捧着尚方宝剑，步到坛上，南面立定。天祥北面受命，军中换奏西乐。宜中口传诏旨已毕，将节钺授在天祥手中。左一员中军官即将帅印代为挂上，右一员中军官也代佩上尚方宝剑。天祥北面谢恩。礼毕，宜中率领中军退下。

天祥就在坛上誓师，其辞曰：

粤惟皇宋，奄有四海，三百余年。上应天运，下洽民情，威震远迩，德被黎庶；蛮、夷归化，华夏倾心。蠢兹北虏，寒盟入寇。马蹄所及，恣其蹂躏。愤我宗社，几成墟屋；哀我百姓，淫毒备尝。三宫北狩，皇帝南渡。凡我中国臣民，咸当疾首；用是皇帝特命文某经略江西，荡除胡虏，洗涤腥膻。复我邦族，还我民命。文某才薄德凉，时虞陨越。咨尔大小军士，其各一乃心，用乃命，复乃皇室，为邦家光。荣施所及，矧惟文某？呜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尔军士尚其勛哉！

誓时三军肃静无哗。誓毕，军中又奏起军乐，勇气百倍。天祥下坛来到中军升帐，齐集诸将听令。先命赵龙领精兵三万，径取梅州。宗信领精兵一万，去取会昌。此二路系吉、赣要道，先须克复。白璧领兵二万，为两路都救应。自家率领宗礼、李虎将中军。杜浒随营参谋，其余偏裨将校，不及备载。调遣已毕，令前军先行。遂入朝陛辞。

却说陈宜中下得坛来，就往那边坛上去，与张世杰行拜将之礼。大致与这边一样，不必细赘。

天祥入到朝堂，恰遇张世杰也来辞朝。杨太妃道：“文先生、张将军，此去但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奴在这里专盼捷报。如今宋室江山一担的都托在两位身上。可怜奴是女流，一事不知，皇帝年幼，真正是孤儿寡妇。务望两位各矢丹心，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也当铭感！奴母子更不必说了！”说着不觉抽咽起来。天祥、世杰同奏道：“臣等自当竭尽股肱之力，恢复中原，继以肝脑涂地，以报国恩。”奏罢，辞出。张世杰自由海道进兵。

天祥回到军次，先行官早已起程去了。宗仁、胡仇等着要送行。忽报有故人求见。天祥教请入相会。原来是皇宋前任权守赣州的吴浚，天祥做江西提刑使时与他相识。此时已降了元朝，封了顺侯，派在伯颜帐下效力。阿里海涯来攻汀州，伯颜又派了他跟随阿里海涯。他仗着素来与天祥相识，在阿里海涯跟前夸了口，要说天祥投降，所以此番来到。天祥不知来意，只教请

纛（dào，音盗）——古时军队或仪仗军队的大旗。

矧（jī o，音绞）——纠正。

勛（xù，音序）——勉励。

入来相见，分宾主坐下。天祥先开口说道：“仆与足下昔日是寅僚，今日是仇敌。远劳光临，不知有甚见效？”吴浚道：“今日虽是仇敌，焉知他日不仍做寅僚？久不见故人，特来倾吐心腹，何以足下一见先就说此决绝之话？”天祥拱手道：“如此说来，莫非足下已萌悔过之心，要投诚反正么？果是如此，仆当奏闻朝廷，赏一个四品衔的主事。足下自北营来，必知北营虚实；倘能倾心相告，只这便是一件大功。”吴浚道：“足下且莫性急，容仆细细奉告。古人云：‘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

又云：‘识时务者力俊杰’。宋室三百余年，气运已尽，今大元朝大皇帝奉天承运，入主中华，况又礼贤下士，所有投诚之人，一律破格录用。又久仰足下大名，特降谕旨，令各路军马倘遇足下，不许杀戮，必要生致。圣意如此，无非欲足下改事新朝，与以股肱之托。足下何不弃暗投明，不失封侯之位？仆为此事，特来相劝，务乞三思。”天祥听罢，勃然大怒道：“我以为你投诚反正，方十分庆慰；讵料你出此禽畜之言，也不想你身为何国之人，向食哪朝之粟，欺君背主，卖国求荣。还有面目来见我，出此没廉耻之言。我文某一向只知道：‘乐人之乐者优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你那一派胡言，只怕狗彘也不要听，何得来污我之耳！我今日系兴兵恢复的吉期，正缺少祭旗品物，就借你狗头一用。”喝教：“左右，与我斩了。”左右听令，一拥上前将吴浚推出辕门斩讫，呈上首级。天祥祭旗已毕，下令起行。

宗仁、胡仇二人，送至十里长亭，方才拜别。回到朝中，拜辞杨太妃，也要即日起行。太妃发下请三宫圣安的表文及黄金千两，叫代呈三宫使用。二人辞了下来，便结束登程。

胡仇道，“我们今日虽是奉命往北，但沿途上多是失陷的地方，都有元兵把守盘查。我们须得改了装束，冒作鞑子，方得便当。”宗仁道：“我们堂堂中国之人，岂可胡冠胡服？”胡仇道：“时势不同，只得从权做去。我们虽是暂时借穿胡服，那一片丹心，却是向着中国，比那些汉家衣冠的人，却一心只想要降顺新朝的如何呢！我们此去，虽说是个钦差，其实是细崽的行径，怎好不从权做事！”宗仁见他说的有理，就换上一身蒙古衣服。两人分着背上了那千两黄金，怀了请安表文，佩了宝剑，结束停当，扳鞍上马，一路长行去了。

路上看见那些百姓人家，流离迁徙的景象，真是伤心惨目，看见他二人走来，都是远远避开的。到了晌午打尖晚来落店，那些饭店旅馆，都不较量价值，可以随意开发，有的时候，开发他也不要。宗仁心中甚是诧异，便向胡仇说起。胡仇道：“宗大哥何以聪明一世懵懂一时？连这个道理也不晓得！”宗仁诧异道：“这里面又有甚道理？我却是不晓得。”胡仇道：“宗大哥何不自己照照镜子，扮的是甚么模样！中国百姓，叫那臭鞑子凌虐的够了！莫说看见了害怕，就是说起来也心惊胆战呢！他们看见我们这个模样，当是真正鞑子来了，哪里还敢计较！哪里敢不走避！只怕我们吃了他的饭，住了他的店，一文不开发，还打他一顿踢他几脚，他也不敢则声呢！”宗仁听了不胜叹息，胡仇又道：“我们改了这个装束，不过是为了前面走路起见，真是神人共鉴的。还有那丧廉耻，没天良的，故意扮了鞑子来欺人。或者结识得一

---

寅僚——旧称一起做官的人。

讵(jù,音巨)——岂。

两个鞑子，仗着鞑子的势来欺人呢！这种人，真是狗彘都不如，说着也要动气的。”宗仁越加叹息。一路上谈谈说说，倒也不甚寂寞。

一天走到了衢州地界，已是申牌时分。只见迎面一座大山，挡住去路。胡仇指道：“前面那山，名叫仙霞岭。有一条石路，可以越过岭去。岭上山明水秀，还有瀑布一道，倒可以游玩游玩。”说着走到山下，谁知要寻那条石路时，再寻也寻不着，添了许多树木怪石。胡仇道：“这又作怪！莫非鞑子做出来的，这塞断了大路，又是为着甚事呢？如今只好在山脚下绕过去的了。”抬头看时，西面万山丛杂，路径崎岖，想来不大好走。东面虽然也是一条小路，却还平坦些，二人就投东面路上去。一路上弯弯曲曲，甚是难行。约莫走到三里路光景，忽听得一声锣响，树林内跳出二三十骑人马，大叫：“鞑子！留下买路钱来。”恼了胡仇，拔出佩剑，纵马杀将过去。那二十余骑一齐迎上。宗仁也舞剑来助，杀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败。终究是在小路上厮杀，转动不便，手中又是短剑，所以杀不过去。

宗仁大叫：“胡兄，且休同这毛贼厮杀，我们先退下去再商议吧。”说罢，拨马先走。胡仇随后也退了，喜得那毛贼并不来追赶。两人退了半里路，下马歇息。此时已是日落西山，天色昏黑，两人席地坐下，取些干粮充饥，商量如何过去。胡仇道：“我道此处本有一条石路，超过岭去的。如今寻不出来，一定是这伙毛贼塞断了，叫人家走这条小路，他却在那里拦抢。我们今夜先寻一个地方宿了，明日过去，好歹杀他一个一干二净，以便行旅。”宗仁道：“此地厮杀很不便当，并且不知他有多少伙伴，我们不如且在此歇息歇息，等到夜深时，摘去了马铃，悄悄的过去了，岂不是好？”胡仇点头称善。

二人坐了许久，看看斗转参横，大约已是半夜光景。两人悄悄的上马，按辔徐行，一路上果然没有遇见强人。走了一程，看看将近绕尽此山，忽然吃嗒一声，如天崩地塌一般，两个人两匹马一齐跌落陷坑之内。四下里锣声响处，登时火把齐明，一伙喽罗走来用钩铙搭起。说也奇怪，搭起看时，明明两个匹马，却只有宗仁一个人。那喽罗便四面去搜寻，哪里有个影儿？宗仁心中也暗暗称奇。

众喽罗只得绑了宗仁，牵了马匹，解上山去。来到一个所在，有几间大房子，气象倒也威严。入门看时，当中一座大厅，正面摆着公案。公案上面坐着一条大汉，见众人推宗仁上来，便喝问道：“你这鞑子，往哪里去？从实说来，饶你一死。”宗仁喝道：“胡说。我明明是中国人，你怎么知道我是鞑子？”左右又禀道：“本来是两个鞑子，跌在陷坑内。另外一个不知哪里去了！”那大汉又道：“你那同伴的鞑子哪里去了？”宗仁道：“你怎么只管叫我做鞑子？我已被你们暗算了！我哪里知道我同伴的下落！”那大汉切齿大怒道：“你自头至脚没有一处不是鞑子装束，怎么敢冒充中国人？”宗仁道：“我偶尔改装，也是常事。”那大汉更是暴跳如雷道：“你是个真鞑子，我倒饶你一条狗命，留在山中当点苦差。你若是中国人忘了国家，甘心扮作鞑子，我便先杀了你。”喝教左右搜他身畔。先是解下一个皮袋，内有黄金五百两，并有些零碎银子干粮等物。又在怀中取出了恭请三宫圣安的表，那大汉看了吃了一惊，立起来问道：“你这人究竟是甚路数？快快说来。”宗仁看他神色举动，料是一个草莽英雄，正打算用言语激动他，使他

投诚到文天祥那里去，也可得一臂之助。今忽听他又问，因直说道：“我姓宗名仁，表字伯成。奉了杨太妃及皇帝之旨，到燕京去请三宫圣安。因恐到得北边，中国人走动不便，故此改了胡服。”那大汉听罢，急急下座，亲自松了绑，扶宗仁上坐，纳头便拜。口中说道：“不知天使过此，多有冲撞，不胜死罪，还望天使包涵。”宗仁倒弄得一惊，连忙扶住道：“壮士快请起，不必如此。请问贵姓大名？”

那大汉不及回宗仁的话，忙叫手下：“快快多打火把，四面去寻那一位天使的伙伴来，倘有一差半失，我的罪更大了。”说话未完，忽听得半空中有人大叫道：“不要寻，我来也！”声尚未绝，飕的一声，胡仇已立在庭前，手中仗着雪亮的宝剑。那大汉及宗仁都吃了一惊。宗仁虽是同胡仇结伴同来，却也不曾知道他有这个本事，当下吃惊之中，着实带几分欢喜。当下胡仇上前相见，通过姓名，便道：“刚才我跌下坑去，几乎也同宗大哥一齐被困，幸而生得身体轻便些，一纵便纵出坑外。四下里已是一片锣声，火光乱起，急得我又不肯厮杀，只得寻个地方藏身。喜得此地树木甚多，我还不肯爬上树去，恐怕被人看见：只得又是一跳，跳上去时，双手捉住一个树枝，然后将双脚钩起，伏在树上。看他们簇拥着大哥进来，我一路上也在树上蹿来蹿去的跟到此地，伏在檐上窥探，打算要设法相救。”说毕在怀中取出一枝小小的镖儿，对那大汉道：“你若要杀宗大哥时，你脸上早着了它也。”那大汉连道：“不敢，不敢。”

宗仁又请问那大汉姓名。大汉道：“在下姓金，名奎，本是衢州人氏。当日在吕文焕部下，镇守襄阳，可恨吕文焕那厮，平白地反了，投了胡元，引兵入城。我恨得无法可施，率领部下五百人，大杀他一阵，走回衢州。鞑子来寇衢州时，本来可以把守；又可恨留梦炎那厮，不知为着甚事，放着现成宰相不去做。却逃到衢州去隐姓埋名的住了好几时。等到鞑兵临城时，他却偷出来开了城门，纳了元兵。气得我三尸乱暴，七窍生烟，仍旧率领五百人，杀出城来，走到此处。我忽然一阵心动，想去投朝廷，不如权且在此落草，养精蓄锐，再定行止。因将大路塞断，单留下一条小路，在下虽说是落草在此，却并不称王称霸，也并不骚扰中国人，专门与鞑子为难。两位天使如果不是这等打扮，过山时，守路的兵非但不敢惊动，并且指引避过陷坑呢。”宗仁听了一席话，十分钦佩。因劝金奎去投文天祥。金奎道：“在下也久有此意。但我的庐墓，多在衢州，因想先克复了衢州再讲。”

胡仇道：“不可，不可。我猛然想起一事来了，我们所定的‘攘夷会’，还没有一个基址，终不成这会散在各处，没有一个归总的所在，莫若就设在此处，将来招致着会友，有愿跟随文丞相张将军出征的最好；倘是一时没有机会的，也好投奔此地。”金奎问是甚么‘攘夷会’。宗仁告知备细。金奎大喜道：“此地尚有一位英雄，等天明了大家相会，再作商量。此刻天也快亮了，大家歇息歇息吧。”叫左右在别室铺设好床褥，请二人安置。自家也去睡了。

二人听说还有一位英雄，不知是何等人物，急着要相见，哪里还睡得着，翻来覆去，直至天明，即便起来，伺候的人送上脸水，二人梳洗已毕，早点已送上来，只见伺候的人，走路好象很不便似的，再细看时，原来一个个脚下都带着脚镣。二人心下暗想：“这是为着何故？看金奎是个豪爽的人，不应该如此刻毒。”正在想着要问时，金奎已带着一个人进来。只见那人生得面如冠玉，唇若涂朱，眉清目秀，虎步龙行。两人起身迎着相见。金奎代通

姓名，始知此人姓岳，名忠，表字公荛，系岳飞的玄孙。当日在仙霞岭的一个古庙内读书。金奎到仙霞岭时，彼此相见十分投机。及至金奎将大路塞断，就山中立起寨栅，将古庙拆去，盖造了若干宫室，俾众兵士居住。这岳忠仍留在此，金奎只当他是个客。

当下表明来历，四人重新叙起后来。讲到‘攘夷会’一节，岳忠也十分赞成。宗仁在皮袋内检出那张盟约，请他二人署名。二人署毕，宗仁便要将这盟主让与岳忠。岳忠哪里肯应。胡仇道：“如今主盟不主盟，倒还不急着推让；倒是这张盟约，要存在此地。金兄既允了借此地做个会所，就请按着这约上的姓名，写个信儿，到文丞相大营去通知，好在各友都在那里。”金奎道：“这个使得。”当将盟约收下，邀二人同去看操。二人应允。

于是四个人一齐出来，走到大厅上，抬头看时，当中挂着一个大匾，写着“仇胡堂”三个大字。胡仇不觉笑起来道：“昨夜来得卤莽，未曾看见。金兄何故将我的名字，倒过来做了堂名呢？”金奎也笑了。岳忠道：“当日我本说这两个字不雅驯，金兄要表明他的主意，一定要用它。此刻做了攘夷会的会所；明日把它卸下来，就直用了‘攘夷会’三个字，岂不是好！”金奎道：“好，好，明日就换！说着出了门，上马去看操。”

宗、胡二人沿路看时，原来遍山都是树木，而且那树木种的东一丛，西一丛，处处留着一条路，路路可通，真是五花八门，倘不是有人引着，是要走迷的。金奎道：“这山上树木很多，这都是岳兄指点着移种的。这是按着‘八阵图’的布置；虽然不似‘三国演义’说那鱼腹浦的‘八阵图’的荒唐。然而生人走了进来，可是认不得出路呢！”宗、胡二人十分敬服。说着出了树林，来到校场。金奎让三三人进了演武厅，分宾主坐下。下令开操。看他不过是三四百人，却是号令严明，步伐齐整。金奎道：“这也是岳兄训练的。”二人益加敬服。

阅毕，又同到山后去看农业。原来仙霞岭后面，是一片平阳，四面众山围住，一向是个荒地。金奎到后，就叫众兵开垦起来，居然阡陌交通。田畔又有百余间房子，居然象个村落，里面有纺织之声。宗仁道：“这里还有妇女么？”金奎道：“在下所部的兵士，多是衢州人，所以陆续有接了眷属来的，都住在此处。左右没事，就叫她们做些女红。我这山中便是个世外桃源了。”

说话间，宗仁瞥见一群人，在田上耕作，却一般的都带着脚镣。正要相问，忽一个兵士来报山下捉住一人，装束得不蒙不汉，又象是个疯子，请令定夺。

不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初上仙霞山 忠夜闹河北路

却说岳忠、宗仁、胡仇、金奎四人，正在那里观看地势，彼此闲谈。忽报山下捉住一人，装束得不蒙不汉，请令定夺。金奎便同三人仍旧上马，回去发落。走到大堂之上，只见“仇胡堂”的匾额，已经卸下；另用青松翠柏，扎成“攘夷会”三字，挂在上面。金奎愕然，问起缘由。方知是岳忠交代手下人做的，不觉大喜。

四人分宾主坐定。众兵丁拥上一个人来。大众举目看时，只见那人须眉似雪，面目枯槁。穿着一身麻衣，足登麻履。头戴草帽，将一把雪白头发，披在肩头。手执一枝藜杖，昂然上前。金奎远远看见，便道：“这不僧不道的，一定是个妖人；不然就是个疯子。”岳忠道：“当此扰乱之时，或者是个高人，佯狂玩世，也未可定，正未可轻视。”话犹未了，只见宗仁起身下座，抢步前去，对着那老人，倒身下拜。金奎等倒觉得愕然。

原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谢枋得。当下宗仁指与众人，一一相见。金奎先举手谢过道：“不知老先生鹤驾远来，有失迎迓。下人无知，又多失礼，尚望恕罪。”岳忠道：“谢先生节义凛然，久已钦佩。今日不吝尘驾，必有所见教。”枋得道：“国破君亡，不能补救万一；又且丧师失地，正在不胜惭愧，不期外间反加以节义之名，真是惭愧欲死。因在福建一带，闻得金将军义不降元，独在此处，占据一方，故特冒昧到此拜谒，愿闻将军雅教。”金奎道：“在下卤莽无知，只知道‘食人之禄者，忠人之事’。一向佐着吕文焕那厮，把守襄阳。当日虽然樊城已失。襄阳势孤，然若肯死守，未必不可以待援兵。无奈吕文焕并不集众商议，竟就私竖降旗。那时我本待杀却那厮，据城自守。无奈降旗一竖，人心已散，杀他一人，亦属无益：所以等他迎鞞子入城时，痛杀他一阵，逃到此地。我意总以为守得大宋一寸土，还有个安身之地。公荇屡次劝我，力图恢复。我想这是一件极难极重的事，只好做到哪里算哪里的了。”

岳忠道：“在下虽有此志，只是才疏学浅，年纪又轻，经练更少。今得叠山先生惠然肯来，正好商量此事。”枋得道：“哪里话来！岂不闻‘英雄出少年’。列位年富力强，正好替国家出力。老夫年来神气昏瞶，在此苟延残喘。天下大事，正在仰仗列位呢！老夫今日来此，有一件事奉告，亦有一件事奉托，不知可肯见听？”岳忠忙道：“老先生不吝教诲，自当洗耳恭听。”

枋得道：“列位雄据仙霞岭，志图恢复，自是可敬。老夫所奉告者是：‘请列位万勿灰心，更不可轻弃此地。而且据此一隅之地，要图恢复万里江山，子非三年五年可成之事。列位在此办事顺手，固是可喜可贺，万一施展不来，可不要徒恃一己之能。’”金奎道：“招致英雄，是我本来心愿。这节自当领教。”枋得道：“不独招致英雄，就可了事，最要的莫如教育后进。拣年轻有志之子弟，各尽所长，尽心教育，务必使之成材。如此就是我一生之志未遂，将来也可继起有人。我办不到的，也可望后人办到。若只知尽我之力，做将过去。有志未遂，一朝咽了气，便以为我一生已经尽职。未免所见太浅了。所以诸葛武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句话，为世人所最佩服，我却并不佩服。须知受人寄托，死后尚不能卸责。既知道死后尚不能卸责，就当立一个死仍不已的主见。若只知死而后已，则只须看见事不就手，拚了

一死，博个死后荣名。试问于事有何益处？至于要做到死仍不已的地步，却除了教育后起，没有第二个方法。此是老夫特来奉告的一件事。”岳忠不禁点头道：“老先生高论，真是高深邃远。从此当写作‘座右铭’，竭力做去。并当把此论传之后世，庶几一代办不成之事，可望第二代，推之还可望第三第四代。”胡仇忽接口道：“这么说，到了灰孙子的灰孙子一代，总有办到之一日呢！”说的大众一笑。

枋得正色道：“这可也是正论，不过讲到教育后起，并不是一定要教自己子孙，只要是年轻有志的，都要教起来。不必多算，一个人只要教十个，将来那十个，就可以教一百个，人才日多，哪里还有办不到的事呢。”金奎道：“话虽如此；只是同在下一样的，不过只有了几斤蛮力。别样学问，一点也没有。拿甚么去教人呢？”枋得道：“这是将军过谦了。将军有了武艺，就教武艺。等那有韬略的去教韬略。我本来说的是各尽所长去教人呀！并且还有一层，象将军这抗拒元兵。那一腔忠义之气，就很要拿出来教人。这个比教武艺、教韬略，更为要紧。只要教得遍地都是忠义之士，你想我们中国，还有那鞑子立脚的地方么？”金奎大喜道：“我一向也不知甚么叫做忠义，只觉得我自家满肚子不平。看看我们好好的一座锦绣江山，怎么叫那骚鞑子来乱糟蹋。想到这里，我就恨不能生吃鞑子的肉！准知这点不平，就叫做忠义。老先生这等说来，那忠义之士是极容易得的。”枋得道：“本来从古忠义之士，多半是不平之气养成的。施展在朋友上面，就是侠士；施展在国家上面，就是忠义。”岳忠道：“金将军向来没有表字。今得闻谢老先生高论，我可奉赠一个表字给金将军，莫若就称做‘国侠’吧。”宗仁道：“好个‘国侠’！除了金将军，也没人敢当。”

岳忠道：“闲话少提。请教谢老先生说，托我们的是一件甚么事？”枋得道：“老夫所生三子，长子名义勇，不幸早年亡故。次子熙之，三子定之，此时尚流落江西。老夫一月以前，已经着人带信去。叫他投奔金将军麾下，早晚听受驱策。料想不日可到，还求金将军收纳。”金奎喜道：“这好极了！有甚么托不托，求不求，只叫我仙霞岭又多两位英雄。”岳忠道：“两位公子，如果惠然肯来，在下等得以朝夕侍教。”枋得抢着说道：“将军不必说此谦话。总是气味相投，志同道合，方才来投奔。将来彼此有个切磋。这是老夫敢说的。”说罢，又回头问宗仁：“何以亦在此处？”宗仁将奉诏到燕京的话，说了一遍。

金奎便叫置酒，代枋得接风。枋得道：“这可不必！老夫也不能多耽搁，就此要告辞了。”岳忠道：“老先生既然到此，何不就在此处安住几时？”枋得道：“我住在此处，徒占一席，于事无济，倒不如仍然到外面去，明查暗访。遇了忠义之士，英雄之流，也可以介绍他到此地来。岂非一举两得？”岳忠道：“老先生既不肯屈留，又有这番盛意，自不敢相强。但是吃杯水酒，再去不妨。”枋得道：“不瞒列位说，老夫惨遭世变，国破家亡，已是茹素多时了。”岳忠对金奎道：“我们终日酒肉，惭愧多矣。”枋得道：“这又是一个说法，老夫是老朽无用，论公事上面，眼看得天子蒙尘，山河破碎，不能补救万一，论私事上面，先兄君禹，在九江就义，亡弟君泽、君恩、君锡都是同死国难。只有我觑然面目，偷生人世。所以食不甘味，麻衣茹素，稍谢罪戾。至于列位，正当养足精神，代国家报大仇雪大耻，又岂可以我为例呢！”说罢，飘然辞去。金奎等送至山下，握手而别。

当下四人送过枋得，仍上山来。宗仁亦欲告别。金奎、岳忠，哪里肯放，

一定留住，要把“攘夷会章程”议定，才肯放行。宗仁道：“此时小弟君命在身，实在不敢久留，等到过燕京，得了三宫着实消息，复过命，再来商议。”岳忠道：“君命固重，但以国家大事，与君命较，则君命为轻。我等所议‘攘夷会’，正是国家大事，纵耽搁几天，有何妨碍。”宗仁无奈，只得暂时住下。又取出盟约，请金奎存下。金奎初时不肯，宗仁再三推让，并要将这盟主，让给金奎。岳忠道：“盟约带在身边，本不方便，就存下何妨。盟主一层，依小弟愚见，一定是要众位同盟公举，宗天使也不能以一人私见，就让了出来；不如盟主的名目，仍旧请宗天使承了。一面发信到各同盟处，知照本会基址，设在此处，以后有愿入会的，都以此处为归宿。招接一切的事，就请金将军担任了，岂不是好？”宗仁、金奎听了，也同声应允。

大家又商量了一会整顿山寨、操练兵马的事。岳忠想起谢枋得之言，就挑选了十多名年纪少壮、粗知字义的兵丁，教育起来。金奎也选了二十名彪形大汉，教他们十八般武艺。

宗仁、胡仇又耽搁了一天。到了次日，一早起来，便要辞别。金奎不便强留，就在山下置酒送行。宗仁、胡仇也不便推辞，一齐来到山下草亭之内。宗仁便不肯入席，只立饮三杯，就要上马，因看见行酒的小厮，也都带着刑具。宗仁更耐不住，问道：“请教金将军，这班人犯了何罪，却要他带了刑具服役？”金奎道：“大使有所不知，这班都是我虏来的鞑子。因为他野心不死，恐怕他逃走去了，所以加上刑具。然而白养着他，又不值得，因此叫他服役。”宗仁道：“这个似乎过于残忍了！”金奎道：“天使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若不残忍他，他却要残忍我呢！两位此次到燕京去，留心看那鞑子待我们汉人，是怎样待法，就知道了。”宗仁此时，不及多辩。同胡仇匆匆饮过三杯，大家说声珍重，上马向北而去。在路上晓行夜宿，自不必提。

一日行至河北地方，这里久已被元兵陷落，一切居民，都改换了蒙古服式，蒙、汉竟无可分别。只有蒙古人，不同寒暑，颈上总缠着一条狐狸尾巴，因他们生长在沙漠寒冷之地，自小就用惯了这件东西。所以到了中国，虽在夏天，热的汗流浹背，他仍不肯解下。中国人向来用不惯，所以虽然改了蒙古装束，颈上却还没有这一件毛茸茸的东西。这天宗、胡二人，来到河北镇上，天已将晚，遂寻一家客寓歇下。

胡仇往外散步，偶然经过一条街上，看见围了一丛人，不知在那里看甚么。胡仇走上一步，分开众人，挨进去观看，只见两个蒙古人，按着一个汉人，在那里攒殴。胡仇正欲向前问时，那两个蒙古人已经放了手，两个人各提了一只牛蹄，扬长的去了。那个汉人，在地下爬了起来，唧唧咕咕的低声暗骂。胡仇把他打量一打量，这人却也生得身材高大，气象雄壮，只可惜已是打的遍体鳞伤了。只见他一面骂着，一面一拐一拐的向旁边一家铺子里去了。

此时围着的人，也都散开了。胡仇走到他铺子里，拱拱手道：“借问老哥，为何被这两个鞑子乱打，却不还手，难道甘心愿受的么？”那人听说，把舌头吐了一吐，道：“你这个人，敢是蛮子，初到这里来的么？”胡仇道：“在下是中国人，不是甚么‘蛮子’。可是今日初到贵地，因见你老哥被人殴打，心有不平，所以借问一声。又何必大惊小怪呢！”那人听说，站起来道：“客官既是初到此地，请里边坐吧。”胡仇也不谦让，就跟他到里间去。

那人先问了胡仇姓名，然后自陈道：“我姓周，没有名字，排行第三，因此人家都叫我周老三。又因为我开了这牛肉铺子，又叫我做牛肉老三。胡



客官，你初到此地，不知此地的禁令，是以在下好意，特地招呼你一声。你方才在外边说甚么‘鞑子’，这两个字是提也提不得的。叫他们听见了，要拿去敲牙齿拔舌根呢。”胡仇道：“我不问这些，只问你为甚么被他们乱打？我来得迟，并没有看见你们起先的事，但是我看你光景，好象没有还过手，这是甚么意思？”周老三吐舌道：“还手么，你还不知这条律例！此地新定的条例：天朝人打死汉人，照例不抵命；汉人打死天朝人，就要凌迟处死。天朝人打汉人，是无罪的；汉人打了天朝人，就要充到什么乌鲁木齐、鸟里雅苏台去当苦工。你道谁还敢动手打他呢！”

胡仇满腹不平，问道：“难道你们就甘心忍受他么？”周老三道：“就不甘心也要忍受。忍受了，或者还可以望他们施点恩惠呢！”胡仇道：“这又奇了，眼见你被他打了，还有甚么恩惠？难道你方才是自家请他打的么？”周老三道：“天下也没有肯请别人打自家的道理。因为这两位兵官，到我小店里买一斤牛肉，我因为刀子不便。”胡仇道：“怎么你开了牛肉铺子，不备刀子的呢？”周老三道：“你真是不懂事。这里的规矩，十家人共用一把刀子；倘有私置刀子的，就要抄家的呢！这一把刀子，十家人每天轮着掌管。今天恰不在我家里，所以要到今天掌管的家里去取了来，方能割割。那两位兵官筹不得，只给了我五十文钱，就要拿了一只牛蹄去。我不合和他争论，他就动了怒，拉我到外面去打了一顿，倒把牛蹄拿了两只去，五十文也不曾给得一文。”胡仇道：“这明明是白昼横行抢劫，还望他施甚么恩惠呢？”周老三道：“我今天受了打，并没有还手。他明天或者想得起来，还我五十文，也未可定。这不是恩惠么！”

胡仇听得一肚子气；却因为要打听他一切细情，只得按捺着无明火。又问道：“他的规矩，虽然限定十家共用一把刀，你们却很不便当，不会各人自家私置一二把么？”周老三道：“这个那里使得！这里行的是十家联保法：有一家置了私刀时，那九家便要出首，倘不出首时，被官府查出了，十家连坐。你道谁还敢置私刀么！”胡仇道：“我只藏在家里，不拿出去，谁还知道。”周老三道：“到了晚上，官府要出来挨家搜查呢！搜查起来，翻箱倒匣，没有一处不查到，哪里藏得过来。”胡仇听了，暗暗记在心上。却又问道：“这镇上有多少人家？他哪里夜夜可以查得遍？”周老三道：“他不一定查遍。今天查这几家，明天查那几家，有时一家连查几夜，有时儿夜不查一次。总叫你估量不定。”

胡仇道：“你们也一样是个人，一样有志气的，怎么就甘心去受那骚鞑子的刻薄？”周老三连连摇手道：“客官禁声。这两个字是提不得的，叫巡查的听见了，还了得么！这里安抚使衙门出了告示，要称他们做‘天朝’，叫你们中国人做‘蛮子’。”胡仇大怒道：“难道你不是中国人么？”周老三道：“我从前本来也是中国人，此刻可入了‘天朝’籍了。我劝你也将就点吧，做蛮子也是人，做天朝人也是人，何必一定争甚么中国不中国呢！此刻你就是骂尽天朝人，帮尽中国蛮子；难道那蛮子皇帝，就有饭给你吃，有钱给你用么？从古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客官你真是不识时务呢！”胡仇听了，一肚子没好气。知道这等人，犹如猪狗一般的，不可以理喻。立起来就走了。

回到客店，同宗仁说知前项情事，道：“旁的不打紧，只有我们的要紧东西，不能不收藏好了。不知那鞑子们，今夜查到这里不查呢？”宗仁点头道：“是。”此时已是黄昏时分，两人商量把那清安表文，和自家的随身军

器，以及金银等物，要设法藏过。四围看了一遍，正在无处可藏，忽听得外面有人说话道：“客人来迟了！小店都已住满，请到别家去吧。”又一个道：“东边那屋子，黑漆漆的没有灯光，不是空着么？”一个道：“那屋子住不得。那里有大仙住着，走近门口就要头痛的。”这一句话，直刺到胡仇耳朵里，连忙出来一看，果然见东面一间房子，乌漆黑黑的，没有人住。心下暗暗欢喜，等那些人走开时，回到房里，把那要紧东西，包在一起，悄悄的拿到东边那屋子里来。走到门口，轻轻用手一推，却是锁着的。门旁有个小小窗户，再去开那窗户时，喜得是虚掩着的，一推就开了。忙忙把那要紧东西，递了进去，倚在窗下，仍把窗门轻轻带上。回到房里来，与宗仁两个相视会意。

胡仇叹道：“不料此处行这般的苛政，把汉人凌虐到这步田地。还有那些人，肯低首下心去受他，真是奇事！”宗仁道：“岂但此处，自此往北一带，无处不是如此。我们从此倒要十分把细呢！他到处都设了一个安抚使。这安抚使何尝有丝毫安抚！我看倒是一个凌虐使呢！我今日听得这里店主说，这安抚使每夜还要选民间美女十名，去伺候他。那没廉耻的顺从了他，到明日，或后日，不定还望他赏了一二百文铜钱。放了出来，碰他高兴的时候，还要叫进去。内中有两个有点志气的，自然抗志不从，却从没有放出来过，不知叫他怎样处置了。你想：这还成个世界么？”胡仇听了，好生不平。

说话之间，已交二鼓。于是安排就寝，这一夜却喜得鞞子没有查到这店里来。不一会，宗仁先睡熟了。胡仇翻来覆去，只睡不着；坐起来侧耳一听，觉得四边人静，不觉陡然起了一点侠气。悄悄起来，换上了一套夜行衣，开出房门，走到东边那房子，开了窗户，取出那一包东西来。解开来取出了自己所用的一把扑刀，挂了镖袋，取了火绳，结束停当，仍旧把东西放好。掩上窗户，腾身一跃，只觉得满天星斗，夜露无声。

不知胡仇要到何处去，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盗袖镖狄琪试本领 验死尸县令暗惊心

话说胡仇当夜结束停当，佩了扑刀，带了袖镖袋儿，纵身上屋。四下里一望，只见是夜月色微朦，满天上轻云薄雾，疏星闪闪，从云隙里射出光来。胡仇此时，一心只要往安抚使衙门里去，探听他们的举动，到底他把我们汉人如何凌虐；好歹结果了那鞑子民贼，抒抒这胸中恶气。想罢，只望房屋高大的地方窜去，好在他从小学就是飞檐走壁的本领，不用三蹿两蹿，早到了一所巍峨官署。胡仇心下暗想：“我此番进去，是要杀人的，要探听明白，不要误伤了人才好。我今日初到此地，未曾打听得到底有几处衙门，要是错走了人家，岂不误事！”想罢了，蹿到头门瓦檐旁边，一翻身扑将过去，双脚钩住了廊檐，右手托着椽子，左手拿出火绳，晃了一晃。仰起面来一看，只见门头上，竖的一块白匾，写着“钦命河北路安抚使”八个大字。暗道：“不错了。”

收过火绳，使一个猛虎翻身的势子，仍旧到了屋上。走到里面廊房顶上，往下一看，只见静悄悄的没有人声。只有东边一间，里面有灯光人影。想来：“这都是不要紧的地方，我且到上房去看。”想罢，就从大堂顶上过去，又过了三堂。再往下一看，是一排五间的高大房屋，两边还有厢房。想：“此地是上房了，只不知那鞑子住在哪一间里面，且下去看看再说。”

遂将身一纵，轻轻落了下来，脚尖点地，四面一望。只见东面一间，灯光最亮。走到窗下，吐出舌尖儿，将纸窗湿了，轻轻点了个窟窿，往里一张。只见一个老头儿，坐在醉翁椅上打盹，还有两个白面书生对坐着：一个低头写字，一个旁坐观看。只见那写字的放下笔来，把纸一推，说道：“据我看来，这些人都是多事。此刻眼见得天命有归的了，乐得归化了，安享太平富贵，何必一定要姓赵的才算皇帝呢！象文天祥、张世杰他们倒也罢了，这一班手无寸柄的，也要出来称甚么英雄豪杰？想来真是呆子，他也不想想，就算姓赵的仍旧做皇帝，那姓赵的哪里知道有他这么一个人呢！”一个道：“可不是吗！我先父做了一世的清官，到后来只叫贾似道一个参本，就闹了个家散人亡，先父就在狱中不明不白的死了。这种乱世之中，还讲甚么忠臣孝子！只好到哪里是哪里的了。”说话之间，那打盹的老头儿，盹昏了，把头往前一磕，自家吓醒了。一个笑道：“张老夫子，醒醒呀！提防刺客。”胡仇听了这话，暗暗的吃了一惊，道：“奇怪！难道他知道我在外面么？”只听得那老头儿打了个呵欠，道：“不要紧！刺客在平阳，离这里远呢。”一个道：“平阳捉拿的公事，已经到了这里了。难道那刺客还不能到么？”老头儿道：“也不要紧！那刺客不说么？‘刺蒙不刺汉’。我是汉人呀！并且主公今日不在家，他哪里就来呢？”胡仇听了，好不纳闷！这不清不楚，没头没脑的，听了这几句话。又是甚么拿刺客。这刺客是说的谁呢？又说主公不在家。可见这鞑子是不在家的了！我这岂不是白跑一次么？且不管他，再到别处去看看再说。

想罢，一纵又上了屋顶，重新走到外面廊房顶上，跳将下来。往东面屋子里一张，只见两个鞑子席地而坐，当中放着一个红泥炉子，红红的烧了一炉炭火。旁边地下，放着两段牛蹄。即鞑子拿刀割下来，在炭火上烧着吃。还有两个妇人，嘻皮笑脸的陪着。仔细看时，就是打周老三的那两个鞑子。胡仇走过门口，在门上轻轻的敲了两下。只听得一个鞑子说道：“不好了，分润的来了。”一面问道：“谁呀？”胡仇不则声，又敲了两下。里面又道：

“你不答应，我开了门，总要看见你呀。”一面说着，拔去门拴，开了出来。胡仇手起刀落，只听得呀的一声还没有喊出来，早结果了。胡仇在死的身上扑将进去，把刀在那一个鞑子脸上晃了一晃，当胸执着道：“你要喊了，就是一刀。”那鞑子要挣扎时，又见他雪亮的刀在手，只得说道：“不喊，不喊，请你不要动粗，有话好说。”胡仇道：“你家主子到哪里去了？说。”那鞑子道：“到河南路安抚使那里祝寿去了。”胡仇道：“上房还有甚人？”那鞑子道：“没有人。太太和小少爷都没有随任。”胡仇提起刀来，在他颈脖子上一抹，骨碌碌一颗脑袋，滚到墙下去了。

看看那两个妇人时，一个躺在地下不动；一个抖做了一团。胡仇一把头发捉来问道：“这里囚禁女子的房屋在哪里？”那妇人道：“在在……在……在……在……”胡仇道：“你不要怕，在哪里，你说了，我不杀你。”那妇人道：“在在……在……花……园……里。”胡仇一刀，把她结果了。又把那吓的不会动的，也赏了她一刀。

四下看了看，只见那一段吃不尽的牛蹄，顺手拿起来，插在死鞑子的颈腔里。吹熄了灯，出了房门，纵身上屋，再到后面，望有树木的地方窜去，到了花园，落将下去。只见四下里都是黑魆魆的，哪里囚禁女子的地方呢？

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得又腾身上屋东张西望，忽见前面有一带高墙，便纵身上去；往下一望，却是三间屋子，四围都用高墙围住。屋子里面，一律的灯烛辉煌，照耀如同白昼。只见一个婆子，提了一个水铫，往后面去了。胡仇轻轻落了下去，蹑足潜踪，跟在她后面。只听她嘴里咕哝道：“这班小孩子，没福气，就应该撵她出去，还她的娘，偏又囚在这里，叫老娘当这苦差，这是哪里说起。”一面咕哝着，到后面一间小屋子里去了。又听她道：“老王婆没有好事，炭火也不加，水也不开了。”说着又翻身出来。胡仇等在外面，等她出来，迎面晃了一刀。那婆子吓的匍的一声，把铫子扔了，缩做一团，抖道：“大大……王……饶命！”胡仇道：“此地囚下的女子有多少？”婆子道：“一共有二十五个。”胡仇道：“监守的人有几个？”婆子道：“六个。”胡仇扯过她的裙来，嗤嗤的，撕下了两条，把她反绑了手脚；又撕下一块，塞住了口。提起来，扔在一旁。

方欲举步向前边去，忽听得小屋子里，有呼呼的鼾声。走进去一看，三个老婆子，同在一个榻上，正睡熟呢。胡仇也不同她们说话，一个个都绑好了，方到前面去。

刚要转弯；不期那边一个人也转弯过来，扑了一个满怀，口里嚷道：“老婆子！你去取开水，怎么去了这半天呀？”胡仇把她兜胸拿过来，也绑好了。

走到正屋里去，又是一个老婆子，正在门闾上朝里坐着呢！胡仇在她肩膀上一扳，道：“夜深了，请睡吧。”那婆子仰面一交，看见胡仇，大惊道：“你是谁？”胡仇道：“你不要怕，我不杀你。”正要绑那婆子时，忽然里面走出个女子来，道：“怪道今夜睡不着，原来死期到了！阿弥陀佛！你们大人也肯开恩，赏我们死了。快拿刀来，不要你动手。”胡仇不做理会，且把婆子绑好了，提起来，觉得他身边掉下一件东西来，胡仇也不在意，提到后面，往旁边一扔。

仍到前面来，只见那女子还站在那里，毫无惧色，对着胡仇道：“要杀

---

铫（diào，音掉）——一种有柄有嘴的小烹器。

门闾（làng，音浪）——门槛。

拿刀来，可不许你动手。”胡仇故意把刀在她脸上晃了一晃；但见她非但不退缩，倒伸长了颈脖子，迎到刀口上来。不觉暗暗钦敬道：“好刚烈女子。”因收住了刀，对那女子道：“请教姐姐此地共有几位？”那女子道：“连我共是十九人，要杀便杀，问甚么呢！”胡仇道：“在下并不是来杀姐姐们，是要来救姐姐们出去的。不知姐姐们可愿意？”那女子道：“我不信有这等事，莫不是奸贼又出甚法子来骗我们。”胡仇道：“在下是实意来救各位烈女出去的，并非奸贼所使。此刻已经将近四鼓了，姐姐们要走就快走，不要耽误了，倒反不妙。”那女子把胡仇打量一打量，翻身进去。不一会就同了七八个女子出来，都是睡眼朦胧的，胡仇道：“还有呢，都叫起来同走吧！可要静点，不要惊动了人。”于是又有两个到里面上，把一众都叫醒了出来，一个个却惊疑不定。内中一个道：“管他甚么呢；倘使这位真是义士，救了我们出去，自然是饶天之幸；万一是奸贼所使的，我们左右是一死，这又何妨呢！”众人都道：“有理，有理。”于是胡仇翻身出来，那一班女子也争先恐后的往外走。

刚刚跨出门闾，忽然一个踹着一样硬蹦蹦的东西，几乎跌了个筋斗。低头拾起看时，却是这里大门的钥匙，就是方才那婆子身上掉下来的。胡仇走到门前，看见大门锁着，正在焦躁。那女子恰把钥匙递过来，胡仇开了，大众就要出去。胡仇道：“列位且慢着，等我先去找着了花园后门，再来领路；不然到了外面走散了，倒不便当。哪一位先到里面把灯都灭了才好，不然，这一开门，灯光射了出去，就着了。”说着去了，不一会便匆匆走来道：“真是造化，后门找着了，并且是虚锁的。”又看了一番手脚，道：“快来吧！”于是一行人悄悄的出了高墙，径到后门而去。胡仇取下了锁，开了门，一个个都放出去了。

他却重新把门关好，上了锁，复又回到高墙里，也仍旧关上门，下了锁。纵身上屋，走到大堂，落将下来，寻了一张纸束，公案上现成有笔墨，拿火绳在纸束上晃着，写了“下民易虐，侠客难防”八个字。又想了一想，在后面批了两句道：“此刀不准动，明日亲来取。”将身一纵，左手扳住正梁，吐了点吐沫，把纸束先粘在梁上，然后拔出刀来，把纸束插住，方落下来。细细一想，诸事停当，然后再由旧路悄悄的回到客寓。

此时已初交五鼓，来到东边房子窗下，轻轻开了窗户，提了包裹，解下扑刀，除下镖袋，觉得轻了；摸一摸，呀、不好了！袋里的七支镖，都不见了。这是几时失去的呢？又未听得有落地声响，这事可煞作怪，越想越不解，不觉顿时呆了。

忽听得背后有人轻轻说道：“不要着急，镖在这里呢！”胡仇猛回头看时，却又不见有人；忽听得屋顶上有微微一声拍手响，抬头一看，却是站着一个人。遂将身一跃，也上了去，对那人道：“彼此既是同道，你何苦作弄我！”那人道：“你跟我来。”说着将身一纵，往北去了。胡仇只得跟着去，纵过了二三十重房子，那人却跳落平地。胡仇也跟着来，走到一棵老松下，那人坐定。胡仇道：“朋友，我的镖是你取去的么？”那人道：“你且莫问这个，你有多大本领，却去干这个勾当。”胡仇道：“我并非有甚本领，不过要为民除害，叵奈那厮不在这里，我好歹救出了十九个节烈女子。你既说我没有本领，足见你本领高强，敢问贵姓，大名？”那人道：“在下姓狄、名琪，字定伯，汾州西河人。武襄公狄青玄孙。请问阁下贵姓？”胡仇也告诉过了，又道：“原来是名臣之后，失敬，失敬。适间弟失去了袖镖，正在

怀疑，忽闻背后有人说镖在这里，不知可是狄兄所为？”狄琪道：“怨小弟斗胆。兄到安抚衙时，弟恰好也到，见兄跳下身去，照着牌匾，知道兄是日间未曾来探听过的。那时弟在兄身后，就暗暗取了一枚；及至兄在书房窗外窃听时，弟又取了一枚；后来兄又到廊房外面探望，弟刚取得一枚，兄便过去叩门，弟又顺手取了一枚；兄在高墙里面，提那婆子到后头时，又取了一枚；关花园后门时，又取了一枚；在大堂写字贴时，又取了一枚。共是七枚，谨以奉还。”说罢，双手递了过去。

一席话说得胡仇目瞪口呆，暗暗惭愧，说道：“狄兄真是神技，怎么跟了小弟一夜，小弟毫不知觉，倘蒙不弃，愿为弟子。”狄琪道：“哪里话来！胡兄技艺高强，不过就是老实些，只顾勇往直前，未曾顾后；倘再把身后照应到了，就万无一失了。小弟此来，还有一句话奉告：尊寓那里藏不得军器，这些鞞子，要挨家查的。”胡仇道：“弟也知道，只是那间房子，说是有甚么狐仙居住，永远锁着的，谅也查不到。”狄琪道：“在平日或者查不到，今夜胡兄闹了这么大事，明日哪里有不查之理！只怕粪窖也要掏掏呢。”胡仇道：“似此如之奈何？”狄琪道：“弟已算好在此，兄快去取来，包你藏得十分妥当。”胡仇不敢怠慢，立刻窜到寓里，取了包裹来。只见狄琪仍在树下，说道：“快包好了，这树上有个鸦巢，两个老鸦，我已拿下来弄死了；快把包裹放在巢里，万无一失。”胡仇听说，就背了包裹，盘上树去，安放停当，仍旧下来。向狄琪道谢。

狄琪道：“胡兄明日要到哪里去？”胡仇道：“弟还有一个同伴要到北边去。”又道：“明夜要去取刀，明日怕不能动身，后天便取道山东路，往北上了。不知狄兄要往何处？”狄琪道：“弟四海为家，行无定址，恰才从平阳路来。胡兄既往北行，弟明日就往南去，到河南路也闹他一闹，叫他们以为刺客向南方去了，兄好放心北行。”胡仇道：“多谢之至！兄说从平阳来，恰才听得那衙门里人说：‘平阳出了刺客。’莫非就是狄兄？”狄琪道：“正是。然而未曾伤人，不过在那安抚使床前，留下一把刀罢了。”胡仇道：“狄兄如果南行，可投到衢州仙霞岭，暂住几时。”遂把设立“攘夷会”一事，大略告知。狄琪道：“如此甚好！弟如路过那边，一定前去。”说罢，握手而别，各分东西。

才行了数步，胡仇又站定了，回头叫道：“狄兄且慢，定伯兄且慢！”狄琪也立定了。胡仇上前问道：“万一他明日大索起来，连鸦巢都搜到，岂不要误事？”狄琪道：“不要紧，此中有个缘故，这鞞子不知哪一代的祖宗，亲临前敌，与金兵交战，被金兵杀得大败，单人匹马落荒而逃；后来因山路崎岖，齐了马匹，走到旷野之地；走不动了，蹲在地下憩息；可巧一只老鸦飞下来，站在他的头上。金兵远远望见，以为是一块石头，就不追了，他方才得了性命。从此鞞子们，见了老鸦，就十分恭敬，称为‘救命神鸟’。连这‘鸦’字的讳也避了，他如何敢动到鸦巢呢！”胡仇道：“如此，是万无一失的了！承教，承教。”说罢，两人分手。

胡仇仍窜回客寓，悄悄的回房安寝。此时已是天色微明，胡仇闹了一夜，此时得床便睡，也不知睡到甚么时候，朦胧之间，只听得宗仁叫道：“起来吧，要赶路呢。”胡仇故意哼了两声道：“我昨夜只怕感冒了，难过呢，让我歇歇吧。”又哼了两声，仍然睡着了。宗仁听他说病了，只好由他睡去。胡仇这一觉睡到日高三丈，方才醒来。宗仁忙问道：“此刻可好点么？”胡

仇道：“好点，只是太晏，来不及上路了。”宗仁道：“赶路不打紧，只怕要弄出事来，我在这里正没主意呢。”胡仇道：“弄出甚么事呢？”宗仁道：“今日一早，外面就哄传起来了，说是安抚使衙门出了刺客，杀死亲兵。方才店小二来告诉我这件事，说本镇上各客寓，三天之内，已住之客，不准放行，未住之客，一概不准收留，要挨家搜寻呢。并且听说街头路口，都有兵把守，过往之人，一律要搜查呢。”胡仇道：“如此正好，我就在此处养息三天。”宗仁把手向东边屋子里一指道：“只是那东西怎么得了？”胡仇道：“不要紧，这寓里人多着呢，他知道是谁的？”宗仁道：“那里面有请安摺子呢！一齐弄掉了，怎么复旨？”胡仇道：“不要紧，那屋里有大仙呢，也许他们不敢搜那屋子。”宗仁道：“说也奇怪，你昨夜安放东西，可曾给他关上窗户？”胡仇道：“关的。”宗仁道：“今天早起，可开了！他们嚷甚么大仙出来了，宰了鸡，点了香烛去祭。我很担心，恐怕他们进去，见了包裹。幸而他们非但不进去，并且连窗户里面也不敢张一张。我才放下心来。”胡仇听了，暗暗好笑。这明明是我五更回来时，取出包裹，忘记关上的，他偏要说大仙出来了，谁知我就是大仙呢！

不说宗、胡二人悄悄私谈，且说安抚使衙门，到了次日早起，一个亲兵到东廊房里来寻他伙伴，推门进去，呀！这一吓，非同小可，怪声大叫道：“不好了，不好了，杀了人了！”顿时惊动了众人，乱哄哄都来观看。恰好本官又不在家，只得去告禀师爷们。一时间几位师爷都出来了，也是大家吓了个没有主意。

一面地方上也知道了。因为安抚衙门，出了命案，非同小可，飞也似的去禀报县令。县令闻报，也吓得魂不附体，轿子也来不及坐了，连忙叫备了马，带了件作各自扳鞍踏镫，加上三鞭，如飞的到了辕门下马。气喘吁吁的跑到里面，与众位师爷匆匆相见。便问：“尸首在哪里？”当下就有地方上的人引到东廊房里来。县令也不敢坐，就站着叫件作相验。验得：女尸二具，男尸一具，均是被刀杀死，身首仍是相连；另男尸一具，已经身首异处。县令逐一亲身看过，看到那一具，说道：“这一具是身首异处的了！既然没了脑袋，他那颈腔子上，血肉模糊的，又是甚么东西呢？”件作听说，蹲下来，摸了一摸，又摇了一摇，把它一拉，拉出来。看了看，是半段牛蹄。禀道：“禀老爷，这个死人想来生前是个馋嘴的。他脑袋也没了，缺了吃饭的家伙，还要拿颈腔子吃牛蹄呢！可是没有牙齿，嚼不烂，未曾咽到肚子里去。”县令一声喝断。心下暗想：“这个杀人的，很是从容不迫，他杀了人，还有这闲工夫，开这个心呢！”正在肚子里纳闷，忽听得外面众人，又是一声怪叫。

未知是何事情，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胡子忠再闹安抚衙 山神庙结义狄定伯

且说安抚衙门的人，乱做一团，一个个交头接耳，议论纷纷；闻得县令来验尸，大家又忙着打听，谁知这县令也验不出甚么道理来。忽然大堂上一个小厮大叫道：“在这里呢！在这里呢！”众人不知何事，一哄又到大堂上去。只见那小厮抬着头，在那里指手画脚。众人仰面一看，吓了个魂不附体，一齐乱嚷起来。一时县令及几位师爷，都来看了。县令道：“这个刺客的本领，也就非凡。那么高的正梁，他竟能把刀插上去。”内中一个师爷，戴起了近视眼镜，把那纸帖上的八个大字，一个一个的细辨出来；后头那一行小字，还是看不见，叫眼睛好的人，念给他听。他听了，吐舌道：“这个胆子还了得。”

正说着人报中军到了。原来这中军，昨夜也拥了民间美女，饮酒作乐，不觉过醉，直睡至红日三竿。左右闻得这事，急急走到帐内，把他千呼万唤，方得起来；还是宿醉未醒，听得这件事，老大吃了一惊。忙忙过来，正遇着师爷们同着县令议论这刺客留刀的事。中军抬头一看，也觉吃了一惊，想了一想道：“这厮合当命尽。他既然说今夜来取刀，待我今夜点齐了本部人马，在这里守着，不怕他会飞上天去。”又对县令道：“少不得贵县也要辛苦了！费心也点齐了通班捕快，今夜在这左右，帮着巡逻。侥幸拿着了刺客，大人回来，彼此也有个交代。”

内中一个师爷道：“不如此刻先派了兵，挨家搜查，各处要路隘口，多派人把守盘诘。”中军听说，连连称：“是。”马上就发出号令，各处大索。又叫县令派了差役，跟着众哨官、百长、什长分头搜查去了。

宗、胡两人，正在窃窃私议。胡仇心下明白，只因此时众寓客历乱异常，房外不往的有人走动，不敢轻易说出，恐怕泄漏机关。只有宗仁急的搓手顿足，又不敢露出形色来，恐怕犯了人家疑忌。其实同寓客人，哪一个不是忙着赶路的？今听得已住之客不准放行的号令，哪一个不急的搓手顿足，唉声叹气？不过宗仁是有事在心的人，格外提心吊胆罢了。

正在惶惑之间，那搜查的人到了。一声叱喝，把一座客寓，重重围住。当先一个哨官，跟着一名县差，带了几十名兵丁，一哄而进。先是每一个客房，派一名兵士守住，那哨官亲自一处一处搜过来，跟随的人，带着就抢掠金银。一间间翻箱倒匣摧墙倒壁的搜过。可怜有一个被他在行李内搜出一把裁纸刀，一个搜出一把扦脚刀，也被他当作凶器，顿时锁了，押到县里去比问。真个是马槽厕所，没有一处不搜到。

后来搜到有大仙的那一间，宗仁更是提心吊胆的，两手捏着一把汗。只见那店主人跪倒禀道：“这屋里向有大仙居住，求老爷免搜。”那鞞哨官喝道：“划说。莫不是你这里藏着奸细么？”那店主不敢再辩，连跌带爬，退了下去。那哨官举足一踢，匆匆把门踢开了。先自进去，后头跟了六七个人，在屋里四面一看。并没有东西，连个桌椅也没有的。那哨官反动起疑来，细细的四下里找寻。忽见一处地下的泥松了，凸了起来，就叫手下发掘，掘下了三四尺深，忽觉得一股腥气，直刺鼻孔。一个兵丁，举动铁锹，再掘了一下。不好了，掘出祸来了！只见地洞中，伸出了一个碗大的蛇头，吐出三四寸长的舌头，往上一喷。那兵丁早着了毒气，晕倒过去了。吓的众人，一声大喊，跑了出来。大叫：“捉蛇、捉蛇！”那蛇不舍，蜿蜒婉婉，往外追来。这里面搜查的人，一个个都是赤手空拳的，奈何不得。内中有个机警的，连



忙出去招呼了有兵器的进来。一阵大刀长矛，乱刺乱砍。那蛇腾跃起来，拿尾巴打伤了几个人，方才被众人打死。细看它时，真有碗口粗细，一丈来长。想来这间屋子，一向是他在那里作怪，住的人住得不安，无知的愚人，就说是有了大仙了。

闲话少提。且说当下那哨官，叫把晕了过去的兵丁，拖出来一看，已是无救的了。又伤了几个人，也就无心搜查。有那未经搜查的，也不过胡乱翻了一遍，就算了。宗仁眼看着他们去了，方才放下心来，然而不见搜出自己的包裹，却又纳闷。胡仇道：“大哥不必心焦。那东西我早就安放了一个妥当去处，包你不误事就是了。”宗仁不知此中缘故，仍是闷闷不乐。

且说那中军当日抖擞精神，要捉拿刺客。不到日落，就传令众军士饱餐一顿。到得黄昏时分，便点齐人马，把一座安抚使衙门，围了个水泄不通。众军士一律的弓上弦，刀出鞘。又叫了两小队，分布在大堂、花园等处，只等刺客到了，一齐动手。中军又出下号令，如有能捉住刺客者，回明安抚大人，破格行赏；倘刺客当面，仍被逃脱者，即照军法从事。你想从军士哪一个不图赏怕罚呢！一个个都振起精神，磨拳擦掌，等待捉人。那中军官，身披掩心甲，佩了腰刀，不住的内外巡逻。

那几位师爷，已是吓的手足无措。他们本是分着房间居住，到了此夜，天尚未黑，便商量要住到一屋子里来。立叫小厮，支起铺来，关上房门，下了门栓；又抬了一张桌子，把房门堵住；恐怕不够，又七横八竖的加上几把椅子，又支上一床薄被，把窗户挡住，收拾停当。有两个格外胆小的，早就钻到床上，抖开被窝，连头蒙住。有两个自命胆大的，还要商量今夜如何睡法。一个说：“要点灯睡的好，就是刺客来了，也可以看得见。”一个说：“灯是点不得的，点了灯要被他人看见，反为不美。”一人一个主意，正在争执不已，猛回头看见先睡的两个，在床上抖的连帐子也动了！不觉打了个寒噤，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头钻到床上，也陪着他发抖去了。

不提这个慌张。且说那中军官巡出巡进，不住的喝着口号叫：“留心呀，留心！”后来巡的乏了，就坐在大堂上休息，抬头看着那把雪亮的刀，暗想看他如何取法。忽又回头想：“我坐在这里，是吓的他不敢来了，不如藏在暗处，张弓搭箭，等他来时，给他一箭，岂不是好！”想定了主意，便走出廊外，拣个黑暗去处伏住，也不去内外巡逻了，只眼睁睁的望着那刀。

守到三更以后，大众都有点困倦了。忽报说后面马房失火。中军此时，隐身不住，忙忙出来，分拨兵丁去救火。方才分拨定了，又报中军府失火。中军官道：“不好，他这是个‘调虎高山’之计。我不能去，只分派得力人，回去扑灭就是了。这个时候，他一定要来了，众军士们，小心呀！”

一声未毕，只听得扑通一声，又是扑通一声，屋顶上掉下两个人来。众兵一齐大喊道：“刺客来了，刺客来了！”举起火把，围上前来照看，中军也忙着来看时，却不是甚么刺客，原来是本标的两名哨官：一个已是跌得头破额裂，脑浆进出，眼见得是硬了；一个未受重伤，还能说话。中军喝问道：“你们做甚么来？”哪哨官道：“我们二人商量着，刺客一定从屋顶上来的，徒在底下守着无益。我两人曾学过飞走的功夫，因此我同他两个，同登屋顶，分做东西两处屋角守着。方才看见大堂屋脊上，好象有两个影子，我连忙赶过去，看见那一个也赶到那里去了。我两人合在一处，却看不见人。不知怎么，觉得脚下绊了一绊，就跌下来了。”

中军听说道：“不好，这时候管保到了！”抬头看时，咯嗤一声响处，

中军只喊得一声：“喂……”那“呀”字还没有喊出来，身子便倒了。众兵士这一惊，非同小可，上前一看，便一齐发出怪声喊道：“不好了，中军爷着了镖了！”这一声喊，大堂上下，一切守看的兵士，都围了过来。两个百长，忙叫先抬到堂上去。这是刺客放的镖呀！众兵士七手八脚，忙忙抬了进去。大众还抬头一看，道：“还好，刀还未拿去。你看明亮亮的还插在上面呢。”这一闹可闹的不得了了，安抚衙门搅它一个人马沸腾：又忙着防刺客，又忙着救中军。谁知他这一支镖，不偏不倚，恰恰中在太阳穴上，哪里还救得过来？一面将镖拔下，他早大叫一声，气就绝了。

此时上下无主，只得飞跑到里面，报与众位师爷。谁知一处处的房门，都是敞着的。末后找到一个房间，门虽关着，却是任凭你把门打得如同擂鼓一般，里面只是寂无声息。这报信的吓得没了主意，跑到外面去，大叫道：“不好了！众师爷都被刺客杀了！”大众听了，慌做一团。

内中就有个哨官出来做主：一面报县，一面用流星马，到河南路飞报。不一会县令来了，慌慌张张，验了中军，派定人守护了尸首，又到后边去要验众师爷，叫人撬开房门，推开桌子椅子，看时，只见六七顶帐子，在那里乱摇乱动。一个便叫道：“不好了，刺客在房里呢！”翻身就跑。县令恰才要进去，倒被他吓的倒退两步。后来有两个稍为胆大的，约了一同进去，剔起了灯亮，揭开帐子一看，只见一团被窝，在床上抖着呢。拉开被窝看时，内中一位师爷，唇青面白，嘴里三十二个牙齿，在那里打着关，说道：“大...大...大...大...王饶命。”这兵丁伸手拉他一把道：“师爷莫怕，刺客去了呀！师爷的手，怎样湿哒哒的？”扶起他看时，浑身上下，犹如水里捞起的一般，可怜这是他出的冷汗呢！不曾叫他汗脱了，还算好。那位师爷定了定神，看见搀他的人，是个鞑兵打扮，方才放了心。一面县令也进来了，一个个的都叫了起来。

县令看见一众师爷无事，方才略略放心。仍旧出到大堂，吩咐把中军尸首停好，代他解去了掩心甲。忽见他的腰刀，只剩了一个空鞘，刀却不见了。此时众人防刺客的心都没了，乱哄哄的不知乱些甚么。此时听说中军爷的刀不见了，一个便道：“不好，中军爷的刀，是宝刀呀！不见了，还了得么？回来中军爷问起来，怎么回话呢？”一个道：“呸，人也死了，还会问你耍刀么？”这一个方才笑了。

县令在大堂上，踱来踱去，搓手顿足，急不出个主意来，猛抬头看见梁上插的那把刀，忽然想起道：“早上来时，那刀子没有那么大，好象换了一把似的，莫非他们捉弄我么？”想罢，便对那哨官说道：“怎么梁上那一把刀子，好象不是早起那把了呢？”一句话提醒了众人，留心细看，就有中军贴身的亲兵，认得是中军的刀。便道：“这是我们爷的刀呀！怎么飞到上头去了？”众人留心再看时，那纸柬儿也换过一张了；只是灯光底下，看不大出是写的甚么字。县令便同哨官商量道：“这光景只怕又是那刺客所为，莫若把他拿下来吧。”哨官道：“我们天尚未黑，就守在此处，寸步未曾离过。他哪里就换得这样神速呢？没奈何先把它拿下来吧，万一它插不稳，掉了下来，又闹出事。”于是吩咐兵丁，拿梯来取。可奈没有这个长梯，恰好两处救火的回来了，就拿那救火梯子进来，谁知仍旧搭不到正梁。又取过一张桌子，垫了梯脚，方才搭住。爬上去取下来看时，正是中军的宝刀。此时县令心中还疑心众人拿他捉弄，再看那纸柬时，却是并未换去，不过上面又加了一张，写的是：“原物取还，我去也！”七个字。不觉心中纳闷，只好等安

抚使回来，听候参处。这里足足忙了一夜，天色大明，县令方才别去。这一天镇上各处，格外搜查得厉害，可奈绝无踪影。宗仁只是纳闷，惟有胡仇心下明白，他却绝不作声。

一连过了三天，看着有人动身去了，知道已经弛禁。宗、胡二人，也收拾马匹，料理动身。宗仁道：“我们的东西在哪里呢？可要取了回来。”胡仇道：“大哥只管放心前去，包在弟身上，取了回来。”宗仁无奈，怏怏而行。一行出了河北镇，望北进发。

这一天胡仇有意耽延，从早到晚，走不到五十里路，便要歇宿；恰好这个所在，没有村店，只在路旁一个古庙内歇下。喜得这座古庙，没有闲人，只有一个老和尚在那里苦修；用了一名香火道人，也是个老头儿。当下二人，叩门入内，说明投宿来意。和尚连忙招呼到方丈里坐地，一面摆出斋饭，就让二人在云房歇宿。

胡仇饱餐一顿，便嚷困乏，要去歇了。拉着宗仁到云房里来，悄悄说道：“大哥，你看天色已晚，我正好去取东西。你且在此等我，倘是等久了，可不要着急。我这来去，差不多有一百里路呢！你放心安睡吧，我不到天亮就来了。”一面说着，一面急急的换上夜行衣。宗仁问道：“到底往哪里去呢？”胡仇道：“自然还到镇上去取。”宗仁还要说话时，胡仇已经走出天井，轻轻一跃，到房顶上去了。

宗仁暗暗想道：“一向只知道他是技击之流。原来有这个本事，说不定镇上闹的事，就是他做出来的呢！”一时心中又惊，又喜，又是纳闷：惊的是胡仇有这等本领，居然象侠客一流；喜的是有了这等伴侣，沿路可以放心；纳闷的是他既干下这个事来，何以三天以来，并没有一言吐露？把我瞒得铁桶相似。呆呆的坐在那里闷想，一时人声俱寂，四壁虫鸣，那一寸心中，犹如辘轳般乱转，看看坐至三鼓，只得安排就寝，睡到床上，哪里睡得着？只是翻来覆去，好容易捺定心思，方才朦胧睡去。

一觉醒来，已是天色微明，仍未见胡仇回来，不觉又是担心。开出门去解手，走到廊下，只见漆黑的一团东西，宗仁心疑，走过来蹴了一脚。忽的那团东西竖了起来，原来是一个人。宗仁定睛看时，不是别人，正是胡仇。不觉大喜道。“胡兄回来了，何不到房里去？”胡仇道：“弟回来得不多一会，因推了推门，是关着的。不便惊动大哥，就在这里打一回盹，却也刚才睡着。”于是宗仁解过手，一同进内。

胡仇提着一个包裹，进房放下道：“东西都取来了，一件不失。大哥请点一点。”宗仁道：“又何必点呢！只是你把这东西放在那里？如何把我瞒起来呢？”胡仇道：“我何尝要瞒大哥！只因那边耳目众多，不便说话罢了。”宗仁道：“那刺客的事，莫不是也是你闹的么？”胡仇道：“大哥哪里知道的？”宗仁道：“我只这么猜着，也不知是与不是？”胡仇就把当夜如何到安抚使署，如何杀了两个鞑子，如何放了十九个女子，如何留下扑刀，如何遇见狄琪，如何把包裹寄放在鸦巢内，一一都告诉了。

又道：“昨夜还要有趣呢！大哥睡了。我到三鼓时候，前去取刀。见他们防备得十分严密，我便到马房里及中军衙门两处，都放了一把火，要想调开他们。谁知他们人多了，调不尽许多。后来又看见东西屋角上，都伏着有人。凭着我的本事，本可以躲避得过，然而究竟碍事。我就在屋脊上面，故

意露了一露影子，那两个人便一齐赶过来。他们在南面来，我却伏在屋脊之北。等他走近，我只伸手在两个脚上，一人拉了一把，他们便倒栽葱的跌下去了。我走过来一看，连那中军官也围着观看呢！我就轻轻跳了下去，走到那中军背后，把他的腰刀，轻轻拔了下来。仍然纵到屋上，好笑那骚鞑子，犹如睡着一般，一点也不知道。我等他回过脸来，觑准了，赏他一镖。众人乱了，围着去救。我这才翻转身子，抱定庭柱，翻了个神龙掉尾的式子，又换了个顺风拉旗，到正梁上，拔下自己的刀来。又把他的腰刀插上，留下一个纸柬，方才把刀送到鸦巢里去。你道有趣不呢？”宗仁听罢，半晌才说道：“这件事好便好；只是于大事无济，以后还是不要做吧。”胡仇道：“我本要刺杀那安抚使，为民除害。可巧他不在家，倘使在家时，叫我给他一刀，岂不省了许多凌虐？”宗仁道：“话虽如此。只是胡兄知其一，不知其二。从来奸佞之辈，逢君之恶，或者贪污之辈，虐民自利，那就可施展行刺的手段，杀了他为民除害。须知那奸佞贪污之人，不过一两个，多不过十来个，刺杀他也还容易，警戒他也尚容易。此刻外族内侵，遍地都是鞑子。他本来已经是生性残忍，更兼仇视汉人，几乎成了他鞑子的定例。那一种凌虐苛刻，看的同例行公事一般，哪里还知道这是不应为而为之事？就让你今番得了手，杀了他，明天又派一个来，仍是如此。你哪里有许多功夫去一个个的刺杀他呢？何况未曾得手，格外惹起他的骚扰来。你看前两天那种搜索的样子，只就我们歇宿的那一家客寓，已经是闹得鸡飞狗走，鬼哭神号。那一班哨兵，借着检搜为名，恣行动掠，内中正不知多少行旅之人，弄得进退无路呢。胡兄具了这等本领，莫若早点到了燕京，觐过三宫，覆过旨，仍到文丞相那里立功去，倒是正事。”胡仇听了，怔着半晌道：“这么一说，倒是我害了河北百姓了，这便怎么样呢？”宗仁道：“既往不咎，以后再办起事来，审慎点就是了。”

说话之间，天已大亮。二人梳洗过后，吃了早点，谢过和尚，上马起程。走不上三十多里路，只见迎面来了一人，生得唇红齿白，态度翩翩，书生打扮，骑着一匹白马。后面一个小小书僮，背着书囊，紧紧跟随。那书生见了胡仇，滚鞍下马。

未知此人是准，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仙霞岭五杰喜相逢 燕京城三宫受奇辱

却说那书生见了宗仁、胡仇，连忙滚鞍下马。宗仁、胡仇不知他是何人，见他招呼，也只得跳下马来，彼此拱手相见。宗仁、胡仇同声问道：“足下何人？素昧生平，望恕失敬。”那书生道：“路上非说话之所；那边一座小小的庙宇，可到那边谈谈。”宗、胡二人，满腹狐疑，只得牵了马匹，一同前去。走不上一箭之地，就到了庙前。四人一同入内，那书生又翻身出来，在那庙的四面看了一遍，再复入内，叫小童到外面去看好了马匹，方才指着宗仁对胡仇道：“这一位兄弟是素昧生平的。怎么胡兄也认不得我起来？”胡仇被他邀到此地，本来是满腹怀疑，摸不着头脑，忽听了此言，猛然省悟道：“原来是狄兄！失敬，失敬。”便对宗仁道：“这位便是前几夜弟遇见的狄武襄公玄孙，定伯兄了。”宗仁大喜，也通了姓名。三人就席地而坐。

胡仇道：“狄兄前夜不是说到河南路去么？怎么反从北而来呢？”狄琪道：“此是四天以前的话了。有了这四天，到河南路去。可以打两个来回了。那一天分别时，已将大亮了。别后无事，我不等大亮就动身，赶到河南路，恰好断黑时候。可巧这一天，是那一路的甚么安抚使生日，聚了多少哨官，在那里吃酒。我也效颦胡兄，在大堂正梁上，给他留下一刀一柬，并未伤人，就连夜回到河北路来。知道胡兄镖打了中军官，不胜钦佩。那天匆匆一见，并未请教胡兄要到何处去，所以前日特地赶到前站，希冀可以相见，不料昨日等了一天，未曾遇见。方才想起：“胡兄一定是先行出了河北，然后折回去取军器的，所以在半站上歇了，以图近便。”所以今日一早又迎将上来，不期在此相遇。”胡仇道：“那里不是三天不准人行么？狄兄怎样走的？”狄琪道：“弟与小徒，并未落店，只在各处闲逛。”胡仇道：“弟与宗兄，同奉了旨，到燕京去，代覲三宫；所以行李内，还有表章、银两等件，不尽是军器。”狄琪道：“这个差使，怕不易办。弟闻得三宫在燕京，如同囚禁一般。住的房子，四面尽是高墙。外头都有哨兵把守，绝不放一个汉人进去。胡兄到了那里，千万要小心在意。”胡仇道：“怎么鞑子们专门用高墙困人？河北路困那女子的，也是高墙。”

狄琪忽然想着一事道：“胡兄，你干事勇往则有余，细心还不足。河北路高墙里的几个老婆子，你把她绑了不放她；又仍然把那门锁了，岂不白白的饿死她们？弟从河南路回来，想起此事，连夜进去，放了一个，好让她叫喊起来。论理她们不过迫于势力，代他看守那女子。罪还不至于死呀！”胡仇道：“兄办事真是细心，弟万万不及。当真说的，不如求狄兄收弟做个门徒吧。”狄琪道：“师弟是断不敢当，然而弟奔走江湖五六年，并不曾遇见一个同调。今得见胡兄，也是三生有幸，我们不如学那小说上的行径，结为异姓兄弟吧。”胡仇大喜道：“如此，只怕我还要叨长呢！”当下两人就交拜了八拜，叙了年齿，胡仇二十八岁，居长；狄琪二十四岁，为弟。

胡仇对宗仁说道：“宗大哥，不要看的眼热，不如也一同拜了吧。”宗仁道：“不忙，不忙。我们联盟会里，将来免不得一大班都是异姓兄弟，那才热闹呢！请问狄兄：此刻要到何处去？”狄琪道：“弟行无定踪。”胡仇接着道：“我曾劝狄贤弟到仙霞岭去。”宗仁道：“不如到江西文丞相那里立功的好。”狄琪叹道：“依弟看来，文丞相也不过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罢了！此刻天下大势，哪里还提得起！”说罢，不觉长叹。宗仁听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话，猛然想起谢仿得教育后进之言，因道：“狄

兄既不到江西，仙霞岭是不可不去的。叠山先生也到那里去过，发了一番议论，劝各人各尽所长，教育后进，以为将来地步。此刻岳公荥，已把他那家传的‘易筋经’，教将起来。据说学了这‘易筋经’，上阵见仗，气力用不尽的。”狄琪道：“兄说的岳公荥，莫非是岳忠武之后么？”宗仁道：“正是。”狄琪大喜道：“如此，弟一定到仙霞岭去。只因弟从前学的‘易筋经’，未经师传，终不得法，所以劳动久了，终不免有点困乏，如今好投师去了。”胡仇道：“贤弟真是了不得！有了这个本事，还是这般虚心。只是宗兄劝你去做教习，你却去做学生，未免反其道而行了！”狄琪道：“弟何足为师？然而遇见要学的，也未尝不肯教，就是弟带着的那个书童，也并不是书童，就是弟的小徒。”说罢，便叫了他进来，与二人相见；又代他通了姓名，原来姓史名华，年方十六岁。相见既毕，仍到外面看守马匹。

狄琪对胡仇道：“兄此番到燕京，弟有一物可以借与兄用。”胡仇便问：“何物？”狄琪道：“此乃弟世代相传之物，就是先武襄公所用的铜面具。先武襄公每到阵上，必戴着铜面具，是人所共知的。后来人家又故神其说，说是这铜面具，有甚法术。其实是个谣言，就是弟也不知是何缘故一定要戴着这东西上阵。想来当日西征，以及征依智高时，那些敌兵，都是无知之辈，所以戴上这黄澄澄的东西，去吓敌人，也未可定。然而细细想去，却又不必如此，或者以备避箭之用，也未可知。这都不必管他。自从到了弟手，弟却另外有用它的去处。我们夜行，身上披了夜行衣，可以避人眼目，只有一张白脸，最难隐藏，所以弟把那面具，用黑漆漆上一层，夜行时戴上，更是方便。”胡仇道：“躡来躡去的，带了这东西，不怕累赘么？”狄琪道：“一点也不累赘。”说罢，到外面去，在书囊里取了出来，交与胡仇。胡仇接过来一看，哪里是个面具？就同织布的梭一般。不觉对着它发怔。狄琪道：“所以不嫌累赘，就在此处，当日不知巧匠怎么做的，它有个软硬劲：把它拉开来，就是一个面具；一松手，它又卷起来了。”说罢，拉开来，给胡仇看，果然是黑黑的一个面具；一撒手，又卷了起来，仍旧同梭子一样。胡仇看了，大以为奇，问道：“但是，怎么戴法？”狄琪道：“这面具上头，同帽子一般，下面也照着下须样式做的。拉开来，上面先戴在头上，下面往下颌上一扣，再也掉不下来。”说罢，自家戴与胡仇看。果然四面帖服，不象平常的面具，不觉大喜。狄琪道：“兄到了燕京，恐怕鞑子们不许你们好好覲见。少不得要夜行，故以此物相借。”胡仇谢了又谢。

宗仁道：“我们彼此上路吧！不要太耽搁了，错了站头。”胡仇道：“宗兄怎么近来胆怯了？”宗仁道：“并不是胆怯，只因身上背着这重大事件，在这荆天棘地上行走，不能不小心些。”狄琪道：“正是，天也不早了，我们走吧。”说罢，出了庙门，各各上马，拱手而别。

狄琪一心要学“易筋经”，就带着史华，径奔仙霞岭来。一路上无非是饥餐渴饮，夜宿晓行，一日过了衢州，到了仙霞岭。只见山下乱石纵横，无路可上。只得循着山边而行，行了许久，只寻不出上山的路。正在踌躇之间，忽然一声锣响，那边石岩之中，跳出了二三十人。当中一员头目，手执齐眉棍，嘴里叽哩咕噜，说了几句话，就同鞑子说话一般，全然听他不懂。狄琪笑道：“你这汉子，嘴里说些甚么？”那头目便立在一旁道：“没事，没事，就请过去。”狄琪道：“我不是要过去，我是要到仙霞岭的。”那头目道：“你到仙霞岭做甚么？这里就是仙霞岭。你说了，我同你通报。”狄琪道：“我姓狄名琪，要拜访岳将军的。”那头目便放下齐眉棍，叉手道：“请狄

将军少待，便当通报。”那手下的小卒，听见了，就有两个飞奔上山去了。

这里狄琪问那头目道：“你刚才叽哩咕噜的，说些甚么？”那头目道：“这里的山主金将军的号令：凡是鞑子经过，一律要捉上山去，不许放走一名。若是汉人，就放过去。因为近来有许多鞑子也扮了汉装，亦有许多汉人也扮了鞑子，恐怕闹不清楚，前两天岳将军出下号令，叫我们守山口的都学了两句蒙古话，有人经过时，先拿这话问他。他答得出的，便是鞑子，答不出的，便是汉人，以此为分别的。”狄琪听了，这才明白。

忽见两个小卒，当先走下来，说道：“岳将军迎下来了。”狄琪放了辔头，迎将上去，果见当头来了一员好汉，生得面白唇红，一表堂堂。骑着高头骏马，按辔而来。便上前欠身问道：“来者莫非岳将军否？”岳忠连忙下马答应。狄琪也翻身下马，执手相见。彼此又通过姓名，史华也上前见过。方才上马，同到山上来。

金奎早迎到廊下。狄琪也上前厮见，分宾主坐定。史华侍立一旁。狄琪道：“今番在路上，遇见宗伯成、胡子忠二位，说起金将军义不降元，与岳将军雄踞仙霞，为将来恢复地步，不胜钦佩。又闻得岳将军，肯以‘易筋经’教育后辈，不揣冒昧，愿拜在门下。”说罢，纳头便拜。吓得岳忠还礼不迭，说道：“不敢，不敢。弟一技之长，何足挂齿！狄兄愿学，早晚尽可谈谈，至于师弟之称，断不敢当。”拜罢，重新入座。岳忠问起如何遇见宗、胡二人。狄琪便将胡仇如何在河北路行刺相遇，自己如何到河南路去，又如何赶在前站，迎将回来，一一告知；只瞒起盗镖之事，一字不提。

正在滔滔而谈，忽听得金奎在旁边呵呵大笑起来。岳忠道：“金兄又笑甚么？”金奎道：“我只喜这仙霞岭的英雄，日多一日，想的不觉心痒起来，忍不住发笑。”狄琪问道：“尚有哪位在此？还请相见。”岳忠道：“是叠山先生两位公子，前天到了。”狄琪道：“何不请来一会？”岳忠道：“他两位各有所长，大公子熙之长于农事。前天到田上勘视了一回，说水利还未尽善。此刻监工改造沟洫去了。二公子定之，考究畜牧。此刻往山后勘地，要建造畜牧场。少刻都要来的。”狄琪听了，暗想道：“亏得有此二人，不然，徒然在此耍刀弄棒，称雄称霸，到了粮食尽绝，也是徒然，若要出去劫掠，只落了个强盗的名目罢了！”

忽听得金奎又说道：“狄将军，可知道我们这山上，彼谢叠山老先生定下了一个规矩？”狄琪道：“请问是甚么规矩？”金奎道：“凡在山上的人，不能空住着的。”狄琪笑道：“可是要献纳伙食钱？”金奎道：“岂有此理？”狄琪道：“不然便是听受驱策。”金奎道：“唉！算我不会说话，狄将军不要同我取笑。”狄琪道：“请教到底是甚么规矩？”金奎道：“合人要将自己本领，教与众人。今狄将军有了这通天本事，明天也可以选几个人教起来。”狄琪道：“这不是小弟推托，这可不能胡乱教人的。不比平常武艺，纵使教成一个万人敌，他总是要在明处使出来。弟这个全是暗中做事的手段，教了正人，本不要紧，万一教的是个不正之人，他学了去，那就奸、淫、邪、盗，无所不为的了。纵使要教，也得要慢慢查察起来。果然是个光明正大的行径，方才可以教得。”岳忠道：“这也是正论，但是近来金兄，每天聚集了所教的学徒，讲说忠义；又讲那鞑子凌虐汉人的可恨，汉人被虐的可怜。那听讲之人，有许多听了怒形于色的，也有痛哭流涕的。这种人，总可以教了。”狄琪道：“只怕是金将军的高徒，都不能教得。”金奎怒道：“这是甚么话？难道我教的都是奸人么？”狄琪道：“不是这等说。金将军身躯雄壮，武艺

高强，所选来教的，自然也是些彪形大汉。我这个末技，却是要身材瘦小，举止灵动，眼明手快的，方才学得上来。”金奎道：“罢了，罢了！我本来还想学呢，此刻没得望正说话间，谢氏兄弟到了，大家又厮见一番。金奎见了谢家兄弟，又平添了狄琪、史华，乐不可支。便叫置酒庆贺，痛饮至晚方散。

这且按下不提。且说宗、胡二人，别了狄琪，一路上晓行夜宿，到了燕京。投了客寓，便先要打听三宫的住处，及元人将三宫如何看待。

原来伯颜到临安时，虏了太皇太后、全太后及德祐皇帝去，只因太皇太后抱病在床，在路上把她停下来。叫押全太后及德祐皇帝先去。想要等她病好了，才送到燕京。

一日太监巫忠，不知从哪里跑来见伯颜，说是现在二王出奔在外，留下太皇太后在此：万一她出一道手诏，二王之中，随便叫一王即了皇帝位，倒又费了手脚，不如及早押到北京去处置。伯颜便问巫忠是何人。巫忠便自陈履历，并言曾托贾似道介绍。伯颜听得是贾似道一党人，不觉大怒，叫拿去砍了。后来想起这活不错，便不管死活，叫带病而去；所以全太后、德祐帝先到，太皇太后后到，元人便把他们安置在两起：全太后、德祐帝在一起；太皇太后，另在一起。

有一天，元主忽必烈在宫中宴饮，忽然想起全太后来，便对左右说道：“朕要叫那蛮婆子来行一回酒取乐，如何？”左右道：“这蛮婆子，已经四十多岁的人了，怕没有甚么趣味！”元主道：“管她呢，叫她来看看。”

于是就有两名太监去了。去了多时，回来说道：“那蛮婆子，恋着那小蛮子，一定不肯行；奴才们未奉旨意，不敢施为，请旨定夺。”元主道：“不是还有一个老蛮婆子么？”左右道：“老蛮婆子，是别在一起的。”元主道：“就叫那老蛮婆子去看顾那小蛮子，替了那蛮婆子来。这是朕格外施恩，叫她这食毛践土的蛮婆子，要知道朕的深仁厚泽。赶紧就来，再倔强时，就给她一顿皮鞭，叫她知道朕的国法。”

两个太监奉了圣旨，就到太皇太后那里，簇拥着她，连爬带跌的到全太后这边来，把元主的圣旨，口传了一遍。太皇太后哭道：“媳妇呀，你就去走一趟吧。我们是国破家亡的人，受辱已受尽了，也不是头一次了，你好好的去了再来。我还有多少话要同你说呢！快去吧！免得受他们的皮鞭！小官家有我照应呢。”说还未了，就有一个太监上前兜脸一掌道：“这是甚么地方！还由得你官家长官家短的。”只打得太皇太后头晕眼花，险些儿栽个跟头。打了不由分说，拥了全太后要走。德祐皇帝哭起来叫道：“母后呀！”这太监回身又是一掌，打得德祐帝哭倒在地。那一个太监道：“由他去吧，打他做甚么呢？”这一个太监便道：“这是甚么地方？由得他们在这里官家、母后的乱道！僭越非分到这一步田地，还了得么？这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呀！”说着簇拥全太后出去，上了车子，来到东华门，便拖了下来；拥入宫去。

来到宫门时，早有上谕出来道：“呀！蛮婆子换了青衣进去。”两个太监，便过来剥了原穿的衣服，代她穿上了一件青衣“走到宫里来，见了元主。两个太监过来叉着颈脖子，喝叫跪下。元主道：“蛮婆子抬起头来。”全太后只得抬头。元主道：“唔，怎么不搽点粉来？来，左右，带她搽粉去。”全太后没奈何，去搽粉。想起自己身为国母，无端受此奇辱，不觉流下泪来。又把搽得好好的粉弄污了，如此好几次。元主又不停催促。没奈何咬着牙忍



着泪，搽好了出来。元主呵呵大笑道：“好呀！还是一个半老佳人呢！快筛酒来，朕从今不叫你蛮婆子，叫你美人了，你可快点谢恩。”说还未了，就有一个太监来，叉着跪下，叫磕了头；还是叉着脖子，不让起来，说道：“你说呀！说：谢皇上天恩。”全太后没奈何说了，方才放起来。

元主道：“美人，你会唱曲子么？”全太后道：“不会。”元主道：“不会么？左右给她五百皮鞭。”全太后吓的魂不附体，忙说：“会，会。”元主呵呵大笑道：“会，就免打，你要知朕是最爱听曲子的呀！快点唱来。”全太后没奈何，随口编了一个北曲“新水令”，唱道：

望临安，宫阙断云遮，痛回首，江山如画。烽烟腾北漠，蹂躏遍中华；谁可怜咱在这里遭磨折！

元主只知欢喜听唱曲子，这曲文是一些也不懂得的，也不知怎么是一套，只听这几句音韵悠扬，是好曲子罢了。便呵呵大笑道：“好曲子，唱得好！美人，你再来敬朕一杯。”全太后没奈何，再上去斟了一杯酒。

元主此时已经醉了，便把全太后的手，捏了一把。全太后已是满腔怒气。元主又道：“美人，你们蛮婆子，总欢喜裹小脚儿，你的脚裹得多小了，可递起来给朕看看。”全太后哪里肯递。左右太监已经一叠连声喝叫：“递起来，递起来！”全太后愤气填胸，抢步下来倒身向庭柱石上撞去，偏偏气力微弱，只将额角上撞破一点点，然而已经是血流不止了。元主一场扫兴，不觉大怒道：“这贱蛮婆，不受抬举，快点撵她回去。”左右一声答应，也不管死活，一个抬头，两个抬脚，抬起来便走，一直送到住处，往地下一掬，便回去覆旨。

元主怒犹未息，忽又叫过一个太监来道：“你传朕的旨意，去封那老蛮婆子做‘寿春郡夫人’，封那小蛮子做‘瀛国公’，单单不封这贱蛮婆子，叫她看着眼热，要活活的气死她。”那太监奉了旨，便到三官住处来，大叫道：“圣旨到，老蛮婆子、小蛮子快点跪接。”太皇太后，看见全太后这般狼狈，正自凄凉；忽听得圣旨到，又气、又恼、又吃吓，正不知是何祸事，只得颤巍巍的向前跪下。全太后不知就里，也只得带着德祐帝跪下来。太监向全太后兜胸踢了一脚喝道：“没有你的事，滚！”这一脚踢得全太后仰翻在地。那太监方才说道：“皇上有旨：封老蛮婆子做‘寿春郡夫人’，封小蛮子做‘瀛国公’。快点谢恩。”太皇太后福了一福，德祐皇帝叩了头。太监喝道：“天朝规矩，要碰头谢恩的。”太皇太后没奈何，低头在地下碰了一碰。太监道：“还有两碰。”太皇太后只得又碰了两碰。太监道：“说呀。”太皇太后道：“说甚么？”太监道：“蛮子真不懂规矩！你说，‘谢皇上天恩。’快说！”太皇太后没奈何，说了，又叫德祐皇帝碰头。德祐不肯。太监便过来，接着他那脑袋，在地上咯嘣、咯嘣、咯嘣碰了三碰。又道：“说：‘谢皇上天恩！’快说。”德祐皇帝哭着说了，那太监方才出去。忽然又是一个太监来，大嚷道：“圣旨到！”

不知又是甚么圣旨，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待使臣胡人无礼 讲实学护卫长谈

话说太皇太后及德祐帝谢罢了恩，恰待起来，忽然外面又闯了两个太监进来，大叫道：“圣旨到。”太皇太后、德祐帝只得仍旧跪下，低着头，不敢仰面观看。只听得那太监高声道：“奉圣旨：‘老蛮婆子和那小蛮子仍旧住在这里，交理藩院看管。那贱蛮婆子撵到北边高堵里去，只许她吃黑面馍馍，不准给她肉吃。’快点谢恩。”太皇太后、德祐帝只得碰了头，说了谢皇上天恩。全太后却只呆呆的站在一旁不动。一个太监大喝道：“哇！你这贱蛮婆子，还不谢恩么？”全太后道：“这般的处置，还谢恩么？”太监又喝道：“好利嘴的贱蛮婆子！你知咱们天朝的规矩，哪怕绑到菜市口去砍脑袋，还要谢恩呢！这有你们蛮子做的诗为证，叫做‘雷霆雨露尽天恩，呀！’”全太后没得好说，只得也跪下碰了头，说了谢皇上天恩。那太监便喝叫跟来的小太监，不由分说，七手八脚，拉了全太后便走。从此太皇太后得见了孙儿，却又失了媳妇，可怜那一掬龙钟老泪，泣的没有干时。

宗、胡两人，初到大都，住在客寓里，哪里得知这些缘故？日间又不敢彰明较著的访问；到了夜间，胡仇便穿了夜行衣，戴了黑面具，到处窥探查访，却只寻不着个踪迹。一连儿日如此，不觉心中焦躁。

这一天胡仇独在客寓里坐地。宗仁往外闲逛一回，听得街上的人，三三两两都说甚么“刺客，刺客！”宗仁留心听时，却又听不甚清楚。信步走到大街上去，只见一群人围在一处，一个个的都抬起头仰着面在那里观看。宗仁也随着众人去看时，原来是河北安抚使移文到此，捉拿刺客的一张告示。吓的连忙退步，回到客寓里，对胡仇说知。

胡仇听了便要出去观看。宗仁道：“他出了告示要访拿你，你怎么倒自己出去露面？”胡仇道：“这有甚么要紧？我脸上又没有刺客的字样，手里又不扛着刺客的招牌，他哪里便知道是我呢？”说罢，自去了。

不多一会，便回来说道：“这事很奇怪。宗兄，你听得么？”宗仁道：“除了那个告示，莫非又有甚的事么？”胡仇道：“可不是么！我方才出去，听得人说：‘我家朝廷，又专派了钦差，从海道走天津卫来。不知是甚么意思，起初我还以为是个谣言，再三打听了，却是个确信；并且打听得钦差是姓程，已经到了天津卫好几天了。不知为争甚么礼节，却只住在天津卫，不到这里来。我好歹去打听打听。’”宗仁道：“这个是甚么意思，却揣度不出来。去打听也好，只是几时去呢？”胡仇道：“等到将近入黑时，我只推有事出城，便连夜赶去，好在我晚上也看得见，走路是不妨的。”宗仁道：“正是。我从前听胡兄说，黑夜之中，能辨颜色；然而前回在河北路闹的事，我听胡兄说又带了火绳，这是甚么意思呢？”胡仇道：“这火绳是我们不可少的。比方一时之间，要寻觅甚么细微东西，或者要看小字，却非火不行。何况那里是我初到之地，一切情形都不熟悉，又焉能少了它呢？即使能辨得出颜色，到底要定睛凝神，方才可见，怎及得了这个方便呢？”宗仁点点头道：“这也说得是。不知今夜出去，可用这个么？”胡仇道：“自然总要带着走，宗兄为甚只管问这个？”宗仁道：“不为甚么。我方才洗手，打翻了点水在你的藤匣子上，连忙揩干，打开看时，已经漏了进去，却将一把绳子弄湿了。恐怕是你的火绳，不要弄坏了，误了你的事。”胡仇道：“这个不要紧。这火绳是用药炼制过，在大雨底下也点得着的。”宗仁道：“这就好了。赶着去打听打听，到底是甚事？我们在这里好几天了，也不曾得着三宫的消息，

好歹多一个人，也好多打一个主意。”

商量停当。等到太阳落山时候，胡仇便收拾起身，只对店家说是出城有事，今夜不回店来了。说罢自去。宗仁独自一人，在店守候。过了一天，胡仇欢欢喜喜的回来。宗仁便忙问：“打听得怎样了？”胡仇道：“这位钦差，是原任的殿前护卫。姓程，名叫九畴，福建人氏。久已退归林下的了，今番因为圣驾到了福建，他便出来见驾。据说我们走后，陆君实已经拜了相；程护卫去见过驾时，便去见陆君实，说起我们代觐之事，程护卫便说：‘这件本是堂堂正正的事，须得递了国书，明白说出要觐见三宫，方才妥当。’我两个不曾奉有国书，恐怕见不着。陆君实大以为然，便保荐他做了钦差，到这里递国书，他正在要访我们呢。”宗仁道：“却又为甚么在天津卫耽搁住了呢？”胡仇道：“此刻已经到了通州了。程护卫动身之前，本来就怕走旱路不便；所以要走海路。到了天津卫，上岸之后，谁知这里鞅子，早知道了，那鞅官儿，预先就出了一通告示，说甚么‘程九畴经过地方，有司不必敬他，着自备盘费。程九畴只许带百人进京朝见，其余都留在天津卫’云云。因此程护卫不曾起身前进；二来也因为不知我们消息，正在那里打听。此刻我们不要耽搁，赶着到通州去，会齐了程护卫，重复进来，再行设法吧。”

宗仁道：“我们本是两起来的，此刻怎好闹到一起去呢？”胡仇道：“程护卫来的本意，本是为恐怕我们办不妥才来的。那国书上面，本来就空上两个名字，只等见了你我，便把你我名字填上，一同会那鞅子官儿，说明觐见三宫的意思，看他如何举动，再作道理。”宗仁道：“他们说甚么只许百人进京，想来程护卫带来的人不少呢。”胡仇道：“这回程护卫还带来一份国礼呢！带的是：十万银子，一千金子，一万匹绢缎。那么运的人也就不少了呢！”

宗仁听了，便和胡仇收拾起程，结算了店家旅费，跨马直奔通州而来，见了程九畴，分宾主坐定。宗仁道：“此次幸得老护卫远来，晚生们正寻不着三宫的门路，又不便四处访问。此番老护卫费了国书前来，自可以堂堂正正的觐见了。”九畴道：“正是。陆丞相踌躇到了这一着，所以在杨太妃前，保举了老夫，当了个这个职任。其实老夫近年来十分龙钟，哪里还当得起这个重任！只为受恩深重，不能不拚了这副老骨头。此刻侥幸到了此地，见了二位，一切事情，还望二位努力，老夫不过一个傀儡罢了。”宗仁道：“晚生们年少学浅，还仗老护卫指教。”九畴道：“二位正在英年，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眼看得山河破碎，满地腥膻，我们有了年纪的人，如何还中用呢！将来国家的命运，怕不是仗着一众年少英雄转移过来么！”

胡仇道：“同是大家的公事，也不必论甚么年老年少，将来的事，自有将来的办法。依在下的愚见，不如先商量定了这回的事为是。前日匆匆拜见，不及细谈一切，不知老护卫有何主见？我们何不先把这个细细谈谈呢？”九畴道：“此刻那鞅官儿，还是只许我带一百人去。我先是怕搬运人夫不够，和他们争论；后来他索性说不必我的人搬运，他自着人来代我搬运了，只叫我带几名随从的人进去。我想这也罢了。昨日忽然又有一个鞅子来说，叫我即刻进京。我因又和他争论，说我是奉了皇帝上谕，赍国书来的，你们礼当迎接，不能象这么呼来喝去的。那鞅子就去了，到此刻还没有回信。”宗仁道：“老护卫争的是。我们既是堂堂正正的来，自然该当和他讲礼法。”说罢，大家散坐。宗、胡两个卸去了胡冠胡服，照着品级，换上了中国冠裳。九畴又把国书取出，添注上宗、胡两个钦差名字。

过了两天，只见来了两个鞑官，带了一大队鞑兵来，说是来迎接国书的，并请钦差同去。程九畴、宗仁、胡仇三人和鞑官见过礼，便一同上马。用黄亭抬着国书在前，三人随后跟来。走到下午时候，到了他那甚么大都的地方，先在驿馆歇下。

过了一宿，鞑官叫人备了三乘轿子，请三人坐上，又把轿帘放下，轿夫抬起便走。仍然是国书在前，三人在后。走了好一会，走到了一个所在，把轿子直抬到二门之内，方才歇下。三人下得轿时，那鞑官也自到了。三人抬头一看，见大堂上挂着“理藩院”三个大字的堂额。程九畴不觉发话道：“我们堂堂天使，怎么打发到这个所在来？”宗仁四顾，不见了抬国书的黄亭，便问道：“我们的国书哪

里去了？”那鞑官道：“已经送到礼部衙门去了！你们且在这里住下，待我们奏过皇上，自有回话。”说罢，去了。便有两个鞑子来，引三人到了内进。三人此时，手无寸柄，只得暂时住下。不一会，二三百个鞑兵，把金银缎绢，以及三人的行李，都搬来了，只放下便走，三人只得叫从人收拾过，静听消息。

到了次日早上，忽听得门外人声嘈杂，几十个鞑子，一拥而进，却都站在大堂上面。内中就有两个鞑子，到里面来招呼三人道：“我们大老爷来了，要见你们呢！”三人移步出来，只见一大群鞑子，正在那里拥挤不开。居中摆了一把椅子，一个鞑官坐在上面，旁边地上，铺了两大条羊毛地毡，那些鞑子一个个都盘膝坐在西面一边。当中的鞑官，指着东边，对三人道：“你们就坐在那里。”程九畴道：“我们中国人，向来没有坐地的，不象你们坐惯。”胡仇便接口道：“快拿椅子来。”那鞑官道：“也罢，拿椅子来，你们坐了好说话。”当下就有那小鞑子取了三把椅子来，三人一同坐下。那鞑官先发话道：“你们到这里是做甚么的？”程九畴道：“本大臣奉了杨太妃及皇上谕旨：赍国书来投递，要通两国情好。国书已被你们取去，怎么还佯作不知？”那鞑官道：“不是带有银子来么？”程九畴道：“金银绢匹，都在这里。是送你们的，可来取去。我们国书内声明，要觐见三宫的，怎么没有回信？”那鞑官道：“不必觐见。我们早代你们觐过了。”宗仁道：“我们觐见三宫，还有事面奏。”那鞑官道：“我们也代你奏过了。”胡仇道：“这又奇了。我们要奏甚么事，你怎么知道，能代我们奏呢？”那鞑官没有话说，站起来走了。跟来的鞑子，也都一哄而散。

宗仁叹道：“象这种人犹如畜生一般，莫说内里的学问，就是外面的举动，一点礼仪也不懂，居然也想入主中国，岂不要气煞人么？”九畴叹道：“如今的世界，讲甚么学问，只要气力大的，便是好汉。你看杀一个人放一把火的便是强盗，遍杀天下人放遍天下火的，便是圣祖、神宗、文、武皇帝。我朝南渡之后，只有一个岳鹏举，一个韩良臣。鹏举被秦桧那厮把他陷害了，就是良臣也未竟其用。以后竟然没有一个英雄豪杰，怎么不叫人家来踌躇呢！”宗仁道：“真个是岳、韩之后，就竟然不曾出过一个良将，这也是气数使然。”九畴道：“甚么气数不气数！依我看来，都是被那一班腐儒搅坏的，负了天下的盛名，受了皇帝的知遇，自命是继孔、孟道统的人，开出口来是正心、诚意，闭下口去是天理，人欲。我并不是说正心、诚意不要讲，天理、人欲不要分；也不是同韩侂胄一般见识，要说他是伪学。然而当那强

邻逼处，土地沦亡，偏安一隅的时候，试问做皇帝的，还是图恢复要紧呢？还是讲学问要紧呢？做大臣的，还是雪国耻要紧呢？还是正心、诚意要紧呢？做皇帝的，一日万机，加以邻兵压境，正是心乱如麻的时候。他却开出口来便是正心、诚意，试问办得到办不到？自从他那么一提倡，就提倡出一大班的道学先生来；倘使敌兵到了，他能把正心、诚意、天理、人欲，说得那敌兵退去，或者靠着他那正心、诚意、天理、人欲，可以胜得敌兵，我就佩服了。当时如果岳、韩两个，提倡起武备来，对皇帝也讲练兵，对朋友也讲练兵，提倡得通国人都讲究练兵，只怕也不至今日了。”

一席话说得宗仁错愕起来，问道：“依老护卫说起来，这正心、诚意的学问，是用不着的了。”九畴道：“这又不然。照经上说的由正心、诚意做起，可以做到国治、天下平，如何用不着呢？但是有一句古话，说的是：‘善易者，不言易。’须知道实行的人，断不肯时时挂在嘴里说出来的，就是说出来，也拣那浅近易明的才说。断不肯陈义过高，叫人望而生畏。”宗仁道：“正心、诚意，就是正心、诚意，还有甚么浅近深远之别么？”九畴道：“要说到实行上面，就是浅近；不讲实行，单向着理解上说去，自然深远了。譬如岳鹏举当日说的‘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即太平。’这就是实行的话。你试想文臣果然能不爱钱，武臣果然能不惜命，不是认真能正心、诚意的人能做得到的么？能做到这样的人，还不是纯乎天理，绝无人欲的么？鹏举当日，绝不曾提到这正心、诚意、天理、人欲的话，单就爱钱惜命说去，可是人人听得明白，人人都佩服他这句话说得不错。象他那种甚么‘去其外诱之污，充其本然之善’那些话，你叫资质鲁钝之人，任凭你把嘴说干了，他还不懂甚么叫做‘本然之善’呢！又如甚么‘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事物之变，自然意诚、心正，可以应天下之务。这些话对皇帝去说，你道皇帝听得进么？人家急着要报仇雪恨，又要理政事，又要办军务，他却说得这等安闲，譬如人家饿得要死了，问他讨一碗饭来吃，他却只说吃饭不是这般容易的，你要先去耕起来，耨起来，播起种子来，等它成了秧，又要分秧起来，成熟了，收割起来，晒干了，还要打去糠秕，方才成米，然后劈柴生火下锅做饭，才能够吃呢。你想这饿得要死的人，听了这话，能依他不能呢？我也知道这是从根本做起的话，然而也要先拿出饭来等这个将近饿死的人先吃饱了，然后再教他，并且告诉他若照此办法，就永远不会再饿了。那时人家才乐从呀！没有一点建树，没有一点功业，一味徒托空言，并且还要故陈高义，叫人家听了去，却做不来。他就骂人家是小人，以显得他是君子；偏又享了盛名，收了无数的门生，播扬他的毒焰。提倡得通国之人，都变成老学究，就如得了痲病一般，致有今日。我有一句过分的话，当时秦桧卖国，是人人知道的，他这种误国的举动，比卖国还毒，却没有人知道。如果中国有福，早点生出个明白人，把他的的话驳正了还好，倘是由他流传下去，将来为祸天下后世，正不知伊于胡底呢？”

宗仁听了半天，起初以为是泛论讲学之辈，后来听到他引了“去其外诱之污”等句，方才知是专指朱熹讲的。宗仁生平本是极推崇朱熹的，听了九畴这番议论，不觉满腹狐疑。因问道：“依老护卫说来，这讲学不是一件好事了？”九畴道：“讲学怎么不是好事！不过要讲实学，不可徒托空言，并且不可好高骛远，讲出来总要人家做得到才有益呢。”宗仁道：“正心、

诚意，何尝是做不到的事情呢？”九畴道：“我方才不是说么！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便是正心、诚意，却是任你拣一个至蠢极笨的人来，或拣一个小孩子来，你同他说这两句，他都懂得；非但懂得，他并且知道：文臣不应该爱钱，爱了钱便是贪官；武臣不应该借命，惜了命便要打败仗。若单讲正心、诚意，不要说至蠢极笨的人以及小孩子，就是中等资质的人，任你口似悬河，也要讲好几天他才略略有点明白呢！”宗仁道：“他这讲学，本来是讲给聪明人、上等人听的。”九畴道：“须知天下上等人少，下等人多；聪明人少，鲁钝人多。这一国之中，必要人人都开化了，才足以自强。若是单单提倡上等人，聪明人，这一班下等鲁钝的，就置之不理，这一国还算国么？譬如出兵打仗，将帅不过几个人，兵卒倒是论千论万的。任凭你将帅谋略精通，武艺高强，那当兵的却全是孱弱不堪，兵器都拿不动的，能打胜仗么？讲到正心、诚意，那些兵卒们，若不是人人都正心、诚意，也不能取胜呢！然而要教他正心、诚意，正不知从哪里教起？还不如说些粗浅忠义之事，给他们听，养成他那忠义之气么！你想：养成了忠义之气，还不是正心、诚意么？他们好陈高义的，往往说人家是小人，做不到这个功夫，他却自命力圣人。莫说圣人他未必学得到，就学到了，却只有他一个圣人。站在这一大班小人里面，鞞子打来了，哪里又造反了，哪里又闹饥荒了，试问做圣人便怎么？”

宗仁听了，恍然大悟。暗想：“原来这正心、诚意，是人人做得到的，极容易的事，却被朱夫子说的太难了。”又想起九畴这番议论，同谢枋得教育后起的话，恰好互相发明，不觉暗暗佩服。正要开言，忽听得门外一阵人声嘈杂，又拥进一大群鞞子来。

不知此来又有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六回 胡子忠盗案卷尽悉军情 郑虎臣别仙霞另行运动

却说宗仁正听得程九畴的话入了彀，忽然又拥进来了一群鞑子。当先是一员鞑官，向九畴说道：“你们带来的金子、银子、绢匹，奉了我们皇帝的圣旨：，交内务府点收。”只我便是内务府的堂官，你们可交给我带去。”九畴道：“金、银、绢匹，本来是送你们的，都堆在这里，你们取去便是。”那鞑官便吱吱咕咕的发了几句号令。那跟来的鞑子，便七手八脚的大挑小担，登时搬个一空。那鞑官也就扬长的去了。

宗仁看见这般举动，又是可笑，又是可叹，因对九畴道：“倘不是遇了世变，我们从何处看得着这种野人！”九畴道：“这种本来是游牧之辈，一定要责他礼节，才是苦人所难呢！”胡仇道：“罢了，算了。不要谈这些不相干的了，我们的正题，还要讨论讨论呢！我们说要觐见三官，看他们的意思，是不许我们见的了，还得要打个主意才好呀！”九畴道：“看他明天回信怎样说再商量吧！此刻也急不来；如果他们一定不许觐见，只怕仍然是要烦胡兄去暗访呢。”胡仇道：“暗访也访过多日了，只访不出个头绪来。少不得今夜也要去访查访查，这倒不必定要等他们回信再访。”

三人议定了，方才退入后进。宗仁又与九畴讨论了些学问，等到夜静时，胡仇穿上了夜行衣，戴了黑面具，别过二人，走到檐下，将身一纵，鸡犬不惊的就不见了。九畴十分嗟讶。

且说胡仇上得屋时，心中本来没有一定的去向，只随意所之，蹓过了好几处房屋，只见迎面现出一所高大房子。暗想：“莫要在这里，且进去看看。”想罢，蹓到那房檐之下，躲在角上黑暗的地方，用一个倒挂蟾蜍的势子，只一翻身，双脚挂在檐上，倒过头去，一手抱住庭柱，往下窥探，只见堂上点的灯烛辉煌，内中坐着七八个鞑子，老少不等，在那里团团围坐，一面吃酒，一面割生牛肉烧吃。那一股腥膻之气，闻了令人恶心。当中坐着的一个，年纪最轻，却是穿的是绣龙黄袍，开口说道：“南边打发来的几个蛮子，怎样处置他呢？”坐在上首的一个道：“只索杀了他就是了。这点小事，还要费王爷的心么？”下首一个道：“这几个蛮子，不值得一杀。我们要杀，就杀那大伙儿的，杀他这三个没甚趣味。”又一个道：“不错。杀要杀那些有本事的；这三个人，一个是老的将近要死了，一个是白面书生，那一个更是猴子一般，能干些甚么事出来？杀了他也是冤枉。”又一个年纪最老的道：“他们总算是来通好的，自古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不如莫杀他，也显得我们天朝豁达大度，也好借他们的口，到南边去传说天朝威德。”那年轻穿黄袍的便道：“老刘说的是，不杀他也罢。”那坐在上首的道：“他们说还要甚么觐见三官呢！”那年轻穿黄袍的道：“这可使不得。我们好容易把那蛮婆子弄来，岂可以叫他们轻易相见！他们见了，鬼鬼祟祟的，不知要商量甚么呢！天已不早了，我们不要把唱戏的功夫耽误了，唱起来吧。”这句话才出口，阶下便走进十多个小厮，一般的都生得眉清目秀，唇红齿白，一时管弦嘈杂，就杂乱无章的唱起来。却也作怪，唱的一般都是中国曲子，并没有甚么“胡笳”杂在里面。胡仇看到这里，就轻轻的用一个猛虎翻身的势子、翻到房顶上去。又拣高大的房子去寻了几处，并无踪迹。看看天已不早，就忙忙回到寓处。程、宗二人，已经睡了。也就解衣安憩，一宿无话。

次日起来，便把昨夜听见的话对二人说知。九畴道：“据此看来，觐见仍是不能明做的了。”胡仇道：“但是叫他老刘的是哪个？想来这个人一定

是中国人。”九畴道：“这不消说得，一定是刘秉忠。他本来是瑞州人，他家的历史，香得很呢！他的祖父，降了西辽，做了大官。他的老子，却又降了金朝，也做了官。到了这位宝货，又投降了鞑子。祖孙三代倒做了三朝元老，真可以算得‘空前绝后’的了。”

还说着话时，忽然报说鞑官到了。三人迎出外堂相见。那鞑官便道：“你们不必多耽搁，我奉了皇帝圣旨，要你们即刻动身，不得稍有停留。”九畴道：“我们奉旨来此，是要觐见三宫。怎么把这个正题置诸不理不论之列？”鞑官道：“你们的甚么‘三宫四宫’，在这里，饭也有得吃，衣也有得穿，房子也有得住，用不着你们见，你们见了，也不过如此。并且你们将来也不必再来见他。我们代你们把他养到死了，便代你们棺殓祭葬，一切不用你们费心。这是天朝的深仁厚泽，你们应该要感激涕零的。”说着，不由分说，叱令从人，收拾行李，押了动身。九畴等三人，束手无策。三人虽然都有武艺，争奈此时同在虎穴之中，并且这个不是可以力争的事，只得忍着气上路。一路上仍旧坐轿，鞑官、鞑兵却骑马跟着，一径押到天津，上了原来的海船，督着起了碇，方才呼啸而去。

九畴等三人，一肚子不平，无处发泄，只气得目瞪口呆。胡仇便叫把船驶到僻静去处，仍旧泊定。对九畴、宗仁道：“两位且在这里稍候，我好歹仍旧到他那大都去，探个实在消息，倘使不得三宫下落，我便上天入地，也需去寻来。你二位千万等我回来了再开船。”九畴、宗仁，到此也是无可如何，只好听凭他办去。

当下胡仇改了装扮，结束停当，带了干粮军器，背了包裹，走上岸来，望大都而去。这里程九畴、宗仁两个，自在船上守候。宗仁便终日与九畴讲学，暗想：“这一位虽是武夫，却是个讲究实行功夫的。凡那一班高谈阔论的鸿儒，被他诋骂得一文不值，内中言语虽不免有过激的所在，可也确有见地，倒是一位讲实学的君子。”为此谈的愈觉投机，慢慢的又讲到时局。九畴叹口气道：“这番文丞相、张将军两位，便是国家气运的孤注。他两位要是得手，从此或者可以图个偏安，万一不利，那就不忍言了。”宗仁又把仙霞岭设立“攘夷会”一节告知。九畴道：“这也是最后无可如何之一法；但可惜局面小些，恐怕不能持久。”宗仁道：“据金国侠的意思，打算复了衢州，再进窥全浙呢！”九畴道：“衢州在万山之中，恐怕不是用武之地，然而这个也是尽人事做去罢了。”

两人谈的人毅，转忘了盼望胡仇之久。一连过了七八天，两人谈至更深，方才就寝。忽然舱外蹿进一人，正是胡仇。两人连忙起来，便问：“事情如何了？”胡仇喘定了片刻，方才说道：“三宫不知被他们藏到哪里去了？挨家寻过，却只寻不出来。后来恼了我，打算到他宫里去探听。等到四更时分，蹿了进去，我满意这个时候，他们总睡静了；谁知走到一处，灯烛辉煌，有一大班鞑子，列了许多公案，都在那里办公事。左侧一间，静悄悄的坐了几个鞑官儿。再往里一间，当中坐着一个龙冠凤冕，虬髯细眼的鞑子、前面跪着三个鞑子，我想这当中坐的一定是鞑酋忽必烈了。伏在檐下，看他有甚举动。方才宁一宁神，那跪着的三个，已经退出去了。一会又进来两个，也对那酋跪着，说了好些话，又退出去。一起一起的，都是如此。过了五六起，所说的话，好象都是甚么打胜仗，得地方之类。我很疑心，此时天色已经朦胧发亮了，那酋也退到后面去了。我又在瓦上蹿到方才见他们办公的那房子里去，见他们乱哄哄在那里收拾文书，都归在一起，放在抽屉里面，就纷纷



的散了，不留一个人。我便轻轻落下来，在抽屉里取了那文书，四下里一望，都是书架子，都是放着些文书，书架上面，还分别贴个签儿，标着些甚么民政、工政、财政之类，我都无心观看，只在那军政架上，取下

了一大叠，束在怀里，蹿了出来。喜得时候甚早，没有人看见。我便兼程赶了回来，好歹总探了些军情。至于三宫的下落，确是没有地方去访寻了。”说罢，解下包裹，取出文书道：“我在路上，还没有功夫去看呢，打开来大家看吧。”宗仁便去剔亮了灯。九畴取了过来，先理顺了日子，原来都是伯颜、张弘范的奏报。先看了几卷，也有报得了常州的；也有报得了平江的；也有报宋帝已降，兵到临安的；也有报押解宋帝起行北上日期的：这都是已往之事。三人早从那里经过来的，无心去细看。后来看到一卷，是报梅州失守，略言：“南人立益王昷为帝，命文天祥寇我江西。其先锋赵龙，率兵三万，陷我梅州”云云。又一卷是报会昌失陷的，说是宗信领兵陷了会昌。三人不觉大喜。再看下去，有报说陈瓚陷了兴化军，张世杰陷了潮州及邵武军的。又有报说赵时赏围攻赣州的。三人愈加欢喜。抖擞精神，往下再看，却是几卷无关紧要的平常事情，也并不是军务。这个大约就是胡仇在抽屉里取出来的那一叠，他们新近接到，未曾按类分开的了。又往下看时，内有一卷写道：“某月日，遣副将李恒袭击文天祥于兴国县。天祥兵不支，退走永丰。适永丰先为我兵别队所破，兵先溃，追至方石岭，斩敌将巩信，擒赵时赏。刻天祥走循州，正挥兵追剿”云云。宗仁大谅道：“一向都是胜仗，何以一败至此？”急急搁过此卷，再往下看时，是报说：“张世杰来寇泉州，被我军击退，遂克复邵武军”的。宗仁顿足道：“两处都败了，此刻还不知怎样呢！”急急又看下一卷时，是报说：“我兵破福州，南人奉其帝奔潮州”的。九畴叹道：“大事去矣！”急又翻一卷来看，上写道：“据谍报南人奉其帝奔潮州，道遇张世杰，遂入世杰军中，窜至浅水湾。我军追至，张世杰又窜井澳。正追剿间，据划探报称前途有飓风，南军舟多覆没，帝落水，遇救得起，然死生未知，尚待再探”云云。又有一卷，报说：“文天祥此时在丽江浦”云云。以下便没有了。

三人看罢，不觉纳闷，相对愁叹。胡仇便道：“不期便闹到这个地步！我们这番回去，只怕还没有地方复命呢。”九畴道：“我们此刻只有先到潮州一带去打听行在的了。”宗仁道：“或者我们径奔丽江浦，投文丞相去。文丞相那里，总知道行在处所的。”九畴道：“军情瞬息千变，莫说我们到南边还要好几天，就是此时，文丞相也不知在那里不在了？”胡仇道：“他未后那个奏报，又说我们皇上落水，死生未卜。此说不知确不确；万一有甚不测，我们还复甚么命！并且据这奏报，那边地方多失陷了，不知怎样支持？”九畴道：“万一有甚不好说的事，还有信王在那里呢！陆君实一定能担任这件大事，若说那边地方多已失陷，须知两广地方还大着呢！你们区区一个仙霞岭，还打算要复兴中国，何况有了两广地方呢！”说话之间，已经天明，便吩咐船户起碇。三人又商定了，沿途拢岸，以便探听南方消息。一时间船出了口，放洋起来，不免受些风涛之险，不在话下。

一日，船家拢船进了一个海湾泊定了，来报说到了益都路了。胡仇道：“哪里有个益都路起来？”九畴道：“这本是我们的东京路。自从鞑子占据了，就改了益都路；但不知怎样去打听？”胡仇看看天色道：“此时已经是

---

划(ch n, 音铲)——同“栈”。

黄昏时候了，还是我去暗访。此时我得了法门了，只要向公事上去探听，没有消息便罢，有了总是确的。”宗仁点头称：“是。”九畴道：“未必，未必。他这种军务事情，何尝不是通咨各路的。你须知大都是他的总汇，所以才有些公事呀。”胡仇不觉楞了一楞道：“我姑且去试探试探，左右船已泊了，不去也空坐在船上。”说罢，换了装束自去了。到了半夜，方才回船，果然没有探听着。

到了天明，吩咐起碇再行。胡仇道：“似此看来，再到别处傍岸，也不过如此。徒然耽搁日子，以后可以不泊岸吧。”宗仁道：“今番无论走海道走旱路，总免不得要到广东，但是近来海上有了战事，我们虽到了广东洋面，恐怕也近不了行在。”胡仇道：“照此说来，福建洋面就有了战事的了，自然有许多鞑船在那里；万一遇见了他，罗唳起来，也是不可不防的事。我们不如径走温州，由温州登陆吧。我们顺便还可以拢仙霞岭，探听探听近来消息，不过多萦绕几百里路。”九畴道：“仙霞岭虽是可去可不去，然而我们总在浙江一带登岸便是。我们此刻行李少，走旱路便当些。”

商量已定，即叫船家转舵转篷，向温州进发，偏又遇了风暴，在海湾浅处避了十多无风，复行驶出，风势又逆了，因此行了一个多月，方才到得温州海口。泊定之后，三人便舍舟登陆。九畴便要渡飞云河，取道南雁荡，入福建界，往广东。宗仁、胡仇商量要先到仙霞岭，探听消息再去。九畴拗不过二人，只得依了。于是取道乐清、青田，一路往仙霞岭而去。此时温州一带，久已属了“胡元”。三人虽说是中国的钦差，然而带了国书去，却没有回书来，并且不以礼相待，简直象被逐出来的。此时不便仍以钦差自居，只得微服而行。又以此处居民，也一律的改了胡服；因为那一班鞑子，见了穿中国衣服的，不是说他异言异服，甘居化外，便说他大逆不道，拿了去不是监禁若干年，便是砍脑袋。因此三人也只得暂时从权，换了胡服，打伙起行。

海船泊岸时，天已不早，因此到了乐清，便投了客寓。是夜月明如水，三人不能成寝，偶到外面玩月，只见中庭先坐着一人，也是胡冠胡服，在那里吹笛。吹罢了，又唱曲子。唱的却是中国曲子，并不是胡调。宗仁等他唱完了，不禁上前回道：“适聆雅奏，阁下当是汉人。”那人连忙起身招呼道：“正是，正是。此时满目中虽然都是胡冠胡服，内中却十分之九是汉人，只看其心是汉心是胡心罢了。”宗仁听他此言，以为必非常人，因请问姓名。那人道：“在下埋没姓名已久。此时沧桑已变，政俗都非，就说也不妨。姓郑、名虎臣的便是。”程九畴从旁急问道：“莫非是在漳州木绵庵杀贾似道的郑义士么？”虎臣道：“正是。不知老丈因何得知？”九畴道：“那木绵庵离我家只有二里之遥。那一天出了事，我一早就知道了。后来地方官还出示捉拿义士，不知义士藏到哪里去来？”虎臣因还问了三人姓名，方才说道：“在下那时走了出来，也不辨东西南北。走了几天，到得福州，那捕拿的文书也到了。我急的了不得，走到海边，要附海船逃去，偏偏又没有海船。天色又不早了，看见海岸旁边有一家人家，我便去投宿，内中却是一个渔翁，承他招留。后来同他谈起时事，谁知他并不是个渔者出身，也是个清流高士，因为愤世嫉俗，托渔而隐的。我又略略说起贾似道，他便切齿痛骂。我见他如此，便告诉他在漳州杀贾似道逃走出来，此时官府行文缉捕的话。他十分钦敬，并道：‘老夫本来要等八月秋凉，方才出海捕鱼，既然阁下要避难，我们来日便出海。我们出海一次，总要三五个月才回来；不然，捕了鱼就驶到别处口岸去卖，那就可以几年不回来一次的了。’当时我十分感激。那渔

翁便叫两个儿子，连夜收拾起篷、缆、桨、橹、鱼叉、鱼网之类。忙了两天，他便带了两个儿子，和我一同上船出海，留下渔婆及他那两房媳妇看家。我从此就在渔船上过日子，虽然偶尔也回福州一次，然而不到几天，又出海了。去年九月，渔船到了潮州。我因为潮州有个好友在那里，好几年不见了，此时捕拿我的事也冷淡许多了，因辞了渔翁，去访那好友。不到几天，喧传圣驾到了。我不觉大惊，想这时候福州一定失守了。过了不到一个月，又听说兴化军失守，守将陈瓚殉节。”九畴等大惊道：“此信是真的么？”虎臣道：“怎么不真！圣驾本来是在浅水湾，后来刘深领了水师来攻，几乎支持不住；幸得张世杰在军中调度得法，方才逃出虎口，前往井澳。偏又遇了飓风，御舟也覆了；好容易把圣驾救起，闻得已经因惊成病了。”九畴等三人相顾道：“此信是确的了。”虎臣道：“就当那几天里头，我遇见了谢叠山先生。他告诉我这里有个仙霞岭，岭上有多少英雄，都是心存宋室的；劝我投奔，我依言附了海船来到这里。”胡仇道：“敢是此时才去。”虎臣道：“不是。此时是从仙霞岭来，我因为岭上诸位，多主张以兵力恢复中原；我却不能武事，住在山上，也是虚占一席，因此辞了下山，出来别有运动，此时却不便说出来。”胡仇道：“我们都是仙霞岭上一家人，就说说何妨！”虎臣道：“公等说出姓名。在下便知道。并且‘攘夷会’上，我也书了名，不然，哪里肯尽情倾吐！这运动一节，此时确不便细谈，只到后日便知。我总不失了‘攘夷会’的颜色便是了。”四人又谈了一会，各各安歇。到了次日，便分道扬镳。虎臣到哪里去？且待下文交代。

且说九畴等三人，在路下一日到了仙霞岭。把路军士，问知底细，报上山去。不一会，金奎、岳忠、狄琪等，一班儿都挂了孝服，迎下山来。三人一见，不觉大惊。

不知带的是谁的孝，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七回 越国公奉驾幸崖山 张弘范率师寇祖国

却说程九畴、宗仁、胡仇看见金奎等，一众穿了孝服，迎下山来，都不免吃了一惊。胡仇头一个性急，连忙加上一鞭，走到码头相近，便滚鞍下马，不及寒暄，先问：“没了甚人？”金奎也下马道：“且到山上去说。”遂向前与程九畴厮见，又与宗仁见过，数人重新上马登山。宗仁留心看时，一路上的情形，大为改观了：道路也修好了，树木也葱郁了，山坳内房屋也添了许多了。一路观看上山，到了“攘夷会”门前下马。相让入内，只见大堂之上，也尽都挂了孝。宗仁便问：“没了甚人？”岳忠道：“三位还未得知。今上皇帝，龙御上宾了！”一句话只吓得程九畴面如土色，忙问：“是几时得的信？”岳忠道：“是前天得的信。”九畴不及多问，抢步到了大堂上面，看见当中供着御灵，便当先哭临了。众人也随班行过礼。

岳忠、金奎让三人到左壁厢的三间大厅上叙坐。九畴方才细问情由。岳忠道：“自从宗、胡两位去后，不到两天，有十多个鞑子，贩了五百匹马，在岭下经过，被我们捉住，得了马匹，考验起来，可喜都是些上好的马，因此就立了一个马探部，选了精细的兵士，分头探事，随时飞报。此时派在外面探事的有二百起，所以外面信息，甚是灵通。三天五天，总有各路的信息报到。这个警报，还是三天以前报到的。据报说，去年十一月，元将刘深，起了大兵来寇浅水湾行在。张世杰竭力抵挡，争奈鞑兵势大，支持不住。只得率领残兵，奉了御驾，向秀山进发，走到井澳，遇了大风，损坏了御舟，左右侍卫，以及皇上，尽皆落水。幸得张世杰悬下了重赏，众兵丁一齐凫水施救，方才救起。从此就得了个慢惊的毛病。刘深那厮，又追将过来，只得带着病逃到谢女峡。陈宜中丞相，见势头不好。说是到占城国借兵，带了十多号船去了。直到此时，不见回来。到得今年四月，便驾崩了。当下一众大臣，都要散去，幸得陆秀夫慷慨说道：‘大行皇帝虽然上宾，广王乃度宗皇帝之子，现在军中。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数万，天若未绝中国，何尝不可据此恢复！’说得众人应允，方才奉了广王即皇帝位，上大行皇帝庙号，为端宗。”宗仁道：“文丞相此刻在何处？不知可曾探得？”岳忠道：“文丞相初出兵时，声势极大，首先复了梅州，张世杰克复了潮州，陈瓚克复了兴化军。一时鞑兵丧胆。广东制置使张镇孙，也乘势克复了广州。于是吉安、赣州一带，尽行克复，大兵会于南昌县。张世杰一路也乘势攻打泉州，克复邵武军，招降了海盗陈吊眼、许夫人，兵势也不弱。后来鞑子那边，来了一员贼将，叫做甚么李恒，带了一支鞑兵，探得文丞相在兴国县，便轻骑前来袭击。文丞相不曾防备，败了一阵，打听得邹凤在永丰县，有数万兵士，便打算到那里去。谁知永丰先被鞑兵攻下了，文丞相率领残兵，走到石岭地方，人因马乏，走不动了，便吩咐且扎下行营，略为憩息。谁知李恒迫兵已到，众兵士喘息方定，哪里还敢接战，只得拔队先行。副将宗信，带领五百名兵士断后，等李恒兵到，便挥兵杀回，直杀入鞑兵阵内，左冲右突了一回。后又杀将出来。李恒见他以寡敌众，勇气百倍，疑有伏兵，不敢追赶。宗信杀出来后，就在山坡前扎住小歇。鞑兵此时，四面围将过来，用强弓硬弩，一阵乱射。可怜宗将军和五百兵士，同时殉国了。”宗仁听得，不免凄然下泪。岳忠又道：“李恒既射杀了断后兵，使一路掩杀过来，迫到空坑地方，我家兵尽行溃散。赵时赏被鞑兵捉住，问他是何人，他便冒充了文丞相。李恒信了他，文丞相方才得脱，一路招集残兵，在海丰

县扎住了几时。此时闻得出驻在丽江浦，夙便要图克复广州。”宗仁道：“怎么！广州又陷了么？”岳忠道：“岂但广州！兴化军及潮州都陷了。鞑兵破兴化军时，恼陈瓚不肯投降，把他分尸数段；杀得百姓血流成河。潮州是杀得鸡犬不留。说来也是可惨。”当下各人叹息一番。程九畴伤感之下，便得了个怔忡之症，不能起行。宗仁听得兄弟宗信殉了国难，也是十分伤感，因此得病，都耽搁下来。只得暂住几天，再定行止。

忽然一天马探回来报说：“都统凌震，又克复了广州。”胡仇听得，便对众人说道：“此刻宗、程二位，都生病在此，不能复命；不如我到广东走一次，顺便打探军情如何？”众人都道：“如此甚好。”胡仇即日结束停当，背了行李，骑马下山，向广东进发。一路上晓行夜宿，只觉得景物都非，不胜黍黍故宫之感！越过了福建界，到了广东地方，直向广州进发。说不尽那兵荒马乱情形，真是令人伤心惨目。到得广东与凌震相见，方知广王即位后，改元祥兴。就以今年景炎三年，改为祥兴元年。升广州为祥兴府。先帝崩于州，此时陆秀夫、张世杰奉祥兴皇帝，迁至新会之山。此时计程，还在路上。

胡仇得了此信，便问凌震讨了一号海船，沿路迎将上去。走到新会地方，恰与大队兵舰相遇。胡仇叫把船拢近，先问了张世杰坐船，驶得两舷切近，便使人通名求见。世杰忙叫快请。胡仇跨过船来，相见已毕，便诉说一切。世杰不胜切齿道：“我若不雪此仇，誓与此舟同沉。”于是带了胡仇，到杨太妃御舟复命，太妃听胡仇奏说一切，也是无可如何，只说得一声：“卿且退去歇息。”世杰又引到祥兴皇帝御舟。上得船时，有两名御前护卫挡住，教且在前舱患息。此刻陆丞相正在和皇上讲大学章句呢！世杰、胡仇只得在外面等候。过了好一会，那御前护卫进去探问过两回，方才有旨出来，宣张世杰、胡仇两个进去。胡仇便跟着世杰进去。朝见已毕，将到大都一切情形奏闻。那祥兴皇帝才得八岁，一点事也不曾懂得。那复命一节，不过是个礼节罢了。只有陆秀夫侍立一旁，垂绅正笏，望之俨然不可侵犯。说句俗话，就犹如庙里泥塑木雕的神像一般。把一个八岁孩子，也拘束得端端正正的坐在上面。胡仇奏完了，也不曾懂得回答一句甚么。还是陆秀夫代传谕旨，叫且退去憩息。

世杰、胡仇退了出来，回到中军船上。世杰叹道：“陆君实也不愧为一大代大儒，只是迂阔了些。天下事闹到这个步位，皇上的年纪又不曾长大，他只管天无讲甚么大学。我岂不知大学是讲修齐治平之道？然而对着八岁孩子去讲，未免太早了些。”胡仇道：“教导也是不能少的。此时若不把道德陶融了，将来长大亲政时，天下事更不可问了，只是大学未免太高深了，无妨取浅近的先行诱导，也好使听讲的易于人耳；并且连年兵败，迁徙流离，三宫北狩，这等大耻大辱，也应该时常提在嘴里，好使皇上存了个国耻在心，方才能奋起精神，力图中兴呀！将军何不劝陆丞相看！”世杰道：“我何尝不劝来！怎奈他说报仇雪恨，恢复疆土，是武臣之事，启沃圣德，致君尧舜，是他文臣的事。倒叫我只管设法杀敌，不要管他。他言之成理，叫我也无可如何！”正说话间，内臣赉到了御旨。封胡仇为军前参督，就留在军中听用。胡仇受封谢恩毕，然后与宗义、宗智相见。说起宗信殉国一节，不免

---

(g ng, 音冈)。

笏(hù, 音护)——古时大臣朝见时手中所执狭长的板子。

吊唁一番。从此胡仇留在军中，不在话下。

且说大队船只，乘风破浪，不日来到崖山。这崖山，在新会县南八十里，大海当中，与奇石山相对。远远望去，犹如两扇大门一般，好个形势。这两山之中，便是海潮出入之路。山上人民，聚族而居，平时也设兵戍守，所以山上有个镇府衙门。船拢了山，世杰便和秀夫商量，要奉两宫登岸，先到镇府衙门驻跸，再作后图。商定之后，奏闻杨太妃，便备了法驾，请两宫登岸。此时颠沛流离之际，法驾也是有名无实，不过草草应酬，两乘轿子罢了。一时岛上居民，闻得太妃、皇上驾到，无不扶老携幼，出来瞻仰。此时正是六月时候，海边的天气无常，御驾正在前行，还不曾走到有人家的地方，忽然天上起了一片黑云，顺风吹来，顿时布满空中，便大雨倾盆，雷电交作起来。一时无处躲避，抬轿的人，只得冒雨向前飞跑。偏又狂风大作，把轿顶揭去。喜得走不多远，路旁有一座古庙，轿夫便连忙抬了进去。随从的人，也跟着进来，一个个都是淋漓尽致，气喘吁吁的了。太妃下得轿来，便忙着叫人在行李内取出衣服，代祥兴皇帝换出湿衣，自己也换过了。

这一场雨是暴雨，此时早已雨过云开，现出一轮红日了。宫人们便取太妃和祥兴帝的湿衣，到庙后去晒晾。又苦于没有竹竿之类，只得把衣服抖晾在一种小树之上。这种小树，土人叫他做山桔。到了秋天，结成一种指顶大的小果，颜色鲜红，也可以吃得，不过味道略涩罢了。说也奇怪，这山桔树的树身，与别的树本来无异，自从披挂过了御衣之后，那树身忽然长出了许多斑节，七高八低，或大或小，就如龙鳞一般。以后便永远如此，土人说它因为披过龙袍，所以留下这点古迹，因此就叫它做“龙缠山桔”，最奇的这山桔本是广东的土产，然而除了这座庙后的，别处所生，一律都是光身，没有斑节的。岂不是一件奇事么！

且说张世杰奉两宫到了崖山之后，便移檄广右诸郡，征取钱粮；一面遣人入山，采伐树木；一面招募工匠，起造行宫。又赶造战舰，招了铁匠，打造军舰，朝夕训练士卒，以图恢复。从六月赶到十月，方才略有头绪。

话分两头。且说文天祥，自从空坑兵败之时，一妻二子，早在军中失散，却被鞑兵获住，问知系文天祥妻子，便要派兵护送他到大都去。须知他是一门忠孝的人，哪里肯跟他到北边去，便都自尽了。天祥退到循州，招集残兵，往海丰扎住，将息了几时，便进扎丽江浦；偏偏又遇了一场瘟疫，兵士死的甚多。正在忧闷之间，接了家报，他的老母亲及一个长子，又都死了。天祥忙便上表奏报丁忧，陆秀夫与张世杰商量：此时正是国家分崩离析之际，岂可听其闲居！并且他若丁忧回去了，那一支兵，实在也无人可以统带，遂拟了一道诏旨，温语慰留。又奏闻杨太妃及祥兴帝，遣官前去赐祭。天祥得了诏旨，自念家属已尽，剩得孑然一身，乐得尽忠报国。于是墨经从戎，进兵潮阳。恰好邹也练成了一支兵马，前来相会。

那时外寇既深，而本国的盗贼也自不少，有两个海盗的渠魁：一名陈懿，一名刘兴。在潮州海面一带，出没为患。文天祥想内患不靖，难御外侮，遂差了一员将官，坐了小船，访到二人巢穴，劝令投降。二人不肯降，并且出言无状。差官回报，天祥大怒，拨了一枝水师，乘了兵舰，出海征剿。那海

---

驻跸（bì，音毕）——帝王出行时沿途停留暂住。

墨经（dié，音迭）——黑色丧服。此处意为带孝从戎。

（féng，音冯）。

盗本来是乌合之众，见官兵到了，便张皇失措。刘兴早被一枝流矢射中，落海而死。盗众益发大乱。陈懿见势头不妙，便转舵逃走。千不合，万不合，这枝官兵不合不去追赶，被他逃生了去了。

他逃到半海，恰遇了鞑子大队兵船。陈懿便在自己船桅上，竖起降旗。鞑兵望见，以为是大宋兵马，下令驶近。陈懿便到中军船上去叩见元帅。你道这元帅是谁？原来就是张弘范。此时伯颜已回大都，张弘范受了大地父母之恩的那个异种异族皇帝，就封了他做都元帅。封了李恒做副元帅。

这李恒的历史，与张弘范又自不同，我说句粗话，他竟是个杂种。何以故呢？他本姓于弥，是西夏国主之后。唐朝之末，他不知哪一代祖宗，做了唐朝的官，赐姓李，后来也有做宋朝官的，到了鞑子入寇时，他的老子李惟忠，方才八岁，生得眉清目秀，被一个鞑子的甚么王看中意了，把他收留抚养大了，才生下他来。如此说来，他虽未见得真是杂种，也和张飞骂吕布的话一般，是个“三姓家奴”了。

闲话少提，却说李恒本来就随同伯颜入寇宋室，到处蹂躏的了。此时封了副元帅，更是耀武扬威，和张弘范两个带领大队兵舰，要寻宋兵厮杀。这天听说有宋兵投降，便同弘范坐了中军，传投降人进见。陈懿不免唱名报进。弘范问起来历，方才知是个海盗，不是宋兵。不觉大喜，取过空头札付，填了个行军千户，给与陈懿。李恒道：“陈懿是个强盗，只怕未可轻用，怎么便给他札付呢？”弘范笑道：“只要他肯为我用，便是好人。那个管他强盗不强盗呢！况且我要寻文天祥踪迹，正缺少一个响导，何不就用了他，岂不是好！”因问陈懿：“此时文天祥在哪里？”陈懿道：“此时在潮州练兵。”弘范道：“从此处到潮州的海路，你可熟悉么？”陈懿道：“我在海面上行走了十多年，莫说到潮州，就是附近广州、惠州，以至雷州、琼州、廉州一带，都是熟悉的。”弘范大喜。又加了一副委牌，委他做了先锋响导官。陈懿拜谢了。弘即便叫他带领大队，向潮州而去。

此时已是十一月天气，北风大作，乘着顺风，不一日到了潮阳境地。沿海居民，看见大队鞑船，塞海而来。一时奔走呼号，哭声遍野，扶老携幼，弃业抛家，都往内地乱蹿。天祥闻报，忙忙上马出来晓谕弹压，却哪里弹压得住！一时军心大乱起来，部下的一员将官刘子俊，忙来报道：“兵无战心，势难久驻。看看敌兵前舰，已经登岸，不如率领众兵，由未将保丞相先走，留邹将军断后，退还海丰，再作区处吧。”说声未了。探马报到鞑兵已经登岸，追杀过来。天祥急忙回营察视，只见众兵都慌做一堆，料难驱之使战。便同刘子俊、宗礼、杜浒及一切众将，率领众兵先走，留邹断后。

指拨方定，张弘范的兄弟，先锋官张弘正，早已迫到。邹截住厮杀，只因兵心慌乱，不敢恋战，且战且走，猛不提防，一枝冷箭射过来，把坐骑射倒，将邹掀翻在地。张弘正赶马过来，举刀要砍。邹大喝：“鞑奴不得动手！”连忙丢了长枪，拔出佩剑，自刎而亡。弘正下马，取了首级，仍向前追去。

却说天祥等正走问，流星马报到，邹已死，追兵将近，只得舍命前行。走至五坡岭，人困马乏，看看追兵已远，便传令扎住。兵士解甲休息，摘去鞍辔，放马吃草，一面埋锅造饭。正在山前列坐，忽听得一片胡茄声响，鞑兵已到。一众军士，亡魂丧胆，正是人不及甲，马不及鞍。宗礼骑了无鞍马来战弘正，不十合，被弘正一刀撂落马头，宗礼亦自刎而死。刘子俊急挺枪来迎，正纵辔而出之时，不提防马失前蹄，掀翻在地。众鞑兵一拥上前缚住，

解向后面中军去了。

此处赵龙、李虎、白壁一齐上前挡住。众鞑兵见拥出了三员战将，便一齐放箭。这里三人，一心要挡住鞑兵，好放天祥远去，别作后图，所以并不闪避，仍是向前厮杀，一面舞动军器，遮拦格架，挡拨箭弩。怎禁得这里万弩齐发，不一会，三条好汉都死在乱箭之下。

鞑兵仍复前追，赶及天祥。弘正赶一个两马并头，便伸手把天祥活挟过去，陷了海丰，就解天祥到中军来。谁知刘子俊被捉来见张弘范时，便自认是文天祥，因他明知鞑子最怕的是文天祥，所以自己认了，待他不再追赶，好等天祥逃至行在，再图后举的意思，不料后来真文天祥也被捉来了。弘范问了姓名，不觉大惊道：“南朝哪里有了两个文天祥？”因叫几个降卒来认，内中有认得的，便指出刘子俊姓名。弘范大怒，喝令斩了。一面劝文天祥投降。天祥哪里肯依？弘范叫且送到后军安置。休兵一日，便又传令下船，仍叫陈懿做响导，杀奔崖山，来灭宋室。不多几日，到得崖山。弘范在船头上望见崖山水寨，不觉吃了一惊。

不知惊的甚事，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八回 灭宋室生致文天祥 论图形气死张弘范

却说世杰自从奉了御驾，迁幸崖山之后，盖造行宫，赶制船械。是年九月，就奉端宗皇帝梓宫在崖山安葬，号永福陵。自此大事粗定。世杰一意整理武备，以图恢复：陆地上训练马步兵，海上操练大小战舰。到了年终时，已造成大战舰千余号，小战舰三千号。操演纯熟，箭弩齐备。

一日世杰入见祥兴帝，适值陆秀夫在那里进讲大学章句；世杰等他讲完，然后对秀夫说道：“刻下战舰齐备，堪与一战；但是连年失败，人心畏怯，新近文丞相兵败被俘，存亡未卜。仆意欲奉两宫御驾亲征，或者可以鼓舞士气，振刷军心。不知丞相以为如何？”秀夫道：“用兵是危险之事。天子万乘至尊，岂可轻履危地？望将军再图良策。”世杰道：“御驾不行，人心终不能鼓动，而且连年航海，士卒离心。如不奉皇上镇压住他，万一人心解散，为之奈何？”陆秀夫乃从其言。同去奏闻杨太妃。

到了祥兴二年，正月元日，朝贺已毕，即奉两宫，舍陆登舟，驶至海口，御舟居中下碇。四面数百号护卫舰，列成阵势。却将一千号大战舰，一字儿排列在前面。中舳外轴，以大铁缆相连。船头有楼棚，如城堞一般。施旗招展，盔甲鲜明，十分威耀，其余小战舰，留作指拨，四面巡梭。

张弘范率领大队战舰到来，远远望见，犹如一座城池一般，所以吃了一惊，吩咐先下了碇，再作商议。李恒道：“他屯兵海中，海水咸不可食，一定要到崖山汲水。我们不如先夺了崖山，不消一日，他军心自乱。那时乘势进兵，一鼓可下了。”弘范依言，叫李恒亲自督队去袭丞山东面。李恒领命，率领一百号战舰，杀奔崖山东面来。谁知张世杰虽然身在舟中，他陆上的防兵，早已布置严密。李恒战舰到时，岸上万弩齐发，几次冲突，总不能近岸，徒然被射伤了好些士卒。

李恒不觉纳闷，暗自筹画：“若取不得崖山，无面目去见弘范；不如抄到宋兵背后，出其不意，攻他一阵，好歹总有些斩获。”想罢，便叫转舵，刚刚转过山坳，忽听得一声鼓响，当头来了一队战船，为首大将，正是宗义。驶得切近，拈弓搭箭，觑定李恒射来。李恒急闪时，已中了肩窝。宗义把令旗一挥，全队战船，桨橹并举，冲将过去。李恒的船，本来乘着北风，满拽帆篷而来，到此收篷不及，被宗义兵一阵弩箭，射得众鞑子死伤枕藉。李恒忙叫转舵逃走，已被宗义指挥兵士，夺获了二十号船。李恒狼狈逃去，宗义全胜而回。原来世杰在敌楼上，望见鞑兵拨动船只，知是去袭崖山，恐怕有夫，便拨宗义去救应，果然胜了一阵。表过不提。

却说李恒败了回去，与张弘范商议道：“宋家兵船，俱用铁缆相连。此时虽交正月，北风尚大，我们何不学周瑜战赤壁故事，用火攻之法呢？”弘范又从其议。下令准备五十号旧战船，满载干柴、茅草、硝磺等引火之物，扯满风帆。另用十号大船拖带，驶近宋兵水寨，一齐放火，拖船即便驶回。那火船乘着顺风，直撞过来。谁知世杰出海时，早就防备火攻，那战舰外层，一律都用灰和泥涂满，不露一点木在外面，容易烧它不着。看见鞑兵放火船来攻，便传令放倒船桅，把来船拒住。五十号火船，相离在二三丈之外，便不能近，所以一场大火，只烧了几百根船桅。

张弘范看着火光冲天，烟焰蔽海，以为这一把火，可以把宋兵烧的靡有

---

堞（dié,音迭）——城上的矮墙，亦称女墙。

子遗了。乃至烟消火灭时，望见大宋水寨，依然旌旗招展，雉堞完好。不觉一场失望，又和李恒商量。李恒道：“张世杰全力在此，必不能兼顾他处。他的钱粮，全靠广右诸郡供应，不如元帅在此与他相持，待我由水路绕道外海。去攻下了广，先绝了他粮道。任凭张世杰英雄，他总不能驱饿兵交战。”弘范依言。李恒便点了二十号战船，将军器旗帜，全收在舱内，扮做商船模样，径奔广州，陆续登上岸。守土官兵，还未曾得知。及至一声号起，一片胡笳之声，李恒当先，带来二千兵士。一齐拔出军器，一拥入城，逢人便杀。凌震听得鞑兵已经进城，仓皇失措。弃了印，扮做平民，逃走出城。坐了一号海船，径投张世杰去了。这里李恒取了广州，纵令兵士杀一个尽兴，然后留下一半兵士把守，自己仍带领战船回厓山去，适值世杰和弘范交战。

却说李恒去取广州时，便绕道外海。此时回来，却经由内江出来，恰好在崖山南面，听得前面金鼓声与胡前声相和，知是交战。便指挥兵士，桨橹并举，直向宋寨后面，冲将进去。世杰亲赴前敌，与弘范大战，全军精神，都注在前面；不提防后面有兵杀来，吓的措手不及。李恒率领二十号船，横冲直撞，一直杀到中军。各舰纷纷起碇逃走，军中大乱。

陆秀夫带着家眷，另坐一船，听得鞑船杀入中军，以为世杰前面兵败，连忙叫出妻子来，自己督着她跳下水去，然后过到御舟，祥兴帝正在吓的啼哭。陆秀夫奏道：“世杰兵败，鞑兵已杀入中军，孝恭懿圣皇帝已经被辱，陛下不可再辱，臣愿奉陛下以死社稷。”奏罢，取过那方卞璧玺投入海内，道：“此是我中国历代传国之宝，不可堕入胡人之手。”说罢，背起祥兴皇帝，走出船头，耸身一跃，君臣同溺。可怜从此日之后，中国人便没有一寸土地。好好的一座锦绣江山，变做骚胡世界了。秀夫下得水时，李恒已到，杀上御舟，扯下龙旗，换上鞑子旗帜，一时宫人纷纷赴水，军中益发大乱。

探艇报到前军，世杰与弘范两个还未分胜负，闻报连忙收兵回救。弘范自后掩杀过来。世杰不敢恋战，奋勇退回，入到中军时，人报：“陆丞相义不受辱，奉了皇帝赴海归神。”世杰叹道：“天亡宋也。”此时中军各舰，五零四散，已不成阵列。

世杰寻着了杨太妃御舟，奏道：“陆丞相已奉皇帝殉国，臣愿奉太妃，杀出重围，访寻赵家宗室，再立后嗣。”杨太妃大惊，哭道：“奴流离数年，不过望抚育皇帝成人，以报先帝。今皇帝已经殉国，奴岂有独生之理？望将军访求赵家宗室，共图恢复，奴死亦无憾矣。”说罢，推开船窗，翻身落水。

世杰抢救，已经不及，只得仍过坐船，望见前面一千号大战船，已经断了铁缆，四散分开，多半已换了鞑子旗帜，忠志之士，纷纷落水殉国。回顾只剩了十六号战船相随，便奋力夺路，冲出重围。十六号船，又只剩得十号。又遇了狂风大作，波浪掀天，世杰号令众将道：“我冲出重围，并非逃生，正是求死，不过不愿将我这干净身躯，死在骚鞑子之手罢了！我今便凿船自沉，尔等兵士，有愿逃生的，只管各自散去。”众兵一齐大呼道：“我等愿随将军，尽忠社稷，不愿偷生。”说罢，也不等凿船，纷纷赴海。世杰叹道：“愧煞一班反颜事敌之臣也！”说罢，也一跃自沉。这十号船，飘在海上，空无一人。正合了一句古诗：“野渡无人舟自横。”

且说张弘范大获全胜，便率领大军，杀奔崖山而来，用藤牌挡住了弯箭，一拥上岸，任情杀戮。胡仇本来奉了世杰将令，留守崖山，及至鞑兵上岸，情知抵敌不住，然而徒死无益，于是杂在难民之中，走到海边，觅了一号渔船，出海去了。这且按下不表。

却说弘范攻下了崖山，就在祥兴帝的行宫，置酒大会。又在那里磨崖勒碑，刻了“张弘范灭宋于此”七个大字。他自以为莫大之功，要为天下后世，留个古迹。谁知后来到了明朝，有一位大儒者，姓陈，名献章，表字公甫，生在新会白沙乡，人人都称他“白沙先生”。这位“白沙先生”，见了他这七个字，便道：“这七个字记不尽他的功劳，待我同他加上一个字吧。”便在“张”字上面，加上一个“宋”字，变成“宋张弘范灭宋于此。”看官，张弘范的初心，勒了这块碑，不过要记他替元朝开国的功劳，谁知被陈白沙先生轻轻的加上一个宋字，反记了他背叛祖国的罪恶。正是要求留芳千古，转变了遗臭万年。此时媚外求荣诸君，也要留心提防，不要后世也出一位大儒在台銜上面，加上中国两个字才好呢！

闲话少提。却说张弘范磨崖记功之后，便班师回大都去，仍把文天祥安放在后军，一路同行。经过吉州地方，天祥身经故土，想起当时克复及以后失败情形，不胜愤恨，遂不吃饭，打算绝食而死。说也奇怪，俗语说的，七天不吃饭，便要饿死。这位文丞相，却是不吃了八天，依然无恙。没了法，只得仍旧吃饭。

一路上缓缓而行，直到十月，方才到了那个甚么大都。张弘范便去复命，并奏闻捉了文天祥来。元主忽必烈便叫张弘范劝他投降。弘范奉了他的圣旨，便置酒大会，请了一班降臣，让天祥坐了首席。酒过三巡，弘范开口道：“宋家江山，已无寸土，丞相已无所用其忠了！倘肯投降天朝，少不免也是个丞相，丞相何苦执迷不悟呢！试看我们这一班，哪一个不是中国人！一个个都是腰金带紫的。人生求的不过是功名富贵。天亡宋室，丞相必要代他恢复，这不是逆天么？到了吉州时，丞相绝食，八日不死。可见后福正是无量，望丞相仔细想来。”文天祥道：“我若肯投降，也不等今日了。我岂不知腰金带紫的快活！但是我坐视国亡，不能挽救，死有余辜。怎敢还望腰金带紫！并且这等胡冠胡服，只合胡人自用。中国人用了，我觉得非但不荣耀，倒是挂了‘反颜事敌’的招牌，写了‘卖国求荣’的供状。诸君自以为荣，我文某看着，倒有点代诸君局促不安呢！”一席话说的众人满面羞惭，无言可对。弘范强颜道：“丞相忠义，令人愧服。”宴罢，就叫人打扫一间公馆，送天祥去居住。

次日复命，说天祥不肯降的话。元主道：“这是你不善词令之过。朕再派人劝他，看他肯降了，你羞也不羞？”弘范一场没趣，退了出来。

元主就叫丞相博罗劝令文天祥投降。博罗奉旨，便在宰相府召集百官，叫人请天祥来。天祥来到，走至堂下，看见博罗居中坐下，一众文武百官，侍坐两旁，仆人传令行庭参礼。天祥闻说，翻身便走，仆人追上，问是何故。天祥道：“我并未投降，便是个客，如何叫我拜起他来！士可杀，不可辱。你去告诉你家丞相，要杀便杀，下拜是万万不能的。”仆人回去，告诉了博罗。博罗只得撤了中坐，请天祥来，以客礼相见。博罗道：“宋家天下，已经亡了多时，你只管不肯降，还想逃到哪里去？”天祥道：“纵使无路可逃，还有一条死路，是可走的。当日被你家伯颜将我拘住，辱我三宫。那时便想以一死报国，因为念着老母在广东，无人侍奉，并且两位王子，尚在浙地，还想奉以中兴，恢复故土，所以忍耻偷生。到了今日，已是绝望，但求早赐一刀。”博罗道：“你家德祐皇帝，被我天朝擒来，还未曾死，你们便立了皇帝，这等算得忠臣么？”天祥道：“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德祐皇帝北狩，国中无主，所以另立皇帝，以主宗社。何况二王皆是我度宗皇帝

之子，有何不忠？难道那一班奴颜婢膝，投降你家的，倒是忠臣么？”博罗道：“你家德祐没有诏旨叫他做皇帝，这便是篡位。”天祥道：“德祐皇帝北狩之后，端宗皇帝方才登位，怎么是篡？况且是我家天下，我家人自做皇帝，也要算做篡位，然则你们平白无端，恃强凌弱，硬来夺我江山，这又算什么？”博罗怒道：“你立了两个皇帝，到底有甚么功？”天祥笑道：“为臣子的，岂可存一个‘功’字在心里！譬如父母有病，为人子的，延医调治。父母痊愈了，岂能自许为功？”博罗道：“你立了二王，可曾治好了？”天祥道：“父母有病，明知不能治，也没有不治之理。及至真正不能治，那是天命了！”博罗道：“你动辄以父母比君，你今日不肯投降，只求速死，然则你父母死时，你为甚不死？”天祥笑道：“父母死，要留此身办理后事，还要显亲扬名，如何便死？你只管劝我投降，譬如父母死了，岂有另外再认别人做父母之理？我若投了降，便真是认别人做父母了。”博罗道：“你若投了降，少不得一般的封侯拜相，岂不是显亲扬名么？”天祥道：“事了

异种异族的皇帝，辱没及于祖宗，遗臭且及万世，何得谓之显扬？”博罗大怒，喝叫：“推出去，斩了！”左右即簇拥天祥下去，如法绑了。推到辕门外面，刽子手拔出雪亮的大刀，看准颈脖子上，用力砍去。恰才举起刀来，只见一匹马如飞而至，马上骑了一名内监，大叫：“刀下留人！”刽子手便停了手。那内监滚鞍下马，径入宰相府，口传元主诏旨，说：“万一文天祥执意不降，务必留着慢慢劝导，不可杀他。”博罗只得传令放了，又叫天祥谢恩。天祥道：“我生平只受过君父之恩，其余无所谓恩。况我生死，已是度外之事，又谢甚么呢？”博罗怒道：“这般倔强匹夫，岂可再叫他安然住在公馆！可送他到监牢里去，磨折他几时，等他好知道我天朝的威福。”左右便把天祥送到兵马司里去。

张弘范知道元主喜欢文天祥，得了这个消息，便想说他投降，好去领功。因亲去交代司狱官，好好的侍奉天祥，不得怠慢。谁知司狱官已先奉了博罗之命，叫拣一间极卑湿的房子，与天祥居住。弘范只得备了被褥之类送来。此时十月下旬，北地天气早寒，弘范又送了炭来，又拨了两名仆人来伺候。自己天天到狱中探视，看见天祥衣服单薄，而且旧敝不堪。又送了一袭狐裘来。过一天去访天祥，见天祥仍穿着旧衣，因问道：“那件狐裘，莫非不合身么？天气甚冷，丞相何不穿呢？”天祥道：“我是中国人，岂可穿这种胡服？”弘范听了，回去便叫缝衣匠，做了一件宋制的宰相袍送来。天祥仍旧不穿，弘范道：“这不是胡服了，丞相何以还不穿呢？”天祥道：“君亡国破，死有余罪；尚有何面目再着朝衣。”弘范又叫人做了一件青衣，天祥方才穿了。弘范更是送酒送肉的，大天不断，供应了一个多月，绝未曾谈起投降的话。

一天弘范退朝，打叠了一番话，来劝天祥投降，走到门口，只听得里面有人曼声长吟，侧耳听去，正是天祥的声音，念的是一首歌，歌曰：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列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爽，含和吐明廷；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励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凜然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

为之根。嗟予遭 阳九，隶也实不力！楚囚纓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阴房阒 鬼火，春院 天黑，牛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 自辟易。哀哉沮洳 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谬巧，阴阳不能贼？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忧，苍天曷 有极，哲人日以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弘范听罢；便进去相见。常礼已毕，便道：“丞相何必自苦！宋室三百余年。气运已尽，我皇帝奉天承运，奄有中土，明是天命有归。丞相是个明人，岂不知‘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何不早早归顺？上应天命，下合人心。若徒然心恋宋室，此时赵氏不闻有后，已是忠无可忠的了。望丞相三思。”天祥道：“人各有志，何苦相强！我不肯降元，就如你不肯复宋一般。试问叫你此刻起了部下之兵，兴复宋室，你可做得到？”弘范知道他立志坚定，不便再说。坐了一会，即便退去。

光阴似箭，不久又是腊尽春回了。这天是那鞑子的甚么世祖皇帝至元十六年正月元旦，一班大小文武官员，或鞑或汉的，夹七夹八，排班朝贺已毕，各归私第，又彼此往来贺岁。张弘范在家，整备筵席，邀请同僚宴饮，饮到兴酣时，弘范扬扬得意道：“我们身经百战，灭了宋室，不知皇上几时举行图形紫光阁盛典？”此时博罗已醉，听说便道：“你想图形紫光阁么？只怕紫光阁上，没有你的位置呢！”弘范愕然问道：“何以见得？”博罗道：“皇上屡次同我谈起，说你们中国人性情反覆，不可重用，更不可过于宠幸。养中国人犹如养狗一般，出猎时用着他；及至猎了野味，却万万不拿野味给狗吃，只好由他去吃屎，还要处处提防他疯起来要咬人。从前打仗时用中国人，就如放狗打猎。此刻太平无事了，要把你们中国人提防着，怕你们造反呢！你想还可望得图形的异数么。”弘范呆了半晌道：“丞相此话是真的么？”博罗呵呵大笑道：“是你们中国人反覆无常自取的，如何不真！”弘范听了气的咬牙切齿，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往后便倒。众官齐吃一惊，赶前扶救。

不知弘范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遭（gòu，音够）——遭遇。

阒（qù，音去）——寂静。

闭（bi，音闭）——关闭。

沴（lì，音立）——阻水的高地。

沮洳（Juru，音巨入）——低湿之地。借指牢狱。

曷（hé，音何）——什么。

## 第十九回 泄机谋文丞相归神 念故主唐玉潜盗骨

却说张弘范听了博罗一席话，气得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往后便倒。吓得众多官员，急急上前围着扶救。只见他手足冰冷，眼睛泛白，口角里血水流个不住。已是呜呼哀哉了。这是媚外求荣的结局，表过不提。

且说胡仇在崖山，随着众难民，附了渔船逃难，茫茫然不知所之。在海上飘了半年多，看看粮食已尽，只得拢岸。及至登岸看时，已是辽东地方。胡仇只得由陆路南行，沿路行来，已尽是鞑子世界，心中不胜悲愤。兼之在海上几个月，受尽了风涛之险，因此染成一病、在客寓里将息调理。

又过了三个月，方能行走。一天到了燕京，心想：“前回奉诏来代觐三宫，未曾得见，此时不知是何景象。”又想起：“在崖山时，闻得文丞相被俘，想来一定也在此地，何不耽搁几天，探听这个消息呢！”想罢，便拣了一家客寓住下，到街上去闲行，希冀得些消息。

正行走间，忽听得有人叫道：“子忠兄，为何到此？”胡仇回头看时，此人十分面善，却一时认不出来。便问道：“足下何人？在何处会来？”那人笑道：“乐清一会，怎便忘了？”胡仇猛然想起是郑虎臣。因同道：“郑兄何以也在此处？”虎臣道：“此处说话不便，我同胡兄去访一位朋友谈谈。”于是同胡仇走到一处，叩门而入。里面迎出一个人来，修眉广颡，气宇轩昂。虎臣介绍相见，彼此通了姓名，方知此人是张毅甫。虎臣道：“这位张兄，是一位义士，我到了此处，便与相识，每每谈及国事，总以恢复为己任。”胡仇起敬道：“中国有人，宋室或尚可望；但不知有何善策？”张毅甫道：“此时大事尽去，只剩得一腔热血罢了。还有甚么善策呢！”

胡仇又问虎臣别后之事。虎臣道：“我自从到此，便设法钻了门路，投到阿刺罕那里做书启。今年阿刺罕拜了右丞相，他倒颇肯信我。”胡仇道：“这又是何意？”虎臣道：“要设法恢复，先要知道他的底细，又要运动得他生了内乱，才好下手。‘攘夷会’里，众位英雄，都见不到此。又怕他们不肯屈辱其身，所以我来任了此事。此时会中探马，时常来此。我有了消息，便由探马报去。我这不是代会里当了一名细作了么！”胡仇叹道：“‘忍辱负重’。郑兄，真不可及！不知此时三宫圣驾如何？文丞相可曾到此？”虎臣道：“太皇太后，去年就驾崩了。此刻太后及德祐皇帝，仍在这里，封了个甚么瀛国公。文丞相去年到此，囚禁在兵马司，起先是张弘范要文丞相投降，供应得甚好。今年正月大初一，这卖国奴才伏了天诛，以后便只以囚粮果腹；我设法通了狱卒，时常去探望，早晚饭都由毅甫这里送去。”胡仇也把崖山兵败一节，告诉过了。虎臣道：“胡兄既在此，何必住在客寓！可搬到张兄这里来，早晚有事好商量。”胡仇也不推辞，当下便央虎臣，带了去兵马司见文天祥，把崖山兵败一节，洋详细细的告诉过了。依恋了半晌，方才辞出。便到客寓把行李搬到了张毅甫处住下。

毅甫引了胡仇、虎臣到密室里，商量道：“我想外面要求赵氏之后也甚难，德祐皇帝，现在这里，文丞相也在这里，我们尚能觑一个便，劫了文丞相出来，奉了德祐帝，杀入他皇城里面，一切都是现成的，据了此处，号召天下，更派兵守住了关口，阻住鞑兵的来路。倘天未绝宋，未尝不可恢复。但是要设个法，把他近畿的兵调拨开了方好下手。”胡仇道：“要调开他的

兵，颇不容易。除非先从外面起义，攻克了几处城他，他方肯调兵出去。”虎臣道：“待我慢慢设法，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三人商量到夜，虎臣别去，回到丞相府，只见阿刺罕呆着脸，在那里出神。虎臣问道：“不知丞相有甚心事？可否说与晚生？也分点忧。”阿刺罕道：“此时天下太平，四夷宾服，只有日本未曾朝贡，从前曾经派了使臣，赍了国书去，叫他来进贡。第一回投到了，没有回信。第二回是海上遇了风，未曾送到。去年又派了使臣去，今天回来了，覆命说日本如何无礼。皇上大怒，立刻要起兵去伐日本。我想日本比高丽还远，劳师动众的，万一不利，岂不挫尽了威风！想要谏止，却想不出要怎样说才得动听。”虎臣连忙说道：“丞相差矣！日本不臣，正当征伐，以示天朝神武；倘使姑息容忍，将来各国都以为无朝不足畏，观望不前，连那高丽、安南都藐视起来，那时反要逐国征讨，岂不更劳师动众么？”阿刺罕道：“话虽如此，然而不能操必胜之算，万一失败，岂不失了国威？”虎臣道：“只要多起兵，谅日本蕞尔小国，何难征服呢！”阿刺罕低头思量。虎臣又道：“若起了倾国之兵，那日本国不够一击，哪有失败之理？何况此时皇上天威震怒之下，丞相若是进谏，怕不白碰钉子！”阿刺罕道：“谈何容易！起了倾国之兵，万一国内有事，便如何？”虎臣笑道：“丞相忒过于疑虑了，此时大元一统，天下归心，还有何事呢？”当下二人谈至夜深，方才安歇。

次日阿刺罕入朝元主，又商量要起兵伐日本。阿刺罕奏道：“臣以为日本远在海外，不易伐；倘陛下如天之量，能容忍过了最好；如果陛下必要大张挞伐，以示天威，则当多派兵士，以期必胜。”元主道：“朕调集各路镇兵三十万，派禁兵二十万，取道高丽，以伸天讨，有何不可！”于是传旨兵部，行文调兵。阿刺罕下朝回去。

虎臣探得实信，便来告知毅甫及胡仇。胡仇道：“天幸有此机会，宋室可望复兴了，但此事必要先奏知太后才好。”毅甫道：“瀛国公府，关防严密，如何进得去？”胡仇道：“只要知道了地方，我可以去得。”虎臣道：“如此我便可带你去认了门口，但不知如何去法？”胡仇道：“不瞒二公说，飞檐走壁，是我的本技。认清了门口，我便在深夜进去。但是也要通知文丞相，一面送信到仙霞岭，叫各人乔装打扮，陆续来此，等人齐了，才能起事。”虎臣道：“这且莫忙，等此地有了出兵日子再说。并且忽必烈这厮，每年必到蒙古一次，一去便是半年，等他去了。国内空虚，便好乘机猝发。”胡仇道：“这却不然，必要乘他在此时起事，先杀了他，以报国仇，等他们蛇无头而不行方好办事。倘使放他到蒙古去了，我们占了此地，他不免又要起兵来攻，岂不费了手脚？我们只等他起兵出了海，就动手。”毅甫点头称是。商量已定，虎臣便带领胡仇，认了瀛国公府门口；顺便到兵马司悄悄通知文天祥。

是夜胡仇穿了夜行衣，纵身上屋，寻路走到流国公府。这座府第，是有名无实的，统共是三间土屋，给全太后母子居住。其余四面的房屋，都是鞑子居住。名为护卫，其实是监守。全太后自从那回忤了忽必烈，被关禁到高墙里面去，从不放出来。去年太皇太后病的重了，将近要死，不知哀求了多少次，方才把她放出来服侍。不多几时，太皇太后驾崩，全太后便留在这里，

---

蕞（zuì，音最）尔——小貌。

忤——触犯。

抚养德祐帝。

是夜胡仇到了，伏在屋檐上偷看，只见下面三间土屋：当中一间，门口挂了一挂芦帘，里面堆了许多沙锅瓦罐之类，打了一口土灶；西面一间，堆了些破旧杂物，东面一间，透出灯光来。胡仇轻轻跳下，用舌尖舐破了纸窗，向内张望，只见一个中年妇人，穿了一件千补百缀的旧衣，盘腿坐在土炕上面，炕上摆着一张矮脚几，几上放着灯，几那边坐着一个十来岁大的孩子，生得面黄肌瘦。这妇人拿着一叠小方纸片儿，教那孩子认字，看官，只这一个妇人，一个孩子，便是太后、皇帝了。可怜外族凭陵，被他糟蹋到如此，长到十来岁大的人，书也不让他读，只得自己教他认几个字。

闲话少提，却说胡仇看罢了，暗想这只怕便是太后和皇帝了！这土屋是盖造在当中，四面都有房屋围住，料是看守的人。此时还未交二鼓，只怕众鞑子未睡，不便敲门进去；且到那四面房子里一看，众鞑子果然没睡：也有斗纸牌的，也有搂着鞑婆子说笑的。胡仇在身边取出一把闷香，走到暗地里点着了，一处处在门缝里放进烟去。不一会，便都呵欠睡着了。

胡仇又走过来，在纸窗洞里一看，只见那妇人已经把矮脚几推过一边，站在地下抖被窝。留心再看，底下是一双小脚，暗想鞑婆没有裹脚的，这一定是太后了。便伸手轻轻的在纸窗上弹了两下。全太后吃了一惊，问：“是谁？”胡仇轻轻答道：“请太后开门，臣有事启奏。”太后听得是南方口音，惊疑不定。又问道：“你是谁？从哪里来的？”胡仇暗想：“我纵说出姓名，太后也不知道我这个人，不如撒个谎吧。”于是答道：“臣是文丞相差来的。”太后听了，便剔了剔油灯，开了房门，带了德祐帝，拿了灯到外间来。胡仇揭开芦帘进去，拜了太后，又拜德祐帝，慌的德祐帝躲在太后身后。太后道：“乱离到此，不必行礼了。有事说吧，这几年外面的事情如何？文丞相此刻在哪里？”说时已经抽咽起来。胡仇只得从前次奉命代觐说起，直说到崖山兵败宋亡，然后说自己附船逃难情形，直说到来了燕京，见了文丞相，和郑虎臣、张毅甫商划恢复，特地先来奏报的话。太后道：“难得文丞相及将军等如此忠心！但愿十五庙在天之灵，各位成了大功，不惜分茅裂土，但是此时在虎口之内，千万要秘密，万一事前泄漏，我母子性命，亦不能保了。”胡仇道：“臣等自当小心，待约定了日期，再来奏报，此时不便久留。”太后道：“此处关防得十分严密，将军怎得进来？”胡仇道：“臣能在檐壁上走，来去甚便。”说罢，辞了出来，一纵身，便到屋上去了。全太后呆了半晌，想道：“这是新进的人，并不曾受过高官厚禄，还这等忠义；可恨那一班守土之臣，一个个的反颜事敌，把中国的江山作礼物搬送与鞑子！”

不说全太后心中之事，也慢提胡仇回去。且说元主自从恼了日本，便连日催着调兵，克日出师，大有气吞东海之概。合朝文武大臣，都为这件事忙坏了。一日在朝议事，筹拨兵饷，赶备衣甲，修理战舰，添造兵器等。指拨已定，方欲发朝，忽然留梦炎出班上了一道封奏，略言：“闽省僧人某，善观天文，言近日上星犯帝座，恐有变故，而中山亦有狂人，自称宋主，聚众千人。幸觉察尚早，经地方有司扑灭。臣昨日趋朝，又言路上有匿名揭帖多张，言：‘某日纵火为号，率两翼兵为乱’未有‘丞相可无忧’之语。今赵显留居京师，文天祥亦近在咫尺，请分别处置，免其为患。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以闻”云云。

元主看了，恼得睁圆鞑眼，吹动鞑须，大叫快提蛮婆子及小蛮子来。侍臣奉了诏旨，忙来提取。全太后德祐帝不知就里，被他们横拖竖拽，拉到了



他那甚么金銮殿上。元主大喝道，“好蛮婆子，你到了这里，朕有甚亏负你？你受了天高地厚之恩，不知感激，反要做那大逆不道之事。这里容你不得，朕派人押解你到蒙古去。这是朕俗外天恩，饶你一命。”全太后只得谢了恩。起来，要搀了德祐帝走。元主喝道：“哇！再不能容你母子在一处，留下小蛮子，朕别有处置。”全太后哪里舍得，抱住了号陶大哭，被众侍臣硬扯开拖了出去。元主就派了差官，押解起行，并将掳来的宋家宗室，一律都解到蒙古去。又叫人来，捉住德祐帝，硬将他的头发剃去，当堂变了个“小和尚”。又派人押了送到吐蕃去，拣一个凶恶和尚，交与他做徒弟。

处分已毕，方叫提文天祥来。元主道：“你好倔强！为何不投降？如果降了，朕便用你做丞相。”天祥昂然答道：“堂堂中国丈夫，岂有投降夷、狄之理！”元主大怒，喝令：“推出斩首。”左右力士，簇拥出去。元主忽又转念：“天祥为人忠正可爱，不如赦了他，等他知感，或者可肯投降。”便传旨叫赦天祥。留梦炎忙奏道：“外面谣言如此，文天祥万不可赦。陛下如爱忠正之臣，臣有一门生谢枋得，为人忠正，不亚于天祥，臣当作书招之来，同事陛下。”元主准奏。

却说殿前力士，拉了文天祥，到柴市法场上，举刀行刑。天祥南向拜别宋朝十五庙，从容就戮。后人敬他的忠义，就把柴市的地名，改做了教忠坊；直到此时，仍用此名。

力士杀了天祥，便去回奏。元主叹道：“好男子！可惜他不肯投降。今已死了，可追封为庐陵郡公，谥忠武。”赐祭一坛，即叫丞相博罗主祭。博罗领旨，便备了祭品，写了“敕封庐陵郡公文忠武公神位”，作坛致祭。是日风和日丽，众多官员，都来祭奠。只等博罗祭毕，便依次行礼。博罗上香已毕，方才拜下，忽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霹雳一声，大雨如注，一阵狂风卷地而来，把所供的神位卷起，直吹到云端里去。吓得博罗及众多官员面如土色，连忙取过纸笔，改写了“故宋少保右丞相信国公文公神位”，仍旧供上，致敬尽礼，拜将下去。霎时间，云收雨散，天地清明。博罗等无不震服。祭毕，复命，奏闻此事，元主也是惊奇。此是后话，表过不提。

且说胡仇等自从通知文天祥，奏闻全太后之后，便打发人星夜到仙霞岭，知照各位英雄，陆续赶来，觑便下手。忽然一天郑虎臣踉跄奔来，报道：“大事不好了！”毅甫、胡仇忙问“何事？”虎臣道：“文丞相归天了！”胡仇、毅甫一齐大惊，同声问道：“哪里来的信，可是真的？”虎臣道：“是阿刺罕下朝来说的，千真万真。并且全太后已被他们送在蒙古，德祐帝被他们逼着做了和尚，送往吐蕃去了。闻得文丞相在柴市就义，我们快去看来。”于是三人匆匆走到柴市，只见天祥尸横在地，首级搁在半边，面色如生。一齐抚尸大恸。哭过一场，张毅甫便叫人就地搭起篷厂，备了衣衾棺槨，将首级缝好，具香汤沐浴，更衣成殓。忽然尸身上，散出一阵异香，沁人心脑。换下来的衣物，百姓们争着取去供奉，有拿着一只旧鞋子的，也当宝贝般收藏起来。毅甫等只得任人取去，只留下一件外衣，做个纪念。翻开衣底，只见上面写了一首赞道：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至“义”尽，是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这一首赞，流传后世，至今虽三尺童子，都听先生说过。不必细表。

却说张毅甫等殓了天祥，拣一处洁净的庙宇，停放了。朝夕到灵柩前焚香上供。过了几时，便和胡仇商量：“此时文丞相已经就义，太后皇帝，又

不在这里了。眼见得‘恢复，两个字，是无望的了！我们不如奉了文丞相灵柩，回吉州去安葬，然后到仙霞岭，与众位英雄商量办法，岂不是好？”商议定了。便请了郑虎臣来，告知此意。虎臣道：“此举极好！二位安葬了丞相，再到仙霞，务乞代为转知各位：我身虽在此，心在宋室，务必尽我之能，唆摆得鞑子们自生内乱，等外面好举事。”

于是张、胡二人便择定日子，奉了灵柩，一路向江西而来。二人商量：“若取道河南，走淮西入吉州，路是近些；但不如走淮南入浙，先过仙霞，与众人相见，看有甚机会可图。”商议已定，遂取道淮南。毅甫是北方人，从来不曾到过南方，看见山明水秀，未免流连风景。

一天到了临安，胡仇便去省视祖墓，谁知已被鞑子铲平，拔去了碑碣。不觉痛入骨髓，恸哭失声。毅甫勉强劝慰了一番，方才雇到江船，渡过钱塘江，天已昏黑，只得在船上住了一宿。

天明，雇人先起了灵柩上岸，商量行止。只因此时已是十二月天气，下了一天大雪，走路不便，只得暂时借住在一座古庙之内。这庙里只有一个老道士住持，甚是清静。住了一天，那雪下的更大了。是夜人静之后，忽然有人来扣庙门，老道士开了，便进来了五六十人，喧呼扰攘，借庙内地方吃酒。惊醒了张、胡二人，起来问是甚么事。当先一人，便过来招呼。问起情由，知是运文丞相灵柩南回的。那人便道：“既如此，二位也是同志的了。在下姓唐，名珏，表字玉潜。今夜之会，只因近日来了两个鞑子和尚，十分残暴，把我大宋先帝陵寝，尽行发掘，取了殉葬的金玉珠宝，又发掘了许多大臣及富家的坟墓，共有一百多处。还要拿先帝的遗骸杂入畜生骨头，取去镇塔。”胡仇听了，不觉大怒，又想起自家祖墓，不胜悲愤。

未知此事究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回 谢君直再上仙霞岭 桂夫人寿终玉亭乡

却说胡仇痛定了一回，又问：“甚么叫镇塔？”玉潜道：“那鞞和尚，要盖造一座宝塔，却先将人骨头埋在地下，然后起造，叫做‘镇塔’。是以我不胜悲愤，又苦于无力，只得把家中那鞞子掠不尽的东西，拿来变卖了，凑了百把两银子，定石匠造了六具石匣，要将历代先帝的遗骸，盗了出来，藏入石匣里面，另外安葬；然而独力难支，只得央及村中各兄弟帮忙，趁今夜雪大好做事。又因天寒地冻的，要吃两碗酒御寒，也助起气力；无奈我家房舍小，容不下许多人，所以借这个地方一叙。”张、胡二人拱手道：“原来是一位忠义之士，失敬了。”当下玉潜便让众人列坐，生起炭炉暖酒，大碗大钵的吃一个尽兴，方才一齐起身出去。

张、胡二人也跟着去看，准备帮忙。出得门来，原来那六具石匣，已经放在山门之外，众人抬起，便分到各陵上去。这石匣面上，都凿了字号。玉潜交代，按着字号，某号到某陵，不可错误。又另外带了十多人，拿了锄钬之类，先到兰亭山后面，扫除了积雪，掘开六个地穴。等众人把石匣盗了遗骸来，便按着字号安放在穴内，然后掩埋。又恐怕日久忘记了地方，叫人把陵上的冬青树，拔了一颗来，种在上面，做了记认。布置妥帖，已是天色黎明。

张毅甫与胡仇商议：“唐珏是个有心人，何不招他也到仙霞岭去呢？”胡仇也以为然，便将“攘夷会”先后情节，对他说知，便请他同到仙霞岭去。玉潜道：“怪道我说二位既是从燕京来，到江西去，怎么不走淮西，却从这条路上来？原来有这个缘故。既如此，我此刻一无挂碍，父母妻子，都被鞞子冲散了多年，家也破了，人也亡了，乐得到那边去，希冀做一番事业。”

于是等雪晴了，三人一起同行，不日到了仙霞岭。胡仇先寻着了伏路小卒，叫他上山通报，不一会，诸人知道文丞相灵柩到了，都一齐迎下山来。

胡仇举目看时，当先一人，却是谢枋得。胡仇便先问：“老先生鹤驾，何时到此？”枋得道：“方才到此，还未坐定；便闻得文文山忠骸过境，特来相迎。”于是众人迎了灵柩上山，安放停当，然后设奠。众人不胜悲恸，只有谢枋得叹了一口气，抚棺说道：“文山，你便成仁先去了，令我惭愧煞也。”祭奠已毕，胡仇遍视请人，革少了个程九畴。问起来时，方知已经死了，不免又是一番悲叹。

谢枋得开言说道：“我今番到此，是代各位打算了一个长策。我自闻得厓山兵败，肝肠摧裂。此时十三道全被鞞子占据，我们若图恢复，仅据了一个区区仙霞岭，势难举事。从前鞞子们破了临安之后，专注在闽、广，此刻闽、广全陷，他自然要搜寻到此。此处虽说是天险，怎禁得他人马众多，恐怕难以持久；所以我代各位想了一个善法，莫若把所设的关隘，一律毁了，堵塞之处，也开通了，把此处房屋，一律改为庙宇。南面大竿岭、小竿岭之间，有一处坡陀平行，人迹罕到，可以盖造房屋，安顿各家老少。至于马头岭、苏岭、窑岭各处，都与此处山脉相连，各处都可以盖起庙宇来。各位或扮道士，或扮僧人，既免了穿他的胡冠胡眼，又不犯他的忌，暗中仍可以联络各处忠义之士，以图后举。清湖镇离这里不过四五十里路，是个水陆通衢，可到那边去开设一家大客寓，就便可以物色人才。近年来，我在外面，布下一个谣言，就是：‘胡人无百年之运。’只等这句话传扬开去，使人人心中，都种下了一个恢复的念头。将来举义时，便人心易于归服了。”岳忠道：“老

先生见教极是。我等就商量办起来。”

狄琪道：“本来此时仓卒，也难起义。必要求得赵氏之后，才得师出有名。”枋得叹道：“此后只要有一个中国英雄出来，略定天下，驱逐了胡人，也不必问他姓赵不姓赵。须知赵氏之后，也不是一定靠得住的。我这回从嘉兴来，遇了一位赵孟頫，是太祖皇帝十一世孙秦王德芳之后。终日在那里谈书论画，我见了他，偶然谈及国事，谁知他竟是全无心肝的。我起初还不过当他是个纨绔习气罢了，后来他拿出诗稿给我看，内中有‘写怀’的一首，收两句是：‘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你各位想：还是人说的话么？我看了不耐烦，便走了。后来听说，他还钻营求人保荐他呢。”金奎道：“骚鞞子做了皇帝，除非是阵上投降的，他哪里还用我们中国人？姓赵的这个，不过妄想罢了。”枋得道：“这可不然。那鞞子也在那里伪做礼贤下士，在那里欺人，要沽名钓誉呢！前一向，留忠斋还写信来劝我到燕京去，说他已经极力保荐我了。我已经写信回绝了他。因为他是我座主，不便说甚么太激烈的话，然而我措词委婉之中，带着许多讥诮，也够他受的了。”金奎道：“那厮在衢州献城时，恼得我不曾杀了他，不料他倒是老先生的座主！”张毅甫道：“他只管学人家礼贤下士。据我看来，他所礼的必不贤，所下的必非士。如果真是个贤士，断不受他礼下的。”枋得道：“他非但要在朝的几个大臣保荐，并且行文各路郡县，一律搜求呢！表面上看去，好像他是孜孜求治，谁知他专为那一班贪官污吏，开一条发财门路，不过使他们开一番骗局，赚几锭银钞罢了。”岳忠道：“这却不可解。”枋得道：“他们得了这个文书，便去搜求遗逸，有不愿就征的，他便任情勒索，岂不是发财了么？”狄琪道：“闲话少说。老先生赐教的一番办法，我方才想过，极应该如此。并且要赶早办起来，等他们起兵来时，便不及了。”枋得道：“正是。你们便好分头去查看地势，我此刻便要告辞，回家乡去省视老母；并要带小儿定之同去。”众人听说，知道他不可强留，便一齐起身，送下岭来。定之也取了行李同行。

这里众人便商量建造庙宇，在山坡深处，盖造房屋，居住老少，以为避世之地。喜得仙霞岭后，先已开垦过了，阡陌半边，早已成了个村落，添造无多，便够分拨。

张毅甫耽搁了两天，便留下唐珏，只和胡仇两个，扶了灵柩，取道广信，望吉州去了。一路上晓行夜宿，在路上度了残年，又遇着几场春雪，在路上耽搁得日子不少，直至二月初旬，方才得到。

这一天到得吉州地方，二人便先寻了一所庙宇，暂时安放灵柩，与庙中和尚说定了租金，拣定了殡房，便去迎请灵柩入庙，及至入到庙时，忽见一个人，素衣素冠的，也扶了一口棺材，在此停放。张毅甫不认得是谁，只当也是一个运柩回乡的人罢了。胡仇看那人时，不是别人，正是宗仁的第四兄弟宗智，当日在崖山水师之时，曾会过几面，因此认得。遂上前握手相见，问他从何处来。宗智道：“我一向跟随张将军在海上。崖山失败那一天，张将军见事机尽去，便自溺殉国。那时请多将士，都纷纷落水赴死。我想：倘一齐觅了，张将军之忠骸，岂不要葬了鱼腹？因此我虽然下水，却仗着生平熟诸水性，在水底等张将军气绝了，仍捞起到船上去，扯起风帆，任风吹去。不两大，吹到了潮州地方，我便置备了衣衾棺槨葬了。又想起文丞相的太夫

---

頫（f，音俯）。

人，在惠州病故，经文丞相就在那边寄厝了。当日文丞相曾有信给张将军，说他日恢复江山，首先要奉太夫人遗骸归葬故土。我葬过了张将军之后，便想到惠州去，奉曾太夫人灵柩回来；然而苦于没有盘费，所以在潮、惠一带，变了姓名，扮做江湖卖艺之流，混了差不多两年，攒了百把两银子，才得把灵柩运到此地。”胡仇、毅甫一齐拍手道：“奇！奇！我等奉了文丞相灵柩，也是方才走到。为何巧值到如此？”宗智惊道：“文丞相几时归天的？我一点不得知。”胡仇便把天祥就义的事，述了一遍。宗智道：“这是我丞相忠孝之气，感动大地，所以才有这般巧遇；不然，甫北隔绝，道路险阻，虽约定日期，计程而进，只怕也要有点参差，哪有这般巧值呢！”这句话传扬开去。一时哄动了吉州百姓，扶老携幼，都来顶礼膜拜。从此之后，在柩前致祭的，往来不绝。三人会在一起，拣了地，择了日子；奉曾太夫人及文丞相两口灵柩，同日安葬。吉州百姓，来会葬的何止万人空巷！

三人俟葬事完毕，封植妥备；遂打伙儿同到仙霞岭来。此时金奎已把“攘夷会”的大堂，改做了“大雄宝殿”，供着如来三宝佛，他自己和所教的五百名彪形大汉，一齐祝发，扮了僧人。岳忠和宗仁，已改了道装。马头岭本有一所玉皇庙，兵荒马乱之时，那道众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二人便占了玉皇庙，带了三十名学徒，都扮了道众，前去居住。表面上是念经拜忏，骨子里是读兵书，学剑法。狄琪带了史华，却在苏岭结了个小小茅庵，扮了香火道人，在苏岭脚下，平坦的去处，也盖了几十间茅屋，居住了人家，都扮做了农夫，以耕田为业。内中备了一间宽敞高大房屋，狄琪不时到来，集了众人，讲说忠义大节，又反覆陈说鞑子虐待汉人的情形。谢熙之在窑岭，盖了一间道院，供了三清神像，也带了一众人，在那里扮了道众。清湖镇开设了大客寓，带着卖酒，便教唐珏去做当事，顺便物色英雄。又南路上枫岭、梨岭、鱼梁岭等处，都建了庙宇，或僧或道，无非是“攘夷会”的人。从此南北七十余里，声气相通。仙霞岭上，又是一番景象。此时各处房舍，也有已经完工的，也有未曾完工的。塞断山路的乱石，却早已移开了。

胡仇等三人，到了仙霞岭，见金奎已净了发，居然一个莽和尚，胡仇便道：“我们从此到这里来，只当是个投宿的过客了。”金奎道：“此时几处荒岭，却被我们展拓开了，尽可找一处安歇。”遂把上项事一一告诉了。宗智听得宗仁在马头岭，便先辞了去相会。

胡仇对金奎道：“我倒不必要甚么地方，我是喜动不喜静的。我将来扮个江湖卖艺之流，到处头去探听消息，这个缺也不能少的。”金奎道：“有了许多探马，还不够么？”胡仇道：“探马只探得事迹，我这个是探人的心迹。我出去便扮了个不疯不魔的样子，去试探人心，只要人心来忘宋室，我们也不枉这番举动。”金奎道：“这也是一法，你回来与公荇商量去；不然，明日此地聚会，也可以议得。”胡仇道：“明日甚么聚会？”金奎道：“这也是公荇定出来的，因为大众散开了，不得朝夕常见，因此定了每逢三、六、九日，到这里来聚会一次，看有甚么当兴当革的事，就可以议定。”当下胡、张二人，就在庙内下榻。

到了次日，果然岳忠、宗仁、狄琪、熙之、宗智、史华、唐珏都到了。彼此相见已毕。岳忠先说道：“清湖镇的客寓，因为唐珏经手，已经定了名，叫唐家店。此时打算再设一家。那里小小一个镇市，有了两家大店，则旧时

所有的胡小客寓，自然无人过问。此后过往之人，都可物色了，但不知谁人肯做这件事？”张毅甫道：“各位都是习武事的英雄，不可分身，我一无所能，至于出入会计的事，还略略晓得，不如我来办这件事吧。”金奎大喜道：“那就可以叫张家店了。”当时大家都赞成这件事，就议定了。

胡仇说起要到外面去探事的话，众人也都说：“好。”岳忠道：“但有一层：前天我那里得了信，说那鞑子的中书省，行文到南边各路郡县，照北方一样办法。汉人不准携带军器，居民十家同用一刀，既要扮江湖卖艺之流，无非是耍刀弄棒。他有了这个禁令，如何使得？”狄琪道：“我那边有一个老者，姓张，名汉光。他本是个医士，并有许多灵验药方，神妙无比，不如问他要了药方，扮作江湖卖药的。”众人一齐道：“好。”

岳忠道：“还有一事。我近来著成了两种书。一种是‘胡元秽德史’，一种是‘胡元残虐史’，已经付刻。胡兄奔波了几千里路，不如略为憩息，等我这两种书印刷好了，多少带点出去，散布在外面。等人家看了，也可以唤起他们那思念故国的心事。”狄琪道：“这种书拿出去卖，鞑子不要禁么？”岳忠道：“何必要卖！只要遇了谈得来的，便送他一部。”狄琪道：“就是送也难得很，被他们看见了，又说是散布逆书呢！”胡仇道：“这倒不妨，我自 lawful 法把他布散开了：只请你先问张汉光要到药方，这合药也得要几天呢！”狄琪答应了。

当下各人散去了，分头干事不提。且说谢枋得别了仙霞岭众人，带了定之，一路上晓行夜宿，向江西进发。一天到了信州弋阳县，便向玉亭乡而来。原来枋得原籍是福建人，自他的高祖做了一任弋阳县令，罢官后，就在那里住下，在县南玉亭乡，置了些田房。后来子孙，就做了弋阳人。

鞑子入江西时，不必说也是到处蹂躏的了。这玉亭乡自然也在所不免，他的夫人李氏，奉了婆婆桂太夫人，到山僻去处避乱。时值安仁失守，枋得寻访了几次，总无下落。就是熙之、定之两位公子，也是流离失所。及至兵乱过后，李夫人才奉了桂太夫人回来，那房屋已是被鞑兵糟蹋的不成样子了，只得胡乱修理修理，暂为住居。枋得又出游在外，彼此都无音问，婆媳两个，只是过贫苦日子。

这一天枋得回到家中，喜得九十二岁老母，康健在堂。母子相见，悲喜交集，自不必说。枋得从此便隐姓埋名，养亲教子，足不履户外。

因为当时那元主，要笼络人心，访求宋朝遗逸，中外鞑官和一班反颜事敌的宋朝旧臣，都交章保荐谢枋得。这谢枋得是何等气节的人，岂有受他征聘之理！无奈鞑子征求不已，只因他不肯露面，又不知他的行踪，遂下令各路郡县，一律搜求。

那弋阳令便三天五天，到谢家去访问。枋得只叫人回说：“一向没有回家。”后来他来访问不已，枋得有点厌烦，要打算出外避过他，又舍不得撇下高年老母，只得在屋后另外搭了一座小小茅芦，作安身之所，益发不肯露面，便连左右邻居，都不知他在家里。

如此安闲，过了大半年，桂太夫人偶染微恙，逐渐沉重。枋得延医调治，亲侍汤药。争奈春秋过高之人，气血已尽，延至次年二月，便呜呼哀哉了。枋得哀毁尽礼，虽没有那世俗延僧聘道，建醮修斋的恶套，然而朝夕供献，恭敬将事，事死如生。大殓过后，在家里停放几时，便送到祖茔安葬。

---

醮(jiào,音叫)——道士设坛祈祷的一种祭礼。

葬事已毕，枋得对李氏夫人说道：“从前一向弋阳令来访我，我只推说不在家，所以一向躲在家内，就是邻人也不知我的踪迹；今因安葬母亲，送到坟上，亲友邻人都已见我，难再隐瞒。如果弋阳令再来，如何回说！莫说我世食宋禄，身受宋恩，我就是中国一个平民，也没有去对了鞑子山呼万岁之理！须知我此处安身不得，老母已经安葬过了，我的大事已完。如今我便要出门云游去，我留下儿子定之，奉侍夫人，夫人不必记念我。我等亡国之民，随时可死，随地可死。夫人就是得了我的死信，也不必伤心。”李夫人道：“君只管放心避地，妾自看守田园；倘有事业可做，便该叫儿子出去。妾虽将近六十岁，然身体顽健，不消他侍奉。”枋得道：“此时也无事业可做，夫人只管把他留在身边，倘遇了有事时，我便写信来取他。”夫妻两个，商量既定，使具了祭品，枋得在灵前拜别，又到祖莹上别过，方才收拾了一两件轻便行李，取道望福建而去。

枋得去了没有两天，那弋阳令果然又来访问。定之回说：“没有回来。”县令道：“前天有人亲眼看见他送葬，哪里还说没有回来？”定之道：“先祖母病重时，不错，是回来过。但是先祖母弃养后，办了葬事，又出门去了。”县令作色道：“朝廷卑体厚币来延聘他，他在宋朝有多大的前程，要装模做样，高蹈远引，这便是中抬举了。本官奉了上台之命，屡次来访，他总匿而不见。此时一众街邻，都说亲眼见他送葬，还要把话搪塞我，少不得今天要搜一遍了。”说罢，喝令从役人等，里里外外，搜了一遍。哪里有个影子！县令又问定之：“到底藏到哪里去了？”定之道：“委实是出门去了；倘使在家，又何必藏起来！”县令又问：“到哪里去了？”定之道：“闲云野鹤，行无定踪。”县令听了，无可如何，只得回去。

未知县令去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一回 胡子忠装疯福州城 谢君直三度仙霞岭

却说谢枋得离了弋阳，望福建路上行去。遇了名山胜迹，未免凭吊歔歔；看见风俗日非，更不免凄然泪下。一日行到福州地方，入到城市寻了客寓。他一路上仍是托为卖卜之流。此时鞑子的防汉人，犹如防贼一般。下了命令，大凡一切过往行人，都责成各客寓，盘问来踪去迹以及事业。枋得胡乱诌了个姓名，又只说是卖卜为业。闲着没事，便拿了布招，到街上闲走，顺便采访风气人情。在路上看见两个人，连臂而行。内中一个说道：“我们闲着没事，何不再去看看那疯道士卖药呢？”一个道：“也好。你说他疯，我看他并不是疯，不过装成那个样子罢了。看上去倒象是个有心人。”一个又道：“我也这样想。不过他到了几天，人家都叫他疯道士。他那招牌上，也写的是疯道人。我也顺口说他一声疯罢了。”那一个又道：“他那种说话。若是只管乱说，少不免要闯祸的。”枋得听了，暗想：“甚么疯道士？莫非也是我辈中人，何不跟着他去看看呢！”一面想着，顺脚跟了二人行去。

走到一座大庙，庙前一片空场，场内摆了许多地摊。也有卖食物的，也有卖耍货的。内中有一大堆人围成圈子，在那里观看。那二人也走到那圈子里。枋得也挤进去一看，只见一个瘦小道士，穿一件青道袍，头上押了一顶竹冠，地下摆了药箱，摊了一块白布招牌在地下，写道“疯道人卖药”五个字。那道士正蹲在地下，在药箱里检甚么东西呢。检了一会，方才站起来。

枋得细看时，那里是甚么疯道人，正是仙霞岭上的胡仇。枋得便把身子往人丛中一闪，试看他做甚么。只见他右手拿了一片骨板，左手拿着一面小铜钲，一面敲着，嘴里便说道：

“‘奔走江湖几许年，回头本是大罗仙。携将九转灵丹到，要疗冥顽作圣贤。’自家疯道人是也。神农皇帝，怜悯自家子孙，近日多染奇病，特令疯道人携带奇药，遍走中华。专代圣子神孙，疗治各种奇病。你道是那几种奇病：一、忘根本病；二、失心疯病；三、没记性病；四、丧良心病；五、厚面皮病；六、狐媚子病；七、贪生怕死病。你想世人有了这许多奇病，眼见得群医束手，坐视沦亡，所以神农皇帝，对症发药。取轩辕黄帝战蚩尤之矛为君，以虞、舜两阶干羽为臣，佐以班超西征之弓，更取苏武使匈奴之节为使，共研为末。借近日文丞相就义之血，调和为丸。敬请孟夫子以浩然之气，一阵呵乾。善能治以上各种奇病。服时以郭汾阳单骑见虏时免下之胃，煎汤为引。百发百中，其验如神。更有各种膏丹丸散，专治一切疑难杂症。那个药，是没病吃了病，病了吃不好。那膏药呢、好处贴了烂，烂处贴不好。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诸君有贵恙的，只管说出来。今日初摆出来，尚未发利市。我说过奉赠三位，分文不取。诸君诸君，当面莫错过我疯道人，过后难寻吕洞宾。”

胡仇说了半天，还没有人理他；他便手击铜钲，高声唱起“道情”来。唱道：

据雕鞍，逞英雄，拨马头，快论功：轻轻便把江山送！尸横遍野屠兄弟，膻沁心脾认祖宗。  
中原有你先人冢。全不顾、忘根背本，还夸说：“勋耀从龙。”

做高官，意扬扬，失心疯，似病狂。异言异服成何样！食毛践土偏知感，地厚天高乱颂扬。  
此时饶你瘦 心恙；问：“他日黄泉地下，何面目再见爷娘？”



没来由，变痴聋；叛国家，反夸功。人身错混牛羊种！史迁传来编夷狄，周室功忘伐犬戎。问他：“是否真如梦？何处是唐宫汉阙？谁个是圣祖神宗？”

两朝官，一个人。旧乌纱，怎如新？出身履历君休问。状元宰辅前朝事，拜相封候此日恩。门生故吏还相引。一任他、故宫禾黍。我这里、舞蹈扬尘。

一般人，最堪悲，似城墙，厚面皮。大威一怒难容你。将军柔性甘凌辱，兵部尊臀愿受笞。低头不敢争闲气。试问他：“扪心清夜，衾影里、羞也么咦？”

肉将麻，骨将酸，媚他人，媚如狐。争恩斗宠还相妒。吮痛舐痔才奴婢，做妾娇妻又丈夫。抚心自问诚何苦！媚着了骚官臭禄，失尽了男子规模。

好男儿，志气高，重泰山，轻鸿毛。如何乞命将头捣！降旗偏说存民命，降表无非乞免刀。偷生视息甘膻燥。虽说是死生大矣，到头来谁免一刀！

（尾声）叹世人苦苦总无知，须知祸福相因倚。劝诸君，若攫奇病还须治。

胡仇唱完了，又敲了一回铜钲，疯疯癫癫的，做了一回鬼脸，只管对着众人看。众人看他，他也看众人。只见众人听了他的“道情”：也有笑的；也有点头叹息的；也有不解的；也有掩耳而走的。

在人丛中一眼瞥见了枋得，便连忙撇下了铜钲骨板，走过来打了个稽首道：“谢老先生，鹤驾几时到此？贫道稽首了。”枋得也拱手还礼道：“老朽日来才到，却不知仙踪也在这里。”胡仇道：“既如此，我们借一步说话。”枋得道：“我只住在某处客寓里，我们暇了再谈，此时各有营生，不必耽搁。”说罢，飘然自去。

方才转了个弯，忽听得背后有人叫了一声叠山先生。枋得回头看时，却没有认得的人。又向前去，不多几步，又有人在后面叫道：“叠山先生哪里去？”枋得又回头看时，虽有几个过往的人，却都是素昧生平的。又不知这素昧生平之中，是哪一个叫自己，不觉呆立了一会，方才前行。到处走了一遍，然后回到客寓。

天色将晚时，胡仇来访，彼此诉说别后一切。胡仇把伪装出来试探人心，及张汉光合药，岳忠著书的话，说了一遍。枋得道：“这两种书，可不能冒昧送出去，徒取杀身之祸。我这个并不是怕死的话，就如你今日唱‘道情’所引的，‘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看怎么死法罢了！若是大不能有济于国事，小不足以成一己之名，未免鸿毛性命了。这种书，倘使胡乱送人，被那鞑子侦知，或者送非其人，送着那丧心病狂的汉人，倒拿到鞑官那里出首去，加上你一个传播逆书的罪名，又何苦呢！虽说一般的是死于国事，然而岳公苍苦心著撰出来，不能收得尺寸之功，你便速以身殉，未免徒劳无功了。”胡仇道：“老先生见教的极是。我向来送人，都是十分慎密，总是到夜间，潜行送去。他得了书，还不知从何而来的。”

二人正在说话，忽然一个人匆匆走进来，向枋得拱手道：“叠山先生请了。”枋得向那人一看，却是个素不相识的。不觉愕然道：“足下何人？从何处会来？尚乞明示。”那人道：“久仰山斗，望风而来。何必相识！”枋得道：“不知有何见教？”那人道：“本省参政，要请先生前去一会。”说看，便有人拿了“福建参政魏天祐”的官衔名帖进来，道：“轿马都已备下了。”那人道：“就请先生一行吧。”枋得道：“须得先说明白。参政请我何意？”那人道：“当今皇帝，下诏求贤，多少人保荐了先生，怎奈不知先生踪迹。皇帝又诏令各路郡县，一律搜求，所以参政也十分在意，不期今日访着了。”枋得道：“足下又是何人？何以识我？”那人道：“我是参政的门客，今日出来，偶然看疯道人卖药，听他唱道情后，又见他招呼先生，说

出一个‘谢’字。我便留了心，后来在先生后面，叫了两次，先生都回头观看，是以知道实了。又去告知参政，特地来请。”枋得道：“我是一个卜者，别字依斋。那里是甚么谢叠山！足下不要错认了。”那人道：“先生不必多辩，且请去见了参政再说。”说话时，已来了许多仆从，簇拥着枋得请行。胡仇见人多，便自去了。

这里众人拥着枋得上轿，一直到参政衙门来。魏天祐迎接进去，十分恭敬，说道：“久仰先生大节，今日得见颜色，不胜欣幸。”枋得手拂长须，双眼向天，只当未曾听见。天祐又道：“此时大元皇帝，抚有中夏，求贤若渴。中外朝士，都荐先生。尚望一行，必见重用。”枋得大声道：“你既久仰我的大节，为何又教我失节？”天祐道：“此时宋家天下，已无寸土，先生更从何处用其忠？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何必执迷不悟！先生倘是主意未定，不妨仔细自思。便屈在敝署小住几时，再派人护送先生到京里去。”说罢，便叫人送先生到署后花园里去安置。

于是一众仆人，带了枋得到花园里去，在一间精致书房里住下，又拨了两名书僮来伺候，枋得处之淡然。不一会，送到晚饭，十分丰盛，备有壶酒。枋得却并不举箸，只吃了两枚水果。家人又来铺设锦裯绣褥。枋得道：“我家孝国孝在身，用不着这个。可给我换布的来。”家人奉命换了。

到了夜静时候，安排就寝，忽闻窗外有弹指的声音，开窗一看，原来是胡仇来探望。枋得开门让进。胡仇便问：“魏天祐那厮，请先生来有甚话说？”枋得道：“无非是劝我到燕京去。他也不看看，我们可是事二姓的人。”胡仇道：“先生主意如何？”枋得道：“有死而已。我从今日起，便打算绝食，万一不死，他一定逼我北行，不免打从仙霞岭经过。你可先行一步，知照众人，对了押送我的人，万不可露声色，只当与我不相识的。我死之后，望你们众位努力，时时叫起国人，万不可懈了初心。须知这个责任，同打更的一般，时时敲动梆鼓，好叫睡觉的人，知道时候；倘停了不敲，睡觉的人，就一齐都糊涂了！眼看仙霞岭众人，虽似无用，不知正仗着这一丝之气，还可以提起我国人的精神，倘连这个都没了，叫那鞑子在中国住久了，曾亲遭兵祸的人都死了，慢慢的耳闻那兵祸之惨的人也死了，这中国的一座锦绣江山，可就永为鞑鞑所有了。”胡仇领诺，又盘桓了半晌，方才别去。

到了次日午饭时，枋得便颗粒不吃。天祐听得，便亲来劝慰道：“先生，何必自苦！人生如驹光过隙，总要及时行乐，方是达人。”枋得目视他处，总不理他。天祐道：“我今日早起，在签押房桌上，忽然见放着两本书，不知是哪里来的，遍问家人，都不知道。”说罢，取出来给枋得看。枋得看时，却是一本“胡元秽德史”，一本“胡元残虐史”。略略翻了一遍，便笑道：“这著书人也忒有心了！然而‘胡人无百年之运’。到了那时，怕没有完全的著作出来么！”天祐道：“怎么说没有百年之运？”枋得道：“我考诸‘易’数，察诸人心，断定了他无百年之运；不信你但看这部书，不是人心思宋的凭据么？”天祐道：“这种逆书，我待要访明了是谁作的，办他一个灭族。”枋得道：“这是宋家遗民，各为其主之作，怎么算是逆书？”天祐道：“大元皇帝，应天顺人，抚有四海，岂不闻‘居邦不非其大夫’？何况非及天子！这不是大逆不道，乱臣贼子么？”枋得道：“天道便不可知。若说顺人，不知他顺的是哪一个人？中国人民，说起鞑子，哪一个不是咬牙切齿的！只有几个人头畜鸣之辈，谄颜事敌，岂能算得是人？若说乱臣贼子，只怕甘心事敌的，才是乱臣，忘了父母之邦的，才是贼子呢。”天祐大怒道：“你敢是

说我们仕元的是乱臣贼子么？如此说，你是忠臣。封疆之臣，当死守疆土。安仁之败，你为何不死？”枋得道：“程婴、公孙杵臼二人，都是忠于赵氏。然而一个存孤，一个死节；一个死在十五年前，一个死在十五年后。万世之下，谁人不敬他是个忠臣？”

王莽篡汉十四年之后，龚胜才绝食而死，亦不失为忠臣。司马子长说的‘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韩退之说的‘盖棺事始定’。匹夫但知高官厚禄，养得你脑满肠肥，哪里懂得这些大义。”天祐道：“你这种不过利口辩给，强词夺理罢了。甚么大义不大义！”枋得道：“战国时张仪对苏秦舍人说：‘当苏君时，仪何敢言！’今日我落在你这匹夫之手，自然百口不能自辩的了。”天祐无可如何，只得自去理事。

从此枋得便绝了食，水米不入口。可也奇怪，他一连二十多天，不饮不食，只是饿他不死，不过缠绵床褥，疲惫不堪。这一天，家人又送了饭来。枋得暗想：“饿既不能饿死，不如仍旧吃饭，免得徒自受苦，好歹另寻死法吧。”于是再食。

不多几日，魏天祐奉了元主诏旨，叫他到京。天祐又来劝枋得同行，被枋得一顿大骂，气得天祐暴跳如雷，行文到江西去捉拿他家眷下狱，要挟制他投降。一面整顿行李，到燕京去，便带了枋得同去，心中甚是恨他，却又不肯十分得罪；只因他那一种小人之见，恐怕枋得到燕京时，回心转意，投了降，那时一定位在自己之上，未免要报起仇来。因此不敢得罪，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枋得知道行期已近，便提起笔来，吟了一首诗，因为他本来有几个朋友在福建，他隐名卖卜时，没有人知道，及知天祐请他到了衙门，这事便哄传起来，朋友们便都来探望，所以要作一首留别诗。当下提起霜毫，拂拭笺纸，先写下了题目，是：“魏参政执拘投北，行有期，死有日，诗别二子及良友。”诗曰：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纲常在此行。天下久无龚胜洁，人间何独伯夷清！义高便觉生堪舍，礼重方知死甚轻。南八男儿终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这首诗写了出来，便有许多和作。到了动身之日，便都来饯送。

枋得一路上只想设法寻死，争奈天祐严戒家人，朝夕守护，总没有死法。一日天色将晚，行近小竿岭。此处被金奎等在山上建了一座庙宇，派了乔装道士，在那里居住。枋得动身时，胡仇探得行期，先来报知，并述了枋得吩咐的话。宗仁、岳忠、狄琪、史华、谢熙之等，一班扮道士的人，都预先到了小竿岭来，整备素筵饯行。远远的便差小道士打探，探得到了，便迎下山来。先见了魏天祐，说道：“贫道等久仰谢叠山先生大节！闻得今日道出荒山，特备了素筵饯送。望参政准贫道等一见。”天祐暗想：“这穷山道士，也知道他的大节，真是了不得。”当即应允，一同登山入庙。熙之便要过来拜见父亲。枋得连忙使个眼色。熙之会意，便只随着众人打个稽首，一面款待天祐，一面祖饯枋得。言语之间，各带隐藏。又一面使人报知金奎。

只因天色已晚，一行人便在庙中歇下。岳忠等只推说久仰大节，要瞻仰丰采。把枋得留在一间静室内下榻，把方丈安置了天祐。那守护枋得的家人，因有一众道士在这里，便都各去赌钱吃酒。

这里枋得便与众人作一夜长谈。又嘱咐熙之努力做人：“我一到燕京，即行就死。一路上我便想死，前两天忽然想起谢太后的梓宫，尚在那边，我到那里别过先灵，再死未晚。”熙之听得父亲就死，不觉恸哭，要跟随北去。

枋得道：“这可不必要！你要尽孝，不在乎此。不如留下此身，为我谢氏延一脉之传。你若跟我到北边去，万一被他们杀害，将如之何？况且天祐这厮，已经行文江西，拿我眷属。此时你母亲和兄弟定之，想已在狱中。我虽料到他，这个不过是要挟我投降的意思，未见得便杀害；万一不如我所料，你又跟我到北边去，送了性命，岂不绝了谢氏之后么？你须记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之求死，你之求生，是各行其是。不过你既得生，可不要忘了国耻，堕了家风，不然，便是不孝了。”熙之无奈，只得遵守父命。枋得又勉励了众人一番。

次日早上起行，金奎早率领了一众僧人，在山门外迎着，请到方丈拜茶。茶罢起身，金奎叫众和尚，一律的穿了袈裟法服，敲起木鱼，念往生咒。祝谢先生早登仙界。枋得大喜，执着金奎的手道：“和尚知我心也。”天祐见此情形，不觉暗暗称奇，何以这里的道士也知道仰他的大节？这里的和尚又知道他必死，非但知道他死，又要祝他早死。真是奇事？一面想着，上轿起行，经过了窑岭，熙之又赶到前面饯送，送过之后，一行人度过苏岭、马头岭，便入浙江界，一路望燕京而去。

将近燕京时，枋得又复称病不食，连日只是睡在车内。一天进了京城，天祐便先去朝见元主，奏闻带了谢枋得入都，元主便欲召见。天祐道：“谢枋得在路得病，十分困顿，怕未便召见。”元主便吩咐送往报恩寺安置，派御医前去调治，等全愈了，再行召见封官。天祐得旨，便去安置枋得。

未知枋得此次能死与否。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二回 谢君直就义燕京城 胡子忠除暴汴梁路

却说谢枋得到得报恩寺来，魏天祐拨了两名家人前来伺候。南朝投降过来的官贝，纷纷前来问候，或劝他投降。枋得便问太皇太后的梓宫在何处。内中有知道的，便告诉了他。枋得叫备了祭品，亲自支持着，去祭奠一番。然后回寺，高卧不起，不饮不食，亦不言语。人问他时，只推说有病。一班旧日同僚来望他，他也只瞪着双眼，绝不答话。莫不扫兴而去。

末后留梦炎亲来看视，说了许多慰问的话，又夸说了许多皇元皇帝如何深仁厚泽。枋得道：“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逋臣，唯欠一死。愿老师勉事新朝，莫来相强。”梦炎道：“天时人事，总有变迁。何必苦苦执迷不悟？还望念师弟之谊，仍为一殿之臣，岂不甚好？”枋得道：“君臣之义，师生之谊，二者孰重？望先生权定其重轻，然后见教。”梦炎羞惭满面而去。枋得冷笑一声，也不起来相送。

梦炎去后，过了一会，忽然有人送来一瓯药，说：“是留丞相送来的。”枋得看那药时，稠的象粥汤一般。因对来人说道：“承留丞相厚意赠药，然而我这个病，非药石所能愈，我也不望病愈。请你转致丞相，来生再见了！这药也请你拿了回去吧。”那来人道：“这是留丞相好意，望先生吃药早愈。同事新朝的意思，先生何故见却？”枋得大怒，取起药匣向地下一掷道：“我谢某生为大宋之臣，死为大宋之鬼。有甚新朝旧朝？你们这一班忘恩负义之流，我看你他日九泉之下，有何面目再见宋室祖宗。”骂罢，便挺直了，睡在床上。那来人没好气的去了。

从此之后，他非但不言语，并且有人叫他，也不应了。他在路上已经绝了几天食，到了报恩寺来，一连过了五天，那脏腑里已是全空，无所培养，一丝气息，接不上来，那一缕忠魂，便寻着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打伙儿去了。

那拨来伺候的家人，连忙去报知魏天祐。天祐忙着来看时，只见他面色如生，不禁长叹一声，叫人备棺盛殓。自己到朝内去奏闻元主。后人因为谢枋得全节于此，就把这报恩寺，改做了“悯忠寺”，以为纪念。此是后话，表过不提。

且说一众寺僧，也甚钦敬枋得尽忠报国。到了大殓之日，大家都穿了袈裟法服，诵经相送。正要举尸入棺时，忽然一人号哭闯入，伏尸大恸。不是别人，正是他公子定之，奔来省亲，不期赶了一个“亲视含殓”。

你道定之如何赶来？原来魏天祐行文到了弋阳，拘捕枋得家小，弋阳令得了文书，便把李夫人和定之两个捉了，分别监禁起来。李夫人到得监内，暗想：“我虽然一个妇人，却也幼读诗书，粗知礼义，受过了宋朝封诰，岂可以屈膝胡廷？今日捉了我来，未曾问话，明日少不得要坐堂审我。那时我不肯跪，不免要受他刑辱，非独貽羞谢氏，即我李氏祖宗，也被我辱没尽了。不如先自死了，免得受辱，岂不是好！”想定了主意，不露声色，等到夜静时，竟自解带自尽了。直到天明时，狱卒方才查见，连忙解下来。一面飞报弋阳令。弋阳令得信大惊。便和两个幕友商量，如何处置。一个幕友道：“魏参政带了谢枋得进京，却叫我们拘住他的家小，不过是逼挟他投降的意思，并不曾叫处死了他。今无端出了这件事，万一枋得到燕京肯投了降，不必说也是执政大臣，区区一个县令，如何抗得他过！万一他报起仇来，怎生抵挡？不如把他儿子放了，待他自行盛殓，我们再备点祭礼去致祭，或者可望解了

这点怨气。”弋阳令依言，把定之放了，不敢难为他，反道了许多抱歉的话。定之听说母亲没了，不暇与他周旋，飞奔到狱中，伏尸痛哭一场，奉了遗骸回家，备棺盛殓。弋阳令即日便来致祭。

定之没了母亲，一心又记念着父亲，盛殓过后，即奉了灵柩，到祖茔安葬。葬过了，便想赶到燕京去省视，收拾过行李，到他姊姊葵英家来辞行。原来枋得有一女，闺讳葵英，嫁与安仁通判周铨为妻。安仁失守时，周铨死节。葵英当时便要殉夫，因为未有子女，要寻近支子侄，代周铨立嗣，所以守节在家。又因连年兵荒马乱，周氏家族，转徙在外，所以未曾觅得相当的嗣子。李夫人死后，葵英奔丧回来，送过殡后，仍回夫家。

这天定之去辞行，只见葵英招了几个牙人，在那里商量变卖家私什物。定之问是何意。葵英道：“我自有用意之处，慢慢我告诉你。”一会儿，议价已定，即行交易，除了随身衣服不卖之外，其余一切钗、环、首饰、细软、粗笨东西，全行卖去，只剩下一间空房子和一个人。众牙人纷纷去了，定之便告诉了到燕京去的话。葵英道：“这是要紧的事。我想父亲到了燕京，一定奉身殉节。你此去能赶上送终最好，不然也可以奉了遗骸，归正首邱。”定之道：“姊姊今日变卖了东西，是何意思？”葵英道：“当日安仁失守，丈夫殉国。我视息偷生，想要择子侄辈，立一个后。谁知直到今日，仍未有人。我想皇上江山，也有不保之日，我们士庶人家，便无后又怎么？所以决意不立后，把这些东西卖了，我要在村外河上造一座石桥，以济行人，倒是地方上一件公益的事。你到燕京去，早点回来，看我行落成之礼。”

定之便别了葵英，径奔燕京。及至赶到，枋得已经没了两天了。恰待要盛殓时候，便恸哭一场，亲视含殓，就在寺内停灵。一时燕京士大夫，无论识与不识，都来吊奠。和尚又送了两坛经忏。

一天郑虎臣备了祭礼来祭吊。他们在仙霞岭是相会过的，行礼已毕，便留住谈心。让虎臣上坐，定之席地坐下，问起虎臣在此的缘由。虎臣把自己的意思表白一番，又道：“我身虽在此，然而‘攘夷’的意思，是刻不敢忘。前回阿刺罕有谏止伐日本的意思，被我一阵说转了他的心肠，便起了五十万大兵，假道高丽而去，杀了个大败而回。好得他不信我们汉人，凡当兵的都是鞑子。我不须张刀只矢，杀他一阵。他去时是五十万人，回来时剩不到五万。虽然不是我手杀他，然而借刀杀人，也出我胸中恶气。从此之后，我总给他一个反间计，叫他自己家里闹个不安，然后在外面的才可得隙而攻。”定之道：“这等举动，深心极了，但能够多有几个人更好。”虎臣道：“仙霞岭上，倘有与我同志的，不妨到此。我可以设法荐到鞑子那里去，觑便行事。须知时势已经到了这个地位，徒恃血气之勇，断不能成事的了。”

二人又谈了良久。虎臣问起定之有枋得的遗墨没有？定之问是何意。虎臣道：“有一个张弘范的门客，得了一纸文丞相的遗墨。我用重价买了来。因想起文丞相和谢先生，一般的大义凛然，使宋室虽亡，犹有余荣。意欲再求得谢先生遗墨一纸，装裱成册，以志钦仰，并且垂之后世，也是个教忠的意思。”定之道：“张弘范的门客，哪里会得着文丞相的字？这就奇了。”虎臣道：“据说当日张弘范掳了丞相，载在后军，进逼崖山时，张将军竭力守御，弘范叫文丞相写信，劝张将军投降。丞相不肯写，逼之再三，丞相便提笔写了一首‘过零丁洋’诗。弘范无奈他何，只得罢了。那门客顺手把

他检了，夹在护书里，所以得着了。我明日拿来你看，只乞有谢先生遗墨，赐我一点。”定之道：“只要行匣中携得有的，自当奉赠。”说罢，虎臣辞去。

到了次日，果然拿了一幅笺纸来，展开一看，只见笔墨淋漓的，先写下一行题目，是：“过零丁洋旧作一章录寄范阳张将军。”诗云：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落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水飘絮，身世浮沉风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末后只押了“文山”二字。二人同看了一回，相与叹息一番。定之道：“前两年先父曾作了两首示儿诗，写了两份：一份给家兄，一份给与我。此诗我常随身带着，便觉得先君常在左右。郑兄既然欲得先人遗笔，就当以此奉赠。好得家兄处还有一份，我兄弟同有了，也是一样。”虎臣连忙拜谢，定之取出来看时，诗云：

门户兴衰不自由，乐天知命我无忧。  
大儿安得孔文举，生子何如孙仲谋！  
天上麒麟元有数，人间豚犬不须愁。  
养儿不教父之过，莫视诗书如寇仇。  
千古兴亡我自知，一家消息又何疑。  
古来圣哲少才子，世乱英雄多义儿。  
靖节、少陵能自解，孔明、王猛使人悲！  
只虞错改“金银”字，焉用城南学功诗。

虎臣看罢，不胜大喜。重又拜谢。便拿去装裱起来，以示后世去了。

这里定之料理丧务已毕，便择日扶了灵柩，回弋阳来。晓行夜宿，不止一日，到了玉亭乡。却见他那葵英姊姊，归宁在家。姊弟相见，一场痛哭，自不必说。将灵柩奉至中堂，安放了几日，便又送至祖莹上安葬了。

葬事已毕，葵英对定之道：“我起先变卖什物，要造一座桥，以济行人。谁知工程做了大半，还未完成，我的钱已用完了，只得把房子也卖了，完此工程。”定之道：“既然如此，姊姊便可常住在家里，此时父母俱已亡故，骨肉无多，姊姊在此完聚，也是求之不得的事。”葵英道：“喜得这桥，刻下已经完工。我二人可到桥上，行个落成礼。”定之道：“如此也好，但不知要用甚礼物？”葵英道：“不必礼物。不过到那里看看，行礼是个名色罢了。”

于是二人同到了桥上，果然好一座坚固石桥。二人步至桥中，葵英倚走桥栏，对定之说道：“此时父母葬事已毕，贤弟之事已了。周氏无子侄可嗣，我尽散所有，做成此桥，仰后人永远不忘。周氏虽无子嗣，似还胜似有子嗣的了。如此，我代周氏经营的事，也算完了。贤弟从此努力，勿堕了谢氏家风，勿失了父亲遗志，”说罢，一翻身跳落桥下。只听得扑通一声，水花乱溅，桥下流水正急，定之不觉大惊，忙叫救命，桥下泊的舢舨小船，看见有人下水，都忙着刺篙、打桨、摇橹去救。争奈水流太急，直赶到三四里外，方才捞起，百般解救，已是来不及了。

定之抚尸痛哭了一回。此时围着看的人不少，定之便对众人，把他姊姊毁家造桥的原委，告诉了一遍。众人听了，哪一个不叹息钦敬！一时都围着那死尸罗拜起来。

定之谢了众人，又雇人舁回死者，送家备棺成殓。此时早哄动了合乡之人，个个送楮帛来奠。那楮帛香烛，竟堆积如山。

定之择了日子，送至周氏祖茔上安葬。葬这一天，来会葬的，不独玉亭本乡，万人空巷，便是邻乡之人，闻得这个消息，来送葬的也不知几千几万人。当日送葬众人，公同议定，题了这座桥做“孝烈桥”，以志不忘。后人每经过孝烈桥，莫不肃然起敬！此是后活，表过不提。

且说定之葬了葵英之后，便把门户托与邻人，只说出门有事，径望仙霞岭来。到日，恰值众人齐集在金奎处议事。胡仇亦在外回来。只因探马来报，汴梁路黄河决口十五处，鞑官驱强壮民夫堵塞，砖石沙泥，不敷所用；乃驱老弱百姓，作为堵口材料。杀人不计其数。又一路探马报到，江南大饥，元主发粟五十万石，派了鞑官到江南赈济。那鞑官奉了诏旨，将赈粟尽行吞没，到了江南，终日吃酒唱戏，百姓流离迁徙，并不过问。因此众人聚集商议。定之到来，与众人见礼之后，先把父母如何亡故，姊姊如何就义，一一说了。熙之一场痛苦，自不必言。众人也互相嗟叹，不免唁慰一番，然后再行开议。

宗仁道：“前者胡兄在河北路，大闹了两次安抚使衙门，当时我曾劝胡兄不必如此。为今之计，却除了行刺之外，别无他法。”胡仇道：“那时宗兄曾说过他们虐待汉人，视为常例，虽杀了他一个，换了个来，还是如此。我听了宗兄这话，很是有理，所以从此就没有动过手。何以宗兄今日又主张起行刺来呢？”宗仁道：“此中有个道理：那时胡已愤的是他们处常的手段，虽刺杀他，换一个来，自然是仍然一样。今日这个，在他们中间也是格外的残虐，杀一个，也足以警后来。”胡仇道：“如此说，我便告了这个奋勇。”狄琪道：“徒然一杀，不彰其恶，杀之也是枉然。我意若举行此事，必要多带几个手脚灵敏之人。一面刺杀了，一面便四处获贴榜文，声其罪恶。庶几能使后来的寒心。”岳忠道：“此说极是。”

狄琪道：“此时汴梁、江南两路都要去，不知胡兄愿到哪一路？”胡仇道：“贤弟如果高兴走走，我们各人认一路。”狄琪道：“弟也因为闲住的久了，也想出去活动活动。”胡仇道：“好极！如此我到汴梁去，贤弟就到江南。我仍旧卖药，不知贤弟怎样去法？”狄琪道：“我只到处去化缘，不卖什么。”宗仁道：“你二位都要带几个人去才好。”狄琪道：“我那里教了好几个徒弟，只拣几个手足灵敏的带去便是。”商议既定，约于明日起行。

金奎道：“你们便出去干事，只苦了我闷坐在家，好歹要闲出病来。”胡仇笑道：“和尚不必闷。我此番出去，好歹寻一个去处，请你出去抒伸抒伸。”说罢便随了狄琪，到苏岭选了四名矫捷少年，预备同行。狄琪自己也选了四人，留下史华看守茅庵。次日各分南北，上路去了。

不说狄琪到江南。且说胡仇带了同伴，一路向汴梁进发，在路仍然托为卖药。不止一日，来到河南境内，只见洪水滔天，那百姓转徙流离之苦，实在触目伤心。行至汴梁路，便寻了客寓住下。在路上探得元主已派了钦差，带了银钱到来赈济。及至到了境内打听时，钦差虽然来了，却“赈济”二字，绝不提起，只是逐日会同安抚使，驱役民夫，修堤堵口，却又不发给工食。胡仇心中十分恼怒。入了客寓，到了夜静时，便和四人，分写了百十来张榜文，无非声明鞑官罪恶。次日晚上，人静之后，便交代四人静等，我今夜未必就能下手，不过先去探路，探明白了，明日再作商量。

---

舁(yú, 音于)——抬。



说罢，换过衣服，带了袖镖刺刀，纵身上屋，蹿至安抚使衙门里面。寻至上房，见灯火未灭。纵身跳下，向屋内一望，只见几个鞑妇，围住说笑，却不见有一个男子。暗想：“这鞑子哪里去了呢？”再纵上屋顶，经过二堂，到了大堂，各处寻了一遍，却只不见，不觉心中纳闷。

正站在大堂上胡思乱想，忽听得仪门外一阵人声嘈杂，射出火光，连忙往上一蹿，伏在屋檐上观看。只见仪门开处，进来了一大队灯笼执事，乱纷纷的在天井里四散摆开，诸人便散。一个人嘴里嚷道：“你们明天一早就来，要到钦差公馆里接大人呢！早点来伺候。”诸人一齐嗷应，便纷纷出去。

这人把仪门掩上。胡仇一翻身跳将下来，把那人的胸膛攥住，拔出刺刀，在他脸上晃了一晃，道：“喊了，便是一刀。”慌的那人抖做一团说不出后来。胡仇道：“钦差公馆在哪里？说了便饶你。”那人抖着道：“在……在……在……鼓楼前的高大房子便是。大……大王饶命。”胡仇手起一刀，把他结果了。

纵身上屋，向鼓楼前而去。寻到钦差公馆便一处处往下观看，看到花厅上，只见灯烛辉煌，笙歌竞奏，里面坐了两位鞑官，相对饮酒。两旁坐了十多个妓女，在那里奏乐度曲。四个家人侍立行酒。另外一个官儿，在廊外拱手侍立，十分卑恭。

胡仇左右张望，只见东面一条夹弄，走过去一看，却是通连厨房的所在，弄内有一个小门，便轻轻落了下來，把夹弄门关住了，闪到院子里，把通到前面的门，也关了，翻身上屋，留神往下观望。只见一个家人，走到夹弄里去。胡仇轻轻的一镖打去，只听得呀的一声倒了。里面听见声息，便跑出来了两个家人，胡仇接连又是两镖。真是镖无虚发，一齐并倒。第四个正要出来看时，胡仇早飞身下地，手起刀落，撇去了半个脑袋。大踏步上前，一手握刀，一手指着两个鞑官，骂道：“好个害民贼，百姓何罪？你要驱他们做堵河口的材料。鞑酋发放银米赈济，他那银米也不过取于民间，仍以散于民间。你何得一概乾没，吞入私囊？我今日杀你为民除害。”说罢，手起刀落，砍了一个。那一个正待要走时，被胡仇兜胸捉住，双手举起，往阶下一丢，只懂得脑浆迸裂。

肝脑涂地，却报他主恩去了。

回头看廊下侍立的官儿，早已伏在地下，抖做一团。再看厅上时，却是溅满一席的鞑血。那十多个妓女，也有跪在地下磕头的，也有哭的，也有互相拥抱的，也有吓呆了不会动的。胡仇先把那官儿一把提起来问道：“你是个甚么官？是鞑子，还是汉人？”那官儿战兢兢的道：“我是祥符令，是汉人。”胡仇一丢手，四下里一望，见院子里搭着凉篷，有两根扯凉篷的绳子，便拿刀割取下来，把那十多个妓女，都反绑着，鱼贯的拴起来；连那祥符令也拴在一处。又割下几幅妓女的裙来，把各人的嘴都堵塞住了。又取了一块布，蘸了血在墙上大书“皇宋遗侠胡仇为民除害”十个大字。回身向祥符令道：“我姓名也写下了，你认清楚我，明日好画影图形的拿我，我且在你这媚敌求官的脸上，留下点记认。”说罢，举刀在他脸上拉了两下，可怜割得血流满面，嘴被堵住了，又嘶叫不出来。胡仇早腾身上屋去了。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三回 疯道人卖药济南路 郑虎臣说反蒙古王

却说胡仇杀了两个鞑官，安置了祥符令。腾身上屋，侧耳一听，正值三更三点，遂蹑回客寓，对四个同伴说知。忙叫四人，连夜分作四路，去张贴榜文，并须逾城出去，城外也要张贴起来。四人领命而去，约过了一个更次，便陆续回来。五人议定，一早动身，四人先回仙霞岭报信，胡仇还要到别处去。

次日天明之后，城厢内外，喧传贴了许多无头榜文。里正见了，便忙到县令处报，谁知县令昨夜在钦差公馆伺候未回。赶到公馆时，说花厅院门还未开。原来这院门被胡仇关了。外面伺候的人，知道有妓女在内，关了门，自不敢去叫。那厨房的庖丁，见许久不来要菜，出去打听时，夹弄门关了。听了听，外面寂寂无声，自不必说，是在那里于甚么勾当的了。越等越无声息，现成的酒肉，乐得大家吃起来，吃了个烂醉如泥，日高三丈，犹未起来。

及至外面伺候的人，见里正报说出了无头榜，榜文上说的是杀了安抚使和钦差，除暴安良的活，这才大惊。到门前窥探了半晌，不见动静，敲了两下，不见答应，益发慌了，用力撞了许久，把门撞开了。这一惊非同小可，只见钦差死在阶下，脑袋已撞成齑粉了。一个家人死在廊下，没了半个头颅。夹弄口又是互相枕藉的，横了三个家人：各人头上都带着一支镖，一个是从脑门上打进去的，两个是打在太阳穴。花厅上死的是安抚使，首级抛在一边。十多个妓女和县令，都拴在一处，眼光闪闪，口不能言，那县令更是满面血迹。

众人连忙过来解救，掏去口中裙布，一个个都已不能动弹。有两个妓女，竟是吓的硬直冰冷了。忙着到厨房去取开水灌救。开了夹弄门进去，看见几个庖丁，七横八竖的躺着，吃了一惊，以为都是被杀了；及至听得鼾声如雷，方才把他们乱推乱叫的叫醒了，忙着弄了姜汤开水，出来灌救，先把县令救醒了，抬回县署。里正忙着到合城大小文武各衙门去报，一时都到县署齐集。县令一面诉说了昨夜各原委。里正呈上榜文。这才飭了通班马步快赶缉凶手，为时已经巳午之交，胡仇等已经去的远了。

莫说这里慌做一团，忙做一堆的事，且说胡仇离了汴梁路，迤迤望北而去，一路上仍托为卖药。此时大水之后，居民多患湿疮，胡仇的药，甚有灵验，买卖倒也不恶。有时遇了贫病的人，他一般的施给医药，不较药资，因此所过之处，莫不歌颂疯道人的功德。胡仇隐了真姓名，只自称为“疯道人”。有时疯疯颠颠的唱两阙“道情”，有时落落寞寞的默无一语。

一天行到了济南路。此地居民稠密，看看倒也富庶，就便觅了客寓安歇，寄顿了行李，便携了药箱，到闹市上摆起摊子来。慢慢的便有许多过往行人，围住了观看，胡仇演说了一番各种药品的功效，见无人来买，便敲起铜钲，装出疯态，口中说道：

“‘道人四海可为家，茫茫何处是中华？炼成再造乾坤散，要觅英雄付与他。’自家疯道人是也。历尽名山宝刹，采尽异卉奇葩，修合成药，普济世人。这且不在话下。年来于修合各药之暇，更炼就一服空前绝后之圣药，名为‘再造乾坤散’。奔走天涯，要觅一位有道之士。奉赠与他；争奈南北奔驰，都无所遇。今日初游贵境，知历下是我们中华古圣帝耕钓之地，山明水秀，或有奇人郁育其中，也未可定。说起这‘再造乾坤散’修台的药料，也极平常。不过用英雄眼泪一掬，豪杰肝肠全副，忠臣心一片，孝子魂一缕，

烈士血一腔。这几味药，难得起来，天壤绝无；易得起来，人人尽有。被贫道采取齐全，炼成此散。并不卖钱射利，只求得一位英雄有道之士，便双手奉赠与他。唉！常言道：‘说话赠与知音，良马赠与将军，宝剑赠与烈士，红粉赠与佳人。’今日再无所遇，贫道又要含泪出济南城去也。闲时编了几阕俚语‘驻云飞’，既然无人买药，不免唱来消遣则个。唉！甚的来由呀！甚的来由？

‘甚的来由？南渡偏安忘大仇。天地蒙膻臭，草木都含垢。休、酣乐眼前头，可怜身后。大好西湖，今日谁消受，索性把剩水残山一笔勾。

‘甚的来由？降表甘心奉寇仇。就道仓皇走，此日真巡狩。休、往事怕回头，痛心疾首。景炎、祥兴，统绪谁承后？只得把圣祖、神宗一笔勾。

‘甚的来由？举动拘牵失自由。残忍天生就，杀戮无停手。休、蹂躏遍神州，家倾户覆，地惨天昏，何处堪号救？无奈把子姓黎元一笔勾。

‘甚的来由？无赖衣冠等沐猴。趑趄戎、夷后，出尽爹娘丑！休、只要觅封侯，甘居功狗，雉尾貂冠，尽得他消受！情愿把黼黻文章一笔勾。

‘甚的来由？甘为他人作马牛。赋税才输够，徭役还随后。休、尚不应追求，披枷带扭，子散妻离，谁个来援手？怕不把性命身家一笔勾。

‘甚的来由？忘却同胞敌气仇。南北忙忙走，敢惜悬河口。休、有志总须酬，切休罢手，奋勇争先，莫落他人后！切休把父辱君仇一笔勾！

‘甚的来由？塞地充天满贮愁。国辱谁甘受？国难谁能救？休、好整你戈矛，男儿身手。锦锈江山，未必难仍旧！哪肯把赤县、神州一笔勾。’”

这七阕“驻云飞”，总名叫做“七笔勾”。唱完这七阕之外，照谱上还有一阕“尾声”。

当下胡仇才唱完了这七阕，那“尾声”还没有唱出来，人丛中便走出一条大汉来，对胡仇拱手道：“请问道长所炼之药，可曾分赠过人？像我要拜求一服，不知还肯施舍否？”胡仇举眼看时，那人身长八尺，气象凛然，仪表非俗，连忙稽首回礼道：“贫道适才说过，并不曾遇见知音，所以还不曾赠过他人；然而内中或者有聪明人，默为领去，也未可知。”那人道：“道长说要遇了英雄有道之士，方才肯送。不知像我这等粗人，还能领受否？”胡仇道：“居士要领受，便自去领受，又何必贫道赠送？不敢请问居士贵姓大名？”

那人道：“我姓黎，舍间不远。可否请仙驾过临，以便拜领圣药。”胡仇道了声：“打搅不当。”便收拾过药箱，卷了布招，随那姓黎的去，走不多路，转过两个弯，到了一个门首，敲了两下门。里面童子开出门来，便让胡仇进去。转过一个小小院落，南北对着，一式的三间平屋。

姓黎的让胡仇北屋里坐下，放声大哭，纳头便拜。胡仇大惊，连忙扶住道：“居士何故悲恸？”姓黎的拜罢起来，道：“道长，你道我果然姓黎么？我本是姓李，名复，字必复，今年三十岁。先父名坛，初时不合听了人言，降了蒙古，派来镇守此城。宋朝理宗皇帝景定三年，投诚反正，便举此城归宋，拜表乞师求援，一面移檄邻近各处，同心归宋。一时益都、涟、海等处，皆闻风响应。那时留梦炎还在南朝，理宗皇帝命他带兵北来，他只观望不前。蒙古兵大至。先父把守不住，被他攻破城池，自投大明湖内，水浅淹不死。被蒙古兵捉去，遂与先兄彦简，同时被害。其时我尚在母腹。先母本是外宠，

---

黼黻（fú，音斧福）——比喻华丽的词藻。

另外置备房屋居住。城破之日，先父预嘱先母，说：‘倘他日生的是女，便不必说。若是生子，可取名曰复。令其长大，为父复仇之意’。其时幸居别业，未曾波及。先母生下我来，就在此度日。改姓为黎，以避耳目。我长到十六七岁，先母才把这话告诉我，屡次想投奔南朝，又以老母为累。三年前先母弃养，又闻得南朝已经亡尽。可恨我抱了这报仇之志，没处投奔。适才听见道长所唱，不觉触动心怀，流下眼泪，乞恕卤莽。道长有何可以复仇之策？尚求指教。”胡仇道：“居士孝心壮志，令人可敬，此时若说报仇，只须自己去报，何必再要投奔他人？据贫道看来，此时人心思宋。居士若肯举义，怕没有响应的么！”李复道：“话虽如此，若没有一个赵氏之后，奉以为君，只怕人心不服。”胡仇道：“此事只能从权办理。此时我们起义，只要代中国争社稷，并不是代赵氏争宗庙；若必要奉一赵氏为君，莫说此时没有，就有了，或者其德不足以为君，又将如何？总而言之，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只要逐去鞑子，是我们中国人之有德者，皆可以为君。只问有德无德，不问姓赵不姓赵。”

若依居士的办法，是终久无有报仇之日的了。”李复道：“道长之言，顿开茅塞。但不知此时他处地方的民心如何？”胡仇道：“依贫道看来，人心思宋，是一定的，不过此时是在他檐下过，不敢不低头罢了！况且鞑子又禁止汉人，不准携带军器，连劈柴切菜的刀，都是十家合用一把，自然急切不能动手。倘有一处起义，只怕草泽英雄，还不乏人！”李复道：“谈了半天，还不曾请教道长贵姓道号？仙乡何处？”胡仇道：“贫道姓胡，临安人氏，没有道号，就叫了‘疯道人’。今日遇了同志的，我也不必隐瞒，实告居士。我并不出家修道，不过是乔装打扮，掩人耳目，借着卖药为名，到处访求英雄，以图恢复中国。居士若有此意，我可以代为招致几位英雄相助。”李复大喜道：“不瞒道长说，此处便是先父别业，后面有一座小小花园，里面窑藏颇富，就是兵器也不少。平时我也结识几个市井少年，只没有调拨的人，不敢造次。道长能代招致人才，真是我三生之幸。”胡仇道：“此时且不可造次，并不可泄漏于人，待我星夜赶回南边去，再寻几个同志，南北相应，方为妥当。”李复大喜。

二人又长谈了良久，胡仇方才别去。次日即雇了快马，赶回南。在路不止一日，到了仙霞岭，恰好狄琪也回到了，众人正聚在马头岭岳忠那里，单单不见了史华。

原来狄琪到了江南，乘夜刺杀了两个放赈钦差，把八个随员，都割了耳朵，叫他们回燕京去回话。一面张贴榜文，等到天明时，合城大乱。他索性振臂一呼，把各处仓库都打开了。一众饥民饱掠一顿，他却乘乱跑了出城，赶了出境，各处云游了一回，方才回来。因为失了史华，闷闷不乐。

宗仁道：“大约他出去玩几时，就回来的，何必念他？”狄琪道：“我料他此去，未必回来的了。我因为他虽然已经二十多岁，见了人，还是腼腼腆腆的，所以虽然教了他几路拳脚，那飞走跳纵的法子，并未教与他。这回他要跟我出去，被我说了他几句，说他一点志气也没有，怎能跟我办这等事？他大约怪了我这句话，便不别而行的去了。”胡仇道：“我看他生得唇红面白，犹如女子一般，不料倒是受不得气的。”宗仁道：“等过些时，再去寻访他也未晚；或者过几时，他的气平了，会回来也说不定。”

胡仇道：“正是。我们不必尽着谈他，还有正经大事呢！”说着，便把李复一节事，告诉了众人。狄琪拍手道：“却是巧事。我今番在江南，也结

识了两个人：一个杨镇龙，一个柳世英，都是浙江人。因为江南大饥，他两个暗中带了巨款去暗中散放，顺便招致英雄。据他说：‘在原籍已经有了万余人。此番散赈完后，便打算回去起义。’”胡仇道：“有了此处，便可与李复相应；只是李复势孤，我们必要派人去帮助他才好。”金奎道：“好，好！你前番临走时，说好歹找个地方，让我抒伸抒伸，今番敢就是我去。”

胡仇还没有回答，忽报说清湖镇唐珏来了。众人忙教请入。不一回唐珏领了一条好汉来。唐珏向他通过众人姓名，然后那汉自言：“姓董，名贤举，广州人。特由广州到此相访。”岳忠便道：“壮士远来，有何见教？”董贤举道：“闻得从前跟张元帅的一位宗将军在此，特来拜访，并有所求。”岳忠道：“能效力之处，自当遵命！”董贤举道：“恰才在唐家店，听唐君说起，此处尽是忠义之士，料来说也不妨，我在广州，暗集钱粮，私招人马，部下已有了万余人，打算起义，恢复中原。一日得势，更当水陆并进，奈苦于水师训练无人，要求宗将军枉驾到那边走一次，便当以水师相托。”宗仁指着宗智道：“这是舍弟宗智，曾经跟过张将军几年。不知壮士何以知道？”董贤举道：“惠州有一位义士，姓钟、名明亮，也与我们同志，在那边也集了万余人。我们常有往来，是他说起，因为他有一个贴身的护勇，是当日代文丞相看守曾太夫人厝所的，宗将军到那里起运灵柩时，曾对那看坟的说过，运柩到吉州安葬之后，就要到仙霞岭，因此知道。”宗智道：“败军之将，不足与图存。何况当日跟随越国公，不过因为略谙水性，图个进身，至于训练之事，恐不能当此重任。”董贤举正待开口，宗仁先说道：“这是公众的义举，你力所能及的，倒不必推辞。”董贤举大喜。

当下岳忠便叫置酒相待。这一班都是一心为国的人，酒逢知己，自不必说。大家谈起起义的事，岳忠又指拨了一百名探马，代他们互通消息。又差人到浙江去打听杨镇龙、柳世英的举动。狄琪顺便附了一封信去，也不过是通知又多了两路同志的话。

只有金奎急着，要到济南路去。岳忠道：“那边人少，自然应该要去；但不知你一个人去，还是带了众人同去。”金奎道：“既然那边人少，自然要多带人去。我打算把五百僧众，都带了去呢。”岳忠道：“你那一班高徒，虽然剃了发，却一个个都还是用的在家名字，不曾有个法号，怎么好出去呢？”宗仁道：“这个容易。编取了五百个名字，叫他们各记一个就是了。只是金将军也要取一个法号才好。”金奎道：“那回公荃送我一个表字，叫做国侠。我今番就用了它吧。”宗仁道：“这个不象和尚名字。”岳忠道：“把‘国’字去了，改做‘侠禅’，不就好么？”金奎道：“好！我就用它。”是日尽欢而散。留下董贤举盘桓了两天，宗智便同他到广州去了。

这里岳忠和宗仁，把五百僧众，都取了法号，分作三个一起，两个一起的，陆续向济南路去。一面交代，到了那边，随意投在寺院里挂单，在那边静心等候，哪怕等一年半，没有机会，切不可妄动。到那边时，彼此不是同行的，只作不相识。胡仇又写了一封信给侠禅，带与李复。切嘱千万慎密行事。从这天起，每天打发几个起身，又交代分路而走：一起走淮南，一起走淮西，不可同行。一连打发了一个多月，才打发完了。末后是侠禅起身，众人不免一番饯送。僧众尽行后，宗仁便剃了发，到寺里住持。另外再招了愿剃发的三四百人，在内为僧，依然旧日规模。

胡仇看见僧众去了。只等各路约期举事，便要到燕京去打探消息，仍然背了药箱，装做道人。一日到了燕京，打听郑虎臣，却不见了，心里好生纳

闷，只得在闹市上摆摊卖药。

卖了两天，忽然一个小厮走近前来，作了一揖道：“师伯几时到此？”胡仇抬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史华。不觉惊道：“你几时到这里的？你师傅想你呢！”史华道：“此时不便说话，师伯住在哪里？我晚上来。”胡仇告诉了他。

到了晚上，他果然来了。胡仇问他：“为甚到此？”史华只是低头不语。胡仇又问：“郑虎臣可曾见着？”史华道：“我到此就是投他，为何不见？”胡仇喜道：“他此时在何处？”史华叹道：“此时只怕见不着他了。”胡仇忙问：“何故？”史华道：“上半年一个蒙古王来觐见，和阿刺罕往来颇密，因此虎臣也认识了那蒙王的门客，谈得投了机，那门客便把他荐在蒙王那里。他便辞了阿刺罕，来投蒙王。那蒙王名叫‘明里铁木儿’，生性浮躁。不知怎的，被虎臣说动了他的心。星夜回蒙古去，起了本部兵，顿时造反，要打入燕京，争夺天下。起先的声势，好不厉害！陷了几处城池，占了几处山寨，在哈斯图岭，立了中军。这里屡次调兵遣将，都不能取胜。后来元主亲征去了。自从他亲征之后，便叠获胜仗。今天早起的军报，是已经攻下了哈斯图岭，获住了明里铁木儿了。如此说，虎臣纵不被擒，也死在阵上了。岂不是从此不能相见么！”胡仇惊道：“你此刻到底在哪里？这种消息如何得知？快告诉我。”史华道：“我此刻有一句话请问师伯，请师伯教了我，我再讲未迟。”胡仇道，“你要问甚么？”

要知史华问的是甚么话，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回 侠史华陈尸燕市 智虎臣计袭济南

却说史华把郑虎臣说反了蒙古王一节，诉说了一遍之后，因见左右无人，又说道：“前回师怕和我师傅，分头到汴梁、江南那回事，到底为着甚么来？”胡仇道：“你这个问的奇怪，难道你不知道么？”史华说：“我知道不过是为民除害罢了；然而今日害民之政，比那个厉害的还有呢！”胡仇惊道：“草菅民命，吞没

赈款，这个害民，是了不得的！不知还有甚事比这个厉害？”史华道：“草菅民命，吞没赈款，不过是一个人做的事，害的是一处地方。比方他派了个好人去，便不至如此。他此刻中书省立了个规措所，名目是规划钱粮，措置财赋，其实是横征暴敛，剥削脂膏。把天下金银都搜罗到他处，然后大车小载的运往蒙古。这里却拿出些绫绢来，写上几个字，用上一颗印，当现钱叫你们使用，叫做甚么钞法。我们中国统共能有多少金银，禁得他年年运回去，不要把中国运空了么？”胡仇道：“这个果然是弊政，比那个厉害。你既然说得出来，必要有个处置之法。”史华低头不语。胡仇道：“你此刻在哪里？到底做些甚么事？”史华道：“此时不便说，我也不敢说，说出来辱没了我师傅，只要久后便知。我此刻还有事，不能久陪，暂且告辞，改日再来领教吧。”说着辞去了。

胡仇不胜纳闷，想着他那闪闪烁烁的十分可疑，想过多时，只得搁起，连日仍然在外卖药。忽然一天传说元主回京，蹀路清尘，所有一切闲杂人等，俱要赶绝。胡仇卖药摊，本来设在正阳门外，此地为蹀路必经之所，这一天清道，便被赶开。一连三天，不能作买卖。

这一天传说御驾已过，仍旧可以摆摊了。胡仇背了药箱，走出寓门，忽然听得街上三三两两的传说：“中书府出了刺客，好不厉害！”又有人说：“统共不过二十岁上下的人，便做刺客，怪不得把自家性命也丢了。”胡仇听了，十分疑怪，怎么这里居然也有同调，既然能行刺，为甚又把自家性命丢了？

正在胡思乱想，忽见迎面来了个老者，像是读书人打扮，在那里自言自语道：“杀人者适以自杀，不度德、不量力，其死也宜哉！”胡仇向他打个稽首问道：“请问老丈：这不度德、不量力的是谁？”那老者道：“道人有所不知。我们这里一位卢中书，昨夜被所用的一个小家人刺杀了。那小家人刺杀主人之后，知事不了，即自刎而死。此刻陈尸教忠坊，招人认识，如有能认识者，赏银一百。你这道人何妨去看看，如果你认得他，包你发一注横财。”

胡仇听了，谢过老者，径向教忠坊而去。到得那里，只见围看的人，十分拥挤，胡仇分开众人，挤了进去，只见陈尸地上，旁边插了一支木杆，挂了赏格。再看那尸身时，不觉吃了一惊，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史华。心中惊疑不定，旁观的人，议论纷纷，有笑的，有骂的，有叹息的，忽见人丛中跑出一个人来叫道：“老四：你看这个字条儿。这是今天早起，官府相验，在他身上搜出来的一张字，拿去存案。我方才到衙门里去，问书吏抄来的。”说罢，递过一张纸。这个人接在手里，展开观看。胡仇连忙走近一步，在那人背后一望，只见写着：“卢世荣暴敛虐民，万方愁怨。吾故隐身臧获，为民除害，欲免拷掠，故先自裁”云云。胡仇看罢，不胜叹息。便不去卖药，背了药箱，仍回寓中，暗想：“好个有志气的史华！因为他师傅说得他一声

腼腆没用，他便做出这一场事来。怪得我问他做甚么事，他不肯说，说怕辱没了师傅，不知你肯降志辱身，做这等事，正是为人所不能为呢！此时卢世荣家，不知乱的怎样，今夜我不免去打听打听。”

于是挨至夜间，穿上了夜行衣，飞身上屋，向中书府去，只见宅门大开，灯烛辉煌，大小家人，一律挂孝，中座孝幔内，停着尸灵，妇女辈在内嚶嚶啜泣。廊下左侧厢，有一条夹弄。胡仇在屋上越过夹弄，望下一看，却是另外一个小小院落，一明两暗的三间平屋。内中坐了七八个门客，都在那里高谈阔论：一个说：“陈尸召认，是白做的；就是认得他的人，也断不敢说。”一个说：“为甚不敢说呢？现写着一百银子的赏格，谁不贪银子呢？”一个说：“我们做官的，往往言而无信，早就把人家骗的怕了，这是一层；还有一层：他认得的说了出来，不怕我们翻转脸皮，说他是同党么？”一个说：“不错，不错。若说认得，他在这里当家人，我们都是认得他的；不过都只知道他叫琪花，不知他的真姓名，所以要陈尸召认；倘有人知了他的真姓名，不免又要向他追查家属；家属拿到了，还不免要他当官去对质。谁高兴多这个事呢？”一个说：“这些闲话，且不必说。今日我到丞相府去报丧，并请博丞相代奏请恤典。闻得博丞相说：这恤典两个字，且慢一步说。闻得陈御史还要和我们作对呢！去打听要紧。”一个说：“人都死了，还作甚么对？这又是琪花的余波。这么说快点打听才好！”说着便叫了几个家人进去，问道：“你们谁认得陈都老爷宅子的？”内中一个道：“小的认得，他住在南半截胡同路西，一棵榆树对着的一家便是。”那门客道：“那么你明天情早就去打听，陈都老爷明天进朝不进，若是进朝的，打听为了甚么事。”那个家人答应了，就一同退了出来。

胡仇听得亲切，暗想：“甚么陈都老爷，要和他们作甚么对。他方才说的，住处很明白。我何不依他说的门户，去探听探听呢！”想罢，翻身向南半截胡同而去。果然见有一棵榆树，对着一个门口，蹿到门内，只见各处灯火全无，只有南院内透出一点灯光，便落将下去。只见一个童子，在廊下打盹。胡仇悄悄的走到窗户底下，轻轻用舌尖舐破了纸窗，往内观看，只见里面有两个人对着围棋，一个八字黑须的黄脸汉，不认得。那一个正是郑虎臣。不觉又惊又喜，然而又不便招呼。呆看了一会，只得又纵身上屋，蹲着等候。

过了好一会，才听得底下有人声，伏在檐上一看，只见打盹的童子，已经起来，打着灯宠先走，那黑须黄脸的跟着。郑虎臣送至廊下，便进去。那两人径往北院去了。

胡仇又落下来，仍在方才那小洞内张望。见虎臣一个人呆坐着，便轻轻的弹了两下纸窗。虎臣吃了一惊，回头对纸窗呆呆望着。胡仇又弹了一下。虎臣仍是呆呆望着，不发一言。胡仇又连弹了三下。虎臣惊疑不定，问道：“是谁？”胡仇轻轻答道：“是我。”虎臣大惊，直站起来道：“你是谁？”胡仇道：“疯道人。”虎臣益发吃惊，走近纸窗，轻轻问道：“是胡兄么？几时来的？”胡仇也轻轻的答道：“多时了！”虎臣道：“此刻谈话不便，你住在哪里？我明日一早看你吧。”胡仇便轻轻的告诉了他的住址，然后纵身上屋，回去安睡。

次日郑虎臣果然一早就来。胡仇不及他言，先要问史华的事。虎臣道：“说来这件事话长，我昨天才从蒙古回来，已经不及见他了。他当日投到燕京来，寻着我，说他师傅说他腼腆，不能办事；所以他要出来做点事，给人家看。我问他要做怎样的事。他说要我荐他去当门客。因为一时没有机会，



我就留他在我处住了几天，他却十分体察人情，几天里面，把这里燕京官场的恶习，都体察到了。又对我说，当门客不便行事，莫若当家人的好。又叫我荐他当家人。我十分谏阻，他只不听。我只得把他荐给陈天祥，就是你昨天到的那里。这陈天祥表字吉甫，是一个监察御史。史华倒也欢喜。他说，得便叫陈天祥多参几个厚敛虐民的官，便是他尽心之处。谁知不到几天，被中书卢世荣看见了，欢喜他的姿色，硬向天祥要了去，做了贴身的家人。他本来改了姓，叫‘李华’。这卢世荣把他改了做‘琪花’。”胡仇道：“这又是何意，同他改个女孩子名字呢？”虎臣道：“这里官场，酷尚男色，也是染的鞑了恶习，所以他自愿当家人，不愿做门客。也是图易于进言，易于近身之意。他却也狡猾得很，虽到了世荣处，却还时常到陈天祥这边来，做出许多依恋的样子，说思念故主，不愿随卢氏。意思是要陈天祥参卢世荣。怎奈卢世荣方条陈了规措所，元主就派他办理，十分宠信。陈天祥不敢下手。史华又尝私对我说：‘这规措所是专掣中国金钱到蒙古去的。世荣这厮意思怕中国穷的不得精光，上了这个条陈。我一定要取了他的性命，推倒他的规措所’云云。前天他把查察得世荣办规措所的弊端，开了手摺，送给陈天祥。又说了句来生再报主恩的话。陈天祥也不曾在意。谁知是夜他竟刺杀世荣，自刎而死。天祥昨日得了信，随即据他所开的弊病，具了奏摺。又在摺尾叙明：‘世荣致死，系因威迫良家子弟，致被反刃。凶手畏罪自刎’云云。我昨天到时，他摺子已经写好了。今日一早具奏去了，等一会便有信息。”胡仇道：“史华对我说郑兄说反了蒙古王，为甚么在此处？”虎臣道：“我说得他肯反了。到了蒙古，他竖旗起事那天，我就推说和他游说各家王子，便脱身去了。难道我还跟着他受死么？我这个是教他自相杀戮，虚耗他的兵饷，又使他互相疑忌的意思；不然，他们一德一心修起政事来，我们更难望恢复了。”胡仇又悄悄把济南、浙江、广州各路的事，告诉了虎臣。虎臣喜道：“如此便有点可望了。还有一个蒙古王，名叫‘延纳’的，不久就要反了。知照他们，乘时举事，长驱直进，燕京唾手可得。据了燕京，南方不难传檄以定矣。”胡仇道：“郑兄也应该趁此时走了，或到济南，佐理他们办事也好，因为他们那里战将有余，谋士不足。郑兄到那边去，好代他们谋划机事。”虎臣道：“我也甚想回南边去走二次，得便就行。”胡仇道：“郑兄此时可是就陈天祥的事？”虎臣道：“不，不过我昨天回到这里，暂时借他地方歇住罢了。只听了今天的信，再定行止，”说罢，二人又谈了许多别后的事，方才分散。

到了午饭过后，虎臣满面喜色，匆匆走来，说道：“陈天祥的奏，居然准了。下了诏旨：说卢世荣办理规措所，暴敛虐民，天怒人怨，假手李华，代天行戮，死有余辜，仍着戮尸示众。李华畏罪自刎，不必追究。卢氏私出赏格，拿家属问罪，规措所着即行停止。”胡仇道：“其实卢世荣已经死了，也就罢了，何必又戮甚么尸呢！”虎臣道：“这正是鞑子残暴的行径，也是虐待中国人的去处。如果卢世荣是个鞑子，也绝不至于如此了！”胡仇道：“这么一办，好虽好，可是那一种没心肝之流，又要说甚么天恩高厚，感激涕零，倒代他立固了根基了。”虎臣道：“我们时刻存心恢复，他们自然时刻存心永据了。我们此刻且莫虑这个，我已叫陈天祥差人买棺盛殓史华。我们且去看看，也是送他一场。”胡仇点头应允。二人一同走到教忠坊，只见卢世荣的首级，已经用木宠盛了，挂在高竿之上。陈天祥正差了两名家人，买了棺木，来盛殓史华。二人看着殓好了，送到城外义地埋葬。

胡仇留在燕京探听消息。虎臣便问胡仇要了一封介绍信，径奔济南，投李复来。李复得了胡仇书信，便延请虎臣，在花园里居住。

此时侠禅已到了多时，只是觑不着机会下手，问起带来的僧众，知道都散在各寺院里居住。虎臣道：“且等我住过两天，到外面去看看形势，少不得没有机会，也要做他一个机会出来。”从此郑虎臣便天天到城外各处去查看地势，一天出了南关，顺着大路走去，沿途观看野景，也忘了路之远近，不觉走到一山，山下有几家居民，路旁放着两乘山轿，轿夫过来问：“可要坐轿子？”虎臣便问：“这是甚么山？”轿夫道：“这是有名的千佛山，山上有一千尊佛，十分灵验。这里安抚使大人。也常来拈香的。”虎臣听说，便步行登山。只见一条石路，蜿蜒而上，过了一座牌坊，转了一个大弯，便到了半山。这半山上有一个大庙宇，庙内倒也十分宽敞，僧众也不少。从庙后转出去，又有许多小庙，都有和尚住持。虎臣游过了，便回到大庙里，走入客堂。便有知客和尚来献茶。虎臣闲闲的问道：“宝刹共有多少高僧？”和尚道：“本庙的不过四五十人，近来倒是挂锡的客师甚多。”虎臣道：“我在山下就听说宝刹菩萨十分灵验，这里安抚使也常来拈香。”和尚道：“安抚使爱大人，时常来此，倒不是为的拈香。敝庙方丈是一位蒙古高僧，曾经封过国师，与爱大人是相好的，所以常来谈天。”虎臣又应酬了几句套话，然后辞了和尚，循路进城，回到李复家里。

恰好李复接了仙霞密报，知道广州、惠州、临安一带，都约定了九月起事。虎臣道：“此时已过了中秋，转瞬便是九月，我们此地也不可预备。”李复道：“计将安出？”虎臣道：“此处安抚使是哪一个？”李复道：“是爱呼马。”虎臣道：“侠禅此刻不可安坐在家里，赶到各寺院里，知照伙伴：从今日起，陆续都到千佛山庙里挂单。限于九月初七日取齐，不可有误。”侠禅道：“千佛山我也去过一遍，我们伙伴已经不少。”虎臣道：“要借他那里办事，众人不能不到那里。你且去招呼了，我再告诉你的法子。”侠禅答应去了。

虎臣又问李复：“平日结交的市井少年，共有多少人？”李复道：“共有二千人光景，要是他们再转代招呼起来，大约可得三四千人。”虎臣听罢，点头筹划。一面叫李复陆续打发二百人扮作客商，暗藏军器号衣，到益都去。记准了九月初十、十一两天，大家留心，听得城中连珠炮响，便一齐动手，不可有误。这就近只有益都有重兵，先取此处最要。李复依言，分派去了。

直等到九月初七这天，虎臣才授了计策与侠禅，叫他去行事。又拨了十多名市井少年，暗地跟随了去，听受指挥。又教李复暗暗把号衣军器，分给众人，只听初九日城中炮响，便一齐动手。分拨已定，只在家里坐待时候。

却说侠禅领了虎臣的计，径奔千佛山来，见过知客和尚，说明来挂单一宿，明日便行。那知客和尚，见他相貌狰狞，心中未免有些害怕，无奈禅林规矩如此，只得把他留下，侠禅暗中查点，见自己伙伴，约已到齐，便悄悄的告诉了众人，明日早饭时，如此如此。众人都点头会意。一宿无话。

次日早起，饭厅上高敲云板，主客各僧，都鱼贯而入，各就座位，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方欲坐下，侠禅忽然举起饭碗，向地下一掷，大吼一声：“与我下手！”仙霞岭上，一众和尚，便一齐动手，两个缚一个，把本庙僧人，一齐都缚起来，不曾走了一个，连那使役人等，都捉住了。

---

挂锡——亦称挂单，佛教名词。行脚僧投寺院暂住之意。

快禅一面分拨五十人守住山口，提防走了人，一面拨人到后面小庙里捉拿和尚。自己抡起锡杖，径奔方丈而来。那方丈里的鞞和尚，在那里割烧牛肉下酒，旁边还放着一碗热腾腾的大蒜煨狗肉。侠禅大吼一声，举起锡杖，当头打去，鞞和尚未曾提防，被他这一下，打得脑袋破裂，脑浆迸流，倒在地上，挣了两下，就不动了。侠禅大怒道：“好个不耐杀的东西，怎么手也不回就死了。”一脚把尸首踢开，出了方丈，督着众人，把本山和尚，都押入空房，锁禁住了。

然后饱餐一顿，取出一个字帖，差一个伙伴，送到安抚使衙门里去。看官，你道这是甚么帖？原来是郑虎臣预先写下的，冒了鞞和尚之名，约爱呼马初九日到千佛山登高的。爱呼马得了帖子，便回说：“明日准到。”侠禅吩咐众人，各各准备。

到了初九那天，又差一名和尚去催请。爱呼马便传齐执事，带了五十名亲兵，鸣锣开道，作张盖游山之举来了。刚刚来到半山，牌坊底下，便有许多僧人排班迎接。轿子抬到山门之外，爱呼马下轿。执事亲兵，都在门外伺候。

爱呼马步入庙来，见两面僧人，排班站立，独不见方丈迎接，心下疑惑，便问道：“如何不见方丈和尚？”和尚回道：“今日老和尚偶抱小恙，请到方丈里相见吧。”爱呼马径到方丈里来，一脚才跨进了门，侠禅早在里面提着锡杖等候多时，一见爱呼马进来，手起杖落，劈头打去。爱呼马本是一员战将，虽然未曾提防，却也身手敏捷，连忙往旁边一闪，正待喝问，第二杖又劈头下来，忙伸两手去挡接。不提防这一根锡杖，是镔铁打成的，有五十斤重，侠禅的气力又大，这一接，把他的虎口震开了。连忙松手，大叫：“亲兵何在？”叫声未绝，腰上早着了一下，被侠禅一搯，直搯到天井里去，横卧在地，正要挣扎起来，背上又连着两下，便呜呼哀哉了。侠禅径奔出来，指挥众僧，把执事亲兵围住了，捉的捉，杀的杀，不曾走了一个。

不知以后如何取济南，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五回 赚益都郑虎臣施巧计 辞监军赵子固谢孤忠

却说侠禅受了虎臣之计，赚爱呼马到千佛山结果了。又围住他的执事亲兵，杀的杀，捉的捉，不曾走漏了一个。即剥下号衣，叫跟来的市井少年穿了，扮作亲兵，飞马进城，到文武大小各衙门禀报。只说安抚使在千佛山得了暴病。众多官员，得了此信，便都匆匆的到千佛山去请安问病。侠禅那一根禅杖，未免又劳动它逐一结果。

虎臣探得众官都已出城，便到安抚使署前，放起三声轰天大炮，不一会，刀枪林立，剑戟争光，一众好汉，都来齐集，听候号令。虎臣一面分兵到四门，砍倒了守门兵弁，摧倒了腥膻臭恶的鞑旗，换上光明正大的宋家旗号。一面打开了监牢，放出了犯人，自己却亲身杀入安抚衙门，首先收了文书印绶，出榜安民。李复带了兵士，出城去会合侠禅，恰好在半路相遇，会齐了同进城来。李复亲提各和尚来问话，内中是汉人，尽都释放，仍回本庙，是鞑子，都拿去砍了。虎臣备了文书，差一名精细兵上，到益都去投递。又叫侠禅带了本部五百禅兵，受了密计，先到益都城外一百里地方埋伏，倘遇了益都兵来，不可放过，就便截杀。教李复镇守济南，自己却带了五百兵士，扮做难民，径奔益都来。

却说益都守将是葛离格达，拥了一万重兵，镇守益都。这天接了一封文书，内言济南起了土匪，请发兵来弹压。葛离格达看了文书，便派一员副将，带了五百鞑兵前去。这员副将名唤宋忠，得了将令，领兵便行，走不到百里之遥，忽听得一声鼓响，树林内拥出一队和尚。为首一员，生得面貌狰狞，虬髯倒挂，手抡禅杖，大喝：“侠禅在此，谁敢过去？”宋忠纵马上前问道：“你既是出家人，为甚不去念经礼佛，却来造反？”侠禅更不打话，纵马出阵，抡起锡杖便打。宋忠忙举枪相迎，战不三合，被侠禅一杖打落马下。挥兵掩杀，这五百和尚，都是侠禅亲自教出来的，操练了几年，今日新研初试，勇气百倍。这五百名鞑兵，不够他们一阵，还嫌杀的不尽兴。侠禅约住众人，仍旧埋伏林内。

不多一会，又有一支兵到了。原来郑虎臣首先到了益都，又递了第二道假文书，只说济南被围甚急，专待救兵一到，里应外合。葛离格达连忙又叫一员副将，名唤胡突的，带了一千鞑兵，兼程进发，会合宋忠，同援济南。侠禅截住去路厮杀，五百僧众，便向敌阵冲入，横冲直撞，鞑兵大乱。胡突措手不及，被侠禅一杖打死。杀得尸横遍野，方才鸣金收军。

那边郑虎臣赚得葛离格达两次出兵，便教五百假扮难民，一拥入城。口称济南已失，只得弃家，逃难到此，围住了镇府衙门求赈。葛离格达大惊，便集众将商议，遣兵救援。一将出禀道：“未将虽不才，愿领兵克复济南。”葛离格达看时，却是乌里丹都。这乌里丹都，从前与葛离格达是同僚，一同跟了伯颜、张弘范入寇宋室，后来他贻误了军机，被伯颜参了他一本，便奉旨革职。他要谋开复原官，就想投营效力，争奈没有人肯收他。后来葛离格达出守益都，他仗着同僚之谊，便来投奔，葛离格达收在帐下。此时听得济南有失，便出来讨差，葛离格达大喜道：“将军克复了济南，我当奏闻朝廷，开复将军原官。”便拨了三千人马，交乌里丹都，即刻启行。乌里丹都奉了将令，即刻起身。益都百姓，看见一天之内，连起了三次兵；又见那假扮的难民，说得土匪怎生厉害，一时人心大乱。

且说乌里丹都，领了人马，离了益都，径奔济南，走了百里之遥，只见

两旁树木丛杂，天色已晚，便传令扎住行营，埋锅造饭，安歇才定，忽然军中扰乱起来。乌里丹都急问：“何故？”左右告道：“军士掘地作灶，掘出了好些尸首。细看时，都是益都兵士，所以惊扰。”乌里丹都喝道：“哪有此等事？再有妄造谣言者斩。”正传令间，忽报外面火起，急出帐看时，只见两旁树木尽着。此时九月天气，木叶黄落，着了火，犹如摧枯拉朽一般。军中大乱，乌里丹都传令拔队起行。忽然听得喊杀连天，鼓声大震，一队和尚，在火光里杀出来。乌里丹都大惊，又不知敌兵多少，不敢恋战，带着人马，向济南路上走去。走不到十里路，只见前面一带火光，列成阵势，旌旗招展。正不知多少人马，幸得那一队和尚兵，只杀了一阵，便自退去。不如回去见过葛离格达，添兵再来，想罢，便传令回马，只见那树林内，火光迄自未熄。那树木被烧的倒将下来，塞住大路，不得前进。正叫兵士探路时，忽然鼓声大震，火把又明。先前那队和尚兵，又从两旁杀出。当先一员虬髯和尚，直接到乌里丹都马前，举起五十斤的镔铁锡杖，劈脸打来。乌里丹都接住厮杀。侠禅杀的性起，用尽了生平之力，抡动锡杖，往来如风。一杖打在乌里丹都的马头上，把马头打碎了。那马负痛直跳起来，把乌里丹都掀翻在地，跌离五丈多远。侠禅赶上，拦腰一杖，几乎打做两截。挥兵掩杀，那鞑兵夺路逃命，拥挤不开，自相杀戮，死者不计其数。看看杀至天明，侠禅方才约住众兵。

那杀不完的鞑兵，逃了性命，到葛离格达那里报信。葛离格达大惊，正欲派兵救援，忽报济南安抚使，盼救兵不到，杀出重围，逃难到此，离益都只有十里。葛离格达连忙上马，带了一队亲兵，出城迎接。出得城时，只听得城内三声炮响，猛回头看时，城头上大乱，四门尽闭。不到一会，尽换了大宋旗号。正不知何处兵来，吓得葛离格达几乎堕马，幸得标下各兵，还有五千驻扎城外，仓皇便投到营里去。

忽探马报说济南安抚使爱大人，被土匪追赶甚急。葛离格达仓皇之际，便引了一千军士，迎将上来。走不到五里路，只见一队残兵，打着爱呼马旗号，飞奔而来。葛离格达亲自出马，迎将上去。那一队兵，行至切近，忽然一声号起，众兵士一齐去了头盔，全是和尚，直扑过来。葛离格达大惊，不及招架，回马便走。五百和尚，在军中左冲右突，勇气百倍。城外各营，闻警齐来救援。城内郑虎臣，率领七百少年壮士，杀将出来。正在混战之际，一连三四次报到东平、临清、东京、莱州、平度各处郡县，一齐失守。此是虎臣假报，他们哪里得知。军士闻报，信以为真，一时大乱，无心恋战，簇拥着主将，寻路奔逃。葛离格达也没了主意。正在慌张之际，忽然侠禅匹马撞将过来，马头相并，抡起锡杖，当头打去，葛离格达不及招架，侧身一闪，打在肩上，翻身落马。军中大乱。葛离格达竟被众兵踏成肉酱，混杀了一阵，鞑兵四散奔逃。

虎臣收兵入城，安民已毕，留下人马，镇守益都。自己和侠禅率领五百禅兵，班师回济南去，李复迎接进城，商议分兵进取。虎臣道：“此时兵马未足，不可轻进，一面招兵买马，积草屯粮，等兵粮足用时，方可四面掠地。”李复依言，竖起了兴复宋室的义旗，招军买马；一面差细作分往广州、浙江等处探听消息。

且说临安杨镇龙，本是当地一个矩富，伯颜兵入临安时，纵兵蹂躏，他家损失不少。他的父亲杨敬和母亲均被鞑子掳去，死生未卜。那时镇龙才一十八岁，乱后访寻父母消息无着，因此立志报仇。与嘉兴柳世英结为生死之

交。平日阴蓄了许多敢死之士，待时而动。生平又专喜济困扶危，临安地面，人家都称他为“小孟尝”。前番江南大饥，他和柳世英两个，暗带了钱米，前去赈济，救活的不少，所有流亡无归之人，都招到临安来。喜得他家广有田园，安置上二千人，并非难事，因此人人歌功，个个颂德。镇龙见人心归服，便坐了船，亲自到嘉兴来，与柳世英商量。

这柳世英家世是以蚕桑为业，嘉兴一带的桑园，多半是他私产，因此也是财雄一方，所有种植桑园的佃夫，便是他的心腹。这一日家人来报说杨镇龙到了。便亲自迎出来，执手相见。延入密室，置酒相待。说起举义的事，柳世英道：“这件事必要斟酌万全，方可下手。近来虽据探报，说广州董贤举，惠州钟明亮都约定九月起事。我们虽也答应了九月，然而万一没有机会，切不可卤莽。我并不是畏缩，恐怕画虎不成，被人笑话。近来仙霞岭上各人，既与我们通了气，何不先到那里走一遭，和他们商量一个长策呢！何况我们人众虽多，却都是不曾上过阵的，战将更少，到得那里，或者可以招致几个来，便好行事了。”镇龙喜道，“如此我们便行，”柳世英道：“前回听得狄定伯说：本来他们踞了仙霞岭，招兵买马的甚好；后来恐怕鞑子与他们为难，便一律都改为寺观，众英雄都改了道士和尚。我看这一着很为不妙，这番到了那边，看看形势，好歹劝他们再改回来。果然有险可守，我们也可以有个退步。”镇龙道：“这个且到了那里再说。”于是二人收拾过行李，叫家人挑着同到仙霞岭来，一路上水船陆马，夜宿晓行，不在话下。

一天到了清湖镇，天色已晚，便觅客寓投宿，恰好路旁一家大店，招牌写着“张家店沽酒寓客”。二人入内，先拣了酒座坐定，家人把行李放下，酒保便过来招呼，摆上几碟小菜，暖上一壶会稽女儿酒，在二人面前，各斟上一杯。那两个家人自然另桌去吃。酒保便问：“二位还是在此歇宿？还是吃酒便行？倘是歇宿，我们此地有上等客房。”镇龙对世英道：“只怕我们吃过酒，赶上山去，还来得及。”酒保道：“二位是到哪里的？”世英道：“我们是到福建去的。”酒保笑道：“既到福建去，巴巴的赶到山上去做甚么呢？我这里住一宿，明日一早起行，不舒展得多么！”世英道：“那里有一个道士，是我们的朋友，要去看看他。”酒保道：“是哪个山上的？”世英道：“仙霞岭的。”酒保笑道：“客官你弄差了！仙霞岭只有和尚，没有道士。只有马头岭、苏岭、窑岭是有道士的。”世英听了，不免一呆。那酒保便去了。世英对镇龙说道：“那狄定伯明明说是仙霞岭，怎么到了这里，又说不是，莫非有点蹊跷？”镇龙道：“或者这酒保弄不清楚，也未可知。何况这等事，本来是缜密的，或者定伯故意闪烁其词，更未可定。”

说话之间，只见店中走出一个人来，向二人招呼让酒，便在横首坐下，问道：“不敢请教二位，是要访哪了位法师的？小店这里，所有山上的寺观，都来买酒，略有点晓得。”世英道：“是一位姓狄的。”那人道：“你二位贵姓？”二人说了，那人连忙拱手道：“久仰大名了！不知驾道，有失迎迓，失敬了。”忙又叫酒保重新暖酒，送到头号客房里去，即起身让二人到里边来，走过了两进客房，直到第三进内，另外一个小门，推门进去，却是一座小小花园。园内盖了三间精室，琴书炉鼎，位置幽雅，进去坐定。世英方问那人姓名。那人道：“在下张毅甫的便是。”镇龙道：“莫非是从燕京送文丞相灵柩回吉州的张义士？”毅甫道，“尊称不敢。”镇龙道：“义士为何做了这当垆的勾当？”毅甫便把仙霞岭建庙开店的一番话告知。又道：“这园内各处房屋，便是专为延接天下英雄而设。平常过客，是不得进来的。”

世英道：“狄定伯前者说是在仙霞岭。方才贵伙又说仙霞没有道士，这是何意？”毅甫道：“若说这仙霞岭的山脉，大而言之：从东面天门山起，过雁荡、括苍到这里，直到福建、岑阳岭、三祭岭、翠峰山、新路岭、迄南入西，到江西盘古山、南径岭，一路几千里，都是仙霞山脉。小而言之：从这里清湖镇起，迤南七千里，入福建界，都是仙霞岭。大约仙霞是个总名，近人把最高的一座，定了仙霞岭名，其余都另有名字，不过都是仙霞的别峰。他处人便笼统说过了，近地人却分别的很清楚。如定伯他只在苏岭结了一座茅庵，二位要会他时，只消到马头岭岳公荃那里，便可以会得着。”二人大喜。说话时，酒保已送上酒菜，三人对坐，把酒论心。杨、柳二人就在张家店住了一宿。

次日早起，张毅甫亲自送到马头岭，与岳忠相见。通过姓名，便差人去请狄琪、宗仁来，共议此事。宗仁道：“既已应允了广州那边九月起事。我们又已差人去约济南一路，他们亦必如期同举，这里万不可夫信。如果怕没有将弁，我有两个小徒，刘循、刘良，勇力过人，可以相借。”岳忠道：“便是我教的张雄、马勇，也可以叫他跟随二位，听候指挥。”镇龙大喜拜谢。又谈起此处一律毁去堡栅，改建寺观，甚为可惜的后。岳忠道：“便是我也日夕打算过来，当日谢叠山先生教这样做，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以避鞞锋。也因为我们当日建立山寨时，只在山之一隅，用乱石塞断山路，过往诸人，都要绕山下小路，才能到仙霞关。我们那时，本怕不能大举，才想出这样办法。此刻既是各处都举事，我们也断不袖手让人。二位起义时，此处必定响应。”二人更是欢喜。聚了一天，即带了刘循、刘良、张雄、马勇、别过岳忠等，先到嘉兴去。

论理这条路，是先到临安，再到嘉兴，何以他二人却先到嘉兴呢？因为世英想起一件事，说我们虽说是举义，然而说起来不过是一个平民，恐怕人家不肯响应，必要寻一个宋家宗室，奉之为君，方为名正言顺。镇龙道：“此时更到那里去寻宋朝宗室呢？”世英因又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姓赵，名孟坚，表字子固，系安定郡王之后，曾经做过翰林院学士承旨。宋亡之后，避乱在海盐居住。那年程文海奉了元主之命，访求江南人才，要荐他，他高卧不起，文海使威迫胁，他仍旧抵死不行，文海无奈，荐了他的同族兄弟赵孟頫。此人至今尚在海盐，便想迎他到军中，先做了监军，以后觑便行事。或竟奉他继了宋室之后，立之为帝。二人议定，所以在临安并不耽搁，径向嘉兴而来。

先把刘循等四人，安置在家里，拨人伺候。二人径奔海盐，寻到赵子固庄上，告与守门老仆，说有事要求见。那老仆进去良久，出来相请。二人进得庄门，只见夹道桑阴、匝天浓绿，内中也点缀些花草，大有隐士之风。二人跟着老仆，走到一所房子内，拾级登楼。老仆领到了楼上，便自下去。

二人抬头看见子固是一位苍颜老者，气象荡然。一个垂髫童子，侍立一旁。二人上前，拜见已毕。子固让坐，便问：“二位辱临，不知有何见教？”镇龙见有童子在旁，因请道：“有心腹之事相告，乞王孙屏退左右。”子固道：“这童子只在老夫身边，并不下楼一步。有话但请直说无妨。”

镇龙、世英齐声道：“胡元恣虐，宋社沦亡，迄今苦元虐政，人思故主，某等愿从众志，毁家纾难，兴复宋室，特来请王孙监军。”子固道：“二位，在宋，官居何职？”世英道：“某等皆是农民，并未授职。”子固起敬道：“难得两位义士，不忘先朝，但老夫行将就木，只求晚年残喘，与圣朝草木，

同沾雨露之春足矣，何敢多事！况不肖弟孟頫，屈膝胡元，厚颜献媚，我赵氏祖宗，当恸哭于地下。凡我宗族，都蒙其羞，更有何颜，妄图恢复，望二位努力为之。此时赵氏宗社已屋，胡元僭妄，凡我中国人，都同他不共戴天之仇。但能起义恢复，凡是中国人，有德者皆可居之，何必赵氏！”镇龙道：“玉孙活虽如此，远望以宗庙为重，屈驾一出，以镇人心。”子固道：“不瞒二位说，自国亡之后，老夫即居此楼，足不履地，日以卖字为生。有所不足，则老妻采桑、饲蚕、织绢，以佐朝夕。自恨不湔先朝露，更何心争雄。二位果能恢复旧物，即据而有之，但能使胡无绝迹，即找赵氏祖宗，亦必含笑顶礼于九泉。二位好自为之。”世英道：“王孙高洁不从，某等只好别求宋家宗室了。”子固道：“这大可以不必。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昔者，我太祖皇帝，军次陈桥，骤遇兵变，黄袍加身，遂受天下于周。天下岂是赵氏私物？何必如此拘执？”二人再三相请。子固笑道：“二位孤忠可敬，志气甚大，何以识见反小？此时兴兵恢复，是代全中国人驱除腥膻污秽之气，岂是为我赵氏一家之事？望二位旗开得胜，肃清宇内。俾老夫得再履中国土地，受赐多矣！”二人见子固执意不从，只得兴辞嗟叹而出。一路上商量，虽无赵氏监军，此时人心思宋，或者亦可以行事。且待回到嘉兴，再为商量。

不知回嘉兴后，如何布置，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六回 应义举浙民思故主 假投降宗智下惠州

却说杨镇龙、柳世英二人，回到嘉兴，便和二刘、张、马商量起事之法。商量了数日，尚无头绪。刘良道：“此时已是八月下旬，不上几天，便是九月。若说起事，是时便可以动手。若必要等机会，恐怕误了约期。我看从来地方起事，无非是民心涣散，或是民怨沸腾，方才闹起来。论此时民心，原未十分归附胡元。论民怨呢，他那种苛虐之政，百姓们居然受惯了，也忘了怨了。除非此时他另外出一个甚么政命，激起民怨，方才是个机会。”一句话，忽然提醒了柳世英，即日下乡，到自家庄上去。

原来柳世英在离城十五里地方，有一座庄院，十分宽大。世英到了那里，便叫人分头去招了四五百名佃夫来，杀牛宰马，相与痛饮。饮酒中间，世英正色对众人道：“我今日听了一个消息，甚为不好，告诉你们各位，早为防备。”众人都问：“是甚么信息？”世英道：“如今鞑子朝廷，下了一道诏旨，派了钦差，专到我们浙江地面，要搜寻十万童男，十万童女。钦差不日便到。我同你们众位，情同手足。各位都有子女，我既然得了消息，不能不告诉出来，等大家好预备；不然，钦差到了时，挨户搜寻，那时藏也没有藏处。你们各人也各有亲戚朋友，也都要互相知照，免得临时张惶。”众人听了，一齐惊愕。内中一个问道：“不知他要这许多童男女做甚么？”世英把桌子一拍，咬牙切齿道：“他要在蒙古地方，起造一座极大宝塔。怎奈他那里多是沙漠，地皮太松，不能起造；他要取了童男女去，活埋在地下，垫塔脚，叫做‘打人椿’。你说可恨不可恨呢！”说的众人都切齿大恨。世英又道：“我为这件事，这两天不进城，就住在这庄上。你们想得出甚么主意，三天内之，可来告诉我。”众人应诺。这一天就不欢而散。

这几百人出去，便沸沸扬扬的说起来。不到一天，嘉兴城厢内外，早传遍了。妇女们听了这话，都在那里哭哭啼啼，登时就怨气冲天，便有许多人到柳家庄上讨消息。世英益发说的厉害，说是：“若有隐藏的，都要治罪穷追。”诸多人等，更是吓的没了主意，有些人便打算带了子女逃走的。世英道：“凭你逃到哪里，总是没用。被他碰见了，说你有心抗旨！非但子女不能免，自己还要受罪。”说的众人益发慌了。

到了第三天，拥到柳家庄去讨主意的，何止数千人！庄内容不下，甚至庄门以外二三里路，都站满了人。世英道：“当日我们太祖皇帝，相传下来，三百多年，百姓们相安无事。哪一个不是受了皇帝的覆载？此时鞑子恃强，灭了宋室，我们百姓就受此惨毒。为今之计。除非赶去鞑子，恢复了宋朝，方得太平。众位如果要保全子女，同享太平，可同我进城，先杀了鞑官，占住城池，然后传檄各处，一同恢复，非独免了惨毒，又且做了中兴功臣，不知众应意下如何？”众人同声道：“愿往。”于是世英指拨刘循、刘良、张雄、马勇各带一队百姓，分往四门，杀散守门兵士，关闭城门，不许放鞑子出入。自己和杨镇龙带了众佃夫百姓，一拥入城。到郡守衙门，先将郡守卜成仁，一刀杀死。城头上早飘起“灭胡复宋”的旗帜。

杨镇龙便向柳世英借了一千佃夫，带了张雄、马勇扮做逃难百姓，飞奔临安而来。此时搜求童男女的谣言，早已远近传播。临安一带，也是人人惧怕，个个张惶。杨镇龙带领一千人到时，地方上全没准备，被他一拥进城，围了安抚使衙门。安抚使哈斯哈雅措手不及，只得从后花园短墙上，跨了出去，扮做平民，逃走去了。杨镇龙据了临安，出榜安民。一面差人飞报仙霞

岭，一面差人到广州一带探听虚实。

岳忠得报，便聚了宗仁、狄琪商议道：“胡子忠昨日差人报到，说：‘蒙古王延纳反了，元主自将亲征。’今杨、柳二人，已占了临安、嘉兴。虽未知山东、广州两路消息如何，听柳世英说起，我们不如仍旧造起寨栅。我想造起寨栅，又要兴工动作，不过分得一隅，倒不如夺了仙霞关，拒住福建来路。这里马头岭，也造起一个关来。我们便自成一家，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从前谢叠山先生劝我们改了寺观。我也恐怕被他们围了，里面粮食不足，所以依了。近来山内开垦的地更多，可以不忧这个。他来了，我们力足以胜的，便杀他个片甲不回；力不能胜的。我们便闭关自守，以劳其师。他不来惹我们，这一条路是闽、浙通衢，商贾往来，我们可以收他的关税，以供兵饷。岂不是一举数得？”宗仁道：“非但如此，我们并且可以出去攻取城池，以为响应。眼见得兴复宋室，在此一举的了。”狄琪道：“此处仙霞关，并没有重兵把守，不过税厂里有百把名护勇，另外有五百名鞑兵，扎在那里，算是保护税厂的。我们带几百人去，唾手可得。得了此处，远可以堵住福建的来路。”

三人正在计议，忽然几处飞马报说：“湖州、甬东、会稽、处州各路兵起，都竖了‘灭元复宋’的旗帜。”宗仁道：“如此我们更不容缓了。”于是议定：当夜狄琪引一千兵去取仙霞关；叫谢熙之监工在马头岭要路上，筑造马头关；宗仁镇守本山；岳忠带领一千兵士，去取礼贤县，这礼贤县近在清湖镇北十五里，因这里最近，先去攻打试兵。

且说狄琪当夜带领一千兵，悄悄的行至仙霞关下，分五百人攻打鞑营，五百人取税厂。先把税厂围住，打开厂门，攻将进去，逢人便杀。这税官正在睡梦里，三更半夜，正不知何处兵来，下得床时，狄琪早已进来，手起刀落，结果了性命。得了税厂，拨二百人去杀守关兵士，就便守关。自己率领三百人，去助攻鞑营。那里正在混战，鞑兵仓卒之中，黑摸着厮杀。我兵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日。狄琪兵到，直奔鞑兵阵内，左冲右突，身体矫健，如入无人之境。五百鞑兵，不曾留得一个。可怜这场败仗，连一个送信的人也没有。

岳忠带领一千人下山，先到了清湖镇，分在张家唐家两店居住，是夜四更造饭，五更起身，平明时到了城下。恰好城门开放，岳忠匹马当先，一千人一拥而入，就城中杀起来。到了县署，擒下了县令，出榜安民。城上竖起宋家旗号，杀了县令祭旗。差人到清湖镇取了张毅甫来，叫他权了县令事。把鞑子的印信毁了，另铸铜印。改了礼贤县做江山县，取恢复江山之意。（直到此时，还是叫江山县。）

岳忠班师回马头岭，谢熙之已经督率工役，筑造关隘。岳忠便差人到各处报捷。并拟定了彼此往来公牒，一律仍用德祐年号；因为景炎已崩，祥兴殉国，此时只有德祐帝尚在吐蕃，所以仍用此年号，是尊宋室的意思。又行知各处，当取鞑子所铸“至元通宝”钱，一律销毁，改铸“皇宋通宝”钱行用，使百姓们思念宋室。一面差人到广州去催促起义，逼取福建，以便与此处相连。

部署方定，又是一连好几处报到兵起。大抵自高宗南渡以来，在临安建都一百四五十年，历代都是讲究以仁、义、礼、让治天下。百姓们久沐皇仁，此时忽遇了胡元暴虐，哪一个心中不横亘着“大宋”两个字。此时得杨镇龙、柳世英两个起了义兵，一时响应者五百余处，浙江一路，几乎全都恢复了。

宗仁等得了此信，更是欢喜。恰好济南捷报又到了。于是更盼广州的信，又加派了人去催促。

且说董贤举自从聘了宗智到广州，便同到战船上去。原来董贤举并不在陆路上，恐怕泄漏机谋，因此造了百余号大船，只推说出海捕鱼，暗中招集四路英雄。广州民情好斗，往往因些微小事，两姓相斗，各聚数千人，如临大敌，虽死不悔。董贤举利用此辈，说以忠义，又陈说胡元暴虐，说得人人愤激，他便罗致到手。也有随他下船操练的，也有在家居住等他起义的。这百余号船出海，也去捕鱼，有时操演水战。

自从宗智到了，更认真操起来。恰好广州安抚使，因为地方多盗，要招募团练兵，限期七月要招足了三千人，教与操练，九月安抚使亲自看操。董贤举得了这个信息，不胜之喜。便暗暗分付手下各人，都去投充团练，等到他阅操那天，自有道理。各人受命而去。所以这一回所招团练之兵，十停之中，倒有九停半是董贤举党人。他们又都是在家私自操练过的，教起来格外容易。那安抚使自是欢喜，定了九月十五日在校场看操。

董贤举得了信，便秘密布置，分头授以计策。到了操的那天，安抚使带了一员中军，两员副将，一队亲兵，亲到校场上来，到演武厅坐下。团练兵排队到了，果然旌旗招展，盔甲鲜明。那百姓围着校场观看的，人山人海。安抚使叫传令开操，中军官手执令旗，在厅前传令，忽然大炮一声，轰天巨响，便竖起一支“灭胡兴宋”的大旗来。登时四面八方一片声叫杀，那些团练兵把鞞子号衣一齐脱了，里面便现出“皇宋义民”的号衣来，刀枪剑戟，直杀奔演武厅来。那一班看热闹的百姓，吓的四散奔逃。剩下的都是董贤举部下，一个个去了外衣，里面都是“皇宋义民”的号褂。董贤举抡起一双阔板斧，径奔安抚使。安抚使大惊，忙叫两员副将迎敌，自己由中军官保护着，逃回城中去了。这两员副将，哪里敌得住四五千人的，不到一顿饭时，早就剁成了肉泥。

董贤举率领部众，径奔城下。城门已闭，城楼上箭如飞蝗射将下来，不能得近。贤举挥兵攻城。忽见一人，走上敌楼，手起剑落，杀死守将，赶散兵士，开门出迎。贤举便领兵入城。

那杀守将的不是别人，正是宗智。原来贤举遇事都与宗智商量，这回的布置，也是二人在船上商定的。及至贤举上岸行事，宗智正欲驶船出海，忽然想起在城外举事，万一放了人进城报信，先行设法守御，再移檄邻郡来救，岂不是前后受敌。因此星夜赶回，暗暗率领二百兵士，乔装入城，以为内应。

当下会合了贤举，一同攻入安抚使衙门，合家屠戮。宗智劝道：“这些鞞子，自然该杀，但是那老弱的，可恕便恕了，何必杀戮太过。”贤举道：“对于这些畜生，万不能施妇人之仁。须知他们杀来时，把我们中国人如何糟蹋！老弱的似乎可恕，你须知老的他曾经从少壮时过来，他少壮时曾经杀过我们，如何不杀？至于那弱的更不能恕，我此时恕了他，他将来壮起来，便不肯恕我，为甚么自己留下这个祸根？我此时得了广州，有所凭藉，他日打到蒙古，我还要把他全部落杀一个寸草不留，方才放心呢！不然，留下他那孽种，能保得住他永远不觊觎中国么？”于是传令合城搜罗鞞子，见了便杀，不准留下一人。汉人不准骚扰，虽一草一木亦不准动。此令一下，合城汉人无不香花灯烛，顶礼膜拜。部署已定，宗智便率领水师，到惠州去接应钟明亮。

却说钟明亮在宋朝时，本来是一个海盗，专在海外拦劫商船。张弘范到

广东时，屡次遣人招安。明亮不肯投降，只说：“大丈夫当南面称孤，岂肯屈膝他人！”这句话传到张世杰耳边，也遣人去劝他投顺。他又说：“元兵寇急，我可以相助一臂，等元兵围解，我仍是我，不愿受封官爵。”世杰恐怕他不受约束，也就放过。明亮说过这话，便想助宋攻元。正待启行，已闻得崖山失败，遂又入海去了。

董贤举当日原是个海客，从海外贩货回国，遇了钟明亮行劫，贤举慷慨取出金银相赠。又劝其改业。明亮道：“我也知飘流海上，终非了局，无奈已经失足多年，内地不能容我，为之奈何？”贤举又说起鞑子占了中国土地，怎样残虐，怎样苛刻。明亮大怒道：“我当日便虑到海上非久居之所，内地官府，又不能容我，便想占据一片土地，独霸一方，又怕人家派上我一个乱臣贼子之名。无奈只得飘泊在外，好几年足不履地，不料骚鞑子如此可恶！我须容他不得，不免回惠州去，杀散了他，自己占据了。此时我是夺鞑子之地，不是夺皇帝之地，须不能派我做大逆不道，乱臣贼子。”贤举道：“果能如此！岂但不是乱臣贼子，还是忠臣义士呢！”明亮道：“我也不要做甚么忠臣义士，只要得个安身之所，由得我称孤道寡。如果兵精粮足，战胜了鞑子，仍把他赶出长城以外，我不妨也做几天皇帝玩玩。”自此便与贤举订交，相约举事。争奈他的大名，早已威震百粤，近海一带，天天防他，竟无下手之策。

这天宗智率领十号大船，来至惠州洋面，与他会合。说贤举已得了广州，特来策应。明亮道：“我这里总想不出一个下手之策，正没个人来商量。”宗智道：“大凡平地起事，断不能硬做，必要略施小计，出其不意，方能下手。”明亮道：“计将安出？”宗智道：“可将十号兵船，拆去炮位，改作商船模样，混到惠州城里。我们却如此如此，另做计较。”明亮大喜道：“果然妙计。”遂依了宗智的话，连夜把十号兵船，都拆卸了炮位，藏过各种兵器，拨了一千名心腹兵士，扮作商人水手，驶到惠州去。

这里宗智分付各船，都在海外暂行下碇，但听得深水门炮响，可一齐驶来。自己和明亮坐了一船，略带了几十名兵士，船桅上高扯降旗，驶向深水门来。这深水门是惠州出海的门户，向日设有炮台把守。守台的鞑官，望见降旗，便差了一员武弁，乘了舢板，到船上来问：“哪里来的？”宗智便邀请入船相见，说是：“钟明亮刻待伙伴，劫得财物，一切都掳为己有，因此众心离散，各船都四散而去，各自谋生，只剩得这一只船，如何还能安身！小人劝他不如归顺天朝，改业守分，他又不肯；因此小人把他擒住，要送到郡守太爷那里投降。”说罢，便叫取明亮过来，请武弁验看。只见两名小卒，从后舱把钟明亮拉了出来，双手反绑了，口中大骂：“反贼，不识羞耻，卖主求荣。”武弁见了，便去回报守台官。守台官命将船泊岸，取到台上验看。宗智叫先把明亮平日所用的五百石硬弓，丈八长矛，送上去，然后自己带了明亮登岸，径到炮台里参见守台官，求备了文书，解与郡守。明亮却站着不跪，不住的大骂：“无耻小贼，卖主求荣。”守台官道：“你要投降，也可以使得，但是要依我一件事，我便与你文书，若不依我，我先杀了你。”宗智道：“老爷吩咐，小人自当遵命。”守台官道：“捉拿海盗的文书上，没有你的名字。单指名要捉钟明亮，有能捉获者，照军功前敌保举。我此刻先给你一个六品功牌，派你做一名哨官。”宗智连忙叩头道：“谢谢老爷。”守台官道：“便派你解去，可是我文书上，只说是我出海擒来的。你见了郡守，也要如此说。等我得个异常劳绩的保举，少不得要好好的抬举你。”宗

智道：“小人遵命便是。”守台官大喜。即刻备了文书，又派了五十名兵士护送，抬了弓矛先行，把明亮上了镣铐，打入囚笼，径奔惠州来。

入得城时，众百姓闻得捉住了江洋大盗，哪一个不来看！把一个郡守衙门，挤满了人。郡守闻报，到堂。验了弓矛，宗智呈上文书。郡守看了，叫打开囚笼，要验正身，宗智亲自下去，开了笼锁，顺手把镣铐开了。明亮一跃而出，在地下拾起长矛，望郡守当胸一刺，直从后心透过。举起长矛一挥，把一个未曾死绝的郡守，直摔在大门以外。大叫一声：“子弟们何在？”人丛中拥出一千余众，暗藏的大刀阔斧，一齐都使将出来。吓得百姓们四散奔逃。早有人把四城门关闭下锁，不放一人出去。一面搜杀鞑子，一面出榜安民。

守台官派来跟随宗智的五十名兵士，杀的一个也不曾留下。宗智就在自家队里，选了五十名武艺高强的，扮做了守台兵士，自家带领着，飞奔深水门来。不等通报，直奔入炮台，寻着守台官，一刀刺死。五十名兵士，就台里杀起来。守台兵大惊，一个个都不曾准备，手中未带兵器，只得四散奔逃，这里便四面追杀。宗智先叫扯毁了鞑旗，竖起宋家旗号。又放了三声轰天大炮。海上众船，听得炮声，一齐起碇，驶将进来，把鞑子守口的兵船围住，四面放火，烧了个一艘无存。明亮唾手得了惠州，便请宗智商议进兵潮州，进取福建。一面行文董贤举，叫他进兵韶州，进覩江西，相期在中原会合。

未知这番进兵，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七回 忽必烈太子蒙重冤 仙霞岭义兵张挞伐

却说钟明亮一面行文广州，叫董贤举进兵韶州，自己却进兵取了潮州，直逼福建地界。福建省内各路，一时起兵响应的，也有二十余处。江、淮一带，又纷纷起兵。

这个消息传到燕京，枢密院里那一班做平章政事的大臣，吓的手足无措。先是山东报到济南、益都失陷。不多几天，又报到临安、嘉兴失陷。接着广东警信又到。自此各路告急的文书，雪片般来。无非说某处失了，某处陷了。此时元主到蒙古亲征延纳去了。又值太子真金死了。

原来蒙古是天生的游牧人种，他那里没有宫室房屋，终年都是骑在骆驼身上过日子；到了晚上，随便走到哪里，便支起篷帐住宿。到了天明，又骑上了，游到别处去。所有动用器具，都带在骆驼身上。他所以要游来游去之故，为的是打猎。猎了鸟兽，拿来当粮食；猎不着鸟兽，便蛇、虫、鼠、蚁，也要吃的。所以叫做“游牧”。

忽必烈这厮，虽然夺了中国天下，盖造了宫殿，他那游牧的性格，还不能改变，终年坐在家里，他哪里有这种耐烦性子守得住？所以他把燕京改做大都。又在蒙古破天荒的盖了几座宫殿，取了名字叫做“上都”。他每年来往一次，以遂他那游牧的习惯。每年到上都去，便留下太子真金监国，这是他一向的老例。

这回起了大兵，亲征延纳，自然也是太子监国了。当时有两个辅佐太子的官，巴不得太子早点做了皇帝，自己好望升官，无奈眼看着元主七十多岁还不肯死。于是设法去和两个丞相商量，只说：“皇上春秋已高，还是这样勤劳国事，太子心下不安，要想求丞相上个封奏，请皇上让位与太子。太子做了皇帝，自然尊老皇帝为太上皇，岂不甚好！”两个丞相听了。便拟了一个奏招，誊清了，盖了印，正要拜发，忽然又想起：“这件事奏上去，依了便好，倘然不依，起了疑心，说我们阿附太子，岂不是连自己的前程都难保！”因此一想，便搁住了，不曾拜发。

那两位辅佐太子的知道了，见功败垂成，十分着急。便设法通了丞相门客，把那摺子偷了出来，暗地里差人送到元主的行在。元主见了，到没有甚么话说。那两位丞相知道了此事，连忙上摺分辩，说：“这个奏摺非出己意，系由太子授意。”云云。并指出那两个辅佐的姓名。元主看了，怒得须发倒竖，暴跳如雷道：“不肖畜生，就等不及我死了你再做。你既然性急要做皇帝，为甚不索性弑了我。”说罢，便传旨到燕京去，先收了两个太子辅佐下狱，不肖子待朕回来处置。

这道诏旨到了燕京，兵马司便来拿人，吓的两个急望升官的辅佐，都在监里上吊死了。太子真金，知道此事，也吓的魂飞魄散。还望元主回来，可以同两个辅佐对质，分辩得明白，父皇知道不是出于我意，还有解救。不到一天，报说两个辅佐都吊死了。这一回是死无对证了，不觉愈加惊惧。因此急出一个病来，一天重似一天，众多官员，天天到东宫问候，一面奏闻元主。元主绝不挂念，反说：“这等不肖子，倒是早死为佳。”这句话，传到太子耳朵里，又是一番气恼，病势加重，就此呜呼了。

众大臣一面治丧，一面飞报元主。不多几天，又叠接各路警报，益发慌的手足无措。雪片的文书，飞往蒙古告急。元主得报，不由得他不惊惶失措。幸得蒙古已平，延纳就擒，便忙忙的班师回燕京去。可笑人家得胜班师，是

“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旋歌”；他的得胜班师，却是兼程奔走，犹如败北而逃一般。回到燕京，也不及问太子的事，便召集文武各官，商量拒敌，飞饬有事务邻省，协力进剿；一面派右丞相蒙固岱，挂了帅印，统领十万鞑兵，先救济南、益都一路。

且说李复自从得了济南，招兵买马，声势雄壮，邻郡不敢正视。侠禅性急，便带领本部五百人，渡过黄河，来取武定。李复放心不下，拨了一千兵相助。侠禅领兵杀奔武定而来，郡守闭门拒敌，不敢出战。侠禅攻打一月有余，还攻不下。

一日报说蒙固岱领兵到来，径往济南去了。侠禅怕济南有失，便传令退兵。

武定郡守，望见兵退，便率领鞑兵前来追袭。侠禅便命众兵停住，等追兵到来，一齐回旗反鼓。自己匹马立在当路。武定郡守追至近前，看见侠禅按兵不动，不敢逼近，却教军士放箭。侠禅大吼一声，抡起锡杖，杀将过来，郡守大惊，回马便走。侠禅赶杀过来，鞑兵大败奔逃，侠禅追至城下，看着那郡守将近城门，便按住禅杖，拈弓搭箭，一箭射中郡守脑后梢，翻身落马。众鞑兵忙来抢救，侠禅乘机挥兵，一拥进城，得了武定，出榜安民。一面差人到济南报捷。

不想那报捷的兵士，走至半途，被蒙固岱兵获往，搜出报捷文书，便留兵屯守济南来路。自己亲领五万兵来取武定，侠禅领兵出迎，鞑兵卷地而来，蒙固岱并不交战，只挥令众兵重重围裹。侠禅毫不畏惧，率着本部五百人，往来冲突，究竟众寡不敌，杀至日暮，奋力杀出重围。望见武定城上，已换鞑旗，知已失守，只得望济南而走。

刚刚渡过黄河，只见漫山遍野，尽是鞑兵，急寻小路而走，蒙固岱也率兵渡河赶来，侠禅人困马乏，便率领残兵，登路旁一座小山扎住。蒙固岱率兵攻上山来，侠禅就拾取山上大小石块打下，鞑兵不敢相近，只得四面把山围住了。是夜不敢安睡，天明时便下山，要想突围而出，几次都不能得手，只得仍退上山去，支持了一日，行粮已尽，山上又无处取水，便和众残兵商量，要乘夜突围。是夜天阴月黑，对面不见。一众人马，衔枚勒甲，悄悄下山，不想才下得山坡，便听得人声。原来蒙固岱也乘着是夜昏黑，饬令兵士在山下掘成陷坑，要活捉侠禅。众兵正在动手，忽然听得有人马响动，便大喊起来，飞奔回本营报信。侠禅在黑暗中挥兵掩杀。蒙固岱得报，忙命点起灯球火把，指挥众军，把侠禅一众，重重围住。侠禅在围内左冲右突；杀一个马仰人翻，至天色微明时，坐骑中箭倒了。侠禅失了坐骑，不能厮杀，拔剑自刎。五百人全死于乱军之中。

蒙固岱便领兵直趋济南。此时郑虎臣到益都去了。李复登城守御，只见鞑兵用长竿挑了侠禅首级示众，不觉大怒，率领三千兵出城迎敌，被蒙固岱杀得大败而回。鞑兵乘势攻城，架起云梯火炮，日夜轮班攻打，李复把守不住，被他攻破城池，也自刎而亡。

细作报到益都，郑虎臣大惊，暗想：“我守此孤城无用，不如走到南边去，别作良图。”于是改了装束，匹马出城，径投仙霞岭来。益都没了主，那蒙固岱自乐得唾手而得了。平了这一路，便领兵到浙江来，有几路没志气的，先就降了。因此蒙固岱声势更加浩大。杨镇龙、柳世英只得弃了城池，投奔仙霞岭来。岳忠先后接见了虎臣，及杨、柳二人。得了信息，也差人去叫张毅甫暂时弃了江山，回清湖镇去，免得交兵令生灵涂炭。一面营缮马

头关，以便固守。

早有细作报到蒙固岱军前，言仙霞岭有强人占住，起造关隘，十分险固。蒙固岱大怒道：“我自下浙江以来，一路望风归顺，何物小丑，乃敢抗拒！”问帐下谁人领兵，去踏平仙霞岭。两员战将，应声而出。乃是右先锋甘士裘、甘士则弟兄两个。上帐禀道：“未将兄弟愿往。”蒙固岱道：“‘上阵不离亲兄弟’。你两个去甚好，各要鼓勇当先，不可挫了锐气。”二人领命，各带本部人马，杀奔仙霞岭来。一路上任情虏掠，杀戮无算。风声传到清湖镇，各居民纷纷迁徙逃避。此时行旅绝迹，张毅甫、唐珏也收了店务，回到仙霞岭来。

却说二甘杀至马头山下，抬头一望，只见山势险恶，山隘新筑了一座高关，便在关下叫骂。关上偃旗息鼓，只做不知。二甘叫骂了一日，无人接应。次日再来搦战，又不见一个人出来。二人商量道：“眼见得几个剪径毛贼，听见天兵到了，不敢出头。无奈这座关甚高，便插翅也飞不上去。明日须用云梯火炮去攻，方可望破。”次日果然搬取许多云梯火炮，来到关下。方欲架起，忽然关上一阵火箭，飞蝗般射来，云梯全行烧毁，火炮就地轰起，倒把自家军士，轰死无数。再来叫战时，却又不見一人。二人闷闷不乐。

是夜三更时候，忽听得军中鼓声大震，关上人马撞入军中劫寨，正是人不及甲，马不及鞍。二人急急披挂上马，杨镇龙已杀到帐前，二人双枪并举，敌住镇龙。柳世英从后面杀至。甘士则舍了镇龙，来敌世英。镇龙拨马便走，士裘匹马追去，镇龙向树林内走，士裘迫近时，忽然金鼓齐鸣，火光大作，林子里冲出一队人马，为首大将，乃是张雄。士裘正纵辔绝驰的追赶，收马不及，与张雄马头相并，被张雄轻抒猿臂，擒过马来，掷在地下，喝叫军士绑了，解上关去。士则敌世英不过，拨马而走，被世英一箭，射中后心，亦被捉住。关上鸣金收军。这里鞞兵在黑暗地里，不知备细，尚且自相掩杀。直至天明，方才知主将不见了，只得奔赴大营报信。

却说二甘被捉，解上关来。岳忠、宗仁、虎臣、狄琪、杨镇龙、柳士英、刘循、刘良、张雄、马勇一班义士，排列上座。兵士解二人上来，喝令跪下，问了姓名。宗仁道：“既是无名小卒，杀之无益，可待至天明，放他回去，叫蒙固岱亲来受死。”兵士将二甘押下。各人自去安歇，到了天明，果然把二甘放了。

二甘得脱，便寻路回到大营，去见蒙固岱。把被擒一节瞒起，只说黑夜兵败，迷失路途。蒙固岱大怒，喝令推出斩了。众将一齐告免。蒙固岱道：“暂且寄下两颗狗头，每人再带三千人马，去取马头关。取得来时，将功折罪，取不来，只拿脑袋见我。”

二甘拜谢。领兵复来，离关十里扎往，勉强出来搦战。只见此番关上，旌旗招展，剑戟鲜明，气象又是一样，但只是不肯出战。蒙固岱又几次催促进兵。二甘前被关上一阵劫寨，杀的怕了。这回是夜夜提防，不敢解甲而睡。被蒙固岱催逼不过，只得把关上不肯出战的情由，备了文书去申报。缮就了文书时，要用那先锋印，却不见了。吓的魂不附体，在营中四处搜寻。士则道：“昨天傍晚时，发给各营的粮食，还用过的。怎么今天两颗都失了？岂不蹊跷？”无奈拷问近身兵士，哪里拷问得出来？又只得各处搜寻，只差地皮没有翻转来寻觅。此时合营上下，都知道失了先锋印。一个个称奇怪。

正在慌张忙乱时，忽报关上有人来下书。二甘叫传进来，那投书兵士，直入中军，递过书信，并一个包裹。士裘看信。士则打开包裹看时，两颗先



锋印，端端正正的包在里面，吓得面如土色。士裘看那信上，写的是：“夜来无事，故借取先锋印为把玩之具，今特送还。”云云。二甘慌的手足无措，暗想：“他们有如此能人，如何能取胜！不如索性说兵少，攻打不下，请丞相自来，免得我们负此重任。”于是赏了来人去了。便备了文书，申详上去。

蒙固岱十分大怒，亲提大兵到来。在路上纵情杀戮，以出怒气，所过处鸡犬不留，到了清湖镇，见居民逃的踪迹全无，无人可杀，便喝教兵士，把合镇房屋，拆为平地，把大兵屯在镇上，亲到前面督战。

二甘迎入中军，告说：“关上坚守不出，在外仰攻不便，是以不能取胜。”蒙固岱亲自领兵出阵，士裘在左，士则在右，挥兵攻打。那一座关在半山上，巍峨高耸，自山下望见，如在云霄一般，如何可攻！关上虽是遍竖旌旗，密陈剑戟，却并不发一矢。

蒙固岱这才信是难攻，收兵回营，商议破关之策。士裘又诉说前番用云梯火炮，反致失败之事。参谋官吴典谋献计道：“日里攻打不易，不如乘夜，多选轻健兵卒，用长梯爬上关去，斩关落锁。外面再以重兵接应，或者可下。”蒙固岱依计而行，到得晚上，选了一千名轻健军士，准备长梯，径奔关下。只见关上全无灯火，鼓角无声。正竖起长梯，争先要上。忽听得一声梆子响，关上火把齐明，箭如雨下，一千兵士，死伤大半，弃梯而逃。蒙固岱十分大怒。到天明时，关上倒差人把长梯送还，说是：“请丞相夜来再用。”蒙固岱气得三尸乱爆，七窍生烟。喝教把来人斩了。左右劝道：“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蒙固岱道：“那是两国交兵的话。这是几个毛贼，如何不斩！”一时把送梯的五十人，尽行斩了，用长竿挑到关下示众。岳忠大怒，便点兵出战。

却说仙霞岭上，自从探得蒙固岱兵到，弃了江山县之后，知道不久便要交兵，便做了兵符印信。大众公推岳忠做了元帅，众人愿受指挥。岳忠谦让不过，只得受了。把兵士花名册点了一点，全山所有兵士，共得三万人，其余老弱不路在其内。少壮务农，未隶兵籍的，还有二万人。便派定了张雄为左先锋，马勇为右先锋，宗仁中军统领，郑虎臣参预军谋，张毅甫管理军粮，唐珏监督行军工程，谢定之守仙霞岭，以防福建一路，谢熙之管理全山百姓讼事，狄琪四路都巡察兼管探牒；调取张汉光做行军医官；其余杨镇龙、柳士英、刘循、刘良及一班大小战将，皆随营听用。众人见岳忠调拨，井井有条，越加拜服。

前番劫营胜了一阵，专要激怒蒙固岱要他亲来受死。军中有了狄琪一个人，充做探牒，所以敌军中一切备细，无所不知。前回到敌营探听消息，顺手取了两颗光锋印，戏他一戏。这回用长梯取关，也被他先探知了，所以有许多准备。这送梯回去，却是岳忠之谋，要引蒙固岱出阵，好去擒他。虎臣谏止道：“这一送回去，他一定老羞成怒，要斩来人。我们这里人数有限，何苦白送几十人性命呢？”岳忠道：“不妨。当日金将军擒来许多鞑子，都上了脚镣，叫他当奴才。此刻把这种人选五十名，去了脚镣，就着他送去。他若杀时，也是杀他自家人。”虎臣称妙，依计而行，这些人果被蒙固岱杀了。当他盛怒之际，这五十名鞑子，虽百口也不能辩。

岳忠听报，便亲率众将，杀下山来，单搦蒙固岱交战，直逼营前叫骂。蒙固岱大怒，问：“谁敢出战？”二甘道：“未将愿往。”蒙固岱道：“你二人乃败兵之将，不可当前敌。”中军护卫桑良辛道：“未将愿往。”蒙固岱与了令箭，点了五千人马，杀出营来。只见岳忠军前，竖起皇宋三军司令

旗，岳忠居中，左右雁翎般排列着十多员战将。岳忠见敌兵已出，便问：“谁去交锋？”马勇应声出马，大叫：“来将通名受死。”桑良辛道：“我乃蒙丞相麾下，中军上将桑良辛，你是何人，敢来敌我？”马勇道：“你是无名小卒，非我敌手，只叫蒙固岱来。”桑良辛大怒道：“蒙丞相金枝玉叶，岂肯见你们这班毛贼。”马勇举枪便刺，良辛急架相迎。大战三十回合，不分胜负。恼了张雄，拍马舞刀，前来助战。良辛抵挡不住，拨马回阵。岳忠挥兵掩杀过来，鞑兵大败。张雄、马勇两匹马当先，直迫至营前，扳开鹿角，挺枪挥刀杀入，鞑营大乱。二甘及一班武将，保着蒙固岱，弃营而走。岳忠占了寨栅，查点军士，受伤的都送回关上，交张汉光医理。

却说蒙固岱败回清湖镇，气愤填胸，便起齐了人马，前来报仇，直逼岳忠营前，便要踏为平地。营内万弩齐发，几次冲突，不能得近，只得约退人马，树立寨栅。方才动手，忽听得炮声震天，鼓声动地，岳忠领兵杀到，蒙固岱忙挥兵迎敌，那边岳忠已退去了。一连几次如此。蒙固岱令后军立寨，前军迎敌。军士忙了一天，方才把营寨立定。

是夜岳忠亲率军士，打起灯球火把，来挑夜战。蒙固岱大怒，亲自上马，率领二十余员战将，出营迎敌。张雄一马当先，直取蒙固岱。副将低打都，手摇方天戟，出马相迎。不三合，被张雄一刀斩下马来。甘士则连忙出阵，两个在阵上大杀了五十回合，不分胜败。蒙固岱正欲叫人助战，忽然一连几次飞报，后营五六处火起。蒙固岱大惊，忙叫鸣金收军。军士回顾，后面火光火光大起，一时慌乱起来，忙忙回走。岳忠挥兵赶来，鞑兵立脚不住，四散奔逃，岳忠领兵杀入大营，众将保住蒙固岱，舍命逃走。后营火光更大，军士不战自乱，又听得前营已失，遂弃营溃散。……

# 樵史演义

## 第一回 幼君初政望太平 奸珰密谋通奉圣

丝屏稳住莺娇语，荷翻狼藉珠儿雨。砌草逼愁长，花归竹放香。  
芳池斜照独，妒杀双鸳浴。天外鹭鸶飞，风中健翻低。

《菩萨蛮》

藕花叶烂菡香歇，落赋归兮何处归？  
锦囊囊用亦得意，桐隐何言严子矶。  
旧径石楼迷不见，藤萝无恙云裹衣。  
笛中仿佛梅花发，剪出商声片片飞。  
结夏空岩曷称快，檐花溪鸟两依依。  
杖接良朋樽贮酒，那得举网鲈鱼肥。  
逃毫磨墨谱轶事，得着如狂失如饥。  
樵夫野史无屈笔，侃然何逊刘知几。

自古国家治乱兴亡，虽是天命循环，若一味靠天过日子，尧舜枉了做圣主，桀纣落得做暴君；尧舜时的臣宰枉了做忠良，桀纣时的臣宰落得做权佞。可也是，有了好君，用了贤臣，自然天下太平；有了庸君，用了奸臣，自然天下叛乱。到了叛乱的时节，百姓个个困穷，盗贼那得不生发？海内人人恶乱，地方那得不骚扰？把一统山河渐渐都弄坏了。就有英君出世，未免过于诛戮，轻于变更，那里还挽回得来，支撑得住？

且说明朝洪武皇帝定鼎南京，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四海宾服，五方熙皋，真个是极乐世界，说什么神农尧舜稷契皋夔。传至万历，不要说别的好外，只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那一件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鱼大肉，所费水过二三钱，这是极算丰富的了。还有那上户人家，望挑步担的，每日赚得二三十文，主可过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些酒，醉醺醺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乘凉，百般顽耍。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员都上本激聒，也水震怒。人都说神宗皇帝，真是个尧舜了。一时贤相如张居正，去拉后有申时行、王锡爵，班儿肯做事又不生事，有权柄又不弄权柄的，坐镇太平。至今父老说到那时节，好不感叹思慕。

秦昌也是圣君，登极不久，就宾天了。这就足劫数将到，国家的大水幸了。一时京师的人都说郑贵妃希图把秦昌弄倒了，要她儿子福王嗣位伏案，故此先进美色，弄出皇帝病来。又有奸医崔文升、李可灼，未必是郑贵妃买嘱他来，或者借此结纳福藩，希图荣贵。连投劫药，同旦薨逝。

九月初六日，天启即皇帝位。时年十六岁，英姿渐露，情窦初开。朝

---

襄（qi n，音千）。

易（hé，音何）——何不。

洪武——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公元1368年—1398年）

永乐——明成祖朱棣的年号。（公元1403年—1424年）

夔（kuí，音魁）。

万历——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公元1573年—1619年）

泰昌——明光宗朱常洛年号。（公元1620年）

天启——明熹宗朱由校的年号。（公元1621年—1627年）

里也有忠良，也有奸佞。那时张差一案已过，红丸、移宫两案尚未十分发觉。天下仰望太平，百官各安职掌。给事中 惠世扬在登极的第三日就上一本，劾奏方阁老 妨贤病国，破坏封疆等事。又道他们谄事郑贵妃，交给太监刘逊、李进忠，助选侍占住乾清宫，党护崔文升，赏赉李可灼，其罪不可胜诛。天启批本，虽不曾把方阁老削职，却也慰勉世扬，不肯阻塞言路。这时节常随的太监魏忠贤，虽在宫里掌司礼监，还有好太监王安，次相又是不阿附的。故此头一个本，系师都道：“好了，皇帝是个纳言的了。”从此上本的不只一人，不只一事。

十二月初旬，有御史方震孺上一本，说三朝的事体道：“设差而癡人也，然不癡于他所，而癡于元子之宫，先帝之宫且在五步之内。”又道：“使乾清而久居选侍，则至尊当避处于何地？使贵妃而久处慈宁，则孝端且怨恫于无栖。曾提宫闱之线索，岂尽虚空？兼以佳冶之熏蒸，惨于挺刃。”又道：“朝夕周旋若惟二三内臣，嘖 笑易轻，窥 可虑。窃意旨而尝巧，负太阿而不觉，近以中旨之屡宣，恐滋斜封之隐祸。今日所最急者，莫如宫闱。一有主持，则乘问进御者，既有所畏而不敢前；非分矫窃者，亦有所防闲而不敢肆转于桃夭 为已近，当事者宜惟日不足早完大典。”

你道方震孺为何说这话？只为魏进忠已经赐名忠贤，渐渐进用。即将司礼监好人监王安，瞒着皇帝，杀于海子里，只说奉旨。若皇帝不问罢了，问起只说病故。天启大婚未成，情窦大破，被乳母客氏——还只得三十余岁，美丽妖妍。污了圣体。天启爱她，百培宫城，封他为奉圣夫人，凭她出入官禁。外边都晓得这事，没一个不惊骇了。然虽魏、客弄权，尚未里通外连，收拾朝贵，以为党援。方御史本虽厉害，天启还只发在内闱去票，阁老韩是个好官，刘一燝又是尽心为主的，因此票得好了，天启在本上批道：“这本说三朝事，朕心靡宁。所请鉴往察来，知道了。”

都给书中杨涟又上一本，尽述移宫始末。天启批道：“杨涟志安社稷，当日竭力忿争，忠直可嘉。”命昭示中外，以释群疑。不多几日把阁老方从哲，唯他闲住了。朝廷新政，亦有可观。只是魏忠贤渐有恃强专权的光景，朝里官员，如阮大铖、杨维垣、傅櫬、倪文焕一班儿希图荣擢的，摩拳擦掌，何止几千人，正人君子，也有在朝班的，也有在南京的，未免有防微杜渐的意思。杨涟又上一本乞归，他道：

臣妄言官掖，祸当不测。乃蒙先帝特赐宣召，一个小臣微主知于大命弥留之日，千载夸其殊遇，乃因备述移宫始末，蒙皇上有“忠直可嘉”之褒，微臣于此大有不安者。垂帘之秘事未闻，入井之烦言喷起，不得不洗涤一番。乃臣发扬主德之苦心，反为夸谢臣节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当时诸大臣共有防微虑隐之意，首请御殿受嵩呼者尚书嘉谟，而捧皇上之左右者惟贤、一燝也。臣以愤争之故，独受忠直之名，臣之不安二也。宫禁自就肃清，社稷有何机隍，而圣

---

给事中——官名。明代给事中分治六房之制，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每科设都给事中一人，左右给事中各一人，给事中若干人，抄发疏章，稽查违误。其权颇重。

阁老——唐代以中书舍人的年资长久者为“阁者”。明代也称大学士及翰林学士入阁办事者为“阁老”，不限于内阁阁臣。

嘖（pīn，音贫）——同“鬻”。

桃夭——《诗经·周南》篇名。诗中以桃花盛开比喻男女及时嫁娶。

櫬（kuí，音奎）。

机隍（wuniè，音雾聂）——（局面、局势，心情等）不安。

谕以志安社稷为言，臣之不安三也。臣以穷蹇肮脏之人，而际二圣知遇，书生之福力，至此极矣。知止可以风顽钝，能退可以省议论。乞浩荡之恩，放臣同山衣野老共咏尧舜日，岂不乐哉。臣赍本赴文华殿门叩头毕，移出城外候旨。

这本一进，天启不发阁票，竟听回籍，朝里也就有些疑惑了。

其时为边事纷纭，经略袁应泰，尽反旧经略熊廷弼之严，只以宽收人誉。信任贺世贤，悬招抚之令，来投即纳。诸将童仲揆、尤世功等往谏，只是不从。三月失了沈阳。尤世功没于乱军中了。陈策、童仲揆分营扎浑河南。贺世贤突至，策开营迎纳，遂为所杀。仲揆奋勇溃围，请援于袁应泰。那袁应泰书生见识，道：“不必又添陷一支人马。”辽阳遂相继陷没。袁应泰与巡按张铨、守道何廷魁共坐城东楼，张铨对应泰道：“坐汝尸，居游魂，致我无成事而死。”应泰道：“公元阃外责，尚可退守河西。泰不才，当死于此。”铨下城，应泰举火自焚。廷魁回到衙里，赶一女二妾入井，然后自己也投井死了。张铨也被执斩于城外。几日间，金、复、海、盖州卫一齐陷没，朝廷震恐。天启谕吏部道：“熊廷弼守辽一载，未有大失。换过袁应泰，一败涂地。当时倡议何人，将祖宗百战封疆，袖手送彼。若不严核，何以儆后？着该部速查具奏。”朝议纷纷都没主意。

五月天启成婚，立张氏为皇后，王氏为良妃，段氏为纯妃。只为大婚事，匆匆又忙了月余。阁老韩、少詹事徐光启等，奏请赠恤辽阳死事诸臣。天启准奏，赠张铨大理寺卿，尤世功、陈策少保，各赐谥荫；指挥佥事崔儒秀、何廷魁各光禄寺卿，荫锦衣卫百户；童仲揆都督同知，吴文杰、周敦吉、戚金、邓起龙、秦邦屏五人都督佥事。死节忠魂，略得表扬一番。有诗为证：

朔北灯火昼不分，从戎壮士气干云。  
忽惊戎马频相斗，俄见经臣只自焚。  
战将操戈甘白刃，孤军御甲泣青雯。  
可怜入井红颜尽，辽是家乡水是坟。

且说奉圣夫人客氏，见天启有了皇后，又有了妃子，当撒娇撒痴道：“有了新人就忘了旧人！”天启没奈何，今日赏银币，明日赏田庄，越越恩待他了。客氏在宫里还不十分放肆，一出宫门到了家里，他那里看丈夫侯巴儿在眼里，凭他寻少年美貌的姿意取乐。出入用大桥八个人抬着，四五道开棍，远远的喝道下来。那骑骡的下来，狗攘的好打呀。势焰滔天，人人害怕。触动了两个给事中，一个朱钦相，一个倪思辉，各上一本，说他不该出入宫禁，藐视国母。天启怕客氏发怒，把朱、倪两个给事中，降的降，调的调。触动了个有风厉江西道御史王心一，上一本去救朱、倪二人。本上道：

臣尝读汉史，至文帝有所幸慎夫人，与皇后同席坐。中郎将袁盎，引却慎夫人坐。帝怒，夫人亦怒，盎以尊卑有序对。帝悦，以语慎夫人，为赏五十金。夫妃匹之际，宫禁之严，盎以小臣，愍直乃尔。文帝不惟容之，而且赏之，亦谓其心，主于爱君，原非有他。不如是，则人主之过失，无由上闻也。况我皇上擅天纵之圣，具尧舜之资，何有于汉文。近者科臣倪思辉、朱钦相，疏论奉圣夫人客氏，其心不过谓圣明之谕旨不可不信，祖宗之家法不可不守，宫禁之防闲不可不肃。尚不至如汉臣犯妃匹之嫌，有却坐之愆也。不意有干圣怒，罪以沽名，遽加降调。臣恐圣主有纳谏之资，佞臣进拒谏之计，则言者危，而天下亦与俱危，臣是以不能已于言

---

经略——官名。唐于边州置经略使，宋有经略安抚使。明清有重要军事任务时特设经略，职位高于总督。清中叶以后废。

阃（kǔn，音捆）外——统兵在外的将帅。

也。夫言官亦何名之有，言者多，适以表我之能虑；听者直，适以表我之能容。颂大舜曰舍己从人，颂成汤曰改过不吝，盖惟此显名。皇上能有之，皇上不自有，而以其名予臣，于是世始得指而称之曰，此皇上之逐臣，曾以谏诤蒙谴者也。而言者之心愈苦矣。昔唐高宗欲立武氏为后，群臣苦谏，李勣独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遂至流祸唐室。大约佞臣之言，往往类此。两科臣者，忧深虑远，其言不无过激，然正其家事视国，忠于皇上之职分也。伏愿谅其朴诚，傅还原官，行其所言。凡有章奏，更祈披览之时，圣意三思，天下幸甚。

天启看了这本，勃然大怒。也不发票，竟批道：“屡谕不许读扰，王心一如何又来激聒！且本内引用前代故事，悖谬不伦，好生狂妄。本当重处，姑从轻降三级，调外任用。该部知道。”从此客氏的威权，越加赫奕。魏忠贤二三心腹，撺掇他交结了客氏，里通外连，方才朝廷大权尽在掌握中了。

趁客氏冬至节届，暂时出宫休息。魏忠贤邀请到他私宅，备了酒席，足足费五百两银子。盛东西的器皿，或金或银，金壶上用貌儿眼镶嵌。其他肴馔果品，真是山珍海错，无所不备。客氏到厅上，下了轿。魏忠贤迎着，呵呵笑道：“今日要与客奶奶结拜个姊妹。倘蒙不弃，咱死也是香的了。”客氏娇娇滴滴做出妖模样来，笑道：“老公公做咱的亲哥哥，只怕你妹妹没这造化。”待茶已毕，斟酒入席，不用戏子，只吹手大吹大擂，上下两席吃酒。上吃了六十样大嘎饭，魏忠贤吩咐换席在暖房里去。不由分说，推推让让，到里面暖房来。

只见地下铺的都是貂鼠皮，里面黑漆漆，却有光明烛四枝引进，便如外面如明《厂小乞个y诚设的豪富，只这队事的四个标致的童子，果是大·卜儿以，一般明亮了。说不尽铺设的豪富，只这伏事的四个标致的童子，果是天下无双，人间第一的了。客氏举目一看，但见：

冶艳绝俗，奇丽不常。鲜唇与朱，真眉学月。神清骨媚，气柔色靡。服烂而朝霞剪红，妆侈而瑞玉超彩。有光有艳，疑似掷果之潘安；如合如离，恍若看杀之卫玠。流盼光溢，隐明灯而不前；动袂芳芬，响钩帘而未起。纵教客氏心膏火、肯使童身等逝波。

客氏见了四重，真正一个赛一个。问老公道：“这是那里来的美人？”魏忠贤笑道：“特为客奶奶，已寻下了好些时了。想咱只为年少时节，干了这营生——没鸡巴的人，谁要他。为奶奶寻下这四个孩子，都十七岁了。今夜留奶奶在咱家草榻，先等这孩子们伏事过了，明日带他们回去，留着慢慢的受用。才见你哥哥一点敬心。咱晓得你家侯爷，也不敢吃奶奶的醋。”客氏笑道：“既送与咱，怕没有日子用他？今夜在老公公这里住，自然陪老公公睡，不消假意儿推辞了。”魏忠贤道：“奶奶陪过上位的，咱怎敢亲近？”你一言我一语，说了些风流话。又吃了几巡酒，魏忠贤公然搂着客氏睡了。那四个童子，和伏事的一二十小内官，谁人不知，那个不晓。他两个全然不怕。

从此以后，魏忠贤在宫里，客氏便出来几日；客氏在宫里，魏忠贤便出来几日。满朝的文武官员，要升就升，要降就降，只消通了魏忠贤，就有了客氏帮衬；或者通了客氏，就有魏忠贤主张。一个天启皇帝，竟是他一男一女做了。后来害了无数忠良，生出许多灾异，上天震怒，万姓遭殃，流寇猖獗，封疆失守，那一件不是他们的贻祸。有诗为证：

闲披前代事如烟，奸佞忠良岂漫然。

---

李勣(jì, 音计)——唐初大将，原名徐世勣，字懋功。后赐姓李，为避太宗讳，单名勣。唐高宗时官至司空。

赫奕——光显，盛大。

提笔谱来惭信史，且从瑯祸入编年。



## 第二回 诸臣聚讼因边事 两奸招党乱朝纲

往代史林翻，近日书堪纪，忠佞由来口似碑，褒贬非关己。 笔撼九嶷山，墨泼三江水，  
是是非非公道评，何誉亦何毁。

《卜算子》

搬演何须定古人，耳闻目睹已纷纭。

漫云信史能行远，翻案由来事事新。

且说天启登基初年，朝里好人多，奸人少；只是一件，议论多，成功少。不料天生出个魏忠贤来，又纠结了阿乳客氏，顺他的，起用的起用，升迁的升迁；逆他的，削夺的削夺，诛夷的诛夷。初然胆还未大，手还未辣，党羽还未多。朝里又为山海关外边报紧急，经略缺人，天启追论劾坏熊廷弼的那班不知边情好言生事的官，特谕吏部，“冯三元、张修德、魏应嘉，扶同排挤，致误封疆，降级调外；姚宗文阴险倾陷，实为祸始，革职为民。”论起来，也还算处的轻的了。内阁六部及大小九卿会议，须将熊廷弼起用，魏忠贤也不敢拗他们，立刻起那熊廷弼为兵部尚书，仍经略辽东。

廷弼奋然就道，克期到京。便上一本，本上道：

国家全力兵将、粮饷、器械，尽掷于辽阳。今从新计算，极难置办。而议者但曰调亭制造，事本难，而视之愈易也。诸臣一闻警报，守城门，送家眷，岂不甚急？今募兵，则科道起程何日；钱粮，则兵、户争执不休，势已急而应之愈缓也。中外臣工，自为身家计，可以同矣，毕竟互异。顾套数，顾讥弹，而莫顾封疆，心当同而构之愈异也。二十万之安家甲马银何在？空文调募，此户部销兵法也。辽阳岁额八十万，今地失其半，而亡丧其七，所余饷银何在？又半分其帑金，至误发遣，亦户部之责也。行伍草泽中有英雄堪将，宜敕大小九卿，各举所知。

这本一上，人人道，户部大堂毕竟处了。却有魏忠贤庇护，只批得个“该部知道”。又有个通天文、达地理、大学问、大经济的少詹事徐光启，也上一本。本上道：

晁错有言，器械不利，以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将予敌也。今之兵将，即当婴城自守。奈何列营城外，一闻兵至，望风瓦解；列营大炮，皆为彼有，反用攻城。陴无守兵，人知必破；合城内溃，自然之势。及今不思变着，虽征调招募，略如前日矣。广宁一带大城，只宜坚壁清野，急各大小火器，待其来攻，凭城击打。一城坚守，必不敢募越长驱。数城坚守，自然引退。至如都城固守，尤为至急。依臣先朝原疏，建敌台以护铙，以铙护城，以城护民，万全无害之策也。

这样好本，正与熊经略意思相合。谁来睬你，也只批得个“该部知道”。

时有辽阳秀才王一宁，是个有胆气的单身，往朝鲜国效包胥哭秦庭事，要朝鲜助战，以复辽阳。适值有一翰林，一给事中，出使在他国里。王一宁各投一揭，给事中叱之使出；翰林乃是刘鸿训，却道他有胆有智，厚赐资粮，教他遍游诸岛，招抚反正的辽人。王一宁果然出海去了不题。

且说辽东巡抚王化贞，是个不晓边事的，驻扎广宁。问部下有能出海探听岛中消息的。有个杭州人毛文龙，平日好为大言，没基本事。一班同做哨官的，故意骗他道：“毛兄志气好，胆子大，你倒去得。”他就在王化贞面

---

经济——经国济民。

包胥哭秦庭——典出《左传·定公四年》：春秋时，伍子胥为报父仇，引吴兵攻破楚国的郢都，楚国面临灭亡。楚大夫中包胥到秦国求救兵，陈述吴灭楚后，吴将与秦直接对抗的形势，劝秦火速出兵。他在秦庭倚墙而哭，历七日七夜不绝。秦王终于同意出兵救楚。后来就把向别国请教兵叫“哭秦庭”。

前，愿领兵一二百人，前往海中打听。王化贞与了他二百兵，两个月的粮，大小四五只海船，他便洋洋得意出海去了。原来他虽在边关，不曾往来海岛，心上有些害怕，也只在海口屯扎。

有镇江守将佟养真，受令捕剿长山诸岛。养真转委中军陈良策。这陈良策却素有归明朝的念头，领了三百人，带了王一宁同去海里。望见毛文龙旗帜，遂遣王一宁说要归顺中国的意思，文龙不言。陈良策自入文龙船里，因请合军。文龙怕他是计，又再三不肯。王一宁道：“军形败露，若使佟养真知觉了，怎么好。只求毛将军给与旗号，当乘夜入镇江，待破了城，然后来迎将军何如？”毛文龙才许了他，给与旗号。陈良策同心腹将苏万义回镇江城，假说领粮，夜缚佟养真。竖起毛文龙旗帜，迎以为主帅。各岛李景光等，都来相会。文龙铺张其事。申文与巡抚王化贞。化贞上本，就说是镇江奇捷。魏忠贤正想要立边功，兵部尚书张鹤鸣，又是化贞一路的人，就撺掇天启封毛文龙参将，镇守镇江。

这是六月里的事。到了九月，东兵因击长山岛，遂到镇江。毛文龙原是个游手好闲的人，干得甚事。自得镇江钦命，遽自尊大。手下兵将，也都失望。其时有劝他凭城力战的，他先胆丧，遁走朝鲜。东兵把镇江城屠焚一空。王一宁也亏毛文龙带他去了。

经略熊廷弼，明知文龙不堪用，又与王化贞事事不合，又上一本。本上道：

臣初推经略时，台省言广宁事成功，就宜专任巡抚，一似多此经略者。及镇江事出，而夸诩更甚，又似无此经略者。乃奇捷甫闻，而危恨立至，趣臣出关，至引郭子仪即日就道之事为劝，何相倚之重也！初议三方布置，本图登、津、山海，一切齐备。今天津全未区处，登州以道臣梁之垣多求，忤枢臣而为难，二方已属画饼。臣到关仅八日即驰至广宁，月有六日复到永平。明旨谓“经、抚料理已久，如何全无次第”，臣实未久也。于镇江捷至、圣谕已谓“调度有次第”，而今云全无者，前此乃部臣铺张以误皇上，而今则按臣张皇实告也。枢臣别无调度，惟有驱臣出关一着，臣出而枢臣之能事毕矣。无一兵一骑之经略，出亦不足以镇定。臣之所望于枢臣者，若拿定本兵腔调，或依或不依，以示中枢别有主张，则中制之败道也。致书议事，迟久不答，岂枢臣责经、抚同心，而枢臣与经略不宜同心乎？枢臣论镇江事，谓当发兵一万，由海至镇江，二万出海州断彼归路。殊不知彼往镇江，不由海州归路也。须问明白，而后上疏。至于报功一节，尤不宜扶同夸张，嗔人点破所犯忌。如高出之揭，以为打成一片可相率而欺者。将臣四望体贴，俯同于臣，臣始得专任东方事矣。

一时朝廷，都晓得熊廷弼是有用的人。他却不曾献媚忠贤，性子又直。王化贞是兵部大堂张鹤鸣荐用的人，张鹤鸣是魏忠贤荐用的人，故此经略要如此，兵部或有不依：巡抚要如彼，无不从命。正人君子，那一个不愁经、抚不和，封疆不保，上本的也多。御史江秉谦怕经、抚并用，毕竟弄坏了事。独上一本，本上道：

经、抚不和，化贞欲战，廷弼欲守耳。夫守定，可以进战；战一不胜，而何以守？夫人而知之。而必曲廷弼以就化贞，当授经略时，谁曰不从中制乎？非经、抚不和，乃好恶经、抚者不和也；非战守之议论不合，乃左右战守者之议论不合也。果辽事不可无廷弼也，不宜旁撓之；果辽事可无廷弼也，不必姑存之。国家事，能堪几番会议哉！

---

台省——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及御史台的总称。

枢臣——旧时称宰辅之官。

其时阁老叶向高，也道该申饬 将吏，一听熊廷弼节制。九卿会议，也迈毛文龙杀彼兵二千，未有的据。或谓毛能杀波兵二千，而不能以一卒走河西通消息，殊有可疑，而抚臣绝不疑。

京师哄然。张鹤鸣求计忠贤，那魏忠贤是个太监性气，忿忿地道：“只因朝廷用人不当，不都是咱的心腹。咱的说话，不依咱的多。偏试个手段，把这些书呆看。”通同了客氏，日夜算计，要收些心腹，做了紧要衙门的官，便不怕人了。过了几日，吏科给事中侯震肠见那客氏与忠贤忒专权了，上了一本。本上道：

顷奉圣谕，以保姆远离，而涕位至忘寝食。臣且骇然。今皇上年已出幼，外之凝丞辅弼，内之琴瑟好逑，何恋恋于保姆也。昨者梓宫 在途，千官拥立。独一乘轩在后，道路指目曰：“此奉圣夫人客氏也。”及神主过德胜门，一老姬伏坐号恸，惊问之，知为先帝保姆。臣喟然兴叹，同此掖廷阿乳，厚薄犹天与渊。但宫闱何地，时出时入；内外钩连，借丛灶炆，有不忍言者。

这本一进，客氏女人胆小，有些慌了，求计忠贤。忠贤与心腹太监李永贞等商量，道是：“这本若坏了他的官，就有科道两衙门纷纷上本了。反为不美。不如把这本拿过了，不要皇爷批。等这官儿再上别本，处他未迟。”魏忠贤回复了客氏，道：“不要理他，改日咱自有处。”侯给事的本，竟不发票了。他的手段渐渐弄将出来，有诗为证：

臣争原拼竟拂衣，举朝属日事还非。  
奸珰窃柄摇宸听，阿乳倾宫握事机。  
积渐钩连绳不断，俄延关锁假谁归。  
千秋话到兴亡处，掩卷无言只自唏！

且说王化贞在广宁，信任了心腹将孙得功，用他做了先锋，被他卖了阵，献了城。若不亏西将江朝栋护他出了重关，已做了广宁城里的鬼了。化贞跟随散骑走到闾阳，正值熊廷弼从右屯引兵来。化贞向廷弼大哭，廷弼笑道：“六万军一举荡平，今竟何如？”化贞道：“不消说了，如今乞公固守宁前。”廷弼道：“迟了，迟了。公不受骗思战，不撤广宁兵往振武，当无今日。目今惟有护百万生灵入关，再作计较。”遂整兵西行，跟入的岂止百万。有诗为证：

鹰扬岂必着戎衣，惟守能坚战自威。  
堪叹经营成画饼，熊、王若个是男儿？  
封疆不守惟宵遁，功罪人云不以寸。  
百万生灵谁护持，千秋凭吊添余恨。

且说朝里为失了广宁，边方震动，科道两衙门纷纷上本。吏科侯震肠，参论阁老叶向高，不拿走主意专委经臣，以致祖宗封疆，一旦失陷。魏忠贤替客氏报仇，不从阁票，竟内批降三级调外任。御史江秉谦劾奏兵部尚书张鹤鸣：“明知备兵间谍皆虚，明知战守参差难合，而硬为责备，曰机会可乘，曰过河必胜。不肯付经略以节制。明明齐城逃走，而犹云化贞功罪相半。只此一语，即寸斩张鹤鸣，不足赎欺君误国之罪。”本上，魏忠贤恨他两本都左袒廷弼，也内批降三级调外任了。

---

申饬（chì，音斥）——告诫；申斥。

梓宫——皇帝的棺。

炆（yáng，音阳）灶——在灶前烤火。比喻奸佞当政，蒙蔽国君。

可怜大经济、有手段的熊经略，与王化贞一样拿问。会审是刑部尚书王纪，都察院邹元标，大小九卿等官。廷弼道：“广宁非我驻扎，溃不由我。”化贞道：“向使早凭渡河决战，当无此溃。”邹元标道：“亏你还说渡河决战。可是先锋孙得功是骁将，力能破敌么？”会审已毕，具狱词上奏。王化贞全不知兵，声声要战，匹马宵遁，不消说是斩罪了。熊廷弼原说不宜浪战，西兵不足尽信，降将其情叵测，若持左券，使坚守右屯，死且不朽，而疾走榆关。平日何等威风，作此举动，也问了斩罪。凭天子裁夺。魏忠贤庇护张鹤鸣，竟内批旨意，把个熊廷弼与王化贞一样问成死罪，监在刑部牢里了。

明将毛文龙原是王化贞用的。逃往朝鲜，又回据海岛。遣人入京师，先把贿赂送了张鹤鸣。就央鹤鸣通了魏忠贤，貂鼠皮、人参不知多少，又金珠绸缎累筐盈箱，里通外连，竟封了他副总兵。朝里官员见忠贤威福异常，那班小人没一个不想投了他，希图高官厚禄妻荣子耀了。有个极清极正一尘不染的礼部尚书孙慎行，倡先告病回去。正人君子，也都想动本的动本，抽身的抽身。贵州安酋又叛，山东白莲教又乱，真正不成个朝廷，不成个世界了。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回 权奸收拾朝士心 岛帅罗织忠言罪

断碧分山，空帘剩月。余意醉醒，间款竹门。深移花槛，笑笔墨有余闲。 谱到奸回和泪写，件件又般般。海岛烟尘，山关魂梦，且说不须删。

《少年游》

谩说淫奢总在天，奸党惊将亦徒然。

当时恣意行将去，曾几何时化作烟。

且说魏忠贤结交了客氏，凡天启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客氏就传与魏忠贤知道。客氏虽多外宠，丈夫侯二不敢去管束她；却见大启与张皇后有些亲热，就十分眼红起来。

一日，与魏忠贤商议，毕竟如何离间得他，方才快意。魏忠贤道：“须做出个大题目来，使皇帝心肠冷了‘便好下手。夫人略从容些，容我和心腹人商量停妥，再回你话。”魏忠贤与李永贞等计较，买嘱几个奸人，飞造妖言，诬张娘娘是盗犯孙二所生，张皇亲过继为女的。传入天启耳朵里，天启反对客氏道：“只要本身好，管什么亲生过继。”传旨禁戢。那里禁得住。亏了刑科给事中毛士龙擒了奸党几人，送巡城御史，顿时打死。魏忠贤、客氏都不好庇护他，只得忍气吞声，慢慢寻别事摆布毛给事中。

从此忠贤算计，惟有结好几个大官，收拾一班羽翼，才得事事遂意，没人阻挠。不由会推，只管内旨批用多人。也有正直君子，也有奸回小人，指望做他的私门桃李。御史周宗建奏论时事：“一、大臣名节宜重。岂‘唾面自干，之义可长借以护身；而笑啼不敢之状，可翻留以谢众？”这几句是说张鹤鸣一辈人。“一、内臣窥伺宜防。谕旨之下，有物凭焉。如魏忠贤目不识丁，而嚬笑之暇，渐与相亲，谗构之端，共为隐祸。”这几句竟是说魏忠贤交通客氏，表里为奸了。忠贤此时正要收拾人心，把这本竟不发票。周宗建见皇帝只做不知，只得又上一本，说留中的弊，“中外渐渐不通”。也只是不发。有壬戌科新状元文震孟，才授得翰林院修撰，就上勤政讲学一本。前面说了些经筵临御的话，中间道：

神情既与群臣不相洽，必与天下不相照，而耳目所触发，自不起为中涓之口。夫宏远规模，岂若辈能解？于是无名滥予，而藩封逾制；屡烦中旨传宣，典范尽蔑为弁髦。有罪不诛，而失机成案更来；众议纷扰，宪章悉付与葛藤。更可异者，空人国以庇私党，晋道学以逐名贤。此岂清世所宜哉！

本上了，魏忠贤明知是指他，留中未下。庶吉士郑鄞，平昔得罪其母，为人唾骂，却自附正人君子，思量做好官的。他只隔得两日，也上一本道：“震孟一疏，未蒙俞旨，是留中之渐也。留中者，壅遏之萌也。壅遏者，窃弄之机也。臣观史册中，召乱之萌有二：内降也，留中也。内降，以外惑大

---

禁戢(jí音及)——禁止。

唾面自干——典出《新唐书·娄师德传》：娄师德之弟守代州，辞行时，师德教其要学会忍耐。其弟曰：“人有唾面，洁之乃已。”师德说，不可，擦了是表示不满，要使其自干。后以它来比喻受了侮辱，极度宽容，不加反抗。

弁髦(biàn máo，音变毛)——古代贵族子弟行加冠之礼，先用缁布冠把垂发束好，三次加冠之后，就去掉黑布帽子，不再用。因以比喻无用的东西。这里表示蔑弃的意思。

葛藤——纠缠不清。

壅遏——蒙蔽。

臣，机关使人骇；留中，以阴淆圣虑，径窳使人疑。愿皇上早图之。”本上，魏忠贤大怒。然正值他收拾人心时节，只恁恧天启皇帝各批“降级调外”。

他一般也晓得，谁是正人，谁是奸佞。但正人执拗的多，他便起用他出来，看附我不附我。先把赵南星起用，做了吏部尚书。赵彦改用，做了兵部尚书。许誉卿、魏大中、李应升、周宗建、王心一、熊师旦，也都或科或道或部。正人君子未尝不用，随后高攀龙也做了掌堂都御史，董其昌做了礼部侍郎，虽然有叶向高做首相，孙承宗做边相，主张得人，其时魏忠贤实也不想妄行杀戮，结怨朝臣。那知有个御史崔呈秀，营谋差夫淮扬巡盐，赃私狼藉，把淮扬的地皮几乎抬了回家。贪声大著，回道定行参处。呈秀慌了，把二万银子转央魏忠贤心腹李永贞送进。凭掌院高攀龙特疏参现属崔呈秀，只是留中不发。一时望风归附的，阁臣魏广微，认做忠贤侄儿。顾秉谦怕认做忠贤的儿子，对忠贤道：“我老了，认做儿子不雅相。”又叫四个小儿认作孙儿，称呼上公为祖爷，也都一般。后来人人称祖爷，实是秉谦叫起。同姓的有傅櫬，拜忠贤为父。异姓的有阮大铖、倪文焕、杨维垣、梁梦环一班人，都拜忠贤为父。真正争先投拜，惟恐不肯收留。中间还有反央忠贤引进，拜客氏为母的哩。有那在京师会弄嘴的人，问那拜客氏的官道：“魏太监力能取皇帝旨意，升降官员，公拜他为父，也是没奈何，为功名了。阿乳何必拜他为母？”那官儿道：“魏上公没袋的，拜他为父，原不曾吃亏。奉圣夫人曾亲近圣上，我今拜他为母，总承先父九泉之下，又添了个娘，岂不为美？”那人笑道：“阿乳阅人甚多，只怕令先尊要吃醋！”京师喧传此语以为笑话，那官儿只做不知。正是：

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魏忠贤听了崔呈秀、傅櫬、阮大铖三个的计较，特把镇抚司，设立一套儿的刑罚，一共五样，夹、搯、棍、杠、敲，好不厉害。又令校尉在京城里，探听些微的事也打报单，唤做打单儿。校尉一到这家，便如盗发火起，不尽不休。又奏复立枷的法，枷的十人九死。有一两次，发诏狱的官员与镇抚司问，掌司的刘侨，每每从宽，不肯杀人媚人。忠贤就把他削了籍，永不叙用。崔呈秀、阮大铖荐了个许显纯做了掌刑官。大堂田尔耕原是忠贤心腹，不消说是顺他的了。忠贤又与阁老沈 商议，在宫禁里立了内营，起了内操。招了好些兵，亲戚党羽，都入内典兵。他心里有叛逆的意思。首相叶向高再三谏，天启那里肯罢。忠贤又结交边将，布置私人。不要说别个有用将官，便是毛文龙无勇无谋，专一冒饷冒功的人，常常受了他貂鼠人参黄金白银，便请封就封，乞饷即饷，求赏便赏。还要借他报捷的假功，自己加封荫子。边上实实功劳，反埋没了。有诗为证：

矫诏封侯阍祸深，英雄血战竟消沉。

可怜皮岛千秋恨，影里空言报国心。

岛帅当年见太迟，献俘本上总参差。

魏瑯 事败身先死，笑骂应输一健儿。

且说岛帅毛文龙，原是个有志气没本事的人。初然也只是且到边上，做

---

搯 (shuò, 音朔)——扎，刺。

(què, 音确)。

魏瑯 (dǎng, 音当)——即魏忠贤。瑯，本为武官的冠饰，后因宦官专权，假貂玛之饰，天朝政事尽掌握手中，后代遂以瑯作为宦官代称。

得来，便做他几年官儿，并不曾指望做总兵、开帅府这样大弄起来。那时节朝廷又远，做了事没人知道。金银又多，用了些不在心上。一年四季，何止送万金与魏忠贤？故此毛文龙说的话，竟没一句不依，进的本就批，叙的功就准。又有那受文龙贿赂的不肖科道，反说他功劳，你骗我，我骗你，那管坏朝廷的大事。有诗为证：

皮岛一拳石，岛帅望中赊。  
野鬼号远海，磷火照寒沙。  
铁甲无风冷，牙旗有雨斜。  
立功侈塞外，兵饷诳官家。

且说毛文龙只有一件好处，文武官员好些拜魏忠贤为父亲，自家做干儿子，他只是不肯。常说：“他在朝里做半朝天子，我在海外做岛中天子。我进贡他些罢了，为何平白地做儿子起来，不替杭州人争气？”因此屡屡报功，也只升得总兵，不曾就加都督、赐蟒玉，与他一品服色。文龙看报，见天启忽以边功，命太监魏忠贤、王体乾并阿母客氏的子侄，惧世袭锦衣官。尚书董汉儒上本道：“会典及军政条例，并无此故事。一旦使金吾世胄尽为妇寺之胤，使武功人人无色。”本上，留中不发。从此毛文龙愈加恣肆，竟效巡方官例，列囚六考语。特上一本，举刺东征将士及海运委官，以至朝鲜君臣，经略都饷，部院司道，登莱巡抚，海防各道，尽入荐牍。朝臣见了，无不骇然。御史江日彩大怒，上一本，说他违祖宗法度，武将举刺文臣，大不敬。魏忠贤替他庇护，也留中不发。不在话下。

且说辽东生员王一宁，原是个有胆气的人。为毛文龙岛上一事，钦命他做了赞画，在皮岛帮助文龙。他见文龙贿通权阉，妄报军功，荐牍非宜，猖狂自恣，再三劝他不要如此。他反面斥一宁。一宁又见勾引杭州棍徒，买违禁货物，通委出入，大海船用“帅府毛”封皮，大张声势。或带货物岛上，仗文龙势力，卖与岛上的人，一倍两倍趁钱。又在岛上买了人参、貂鼠等物，满载而归，到内海里，在宁波地方收口。一路势焰滔天，人人惧怕。毛文龙贪他黄金美锦，舞女歌童，凭那棍徒做泼天大事，都是他遮蔽了。王一宁忿忿不平，进帅府和他争论，毛文龙道：“你晓得什么，辽东一腐儒。只为陈良策引导，我荐你做了赞画，坐着受用。不想感我大恩，图此报效，反来管束我起来。可恶！可恶！”王一宁大怒道：“不是我怂恿陈中军来归中国，你只怕在边一千年，也不得出头日子，怎能够建衙开府，受享这般富贵？”毛文龙怒气冲冲，竟进帅府去了。次日上一本，说王一宁反复小人，又欲私通外国，被臣知觉，已获住了。请旨定夺。又打关节与魏太监。天启批：“着锦衣卫拿回。”顿时校尉下海，把王一宁锁到京师。毛文龙忙贿嘱了许显纯，可怜一个有功的王一宁，问成了死罪，传驾帖在西市梟首了。有诗为证：

书生海外侈奇功，岛上将军享大封。  
忠告翻招杀身祸，潮声日夜泣西风。

且说毛文龙献俘报捷，不只二十次。魏忠贤借他假报每叙军功，朝里如阮大铖、傅櫬、霍惟华、杨维垣、倪文焕等动辄归功厂臣，或道指纵有功，或道神机妙算，不一而足。每文龙报功一次，定有温旨慰勉，甚且赏赍不赀。

甲子年正月，毛文龙又上本，报称统兵千人渡海，分三路，从镇江、宽

---

梟(xi o, 音消)首——旧时的刑罚，把人头砍下并悬挂起来。

奠、 阳，行十余日，深入六百余里，至乌鸡关。彼众来战，马应奎假退，诱他追来。至两山间，伏发，斩首二百七十八级。魏忠贤传旨，封毛文龙都督，又自己叙了军功了。

文龙亲弟云龙，是个书生。见他坐在家里，妄报出海，梟斩四乡辽民，捏称斩级，甚是不乐。对文龙道：“吾兄在家衣食不周，有胆气走至京师，转徙到了关上。亏了王一宁，陈良策，成了事业。只该替朝廷出力，或战或守，或打探海中消息，做一犄角之势，尚未足报国大恩。如何安坐报捷，屡诳天子？只怕一时败露，反取杀身大祸！”毛文龙大怒道：“你何等人物，也来饶舌。我独据一方，天子也奈何我不得，如何叫做败露？”云龙道：“你的本事，我难道不知？只怕见了大敌，惊也惊下马来。一宁、良策俱死你手，平日杀戮过多，天怎容你保守富贵！”文龙顿时拿下，上一本说他不遵兄令，藐法造谤，摇惑军心，请旨定夺。旨意下来，道他“内举不避亲”，就命他正法。可怜好个毛云龙，又为忠言，被狠心的毛文龙把他斩于岛上。人道他不该往皮岛探望这无行的兄长，所谓可怜不足惜。有诗为证：

卤夫何知既翁，怒发一概芟除。

拙哉云龙送死，非忠非孝何居？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四回 白莲贼平归己功 中书官败累众正

近海么麽啸海，弥天妖怪翻天。翻天啸海几何年，一似流虹飞电。  
近地兴云布雨，朝端擦掌磨拳。思量临世着先鞭，祸到临头谁见。

《西江月》

点破虚空影不留，功名事业总沉浮。  
赤霞朝令诸天晓，白月宵分半地秋。  
世变何堪风水撼，道衰只耐鹤猿愁。  
海滨朝署添妖孽，贤智经纶付碧沚。

莫说毛文龙在海岛里诳天子，诳钱粮，杀戮无辜，陷害兄弟。这些歹事，胜似强盗几分。弄得天下民穷财尽，处处荒乱。山东连年亢旱，民不聊生，几载饥荒，竟是人吃人了。

话说兖州府是周朝东鲁地方，虽然辖着四州十三县，却都是穷困所在。凭他大人家，也只是财来财去，没有什么积蓄的。小人家有了今日的，还没有明日的哩。有个阳谷县，与那城县连界，一派皆是乱山。就是宋朝梁山泊宋江一班大盗常常出没的去处。那两三县的人，极喜欢打家劫寨，做不公不法的事。乡风又信师巫邪术，被发跳神，烧香聚众。这是年年有，月月有，日日有的。郓城县有一个妇人，年纪只二十六八岁，生得唇红齿白，脸似桃花，两个俏眼看着人便目不转睛。她姓丁，又姓王，又姓赵，不知那一姓是她真姓。原从近城十五里坊搬到西门外住的，人人只称他为了寡妇。没有爹，也没有老公。只一个四十六七岁的娘，也描眉画眼，有些跷蹊的。那地方上的人都道：“十五里坊是个乡僻老实去处，为何有她母子两个，不尴不尬的人？”又有那老成的说道：“两个妇人，凭她罢了，管她做什么？”因此众人都丢开手了。

丁寡妇又极肯破钞，交结那些近邻，只是杯酒往来。件件都吃，只不吃牛肉猪肉。有人问他，便道：“这是我教中忌此二物。除了猪牛，连人肉也吃的了。”妇人搬到西门外来，还是天启元年八月中秋时候，到了十一月冬至，渐渐有些教门里朋友，来拜望她了。男男女女，不一而足。也有曹州、济宁州的，也有邹县、滕县、东阿县的，只是钜野县、峰县的人更多。左邻有个雷老儿，和他说得来，过得好，每常有教门中朋友来，十个到有八个请他去陪。也都通姓道名，多说是那个地方。只有钜野县一个姓徐的，身長九尺，白面长须，一表人材。他若来时，一定带五六个随从的人。丁寡妇家窄小，住这些人不下，都派在厢房饭店上去歇了。姓徐的独住在丁家。常常住三四日才去，人也不知在里面做些什么。连雷老儿，一些也不知。

忽然冬过年来，十二月初旬，飘飘洋洋下起大雪来。已牌下至申牌，雪还不住。有词为证：

朔风天，胡霜地。冻色连波，波上寒烟砌。山隐彤云云接水，衰草无情，想在彤云内。似撒盐，疑飞絮。冰丝丝线，衾铁如何睡？雁落寒汀人独倚，酒入愁腹，化作凄凉泪。

《苏慕遮》

这雪下到晚来，越觉大了。丁寡妇家原只一个雇的小厮，买东买西，出去走跳。这日早已吩咐小厮，买了一只熟鸡，一块熟羊肉，打了十来斤烧刀子。约莫日落衔山时候，请将雷老儿来，吃酒赏雪。一则雷老儿六十多岁了，

二则丁寡妇母女，原不避忌人的。一齐坐下，小厮斟酒。雷老儿道：“老汉无功受禄，常来打搅你老人家这里。再不曾回回席，好不惶恐。”丁寡妇道：“说那里话。咱这教门里人也众，钱粮也多。凡入了这教，再不分你我了，东西大家吃，衣服大家穿，银钱大家用。就是汉子、老婆，也大家可以轮流换转，不像常人这样认真。故此叫做白莲教，又叫无碍教。说受一位圣贤的古人，叫做李卓吾，他在湖广麻城县一带地方开这教门起的。近来咱这钜野县里一位徐爷，原是秀才，名唤鸿儒，重新广演教法，收集徒众。他自入了这教，就不去考秀才了。教门不论男子女人，只要会骑马，会射箭，不吃牛肉、猪肉，就收用了。那徐爷自己原有一二十万家私，如今各处钱凑集，只怕有整百万了。雷爷若有相知，我传你，你传我，大家拉得些人，正有受用的日子哩。些些酒菜，何足挂齿呢。”雷老儿道：“原来如此。这教门倒极好，只是要隐密些，不可把官府知道。怕不稳便。”丁寡妇道：“为此缘故，徐爷巡游各县，只带几个心腹。巡到一处，同教门中妇人歇了三夜两夜，又往别处查人去了。雷爷你可在心，包你有大大好处。”

又吃了一回酒，雷老儿别去。心里想道：“原来他是什么白莲教，落得吃他些儿。遇巧和相知说说，也不打紧。”他自己没了老婆，一个儿子入赘在丈人家，独自个住两间土房，紧紧贴着丁寡妇右首。偶然一夜，为天寒多吃了些烧刀子，有几分醉了。扒上炕去，在梁上穿了个大窟窿，看丁寡妇做什么子。不看犹可，看了吃一大惊。只见她拿个小小布袋儿，把手伸进去取出一把纸人儿来，放在地下。口里念念有词，顷刻间纸人儿都活了，轮枪使剑，就如交战一般。他母亲坐在炕沿上笑道：“又不上阵，弄这东西怎的？不如弄两个人儿出来，咱两个快活快活也好，省得冷巴巴的，两个自睡。”只见丁寡妇喝一声去，那纸人儿依旧变做纸的不动了。又在布袋里取出四五个象柳条做成的人儿，也有男的，也有女的，他拣了两个眉眼清朗的男人，其余依旧和那些纸人儿都收拾在布袋里去了。剩的两个柳条人儿，丁寡妇拿起来一看，口里念念有词。念完了咒，叫一声董大起来，先是一个跳起来；又叫一声满场儿，又是一个跳起来，都顷刻间变成七八尺长的大汉子了。惊得雷老儿目瞪口呆，只得且看她如何了局。但见丁寡妇吩咐道：“满场儿去陪老奶奶睡。”自己拉了董大，都脱得精赤条条，上炕去搂着睡了。雷老儿道：“原来有这些妖术！怪道她说人也众，钱粮也多。有了这做作，谁不愿执鞭坠镫跟她做事？”从此一传十，十传百，正月里就收了三百多人了。

恰好徐鸿儒巡游到郟城县。丁寡妇把名册与他看了，徐鸿儒道：“乌合之众，心腹尚少。只当以聚众往泰安州进香为名，就收了一千二千，料县官也奈何不得咱门了。”徐鸿儒住了两夜，和丁寡妇颠鸾倒凤，自不必说。临行吩咐：“小心在意。人众须要驾驭得好，不可贪了淫欲，有些偏向，便生出事端来了。只是来的，个个好，完了只像没有事的，才是第一妙诀。”说罢领了从人去了。

好个丁寡妇，他在三百多人里，选了十个能事的，做了香头。造起泰山进香的十面旗来，每一个香头领一面旗去，招那进香的入旗。他又用了三十两分上银子，央济宁一个翰林封君与了郟城知县一封书，说连年荒歉，今有善信男女，虔诚往泰山进香行礼，保一境太平，那旗上都写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八字，求知县每一旗上用一颗红印。你道这样好做情的，那个不依，竟在十面旗上用了十颗红印。这就是他们的护身符了。丁寡妇期定在二月十一二日起身，赶三月初一日上泰山烧香。哄动了地方。一个小小郟城县

里，也有白莲教，也有真正进香的，共有二千人，往泰安州进发。三十面大罗，五十面小锣，打着锣高声念佛，一路上好不热闹。正是：

须信佛门真广大，圣贤好绝总收罗。

且说丁寡妇泰山进香回来，一路又纠合了好些人入伙，入他白莲教的足足有一千人了。差人知会了徐鸿儒。各各教他演习弓马，不在话下。

那知朝中只有魏忠贤专权，连皇帝都只叉手俯躬，凭他提调。京师里轻薄口嘴，竟比做提偶人儿一般。贵州安奢二土酋作乱，杀了抚按司道等官。江西妖人程鹏，又私藏讖纬三十篇，妄言国运，倡乱一方，虽亏了巡抚房壮丽设计收捕，也几乎弄出大兵戈来。福建又有红毛反叛，巡抚南居益屡战不克，澎湖地方虽在海中，竟如一府分被据。

徐鸿儒巡游回钜野县来，把各州县头领投入白莲教的兵将总算起来，已有十二万人马。丁寡妇一队能使妖术，更为精健。竟移檄各头领，俱于五月五日起兵。徐鸿儒带领兵了杀进县来。知县余子翼已闻风登城，把炮石打下。徐鸿儒怕初起手时，万一攻城不下，反为不吉，竟杀奔曹州、郟城县有劲兵扎住的所在，去打家劫寨，杀人如草。回来据了梁家楼。这梁家楼不是大地方，那里屯扎得住？况兼十二万的兵，不曾派定，散散漫漫，东攻西击。就是破了一处，并不常住。梁家楼的管寨，被余子翼须快手民壮，竟攻破了。

徐鸿儒走入丁寡妇军。丁寡妇道：“将主须发檄文，调各州县头领的人马，都期定七月初一日，在兖州府宽敞地方会集。然后派定某将领兵往某处。也只好分作两路，先破了几个城池，有了巢穴，方能成事。”徐鸿儒依了他传檄各处。果然初一日辰时，俱会于高桥地方，南往兖州府城，只得十八里路。兵将到齐，参见将主徐鸿儒已毕。其时骁将原少，丁寡妇是女将中第一了。还有齐本恭、刘子孝两员，能征惯战，原是响马出身的将军。他两个手下，又有七八员上得阵的副将。徐鸿儒和丁寡妇商议定了，遣刘子孝带了十余将、三万兵，打从邹滕两县南犯徐州；遣齐本恭带了五六员将、三万兵，攻打兖州；自己同丁寡妇一干将，反从东阿泣上小路，出峄县去破了曲阜；尊趋郟城。若是处处得胜了，再当传檄会兵于黄家营，为渡淮之计。分派已定，各领兵将住了一日，放炮起程。正是：

个个望鞭敲金镫响，人人想齐唱凯歌回。

且说刘子孝领兵打从中山店过去，前哨马来报道：“邹县县官都逃了。”子孝吩咐，快趲上前去。三十里到了邹县，进城歇马。兵丁骚扰居民，号哭震天，那里禁约得住。第二日起马，八十里到了滕县，城门紧闭，人影儿也不见一个。刘子孝原怕兵丁掳掠，不想入城，遂吩咐宽处安营，明日早走。只可怜城外居民，又被劫掠一番。次日往南进发，一路都不停搁，看看徐州近了。徐州有个杨兵备驻扎，听见都道白莲教贼数万将次到了，杨兵备吓得面如土色，抖个不了。知州汪心渊，弋阳人，是个大经济，不怕死的人。进兵备衙门里来禀，只见杨兵备已抖倒在案桌边地下了。没奈何，只得唤门子皂隶，扶进私衙。汪知州只得升堂发令，代兵备行事，拨民兵上城，同兵快坚守。大炮大石，来就打下。日里不食，夜里不睡，相持七八日。杨兵备渐渐出堂，只请知州护卫他，任凭知州便宜行事。汪知州散储布粟，亲身临阵。贼见城里发兵，疑是从天而下，都狂奔河浒。主将那里按捺得住？可怜三万无辜，一半杀了，一半赶在黄河里葬于鱼腹。刘子孝身被射了八箭，也

---

响马——旧称在路上抢劫财物者，因抢劫时先放响箭，故称。

投在黄河里，尸骸顺流而去，不知下落。后来杨兵备自觉羞惭，反勾同了崔呈秀，坐汪知州三万赃下狱，大功不得升叙。正是：

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傍人说短长。

且说齐本恭带了兵将，反从兖州南边抄将过去，把南门围了。城里总兵杨肇基是个大将，用兵井井有条，吩咐紧闭城门，坐观其变，谁知兖州大雨十日，地下成河，杨总兵知贼无备，忽遣游击蒋绍芳，都司廖栋分兵出城，两下夹攻，杀得他大败亏输。本恭领残兵败将，逃至横河，山水暴发，官兵又至，一半被杀，一半淹死了。报至京师，魏忠贤公然以为己功。又发牌与巡抚赵彦，催他剿尽杀绝，毋得纵贼蔓延。

那时徐鸿儒同丁寡妇因破了滕县，又破了峯县，声势大振。在夏镇、峯山又各占了要害，立了巢穴，分兵将重去守了邹县。总兵杨肇基南征北讨，不知上了多少战阵，那怕你这么麽小丑。只有峯县地方，与丁寡妇交兵，被他妖术迷惑了，官军输一阵与他。次日用鸡犬血喷去，妖法不灵，丁寡妇兵败，不知逃往何方。剡城、曲阜的围，都是丁寡妇的家将领兵，闻了丁寡妇败走，一时两围俱解。杨肇基领兵直捣巢穴。徐鸿儒死守邹县孤城，手下兵将也拼命死战。直到十月，粮尽援绝，徐鸿儒出城就缚，只求饶了城中百姓。山东一带地方才得太平。

巡抚赵彦上了报捷的本，天启皇帝龙颜大悦。将赵彦、杨肇基升赏，将士犒劳，也只是平常恩赆。反归功魏忠贤，荫一子锦衣卫指挥，举朝不服，人人要上本，亏得赠了贵州死难的徐可求荫一子，世袭锦衣卫千户，大家才不言语了。癸亥二月，朝里纷纷说起，白莲教贼平定大功，赵彦只是加衔，坐着的反得荫子。左光斗、魏大中等攘臂争先，再要上本。崔呈秀、阮大铖忙报与魏忠贤，只得趁兵部尚书的缺，把赵彦升了兵部尚书。个个以为得人，也就罢了。

只是魏忠贤恨煞那左光斗、魏大中两个。一日请那崔呈秀、傅櫬、阮大铖、杨维垣、倪文焕一班心腹官儿到私宅议事，忠贤道：“别个如李应升、黄尊素，虽不归顺咱们，本里还只隐隐的带说，官里那里在意。左、魏二人，明明白白要大胆阻我的封荫，动不动说甚么祖制祖制。不知他做谁的官儿，全不怕我。烦列位想个计较，先摆布他两个，咱心上才喜欢。就是叶阁老也可恶，不敢与咱做对头，却又与这班人交好。咱听见说什么东林党，也要慢慢弄了他去。”阮大铖道：“东林党这一班人，个个与上公相拗，不消说的了。如今江南又起了个复社，与东林党做接手。上公若不大振朝纲，严刑峻法，削灭几个首恶，人也不怕。”崔呈秀道：“就是劾咱的高攀龙，也是东林一派。如今他坏在家里，慢慢也饶不过他。只是左、魏二人，须是阮哥想一个主意，替上公出气。”傅櫬对阮大铖道：“汪文言如何？”阮大铖笑道：“我倒忘了。上公在上，有个徽州门子汪文言，原是犯罪逃走到来的。不知怎么营谋，叶相公特疏荐他做了中书。如今在外揽权做事，明明是东林的走卒了。左光斗是我同乡，常闻得他与文言交好。魏大中极不肯拜客的，也与

---

东林党——晚明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万历 22 年（1594 年），无锡人顾宪成革职还乡，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朝政，得到了部分士大夫的支持，被称为“东林党”。他们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遭到了在朝权贵的嫉恨。明熹宗时，魏忠贤专政，党人杨涟、左光斗等因弹劾魏忠贤被捕，与黄尊素、周顺昌等都遭杀害。直到崇祯帝除掉魏忠贤以后，东林党人受迫害才告停止。

门子——门下士，食客。

文言书帖往来。只消两衙门里那个动一本，说汪文言门役滥窃中书，交通内外，左、魏二人与他心腹，不当比匪。如此一本，只说得一个汪中书，两衙门不好申救，连荐主叶向高不必指名，也在比匪之内了。岂不一网三鱼，随手可得？我与左光斗一县的人，不便出名。只消那一位替上公干了这事，便是大功劳了。”傅櫬欣然认了上本。一齐打恭别了。魏忠贤好不快活，只等本上，就怂恿天启批了。正是：

讨就月中擒玉兔，谋成日里捉金乌。

且说傅櫬第二日与阮大铖商议了本，也不送与魏忠贤看了，第三日竟在通政司挂了号，送上去了。本上说左光斗、魏大中不宜与汪文言相狎，请褫其职，以为比匪之戒。又说汪文言门役滥窃中书，交通内外，欺君误国当诛。第四日内传特旨：“着锦衣卫着官旗，速拿丘文言下狱候旨。”本上还不批出左光斗、魏大中，看他们如何辩本。这正是魏忠贤大奸大诈处。有诗为证。

坠地忠良报国心，东林节义祸机深。

奸雄百计今何在，忍使神州竟陆沉。

## 第五回 众儿著攻击之效 一手握枚卜之权

相半贤奸，天公不管，朝中赢得封章满。正人鸣凤在高岗，奸雄长喙如饥鹤。避冷之寒，趋火趁暖，好将一部炎凉纂。生生画出众须眉，笔端活活凭人唤。

《踏莎行》

宵人仇正肆诛锄，乱发轻将密篋梳。

泥上偶然留爪迹，人生何事非篷庐。

话说内旨传出，虽只下汪文言诏狱，不曾批左光斗、魏大中如何如何，却是魏忠贤奸计，要在他两人辩本上处他。左光斗随即上一本说：“傅櫬已实比匪。不利清吏。邹维琏、程国祥之在吏部，与魏大中之转吏科，必欲逐之。畏臣持清议，一并罗及。将用邵辅忠陷毛士龙故事，臣实与汪文言风马牛不相及也。”魏大中也上一本，辩“与汪文言虽曾识面，性本闭门谢客，素不交涉。傅櫬借文言以陷臣，岂文言独无血口可证？”第二日传旨，命大中到任。科道官甄淑、袁化中各上一本，替左、魏二官剖白，并皆留中不发。阁老叶向高，随即上本乞致仕。他的本全不把魏忠贤放在心，拚得驰驿回籍，也没奈何了。本上道：“臣之题用汪文言，事迹甚明。而光斗、大中之与相善，尚属暧昧。言官之讦奏，衅不可开；驾帖之拿人，渐不可氏。”这明明指傅櫬、许显纯两个奸臣了。天启原敬重叶阁老的，只不准致仕，再三慰留。你道叶阁老不是个贪官，如何荐起汪文言来？文言原攀依内官，往来权倖，因央了好些分上，求叶阁老代题中书。他的字又写得端楷，相貌又齐整，叶阁老那里知他是门子出身，因此就替他题了。他便扬扬得意，借势交通。叶阁老也有些懊悔，只道他么麽小职，料无能为。那知奉承魏櫬的，却借他做了个题目。正是：

只因宵小 訾口，貽却簪绅莫大殃

且说先一年闰十月里，巡边阁老孙承宗，是将相之才，与叶阁老原彼此推重，不相龃龉。曾上一本为边屯大计，叶阁老极口称赞道：“是昭代第一边本。”魏忠贤却不以为然。众孩儿崔呈秀等都献计道：“若容孙阁部建功名于塞外，便不显得祖爷运筹帷幄的功劳的。”魏忠贤袖了他的本与众人看，本是奏关东情形事，说道：

八里铺兵民六百，中前所两将，兵一千五百，居人可三千，田五百顷。高岭站兵三斗、民可千余，田可百余顷。前屯将为赵率教，望其田表，略若鹅鹤之群，登其阵高厚，四周屯可一千七十余顷，岁可收一万石。率教以去年率三十八人出守，渐为团结，而今穡事穰穰，城且岿然，兵民可六万。抚边将为王牧民，流迁兴水。中后所将为鲁之甲，地饶多贖，兵民不下万余，田可千余顷，尚荒其半。中右所将为王楹，地饶于中后，田可千余顷，而仅耕三百顷。回思春杪经过时，今居然全盛矣。曹庄民自团结，五十余家。宁远去关远，去东近，城大而瑕。姑以祖大寿司版筑，汪翥司窑造石，先接河东万余人，合兵民不下数万。此城为必据必争之地，促以今岁完筑，其田一千五百顷，而布种者四百顷。觉华岛去岸十八里，龙官寺地濒海而肥，土

篋（qú，音渠）——圆形竹器。

致仕——辞官归居。

只因宵小（xi，音戏）訾（z，音紫）口，貽却簪绅莫大殃——大意为：坏人妖言诽谤，其目的是为陷害牵连他人遭殃。宵小，旧称盗匪坏人；，妖言；訾，毁谤非议。

贖（z，音资）——钱财。

杪（mi o，音秒）——树木的末梢。引申为年月季节的末尾。

人附夹山之沟而居，可五十余家，地盖六百顷。旧城遗址可屯兵二万，令龙武两营分哨觉华，而于山颠为台榭赤帜，下泊辽船，北望黄毛山，南望刘家山，相对如两门。其南麓入海，可为堡，屯万余人。比之孤起者曰望海圈，树帜置炮于上，舩沙舟子下，海门天设，片帆不能飞渡矣。

后又道：

开屯之议，赵率教以修守之余，试之而效。总计五城三十堡，兵民不下十余万，而可耕之地，当有五千顷。尽民力可占种者，许以三年起科。而因煤以铸钱，因地以煮盐，皆关门稍行之而效者。今袁崇焕经营宁远，查国宁督水兵于觉华，臣与鹿善继得以备关城者备前屯，以守为战，以贻永逸，庶可无厘宵旰之忧。

众人看毕，阮大铖道：“这本有经天纬地的才，若依他行了，怎显得祖爷作用？”崔呈秀道：“科道大家上几本，说他纸上井井可观，全无实用；萎缩不前，不几以军国为孤注乎？这便折得他倒了。”杨维垣道：“不可，不可。他与首揆相好，未易动摇。只是把本下发抄便了。”阮大铖道：“不发抄也不相干。他在海外，姑且容他一年半载。还只是攻击去了眼前钉，就任凭祖爷施为了。”

从此朝朝商量，夜夜算计。恰好有了汪文言一件事，他们肯轻轻的放过那些正人君子么？五月是个恶月，俗例再不上官赴任的。魏大中因有“大中速令到任”旨意，怕迟了生出事端，只得拣了日子，到吏科都给事中的任。次日随即入朝谢恩。忽传内旨：“魏大中互参未结，何得到任？”把个一生耿直的魏大中，弄得他没法了。忽教他到任，忽又恼他到任。那知傅櫬又和众奸人计较了，上一本道：“明旨忽一忽二，朝端且疑且骇。大中之进退，与微臣之论列，俱未明白于天下。至如汪文言亡命作奸，刑章未付之司败，讯语徒恣其游移。近臣因不侧以示私，将忠臣避中旨而钳口。”这近臣不是说别人，乃是钳制叶阁老。叶阁老明知傅櫬这班奸险小人，为阍人鹰犬，他也不十分申辩，只上一本求去。本上道：“年来人情分门报复，互相猜防。以臣持论稍平，共欲留之，以弥缝调剂。今日束手，而莫知为计矣。乞放臣归田，以永为尧舜之民，臣感且不朽。”这本也都不发票，魏忠贤一概留中，以示不测。掌锦衣卫的田尔耕，已因缉捕有功，荫正千户。许显纯不但理刑有权，竟掌北镇抚司事。魏忠贤原爱升他，又加二级，赫赫势焰，真正障天炙地。傅櫬、倪文焕、张讷各呼朋引类，奉承魏太监，每人具一本，攻击赵南星，左光斗、魏大中、邹维璉。满朝里真如众讼，连体统也都没了。有诗为证：

聚哄朝端如闹市，但知只手可遮天。

正人驱逐无虚日，当局还夸一着先。

且说魏党里那个阮大铖，原是江南桐城一个才子，只是为人势利，性子又极阴毒。平日却慕风流才子的名，做些传奇，买些小厮丫头，在家请个教师，教导他些曲子，带至京师和妻妾们受用。偶然一日，在司礼监魏府回寓，因魏忠贤许他再过一两个月转升做京卿，心上快活，吩咐厨下摆起酒席，要和妻妾吃着酒，听那邵教师新教的《春灯迷》上《泄笈》一类的曲子。不多

---

舩(y, 音蚊)——附船着岸。

无厘(j n, 音仅)宵旰(g n, 音干)之忧——无过分操劳的忧虑。厘, 勤劳; 宵旰, 宵衣旰食的略语。旧时用来称谏帝王勤于政事。

首揆(kuí, 音奎)——宰相。

时，酒席已完。阮大铖请他大小娘子到厅来，长班都打发出去了，小厮丫头们伏事。居中一桌，放两把交椅，自己同大娘坐。几个小娘子，在旁两桌，东西对面而坐。吩咐唱曲的小厮丫头；“就把新学的《泄笈》一套曲子，好好唱来我听。”只见一个执板的十四五岁的童子，拉了四五个同班的，轻敲檀板，唱道：

秋气泼，偏是离人愁思多。这小月风吹寒满阁，玎玲檐马，撩人偏奈他何。更窗缝零星纸相磕，没紧慢，征鸿频过，谁孤似我，待上碧海青天，悔无灵药。

《二郎神》

猛可，往事潜评，旧游打合。佳月溶溶春似昨，灯花隐谜，一天情在眉窝。蝶使蜂媒未猜觉。恁弄却灵词香火。风势恶，与牧羊龙女一般差拨。

前腔

诗笺灯下详玩索，墨花金粉轻沓，点笔合情多细作。未嫁文君，瓜葛，相如作么。拾江华先漱文园渴，梦难那魂飘月露，风雨又急来过。

《啉林莺》

宵长秋冷睡未着，儿女笑语闲科。你看半户风灯吹小瞞，煤花如黛，轻点袖衫罗。花笺一抹，敢为秋思无聊而作。细观摩，丝丝点点，一印板并无他。

前腔

唱到此处，还有《啄木公子》二只，《哭相思》一只未唱，忽外面传梆报说：“南乐魏老爷来，有机密话要和老爷说，故此临晚来见。”阮大铖吩咐：“快收拾桌面。奶奶们都进去罢。”打扫完了，请进里厅。那魏广微深深作揖道：“疏失老先生，十分有罪。”阮大铖看了坐，献过了茶。魏广微叫开了彼此从人，才打一恭道：“学生久仰老先生与魏上公为莫逆之交，有二事奉浼。敝乡如崔、杨、霍、曹诸公，怕同乡妄嫉，反不敢去央他。目下枚卜甚近，学生论来，也该与其列。只是平日有皈依上公的念头，只为敝县口嘴太毒，年纪老了，做不得儿子，情愿认作弟侄。倘得大拜，自然恩当重报，每事效劳。这话没人去讲，求阮老先生代为一通。若该备何等礼物，望乞一一指教。”阮大铖笑道：“此事极易。不但入阁，少不得顺了上公做去，二三年间，定转首揆。认作弟侄，就是赘礼了。何必又用什么礼物？明日就去，自当为老先生少效犬马。只后来不要忘了今日，便是老先生大德了。”说罢，魏广微在袖中取出金子二十两，送与阮大铖。再三不肯受，魏广微道：“想是嫌弟辮褻，不肯为我周旋了？”阮大铖方才收下。魏广微别了自去。阮大铖也就进里边吃酒，打点早早去见魏忠贤，把又收了个大大心腹去请功了。

且说到了次日；阮大铖去见、连同党弟兄，都瞒着他。进内厅见过，即便开口把魏广微愿为子侄要入阁的话——说了。魏忠贤道：“他做讲官的时节，咱就认得他。那时要和他认做一家儿，还怕他不肯。既承他好情，只认做咱的弟弟罢了。枚卜一事，咱一手握定，不敢欺，除了前面阁里的老头儿，

---

玎(dīng, 音丁)玲——清越的声音。

未嫁句——词中提到的“文君”，“相如”，指西汉时期的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他们二人的爱情故事广泛流传于民间。

枚卜——占卜。古代以占卜法选官，因泛指选用官员。明代特指选大臣为大学士，入内阁办事为“枚卜”。

辮(yóu, 音犹)——辮，古代的一种轻便车，引申为轻。



其他谁个也飞不过去。只有乌程的朱国祯，聊城的朱延禧，论资格也该了。皇帝道他是老实人，咱见他谦恭得紧，定不是个和咱拗的。昆山顾秉谦，他久参机务，该晋武英殿大学士了。明日进里面去，把这事了局也罢。首相叶台山虽不与咱不和，只是顾恋东林，料也立脚不住。韩 这厮是个蠢才，咱也不管他。你去回复那魏官儿，如今且不消来见，待枚卜定了，再来亲近咱也不迟。”阮大铖作别竟去，回魏广微递活去了。

过了三日，忽传内旨，顾秉谦，武英殿大学士，魏广微、朱国祯、朱延禧俱东阁大学士，着令入阁。旨下，京师里那个不知道，顾、魏二人，全是魏忠贤脚力。才得到这地位。有诗为证：

三台星已暗无光，桃李私门各有方。

不信行藏都是命，纷纷闹里费商量。

## 第六回 啄鹿道上红尘滚 爪牙班中青简繁

长店征鞍，芦沟奔马，燕台古道湾湾。名场利窟，来往杂贤奸。流水落花何处？空留下剩水残山。当年去金门献策，几度泪难干。 今日栖山广，凄凉滋味，寂寞阑干。恁关心阍祸，笔底珊珊。撒下巫云湘雨，搬演出如蚁朝班。输年少通宵欢笑，秉烛酒杯寒。

《满庭芳》

岂有不平事，但存未坏身。  
只言天下合，孤影鬼神亲。  
世道余青史，春风足故人。  
无多谈往迹，愚叟旧西邻。

这一首诗乃闽中黄石斋所作，只用作引话，原不拘拘本题。

且说魏忠贤一手握定大权，与阁老沈 遂为心腹。将执法的王纪，清正的钟羽正，倾陷他去位。忽又要皇帝设立内操，与沈 商议，要他上本。沈 就上一本道：“治不忘乱，安不忘危。须设立内营，不时操演，使内侍尽为壮丁，禁廷预有武备。”等语。纸上似有可观。魏忠贤从中主张一大启皇帝竟准奏了。凭他科道动本，只是不理。不上两月，拣选了阍人三千名，在五凤楼左设了内营。三六九操演弓马。给衣甲，发钱粮。把亲信的人引入大内，亲戚党羽交互盘踞。放炮之声直闻百里。魏忠贤常常戎装跑马。也有一日请天启看操，只道是十万羽林军，还不及三千没 汉。有诗为证：

大明天子羽林儿，自幼先将遗体亏。  
女子在军军不振，阍人习武武安施？  
岂知禁地非喧地，漫说常时防变时。  
庸相依回代陈乞，未几去位实堪嗤。

自此以后，魏忠贤在宫中不时乘马，扬扬得意，竟是个小皇帝了。是年二三月间，春光明媚，柳树争妍，宫里一般也游春玩景，往来作乐。天启皇帝正同妃嫔坐于便殿，魏忠贤公然骑了马，打从御前经过。天启虽是宠他，不觉勃然发怒，传旨唤他转来。自己拈弓搭箭，只一箭射杀其马。魏忠贤俯伏在地，也不称“奴婢有罪，罪当万死”。天启拂衣回宫。他也做然竟去，在那些小太监面前反道：“射死咱的马，再牵个来骑也不打紧。咱小时节，眼看师傅看那《通鉴》上边，董卓、曹操一班人带剑上殿。剑也带了，何况走马？既有了内操，骑马是咱本等的事，恼怎的嘎！”这些话，一般也有人传到皇帝耳朵里，才懊悔内操的事，不该做的。天启不恨魏忠贤，反道沈动本的不是，不久也就放他回籍去京。正是：

李代桃僵不自由，趋炎附势更谁尤？  
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魏忠贤见皇帝有些恼了，李永贞一班心腹也都道：“天子御前，原是走不得马的。万一圣怒不测，有些心变，就不好了。还该请个罪儿。”魏忠贤才到便殿跪下，磕头道：“奴婢只认是内操该骑马，不晓得万岁爷在便殿，罪该万死！如今亲到涿州地方进顶上奶奶的香，祝颂天子万寿。万岁爷准奏，才敢前去。”天启道：“朝里事情多，进了香快快回来。”魏忠贤谢了恩出宫去。这魏忠贤久不口称奴婢了，这番陪个小心，皇帝也就一些不恼了。正是：

弥天大罪遮蔽过，矫诬重来张泰山。

且说魏忠贤奏过了皇帝，就吩咐大掌家太监王朝用，先料理仪仗，侍从，和那轿马，饮食。另有分管的内官，一一预办。凡是魏忠贤停骏的地方，不要说供饌奇异，排列齐整，那些跟随的官儿是一处，差役是一处，轿夫、马夫、驴夫只好在空野地面先搭厂伺候。喂马的槽，何止数千个。一路攒攒簇簇，凡官员、戏子；蹴鞠，厨役，打茶，牢役，听差，牌子抬扛等人，也不止数万。经过地方，小良户外设香案，插杨柳枝并那野花，焚香跪接。冠盖车马缤纷，奔赴若电若雷。其尘障天，其声动地。那文武官员不奉承他的，闭门不出；奉承他的，献谏乞怜，绍绎不绝。四人大轿，也有一二百乘。怒马鲜衣，束玉衣锦，前后追趋，左右拥护的更有二三千人。跑马射响箭，挽弓打鸟蛋，和那乐人鼓乐笙箫，呜呜噫噫的，真正不绝于耳，连说话也听不出来。跟随的人，有狂奔死的；行路的人，有挤踏死的。那街市的马，何止千数，也都雇一个尽。实古今希见的事。就是皇帝郊大出来，那有这样骄奢，这般热闹。

出城这日，魏忠贤坐了八人大轿，穿蟒曳玉，把身子挺着。轿前用骡四头扯拽、快如飞鸟。有禀送的武官或太监，只两傍骑马扶轿的内官，如李朝钦、石元雅辈，喝得一声：“去！”惟有文官如李鲁生、李蕃辈，若跪着或打恭相送，这骡轿就略慢些了，那两傍扶轿的内官，就平平的说一声：“请回。”轿又飞走过去了。魏忠贤在轿里，饱便正坐着，倦就歪着身子，半睡不睡。或偶然多用了几杯酒儿，且自靠在轿前的扶手上，两眼迷离。那知道跪的打恭的是何人，行到的行过的是何处？

头一夜在良乡县歇了。魏忠贤才下了轿，涂文辅、李朝钦禀称，有官儿阮大铖有紧要事求见。魏忠贤记得阮大铖的名字，就说：“唤他进来。”阮大铖入内叩了头，低声禀道：“外面有《点将录》，都载的是东林恶党，到也新奇可喜。特抄写一本，送与上公看。”魏忠贤接过来，递与李朝钦：“急念来咱听。”就拱拱手，让了阮大铖起来。李朝钦念那《点将录》道：“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天巧星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郑鄞，霹雳火惠世扬，鼓上皂汪文言，大刀杨涟，智多星繆昌期等，共二十六人。地煞星神机军师顾大章，青面兽左光斗，金眼彪魏大中，旱地忽律游士任等，共七十二人。”李朝钦念完了，魏忠贤呵呵大笑道：“做得好，做得好。阮哥，只怕就是你做的。真好大才，自当重用。”阮大铖道：“外面还有《同志录》、《天鉴录》，载东林诸人。与南乐魏阁老手点的《缙绅便览》一本，实当参看。上公就知举朝的忠佞了。”魏忠贤道：“多承指教，不敢忘报。只是你们这班好人，也该大家聚一聚，立个会儿起来，同心帮助我。决有重用之处。咱魏老爷不是不知好歹，混帐的人。”阮大铖道：“蒙上公吩咐，回京就结个盟会起来。只有一件禀上上公，曹钦程这个贪横小人，不忠不佞，一味痴邪，断然用不得他，怕反坏了咱门的体面。”魏忠贤道：“咱知道了。你且请回。”阮大铖打了一恭，出门去了。

魏忠贤次日到了涿州。住了一夜，才往泰山娘娘行宫进香。人山人海，说不尽热闹。道士叩头待斋，都不必说。魏忠贤舍了五百两银子，吩咐修理庙宇；剩的请道士打个大醮，保佑皇爷圣寿无疆。道士又叩头谢了。魏忠贤只因朝里事体，件件都飞马来禀他，一日来回有二四转；天启也等他主意，

---

蹴鞠（cùjū，音促鞠）——我国古代的一种足球运动，用以练武。

鄞（màn，音曼）。

商量方才票本。故此不敢停留，进香完了，忙忙起程。七十里路赶到良乡县，已掌灯时候了。次日进京，又有许多官员迎接，是不消说的。正是：

阉人得志多奢侈，半朝天子半人臣。

且说阁老顾秉谦、魏广微，因外面纷纷议论，说他两个是魏太监的心腹，就有“门生阁老”的谤言，十分发恼。商量定了，平昔把《缙绅便览》一部，暗把己意批点：极重者三点，次者二点，又次者一点。阁部、翰林、外抚，如叶向高、韩炉等，何如宠、钱谦益、成基命、缪昌期、侯恪、姚希孟、陈子壮等，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周宗建、李应升等，约六七十员。反说他们是邪党，打点要送与魏忠贤。恰好进香这遭，阮大铖在半路跪送了《点将录》。见魏础十分欢喜，他回到京里，就东扯西掠，约会了肯附魏珰的一班人，先有二十人，在家结了盟誓，同心助魏。偏要与东林为仇，都一个个或杀或逐，方才满意，魏广微知了风声，就差长班请了几个头儿去商量，附魏的，都加圈，三圈、二圈、圈不等。又托阮大铖找寻了李鲁生的《同志录》、崔呈秀的《天鉴录》，一齐密讨魏忠贤。魏忠贤大喜，俱将原本付李朝钦支掌。又命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各私抄小楷摺子，藏在袖里。每日早起，齐赴魏忠贤直房按名回话。正日的查升官本内有无摺子姓名，参官本内有无摺子姓名。面同简举，不许异同，升的升，坏的坏。若摺子有姓名的，更升得快，坏得毒。那《缙绅便览》上圈的人也不少，其三圈的如黄克缙、王绍徽、王永光、徐大化、霍维华、阮大铖、周应秋、杨维垣、倪文焕，两圈一圈的不能尽载。

《天鉴录》也有两样，首载东林渠魁。你道是那个？原来是：

叶向高 孙承宗 韩 刘一憬  
赵南星 杨 涟 高攀龙 左光斗  
孙居相 李邦华 乔允升 王 洽  
曹于汴 钱谦益 姚希孟 李腾芳  
孙鼎相 徐良彦 文震孟 侯 恪  
熊明遇 沈惟炳 熊奋渭 周宗建  
王心一 顾宗孟 姚士慎 张振秀

顾大章后又载真心为国，不附东林的。你道是那几个？原来是：

顾秉谦 魏广微 王绍徽 王永光  
霍维华 徐大化 周应秋 崔呈秀  
阎鸣泰 邵辅忠 杨维垣 倪文焕  
阮大铖 卓 迈 李鲁生 梁梦环  
李 蕃 曹钦程 吴淳夫 孙国桢  
刘廷元 孙 杰 刘志选 李春烨  
黄充缙 贾继春 刘廷宣

那《同志录》只开载东林的正人君子，也有不是东林，为人正直，不附魏制的，都一网打尽。你道那几个？这倒多着哩，原来是：

叶向高 孙承宗 刘一憬 韩  
赵南星 孙慎行 杨 涟 左光斗  
高攀龙 孙居相 李邦华 邹元标  
韩继思 易应昌 乔允升 冯从吾

---

渠魁——首领。对敌对方面首脑的称呼。

曹于汴 陈宗器 李腾芳 孙鼎相  
徐良彦 申用懋 文震孟 郑 鄮  
陈仁锡 侯 恪 姚希孟 姚士慎  
熊明遇 沈惟炳 熊奋渭 周宗建  
王心一 毛士龙 黄尊素 刘 芳  
李应升 张慎言 房可壮 惠世扬  
章允儒 刘弘化 张振秀 蒋允仪  
侯 恂 游士任 张光前 贺 焯  
孙必显 汪始亨 顾大幸 周顺昌  
候震畅 张 潑 刘宗周 邹之麟  
刘时俊 解学龙 翟式耜 邹维麟

这几本书，一册一册都纂成了。送与魏忠贤做底本，真正同己者进，异己者摈，竟不成个朝廷了。其时又有《选佛录》，不知是哪个做的，也有东林在内，却是明哲保身，不肯建言生事的多。不曾得原本，只记得几个，原来是：

孙承宗 蔡复一 董其昌 王 洽  
申用懋 范景文 邹之麟 姚士慎  
杨栋朝 方应祥 申绍芳 魏浣初  
侯 恪 姜一洪 张 玮 周诗雅  
贺 焯 张廷秀 白贻清 程国祥  
彭惟成

其余还有一二十人。大抵不是附魏忠贤做歹事的，故此一册，人都不敢抄传，只好口里说说儿罢了。正是：

莫言世上无公道，路上行人口似碑。

从此魏忠贤内有客氏、王体乾一班人做心腹，外有崔呈秀、魏广微、顾秉谦、阮大铖、杨维垣、倪文焕一班人做爪牙，心粗胆壮，意得志满。今日升一个两个是摺子内的人，明日逐一个两个是摺子内的人。却有一点良心不没，倒感敬重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这五六个正人君子，也还不敢动手。杨涟这几个，怎肯因他升用，肯松他一步？少不得忠心激发，要弄出事来。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七回 杨都宪具疏几危 叶阁老受辱求去

管弦山杪才过，风雨枕边半歇。看到封章骨耸然，尽是忠臣血。  
忠心信友还疑，极虑消冤反结。可怜调燮叶章含，忍遭磨灭。

《锦堂春》

一纸封章酿祸深，岂知万古未消沉。  
假饶得展回大力，才是当年报国心。  
满目纷纷尽着绯，忠臣骨瘦佞臣肥。  
朝廷体统归何处？元老无颜早拂衣。

且莫说崔呈秀、阮大铖、杨维垣、倪文焕这一班儿结拜的结拜，歃血的歃血，只图富贵终身，且做权珣鹰犬。一时正人君子，束手无策。虽是这般说，小人有小人之党，君子有君子之朋。掌堂都察院杨涟是湖广一个大豪杰，真圣贤。初任在苏州府常熟县做知县，就有许多异政。日里问事，夜里常和城隍说话。百姓敬他爱他，竟如神明一般。他做掌院，与一班好人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李应升、顾大章，都是文章道义的朋友。平日只以忠君爱国为心。见魏忠贤、客氏如此欺君罔上，败坏朝纲，个个想动本。先劾去了腹心大逆魏忠贤，那客氏终是女流，自必不敢放肆了。杨涟奋身独出，上了一本，数那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这本好不厉害，本上道：

票拟托重阁臣，责无他卸。自忠贤擅权，旨意多出传奉，径自内批。坏祖宗之政，大罪一也。周嘉谟、刘一燝顾命大臣。一燝亲捧御手定大计，嘉谟义斥郑养性，清宫禁，皇上岂忘之？忠贤使孙杰论去。改先帝旧臣，大罪二也。孙慎行执《春秋》讨贼之义，邹元标明万古纲常之重，忠贤逼之使去。而于党护选侍者，加蟒玉以赠行。亲乱贼而仇忠义，大罪三也。王纪、钟羽正，功在国本。纪执法如山，羽正清修如鹤，忠贤与沈 交构陷之。不容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最重莫如杖卜。妄预金瓯 之覆字，国为貂座之私情，大罪五也。廷推 皆不正点，颠倒有常之铨政 。掉弄不测之机权，大罪六也。满朝荐、文震孟、熊德阳、徐大相、郑鄮，抗言稍忤，忠贤尽令降斥，竟阻赐环 ，大罪七也。传闻宫中一贵人，荷上宠注。托言急病，立刻掩杀。皇上不保其媵墙，大罪八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闻之矣。忠贤矫旨勒令自尽。皇上不保其妃嫔，大罪九也。中宫有庆，已经成男，乃绕电流虬之祥，化为飞星坠月之惨。皇上不保其子，大罪十也。先帝青宫，操心虑患，护持仅王安一人。皇上仓卒受命，拥卫防护，安有微忠。忠贤矫旨掩杀，肉饱狗彘。擅杀忠义，大罪十一也。讨赏，讨祠额，王言屡褻。建坊，筑堊，規制僭拟，大罪十二也。今日荫中书，明日荫锦衣，不知有何军功、相

业。褻朝廷之名器，大罪十三也。用立枷之法以示威。扳陷皇亲，欲动摇三宫，大罪十四也。生员章士魁，以争煤窑伤其坟脉，扎言开矿，而致之死，大罪十五也。王胡二生 ，以牧地细事径拿黑狱。草营士命，大罪十六也。且明悬监谤之令于台省。科臣周士朴，执纠织监，竟停其升迁，大罪十七也。且开罗织之毒于缙绅。北镇抚刘侨，不肯杀人媚人，竟令削籍，大罪十八也。且示移天障日之手于丝纶。魏大中奉旨，忽传诘责，煌煌天语，信手任心，大罪十九也。傅应星等，造谋告密，日夜未已。不至兴同文之狱，刊党锢之碑不已，大罪二十也。创肃

---

金瓯——比喻完整的国土。

廷推——明代任用高级官员的一种方法。官员由大臣推荐，皇帝批准任用。

铨政——官员升降任用制度。

赐环——被放逐之臣被赦罪召还。

王胡二生——王思敬、胡遵道。

宁新城，作郿坞深计，大罪二十一也。同奸辅沈，创立内操，亲戚羽党，交互盘踞。安知无大连刺客掺入？忠贤兼有刘瑾、曹吉祥事，意欲何为？大罪二+二也。进香涿州，铁骑如云，警肆传呼。其归也，驷马羽幢青盖，伊然乘舆，大罪二十三也。闻今春走马御前，皇上射杀其马。忠贤进有做色，退有怨言，大罪二十四也。宫中府中，大事小事，悉皆忠贤专擅。奏奉之旨，反觉皇上为名，忠贤为实。涿州之行，星驰票拟，待贤批发。天颜咫尺之间，漫不请决，驰候于百里之外，以为有天日耶？羽翼已成，骑虎难下。及今不治，不知宗社何所托也！

这本一上，内里传闻得大启也有些疑惑。叫魏忠贤，面与他看。魏忠贤巧语花言，一件件说得天花乱坠，天启又不恼他了。他反上一本，乞赐罢斥。天启把杨涟本留中下发，魏忠贤本付阁票拟。此时叶向高是头一个阁老，况又不是魏忠贤的心腹。若是有见识的，就该在忠贤本上，好言语令归私第，慢慢再处。或天启准行了，也未可知。即要卖弄自己好处，请并发扬涟疏，以便臣等参详。把这事耽搁了两日，客氏同几个内里心腹，在大启面前甜言美语，说魏忠贤许多好处。天启又传内旨慰留，魏忠贤依旧管事。才在杨涟本上批道：“一切政事，皆朕亲裁。宫闱事情严密，外廷何以透知？毒害等语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杨涟寻端沽直，姑置不问。”这旨意一发抄，朝里大小官员，不论君子、小人，个个惊骇。小人见皇帝偏护魏太监，都一心一意奉承他，不消说起。这些君子，三三两两，都商量道：“魏贼这般罪恶，杨大洪老先生发觉出来，皇上全然不恼，反道他忠勤干事。眼见得邦家倾覆，社稷丘墟，怎么了！怎么了！”内中竟有掉下泪来的。有诗为证：

委质为臣已献身，忠心日愿达枢宸。  
奸雄百计要君久，正直千言疏草新。  
枉有讷谟裨庙算，空留残牍勒贞珉。  
可怜一点忧时泪，洒向千秋论世人。

且说吏科魏大中，是第一个肯上本的。他拉了六科的同心朋友，共十余人，上一公疏，只就杨涟与魏忠贤两个本都不发票的话，痛说一番。本上道：

涟疏未蒙发票，而忠贤疏先下，念其勤劳，录其小心矣。又明日而涟疏下，没其忠爱，罪其沽直矣。忠贤罪案代其任咎，忠贤逆德代为分割，自疏自票，尽出忠贤之意。恐涟疏未及省览也。怀冲太子何以不育？裕妃何以革封？皇上南郊之日，胡贵人何以暴亡？未有有其事而不传之外音。忠贤不戮，客氏煽处，恐左右尽忠贤、客氏之人，皇上真孤立耳！”

这本一上，立刻下魏大中诏狱。叶阁老具疏申救，又向魏忠贤再三解说，才得免拿。

一时哄动了朝臣。太仆寺少卿朱钦相，科里许誉卿，道里李应升、袁化中等，各特疏清斥魏忠贤。三四日内，又有詹事翁正春，各科熊奋渭、朱大典、陈奇瑜、吴弘业、霍守典、孙绍统、杨维新，各道房可壮、刘璞、刘芳、洪如钟、李乔仑，郎中邹维琏，各有本，直说魏忠贤罪恶，当肆诸市朝。大启批本，大概都以“沽名钓誉”，反责其不忠，姑免降斥。真正一片丹心，付之东洋大海。

---

创肃宁新城，作郿坞深计——指魏忠贤在宫中行事处处僭越皇帝。郿坞，地名，在陕西眉县北，东汉末年，董卓筑坞于郿，高厚七丈，高于长安城等。肃宁乃魏忠贤家乡。

枢宦——中央政权的机要部门。

讷谟（x mó，音虚馍）——大计，宏谋。

庙算——由朝廷制定的克敌谋略。

贞珉——石刻碑铭的美称。也作“贞岷”。

又过了几日，尚书赵彦等六部，只除了三四个忠贤心腹，合上了一本，请退忠贤，以消群疑，以固国本。天启批道：“朕自有主张，卿等不必过计。”嗣后如太常卿胡士赏，道里胡士奇，你一本，我一本，连连的参劾。忠贤恰像惯偷汉的妇人，惯偷摸的贼盗，凭人说的说，骂的骂，就如没有耳朵的，只当不听得罢了。本竟留中，概不批发。正是：

由他风浪起只是不开船。

且说魏忠贤，偶然一日，与阁老叶向高遇于五凤楼。各叙礼毕，忠贤道：“外边这些官儿，就如邪狗一般，只管乱咬。咱那里有好口去吆喝他。老阁台也该吩咐他声，留了性命也好。倘然圣怒不测，连老阁台也救他不及了。”叶阁老道：“上本的，大臣小臣不同，都是赤心为国的人。老公奈何以邪狗呼之？为今之计，老公不如暂时谢事。所谓‘救寒莫如重裘，上谤莫如自修’。”魏忠贤呵呵大笑，拱拱手竟自去了。

叶阁老见他如此，只得自己上一本，请令魏忠贤自罢，并罢内操。本日即传内旨道：“杨涟非无因而发，卿等或见其肺腑。追惟往事，朕何忍忘忠贤之劳，听其陈请乎？”叶阁老没奈何，只得罢了。次日反传旨，赏魏忠贤捉获伪钱的功，加侄魏良佐服俸二级。恼了郎中万燝，上一本劾魏忠贤盗权擅利，奸甚于曹操、董卓，乞按律将忠贤种种不法事，悬示国门，立斩之以谢天下。内批道：“万燝违旨渎奏，好生无状。着廷杖一百。”叫阁老特疏申救，只是不允。次日提来杖讫，万郎中已是半死不生。那些太监们在午门外把他乱踢乱打，登时身死。正是：

君王未悟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此时叶阁老，只为也上了魏贼一本，恨他入骨，故此申救万燝，不比前番看他面上，姑容一分了。就是他自己，也思量赶他回去，何况替别人出力？从此那些内官，越放肆到二十分了。就是次日，有一内侍胡进，公然骑马冲入禁门，巡视科里杜三策，上一本劾他犯禁该斩。竟付不同，也是合当有事，六月初头那一夜，巡城察院林汝翥夜间出来巡更，有火者太监曹进、傅国兴挟人命抢财相斗。林御史拿住了，欲行参奏。曹、傅二人禀道：“愿受责罚，但求免参。”林汝翥是个老实书生，每人打了十板，各散去讫。数日后，有了万燝一件事，太监们动也动他不得了。曹、傅二人哭禀了魏忠贤，忽传内旨，林汝翥廷杖一百。汝翥慌了手脚，原没有家眷在京的，带了家人连夜逃走了。

那些众内官道：“他是叶阁老乡里，疑他躲在叶阁老家。”又晓得魏忠贤近日怪了叶向高，不和他往来了。竟拉了百余个内官，直入阁老私衙，搜要林御史。口里乱骂，辱及妇女。不顾内外，各处搜寻。寻不出个林御史来，方才一声喊。大家散了。叶阁老次日上了一本，说：“大臣受辱，即所以辱至尊。恳乞重惩，以存国体。”后面并乞骸骨。本上了半月，还不批发。林汝翥自到遵化县投到，巡抚邓渼替他上本求宽，内批“仍杖一百供职”。叶阁老又上一本道：“汝翥既投遵：化狱，不在臣寓，昭然明白。何故打入内室，辱大臣以辱国”等因。内批道：“叶向：高辅朕勤劳，既再三陈乞，准驰驿回籍。”这明明不治众内官，羞他的意思了。叶：向高虽不曾犯颜苦谏，做个以道事君的大臣，却也亏他调停救解。这一去了，魏：忠贤越加放肆，一不做，二不休，要害那正人君子了。有诗为证：



君子纷纷失所据，斥者斥兮去者去。  
天意若然果佑明，奈何一旦空朝署！

## 第八回 好计成一网打尽 正人败八面受敌

宦途倾险冲锋去，危煞升高处。十奸九佞瘴烟迷，网罗忠荃，赤狱怨魂啼。 羈身空忆吟  
骹背，剩把推敲费。若能生出陷坑中，赐环休望，家食福无穷。

《虞美人》

五彪五虎十孩儿，罗织忠良恣所为。  
昔在京师曾目睹，非关传说赘闲词。  
分记也又何言之，一番嘲笑一番悲。  
贤奸总属千秋定，茕茕鸯鸳莫浪窥。

且说叶向高既去，虽有阁老韩 是个正直大臣，但不比叶阁老委曲调停。况其他内阁，都是阿谀奉承魏忠贤的，魏党的威势越发张大了。掌堂都御史高攀龙，因前日淮扬巡盐崔呈秀贪赃狼藉，上本劾去。忤了魏忠贤，他恨恨在心。

忽山西缺了巡抚，会推了谢应祥。御史陈九畴，原是魏广微的至亲心腹，极肯出头上本的人。便上一本，说谢应祥昏耄不堪，疑吏科魏大中有私。忽传内旨，九畴、大中及吏部员外夏嘉遇，都降级调外。其时吏部尚书赵南星，都御史高攀龙，各引罪求去。魏忠贤正怪他两个，见了本，立刻放回家去了。当时恼了阁老韩 、朱国桢，他两个会同上本道：“是以一事而去两大臣。旨从内出，径发不由阁票，有伤国体。”忽内里传出旨意道：“家臣、宪臣全无公论，二卿不必救解。”韩 叹道：“罢了，罢了。我们内阁也是多说的了。斥逐大臣如去一婴儿，难道反有公论么？”

过了几日，天启皇帝祭宗庙，阁老例该陪祭。圣驾已至，诸臣毕集。日已晌午，祭祀已完，阁老魏广微才闯入庙门。礼科合词参奏，那知本竟留中。魏广微反上一本，托言有疾，本上道：“臣因疾迟至，不过罪止失仪而已。此辈哓哓，不审轻重。”此本发抄，恼了极有风刃的御史李应升，上一本道：“科臣皆言官也。言官天子近臣，言及乘舆，天子改容。广微父为言官，因得罪阁臣以去，声施至今。广微不一念及乎？奈何斥之为‘此辈’。”本上了两日，忽传内旨罚俸一年。此时京师大小近臣，才晓得魏广微为枚卜的事，久已认魏忠贤为叔父。吏部郎中张光前笑道：“魏阁老肯认了，不知他父亲在天之灵，肯认没 袋的做弟弟否？时事如此，恋恋一官何为？”只借冢臣一去，自劾求退。这本便从阁票，准他回籍去了。所谓见几而作。有诗为证：

陈力非吾事，道危聊自持。  
风高劲草惧，流急小舟知。  
啼鸟含心血，冥鸣送羽仪。  
谁云天子圣，去国总攒眉。

初然魏忠贤威势未盛，已想结交朝官。首先投诚的，是崔呈秀、阮大铖、傅櫬等不上四五人。自高攀龙掌了都察院，劾了崔呈秀，那魏忠贤一时照管不及，却恨攀龙入骨。故惜汪文言一案，惊动朝官。杨涟二十四大罪这本上了，魏忠贤便与这班人尽情绝义，再没指望了。崔呈秀引进了魏广微，这个

---

五彪五虎十孩儿 魏忠贤的爪牙。

哓哓（xi o，音器） 争辩声。

言官 多谏议之官。

攒（cuán）眉 皱眉。

人平日最与东林不合，说他父允贞、叔允中，只顾讲学，不知时局。一见魏忠贤，便以东林伪学为言。忠贤晓得他是邪路的人，就一力荐入了内阁。因为陪祭失仪，科道连上本劾了他，他老羞变成怒，越发与朝臣做对头了。

忽然一日，内传圣谕一道，谕大小臣工。你道圣谕怎么说？读了真也骇听。圣谕道：

元凶已放，群小未安。本当根株尽拔，念雷霆未能骤施，谕尔徒众，姑与维新，洗涤胃肠，脱胎换骨。果能改图，仍当任用。如有怙其稔恶，嫉夫善类，将力行祖宗之法，决不袭姑息之政矣。

这圣谕一出，人人惊骇。魏广微扬扬自得，宣言朝里道：“这是咱的稿儿。仰体魏上公意思，要各官都做好人，莫再犯了圣怒。”吏部侍郎陈于廷问道：“请问阁台，如何便是好人？若依了魏上公做事，就不是好人了。”魏广微道：“做官须晓得时局。俗语说得好，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陈老先生与各相厚说这话，还不妨。若别人听见了，传在魏上公耳朵里，就有些不妙了。”陈于廷笑了一笑，也不言语了。那时赵南星已去，署印就是陈于廷。十一月会推吏部尚书，第一个是乔允升，第二个是冯从吾，第三个是汪应蛟，一个个都清廉正直的人。乔、冯两个又都是东林著名的。这番触了魏广微、崔呈秀、阮大铖、倪文焕一班的怒。齐集了，去见魏忠贤细说此事。魏忠贤怒道：“这些剿除不尽的贼！直等咱杀个尽绝，方快我意。”竟传内旨道：

吏部都察院浊乱已久，显是陈于廷、杨涟、左光斗钳制众正，抗旨徇私。三凶既倡率于前，谁敢不附和于后？杨涟估恶不悛，注籍躲闪。于廷、涟、光斗，俱恣肆欺瞒，大不敬，无人臣礼。都革职为民，追夺诰命。

追夺诰命，自此为始。

次日又传内旨，起崔景荣为吏部尚书，李宗延以吏部尚书掌都察院事。合朝的官员，见不由会推突起两个要紧大臣，人人惊骇。户科给事中陈良训特上一本，请“仍会推故事，存旧章于勿湮，留清议之一脉”。即传内旨，降一级调外任用。陈良训虽不做权党鹰犬，却也是不肯触犯他的。只因一时不平，遭此左迁的事，也是命中所该。正是：

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且说阁老韩，吏部左侍郎李邦华，巡关阁部孙承宗，都是一心一意辅佐国家的人。常常有书礼往来，凡是朝廷大事，孙阁部无所不知；不只靠邸报一样，做耳目，访朝政。孙阁部每听得魏忠贤心腹替他排斥正人，引用奸党，心上好生不平。每每要入朝面君，剖明忠奸两路，补奏杨涟二十四大罪所未及。

这甲子冬十二月，孙承宗巡视各边回来，单骑直抵通州，具本求面奏军中当事。魏广微正在翻局的时节，听了这话，惊愕不定。怕孙承宗是皇帝敬重的人，倘或面君时节，说出贤奸利害的关头，皇帝听信了。不是当耍。急忙走来对魏忠贤道：“孙阁部提五万人马来扫清君侧，他属意专在叔父。还不早作提防，必为所算。”魏忠贤听了这话；肉颤胆落，牙关格格上下相打。想了一回道：“凭他怎么，料他还怕皇帝。假传圣旨，只说关门事大，

---

诰命 帝王的封赠命令。明朝五品官以上授诰命，六品官以下授敕命。

邸报 又称“邸钞”。汉唐时代地方长官于京师设邸，邸中传抄诏令奏章等，以报于诸藩。后世通称朝廷官报。

清君侧——指清除皇帝身边的亲信。

立刻要他回关门去。不放手进来，便不妨了。他若不奉旨，闯进禁城，孩儿崔呈秀们怕不会劾他违旨欺君，弄他落水么？”魏广微道：“好计！好计！快传旨兵部，催他回边便了。”魏忠贤慌了手脚，时已二更有余；假说圣旨，半夜开了宫门，召大司马。及至昏夜，仓惶备兵部已到午门。厂卫差八校尉，传旨兵部尚书与职方司郎官：“快催阁部还关保守。若过已时，兵部官重处，阁部听勘。”到卯、辰时节，魏广微又大言于朝堂道：“若世宗朝有此悍臣，就砍了。各衙门与少司马交互作奸，若论我意，都该拿问。”未时通州回咨已到，方才罢了。

次日御史崔呈秀，聆听忠贤旨，首上一本，“为国家欲求保泰之策，先讲御侮之计，谨陈肤见，仰佐中兴事”。内荐魏忠贤修城建坊荫袭；参劾孙承宗欺君误国，乞赐罢谴。过了几日，御史李蕃也上了一本，本内参阁部孙承宗擅禽汛地，拥兵逼都，比之季怀光、王敦，叛逆当诛。这本比崔本更毒，都是魏忠贤教他如此。小人只图权珰欢喜，加官进禄，那顾天子封疆，谁怕朝野公论？幸得天启皇帝平日极知孙阁部忠诚，不信谗谤。职方司郎正人君子，不肯杀人媚人，屡屡向部堂申救。后来魏忠贤欲以糜饷破孙承宗家，到底天启不依，仅得休致回去。有诗为证：

每有不平事，但存未坏身。

车功边腹著，孤影鬼神亲。

世论余青史，西风想故人。

至今谈往绩，洒泪咽惊尘。

此时一班义子义孙，人人思想做尚书、阁老，只管搜索人的过失，奉承权珰。趁孙承宗到通州一事，纷纷归罪韩、李邦华。忽传内旨，切责首相韩，他只得告病求归。奉旨：“回籍调理。”这是好好教他去的了。不多几日，削了吏部左侍郎李邦华、翰林缪昌期的官，也都星夜出都门，惟恐祸来难躲。

那义子徐大化又纠合了御史梁梦环、给事中杨维垣一班虎狼手，齐心上本，纠击正人，为一网打尽之计。徐大化道：“等我来，等我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还借汪文言性命，便可杀尽此辈。”先上一本，复逮汪文言付镇抚司狱。阮大铖又撺掇魏忠贤，召还阵黜御史贾继春、徐景濂、王志道复了原职，好做帮手；又起乔应坤为左副都御史。应坤在半路就上一本，指参李三才为东林党魁，张问达、赵南星、高攀龙、曹于汴、段然为同党，浊乱朝廷，不当轻宥。只为都是大臣，奉旨：“该部知道。”以见永不叙用的意思。

到了乙丑二月里，忽传内旨：“科场逼近，考官务各小心敬慎，毋得徇私腾谤。”湖广、浙江、福建、江西、山东试录策问有诋毁朝政言语，将正副考官十人俱降级调外。湖广主试是编修方逢年、兵科左给事中章允儒，浙江主试是编修陈子壮、吏科给事中周之纲，福建主试是简讨顾锡畴、兵科给事中董承业，江西主试是简讨丁乾学、吏科给事中郝士膏，山东主试是工科左给事中熊奋渭、兵部职方司主事李继贞，都是有名的文人，不附权珰的君子，降调是他们甘心的。

只是魏忠贤从此以后，越越不肯放松，吩咐那十虎十彪义子义孙，该下手的，须尽情剿除了，方才满意。那些应募献勤的，谁不磨拳擦掌，争先上本？御史杨维垣诬奏侍郎王之采，大理寺徐大化诬奏杨涟、左光斗，御史倪

文焕诬奏李邦华、周顺昌、林枝桥。已削籍的，严旨诘责；未去位的，削夺不恕。一个朝廷弄得空空荡荡，没什么正人君子了。就有几个，或做陪京的官，外任的官。亲近皇帝的去处，都是他心腹布满了。给事中霍维华特上一疏，说三案是非，大约说：“推立之时，方从哲、范济世、顾慥俱在，何烦刘一燝、杨涟、左光斗居功？排选侍者王安一人，而李进忠、刘朝无罪拟斩，非黄克缙力争，选侍何以安其生？疯癫之张差，刘廷元、岳骏声口词明白，协审王之寀、陆大受造舛纒之说，开衅骨肉。孙慎行起自田间，借题红丸，加从哲以弑逆之罪。小人承望风旨，独黄克缙、王志道、徐景濂、汪庆百凿凿足砥一时之柱。伏乞将一应章疏宣付史馆，以垂信史。”给事中杨慎修也上一本，乞将三案章奏大略编次成书，刊行天下。这个计较，正为附权珰的，都是《三朝要典》上的好人，就如按册点将，不须再叙出身；又如江南豪仆投靠，但凭一呼即至。

徐大化又献计道：“大约那正人君子原不多几人。只须就我奏逮的汪文言，便可罗织此辈成一大狱了。”魏忠贤遂吩咐许显纯，快快勘问汪文言，必须“如此如此，不可有误”。许显纯提出汪文言当堂审问，汪文言道：“你要我如何说？到此地位，总是有天没日头。若要我诬陷正人，我必不肯。”许显纯取出一单，逐一唱名问他，单上开的名道：

赵南星 杨 涟 左光斗 魏大中 缪昌期  
邓 溟 袁化中 惠世扬 毛士龙 邹维琏  
卢化鳌 夏之令 王之寀 钱士晋 徐良彦  
熊明遇 施天德

唱完了名，问道：“你过赃多少，可明白招成，免受刑罚。”汪文言道：“这一班人，我不认得的多。但都是正人，如何有赃？”许显纯大怒，喝令动刑。把个汪文言拶敲夹打，五刑备极，只是叫道：“苍天嘎！我汪文言宁死，怎肯妄扳一人。”许显纯见他如此，无奈何了，喝令还监。竟同自己代笔的商议了，自为狱词，采用杨维垣、徐大化所奏的诬本道：“熊廷弼之缓狱，皆周朝瑞、黄龙光、顾大章受贿使然。并赵南星等十七人，皆汪文言居间通贿，紊乱朝政。”一面上本，一面把汪文言讨了气绝，使他死无对证。

许显纯的本今日上了，明日就传内旨，遣堤骑速逮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共赵南星等，著抚、按提问迫赃。旨意一下，谁敢申救，况且朝里也没多几个好人了。正人君子，真个八面受敌。有诗为证：

《老子》床头手一编，函关旧史久流传。  
关心欲扫污泥地，满眼徒看沉醉天。  
朽草依光犹有命，瓜瓞失水已无权。  
可怜久作鸣驺客，两手垂垂泪各悬。

---

驺（z u，音邹）——古时掌马的官。亦称随马的走卒。

## 第九回 涕泣联姻敦友道 纵横肆毒乱朝纲

秋月孤，秋云叠，错认非霜是雪。抛残醉，试生醪，摘词伴影遥。  
心如碎，人何在，空把忠奸猜谜。漫平章，细推详，遗臭与流芳。

《更漏子》

妖孽从来甚不祥，兴衰兆总在家邦。

若知阳九循环运，何怪升乌黜凤凰。

且说这年是大启五年，四、五月里，弄成个天翻地覆的世界。一面差校尉，去拿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六月里陆续先到的，如周朝瑞、袁化中，就先下镇抚司狱。不在话下。魏大四是浙江嘉兴府嘉善县人，自万历丙辰中了进士，累官至吏科都给事中。做官时节还只是做秀才模样，奉使过家，府、县只一拜便了。再无干请，不受赠遗。四壁萧然，人人钦仰。在京师时督浚城濠，巡视节慎，剔蠹省费，为朝廷出力。奉旨巡青，又省价在羨约有四万余两。有个霍丘知县，有一面之识，差人厚馈，魏大中直发觉出来，不肯受他玷污。这样正直的人，又不合姓了魏，故此弄出大祸来。你道为何姓了魏弄出大祸来？当时凡是姓魏的，魏忠贤便要认兄认弟认子侄；就是姓傅的，魏忠贤也想要认他外甥傅应星做一家。魏广微已认忠贤为叔，做了阁老了，却教广微去认大中为兄。大中原也不肯，就结下五六分冤仇了。却又和杨涟、左光斗一班儿正人君子相亲相敬，倡和不绝，怎不弄出这场祸来？至于丧身忘家，只留得忠臣的名儿。有诗为证：

一身情性静于梅，矢作忠良死不回。

目击阍人翻世界，早知定有这场灾。

且说校尉四五人到了嘉善县里，哄动了合县士民，那一个不叹嗟，那一个不愤恨。知县开读已毕，魏大中便是钦犯了。校尉看守在官厅，一步不离，再三讲一路的辛苦钱。争奈他是个清官，一贫如洗，怎能饱得这般人的欲。连连催促起身道：“是驾上拿人，时刻难缓。”拿到北门下船，父子兄弟抱头而哭。哭得伤心，魏大中道：“你们不须啼哭。自古道死生有命，为臣死忠，为子死孝，也是分内的事。哭也枉然。”竟叫快些开船，不要误了钦限。那知只为“为字死孝”一句话，打动了长男魏学伊的心，跑回家里哭告母亲，要跟父亲前去。母亲道：“你父怕贼子谋害，吩咐只一老仆魏安跟随。孩儿不可逆了父命，自招其祸。”魏学伊道：“贼子若要斩草除根，儿子就在家也逃不过。父亲半老的人，愤恨忧郁，一路不知死活若何。就是到了京师，万一遭贼子毒手，没个亲男在彼收拾棺殓，天下后世感叹父亲的尽忠，岂不唾骂孩儿的不孝？况有诸弟在家侍奉母亲，孩儿决要去了。”母子抱头大哭，哭得死而复生。连夜收拾了行李，苦苦借凑了二百余金，只带了一个家人，改姓姓了姚，星夜催小船赶上去。有诗为证：

秋雨若丝，暮云如冻，无端触我离愁重。夜深蓬底暗销魂，睡来翻做还家梦。 还信难凭，离情先动，思量君父真堪恸。天高听远屈声低，小臣无计将情控。

《踏莎行》

休提魏学伊改了名姓，另换小船，一路跟将上去。且说魏大四中在船里也不与校尉谈论朝事，闷闷坐着。只称他们做列位，每每说：“我是穷秀才的

---

升乌黜凤凰——任用奸佞，罢黜贤良。

伊(y,音伊)。

官儿，带累列位远来，没甚东西酬劳。平日又是寡交的人，一路怕没什么相知怜我患难有什么赉送。倘有一二同年略得周助，使列位一路多买些酒肴解闷，也使我心稍安。”其中有个王校尉，甚是识时达务，不肯倚势欺人，便道：“老爷是清官，那个不知，谁人不晓。上命遣差，盖不由己。老爷放心，慢慢行将上去，要会的客只管去会，在下断不敢拦阻。”魏大中道：“多承！多承！”心里想道：“此去近处同年同调，松江有许霞城，尚在京未回。苏州有申青门，在外做官。常熟有瞿起田、魏仲雪，又隔远一日。起程急切，他不能知，我不能往。料然别个不甚相知的，也休妄想。”被逮孤巨，只索淡饭清茶，捱上京去。这些缇骑，也顾不得他冷淡了。

行了两日，到了苏州，已是日落的时候了。泊船在肯门码头。吃了夜饭，没事也打点睡了。只听得船边有问魏老爷船的，大中想道：“诧异，此时谁来问我？毕竟另有个性魏的官儿，也泊船在这码头上？”忽见船上人在舱门口禀道：“吏部周老爷来拜。”魏大中知是周蓼洲了，忙忙走到舱口相迎。大家都是便服。周吏部步入舱里，叙揖已毕，各各坐了。众校尉原在前舱，坐在去处，却是后半截一个小小舱口。坐定了，周吏部道：“老先生如今竟进京了，凶多吉少，只怕不能生还。为臣死忠，自是我辈本等的事。只是朝纲坏了，正人君子一网打尽。我辈做不得明哲保身，亦复何言！小弟与老先生虽不曾朝夕侍从，却是志同道合，所谓道义骨肉。今日生离就是死别，妄欲杯酒一叙，聊附同心，老先生此去，须益励初心，勿以身家为念。”魏给事中道：“金石之言，敬当书绅。”周吏部吩咐从人：“取过酒肴来，与魏老爷少叙。”不一时搬了酒肴到舱里，又吩咐从人取出五两一封银子，自己步到前舱，递给校尉们道：“仓卒不及备一饭奉款列位，些须薄敬请收了。我周吏部是有名的穷官，列位必然相谅。”众校尉道：“本不当领，只是周老爷赏赐，若然不领，必道在下不知道理了。该叩谢才是，又不敢到老爷台府，怎么好？”周吏部道：“不消，不消。”说罢，又回到后舱来与魏给事中叙语。高一句，低一句，直说到半夜，两个抱头大哭起来。周吏部道：“老先生令郎，俱已头角峥嵘，必能克绍前徽。只有幼子牵挂。小弟不才，颇有古人气谊，亦有一幼女，愿以配君幼子。小弟此身若在一日，必当照管令郎一日。大丈夫视死如归，幸勿为儿女牵怀。使千秋而下，知有继杨椒山而起的魏某，也不负读书一场。所可恨者，椒山为权相所害，公为权珰所害，又有些不同处。然而忠臣无二道，只索行其所志便了。”说罢，连骂几声：“魏贼！魏贼！少不得高皇帝有灵，定不饶你。”又说了一会，将次鸡鸣。要动船了，周吏部才别了。过船拱拱手道：“适间联姻的话，小弟决不食言。周顺昌是个好男子，老先生请自放心。”各自开船去了。谁知这一夕话，句句都在校尉耳朵里，种下了杀身的祸根。正是：

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

---

赉（lài，音尽）——以财物相赠送。

同年——这里指科举中同榜的人。

同调——志趣相投的人。

缇骑——秦汉时开始设置的掌管京师治安的人。西他们穿橘红色服装，骑马，故称缇骑。后来作为逮治犯人的官役的通称。

蓼（liào，音了）。

书绅——把要牢记的话写在绅带上。后以它形容牢记别人的话。

且说魏大中到京，正是七月初旬。魏忠贤正在外宅赏玩七夕，报道拿解魏大中到了，魏忠贤吩咐也发镇抚司。六犯已齐，着许显纯快快严审成招，毋得稽缓。

次日抵暮，许显纯坐镇抚司堂上，提杨、左、魏、顾、周、袁六君子以来，严刑拷问，时汪文言既被讨气绝，身死难凭。许贼据案扭成冤狱，具本上进。那一个与他对证，杨涟等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夹杠五十，真正皮开肉绽，血流遍体。旁观虎狼狱卒，亦为叹息。有诗为证：

昔年黄榜幸题名，亲朋啧啧相钦仰。  
银章紫绶共弹冠，漫道为民伸冤枉。  
岂知一旦受罗织，遗体毁伤不堪想。  
司刑漫骂若隶奴，难复气骨多肮脏：  
锁扭苦囚状鬼幽，一丝半气无精爽。  
可怜呼天天不闻，匪久俱当归土壤。  
旁观狱卒亦动心，悔昔显名在黄榜。

诏狱既成，取旨着该司追赃比较。七月十三日比较起，杨、左六人从狱服提出，各两狱卒扶着，一步一忍痛，声极酸楚。一个个面黑如墨，头秃如僧，用已帛裹头、衣服上脓血如染。杨涟须发俱白，更觉衰颓可怜。到了堂前，俱俯伏檐溜下。许显纯高声喝骂道：“奉圣旨，勒五日二限，限纳银四百两。苦不如数，浮打痛棍三十。”你道棍子上为何又加一“痛”字？这棍比平常用的更短更粗，打得更重，大凡要打死的囚犯，才用此刑。左、顾二公听了这话，大声辩道：“我们府官谁不知道，有何赃可追！”魏、周、袁三公伏地不语。杨公呼家人至腋下，大帝吩咐道：“我知必死。汝辈不必在此，可速归，伏侍大奶奶，吩咐各位相公。毋不要读书了。”许显纯是世上的虎狼，权门的鹰犬，见六君子如此模样，勃然大怒。喝令各打三十棍。棍声动地，冤气冲天。可怜六君子股肉已腐，都是骨上受杖。打讫，各以帛缠股上，反不见什么血了。每人两狱卒扶，尚扶不起。伏归狱中。十七日比较，许显纯辞色更恶，勒五限各完名下所坐赃，数如不足，各受全刑。怎么叫做全刑？夹，拶，棍，杠，敲共有五样。杨、左大声道：“既奉圣旨每五日二限，共完四百。我辈不是赃官，也须慢慢措办。如何又勒五限完银？难道又有圣旨勒五限么？”许显纯大怒，喝令各打三十棍。其四人不言语的，这日免打。许显纯恨恨的叫把各犯还监。正所谓：

得意狐狸强似虎，败翎鸚鵡不如鸡。

且把杨、左六人的冤狱放过一边。只说给事中吴国华，见魏党曹钦程原是大计削职的，投了魏忠贤，做了门下鹰犬，大张声势，赃私狼藉，秽恶的事更不堪言。只得上了一本，本上带有周诗雅、熊江。忽传内旨，吴国华、周诗雅、熊江俱为民，那曹钦程反不提起。京师的人都道：“李代桃僵”，人人惊叹。忽又传内旨，追夺李朴、于玉立诰命。那御史张讷，初然虽与东林不合，却不曾投魏忠贤门下，到此见事势绝不同了，就借题目，上了一本，请废天下讲院。即传内旨：“邹元标、孙慎行、冯从吾、余懋衡俱削籍。郑三俊、毕懋良俱闲住。一切书院尽行拆毁，变价入官。”这旨意一下，连张讷的同年好友也尽摈斥他，不与他往来了。

---

拶(z n, 音赞 上声)——旧时酷刑的一种，以绳穿五根小木棍，套入手指用力紧收。

比较——官府对差役限期完成差事，到期查验。如逾期未完成，即加杖责。也称“比卯”。



朝廷正人君子虽少了，却还有不与魏瑄作鹰犬的，纷纷的都道：“皇帝也是魏老公做，阁老也是魏老公做。皇帝不发票，阁老不票本，不知终日何所事事？况且阁里的人，都是老公的乾弟、乾侄、乾子，何必又设这内阁做什么！”魏忠贤听了这讥笑的话儿，忽传内旨，尚书周如磐、侍郎丁绍轼、黄立极，各詹事府等，俱入阁办事。朝里又宣传道：“前日门生天子，今日太监门生。”三个新阁老大以为耻。魏瑄扬扬得意，以为不由枚卜，正见得自己的威权。全不顾皇帝的体面了。

崔呈秀极怪熊廷弼，他对魏忠贤道：“杨、魏诸人既有狱词受熊廷弼的贿，已经追比，如何反容廷弼优游刑部狱中？”魏忠贤立刻假传圣旨，发了驾帖，将熊廷弼提出，差官斩首西市，传首九边。先传到辽东地方，那辽东的军民人等，没个不焚香叩头，说道：“百万生灵性命，都是熊经略老爷救了。空有咱们百万生灵，救不得熊爷爷性命。”哭声震天，竟有夫妻儿女都带孝的。

怨当次骨德镂心，德似阳施怨更阴。  
经略当年恩怨事，人碑载道岂消沉！  
守边原为人民护，能守毋使封疆误。  
百万生灵保入关，较之庸抚情当恕。  
北门锁钥熊芝冈，蟒衣赐剑夸荣遇。  
枢臣抚臣妒厥功，事事掣时天难吁。  
至今口外颂声高，争道经臣有助劳。  
只为强项 不行贿，九边传首边人号！  
号天不应大非讷，天不祚 明熊臣没。  
功罪若然要分明；惟在君心有日月。

且说熊廷弼既已传首九边，杨、魏六君子越发紧急上来了。这七月十九日比较，杨、左、魏俱用全刑。杨涟大号，却无回声。左光斗小声啾啾，如小儿啼。魏大中体弱，伏地受刑，竟似木人，连痛也叫不出了。周朝瑞、顾大章各打二十棍，抄敲五十。袁化中 敲五十。许显纯又喝令还监。魏大中唤家人到面前，吩咐道：“我十五日以后，闻了谷气便思呕吐，每日只饮冷水一两盏，啖苹果两三片。想命尽只在旦夕。可为我说小主人，速为头棺。但切不可觅美棺，违我遗命。”二十日杨涟家人送饭，却在茶叶中杂金属送入，被狱吏搜获，踉跄逃去。自此杨家竟无人传箸。二十一日比较，杨、左俱用全刑，魏三十棍，周、顾各二十棍，袁为病姑免一次。许显纯大声道：“杨涟，你叫家人逃匿，不令交赃，是与圣旨仇了，该得何罪？”杨公昂首欲辩，竟一字说不出了。许显纯喝令还监。二十四日比较，杨、左、魏各用全刑，顾搯敲五十，周、袁不知何故得免。许显纯呼狱卒叶文仲，大声吩咐道：“六人不得一宿处，可将杨、左、魏发大监。”顾大章到监，问狱吏道：“为何三位老爷独发大监？”狱吏道：“莫问，莫问。今夜三位大老爷，当要壁挺的了。”壁挺二字，是狱中死字暗号。这一夜，杨、左、魏同一个时

---

九边——明代北方的九处要镇。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也称二镇，合为九边。

强项——性格刚直而不肯低头的人。

祚（zuò，音作）——保佑。

传箸——送饭。

辰，被叶文仲都讨了气绝。可怜三个忠臣，一旦死于逆阉之手。许显纯次日只报杨、左一个、子时死，一个未时死；到二十六日，才报魏大中死，借以掩人耳目。

二十七日比较，顾大章独受二十棍。因周、袁赃银交完，故尔免责。是日狱吏还称“犯官”，许显纯怒骂道：“此辈俱朝廷犯人，什么犯官！”自此狱卒在监里，公然与三公对坐地上，全不分尊卑了。直至八月初四日比较，顾大章夹了一夹杠，打十五下。初七、初九、十二、十四、十六、十八每限比较，只顾大章交赃未完，或姑免，或拶敲三十、五十。至十九日，袁化中实孤身在关府里，不意已暗托大监，半夜遂讨了气绝。次日奏报病死。可怜又是一个冤魂归天去了这几日顾大章连连措置交赃，不十分比较。二十八日，周、顾二人正与辽东失事武弁孟某同饭。为因久不比较，周、顾俱调理得略好些。那知许贼预于十九。日上本说：“周朝瑞大病。”天启批令拨医调治。及至医来，许贼呵之使出。到这日同饭未完，锁头郭元忽跑来叫道：“堂上请二位老爷讲话。”忙忙都带了锁钮 踉跄奔出。有个刘锁头扯顾大章的衣袖道：“且还房，今日不干爷事。内里要周爷的命。”郭元押周朝瑞至大监，不半时，已将帛带拽死。

顾大章听了此信，想：“周、袁完赃的，尚然讨了气绝，我不久必死他手，目今五人已死，好做计较了。”再三央人，打通关节，只说六犯已死其五，但赃有完、有不完，该发刑部把顾大章先定了罪名，再追未完的赃，才见不枉。九月初六日，发部定罪旨意已下，许显纯提出顾大章来吩咐道：“你十日后，少不得至此比较。毋得乱言我的是非，料我也不怕你说。”十三日会审都城隍庙，两个御史，八个刑部司官，大半是魏忠贤心腹，然毕竟不比许贼恶毒，凭他反复辩论一番。虽是奉承权珰，依然问了斩罪。只轻轻打了十五板，吩咐收监候旨，顾大章在刑部牢里想道：“我这一番正论，许贼闻知必然恨我。倘圣旨下来，又发镇抚司追赃，到底死此贼之手。何苦自取痛辱！”十四日勺水不饮，夜深服毒又不得死，十五日半夜只得自缢身亡。可怜六君子，都不能脱于此难。也是忠良一劫。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回 毙校尉姑苏仗义 走缙帅江上解厄

江南好，芳草夕阳天，只道风流人未还，谁知义勇斩前贤，五士五人传。

《江南好》

世事原如一局横，权珙得志更堪嗤；  
半朝鹰犬承恩宠，数辈麟鸾历山峻。  
仗义有徒慷以慨，斥奸无计悄然悲！  
姑苏凭吊思前事，义士高人各赋诗。

且说杨、左、魏六君子，既被奸臣许显纯领魏忠贤命，令尽情拷掠，置之死地。朝里人人保身惜命，或是反求外转，或是告假还家，谁敢和他作对！只留得一班儿义子义孙，终日去寻事故，奉承恶珙，摆布正人君子。给事中陈序上一本，即传内旨，孙居相坐赃银二万一千两，金九十两，下抚、按严追；梅之焕削职为民。御史早迈上一本，即传内旨，杨鹤、江秉谦、夏之令削职为民；苏琰、余合中、林一往赴京擢用。御史倪文焕上一本，即传内旨，邵辅忠、刘廷元、姚宗文该部起用；崔景荣、李孔度削职为民。御史赵胤昌、智铤各上一本，即传内旨，解学龙、侯恪、李谨、刘懋俱削职为民。有中书舍人吴怀贤，目击不平，反复把杨涟《二十四大罪疏》看了又看，击节称快，细加圈评，旁注：“当如任守忠即时安置。”其时卫部郎中吴昌期，忤了魏忠贤，敕令回籍。吴怀贤素与往来，以书遣人送他，书里有“事极必反，反正不远”八个字。凡遇当道谈及朝政，便十分气愤，出语激烈，魏忠贤知道了，骂道：“这狗攘的，你是何等样官儿，也来放肆！”竟传厂令，教杨寰、孙云鹤拿付镇抚司拷问。许显纯连他妻女都拿了，严刑酷掠，全家尽死杖下。

一时承风顺旨的越多了。魏广微做了阁老，志得意满，歌儿舞女朝夕快乐。冬至竟忘送魏忠贤节礼，失了他的欢心，登时遣令回籍，虽然不得驰驿，还亏南乐县路近，只得雇夫马回去了。御史梁克顺上一本，削夺了赵时用、陈以闻的官，梅之焕提问追赃。主事袁玉佩，请削赵彦世荫，并毁邹、滕京观碑，道是白莲贼荡平，皆厂臣密算所致，与赵彦何涉。尚宝卿刘志选上一本，参孙慎行、叶向高、张问达，并请发前后论进药疏付史馆。魏忠贤一一传内旨允行。其他不十分关系的官员，彼阮大铖、吴殿邦、张枢、徐扬先等一班党羽，不知参坏了多多少少。

忽然一日锦衣卫掌堂田尔耕，逻执游方僧本福，有诗扇，为扬州府知府刘铎所书，讥刺时事。魏忠贤大怒，竟传内旨，差校尉速拿刘铎到京勘问。一时京师都道：“罢了！罢了！如今诗也做不得，写不得了。”正是：

闭户深藏舌，安身处处牢。

且说魏忠贤义子曹钦程，受忠贤密计，勾同苏杭织造太监李实，要谋陷周起元等五人。不意曹钦程赃秽狼藉，为同类摈斥。有个给事中潘士闻上一本劾他，魏忠贤被众孩儿再三撺掇，只得削了他职，教他回去了。太监李实是不识字的人，怕代笔的做的本不中魏珙意，竟把一个空头本用好了印，送到京里来。魏忠贤吩咐心腹李永贞，把李实出名，参论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李应升、黄尊素。即传内旨：“周起元、高攀龙、李应升、周顺昌、黄尊素俱系邪党，并缪昌期、周宗建，俱遣官旗逮问。”这本一上，校尉四出拿人，震惊朝野。

时值东兵围攻宁远地方，兵道袁崇焕率满桂、赵率教出兵交战，得胜一阵，宁远围解。魏忠贤又攘为己功，荫弟侄一人都督佥事。有久在职方素諳边事时为顺天巡抚的申用懋上一本道：“蓟镇边垣，连年崩塌，班兵约量归蓟，齐力兴修，以保无虞。”魏忠贤反道是迂缓不切，只批得“该部酌议覆奏”。有诗为证：

藿食 争言肉食鄙，岂知讪谏付空纸？

“奸珰但想攘边功，那顾边墙半倾圮。”

且说锦衣卫遣官旗张应龙、文之炳等六十余人，分头拿高攀龙、周宗建等七员官。校尉都在镇江分路。先是拿高攀龙的到常州府开读，府、县登时报知高攀龙。攀龙系无锡县人，自思身为风纪大臣，义难受辱，有伤国体，焚香告天、告君、告祖宗，一面安顿了校尉，竟自投河身死。留下亲笔遗表，表上写道：

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愿结来生。臣高攀龙垂绝书。乞使音执此报皇上。

那时惊报府、县，府、县都同校尉来看验。只见高公在水中拱立北面，肃若对君。时校尉索诈不休，县官借势恐吓。幸得知府曾樱是个正气的官，保全了一家性命。

校尉到苏州，乃是丙寅三月十五日。投批抚院。吴县知县陈文瑞，平素敬重周顺昌，道是天下第一正人君子。没办法，只得捧檄至其家。举家号哭，周吏部颜色不改。其妻舅秀才吴尔璋从旁劝道：“昔孟博嘱子数言，千古酸鼻。公独默然不语。诸郎君环地牵衣，何忍竟别！”周吏部笑道：“无事乱人怀抱。”回顾桌上有白匾一扇，周吏部道：“这是龙树庵托我写的。我今长往，若不践诺，也是一件不了事。”取笔写“小云栖”三字，后写“周顺昌题”。投笔而起，整衣出门。门外百姓号冤拥送，已有二三百人。周吏部到了都堂军门前，都堂是浙江人毛一鹭，虽不是魏珰的义子义孙，却也是他一党的人。那些号冤拥送的人渐渐多了，毛都堂叫中军官去看。中军官进去禀道：“约有二三千人了，手里执香，哭叫的有一大半。”毛都堂慌了，吩咐把周吏部安置空衙门，一日里移了四四处。阖城士民越越疑惑了，互相传说道：“其中必有缘故。莫非是假传圣旨么？”秀才们也聚得多了，内中有一个秀才叫做王节，他便大声道：“莫管是假传不是假传。只是李实是织造的内官，如何一本参了许多大臣名宦？世界乱了，如何我辈还做秀才，可不辱没了孔夫子。”刘羽仪、王景皋又喧言相和：“今日晚了，明早大家出来与抚台、道、府去讲。”这晚渐渐散了。当夜一传十，十传百。到了十六日，这早起挑担的不挑了，开店的不开了，人心惶惶。一半是怜爱周吏部的，不忍他去；一半是怕激变了，如万历三十六年打税官故事，弄出事来。城中反乱的十百成群，填街塞巷。也有讲的，也有哭的，也有怒骂的，也有呼天叫地的，也有问卜求神问凶吉的。还有那白发老儿，三三两两说了哭，哭了说的。或道：“朝廷何故偏杀好人？”或道：“那关得朝廷事。这是魏太监那奸贼，要杀尽了天下的好人，夺皇帝做。”或道：“我们何惜一死，不替好人救护！”或道：“我们推几个会说话的做了头，连名俱呈，保周吏部去。”或道：“不如齐了几百人，往北京叫冤屈，方才有效。”人多口杂，喧喧嚷嚷。五更都来了，一更才回去。一日多一日。到十八日开读，足足有几十万

---

藿（huò，音获）食——以豆叶为食，谓粗食。

人了。那日在胥门内西察院开读，自吴县前至西察院前，人山人海，都是执香号哭的。县官马不得前，捱捱挤挤，自辰至午还不得到。只见阴风回布，惨淡无光。飞霜坠雪，不过如此。有诗为证：

阴霾风日何飘萧，似应人心动地号。  
士子有心提陷溺，兆民何计救焚烧？  
英雄腔血非孤洒，烈侠头颅拚共臬。  
万古阍人无此酷，差将刘任问前朝。

且说众校尉已先在西察院了，只等抚、按到来，即便开读。少顷毛都堂一鹭、张兵备孝都已到了，百姓伏地号呼，如奔雷泻川，轰轰不辨一语。秀才原是王节、刘羽仪、王景皋、沙舜臣、殷献臣为头，带了杨廷枢、郑敷教、王一经、刘能、刘曙、朱祖文、卢伦、文震亨等，约有五六百人，跪满了一街。王节出声禀道：“周吏部人品名望，士民师表。一旦忤触权珰，不由台省论列，据刑臣李实风影之词，遂烦诏使。百姓冤痛，万口一心，愿为之死。诸生诵法孔、孟，所习者名节廉耻，若今日之事，则是朝廷所弃者贤良，所用者邪佞，诸生何颜复列青衿，居污浊之世？明公为东南重臣，不能回天意而慰民心，诸生窃为痛之！”说罢哄然大哭。毛都堂目动心战，流汗满面。忽然二三个校尉，从后堂执棍走到门首，高声喝道：“东厂拿人，么麽小辈何敢言三语四，教你死在头上！”颜佩韦、马杰、杨念如为头，挺身向前问道：“我只道旨出朝廷，原来出自东厂。不消开读了！”一校尉骂道：“奴才该割舌头。旨不出东厂，出在那里？”百姓齐声大叫道：“既不是皇帝差来的，我们不怕东厂，打死了这班充军胚，也替皇帝出气。”一齐拥上，扯住了两个校尉拳打脚踢。一个是张应龙，一个是文之炳。其余校尉都逃入后堂，扒墙走脱，百姓随后一拥而入。毛都堂慌了，逃入茅厕，急叫随身门子调兵来救。忽一带甲兵丁，舞刀入内，百姓大叫道：“不好了，都爷调兵来要杀尽我们了！”顷刻间，砖头瓦片乱打进来。兵备张孝大声吩咐道：“百姓须保身家，不可作乱。”急叫自己皂快，把舞刀兵丁拿下，重责二十板，百姓才不十分乱吵。知府寇慎，陕西人，平素极得民心，再三晓谕道：“周吏部奉旨拿去，未必至死。你们如此行径，反是害他了。如今已打死了一个校尉，你们快快散去，本府同上台还好替你们周全。”百姓齐声道：“大爷是好官，吩咐我们怎敢不依。”从此渐渐散了。毛都堂从茅厕里走出来，一班衙役攒攒簇簇拥着他去了。丢下周顺昌，又没人押着，立了一会儿，只得步行到军门去见毛都堂。那时毛都堂正调治药酒，去救治半死的一个校尉，并遣人寻觅逃生的二十来个校尉，那里还有甚主意，只吩咐道：“着吴县陈知县安插停当。”又吩咐分同寻众位钦差。那知那些校尉，一路上妄自尊大，只道东厂大过天子，府、县官凭我们需索。需索不遂，就高声斥叱。谁料这里百姓恁般狠的，没一个不慌张了。跳墙出来，见了人只是磕头，道：“老爷饶命！老爷饶命！不干我事，都是厂爷害我。”正是：

纵教掏尽西江水，难洗今朝满面羞。

且说拿黄尊素的一班校尉，十八这一日才打从苏州经过。你道这些校尉都在镇江分路下来，为何有迟有早？只因张应龙、文之炳是有钱的头儿，只

---

青衿——《汉书·毛亨传》：“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所服”。后称士子为青衿。

指望毛都堂那里趁一注大钱；驿递里小小需索，他不在意。拿高攀龙、李应升的，却是一府分的官，原只一起分做两封诏书，先开读了高攀龙的一封，一齐儿到无锡县索诈满了，才去常州府再开读李应升的一封，指望重新索诈起。只有拿黄尊毙校尉姑苏仗义走堤帅江上解厄素的校尉，道是浙人多诈，那里的赍发必不像意，一路备加留难，驿官诈过了又诈县官，所以十八日方到胥门。也不晓得今日苏州才开读，在驿里横索供应。那驿官已知城里民变，不受他欺凌。小校尉们又强攫平人活鸡猪肉，人不肯与他，他提鞭子乱打。驿卒跑进城报了，顷到间聚集二千人，又地方上三四百人，一齐拥上，扯住几个便打。一个个带伤逃走，驾帖尽失。百姓把他两只船，也不管是他自己的、雇来的，扯上岸来，顷时烧毁。那一班校尉只得跑入城中，指望禀府、县拿究。到得城里，听得打死了两个校尉，没奈何了，一路讨饭往杭州去讷。

那无锡一班校尉，正索诈不了。忽然十九日听见了苏州的消息，连夜收拾起身。缙帅张有威平日原清谨的人，况见时势不好了，竟把驾帖送常州府不开读竟去。先往北京报苏州大变的事情，便以为头功了。

李应升在家，初然不知拿他。后闻无锡人传来说，校尉还要到江阴，他心里有些惊骇。及至苏州有变，他便哭拜了母亲，要辞他，出门迎那校尉去。那知校尉已投了驾帖竟北去了。李应升道：“天嘎，还亏祖宗有幸，免了校尉一番惊扰。”忙忙收拾到府，先到驿里安置。见驿亭有方寿州题诗，凄然泪下。也题一首道：

君怜幼子呱呱泣，我为高堂步步思。

最是临风凄切处，壁间俱是断肠诗。

题毕回房，再睡不着。拂灯起坐，忽想江上朋友送我行的惟有徐元修，倍觉关情，几于肠断。又作诗寄回别他，并托他死后作传。乃是二绝句，第一绝句道：

相逢脉脉共凄伤，讶我无情似木肠；

有客冲冠歌易水，不将儿女泪沾裳。

第二绝句道：

南州高士旧知闻，如水交情义拂云。

他日清朝好秉笔，党人碑后勒遗文。

写毕了诗，又作一折柬封好。略略睡了一会儿，次日府奉上司批文，即解往

北京去了。

未知到京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有客冲冠歌易水——指战国时，燕人荆轲刺秦王时，临行前所作的《易水歌》。

## 第十一回 众正图圖再遭毒 异灾京邸忽飞殃

秋老一声蝉叫，初晴山馆人间，长藤高柳夕阳天。池鱼新发水，盆菊乍生烟。却得良朋来至，杖头带有余钱，我歌君拍醉还眠。明朝拚晏起，搦管谱当年。

《西江月》

莫说江南校尉打死，忠良上路。且说朝里事情日变一日，小人越进，君子越退，通不成个世界了。有个河间府吴桥县的范景文，初中的时节，选了东昌府推

官。出一门榜，道是不受嘱，不受债。人称他做不二公。平刑敬狱，郡无冤民。任满，升为吏部主事。泰昌登基，超迁本部郎中。告假在家。天启五年，魏忠贤只道他是同府的人，或可招入党中，再三起他出来。他父亲号仁元，原任南宁太守，升部在家，晓得他守正不阿，必然招祸，有些不要他就职的意思。范景文道：“孩儿出去且看光景，必不至杀身以贻父忧。”单车就道，到京就上了一本。本上道：

今天下仕路混浊极矣！图职业之念，不胜其图荣进之念；爱名节之心，不胜其岐富贵之心。举国若狂，嗜进如鹜。每怪古今同此人也，何遂辙迹澜翻。一旦至此，毋亦衡鉴之地，先自不清。巧营者一岁数迁，拙守者几年不调。顾天下中人多耳，此实教之使竟，而欲其恬漠寡营，诘可得乎？臣即不肖，不愿使奔竞之风，自臣身始。窃念升者有岁格，其久近不得而私也；迁者有资劳，其深浅不得而私也；特擢者有绩望，其高下不得而私也。一人欲私不可得，既欲私一人亦不可得，斯不亦明白显夷，与天下可共循乎？若不论三者，更于何论？其由别径，不问可知，将何颜以对天下？臣今与需次诸臣约，一行请托，臣不能为”之讳。又与同事诸臣约，一听请托，亦愿诸臣勿为臣等讳。选人如林，鳞集都下，臣不能一人障其目而钳其口也明矣。臣自反生平，不惯俛仰，一意报国，秉正不私，宁忘交知破情面，而必不敢负君父以负此心耳。天地人材为天地惜之，朝廷名器为朝廷守了，天下万世是非公论，与天下万世共之。人还其人，我无失我，此臣心之可自信者。而四方之人，恐未必信臣之素，夤缘熟径，入人膏肓，不有以力砥之，而竟进无已，廉耻风微。其为世道安所终也。臣故预揭痴肠，苦口道破，无非欲天下各图其职业，各爱其名节，恬漠寡营，其偕于大道。岂曰小补之哉。

这本一上，魏忠贤还只道是到任的套子，不在心上，竟发阁票。天启皇帝批下来道：“这本说的是。以后升除推用，一循资望，可挽竞风，务着实行。如有故违请托的，指名参来。该部知道。”那时魏忠贤，趋奉他的多。只一个文选司范郎中不到门参见，他也那里记得许多，倒也忘杯了。

这范景文见周宗建、缪昌期先拿到的，都下狱了。这两个正人，却是景文同年，平昔道义之友，十分契厚的，心上好生不忿。想道：“我出山一番，且过了大选，再图归计。”不想到了四月二十五日大选的日子，魏忠贤、魏广微每人有十来个私人要升的，要选好地方的，把名帖手揭来嘱托他。范吏部拿住了名帖手揭，要具本参奏，忽然想道：“父亲才升南京营缮司员外。若做此事，我必被逆臣算计，父亲官也不保。”正在堂上，忽把舌头咬破，大叫一声，蓦然倒地。口里喷出鲜血，溅了衣领。本司长班扶救起来，唤轿抬回私衙去了，大选只得候委别人。正是：

因有不平事，聊存未坏身。

到了次日，请了平日相好的太医杨嘉祚、傅懋光诊脉。叮咛了他，只说

窃念句——指官员的晋升，应当有一定的年限、资历、政绩，而不应凭权贵的关系亲疏如何。

夤缘——攀附上升，比喻拉拢关系向上巴结。

病入腠理，急难痊可，须当早归，方可保无他虞。范郎中一连具了四呈，大堂才上了一本。两魏大怒，要加削夺。亏了阁老朱延禧再三劝解，才得放归调理。便衣暖轿出城，轿里做了《归来》诗一首。诗道：

素衣生怕染京尘，乞得江湖老此身。  
无用将从樗栎伍，有家愿与鹭鸥邻。  
桃源遁去何知晋，东海死宁不帝秦。  
夜月几回劳北望，冲天黑气压青磷。

提过范郎中诈病乞休。且说李应升、周顺昌、黄尊素陆续到京，都下了镇抚司狱。只有周起元在福建，路远未到。那时因宁远报捷，魏忠贤矫旨叙功，阁老顾秉谦、丁绍轼、黄立极众等，与旧阁老孙承宗、魏广微，各锦衣卫世千户；东厂魏忠贤加恩三等，世袭都指挥使，好不恩上加恩，威震天子。

许显纯奉承恶瑯，把先提到的周宗建、缪昌期日夜拷掠，死而复生，不消说起，四月尽，把后到的周顺昌、李应升、黄尊素又行严审，全副刑具，比前更惨，身无完肤。周顺昌骂了又骂道：“你们这班奸贼，不受人罚，必有天诛！料你们决不放我活了，我死诉之上帝，必不饶你。”许显纯见他比别人更恨，骂得更毒，吩咐把铜锤击齿。齿都打落，骂还不住。许显纯立起身来，听见他骂得含糊了，笑问道：“你还骂得明白吗？”周顺昌噙出口血，直喷他的面上，半明不白，骂越狠了。又把头触在石上，头额都碎。许显纯揩去脸上的血，喝教把这贼犯收监。不在话下。

且说国子监有个坐监的吴县监生施元善，五月初一日，起早往都城隍庙里进香求签。只因去得忒早了，庙门未开，香烟未起。忽听得里面吆喝声响，施监生心里恍惚，打从门缝里望望看，只见庙里许多红袍的神道，阶下许多执役的书吏。也不知几千几百，但只是塞满了一庙。吓得个施监生魂飞魄散，连跌了几跌。爬将起来，把额上扑了几扑道：“啐，啐，啐。”立住了脚，听庙里再有甚声响。只听得不远不近，不住的唱名。细细的听唱的名字，不甚明白。忽唱到何廷枢，施监生惊道：“何廷枢是现任屯院，谁唱他的姓名？真正奇怪的事了。”又细细的听那名字，都不认得。忽又听见潘云翼并妾某氏、某氏，知是现任在京的官。施监生慌了，不敢久留，依旧跑回下处去了。庙中王道士，四更起来小解，听见殿上唱名的声，心里疑惑。开房门出来，才至庙后，只见前殿穿红神道不计其数。一步一跌跑回房里，抖了半晌。次早你传我说，都道诧异。有诗为证：

造册呼名事太奇，应遭天谴自无遗。  
留将大逆双双缢，刽子刀刀共戮尸。

且说初二这一夜，前门城楼角忽见青色荧荧，如数皆萤火虫，人人共观。正在惊讶，忽又合拢来大如车轮，光照远近。人都呐喊起来，才渐渐散了。

有一新选陈州吏目纪明信，寓在石驸马街，与邻近陈昭相交甚厚。初五这一夜，陈昭忽梦一金甲神唤了他，去到一个大衙门里。那些或锁或不锁的犯人，不知其数。纪吏目亦在其内。闻堂上呼唤，无脚的俱斩。忽点名至陈

---

腠（còu，音凑）理——中医指皮下肌肉之间的空隙和皮肤的纹理。

樗栎（chū lì，音出力）——樗，臭椿；栎，一种落叶乔木。原指两种不下村之木，后用来比喻才能低下。多作为自谦词。

国子监——封建王朝的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



昭，旁一人道：“此人无罪。”堂上吩咐放他去。陈昭醒来，明明记得，不敢说与纪吏目，心里也替他担忧。不在话下。

有个钦天监周司历奏道：“侯得五月初六日巳时，地鸣如霹雳之声，从东北艮位上来，行至西南方。有云气障天，良久未散。占曰：地鸣者，天下起兵相攻，妇寺大乱。又曰：地中汹汹有声，是谓凶象，其地有殃；地中有声混混，其邑必亡。”魏忠贤道：“他妖言惑众！”登时传旨廷杖一百，立刻打死。

后宰门火神庙十分巍焕，香火不绝。初六日天未明时，守门内监忽闻殿内吹打；一番粗乐，又一番细乐。如此三叠。众内监惊讶巡缉，其声出自庙中。方推殿门，忽见一物如红毯从殿中滚出，腾空而上。

海岱门又一座火神庙，庙祝见火神飘飘行动，若将下殿。忙拈香跪告道：“老爷，老爷，外边天旱，切不可走动。”火神举足竟行，庙祝哀哭抱住。不觉失手，火神俨然走去。

此时已是早饭时节，约莫是已牌了，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远远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宕，忽又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屋平沉。东自顺城门大街，北至刑部街，长三四里，周围十二三里，尽为齏粉，有数万间屋，二万的人。王恭厂一带更觉苦楚，僵尸层叠，秽气薰人。魏忠贤、客氏也都吓得死去活来。那些个：

日间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

且说屯院何廷枢，正要出门拜客，雷大一震，全家覆人土中。长班俱死。屯院内书办当该两三人，持锹镢立瓦砾上，大呼道：“底下有人可答应！”忽有人应道：“救我！救我！”众人问道：“你是谁？”应道：“我是小二姐。”众人知是本官爱妾，急急救出。身无寸缕，以手掩阴，羞赧无措云一书办脱大袂裹之，众共扶掖骑驴而去，不知所之。

郎官潘云翼大夫人，虽同至京，已十年夫妻不相处。大夫人独住后房，日日持斋诵佛。雷震时节，大夫人抱一铜佛跪在庭中，前房十妾与潘云翼俱压重土之下，大夫人住房片瓦不动，独能得生。

粤西会馆路口、有蒙师顾必大开学，相从童子三十二人。一响之后，师徒俱无踪迹。

顾阁老的小夫人，单裤走出街心。口里道：“阿呀，阿呀，救我！救我！”阁老从阁里步奔回来，见她赤身跣足，亲自扶回。家里古董毁伤殆尽。

宣府新推总兵杨某，正出拜客，行至玄弘寺街，一响连人和马，同长班共七人，俱陷入地下。绝无踪影。

承恩寺街有女轿八乘绎过，地震后，只见轿俱打坏在街心，女子、轿夫都不见了。

玄弘寺街有女轿过，一响掀去轿顶，女人衣饰尽去，赤体出轿。问她，竟不知身衣如何脱落。

有一绍兴周吏目之弟，同兄在京。从菜市口买一蓝纱褶，摇摇摆摆。遇见相识六人，拜揖尚未完，头忽飞去。其六人亦竟无恙。

有一部官私宅中，因天黑地动，椅桌掀翻。举家惊骇。妻妾抱柱而泣，随即仆地互相击触不已。天既明朗，都蓬头垢面，足无双鞋，如久病人状。

---

钦天监——掌官天文、历法的官署。

庙祝——庙中管香火的人。

做梦的陈昭，正同纪吏国在寓吃饭。地震一声，陈昭急走出户外。其房忽倒，纪吏目压死在内，恰应前梦。

大殿做工的人，因地震跌下，身死的约有二千人，俱成肉袋。

有一项姓人，为压伤一腿，睡在地上。见妇人精身子过去，有把瓦遮阴户的，有把半条脚带掩阴户的，有披半边褥子的，有牵一副被单的，有一手掩阴户一手横遮双乳的。赤脚乱发，老老少少，好好歹歹，顷刻之间过去了四五十个，好不可怜。

此时天启皇帝方在乾清宫进膳。殿震，急奔交泰殿。内官死的死，跑的跑。又一随侍太监扶掖而行，建极殿槛瓦飞堕，把这太监打得脑浆迸出。皇帝急急逃脱。乾清宫御座御案俱皆打碎。

凡官府大轿在路打坏的，薛凤翔、房壮丽、吴中杰。现任缙绅伤者甚多，董可威、丘兆麟、牟志夔、萧命官尤为厉害。至于压死家眷的，不计其数。

长安街一带，从空飞堕人头，或眉毛和鼻，或连一额，纷纷而下。有大木直从空飞至密云。石驸马街有大石狮子，重五千斤，整百人还移他不动，平空飞出顺城门外。

震崩后有人来报，红红绿绿的衣裳具飘至西山，大半挂于树梢。昌平州教场中，衣服成堆，人家首饰、银钱、器皿等件，无所不有。户部张凤逢差人往验，果然不差。

如此灾异，真天地古今所未闻未见，魏忠贤、客氏也都道是：“诧异！诧异！咱们须打个平安醮，保佑一保佑。”

惟有许显纯这贼子，天不怕，地不怕。希图高官美禄，只怕得个魏太监。还是顶先领了他的命令，把缪昌期、周顺昌等一千正人，每限严刑拷问。那时魏忠贤也因灾异，不紧紧叫缉事的人，看许显纯问事了。却只是夹打拶敲，本月十一日，缪昌期弄死了。阁老丁绍拭原与纓翰林相厚，嗟叹了两句：“好！好！”迟朝被魏忠贤矫旨赐药，登时身死。六月初旬，周宗建、周顺昌死于狱卒颜紫之手。闰六月初旬，黄尊素死于狱卒叶文仲之手；望日，李应升死于狱卒颜索之手。惟有周起元原籍福建，路远到迟，直至此月方得解到，也下了镇抚司狱。虽然死在目前，尚尔少延时日。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有诗为证：

天生奸党非无说，欲使剪除众恶孽；  
不剪恶孽剪忠良，帝心震怒神威发。  
顷刻京师崩陷喧，男男女女遭诛灭。  
头飞脑裂赤身亡，至亲不及相诀别。  
自是奸珰构此殃，双双缢死局方结。  
写到惕惕耳目惊，见者神情多恍惚。

## 第十二回 杀义烈人心公愤 滥祠荫祖制纷更

日尚长兮风尚暖，人天也堪怜。挥毫漫写杂云烟，前朝轶事，说起话缠绵。红叶阴阴遮曲树，树头啼老风鹞。无心再去理残编，良朋偶过，拚费杖头钱。

《临江仙》

义烈奸雄事已过，口诛笔赏竟如何！  
看来四海须眉少，说到千秋涕泪多。  
莫漫低头间考究，聊云曲意细编摩。  
眼前风月无人管，斗酒浇愁且放歌。

且说魏广微已经逐回，还借宁远功，荫了锦衣卫世千户。谁人不趋奉权珙，图个封妻荫子？首相顾秉谦做了魏忠贤的干儿，不消说了。有人还道冯铨入阁，亏了忠贤，遂认他也是崔呈秀一样的人：魏广微虽去，又是一个魏广微来了。那知道冯铨有些不同，他极恨崔呈秀这班人所为，在阁议事，毕竟自执己见。每每为了公议，有所救阻。又与呈秀原是同科中的，知道他贪戾不法，必然败坏朝廷，密谋要逐呈秀。那呈秀晓得了，怎肯干休，在魏忠贤面前说他欲图反正：“上公须早逐之，方免后悔。”趁着王恭厂火发一事，被忠贤寻他小小过失，说天灾异常都是冯铨不职所致，竟传内旨把他斥逐了。次日辞朝就道。正是：

虽无骨鲠传千古，尚有风期照一时。

那时丁绍轼死了，冯铨去了，魏忠贤反道顾秉谦无耻可厌，不得不推升阁老。不由枚卜，竟传内旨，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樞俱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施、李为人端直，张又大有文望，一时朝廷只道好了好了，这三个阁老，或者可以挽回一二了。

那知魏忠贤杀人的手段，如何能够改得。刑部把扬州知府刘铎一案拟了徒罪具奏，魏忠贤道是轻了，发下来重新再问。刑部大堂推仰江西司郎中高默夏审，高默道：“事关重大，且在‘莫须有’之间。”禀了堂翁，恳批差各司官公同审问。大堂添批广西司主事陈振豪、徐日葵，山东司主事汤本沛同审。你道这四个官儿，难道不怕魏忠贤的？但大堂的意思，原晓得他四个不是魏党，故把这件疑难事委他。临审时高默道，“列位老寅翁，须商量个妥当，才好说堂。”汤本沛道：“清议可畏，鬼神难欺。当誓诸关帝，反复推求。有据则坐，无影则出。我辈一凭公道，死生去留当付之天命。”徐日葵道：“小弟已拚此一官，必然不徇私。寅翁所见极是。”拜过了关帝，细细研审。咀咒绝无实迹，扇上诗词，也只慷慨几句，并与朝政无涉。遂与矜全，拟了充军说堂，大堂随即具奏，内旨大怒道：“是四司官询私坏法，降三级调外任用。刘铎、刘相同曾云龙、彭文炳斩于西市。方景阳戮尸。”京师无不嗟叹。有诗为证：

临池挥洒风流事，一扇如何遂陨身？

更叹四司难措手，纷纷远去作孤臣。

直到四个官辞朝这日，才晓得初然旨意，原批各杖一百棍，原要把高默、汤本沛等四个廷杖至死。亏了阁老黄立极再三对魏忠贤道：“刘铎单骑到京，

---

骨鲠——又作“骨梗”。比喻刚直、刚劲。

堂翁——又称“堂官”。对中央各部长官的称呼。如尚书，侍郎、各寺的卿官等。因其在衙署大堂办公而得名。

有何夤缘？四司官不过拟罪轻了，他们罪不至死。万一懦弱书生毙之杖下，有伤国体。”魏忠贤怒也少解，改批了降级调外。四个司官叹道：“谢天保佑，得黄阁老解救，如今都是余生了。”忙忙收拾出京，先先后后一路儿趲行。

只见周顺昌棺木亦已在道，他们也只好嗟嗟叹叹，不敢吊奠，怕有耳目不便。行至武城县地方，只听得苏州打校尉一事，奉圣旨批下了，只将颜佩韦为首的五人斩首，生员王节等五人黜退。那汤本沛原籍苏州，听了这消息，对陈振豪道：“还好，还好，不曾波累地方，是不幸中之幸了。”正是：

关心欲扫初晴雪，醒眼留看未醉天。

且说毛都堂上的本，旨意到了苏州，把生员王节、刘羽仪、王景皋、殷献臣、沙舜臣五个都发在该学黜退了；把为首的颜佩韦、杨念如、沈扬、马杰、周文元五个，都发在司狱司监禁了。莫说王节五个秀才坦然不以为悔，就是颜佩韦一班人，个个自行投到，并不烦官差拘迫。太守寇慎见他们挺身就狱，十分嗟叹，不觉泪眼汪汪，吩咐司狱司牢头道：“这五个都是仗义的人，不消忒拘禁他，料不逃走。就是家属送饭，也不可拦阻。”因此五人在司，倒也早晚自在，不像犯人一般。

到了十月间，周顺昌棺木到了阊门河下，有人传说与颜佩韦。五人那日正在司里团聚说话，一闻这信，马杰大叫道：“周吏部一班忠臣死了，棺木也到了。如何不杀了我们，等我们都去帮扶各位忠臣，做了厉鬼，去击杀那逆贼。”颜佩韦道：“做主上本，都是毛都堂。如今本下了，生杀在他手。想他是魏贼一党，自然不久杀我们了。老兄不消急得，我们杀了先去寻他，魏贼且再从容。少不得有日败露，决不容他病死，便宜了他。”

这段说话，又有人传说与毛都堂了。毛一鹭正在大怒时节，忽报房里报，升了兵部右侍郎。他寻思此案不可不结，遂会同了巡按，又委了府、县官属，要斩此五人。寇太守禀道：“民心愤极！若老大人先期出示，说斩此五人，怕又动了众愤。不如拣定何日，悄悄提出斩了，完此钦案。不致震惊地方。”毛都堂道：“既如此，不必拣日，就是今日委理刑斩了罢。”

理刑领了命令，就在阊门吊桥上，把颜佩韦等吊出来。那知颜佩韦、马杰日日盼死，沈扬、杨念如也慷慨不怕。只有周文元，原是仗义的轿夫，不觉失声大哭了一场。马杰笑道：“大丈夫，譬如病死了，也只与草木同朽腐。如今我们为魏贼恶党暗害，未必不千载留名。去，去，去。”一径跑到法场。虽被绳穿索绑，个个欢天喜地，引头受刑。况且仓卒提出，连他父母妻子都不知道。只有一路撞见了的，凭他有要紧事，也都丢了跟随他五个前去。叹的叹，赞的赞，把魏太监骂的骂。到得法场，已有五六千人了。颜佩韦笑嘻嘻的对看的人道：“列位请了，我学生走路去了。”说时迟，那时快，五个义士顷刻间都化作南柯一梦去了。

钩党之捕遍天下，大义激昂有几人？

引颈就戮五人在，五彪五虎同烟尘。

纵使遗臭万年人，何似流芳千古新。

我今搦管谱轶事，益信直道留斯民。

且说五人已斩，毛都堂为升了侍郎，回家祭祖受贺，才收拾往京到任。

他家在严州府遂安县，一到家里，贺客填门。偶然一日，正对客读邸报，忽默然入内去了。客正惊讶，里面哭声大起。问何缘故，原来毛都堂见五人来追，大叫一声，倒地死了。有人道：“魏瑄不死，毛都堂先死，苍天略觉没了轻重。”又有人道：“五人的斩，论来国法，原该如此；没有打死了两个校尉，个个都饶死的理。故此毛都堂还好好步于牖下，不似魏瑄吊死了，死了一番；戮尸，又死了一番。抄其家，戮其子，为千古权瑄作榜样。”这也把魏忠贤了局，论他死得不同。毛都堂死的时节，忠贤正好作恶哩！

有商徽州大富翁，唤做吴养春。先年与弟吴养泽，为争家财，两相结讼。养春势大，致养泽讼败，气出病来，一旦身死。那养泽的一个家人唤做吴荣，一向逃躲在京，要替主人报仇。不知听那个教唆，把吴养春首告在东厂。说他霸占黄山，得利千千万，富比石崇，将谋不轨。魏忠贤奏闻，差官旗提问追赃。吴养春提到了。

有个徽州富翁程梦庚，为人恃富骄傲，住在嘉兴府城。偶在南京得罪与贵州田副使，那田副使正升在嘉兴做参议。程梦庚怕他寻事故去难为他，带了万金走往京师，正值吴养春事发，也撞在魏忠贤网里，就而擒之，如捉小鸡一般。

锦衣卫大堂田尔耕，拷问了一番，把吴养春、程梦庚两个的家私，上本都抄没了。吴养春银六十五万两，山场木植银三十万两，山场地二千四百五十亩。程梦庚银十三万六千两。都立限严追助工。这两个人，不上半月都死在牢里了，家私又都抄没入官了。反不如那肩耕步担人，不致杀身的祸。那程梦庚走到京师，自家送上门的，还也有说。吴养春好端端坐在家，正是：

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

魏忠贤把这件事，又攘为己功，趁皇极殿告成，天启在原封肃宁伯上加封肃宁侯。阁老顾秉谦争先贺他，反道秉谦无耻可厌。忽传内旨，逐他去位，竟不许他驰驿。半月之间，又传内旨，谕兵部官，厂臣奇勋茂著，荫其孙魏鹏翼世锦衣卫指挥；王体乾、梁柱等七人，荫其子侄同之。那时鹏翼还只得五岁，真正千万世创见的事。十二月，东厂三年类奏，忽传内旨，厂臣加荫一世锦衣卫指挥使，杨寰、孙云鹤、许显纯各加太子太保。又传内旨，田尔耕缉访有功，原荫正千户加二级。真正貂玉满朝，如烂羊头一般。忠贤此时，已居然半个皇帝了。

顺天府府丞刘志选，希图江南巡抚，奉魏瑄的意思，奏论皇后父张国纪怙恶不俊，欲借徐自强所供撼动中宫。这个恶念动地惊天，天启却只批道：“张国纪还着洗心涤虑，日就令图，慰朕敦睦戚臣至意。”魏忠贤要皇帝改批严旨，天启这件便不肯依，竟依内阁票拟发了。

此时要路的都是忠贤心腹，只有翰林，还有几个削夺不尽的正人。文震孟已在顾同寅一案削籍回去了。忽传内旨，又削夺了翰林唐大章、刘鸿训、刘钟英；传升孙杰、徐大化、杨梦寰各工部尚书，邵辅忠兵部尚书，吕纯如、霍维华各兵部侍郎，黄运泰户部尚书，加总督阎鸣泰太子太保、兵部尚书。一时升这些大僚，都不由会推，顷刻可得，就如小学生打“升官图”，竟不成个朝廷了。

魏忠贤势位已极，进一步又想一步，教那内官监具一本说，厂臣殿工有

---

石崇——公元249年—300年。西晋南皮人。永熙元年（公元290年），任荆州刺史，以劫掠客商致财产无数。曾与贵族王恺斗富，以蜡代薪，作锦衣障五十里，王恺虽得武帝支持，仍不能敌。

劳，侯爵不足以酬其勋。遂奉特旨，晋其侄魏良卿爵宁国公世袭，官太子太保。天下官员虽有正人君子，亦且默默不言，浮沉自保。略有贪位慕禄的心肠，那个不来奉承他。先经应天巡抚毛一鹭建一生祠于虎丘，南京指挥李之才建一生祠于孝陵之前，总漕苏茂相建一生祠于凤阳皇陵之次。俱具本求皇帝祠额，虎丘赐额“普惠”，孝陵赐额“仁傅”，凤阳赐额“怀德”。从此纷纷请建生祠，真正如醉如痴，全没一些廉耻了。忠贤也只道是理之当然，把祖宗法令，付之东流。天启拱手听令，连他批本上，每每把“朕”与“厂臣”并称，不以为怪。说到此处，令人毛骨悚然，笔也下不得。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图居摄奸谋叵测 构心腹密计无成

神忽忽，坐对帘间明月。生怕秋风将鬓拂，况来吹瘦骨。正是倦人天色，湘管掉来无力，想到权珰真误国，伸纸还和墨。

《谒金门》

杯中有酒口有歌，歌罢仰大唤奈何。  
奈何世有不平事，事在曳玉与鸣珂。  
鸣珂曳玉忠佞半，半忠半佞又何多。  
多事文人谱情实，实实据事无烦苛。

且说魏忠贤生祠一建，天下土木大费，劳民伤财。阎鸣泰建于通州及昌平州，一名“崇仁”，一名“彰德”。主事何宗圣建于长沟，名“显德”。巡抚刘诏建于密云，名“崇功”。上书颂他功德的不可胜纪。

这个痴心贼珰，与那一班义子、义孙商议，竟有天大的逆谋，要做出来了。他却先把心腹内官各方布置，刘应坤、陶文、纪用既已遣在海外，各掌兵权，牵制辽抚，又每每加恩与毛文龙，使彼感激。忽假传圣旨，差内官涂文辅总督太仓节慎库，崔文升总督河漕，李刚道提督河漕，各给了关防，星夜前去。你道库务、漕务，是朝廷极大的权柄，可是阉人执掌得的么？忽又授意毛文龙，奏请内官参镇海外。传出内旨，奖劳文龙。又差内官胡良辅镇天津，苗成、金捷、郭尚礼驻皮岛，发银五万两，炮铳六百六十余位件，盔甲枪刀弓箭千万件，火药两千斤。揣魏珰意儿，相对度势，布满了心败，便好干大事了。假意劝天启与信王成婚，不久封他出去，又先封了瑞王、惠王、桂王，不久要遣他之国。天启七年二月，信王出府成婚，王妃周氏。先期礼部奏具仪注，忠贤一一允给。

此时替他做鹰犬的崔呈秀，不消说是第一个了。出尖说话的，梁梦环、刘志选、阮大铖为最。倪文焕已告假回去了。部官许志吉具本，请变卖所抄吴养春房产起解，传旨差主事吕下问勘卖黄山。下问原送了魏珰银一万两，刘志选居间讲过，差回再送一万两。你道用了二万银子，他肯不生事、不诈财么？到了徽州，先查富民名字，强要买地，议价纳银，任意虐取。大姓不服，煽动百姓约有三千人围了公廨，呐喊攻击，声言要杀吕下问。下问慌了，打从后墙爬出。偶然身边带有银子，卖瞩了隔壁做竹丝家伙的人家，躲在他屋里。只是宠妾陈氏，才得十八九岁，美貌异常。匆忙之际不及照管，被众人提出，当街同两三个家人媳妇，都把他上下衣裳尽情剥去，赤身奔走，羞赧无地。然众人尤为未足，定要寻着吕下问羞辱一番，方为快畅。直寻到日落时节，只是不见，百姓也就渐渐散了。县官见众人已散，差人寻着了吕下问，安慰一番。劝他连夜带了家眷，知县差人护送出境。又慌又羞。正是：

吕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徽州民变的事，抚、按上了一本。旨意批下道：“吕下问激变地方，不称任使，着回籍听勘。着巡按查明起事原由，量惩首恶。”可笑吕下问白白丢了一万两，魏忠贤白白得了一万两，落得徽州人添了几分光彩。还道是苏州人打校尉一节鼓动了他的义气。魏忠贤也只在朝里弄权，无暇去差官旗，出京生事了。

鸣珂——贵者之马以玉为饰，行则作响，谓“鸣珂”。

公廨（xiè，音谢）——旧时官吏办公处的通称。

不幸四月初，自皇陵失火，延烧四十余里，陵上树木烧得精光。若论国法，不知刚几个人，杀几个人。魏忠贤庇护管陵内官，反道火乃天降，非人力可预防。只薄罚内官，量酌管事。天启被他蒙蔽，把天大的事，也就化作冰冷了。有诗为证：

皇陵失火事非常，论罪当刑法似霜。

只根权珙庇私党，忍将祖制变沧桑。

那时辽东有总兵赵率教，飞报锦州之捷。不隔三日，总兵满桂报，官兵于爪篱山大战，斩杀甚众。巡抚袁崇焕又报，东兵攻宁远，总兵满桂等大战，败走之。次日又报，锦州关解，总兵赵率教，三战三捷。奉皇帝旨道：“十年积弱，乃一当百，挫其狂锋。赖厂臣先下绸缪，故能报此奇捷。兵已乘胜鼓行，然须步步严密，量酌而进。切戒轻敌，防其诡计。将士劳苦功高。急须犒赏。”你道东兵骁勇，急难取胜，既是赢他一两阵，或是满、赵二骁将的大力，岂能连连报捷如此？京师里人都道：“胜是胜了，大半是魏珙装点的。指望借此军功，再冒恩升王，一步高一歩的奸计。”

过了几日，经略阎鸣泰、太监纪用，都有本连报大捷。又奉旨道：“厂臣密谋妙算，屡建奇功。彼胆已寒，灭之有日。”兵部尚书霍维华覆奏道：“厂臣茅土尚觉其轻，良卿太师尚余一级。”同年翰林王应熊笑问维华道：“味年翁两个尚字，想当让位与他？”霍维华红了脸，不答一语。过了五六日，奉内旨，削夺晏清、伦肇修、钱策、杜诗、王应熊、曾陈易、沈燊等七员官，都飘然回去了。

时又有海中郑芝龙，领众作乱，在福建铜山、中左等处，攻围不绝。巡抚熊文灿，布政陆完学，按察使申绍芳聚议于会馆，遣将发兵。幸得招抚芝龙，海边一带地方才得宁静。

具本奏上，魏忠贤又攘为己功。丰城侯李承祚具一本，请封魏上公为王。礼部尚书来宗道上本，称颂厂臣功德，与皇帝并称而不名；又推谏崔呈秀夺情，称其母在天之灵所欣慰。其余称功颂德的，何止一二百员。只举那极谄极媚的，周应秋二十九疏，请益封忠贤子侄为公、侯、伯；郭允厚四十疏，请给庄田禄米；薛凤翔四十七疏，请给第宅铁券；李蕃呼魏珙为九千岁；姚宗文颂上公间出名世；李灿然称上公帝简笃生；孟绍虞称元老应运笃生；卢承钦颂二疏，请刻党籍碑示海内。岂不可恨！还有那查不真载不尽的。这些官员都只为保身、保家，怕学那杨涟、左光斗辈破家杀身，实实也是没奈何。只可惜官保大臣，位高年老，何不抽身回去，甘受此不洁的名，使千秋之后，尚为人唾骂。

八月，天启皇帝忽然大病，不出来坐朝。不知何故，忽传内旨，又把五个大翰林官贺逢圣、杨汝成、闪仲俨、马之驥、刘垂宝，都削夺回去了。皇帝病了十多日，忽传内旨，加宁国公魏良卿太保，封魏明望安平佑加少师，魏良栋东安侯太子太保。十八日，皇帝病到九分不妥了，有内旨谕吏兵二部，奉圣夫人客氏子侯国兴拟封伯爵，即行具奏。

此时魏忠贤竟动了居摄的痴念，要学汉时王莽、董卓、曹操的故事。已差心腹涂太监，清查户，工二部钱粮，公然坐了二部大堂，逼勒司官行属官礼。这些司官都注籍不出，涂太监大怒，然一时也奈何他们不得。凡是兵马

---

铁券——帝王颁赐功臣授以世代享受某种特权的铁契。

笃生——指生而不平凡。



钱粮去处，魏忠贤布满私人，又想逼去了兵部尚书霍维华，换崔呈秀来做。这霍维华原是魏忠贤一路的人，既做到尚书地位，只见逆珰有僭窃的念头，他便不服起来，反步步防他，不与他做一路了。霍维华见他每每搜寻兵部事故，料必不容久留，也就上本乞休。

魏忠贤和李永贞、刘若愚商议，要仿前代做居摄的事。十九日，文武百官在乾清宫门问安，便差人请过几位阁老，来探他们口气道：“圣上不豫，时时发昏，那里理得朝政。寻常计较升迁，还不大紧。如东兵常来骚扰地方，贵州安家又不平靖，延绥等处兵马又不时发动，这紧要军情，如何可延缓？除非是皇后垂帘听政。咱和各位老先儿先商议定了，然后奏闻皇后，学那汉唐居摄故事。待皇上病体好了，依旧自行裁夺。方不误了朝廷大事。”众人也都骇然。阁老施凤来侃然发议道：“若论居摄，前代远不可考，且也学他不得。景泰时原有旧例，当启请一位亲王。我等待罪内阁，断然不敢参与。若老公公以臣子为之，怕不能服天下之心。倘有事变生出来，把老公公从前为国的心肠，都泯没了。”魏忠贤听了这话，满面通红，恍然不乐道，“施老先儿，咱待你浙人不薄，怎这件事便不相容！”竟手也不拱，走入内里去了。

这些阁老见魏珰立意不端，各具揭问安。就请召信府亲王入禁视疾，以防不测。那魏忠贤在里面道：“侯巴巴虽有权柄，外边事料理得甚来！”只得又与李永贞、刘若愚、李朝钦这几个奸滑心腹内官，打团团商量。意待用强，竟自传了

旨道，着魏忠贤暂理万机；又思量道，万一临朝这些百官都不来，批下本去这些百官都不依，如何是了？若竟搁起，只是已做了大虫，张牙露爪，说我不吃人那个肯信？真正委决不下。弄得个魏忠贤，想起皇帝好做，便面红心热一回；想起这些外人不容，便叫跳焦燥一回；又听得侯巴巴传来皇帝又发昏了一遭，又慌张无措一回。好似触藩的羝羊，热锅上的蝼蚁，进退两难。有诗为证：

明明殿陛扫除役，何事狂图思跃冶！

只因荼毒尽忠良，遂尔觊觎在天下。

此时心热又情慌，弗克称孤而道寡。

摇摇光景使人强，谁人执笔能描写。

二十二日辰牌时分，司礼监承谕，传升王立极、王之臣加少师；施凤来、张瑞图、李国、薛凤翔加少傅；崔呈秀升兵部尚书，不上半月也加少傅，孙杰、杨梦寰，李春烨加少保；周应秋、郭允厚、黄克缙加太子太师；李养德、吴淳夫、苏茂相、董可威、房壮丽加太子太傅；曹思诚、范济世、刘遵宪、袁可立、白所知加太子太保；霍维华虽已离兵部尚书任，也加太子太保；吕纯如、田吉、张晓、张我续升添注尚书；许宗礼、吕图南、张九德、张文郁、单明诩、岳骏声、李春茂、王之棠升都御史。其余侍郎、少卿的升迁，不在此内。这些官员平时清修自好的，被这一升，反都浑在浊水里面了。巳牌时分，又传旨意，奉圣夫人客氏加恩三等，荫弟侄一人锦衣卫指挥世袭。魏忠贤自己恩典已极，反不希罕了；况且也要假装体面，说我是至公无私的。不知道都是空中空，幻中幻，算不得正经的。

到了酉牌，天启皇帝已宾天了。此时哀动六宫。外面阁部已便知得，工

部便计议梓宫及皇陵诸事，礼部便查检举哀、即位仪注，户部也思量备办协济银两。

才天明已都聚在隆道阁前。里面魏忠贤，半明不晓，已差人寻找崔家。这些官员里，有的道：“又不是崔家的事，如何独寻崔家？”传令的内官道：“皇帝遗旨，叫唤崔家进的。”施阁老道：“天子既已升天，谁承遗诏？进去不得！进去不得！”又有的道：“还是老子叫孩儿，崔家怎不进去？”一连出来催了呈秀几次，有的道：“想是出袖中禅诏，还要行居摄的邪谋么？”有的道：“一定思量，做史弥远立宋理宗召沂靖王府皇子，妄想援立故事么？”有的道：“是了，是了，在里边要预定赦书条款，还要加恩魏、客二氏；把三案群贤废铜的不与开释，追比的不与豁免哩！”纷纷议论，真个钳不住众官的口。”那崔呈秀脚儿趑趄的也待往里边走，听见百官嘈嘈杂杂，又缩住了。只见阁老黄立极、施凤来大声道：“今日圣上宾天，天下无君。以分以德，惟有迎立信王为天子。没甚私讲，有话当面讲。谁敢和崔家独做主张，违了祖宗法度，罪当如何！”惊得来叫的内官往里便跑。崔呈秀羞渐满面，连脚也抬不动了。

魏忠贤虽有心腹，全用不着。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新天子除奸独断 大篡逆失势双褫

纷纷世事总成灰，但看垂杨日又西，拼将酒醉醉如泥。说到前朝新主换，令人回首悄魂迷，非关扯淡漫评题。

《浣溪纱》

点破虚空山影留，闲评往事总沉浮。  
赤霞朝合诸天晓，白月宵分半地秋。  
骨瘦不妨风水撼，心宽自耐鹤猿愁。  
且将诛殛奸雄案，赢得人间醒醉眸。

且说内阁施凤来、黄立极，英国公张惟贤，九卿科道等官，俱各具笺往信王府劝进。一面斟酌遗诏，传布天下；一面礼部呈进自藩邸承正统、以弟承兄的仪注，令钦天监拣吉日登皇帝大位。不在话下。

魏忠贤见事势劣了，和李永贞、刘若愚商议道：“信王即了位，咱便要退步了。怎么好！怎么好！”李永贞道：“爷且莫忙，还有事做出来里。如崔呈秀现管兵部，吴淳夫现管工部，田吉现管刑部，李夔龙现协理都察院，九卿周庆秋等都是听爷指拨的，其余各镇守又都仍旧。新爷从龙的一人是徐应元，爷可下气与他，结交好了，料不敢与爷作对；奉承起新爷来，料不致于失势。”魏忠贤道：“结交徐官儿，这是第一件事了。崔呈秀等不必说起。只是其余这些书呆，多是不附我的，这事也费斟酌。”

正三人团聚议事，适值客巴巴也来问消息。魏忠贤对他道：“已定信王做皇帝了。”客巴巴听见这话，焦燥起来道：“原说魏老爷居摄，咱娘儿们才有依靠。如今换了皇帝，须不用咱们了，连这宫里料也不是我安身去处。难道直待新皇帝赶咱出去然后抽身？那时自家积攒的，也带去不成。不如趁这忙乱，把宫里宝贝先运了些出去，才好终身受用。”众人商议已定，便差小内官，叫他侯国兴进宫搬运。

侯国兴与心腹商议，有人教导他说：“天启爷驾崩，都知道娘儿们没靠山了。进去搬运，被人拿住了，却怎么好？不如勾引了魏良卿一同做事，若弄出来，有他伯伯支撑。”就去见了魏良卿说了备细。自古道贪得者无厌，魏良卿便欣然同去。一遭二遭逐渐搬运，把里边宝贝足足盗了大半出去。那时管宫、管库的，还有些怕那魏忠贤，谁敢拦阻。正是：

朝中逆贼奸如鬼，路上行人人口似碑。

且说内阁黄、施二阁老，先期把即位与哭临仪注送入里面。又着管理禁军及那围子里的官，督领所管兵丁，自皇城直摆到皇城外，以备不虞。又各具了即位恭贺表章。

次日，文武大小官员一齐俱到。阁老同礼部尚书先到信王府中，躬引法驾至枢前受了遗诏，遵兄终弟及的旧制，缙承正统。天下官民，并行以日易月之制，不禁民间音乐嫁娶。藩府、抚、按等官，只差人进香，不许擅离职守。读完遗诏，簇拥了信王拜了天地、祖宗，方即了皇帝位。但见：

管弦嘹亮，乐声与漏声俱来；篆缕氤氲，炉烟与晓烟并起。双垂紫袖，几多红粉绕金舆；高卷珠帘，一片祥光凝宝座。龙袞新一时气象，虎伏罄百职欢欣。共祝有道之长，齐瞻圣人

哭临——帝后之丧，集众举哀。

龙袞（g n，音滚）——天子礼眼，上绣龙纹。

表。嵩呼已毕，鹤舞何穷！

各官拜贺已毕，皇帝入丧行哭临礼。百官俱随班入哭。一面差官，赍诏各王府告表，各省直颁赦。年号定了崇祯，以次年正月为崇祯元年。真个文官济济，武将赳赳。人人想望太平，正谓君子道长，小人道消。

魏忠贤偌大威权，客氏异常宠幸，到那时一些也用不着了。他又痴心妄想，果然听了李永贞的计较，要去结交那徐应元。当时眼里那里有他，如今便把来班辈相似，也便称他做徐爷。常常设席请他，又把奇巧金珠宝玩、新样缎匹绫罗送他。偶然会面，便做出小心恳度奉承他。常对他道：“咱老迈了，做不得事了。不久也要将司礼监印与那厂印，都让与爷。爷是上位从龙的旧臣，若上位问起咱时，道咱这几年来赤心报国，做了好些事，费了好些力。如今老了，没帐了。若有人说咱不是处，须是爷遮盖一遮盖，终是咱们好弟兄相处一场。”徐应元是太监性子，被魏忠贤奉承好了，便道：“阿呀呀，我的魏老爷，咱不过是上位爷旧臣，上位爷念咱平日的小心，看咱一眼儿，还是个没名目的人。全仗爷抬举，全仗爷指教，怎敢欺心！”

两个说得投机，便已拴做一路了。从此往往来来，反把徐应元两个侄儿，一个荫了锦衣卫指挥，一个荫了锦衣卫千户；掠美市恩，多他感激。过了几日，自己上了个老病不堪的本，辞那厂印。他还道，崇祯必不准辞；就准辞，毕竟与咱应元掌。他又好说，“是我让与你的”。岂不又感激他，还好于中取事？果然崇祯不准辞，只批：“着徐应元协理厂事。”崇祯岂不知他的恶，只道就他辞本便可分了他的权，那知二个端则是一个呢。从此魏忠贤只道又安如磐石，依旧鸱张起来。

崔呈秀既做了兵部尚书，知道魏忠贤又有徐应元做靠山，扬扬得意，又来进言道：“前日，咱被这些官员不容我进宫，涂搭得了不成，嘲笑孩儿的，就是不附殿爷的，咱也都访得在心。还该区处他，后来才不敢出头说话。只是‘门户’两字，人都厌听了，新天子也未必怪他。幸喜明春大计近了，这些科、道、部属，有外任转来的，他前任还要考察。这权柄全在吏部考功司，都察院掌院，河南道御史，只要停妥这几个人，驱除那不附殿爷的，就不难了。”魏忠贤听了这话，笑道：“二哥见识，果然是出人一头地。”

崔呈秀从此依旧放肆起来。兵部事体极多，攒求他的不计其数。镇日与人讲价钱，总兵多少，参将多少。大天平镇日兑银子，好不热闹。一日正与宠妾萧灵犀在房里打双陆，喝那么么么六六六，有诗为证：

烽火迢迢照帝京，单于夜寇白狼城。

枢臣握算真奇绝，日在闺中课女兵。

正打得高兴，外边传报萧舅爷来见，呈秀便叫请进来。那萧惟中踱将进去，见了，崔呈秀与姐姐的礼，下面坐了。呈秀便停了双陆问道：“外面有甚事么？”惟中道：“外面有一副总兵，要求升广东总兵，肯出银一万两。若老爷允了，总承我趁千金中物。”呈秀道：“广东好缺，少也得二万，才与他升去。”惟中道：“咱原要他二万两，他说一时没处借，情愿到了任，再送五千。”呈秀道：“谁和他讨贖帐。”惟中道：“他是总兵，爷是兵部大堂。谁有这胆子，敢少你老人家的？”呈秀道：“既如此，便贖一万两，现一万。再送你到那边做个钦依守备，就与咱讨贖。你是替他求升做事的人，又仗他

---

崇祯——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公元1628年—1644年。

双陆——古代一种游戏。

总兵照顾你，岂不两得其便？”惟中道：“做了他属官，反不好替老爷讨账，况且少不入广，贻上一身广货怎么好。若老爷有心抬举咱，把咱去密云做个中军守备，感恩不浅了。”呈秀道：“密云现有官在。好缺尽多，何必定要密云？”灵犀笑道：“想是兄弟为受了徐指挥、刘指挥的气，思量做了抚院中军，好去报仇？”惟中道：“向来在那边落簿，如今去润一润，摇摆一摇摆，也算做衣锦荣归。若论徐指挥、刘指挥，这看姐姐分上，怎敢报仇。”呈秀哈哈的笑将起来，羞得个萧灵犀满面通红。崔呈秀怕灵犀有些没趣，便道：“这事不打紧。待我吩咐武选司，把现任密云中军，升他别个地方去。出缺与你兄弟便了。”话说未完，只见丫环们捧过一把玉壶，三个金杯，摆上许多看饌。呈秀，惟中，灵犀，一同坐了。酒过三巡，惟中告辞去了。过了几日，升广东总兵的升了，生察察把密云中军杨如梗转在江西去，出了密云缺，选萧惟中去补任。这才叫做李代桃僵，乌龟官儿的伎俩。后来诈财生事，直到吊死的田地。正是：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且说魏忠贤为因大计事体将近，崔呈秀虽升了兵部尚书，还是他带管都察院。要升个心腹，做河南道御史。直待倪文焕差满，越十余人转了他，竟做河南道御史。希图总揽大计。

呈秀又管兵部，又管都察院。只是要钱念急，不管体面，一单推了十三个武官，擅权无忌。有些看他不得了，吏科都给事中杨所修，上一本道：“呈秀三纲已绝。背君上，向阉奴，不守母丧，惟贪禄位。前称边外，借口大工。工完不去，又借言军旅。合令之回家守制，亦天理人情之至。”呈秀见崇祯留中不发，便须勉强修职。又有御史杨维垣，虽曾做魏珰牙爪，却是个见景生情的人，晓得崔呈秀纲常绝了，魏忠贤罪恶盈了，新天子圣明，此二人谅必不容久据要路，便出来也上一本，参呈秀：“立志卑污，居官秽浊。颂言大臣德政，律有明条。况在内臣，呈秀首逢之，而犖金攒之者，不止一丘志充。而嫁祸于李思诚，冤矣。河南掌道，旧规以品望素著，资俸具深者补之。呈秀必欲越十余人，用其心腹倪文焕，直俟文焕在役报满，然后具题。又未几，推其弟凝秀浙江总兵。曾有兄柄兵于内，而弟握兵于外者乎？盖厂臣信呈秀，呈秀即借厂臣以行私。朝廷之官爵，徒为呈秀囊私植党之具；皇上之臣子，皆为呈秀所宠幸威制之人。天下事，真有不可言者！”

乞亟正两观之诛，或薄示三褫之典。即不然，听其回里守制，庶不失桑榆之收。”

此本一上，呈秀慌了，密密求救于魏忠贤，忠贤道：“咱也不知怎的哩！”教崔官儿还须小心。谁知崇祯是个明君，心里晓得魏、崔是个大奸大逆，却因初政，权示优容。竟批道：“奏内诸臣俱经先帝简擢，维垣敢妄自轻低，姑不究。”随有工部主事陆澄原，又上一本参他：“已晋司马，仍兼左都。既窃兵柄，复涉纪纲。夺情为安，忍于无亲。”又有御史贾继春，也上一本参他：“狐媚为生，狼贪成性。已升司马，复兼总宪，晋阶宫保。以说事卖官，家累百万，蓄多娼而宣淫秽。但知有官，不知有母。三纲废弛，人禽不如。”崇祯才批道：“准令回籍守制。”其时又为呈秀的儿子崔铎，私将五篇文章，关节中了。礼科参对卷子，奉旨复试。此时颤惊不宁，心慌意乱。

无计可施，忙忙收拾回蓟州去。先把细软、宝贝、金银载回。又见人言籍籍，攻击得紧，怕留住京师，查勘便不好了，又忙忙要走。把未搬的银子，一半埋在内第地里，一半随身带回。金银酒器、缎匹、衣服四五十箱，也只拣要紧的带了几箱，其余都锁好了，金上封皮，托给十来个办事的管家，替他看守，自己同了夫人，并带这一班侍妾，打从平子门出城去了。有诗为证：

一朝失势要路迷，满载愁肠且自归。

锁定双眸凝浅黛，唯将两泪湿深衣。

依依送别无侪侣，隐隐追陪有落晖。

此日奸雄若丧魄，花开淡淡鸟飞飞。

崔呈秀带了家眷管家，收拾行李，晓行晚住，一路慢慢而行。只道出了城门便没事了，谁知被一班强人打听得崔呈秀赃官回去，金银宝贝无数，才到半路的时节，只听树林里边呼喇一声，钻出二三十个人来，把一向欺心来的东西，尽被劫去。又侍妾数人，亦被强人掳去受用了。止存管家几人。幸而萧灵犀未曾抢去，然亦吓得半死半活，一路闷闷到家。

此时高家还有三十里地，忽报复试崔铎，篇数不完，文理欠通，已革退举人。主考、房师都处了。外帘的官，也罚了俸。呈秀心里又羞又闷，只管叹气。

才到家里，又有人来报，魏忠贤已夺了司礼监印并厂印，发在白虎殿守灵。渐渐声息不好了，崔呈秀对萧灵犀道：“咱出京时，魏老爷差心腹内相李永贞送我。他说，你兄弟萧惟中，被密云兵备道参了。本里又连累着我。还亏你兄弟慌了，自缢身亡。这本正在通政司挂号，兵备道见本犯身死，随后差人到京收回本去了。”灵犀听见说兄弟死了，不免呜呜的哭。崔呈秀道：“不消哭了。咱如今吉凶未卜，若留得咱在，也还可终身受享。不要不吉利，哭出些什么事来。”正唧唧啾啾说着，外面又报呈秀已削籍了。正是：

屋漏更遭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未知魏忠贤、崔呈秀虽经皇帝斥逐，毕竟死在何日，如何结果，且听下回分解。

---

外帘——旧时科举乡试、会试，在贡院内阅卷的官员叫“内帘”；在考场外提调监试的官员叫“外帘”。

## 第十五回 应风云众正齐纠 震雷霆巨奸南窜

鹤噪疏林落日，雁飞斜月凉天。漏残酒浅未曾眠，往事思量欲遍。

众正齐来笔底，巨奸再到毫尖。喜逢新主事堪传，独断独行几见。

《西江月》

君子落得为君子，奸臣枉了做奸臣。

试观昔日权珰事，落日荒凉照阜城。

且说魏忠贤失了势，只赖徐应元于中解救，别无依靠了。不料又有不识时务的江西官，要造隆德祠以颂忠贤功德。本才上了，忠贤心慌，流水也上一本道：“久深建祠之愧，愿把造祠钱粮解充辽饷。”崇祯便准他的本，批道：“凡各省有未兴工的都行停止，钱粮解助辽饷。该部知道。”

只因这奏造祠一节，又动了前日参崔呈秀的工部陆澄原的念头，向同僚们道：“射人先射马，擒贼必擒王。怎丢了那魏忠贤，却去找崔呈秀？”于是开列四款，直指时事。本上第一款是正士习，说“台省不闻，廷论惟以称功颂德为事。”二款是纠奸邪，说“崔呈秀不奔母丧，贪位恋禄，忍子无亲。”三款是安民生，说“宜罢立枷之法，缉事专归五城，庶卫厂不得弄权。”四款是足国用，说“省事不若省官。今各处俱建生祠，是以有用之财，糜无用之役。”崇祯看了，明知他说的是，但因即位未久，不要处得忠贤太骤了，因此在本末批道：“陆澄原新进小臣，出位多言。本当重处，姑不究。”

过了几日，又有个兵部主事钱元恂也上一本，把古来大奸大恶逐件比拟魏忠贤道：“称功颂德遍天下，胜于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界于乳臭，胜于梁冀之一门五侯。遍列私人，分置要津，胜于王衍之狡兔三窟。舆珍辇宝，藏积肃宁，胜于董卓之郿坞私藏。动辄称旨，钳制百僚，胜于赵高之指鹿为马。诛锄士类，元气伤残，胜于节、甫之钩党连众。阴养死士，陈兵自卫，胜于桓温之複壁置人。广开告讦，道路侧目，胜于则天朝之罗织忠良。种种罪恶，万刚不足以尽其辜。或念先朝遗奴，贷忠不死，勒归私第。魏良卿等速令解组归乡。以告讦获赏之张体乾，夫头乘轿之张凌云，委官开棍之陈大用，长儿田尔耕，契友白太始、龚翼明等，或行诛戮，或行斥放。庶几朝廷肃清，海内允服。”这本一上，崇祯却浑沦的批道：“该衙门知道。”就与前批不同了。

魏忠贤见件件皆真，毫不假借，就有七八分慌张了。他那一班党羽吴淳夫、李夔龙、田吉、阮大铖、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凡挂弹章上的，都上本告病乞休，或自陈不职求罢。崇祯一一准与回籍。有诗为证：

当年气势一何豪，今日谁知一旦消。

狼狈辞朝出都去，长途杳杳草萧萧。

且说客氏，与魏忠贤原是一路的人。当时里应外合，逞势弄权。忽换了新天子，竟有些用不着客巴巴了。侯国兴被人参处，弃职在家。客氏常来与

---

恂（què，音雀）。

梁冀——公元？—159年。东汉顺帝、桓帝皇后之兄。任大将军后，骄横跋扈，专断朝政二十余年。

王衍——公元256—311年。官至晋朝宰辅。

桓温——公元312—317年。晋明帝女婿。官至大司马。

複壁——同“复壁”，即夹墙。

告讦——揭人隐私。

魏忠贤商议，道：“这些官儿，你也动一本，我也动一本。倘或新天子一时听信，把我等来难为，如何是好？”魏忠贤此时一些威风也没了，说着便哭。他说：“罢了我了，罢了我了。咱们何等权势，如今火灭烟消。虽不曾夺咱的印，你道白虎殿管事，可是好差使么！且朝里官员，都是说咱不是的。论将起来，倒该辞了那印，省些是非；又怕辞了印，越发失势。欲把三个侄儿爵土让了，可惜从前枉用心机。真正左不得右不得，死不得活不得。思量起来，怎么了！怎么了！”客氏也掉泪道：“咱与魏老爷竟像是一个人。俗言说的，你身上也有我，我身上亦有你。如今你失了势，真正唇亡齿寒了。教咱娘儿两个怎好！咱和你结拜的时候，蒙你送的几个标致孩子，也都大了。咱每夜和他一床儿睡，弄得亲亲热热，好不有趣。谁想前日合了伙偷了咱的东西，逃走了三个。只剩得一个，又是这几个里头咱不十分喜欢他的。却不又可惜，又气苦。”魏忠贤道：“看来世上只奉承有势的，连财也还是第二样哩。咱如今失了势，恐防是非及身，打发孩儿们都回肃宁去了。只是你久住京师，那里去好？”你一言，我一语；哭一回，愁一回，沉疑一回。就摆上珍羞百味，美酝香醪，那里有心想吃他。坐了好大一会，客氏告辞去了。魏忠贤到此田地，只是睡觉。正是：

翻来复去无昏晓，追悔从前一念差。

那些官员，人人想去劾他。还有保身家的，不肯轻举妄动，怕新天子喜怒不测。有个嘉兴县贡生钱嘉徵，也动他一本，狠狠地说忠贤十大罪：“一曰并帝。群臣上疏，必归功厂臣，竟以忠贤上配先帝。二曰蔑后。罗织皇亲，几危中宫。三曰弄兵。广招无籍，兴建内操。四曰无君。军国大事，一手障天。五曰剋剥。新封三藩，不及福藩之一。忠贤封公，膏腴万顷。六曰无圣。敢以刀锯钺斧，拟配俎豆。七曰滥爵。公然袭上公之封，不知省。八曰滥邀功。武臣尽死力以捍圉，忠贤居樽俎事冒赏。九曰役民。建一祠之费，不下三万，岂士民之乐输？十曰通关节。干儿崔呈秀孽子崔铎，贴出之文，复登贤书。其余种种叛逆，有杨涟本所已载者，真是罄竹难书。万刚不足以尽其辜！”自贲本至通政司挂号，掌印吕通政见他本有些违式，不敢替他呈进。钱贡生次日就有本，劾通政附权党恶。吕通政急了，也就上一本道：“本司职在敷奏。即如忠贤盛时，恶生陆万龄请为忠贤建祠；李暎日比忠贤为周公，颂他功德如周公之辅成王。臣俱不敢封进。岂立异于方盛，而反党于既衰？”随将自己的本，并钱贡生两本，一齐封上。崇祯都看了，在钱贡士本上批道：“魏忠贤事体，廷臣自有公论，朕心亦有独断。青衿贡生，不谙规矩，本当重究，姑饶一遭。”在吕通政本上批道：“陆万龄，李暎日故为谄附。陆万龄法司究问。李暎日革去衣巾，抚、按问拟。其二人奏章，着即封进。”一时京师沸沸扬扬，也有赞新天子英明的，也有说钱贡生有胆气的，也有说魏太监这番不好了的。正是：

雪稳鸢鹞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

魏忠贤也知道不好了，没奈何上个“老病不堪”的本，辞那印务，崇祯就准他辞了，着令私宅闲住。忠贤只得交印退居私宅。想起当权时节，今日

---

唇亡齿寒——比喻关系密切，利害一致。

俎（zǔ，音祖）豆——古代宴客、朝聘、祭祀用的礼器。

（tǐn，舔）——人脸。

暎（yìng，音映）。



打事件，明日报缉获；今日送本来看，明日来领票拟。何等热闹，何等威风。到如今做了一场春梦。过了几日，与李永贞商议道：“局面已变，料封爵必不能保。又上一本，道‘世爵成命未收事’”。崇祯批道：“尔等先帝爵赏优隆。今退归私宅，控辞三爵，具见诚恳。准改公为锦衣卫指挥使，侯为指挥同知，伯为指挥僉事。该部知道。”这本一批出来，魏忠贤越索然了。当初只道公、侯、伯是世世流传的，就作不成皇帝，还做个铁券传家。谁知连这指挥也还不稳，岂不是一场春梦？有诗为证：

庸夫只合老耕农，漫欲分茅拜上公。

圣主当权时局改，印销印刻总飘风。

魏忠贤只道到此田地，也就罢了。岂知那上本的，还不肯饶他。叹口气道：“罢了。咱富贵已极，金银积有百万，怕不做个大财主？侄儿们还是锦衣卫官儿，还可支撑体面。不如把诰券、由宅一总缴进，或者讨得上位的喜欢，还可终身快活。”又上一本，“为恭缴诰券、田宅事”。崇祯批：“着吏部查收诰券，户、工二部查收田宅。”也不见皇帝什么温旨，好不抑郁无聊。

不料又有礼科给事中吴弘业，户部主事刘鼎卿，刑部员外史躬盛，御史安伸、龚萃肃，副史潘曾紘，不论是言官不是言官，纷纷上本。也有攻崔呈秀的，也有攻田尔耕、许显纯的，也有攻倪文焕、阮大铖的，也有攻操江刘志选、兵部侍郎潘汝楨的，都干连着魏忠贤。说这班人是鹰犬，魏忠贤是发纵。崇祯此时到也不发票了，这本大半留中，密密的询问宫、府，查他的过恶。他那逼死贵人，擅削成妃，甚至动摇中宫，事事有据。然后又参看奏章，他那削夺大臣，斥逐言官，甚至纵容校尉到处拿人，监毙忠良无数，又事事有据。他那分布心腹，掌握兵权，结交文武，把持津要，甚至假拿奸细，搜剔富户，追比官赃入己，又事事有据。到先皇帝病危的时节，假传圣旨，荫客氏，升大僚，那假旨的罪名再解说不得，推调不开了。崇祯皇帝赫然震怒，在一本上批：“崔呈秀着九卿会勘。”又在一本上批：“魏忠贤着内官刘应选、郑康升押发凤阳看守皇陵。”那徐应元感忠贤奉承的情，受忠贤求救的；他又自恃是皇帝从龙的旧臣，不知不觉跪下替他分解。不想早被皇帝看破。骂道：“你这奴倂，与奸臣相通，来替他求解‘好生无礼！’”喝教内侍打一百棍，也发到南京去了。正是：

洞如观火，迅若雷霆。

有严天子，赫身濯灵。

魏忠贤得了这个消息，那一惊却也不小。一交跌在地下，竟发了个昏，半晌才呜呜的哭转来。吩咐心腹猫食们，把私宅里金珠奇玩等物，收拾了四十辆。家里养的好马千余匹，拣选平日阴蓄的壮士七八百人，都带了短刀，弓上弦，刀出鞘，大半押着车辆，先走半日路程；小半留着保护自己，迟走半日路程。怕路上饭店少，住这些人不下，又差人到肃宁县，唤侄儿们在景州等他，要和他心里话。为因家私大了，搬载不尽，把存剩的金银缎匹，分散与这些名下的内官。又吩咐李永贞、王朝用，京师里有紧急的信，快差马上传报。只带李朝钦一个，做伴儿前去。李永贞道：“爷此行还该收敛些。这样行径。怕朝里的官员还放爷不过。万一又上起本来，道爷带了戎装武士，一路骚扰，不是贬他往凤阳，倒是升他去到任了。倘然圣怒不测，这一跌就

扮不起了。”魏忠贤道：“孩子们是好话。但只是许多行李，过了阜城、景州、德州，前头一带地方，处处有响马贼。没兵护送，如何去得？况且上位若要砍咱的头，早已砍了，何待今日？想为咱也是走策大臣，已从容押发凤阳，是尽头路了。就是朝里官儿见咱已去，料也饶得咱过了。你不须多虑。”李永贞道：“只怕到那不妙的田地，爷悔之无及。”魏忠贤道：“咱知道了，前路去再处。”大家叹一回，哭一回，好不凄凉苦楚。次日叩了头辞了朝，出了前门，并没一个来送，到彰义门外，才有平昔受恩的名下内官，约有百余人，纷纷哭着，前来跪在路旁，哀声震地，倒觉凄楚。朝里也还有与他相厚的官员，怕惹是非，连长班也不差一个，帖子也不送一张，凭他自去罢了。正是：

意气萧条羽翼孤，相看惟有泪成珠。

遥观帝阙多雄丽，再得重瞻有日无？

毕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六回 奸臣得娟姬 殒身 恶瑯有义阉殉死

闲观往事反生嗔，何多奸佞臣。算来名利总非真，徒然狂费神。  
拭睡眠，扫浮尘，偷窥月半痕。莫将闲话繁忙人，挥毫说与君。

《阮郎归》

亭夜排灯静不哗，谁从琴里听琵琶。  
秋深昼短愁看菊，雨足园肥饱摘瓜。  
杯酒未阑胸次阔，笔花先采目光遐。  
凭予谱出先朝事，泼墨如烟尽自奢。

不提魏忠贤押发凤阳。先来崔呈秀败兴回家，想想自己又削籍了，儿子的举人又革退了，侍妾又掳去了，金银又被劫了，又羞又闷，亦无颜见人。就是要来面会的，多诈病不出。日夕和宠妾萧灵犀饮酒作乐，凡是愁闷起来，解开裤子就干。倒像此中另有什么极乐世界，以为消愁遣兴之具。不论日里夜里，逢着便弄。如此半月有余，弄得身子空虚，眼睛前漆黑。常常眼花起来，看见平日枉法受刑这些官儿，或前或后，或隐或现，闭眼就看见，开眼就不见了。正是：

势败奴欺主，时衰鬼弄人。

一日正与宠妾萧灵犀在暖室中烘火，又吃了一回酒，就在醉翁椅上狂荡起来。忽然外边传进说：“魏厂爷已奉旨押发凤阳，限即日起程了。”崔呈秀听得这话，惊得面如土色。把那话儿拔了出来，连裤子也不曾系，跌足叹道：“罢了，罢了。正梁倒了，这些小柱那里支撑得来！”灵犀忙系裤子，又替呈秀也系好了，劝道：“老爷放心，亏得你先回家还好。魏老爷是头儿，也只押发南去，料不波及你了。”崔呈透此时一些心绪也没有，也不回言。连茶饭懒得下咽。灵犀见此光景，亦有些呆了。正慌乱间，外边传进说：“报房里报，有圣旨在吴弘业本上批：‘崔呈秀着九卿会勘。’报单在此。”呈秀见了大叫一声，一跤跌倒。灵犀同丫环们急急扶起。在醉翁椅上坐了一回，才叹口气道：“罢了我了。会勘就是拿问的样子，拿问便是下狱的前着。若一会勘，就有许多不好了。想前日加于人者，今日人加于我了。咱怎当得起。不如寻个自尽，省了这些苦楚，免了这些羞辱。”灵犀道：“如今朝里的官员，还有老爷的旧相知，不曾改换得尽。难道再没几个贪财的，护送他们十来万银子，倘得从宽，还有回家快活的日子。何苦短见。”崔呈秀道：“你不晓得，如今圣天子在上，财势两字用不着了，还说什么银子。”灵犀道：“别的罢”，你我恩爱，如何抛撇得下。况且京里埋藏的银两箱笼尚未发回，倘入他人的手，后来你这七岁和四岁的公子，将何依靠？大公子还羁留在京，年小不知世务。老爷嘎，你死不得的呢。”崔呈秀听了这话，不觉放声大哭起来。惊动了大夫人，和掳剩几个侍妾，齐来慰问，崔呈秀哭着说道：“奶奶，咱毕竟活不成。你儿子虽革了举人，科场作弊，不过问一名军，还可侍奉你。那些少年女人，何苦留她守寡，只是打发的好的。就是两个养孩子的，也不可强他，守不守只凭他心上。京里的银两箱笼，且看光景，大分要弃了。家里的产业只怕还不可保，须先把金银宝贝运在你兄弟家，做防后之计。然我亦就死的人，也是多言。你们各人走开，不须守着我，乱我的心曲。等我清静一回罢。”大夫人、侍妾们见他说完。都含着泪眼，真个回房去了。只

留萧灵犀在旁，小心伏侍。

崔呈秀或时自言自语，或时掩面悲啼。直到三更天气，身子疲倦难当，才和灵犀睡了一会儿。天才有些亮光，便一谷碌爬起来，叫起家人们，吩咐外边问去：“可有什么消息，便来报找。”家人去不多时，即来回说道：“报房打听，没有什么消息。只听见说初一日，京里差校尉两人，不知往那里拿人了。”崔呈秀道：“不好了，这一定是拿我了。若是初一日出京，今日乃十月初四，料也不远了。如何还没有的信呢？”萧灵犀道：“老爷不须着忙，拿不拿须吃些饭食，不要急坏了身子。”崔呈秀道：“那里还有心情吃饭。我想只有立枷一节，今已革除不用了。其余夹、打、拶、敲，厂卫还用此刑。教我如何熬得，决然要寻个自尽了。你不须苦苦随我。你先去收拾些细软，趁我在时，打发你往兄弟萧惟中家。拣个少年人儿嫁了他，完你终身。只不可再落风尘，被人耻笑。”呈秀说到此处，泪下如雨。灵犀哭道：“老爷说那里话，咱一个烟花，蒙爷抬举做了尚书的小夫人，兄弟萧惟中又蒙抬举做了参将。此恩难报，怎肯又抱琵琶向别船？情愿同死。”崔呈秀道：“咱官至尚书，家累数十万，年至五十七，也不为天。况且罪在必死，贪生无益，因此不得不死，你青年美貌，何苦也作短见？”灵犀道：“死原不是强得的，但情有所钟，不得不然耳。老爷你死不死，也该早决了。免得校尉到了，那时身不由主，便不容你从容自尽了呢。”崔呈秀哭道：“咱意已决。只要和你痛饮一番，就如睡去了再不得醒，才为稳便。”

灵犀吩咐丫环：“快取好酒来，咱和老爷痛饮。”不一时取到了，你一杯我一盏，吃了数巡，都大醉了。两个抱住痛哭了一会，见日落衔山、无光惨淡，说不尽分离的苦。崔呈秀先把系衣的丝绦抛过梁上，转系头颈，顷刻间缢死了。萧灵犀此时倒不哭了，猛然取悬挂的一口利剑，向颈下一勒，跌倒在地，血流不止。可怜红粉佳人，化作南柯一梦。有诗力证：

猩红片片点吴钩，侠气谁言燕子楼。

羞杀平康 依门女，琵琶且抱向他舟。

霜剑棱棱手自矛，青楼仗节古今无。

尚书自是非男子，却喜门中有丈夫。

时已抵暮，丫环们报与夫人，一家都来见了，哭了一场。忙请大伯崔钟秀到来商议，次日具呈本州赵知州。知州呈禀兵道，兵道委守将萧汉，同知州到崔家相验。果见崔呈秀缢死在二梁上，萧灵犀自刎在旁。一一回复了兵道，转呈抚、按，会稿具奏。不在话下。

却说魏忠贤带了许多辎重，一班亡命兵卒，簇簇攒攒，过了良乡、涿州。苦不得再见凤阁龙楼，喜已离了这龙潭虎穴。只指望在景州会了侄儿们。迤迤行来，且图做个富内官，快活那下半世。

谁知这路上淹腾的景状，早已传入京师。有个通政使杨绍震，怕这权奸鼓辨甚大，不肯安分守己去风阳守陵，遂上一本。本内道：

逆臣魏忠贤，奉旨发凤阳，大快人意。然凤阳滨海临江，其中啸聚者，多枭雄敢战之辈。忠贤犍金而结之，安知无揭竿响应者呼？东南半壁，恐非宁宇。况崔凝秀已逞旗鼓于两浙，同心合谋与皇家作难，再以心腹爪牙为之内应，未雨之防，不可不早讲也。臣闻其在途，拥兵千余人，皆久蓄亡命，弓上弦，刀出鞘，声势鸱张，如叛逆然。与其降发凤阳，待其谋逆而后擒之，劳师动众，靡有岁月，不若早早肆诸市朝，除此妖孽。

---

平康——唐朝长安丹凤街有平康坊，是妓女聚居的地方。后以平康作为妓女所居的泛称。

这本一上，崇祯即传旨兵部道：

朕临御以来，深思治理。乃有逆珰魏忠贤，擅窃国柄，奸盗内帑，诬陷忠直，草菅多命，狠如狼虎。本当肆市以雪众冤，姑以从轻降发凤阳。岂巨恶不思自改，致将素蓄亡命之徒，身带凶戈恶械随护，势若叛然。朕心甚恶。着锦衣卫差的当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处交割。其经过地方，着该抚、按等官，多拨营兵沿途护送。所有跟随群奸，即时擒拿具奏。毋得情容贿赂。若有疏虞，罪有所归。尔兵部马上着官，星递彼处属该衙门。钦此。

旨意一下，卫里即使差锦衣旗千户吴国安前去扭解，兵部也在马上差官传示各衙门。李永贞早已着心腹人，飞报魏忠贤去了。

此时魏忠贤正和李朝钦排搭行来，到了新店地方，离阜城县只得二十里了，只见有四个番子的模样，突至魏忠贤骡轿前。忠贤见了不知甚事，老大吃了一惊。及至问了，才知是李永贞差来的。那人在忠贤耳边低低说了几句，忠贤便不觉两泪交流。李朝钦不晓是甚原故，打着马赶到轿前问时，才知上位差官旗扭解忠贤到凤阳，不许众人跟随他哩。朝钦得了此信，也就呜呜咽咽哭将起来。忠贤忙道：“不要声扬。咱们依旧走路。”

傍晚到了阜城县。他一路原不敢投驿递里，只遍借饭店安顿，或发民房买米自炊。魏忠贤与李朝钦，在一个尤克简家歇下了。上房监押官歇，忠贤、朝钦对面房里一同安下。其余随从人等，散在各饭店去住。上上下下各吃了些酒饭，如鱼投渊，如鸟投林，大家去睡了。魏忠贤勉强吃了些面饭，在房里冷冷清清，坐不安，睡不稳。对李朝钦道：“前日处了徐应元，咱就道里头没有靠山，毕竟立脚不住了。还说发了凤阳，咱有的是金银珠宝，跟的是勇壮家丁，且到那里再作计较。就是低着头，小着胆，不做别事，也还穷咱不了。谁料那些官员放咱不下，又上了狠本，恼了上位，将咱扭解凤阳。这消息渐渐不好了。咱若偷生在此，后边正有许多不可知的事做出来哩。倘然提进京去，不要说那夹死拶死打死砍头死，想起都同，这些势要就是羞也要羞死了。况咱原是个无赖的人儿，也只为没余何，中年净了身。不料遭际天启爷喜欢，落下一套富贵，受用已极。今日就死，也算够了。倒不如趁校尉未到，寻个自尽。你随咱一场，快拿些金银逃向他方，寻个稳便去处，干自己的营生。你牌上无名，料没人寻你。”李朝钦道：“孩子是爷心腹人，爷死同死，再没得说。爷若死，孩子岂敢偷生？”说了，两个大哭起来。

有个京师人姓白，幼时曾读几年书，学得些《挂枝儿》，在外厢唱，要他听得。他唱道：

听初更，鼓正敲，心儿懊恼。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豪，进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如今寂寥荒店里，只好醉村醪。又怕酒淡愁浓也，怎把愁肠扫。

二更时，展转愁，梦儿难就。想当初，睡牙床，锦绣衾裯，如今芦为帟，土为炕。寒风入牖。壁穿寒月冷，檐浅夜蛩愁。可怜满枕凄凉也，重起沿房走。

夜将中，鼓咚咚，更筹三下。梦才成，还惊觉，无限嗟呀。想当初，势倾朝，谁人不怕，九卿称晚辈，宰相谒私衙。如今势去时衰也，零落如飘瓦。

城楼上，鼓四鼓，星移斗转。思量起，当日里，蟒玉朝天。如今别龙楼，辞凤阁，凄凄孤馆，鸡声茅店月，月彩草桥烟。真个目断长途也，一望一回远。

闹攘攘，人催起，五更天，气正寒。冬风凛冽，霜拂征衣，更何人效殷勤寒温？彼此随行的寒月影，吆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样荒凉也，真个不如死！

两个说了哭，哭了又说。只听是外厢《五更传》朗朗唱过，句句讥讽忠

贤。忠贤闻了，又惶愧，又凄楚。便道：“罢，罢，罢。今夜是咱的死期了！”于是他二人次第上吊。

外边的人，起初听得他们絮絮叨叨，啼啼哭哭，末后不听见声响，只道他两个睡着了。直到五更，监押官刘应选上催他梳洗，把他房门推了几推，才推进去。撞了一头，拿手中的灯一照，却是吊死的李朝钦。那壁厢梁上，又吊死了个魏忠贤。刘应选跌脚道：“不好了，李朝钦死了不打紧，吊死了正犯魏忠贤，倘万岁爷难为起监押官来，怎么了！”轻轻走将出来，唤了几个心腹猫食。同进忠贤房里，收拾了他的细软金宝，并自己行李，打直在马上。已是停停当当，才叫喊道：“不好了，魏忠贤走了，咱们快走追赶！”竟打着马，飞也似往南去了。

还有那一个监押官郑康升，为因尤家不够住，在对门袁光灿家歇。正爬起来梳洗，听见刘太监叫喊，忙走过这边来，已不见了刘应先。进对面房来，只见魏忠贤、李朝钦双双高挂。却不知监押刘官儿那里去了，郑康升委决不下，心里想道：“刘内相难道逃走了？一定怕万岁爷难为咱两个，故此假意吆喝，只说魏忠贤走了，趁势好跑路，如今说不得了，只得报与本县。免不得申了上司，相验明白，大家上个本儿。也只监押不谨慎，料也没什么大罪名。”计较停当，把一班跟随的人，与四十辆车的车夫，都安插定了，才去相见知县。那知县姓杨，先已有地方去报了，随即一同到城外店里相验，申文本府。府里申道，道里又申抚、按，星夜文书飞报去了。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七回 逆种寄赃慌落陷 客巴割爱泣投缳

威权露上草，富贵镜中花；奸雄自古枉成家，难将天眼遮。 帘外风声峭，帘前月影斜；  
升沉聚散但由他，捉笔且涂鸦。

《巫山一段云》

纷纷营逐笑痴虫，失着还存得着中。  
才攫金珠来内帑，咸抄宝玉入宸宫。  
朱楼深掩留残月，画阁高寒待晚风。  
试向权门一回首，主人何处抚草丛。

话说魏忠贤缢死在阜城县尤克简家。巡抚见了申文，便委河间府吕推官，会同本县杨知县，来到南关店内。正值锦衣官旗吴国安也到。三个官一起相验明白，又将随身行李查点寄库，随行人寄监，一一进报。巡按又差人跟随锦衣卫官旗，前去赶那四十辆金银珠玉，并拿本内要拿的壮丁。卓巡按会同顺天巡抚，以罪监投缳事具题，不在话下。

且说朝里已知魏、崔两个巨奸缢死，人人快心。还有说他诛戮多人，变乱法纪，这样死法还便宜了他的。就上一本说：“魏良卿、客氏通同作弊，侵盗内库珠宝，以千万计，须抄没正法，以警将来。”崇祯批下旨意道：“犯人魏忠贤、客氏家私，着秉笔太监张邦绍等，眼同厂卫及五城御史等官，严查籍没，勿得隐匿取罪。”此时客氏已经中宫处分，发回私宅了。太监张邦绍等不须厂卫、巡城，先将皇城内魏忠贤私宅尽行抄没，金银缎匹奇珍异玩，都造册恭进内库收了。

外边魏良卿、客氏两家，也知道必来抄没，每夜将箱笼搬运，寄在各相知亲戚人家，已非一日。客氏又想：“盗内库一节，万一朝臣发觉出来，皇爷发怒，料没什么好处到我。须预先逃出禁城。”只教儿子侯国兴且住在先帝赐的宅子里。自己轻身，只带了三四个平日的宠仆宠童，并细软金珠宝贝，只有万两，怕忒多了招人耳目。吩咐侯国兴：“须要小心谨慎。不久事定，便同你们一处过活。”料理已完，星夜出东门去了。

圣旨下这一日，肃宁府又着传应两长班，押十个大箱，住范都督家寄顿。那范都督因与魏良卿平日相好，只得收下了。不料北城熊兵马，有人把寄箱出首，报到巡城杨御史，即便差人搜捉。范都督慌了，连忙出首，尽数交点在官。有个杨六奇，亏了魏忠贤，做了都督。其时也有箱笼寄在他家，恐防连累，又不好出首，想连夜差人还了他，才得免祸。不料过了长店，将到卢沟桥，被南城胡兵马拿了，解送巡城王御史。都具本奏上，尽情入宫。太监张邦绍等，会同厂卫、巡城各官，把魏忠贤与客氏外宅，和那魏良卿、良栋、侯国兴几个大宅子内的金珠宝贝元宝缎匹，不计其数，俱眼同封记，造册进入内库去了。肃宁县房产，奉旨批：“着抚、按严加查明封固，从实具奏。”还有肃宁府第：“不必估价，着该御史拨夫看守。待东西底定，朕将留赐有功。其余住房田地，俱着该监会同厂卫、五城，估价变卖助饷。”张邦绍等官，共估得价该四万四千五百两，变卖解到户部贮藏。可笑魏忠贤平日损国剥民，招权纳贿，挣下家私有敌国之富，到此地位，何曾留得一件？落得万代骂名，死于非命。有诗为证：

---

投缳（huán，音环）——上吊。

眼同——带路指认，见证。

黄金白玉碧琅玕，取次输将入御前。

到底却教输杜甫，囊中犹有一文钱。

血战沙场历岁霜，分茅谁料在权珰。

边功到底难侵占，魏氏何曾得寸壤。

且说魏、崔两家已经籍没了。当时趋炎附势的，打成金盆、金鼎、金仙、金壶、金叵罗、金凿落、金溺器各样金玉器皿，都凿了自己名字。此时抄没进上，怕皇帝见了，知他平日奉承魏珰，好生惶恐，懊悔不迭。

起初通政司杨绍震本上虽参劾魏忠贤，却也并参崔呈秀。又有吴御史、贾御史，连连上本专攻呈秀。说他委身恶珰，大通贿赂，论法自当籍没。崇祯忽把本批出道：“是逆奸崔呈秀交结奸珰，招权纳贿，罪恶贯盈，死有余辜。赃私狼藉，法应没入。着抚、按地方官，将一切家产，尽行严加封固。细查明白，造册具奏，以助边饷。”顺天单巡抚得了圣旨，随行蓟州巡道孙毅，委赵知州、萧守备先将家产封固。到第二日，会同户部陈郎中、何推官、武知县，连知州、守备共五个官员，将他东、西两宅查点。那日是十月十二日，在西宅里查出银二万五千两。十三日，在东宅里查出银一万零九百七十二两，赤金三百四十三两二钱。随因孙兵巡为别事被论，直到十七日，单巡抚都到蓟州，着令细行搜查。崔铎慌了，只得将向来埋藏的尽行供出。十九日，起出三处共一万九千六百五十两，二十日，起出八千零四十两五钱。二十一日，又在书房里搜出七千五百五十两。共银七万一千三百四十六两五钱，金子只三百四十二两二钱。东宅里箱笼厨柜共一百九十五只，西宅里箱笼厨柜共一百一十四只。外有略从古当铺一所，原领银一万两。官府将他当铺封了。又因各本说他赃私狼藉，疑他有别处寄顿，把崔铎动刑起来，要他招称。崔铎哭禀道：“犯人原不料籍没，怎得先期寄顿？父亲出京，只带得两个骡车，其余尚在京师宅内。”抚、按会稿，只将现在共题，其庄田、房屋再行查奏。

本上了，奉旨差卓巡按，会同巡城吴御史，在京师宅里搜查。两个御史到得宅子里，却是空宅，看守家人都已逃去，箱笼厨柜多半掀开。两个御史只得商量封了，又提崔铎来问。崔铎随即供说，在东首几间小房里。押他同去，掘出银一万一千五百两，又一间掘出银一万九千八百两。其余箱笼三十四只，内中还有玉带、金银器皿、衣服等件。京里盘出共又银六万三千三百两；金杯八只，金罐一个；银杯三十六只，银盘四十只，银碗四十六只，银酒壶二把，银镶大杯六十只、小杯二十只，银盆一个，银八仙一座；箱里玉杯盘四十九件，玛瑙杯一个，琥珀数珠一串，金簪碧玉簪四十五只，金银牙玉带七条，犀杯盘四十件，又铜炉瓶六十件，玉壶杯三十九件，玻璃犀杯三十六件，珊瑚五枝，牙笏六枝，牙箸六十二把，牙仙三座，银仙、银船、银鹤共十一件，米珠罐二十个，珠蟹一只，洒线绒绸绫缎纱罗共七百九十二匹，衣服一百八十六件，帐幔四十九件，人参两箱，速香三箱，金川扇一箱，本州金扇三箱，蟒衣倭缎五十七件。两个御史一一造册，具本题进。崇祯批道：“奸恶崔呈秀，京邸赃私既经籍没，所有银两等物现贮兵马司。即着该方官照数解进。”可笑崔呈秀空挣下许多东西，分明只替朝廷看守了那几年，自己儿子不能够一些儿受享。有张打油诗为证：

积玉堆金广似麻，一朝攀入帝王家。

早知不是崔家物，何不当初少趁些。



说完崔呈秀家私籍没，又有个都察院司务许九皋，上一本道：“魏党田尔耕，大开告密株连之门，实其贪横无厌之腹，奸婪妄肆。先将吴养春百万家天。端没入，以饱权珙之欲。因而愈加宠幸，无所不为。占主事周京、生员高鯨田地，鲸吞故相李明赐宅，椎碎圣旨御牌。乞查拿正罪，籍没家货，以振国法。”崇祯批道：“田尔耕职任要地，冒滥锦衣，荣及仆隶，鲸吞霸占，惨害生民，不可胜计。盈室所积，莫非脂膏，不啻元凶之富。侵占故相赐宅，椎毁圣旨御牌，尤可痛恨。着先行削籍为民。其家货并各处伙计，该抚、按即时封固，尽数籍没，以充辽饷。”

那时田尔耕虽经告退，尚安坐在家，恣行威福。他有个大儿，为人仗义疏财，又肯延请南方名士，勤苦读书。虽是该世袭锦衣，他却不以为意，痴心要学他祖公公，兵部尚书田乐，替朝廷干大功劳，封妻荫子。起初见他父亲尔耕附了魏珙，结交阮大铖、梁梦环、倪文焕、许显纯一班人，做那反事，常常单骑到京。跪在尔耕面前，痛哭苦谏。尔耕全不理他，他便痛哭而归。人都称他贤明田大公子。尔耕二儿是个朴实不管事的，人都称他老实田二公子。惟有三儿凶顽作恶，往来京师，揽事纳贿，尔耕极欢喜他。此时田大公子，见父亲罢职，还只是同了田三横行无忌，知必不能保身保家。苦劝不依，坐视不忍，因他丈人是保定府高阳县一个世宦大家，离这任丘县原不多些路儿，把他妻子先寄在丈人家住了，箱笼物件也各各搬运些去。十月尽间，他有个苏州好友翁逢春，留下一个曲友姓吴，叫做黑吴四官。一夜田大公子和他吃酒，因说道：“吴兄在此，实为简慢。但小弟替兄玉成，想有五六百金了。寒家为三舍弟太横，家父又不听正言，必有奇祸。兄不如回去了罢，小弟不久定避往高阳去了。不是小弟抛去老父，也要有先祖一线书香。所谓同死无益。”黑吴四官道：“多蒙大公子扶持，实有六七百两现物了。三公子许我再从容半月，有一事成了，分我三百金，凑成千金回去。这都是大公子恩典。”田大公子道：“兄不要怪小弟见辞，这是好话相闻耳。只是不要后悔。”黑吴四官唯唯而散，各自去睡了。

田大公子正事在心，那里睡得着，竟在房里走了一夜。早起梳洗完了，取饭来吃完，叫小厮拿了一轴沈石田的画，一轴祝枝山的字，又旧图书一个，踱到田尔耕书房里来。田大公子向他父亲拜了四拜，田尔耕问道：“大哥子为何行起礼来？”田大公子道：“儿子见爹和三弟不肯收敛，苦劝不从，实实要往远方躲避去了。儿子只带得一轴画，一轴字、古篆印一个，房里东西、各庄田地分毫不动。媳妇料在外家，不致冻他，饿死。儿子且去一年半载，再回来侍奉爹爹。”田尔耕道：“痴孩子，往那里去！”大公子又拜上四拜。手执两轴与这旧图书，走到门首，已预先吩咐备下的马，上马加鞭离了任丘县去了。连家人小厮也不带一个。田尔耕遣人去赶，赶不回来，也就丢在一边了。

谁知过了三日，卓御史前来籍没，把田尔耕、田二、田三尽行拿了。家属不问良贱，尽行逐出，草儿也不曾带一根出来。家中金银、珠玉、宝玩、缎匹虽不比魏忠贤，却不减崔呈秀，都封固了，造册进上内库。所有田产，尽数变卖入官。那黑吴四官的七百金，也在籍没数内，家属队里一并流出，人走得个空身子。幸喜束肚里偶带得七八两银子，将就盘缠回家，仍旧还是个清寒人。人像那田尔耕，做下了铁桶的事业，铜斗儿家私，都做一场春梦。连他父亲挣下的锦衣世家，也都付之东流了。谁知又有黑吴四官，不听田大公子的好言，终不得一毫受享。有一首油诗，单说那田尔耕的：

尔耕原是尚书裔，锦衣世袭非容易。  
不听长公忠直言，全家抄没空流涕。

且说客巴巴躲在东直门外一个庄子里。带了三四个心爱人儿，住在那里。镇日只是吃些酒，酒醉了轮流干那件事，消遣闷怀。听见儿子侯国兴寄在监里听候发落，到也还不惊慌，又听见任丘县锦衣大堂也被抄没了，便跌脚捶胸道：“天爷嘎，逐个儿拿了，怎饶得咱过。咱和今的皇后没甚仇恨，那张娘娘好不恨咱。倘他两个好了，说起咱的事体，定然有些不保。咱受用惯了，怎受得刑罚？况且皇帝也曾伏侍，一个娇滴滴半老佳人出头露面，岂不被人笑倒。苦嘎！苦嘎！吩咐取出酒来，咱们大家吃个烂醉，再处罢呀。”

不一时酒肴到了。吃了一回，客氏脱了上下衣服，叫那三四个心爱人儿，轮流戏弄。说道：“我的哥哥，你们射死了咱罢，省得又费条绳子。”大家无耻到二更天气，各在炕上睡了。不提防客氏哭了一会，取了一条汗巾，悬梁自缢，去见阎王了。次日，三四个心爱人儿看见他缢死，打伙儿偷了他些金银珠玉，各自逃生。跟随的报知地方，申报了东城兵马司。七日后才得入殓。可笑客巴巴，八人大轿，四道开棍，何等荣耀？挣下那几十万家私，到今日如此结果。有诗为证：

将老佳人逞艳姿，九重诱主实堪嗤。  
岂知一旦成虚废，归土无期暴露尸。

## 第十八回 科部疏雪正臣冤 羈戍路逢天子赦

正阳门外人儿去，千万叠，魂销烟树。羈继不放行，戍遣难留住。

贤君一旦新临御，准开释，孤臣有主。忠直尽弹冠，各把在肠诉。

《海棠春》

树梢寒云映晚舟，浅池新水绿于油。

推囊到处投诗句，解杖看山数酒筹。

松径落花无意扫，薛门啼鸟自然幽。

闲来捉笔修践史，正直终须释累囚。

话说崔、魏既经投缳，客氏又复自缢。此三人之死，虽不曾明正典刑，亦可少伸士气了。只是受屈含冤的，一时岂能尽雪？前日江西道御史安伸上本，劾那崔呈秀，原有两句道：“不拜生祠之强项，反遭无端之囊头。”奉旨道：“呈秀罪恶多端，着九卿科道官会勘，已有旨了。本内不拜生祠反遭陷害的，着指名来说。”安伸又上一本道：“巡抚刘诏，太监陶文，悬忠贤画像于喜峰口，逼胁众官罗拜，称千岁。独遵化兵备耿如杞愤怒不揖，且云：‘吾头可断，吾膝必不可屈！’以致忠贤仇恨，立传塘报。奉诏特参，先帝下之诏狱。许显纯严刑拷掠，身无完肤。幸而未死，为硕果之存。今尚羈狱中，实可矜亮。”又有河南潘副使，工部员外郭兴言，刑部主事耿应昌，同时各上一本。潘副使本内道：“耿如杞不媚宦而罹大辟，当为昭雪。”工部员外郭兴言本内道：“李承恩违禁之罪，于法当斥，于例当宥。刘铎之死，天日俱惨。遵化道耿如杞剥军激变之罪，蓟州道胡士容监盗食粮之罪，俱属矫诬。”刑部主事耿应昌本内道：“臣在刑言刑。遵化道耿如杞，蓟州道胡士容，按辽御史方震孺，大理寺少卿惠世扬，户部主事李柱明，皆属无辜，所当矜恤。使之久锢囹圄，臣知皇上必有所不忍。”崇祯把这几本一概留中，朝臣惶惶莫解。这几员犯官在刑部狱里，也都疑惑，道是圣意不知如何。

当时牢里诸臣，起先听得说崔呈秀被逐，便互相说道：“这干老子不得力了。”又听得说九卿科道会勘，又大家笑道：“贼子这名军，脱不去了。”又听得魏忠贤押发凤阳，齐声叹道：“新主英明，除这大奸不费一些气力。可贺！可贺！”落蝗又传说两个都吊死，各官拍掌笑道，“这是生死交情，所谓父死子不得独生耳。”过两日，忽报客巴巴也吊死，彼此合掌笑道：“畅哉，畅哉，快赶上去，还与魏贼做一处，到是长久夫妻。”这几个官，常常把这干人说说笑笑。偶然一日，几个又聚在一处，惠世扬道：“如今就未蒙开释，幸诸奸先死于我等眼中，谢天理报之速也。当日魏贼阅视陵工，崔贼送一个册子，三圈是要杀的，两圈是谪戍的，一圈是削夺的。我与方老先及诸位老先儿，俱是三圈。幸天不绝忠良，至今沉于狱底，岂知奸人反先死了。”想如今，这册子谁来用着他。”说罢呵呵大笑。耿如杞道：“当朝中审时节，那司官把册子一看，说我事多冤枉。那大堂道：‘事干里边，谁敢不遵。一概照他行便了。’如今这大堂说，我们五个都在矜疑，法当赦宥两人。说话天壤之隔了。”胡士容道，“这是时势不同。也是我们命该坐狱，若是旧年

---

塘报——紧急军情报告。

矜亮——褒扬。

大辟——古代死刑的一种。

矜恤——怜惜。

这时候忠贤死了，想我料不至拿问，料不至拟大辟了。”正说得热闹，只见一片声响，报进来道：“奉旨赦耿老爷。”那耿如杞道：“各位老先儿，你把我捏上几捏，莫非大家在梦里？”众官都笑起来。一齐都看圣旨，不但赦免死罪，竟是原官起用。真正是喜出望外。都道：“是我朝未有之事，耿老先儿意外之喜了。可贺！可贺！”方震孺道：“不亏耿老先儿这铁头颈挣着不拜，又亏这铁身子熬得许显纯这贼子的酷刑，也到不得今日了。”耿如杞道：“小弟苟全性命，还望做什么官。但小弟既蒙昭雪，列位老先儿，不久毕竟都出狱了。”圣旨不敢稽迟，便都作了辑，告别出去。正如笼中鸟、槛中猿，一旦放出。有诗为证：

形容憔悴发毛斑，幸得身离狂狴间。

逆旅寒灯相照处，却疑今在梦中还。

且说耿如杞出狱，次日早朝谢恩已毕，回到下处。草成一本，“为圣主殊恩难报，累臣万苦堪怜，谨述当日强项始末，并下狱荼毒，仰恳天恩矜察，准臣回籍调理，以便图报称塞事”。本上了，崇祯不肯放他回去，批道：“览奏强项始末，及下狱情节，殊可嘉悯。耿如杞着即铨补，以伸直气。不必陈请回籍。”吏部竟把如杞补了原职。

当时又有个正直的大理寺少卿姚士慎上一本，本上道：

谨奏为循职杼愚，乞诛逃孽，以彰国法；释累囚，以扩皇仁事。臣蒙擢贰棘寺，窃廷尉天下之平也。奸逆未剪，臣得执而诛之；淹抑未申，臣得执而雪之。皇上殪 魏忠贤、崔呈秀于廷，雷霆之击也；释耿如杞于狱，日月之照也，惟是今称元凶渠魁，无过魏志贤。而忠贤欺罔蔑制不赦之罪，无过公、侯、伯三爵之封。今魏良卿已现获正法，良栋、良材尚在脱逃。擅窃封拜，忠贤之逆胆包天；沐猴而冠，三竖之凶锋震世。金吾蟒玉未足称荣，妄希茅土之殊宠。浸假而簪纓北面，莫厌狼心，宁无问鼎之明谋？此不速诛，何以申法？宜严行擒缉，骈斩西市，以昭朝廷之宪典，以快神人之公愤者也。臣又照得方震孺、惠世扬，一以按臣而魂消风鹤，一以言官而势倾宫府，罪拟自取，实无正条。说者谓：“高出、胡嘉栋不以逃议辟乎？彼之铁案如山，震孺之死法独更，何以服二人于囿中？”然不曰彼一逃再逃，此监军无死守之责乎？又谓：“崔呈秀不以交结干诛乎？彼死有余戮，世扬生而遭谴，何以服呈秀于地下？”然不曰彼赃迹显据，此青衣入内风影无凭乎？展转迟疑，异日之葛藤禾了；一刀两劈，暗里之揣摩俱消。息群器而定众议，未必不由于此。又照得毛士龙已经遣戍，后行提解。彼惊魂于周顺昌等之狱毙，夺魄于刘铎之惨杀，不能作范滂赴死之勇，聊效张俭全生之术。今或窜匿海岛，或走死道路，俱未可知。宜乘皇恩浩荡之时，明赦前罪，令其自行投到法司，从宽结案，纵归田亩。宥一人而天下知恩，亦皇上如天之德也。臣在理言理，原非越俎，伏祈裁择施行。

这本一上，正值改元正月。崇祯批道：“览奏，奸孽魏良栋等脱逃，着该衙门严行缉获，以正国法。方震孺已有旨了。惠世扬以言官势倾宫府，罪虽自取，既经恩恤，着作速会议开释。毛士龙并着自行投到，法司与从宽结案。该部知道。”此本一下，不但方震孺、惠世扬不日释放，连副使胡士容，刑部主事耿应昌，户部主事李柱明，一一都放出狱去了。

且说刑科给事中有个毛士龙，是万历癸丑科进士，极是个守法不阿的人。

---

狂狴——即狂狴狴（bì àn，音必岸），传说中的一种野兽。古代常把它画在监狱门上，后以它代指监狱。

铨补——量才补用。

殪（jì，音即）——杀死。

骈（pián，音篇 阳平）斩——一并斩首。

逋（bù，音布 阴平）谴——不受谴责。

起初魏忠贤窃弄威福，才起手时节，受罪瑯刘朝、田诏、刘进忠等数百万贿赂，密托毛士龙开释，士龙不从。立传中旨说，诸内官监反，令诸瑯分掌司礼监，并乾清宫内牌子事。士龙上本力争。及魏忠贤开告密之门，借交通李三才为案，急拿废总兵陈天爵一家五十余人，镇抚司打问。士龙力持公论，与锦衣卫骆思恭重究番役官旗，告人陈辅坐诬论绞。只因懿安后才入宫数月，客氏妒宠，纠魏忠贤飞造妖言，诬国母系盗犯孙二所出，士龙竟自检拿奸党，与主使逆徒，并问大辟。忠贤恨士龙事事与他相违，必欲置之死地。密令魏党邵辅忠诬士龙贪盗淫权，下九卿会议。那九卿周嘉谟、邹元标、王纪、冯从吾、王佐一班儿正人君子，从公确议，极丑诋辅忠，极昭雪士龙。那忠贤无可下手，忽传内旨，把士龙革职为民。又凭田尔耕、许显纯锻炼成狱，说他与赵南星分受李三才赃银三千两，追赃遣戍。

天启六年，士龙赴平阳卫。忠贤忽令御中刘徽，参刘弘化、房可壮、樊尚燝、毛士龙四人，仍扯邵辅忠旧诬成案。传内旨，士龙一同逮问追赃。那时毛士龙在山西平阳府授徒自给，得了逮问的报。有弟毛之望伴兄在卫，士龙向他说道：“我顺受其正，即当慷慨就道。但逆瑯矫旨拿人，不知冤毙了多少正人君子。覆巢倾卵，义不可就。我宁学张俭偷生，以观时变。”之望道：“兄长所见极是。但弟独留既不可，兄独行又不放心，不若我随兄从太行山间道归里。藁葬二亲，连兄家阿侄都带了出来。生死且听之于天，才是顺受其正。”士龙道：“既是阿弟丢我不下，没人在此照管，趁旨意未到，官府不来拘钳，一面打发家属，着老仆毛忠跟随，打从大路慢慢回去。我同阿弟悄悄离了平阳府，打从太行山小路星夜过了岭，便不怕人追赶了。就是家属在途，只要隐姓埋名，料不致于受累。”商议已定，先把家眷发回。自己反在本卫，每日点到。卫官吩咐：“毛给事原系免点，以后不须来了。况且除夕已近，各许给假过年。何但一位老先生，本卫不看缙绅体面，做个人情？”从此又过了两三日，趁小除夕，又假意送了卫官些年礼。回到下处，收拾行李停当，做一包儿。是毛之望肩上背了，反把下处门开着，弟兄两个出了城门，忙忙如丧家之狗，登程去了。有诗为证：

一肩行李客心单，况值残年旅梦寒。

前路太行多险处，空教夜半起长叹。

晓行夜宿，半忍饥寒，已望见太行山了。但见：

累累矗矗，杏杏冥冥，氤氲绿润，霏青凝。石含古色，泉闭冬声。时疑风雨，夜怯雷霆。南载阳而北停雪，西岭见日而东峰见星。云拂石床，霓裳可接。风过松岭，仙籁如闻。信鬼神之宵聚，而地天之昼冥。太行险绝，久久驰名。

毛士龙弟兄两个，见了这险峻的山，有些害怕。还是晌午，只得且在山脚下饭店里住了。问那地方居人的路径，都说道：“山虽陡绝，有一条大路，慢慢的上下，也不十分艰难。一里二里便有饭店，随时可歇。只是饭钱比山下贵些。顶上玉皇庙，有道士迎接，洗澡管待，极是丰洁，临行谢他的，也不十分争论。”弟兄两个歇了一夜，次早登山而去。

一步一步，都是往上。行走到玉皇庙，果有道士远接。入得庙来，问了乡贯，就请入净室，摆上午饭。一般也用荤，只是没鱼。吃饭已毕，领到庙后一望，迷迷蒙蒙，千百里都在目中。正所谓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

氤氲(yīnyūn, 音因晕)——形容烟或气很盛。

霏(dànduì, 音淡对)——云密集的样子。

下。”毛士龙不觉伤心垂泪。有陪行一个老道士问他缘故道：“我见尊客是南直人，忽然到山，也有些疑讶。今见坠泪，越发可疑了。我也是江阴人，云游到此，爱此地景致非常，暂住这庙里，且过十年五年。不期与尊客相遇，也是宿缘。”毛士龙道：“失瞻了。既是同乡，又是一位高士，也不必隐讳，不肖乃宜兴癸丑进士毛士龙，避魏瑯之祸，问道回乡。足下上姓，请问为何出家。”老道士道：“原来是位缙绅。我乃江阴徐霞客，如白云舒卷，来去无心。偶然而来，偶然而住，或又偶然而去，都无成心。”毛士龙弟兄重新作揖道：“久闻高人大名，今日得会，岂不是不幸中之大幸！”徐霞客又细问了被逮的事，夜间向士龙道：“公不可竟回。还该令弟先去打

听光景，再去未迟。此间供给，并不消费你资斧。”毛士龙道：“极承指教，只是住此叨扰不当。”自此遂定了主意。第三日，打发毛之望独自回家，好不酸楚。有诗为证：

雪压茅檐冷倍增，多情最是旅中灯。

手羈浊酒伤离别，夜话新闻叹废兴。

儒骨只如调病鹤，饥肠聊自咀寒冰。

明朝北别东西去，再得相逢恐未能。

毛之望含泪别了哥哥，毛士龙也含泪相送，早起晚行，忍饥忍饿，走厂七千余里，直至五月才到家里。那平阳府打发回来的家眷，还未到家。毛之望明日就带了侄儿，又凑了些盘缠，往常州府打听拿问消息。方知家眷被镇瑯崔文升等，领魏忠贤的命令，四布兵排罗卒，必欲杀士龙于途，囚家属四十五人于狱。前前后后，死了十二人。抚、按申奏，才不十分追比，连那赃银搁起一边，家属放出，在民房里住了。毛之望对侄儿道：“你在家里，只因年小，不曾打听。万一连你母子又拿上，本府追比，如何是好？平原你遮母们受累，已自不堪，岂可又累及你母子？我如今带你前去，一路也不消怕得了。此番设处，盘缠已自充足，便行得路了。”只两月，便到太行山玉皇庙里。毛士龙正因想念家里，和徐霞客坐着讲论。忽见他叔侄到了，父子兄弟着实伤感了一回。权且暂借栖身，只落得清闲自在。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忽又残年已尽，新年到了。谁知天启已于八月二十二日宾天，崇祯以次年正月为崇祯元年。姚大理正月上了本，三月里才传到山西地方。毛士龙猛得一梦，梦他亡父说：“你已赦了，快快下山。”次日和之望商议，别了徐霞客，依然到平阳卫来。方知果蒙恩赦，连到法司从宽的话也不消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徐霞客——公元 1586 — 1641 年。名徐宏祖，号霞客。著有《徐霞客游记》，是地理、地质研究方面的宝贵文献。

## 第十九回 伸刘冤奸弁伏法 锄遗孽各逆典刑

闲看世事悠悠，怕提头，未来过去，总似现前愁。帘外景，镜中影，去如流，忠良奸佞一样不存留。

《相见欢》

古日穿林曙色深，短檐风息昼沉沉。  
半千贯 酒今朝事，百万邀欢夙昔心。  
笔谱忠魂香未散，话干凶孽笑初淫。  
倦来戟手庭前步，忽听邻家捣暮砧。

话说在狱、在戍的，虽渐渐开释，死的却不可复生了。有个工科给事中郭兴邦上了一本道：“奸弁张体乾媚人杀人，情状自供甚明，谨据原揭奏闻，仰祈圣断，立赐诛戮，以雪千古之奇冤，以定通内之罪案。”只为当时扬州知府刘铎，原是张体乾罗织成招的。今见新主当阳，巨奸已死，人人皆为刘铎称冤，自然攻击到体乾身上来了。体乾出揭巧辩，故此郭给事上本劾他。崇祯批道：“张体乾罗织无罪既确，着送法司，从重拟罪。”

问官乃是河南道御史陈乾惕，大理寺寺副俞思慥，刑部江西司官范济世，又员外申用嘉，会审这件事。是日，陈御史先叫张体乾上来，问道：“你陷害刘铎这桩事，怎么样说？”体乾辩道：“这事捉获自有谷应选，定罪自有刑部。与犯官何干？”申员外道：“捉获虽是谷应选，难道参本也是谷应选么？只因你那本参得忒重了，故此把刑部执法的，倒说是徇情。好好的郎中高默、主事陈振豪、汤本沛、徐日葵，都降级调外。我且问你，你既说刘铎是造谋的，便是正犯了。何故不取来质对明白，竟自上本？”体乾道：“此时刘铎在刑部。”范郎中道：“哇，胡说！就在刑部，也是取得来的。这等强辩！”随又叫谷应选问道：“你当时原只缉着诈刘知府的假番赵三，怎又造出刘知府咀咒一段话来？”谷应选道：“捉是犯官捉，审须不是犯官审。”范郎中再叫孙守贵问道：“你拿赵三与刘福时节，曾有什么贿嘱方景阳的话么？”孙守贵道：“小的那时只缉得是赵三诈钱，并不晓得什么刘知府的事。”范郎中道：“谷应选，这不是你生情造事，陷害无辜么？快拿夹棍来！”谷应选大叫起来道：“各位老爷在上，犯官当日缉获，原为赵三诈钱。后边是张体乾将刘福夹拶，说贿嘱方景阳，着犯官搜捉。都是张体乾作主。”陈御史道：“当日陷害刘知府，升赏之重轻，就是今日拟罪之首从了。”俞寺副道：“体乾酷断无辜，这死罪自然难逃，谷应选依从布置，诬捏符咒令牌，或可稍从未减。”陈俞两个让刑官执笔，出了审语道：“张体乾依诬告人至死罪，所诬之人已决者，反坐以死律，斩决不待时。谷应选依告人因而致死音，例绞秋后处决。”

一干人犯取具供招解堂。这刑部苏尚书，会同左都御史曹思诚、大理寺少卿姚士慎，将他两人口辞又审了一番，同出参语道：

会看得张体乾，蓄媚权之奸心，逞害良之毒手。知魏忠贤素憾刘铎，辄与谷应选同谋，捏造符书，诬坐咀咒。而黄堂郡守，与曾云龙、彭文炳、刘副等，一时骈戮西市。体乾、应选，且扬扬以杀人媚人冒非常之赏，道路为之咨伤，天日为之惨淡。从来横诬冤惨，未有如是之甚者。借五人之腰领，博一身之富贵，即戮二人于市，犹未足赏五命之冤。查当日拷审刘福，令供刘铎咀咒的系张体乾，有原疏可据。而谷应选为捕方景阳，假搜黄纸牒文以成之。二犯虽共

谋诬杀，献媚邀功，而休乾之罪为尤重。张体乾拟斩罪决不待时，谷应选引例秋绞，庶情罪各当。孙守贵缉获假番，事委可原。伏候圣裁。

崇侦看了参奏的本，俱已依拟。张体乾委官斩讫。谷应选后来死在刑部牢里。不一日崇祯敕下刑部并锦衣卫衙门，圣谕道：“非法刑具，惨酷异常，允非圣世所宜。着遵高皇帝敕谕，其余刑具概从焚毁。”这旨意一出，不但京师称颂，天下那一个不感戴圣恩。有诗为证：

祖宗法度日星昭，法外难添三尺条。

免得圆罪相对泣，如天德意薄恩膏。

且说朝里一般官员，除了魏党漏网在位的，无不恨恨三奸，必欲剪草除根。他们道：“强如董卓，横如梁冀，不免身死家灭。当日如蔡邕，加班固，这两个绝代文人，不过与奸雄偶尔交往亲密，并没有贪虐害人的事，尚且身死狱底。魏、崔、客这三个狗男女，如何子孙得以漏网全身！”你一本，我一本，只管狠奏。

崇祯累累严旨，着三法司拟罪。因此便将忠贤侄魏良卿，客氏子侯国兴，呈秀子崔铎，批着河南司主事杨凤翥、袁文新、王汝受，御史曹谷、吴尚默，大理寺正何京、寺副俞思慥，贵州司员外康承祖，将他三人罪恶尽情研审。你推我让了一回，是曹御史秉笔。先叫魏良卿、侯国兴，问他魏忠贤、客氏内外通同，陷害裕妃、革封成妃、逼逐皇亲动摇中宫等事。二犯辩道：“事在宫禁，咱二人其实不知。”又单叫魏良卿，问他：“矫旨打死郎中万憬。逮系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朗瑞、袁化中、顾大章、王之寀、周宗建、缪昌期、夏之令等，先后死在狱中。又唆使织造太监李实，上本捏参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李应升、黄尊素，以致攀龙投水身死，周起远等冤死狱底。地黑天昏，神号鬼哭。这罪何逃？”魏良卿道：“这都是伯父，和奉承他的文武官员，造此恶孽。与犯官何干？”曹御史喝道：“你是阉人孽种，冒滥封爵，还称什么‘犯官’，叫手下打嘴！”魏良卿连连叫道：“犯人不该！犯人不该！”又问他：“以诗句恨刘铎，立杀五命。诱吴荣首告黄山，致吴养春、程梦庚，平白死于牢里。将吏部尚书张问达诬赃追比，又将各官耿如杞、唐绍尧等坐赃问罪。千古有这样凶恶的人么？”魏良卿道：“这虽是伯父的不是，却也是外官逢迎诬奏。伯父太监性儿，下手忒狠了。犯人全然不知。”落后问到蓄养死士，阴谋居摄，遍差心腹太监，布满军马钱粮地面，魏良卿道：“犯人虽然不知，伯父的罪恶，实是再没得分辩。”曹御史然后叫崔铎上去，问他父亲呈秀：“故违交结近侍律例，结拜义父。计杀高攀龙。假借门户，排陷正人君子。怨苏继欧，吓令自缢。移丘志充赃银，陷害李思诚。丁母忧不行守制。不由会推，竟升兵部大堂。将亲弟崔凝秀升浙江总兵。乐户萧惟中既非武科，亦非武士，竟升授密云都司。妄称功德，广建生祠。冒滥边功，屡叨恩荫。那一件不该碎尸万段？”崔铎也推是父亲做的：“犯人一些不知。”吴御史喝道：“你们这三个，当日享富贵，冒封爵，难道也都不知，也不干自己事么？”俞思慥道：“这三奸若不为子孙计，怎放这般毒手。你们既不肯招，敢是要试一试锦衣卫当年拷问各官的刑罚么？”魏良

---

蔡邕(y ng, 音拥)——公元132—192年。东汉陈留人。他博学多才。灵帝时拜中郎将，与杨赐等奏定六经文字。不久因事免官，董卓召为祭酒(官名，五经博士之首)，累迁至中郎将，后以董卓同党死于狱中。

班固——公元32年—92年。著有《汉书》，后被作为窦宪同党被洛阳令捕捉，死于狱中。



卿慌了，对侯国兴、崔铎道：“罢呀，左右是个死，咱们都招了罢。”便一一招承，都画了供。各责三十板收监。各官明立文案，依律定罪，具招呈堂。

只因魂、侯二孽，通同盗出宝物一事，招内未详，再批刑部郎中徐士俊、徐继藩，员外康承祖，主事杨风翥，会同寺正何京、御史李思启、李应荐，将良卿、国兴并客璠、客光先、杨六奇、戚畹范守仁一班儿，都提到都城皇庙里，再三隔别研审。在先抄没出内库宝物、一一明载册籍，便是真赃实证了，如何赖得？不用刑罚，满口招承。也都画供结案，依律具招呈堂。

刑部苏尚书，又会同曹左都御史、张右部御史，会勘明白，具本题奏道：

魏良卿市井庸奴，逆珰犹子。值忠贤柄柄之日，胆大包天；乘爵赏暗奸之秋，焰张盖世，醜颜五等，有何汗马微勋？冒爵上公，已犯刑书重辟。犹且内结妖姆，表里为奸；外构国典，朋比共济。盗内藏归私囊，则窃玉窃钩，隐然有窃国之势；视祖制如弁髦，则无章无法，居然有无上之心吨良卿陈文，非有大功勋，枫封么爵，秋后（斩，津不坐叶。上之心。魏良卿除文官，非有大功勋，辄封公爵，秋后处斩，律不坐外，当与侯国兴，俱合依盗内府财物者，照律盗乘舆服御物者，作真犯死罪，决不待时，客光先、客璠、杨六奇，或以付姆从侄，或以异姓假鬼，依附妇寺，横行都城。续貂并坐，不异沐猴而冠；择食磨牙，何异傅虎之翼。所当发烟瘴地方，永远充军。范守仁既系戚里、宜守朝常，乃托足阉门，垂涎家饷。但未经染指，随即首官。当戒怙终，宜从未减。

本上了，崇祯批：“着刑部会官，将魏良卿、侯国兴即行处斩。客光先、客璠、杨六奇俱着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余依拟。”十二月二十日命下，次日在西角头双双斩首。魏良卿刚刚三十岁，侯国兴只得十八岁，都做了没头鬼，去见阎王了。有诗为证。

鸚猴一旦窃冠裳，撻笏垂绅玷庙堂。

今日双双空手去，曾将何物见阎王？

且说三法司既将二孽典刑了，岁已逼除，一应本都该灯节后才上。怕魏忠贤、客氏、崔呈秀三犯的爱书停留不得，把原会议三人罪状，又于二十三日上一本道：

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况刀锯之余役乎？魏忠贤挟先帝宠灵。钳制中外，交结客氏，睥睨宫闱。其大者如嗔怒张国纪，则立枷而杀数命，且连纵鹰犬，儿摇动乎中宫；私憾成妃、裕妃，则矫诏而革封御，至摧抑难堪，竟心于非命。夫且不知上有君父矣，其于臣僚何有？于是言官死杖，大臣死狱，守臣死于市曹。缇骑一出，道路惊魂；告密一开，都民重足。生祠遍海内，半割素王之宫；谀颂满公车，如同新莽之世。至尊在上，而自命尚公；开国何勋，而数分茅土。尚曠无耻之秽侯，欲骈九命；叠出心腹之内党，遍踞雄边。至于出入禁门，陈兵自卫，战马死士充满私家，此则路人知司马之心，蓄谋非指鹿之下者也。天讨首加，寸碎为快！客氏妖蟆食月，翼虎生风。辇上声息必问，禁中摇手相戒使国母尝怀忧愤，致二妃久抱乎沉冤。且先帝弥留之旦，诈传荫子，尚以只一为嫌；私藏见籍之脏，绝代珍奇，皆出尚方之积。通天是胆，盗国难容！崔呈秀则人类鸚鸚，衣冠狗彘。谁元母子，而金啡蟒玉，忍不奔丧；自有亲父，而婢膝奴颜，作阉干子。握中枢而推弟总镇，兵柄尽出其家门；位司马而仍总兰台，立威欲钳乎言路。睚眦必报，威福日张。总宪夙仇，迫为地中之鬼；铨郎乍吓，惊悬梁上之缢。凡逆珰之屠戮士绅，皆本犯之预谋。惟幄选娼挟妓，歌舞过于朝昏；鬻爵卖官，黄金高于北斗。虽已幽快于鬼诛，仍当明正于国法。其余魏良栋、魏鹏翼、魏志德等十四名，及崔铎、崔铎、崔钥等，或赤身狙狯，或黄口婴儿，济恶而玷贤书，无功而攫世爵，切应投于荒裔，以大快夫群情。候命下，

---

舆服御物——皇帝的衣物。

撻（y ng，音英）——扰乱。迫近。

本部行原籍抚、按，将魏忠贤于河间戮尸凌迟，崔呈秀于蓟州斩首。其魏志德等；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追夺诰命。魏良栋等四名童稚无知，或准释以彰法外之仁。

崇祯览奏批道：“既会议明确，着行原籍抚、按，魏忠贤于河间府戮尸凌迟，崔呈秀于蓟州斩首，其客氏身尸亦着查出斩首。将爰书刊布，中外晓谕，以为好恶乱政之戒。魏志德等充军。其魏良栋、魏鹏翼、崔鏗、崔钥，既系孩稚无知，准释以彰廷法外之仁。”这本一下，随该各抚、按遵旨，将忠贤发尸凌迟，呈秀亦将尸斩首。客氏身尸，却无从查验。有诗为证：

生杀惟心信手摩，报施不爽帝无私。

忠良死后人追惜，巨恶原来并戮尸。

## 第二十回 文武才耀抚甘肃 彪虎党定罪爱书

花前徒倚，日月如流水。往事评论犹未已，何暇翻黄曳紫。忙将闲手关门，挥毫别有乾坤。  
斥佞旌忠公案，千秋万古犹存。

《清平乐》

楚才自昔比三吴，义气文章冠两都。  
文武全才世能几？嗟哉彪虎笔遭诛。  
笔诛原自法唐突，其恶数之如数发。  
公非公是在人心，正人不见奸人没。

话说魏忠贤这样威势，崔呈秀这样贪婪，一个死后凌迟，一个死后斩首，若是鬼魂有知，亦当自笑。只有客巴巴因为没处查他尸棺，免了身首异处，倒便宜了他。虽是这般说，他生前虽逞艳质妖姿迷惑人主，又仗天子宠灵横行都下，实不曾害几个朝官，伤几个善类。全尸之死，也算便宜了他。儿子既斩在西角头，聊可正其应得之罪。至于客光先、客璠、杨六奇发配充军，各人之所犯所受，允得其平。可见恶人里面也有大小轻重，天眼分明，报应一些不错。

崇祯改元了，正月灯节已过。二月，崇祯召对平台，内阁黄立极、施凤来、李国、张瑞图，大小九卿都在。问了些明廷政事，忽在御袖里取出毛士龙原上的本，把与辅臣们看道：“这个人大有经济，朕欲用他，可惜他坚守林泉，不肯出仕了。朕记得有个赣州巡抚梅之焕，当时朕在信府时节，有人说他是文武全才。为何不见了此人？莫不也是魏忠贤逐去的么？”施凤来答道：“臣素识其人。他任南赣巡抚，丁内艰回去了。端端坐在家里。只是魏忠贤痛恨杨涟，迁怒楚人。又见梅之焕强项恃才，特授意党人徐大化参之焕，道入王安幕。魏忠贤矫旨削籍。不久又以周士显转铨事，诬之焕悬坐追赃，皆党人陈序、梁克顺罗织成案。不久又有周应秋讼言于朝道：‘梅之焕奈何诅咒我上公，并作诸不法事！’魏忠贤便欲矫旨逮问。臣等举朝不服，忠贤因之暂止。今久不作长安梦。陛下问及，真尧舜为天下得人心之心。”崇祯道：“朕素知其人可以用。今甘肃缺巡抚，这是边方要紧所在，非文武全才，不足以任此职。朕心欲用此人，众卿以为何如？”诸臣齐声答道：“皇上如天之仁，普照天下，足见优国忧民。何愁不治？何患不平？梅之焕此任，允合群情，臣等不胜欣幸。”崇祯说道：“既是这等，不必会推，着吏部快写敕与他，”随即星夜起用梅之焕，做了甘肃巡抚。

报到湖广麻城县，之焕正收了百来个门生，在梅市地方建了书馆，朝夕课经讲艺。忽闻此报，真以从天而下了。正是：

胸中经济此时信，塞上功名它日勉。

梅市门生束卷辞，甘肃貔貅伏造。

梅之焕收拾行装，府、县到门敦请，不敢久稽，单身就道。只带了亲弟梅之焯，并七八个伴当，迤邐北行。行至信阳州，接着了敕书。敕书内有“便宜行事”四字，梅之焕举手加额道：“圣恩，圣恩，比前更自优渥，敢不竭犬马之力，誓死以报知遇。”

行到了陕西交界，衙门吏书皂快，带了卫兵三百名，远远跪接。从此旌

林泉——山林与泉石。指幽静宜于隐遁之所。

貔貅（píxiú，音皮休）——古书上的一种猛兽，常用来比喻勇猛的军队。

旗蔽道，鼓乐喧闻。堂堂军门，又是帝心特简，那一个官员不竦身恭敬。梅之焕就在省城到了任。三朝行香已毕，陕西巡抚请吃了迎风酒。第四日就起马往甘州进发，这番随行的兵就有二三千了。但见：

熊黑角逐，貔虎争先。击长毂以雷奔，望高旗而电集。千百成旅，四七为名。往往来来，高高下下，如吹烟火而涨日，似起沙砾而薄天。在上者学不专经，素知韬略；在下者阵非师古，自得纵横。郁郁中国，偏伤远塞；依依垂柳，益怆边城。无劳聚米而列队能圆，不待披图而山川在掌。前呼后拥，地裂山崩，堂堂巡抚下甘州，烈烈千旌过渭水。

梅巡抚到了甘州，就有杨总兵、道、府、州、县等官，带来许多将校前来远接。坐了衙门，杨总兵先见了，待茶而别。然后各官陆续进见。过了三日，杨总兵又来拜。告茶已毕，杨总兵开言道：“一来小弟与老大人接风，特来面请。二来为边寨兵子，苦患豆疮，僵卧郊原，奄奄待死。今欲会同了老大人，乘此机会要去剿他，若能成功，蟒玉可得。梅巡抚道：“我辈取蟒玉于病中，人将笑指为豆疮使所赠，断然不可。况生事边城，万一因此而劳兵动众，朝廷岂不归罪于我？”杨总兵连声喏喏，把这事就搁起了。

到任才一月，忽边兵入嘉峪关。梅巡抚会同杨总兵分左右出师夹击，东兵大败，杀他将官二十余员，兵二三百，降其老弱六百余人。边兵从此再不敢犯边了。上了报捷的本，朝廷特加褒赏，天下都知梅之焕是文武全才。有诗为证：

宁辞蟒玉不乘危，正正堂堂自出师。

莫道文人边略少，功成俄顷识雄姿。

莫说梅之焕坐镇严边，功多劳重。他一心为国，未雨绸缪，又上了一本，要简将练兵：“将懦者罢之，兵弱者汰之。庶几不糜俸糜饷，无忧东顾。”崇祯又准了他的本，仍许便宜行事。梅之焕就择日下了教场，先把那旧将旧兵严加考核，去了十八员将官，并去了二千五百兵。另行出榜，招将材，募健卒，好生严紧。不在话下。

却说朝里有户科给事中李觉斯。上了一本道：“权奸虽殄天刑，权党未正国宪，伏惟皇上一怒以畅神明之怀，以洪尧舜之量事。”内参魏忠贤十孩儿、五虎、五彪，用心比弟侄更狡，造恶比弟侄更大。崇祯批：“三法司会议来说。”刑部苏尚书，会同部察院曹思诚、大理寺左少卿姚士慎等，斟酌议妥，连名上本。本道：

国之有法，帝王所以律世，即臣子所以律身，故奉法唯谨，必不趋权门而开纳贿之路；守正不阿，何至杀人命以当媚灶之资。乃有身居文武之列，名号虎彪之凶，若李夔龙、田尔耕其人者，臣等钦奉明旨，再将前后纠参之疏，备细查阅。除魏忠贤、崔呈秀、客氏具招另题外。其参五虎各犯，有谓他人典铨，人人不能自越，李夔龙典铨，立地便作金堂，且谓挟买官之资所致者。有谓吴淳夫一郎官，不数月，他已脐脚贰，虽董卓之蔡邕一岁九迁，速不是过，又与崔呈秀受彼织锦六千金者。有谓河南道掌道御史报提有日，崔呈秀欲越十余人用具心腹倪文焕，必俟文焕差竣回道，然后具题，又与崔呈秀植党骗财，赃盈巨万者。有谓田吉该怀挟之参，瓦全已去，乃二载曹郎而尚书极品，叨名器若承綯，又满载而归，家累陶、石之富。总之，明

---

貔虎——比喻勇猛的军队。

金堂——即金都御史。明人都察院署左右金都御史，略次于左右副都御史。

承蛭（tiáo，音条）——捉蝉。

陶、石之富——陶，陶朱公，也即春秋时的范蠡。石，即晋朝石崇。二人均为万贯家财的富户，后以他们代称富者。

旨云“附权骤擢，机锋势焰，赫奕逼人”，足以蔽其罪矣。按律云，官受财枉法至满贯，绞罪者发附近缙所充军。谨按诸犯被参，各有入己之赃，正合受财枉法之律。如吴淳夫以六千计，倪文焕则以盈万计，皆明明分受到于参疏，可照数追音。李夔尤、田吉，虽疏中赃数未经开坐，然一称挟买官之贖，一称累陶、石之富，非纳贿何以得此？既经论劾，难以轻宥，二犯合行各追银一千两。各犯事同一体，俱应遣戍以做官邪。并乞敕行原籍抚、按，就近严追，以助边饷，尅日发遣，无容缓者也。其参五彪各犯，有谓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狐假鸱张，戕害多命，皆忠贤门下刽子手。有谓田尔耕掌锦衣卫，许显纯掌镇抚司，忠贤草菅人命，皆出两人之手者，有谓许显纯敲扑绪绅，皮开肉绽，尸腐虫蚀，日不一瞬者，有谓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网罗锻炼，钩棘株连，榜掠惨于炮烙，泣冤魂才夜半片纸者。如杨涟、周顺昌、周起元等一十余人，俱毙卫、司之狱。总之，明旨云“受指怙成杀人，草菅幽圜累囚，沉冤莫白”，足以蔽其罪矣。按律云，官故勘平人，因而致死者斩；同僚官知情共勘者同罪，至死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例云，酷刑官，不论情罪轻重，辄用惨刻刑具乱，若致死至三命者，武官发边卫充军。田尔耕、许显纯系掌印故勘之官，应议斩律；孙云鹤、杨寰、崔应元系共勘之官，减流尚有余罪，所当照例究遣，投诸边裔，以御魑魅者也，恭候命下施行。

崇祯批下旨意道：“奸逆盗权，阴谋叵测，凡厥党羽，所当严惩。五虎、五彪既会议确的，李夔龙、吴淳夫、倪文焕、田吉，行原籍抚、按追赃，照数解助边饷，尅日发附近卫所充军。田尔耕、许显纯，即着原籍监候处决。崔应元、杨寰、孙云鹤，行原籍抚、按，发边卫充军。各犯浩命通行追夺，以为附权蠹政之戒。”命下，刑部一一发各原籍抚、按，监候的监候，发遣的发遣了。有诗为证：

大僚朋比共为奸，世袭烟消辱祖先。  
机阱陷人还自陷，任教摇尾情谁怜？

此时虎彪处了，朝里还有杨维垣等几员，在籍还有阮大铖等数十员，逐渐儿有人谈及了。崇祯未敢遽行，细细还要查访。这正是贤主慎重的意思。

一日圣上偶到赃罚库，睹了籍没忠贤的奇珍异宝，乃叹道：“天下脂膏，都被阉奴刻剥迫尽！”一头说，随于逐件检玩。也是合当有事，看到金字贺屏，是次相张瑞图亲笔写的，圣心大怒。明日坐朝，召集众臣说道：“张瑞图擅通逆珰，谗进贺屏。本该重处，天下只道擅戮大臣，人心不服。姑从轻逐他回籍。”旨意一下，可惜文章冠世、书写出群一个才臣，只为主意不定，依附权奸，一但被斥去了。正是早知今日，悔却当初。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一回 凶星出世多强力 恶曜临门得艳姿

风发发，吹瘦寒花明月。晨起懒将尘砚拂，却为闭周折。 逆闯 出身须细说，想起不禁立发。天遣凶星心性劣，累我操不律。

《谒金门》

历代岂元盗贼起，随起随灭无留余。  
惟唐黄巢走天子，然亦匪久为人屠。  
乃有大明自成季，起家无赖人轩渠。  
偶然作贼何大志，几上之肉釜中鱼。  
官不杀之致蔓延，千秋话及长嗟吁！  
我今细数伊畴昔，以代春秋之笔诛。

这回把朝里的事放过一边。且说陕西有个延安府，乃近边关的地方，极远的府分了。其地之人都有些气力，文才少武艺多，不肯安静。一味凶狠暴戾，见事风生。府分有个米脂县，是个小小县分。这县都鄙少，堡集多；城里人少，城外人多。其县有个双泉堡，是个大大村镇。东西两街口，有两口大井，故此唤做双泉堡。这双泉堡大富的也甚少，极贫的也不多，只有中等的财主，倒也有一二百家。堡西有个李守忠，原是丰衣足食的小财主。他父亲李海，就以耕田种地起家。但只都是单传。惟有李守忠生一子李鸿名，娶妻完聚二十岁了，万历丙午年正月里，守忠又生一子。那鸿名在九月里也得了一子，十二月里鸿名就死了，也只算得单传一般。守忠又喜又悲。三年后打发大媳妇转嫁了，只和妈妈抚养一子一孙，度其光阴。

八岁上送他儿孙上学，儿子取名李鸿基，孙子唤名李过。这叔侄两个不喜欢读书，酷好抡枪弄棒，演习厮打。空拳交手，各不相让。李守忠再三嗔责，他们那里肯改。读了五年的书，准准每人识了三五百个字。十三岁上，李守忠的妈妈歿了，李鸿基与侄儿李过，那里有个哀痛的心肠。背着李守忠出去寻朋觅友，吃酒撒泼，无所不至。

近地有个刘老儿，也是有身家的，单生一子名国龙，也是十三岁了。二岁上丧母，便没人拘管，飘飘荡荡。父亲年老耳聋，又管他不下。不期与李鸿基相遇，两个说得投机，遂为密友。一日李鸿基同侄儿李过，只约了刘国龙，在郊外把马。又到空地上耍一回拳，就在本处一个小村店吃三杯。说到咱们三人志同道合，何不同去学些武艺，做些大勾当？“那书读他做什么，我见了书，就头疼了。”三个人一齐笑将起来。随即算还酒钱，出了店门。一路商量定了，要学桃园三结义。到明日出了二钱一个的份子，买了三牲祭礼，借一个关帝庙里结拜为结义、兄弟，不论什么叔侄了。

拜过关王，鸿基就要比比气力，去拿那神座前的铁香炉。问问道士，说有七十三斤重。李鸿基就走至炉边，轻轻的提起来，在殿上走了一转，好端端放在原先去处，不费一些力气。道士没有一个不吃惊，赞他好本事。有诗为证：

未言射石能没石，气欲吞天众星白。  
十三小子手撩衣，视铁非铁神欲飞。  
旁观叹绝迷五色，眼中罕见此强力。  
不生东南生西北，搅乱乾坤眠不得。

刘国龙见李鸿基轻轻提了七十三斤的铁香炉，又不面红，又不喘息，便道：“大哥好力气，只怕咱提他不起。”鸿基道：“兄弟不要没志气。异日还要踢天弄斗，谅这小小香炉，就说提不起了。”刘国龙真个上前撩衣把铁炉一提，那里提得动。两手去抱，却也抱将起来。但只走得四五步，便放下了。李过见他两人光景，也便伎痒起来。努力向前把炉一提，却也提不动，也学刘国龙抱将起来，走了十四五步，就放下了。离这原先去处，倒有二十步远了。道士称赞道：“咱们摇也摇不动，如何三位天生这样好本事。真正难得，这便是当今李存孝了。”李鸿基又左手撩衣，右手把炉提起，绕殿又走了一转，才放在原先去处。略歪了些儿，又提了一提，端端正正，才把手放了。道士连声喝采道：“你李爷好人，才积下大德，这样好子孙。”李鸿基道：“咱要做大丈夫，横行天下，自成自立一番。若守着咱爷这些家业，优游度日，也不为男子。三年前曾得一梦，梦见一个长大将军，叫咱为李自成。咱想要改了自成名儿，贱号就叫鸿基，你二位道可好吗？”刘国龙说：“咱两个小兄弟，替大哥庆号。”道士道：“小道也搭一分，依原在敝房来何如？”说笑了一回，就在道士房里杯盘狼藉，各吃得醉熏熏的去了。

到明日，果然刘国龙、李过，每人出份金三钱，交与道士。这道士原是个惯拐小官的，反赔了好些东西。尽情欢会，吃到三更才散。

从此三个结义兄弟，常常聚在一处吃酒撒泼。李守忠晓得了，把李自成、李过各打了一顿，依旧请了个先生，要关他家里读书，指望收他的心。谁知李自成连侄儿也不通知，索性偷了些银子，逃往延安府，一道烟去了。急得李守忠手忙脚乱，求签回卜那里放心得下。又过了半月，没有一些信息，心里越慌了，哭道：“我的亲儿嘎，你好似：

鳌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再不回。”

莫说李守忠思想儿子。且说李自成逃到延安府，寻访武艺教师。问着个姓罗的，原是将官出身，问军在老营里，人多说他做人英雄豪杰，十八般武艺精通。自成得了此信，欢喜不胜。次日，备了三两银子做贽见之礼，来投罗教师。罗教师问了来意，收了贽仪，就受了自成四双八拜。从这日为始，就住在教师家里，教他枪棒。三六九在教场里，同一班徒弟跑马射箭，好不用心。

说时迟，那时快，不觉往了四个月。他见罗教师武艺精熟，件件皆通，思量要约那刘国龙、李过都来就师。密密写一封半通不通的字，寄到双泉堡来，上写道：

咱在延安府老营拜了师父罗老爷为师，学习武艺。你二位兄弟快来一处同学，不可不来，丢了日子。李自成字付侄儿并付刘兄弟。正月十六日字。

寄字的是米脂县人，在府城告状的，李自成说了地头，他竟送到李守忠家里来。恰好守忠如痴似醉，立在门前盼望，恰像儿子或者走回来的一般。接了这字，就是天上掉下来一般，颠倒哭起来。一头哭，一头扯寄字的人进去，留了酒饭。细细问了延安府老营的地方，送了这人五钱银子，把字袖了，也不把孙儿看。次日吩咐老仆李健看守家里，自己星夜往延安府寻儿子去了。

且说李自成正在罗教师家学单刀起手。李守忠寻到他家，见了儿子，扯着哭道：“我的亲儿嘎，想杀你爹爹哩。”罗教师问了来意，才知道李自成瞒了父亲出来的。再三劝他，该从父亲早早回去。李自成不肯道：“待我学

成了武艺，回家未迟。”罗教师又说道：“你不可执迷，有违父命。苦不忍别我而去，过几时我到米脂县来看你，料我本官肯放。你若不依我言语，不但背父，抑且背师，我也不教你武艺了。”李自成见罗教师如此吩咐，只得依了他。当下罗教师备出饭来，管待李守忠。歇了一夜，次日送他父子回到米脂县来。

过了两三月，李守忠恐怕儿子又想往府里去，只得备了一副礼，差李健敦请罗教师来家。连李过、刘国龙都拜他为师。从此罗教师来来去去，两边师徒，不知费了李守忠多多少少的束修供给。家道也渐渐消索了。

不知不觉，李自成叔侄虽然武艺学了七八分，年纪多有十八九岁了。李过还忍耐得几分，惟李自成开口骂人，动手打人，只管在外嫖赌闯祸。李守忠没奈何了，道是男大须婚，儿子、孙儿都该娶个妻房了。媒人说来说去，李过不十分拣择，先聘定了邓家闺女。李自成口口声声要拣个绝标致的，再也不得凑巧，只得先让侄儿成亲。又过了半年，只是不得中意，一个王媒婆道：“大叔若要标致像意，除是二婚头女人，倒有个绝标致的。”李自成道：“只要标致，二婚何妨？难道二婚的，巴就候坏了不成！”王媒婆哈哈笑起来道：“大叔说得有理，咱明日同去看罢。”自成道：“咱在家里等你，不可失信。”说罢就别了。媒婆转身暗想道：“人说李自成英雄豪杰，原来这样没志气。咱自耍笑他，他只认真，倒说这样话。这也不干咱事，是他自己情愿，落得赚他些儿。”

明早领他去，看了这女子，果然生得标致。但见：

浓纤得中，修短合度。眉若削成，腰如纨素。丹唇皓齿，红颜若晖。留盼光溢，动袂芳菲。红靥写云，柳眉学月。绞锦共文，瑶贝合质。远而望之，非云非雾，如烟如霞；近而即之，诸光诸色，杂卉杂华。翡翠帘前，见美人兮迟暮；芙蓉帐里，想冶女兮柔靡。夫既烨烨乎神娇而骨媚，能无跃跃乎意动而心迷。

李自成看见此女，也是姻缘辐辏，又是冤家聚头，一个魂灵竟被他揭去一般。就在袖里取出一根五钱重的银簪，递与王媒婆，先下了定。那女子娇声浪气，谢了万福。自己缓步入内去了，教他母亲捧出茶来。李自成吃过了茶，忙起身回去。对父亲说了，定要娶这二婚女人为妻。李守忠拗不过他，只得依允了。

那知这妇人原是老妓所生。幼时老妓死了，过继与韩妈妈为女，就姓了韩。极是个贪吃懒做，好弄那话儿的。十四岁上，卖与省城一个老乡宦为妾，韩氏嫌那乡宦老了，只管激激聒聒不安本分。住了三四年，偷了书房小厮，老乡宦把小厮活活打死，韩氏退还娘家，只追一半财礼。因此又卖与府城一个富监生。那监生为没儿子，先有了三个妾，韩氏进门是第四房妾了。况且监生也有三十来岁，不中他意，又偷了两三个俊仆，着实打了一顿，又退还娘家，连财礼也不追，凭他改嫁了。

这韩妈妈是贪财的，口口声声说：“我女儿模样儿好，做正，要财礼一百两；做小，要财礼二百两。”那知李自成看上了这妇人，再和父亲说了，出到八十两财礼。说“早晨种树，晚头乘凉”，三日里就要择吉成亲。那韩氏见李自成虽不俊雅，却也一貌堂堂，料他毕竟有本事会弄筲的了，喜喜欢

---

束修——也称“束脩”。十条干肉。古代上下亲友之间相互赠送的一种礼物。《论语·述而》：“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后多指致送教师的酬金。

辐辏——也作“辐凑”。车辐集中于轴心。比喻人或物聚集一处。



欢，情愿嫁他。再三逼他母亲，一般也备了些桌桶衣裳，嫁到李守忠家里来。拜见了公公，成其夫妇。李守忠见那妇人袅袅娜娜，不像个良家，就有些不像意了。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二回 李自成杀妻逃难 艾同知 缉恶遭殃

无聊心情倚画屏，虚堂又见月痕生。壮心不冷，笔墨尚纵横。  
检到先期遭闯祸，消磨更属酒频倾。妖妻拨祸，恶煞起纷争。

《相思引》

忠良奸佞听公评，不禁纷纷感慨生：  
若并精神图职业，岂容流寇恣纵横？  
剧寇自成莽夫耳，溯厥起手真堪鄙；  
无赖少年拥妖姬，捉奸不双轻杀死。  
问官不明吏舞文，既不偿命何当军？  
致令凶徒生叛逆，青天白日起愁云。

话说李自成娶了韩氏来家，第一夜就被他缠个不住，连干了三四次，才朦胧睡去。没半个时辰，韩氏又在睡梦里推推道：“我的哥哥呀，你妹子韩金儿熬了好些日子，今夜定要和你弄个快活哩。”李自成被他再三推醒，只得又和他弄耸一回。已是大天亮了。

起来梳洗，同去拜见公公。只见李守忠有不乐之意，新郎新归见过礼，也就回房。那知李守忠夜来得一奇梦，梦见当方土地吩咐道：“你家祸殃进门，百日内主有大灾。你该速往河南，暂避儿月。倘违吾言，日后官府缠住，悔之无及欠。你儿子李自成有祸不妨，只须同你孙儿、孙媳快走，不宜被虎所伤。”说完，把守忠一推惊醒来，一字也不遗忘。细思神明之言，不可不信。故此见了媳妇韩金儿，知他是个祸根，愀然不乐。过了几日，只不通知李自成，却和李过说明梦小之事。假说泰安州进香，雇了一辆车，装上许多东西，自己藏带二三百两银子，连孙儿媳妇一同带去。吩咐李自成：“小心在家，不可恃强招祸。”耿耿噎噎的说完，洒泪而别。

此时李自成越觉事由自己。日里大酒大肉，呼朋觅友。夜里又和浑家，你一杯我一盏，吃得春兴发动，就干那件营生。夜夜不弄到四更天亮，不肯住手。如此月余，酒色过度，不觉一个精壮汉子，渐渐精神减少，腰肾酸疼，支撑不来了。有诗为证：

妖娆莫道腰肢细，太阴星遇真太岁。  
镇夜纠缠不放松，赳赳雄杰成薄脆。

李自成弄不过韩金儿，心生一计，只说四方不宁静，咱武艺还不十分精熟，要往延安府去再学几时。韩氏撒娇撒痴道：“我的亲哥哥嘎，你去了，叫我怎放得心下？”李自成道：“不过半月十日就回来的。这里往府城不远，去去来来，打什么紧。”随即收拾行李，和韩氏隔夜叙别了，竟自上路。家里原只剩得两个家人媳妇子。一个十七岁的小厮李招，早晚看守门户。

话休烦絮。且说韩金儿在家，正当不暖不寒时候，没瞅没睬，日里还滚过了，夜里好不难过。隔不上五六日，把小厮李招收用了。小小年纪，济得甚事，吩咐他外面寻人，那小厮胆子不大，又怕寻了别个，不要了他。口里虽是答应，只不上紧去寻。蹉蹉跎跎，过了十来日。指望李自成回家，再整旗枪大战几夜，泄泄那些欲火。偏生盼他不到。

---

同知——宋阿枢密院有知院事官，以同知院事为副；有知閤门事官，以同知閤门事官为副。府州军的副贰有同知府事、同知州军事。明沿用。

小厮——古时干粗活的仆役。

下日立在了门首，却过了个光棍，唤做盖虎儿。这人一味油花，不肯学好，东闯西闯，偷婆娘拐小伙子，连妻房也不娶，偶然一日，到双泉堡来探望亲戚，打从李家门首经过。见韩金儿立的跷蹊，看得古怪，就立住了脚，把一双眼只管看个不了。韩氏见他看得刻毒，嘻的笑了一笑道：“只管看我做什么？想是要描个样儿哩？”盖虎儿带着笑回言道：“实是要描个样儿，望乞施恩描一描，感激不浅。”韩氏转身就走，盖虎儿紧紧跟进客坐里来。韩氏问道：“你进来做什么？”盖虎儿道：“小兄弟来望望姐姐。”韩氏高声向里面道：“我兄弟在此望我，叫招儿取茶出来。”盖虎儿是个偷婆娘的老积手，明明晓得是认他做了弟兄，于中取事，欢喜不尽。言之未已，只见李招捧了两杯茶出来。韩氏相陪吃了，便道：“兄弟久不来看咱，你家里离这里路远，不如今夜住在咱家，明日去罢。”盖虎儿假意道：“姐夫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只怕不便。”韩氏道：“你姐夫往延安府学武艺去了，不知那一日回家哩。你是从小儿的弟弟，就住十日五日何妨。”盖虎儿便道：“只是打搅姐姐，又不曾带些小礼物来相送，心上不安。”韩氏道：“自家骨肉，何必拘拘这礼呢。兄弟请到房里去坐。”盖虎儿跟了韩氏，竟进卧房来。

韩氏自去收拾了一碗猪肉，一碗羊肉。又叫李招买了上好烧酒，一只熟鸡。打了几个馅饼，一碟葱，一碟蒜，摆在桌子上。对面坐了，饱餐一顿。也等不得夜深人静，两个滚在一处，成其云雨。但见：

两阵摆圆，双戈乱举。莺声啾啾，叫亲哥哥快放马来；龟首昂昂，唤好姐姐休将门锁。

一个咆哮如虎，弄妇女如羊；一个爱惜若金，赤裘身故任。顺流倒峡水洋洋，骨颤神酥声喘喘。

这番大战，直到东方发白，方得云散雨收。韩氏觉得快畅，叫声：“我的亲哥哥，世间有你这妙人儿，可恨我不得嫁了你，你娘子不知怎从修来造化，却得做你的老婆。”盖虎儿道：“小弟实不相瞒，为因看不上眼，遂没娶亲。若得好姐姐这风流标致人儿，成其夫妇，咱就日日跪你拜你，把你做活观音看承，也不枉人生一世。”次日韩氏不放盖虎儿回去，拚把酒儿菜儿多赏些与两个婆娘、一个小厮，谁来管他。一连住了五夜，谁知：

可口味多终作疾，快心事过始为殃。

却说李自成住在延安府十余日，保养身体依旧雄壮，又想回家叙叙旧情。此夜偶因天晚，归不及，就宿在十里铺地方。再也睡不着，耳热眼跳，好不难过。心里想道：“是我久别娘子，想念所致。啐，啐，啐，明朝此时，我把他提起小脚儿捣进洞里了，何必恁般想他。”索性放开念头。才朦朦胧睡去，身子已走到自己房里。只见一个后生，捧倒了韩金儿，在那里大弄，不觉怒从心起，拔出刀来杀死后生，被他走了。回刀却杀死了韩金儿。陡然惊醒，却还睡在饭店里。道声诧异：“如何正将回家，有此梦？”眼巴巴等到天明，打发了宿钱，也不吃饭，走向双泉堡。

正得到门首，想了一想，不去敲门。等了好一会儿，听得哑的一声门响，却是李招开门。见了家主，有些慌张模样，李自成越越疑心，喝道：“你这小狗攘的，为何这等慌张？”李招此时几乎惊杀了，那里还做得声。李自成大踏步进去，直到卧房门首。侧耳一听，里边哼哼唧唧了一会儿。忽然韩金儿一声浪气，连叫：“亲哥哥，咱要快活死也！”李自成大吼一声，把门只一脚，踢将进去。只见一个人打被里钻将出来，提了一件绵袄却待要走。被李自成一刀劈去，那人把绵袄一架，夺路鸟飞去了。韩金儿见是丈夫，吓得面如土色，精身子跪在地下，禀告饶命：“我再不敢了！”话未完，被李自成只一刀，把头已是劈开。可怜红粉佳人，止为贪花，害了性命。

李自成见妻子已被杀死，奸夫又被走了，又气又苦，心头小鹿儿乱撞，思量要收拾些细软逃走。谁知事机不密，却被邻舍察觉。都三三两两走拢来，围住了李自成问其缘故，竟走不脱了。有一个王保甲，怕李自成走了，连累地邻吃官司。又怕他英雄了得，不便擒拿，便哄他道：“从来为奸情杀了老婆，自首到官，还要给赏。是大丈夫之所为，何须着忙。”众人一齐撺掇，李自成只道是真，竟同邻里赴县出首。

此时米脂县缺了知县，却是本府艾同知掌印。他做官明白，不贪也不廉，不肯拗曲作直，一府都感激他。其日，一班地邻同了李自成当堂出首。李自成禀称：“妻韩氏，因小人不在家，竟和奸夫停眠整宿。小人早起回家，亲见奸情，被奸夫夺路走了。小人义愤将妻杀死，特来出首。”地邻也是一样说话。艾同知道：“妻子不良杀死，虽是正理，只是捉奸捉双。若是当场捉住，双双杀死，不但无罪，抑且有赏。今只杀了你妻，于律不合，难说公平无事。”就吩咐手下人带着批，着二衙孟县丞下乡相验，然后听审。

登时一班人，连夜跟随孟县丞往双泉堡来相验。韩氏身死，哄动了无数人，都来观看。到得家里，不料李招已报知韩婆了。带了许多真真假假的乡亲，把家里已抢个半空。韩婆儿已写有状词喊禀。

孟县丞相验已毕，随带一干人到县讨保，本犯监候。明日传梆，回了艾同知的话，封进韩婆子的状词。艾同知即批早堂听审。少停升堂放告，投文已毕，就审这件事情。艾同知先叫李自成，次叫韩婆子。两人说话，迥乎不同。他状上为“无故杀死发妻事”，艾同知道：“也难说无故杀死”。然后叫地邻来问，与李自成一般。艾同知又问是结发吗？李自成禀称是二婚。艾同知道：“捉奸杀死，这再不消说了。但不是当场捉获，只杀一人。虽不偿命，难免减等之罪。”把李自成喝打二十板，权且收监。韩婆子再三喊禀，只是不理，吩咐退堂。正是。

纵使人心坚似铁，难逃官法凛如霜。

李自成到了监中，晓得他是从容的，反来奉承他，与他摆酒接风。晚间一个丁门子，是艾同知用人，来与李自成悄悄打话，要他“烧炷香”，方可从宽结案。李自成道：“家中已被抢尽，父亲、侄儿都往他乡未回。须得召保出去，方能措办。”丁门子回了艾同知话。登时召保，自成保了出来。把房子、田地尽数不留，一总卖了五六百两银子。央丁门子送了艾同知二百两，才复出审单道：“李自成因妻韩氏不良而杀之，却无奸夫同杀为证，何以服人？况不合律。姑拟徒，俟获奸夫再审。”李自成大怒道：“明明奸情杀了淫妇，理之当然。如何得了我银子，又问我徒罪？我到上司那里去告，说有丁门子是过付。”丁门子知道这话，慌了手脚。进衙禀了艾同知，说他如此如此。

艾同知仍旧金出牌来，拘这一班人复审。李自成明知漏泄前言，这一番必然送了性命。一时怒发，提了明晃晃的刀，恃自己力大，衙门人又不提防，赶到后堂，正值艾同知金押，把刀一棚，正中前心。又刺伤了一个书办。众人见他凶恶，况又手无寸铁，如何抵当？被他提刀洋洋出城跑了。忙到双泉堡，一堡的人都未知他杀官一事，被他带了三四百两银子，星夜往甘肃地方逃死去讫。比及官府捕捉凶身，不知他已走去多少路了。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三回 新天子金瓯枚卜 众君子盛世弹冠

初冬薄冷微风袅，百岁光阴易老。丢却闲花闲草，著述无多少。

忠佞评题添烦恼，新政铺扬不小。凭着笔酣墨饱，须令烟云饶。

《桃源忆故人》

熙朝泰运开，良弼梦中来。玉烛调君手，金瓯卜相材。太平仗冯翼，辅理重盐梅。生色林泉士，弹冠不用猜。

莫说凶星李自成杀了艳妻，又杀了问官，这一逃去，做出翻江搅海的事来。且把朝里新政铺张扬厉一番，使那天下后世，也知崇祯皇帝是个英明的天子，原非无道之君。只为用的大小臣工，不肯同寅协恭替朝廷出力，却终日攻击邪党，各立门户，弄得朝政纷纭。还亏崇祯英明，留心图治。见天启时的贤相刘一燝、韩、叶向高都不安其位，圣心惻然不忍。又见现在的几个阁老只施凤来、李国不是魏党，却也没甚担当。张瑞图又为查出书写魏瑯贺屏，被逐回去。其时又因国子监监生胡焕猷动了一本，说这些辅臣，匡救无闻，庸庸伴食。崇祯虽不准他的本，心里也有些动念。忽然一日，传旨与吏部衙门，会同九卿，推入阁办事的官来看。吏部、九卿见皇帝英毅有为，不敢稽迟，将在朝与林下资俸可以入阁的官员，细细酌量，共推了一十二员。如现在翰林王柞远、来字道，九卿房壮丽、曹思诚，其余或养高林下忤瑯闲住，或累入荐例相应起用，如孟绍虞、钱龙锡、杨景辰、薛三省、李标、萧命官、周道登、刘鸿训，一齐列名呈进。

次日崇祯即召阁老施凤来、李国，吏科魏照乘，河南道御史安伸，俱赴内殿。在香案前叩头三拜，但见。

宝鼎篆烟袅袅，玉檠烛焰煌煌。全瓶奇卉落清香，却与金瓯相向。

雉扇遥分彩色，珠帘半卷瑶光。诸臣叩首肃冠裳，咫尺天颜瞻仰。

《西江月》

众官拜舞已毕，崇祯御口宣谕道：“内阁公孤大臣，倘得其人，社稷生民二福。朕何敢自定，须定之于天。”施凤来跪奏道：“海内多事，乞皇上多点几员，相助为理。”崇祯喜动天颜，道：“朕知道了。但这所卜之臣，以所得之先后为次序，还以官衔大小为次序？”施凤来等齐声奏道：“当以官衔为序，庶无紊乱之嫌。”崇祯道：“朕知道了。卿等平身。”众官俱起，随即趋出，序立在香案下。崇祯起至殿前，拈了三炷香，行一拜三叩头礼。内侍排列玉几，安放玛瑙砚、玉管笔在香案的左边，将大红龙凤花笺，共十二方，把会推孟绍虞等各人各写了一个名字，逐一与众官看了，尽拈成阄子，投入金瓶里。崇祯举五筋，拈起六个阄子，吩咐内侍展开观看。第一钱龙锡，第二杨景辰，第三来宗道，第四李标，第五周道登，第六刘鸿训，都是翰林出身。崇祯又行了一拜三叩头礼，还就了御座。众官各趋入叩头称贺。崇祯才吩咐钱龙锡等，俱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俱入阁同辅臣施凤来等办事。众官应诺，叩头退班。

京师人见新阁老都是翰林，道内外兼推，毕竟原是翰林官宣麻，大是奇事。但来宗道也曾祝颂魏瑯，虽不曾做他的鹰犬，人心有些不服。其余济济贤才，尽称帝佐。有诗为证：

良弼——贤良的辅佐。

林下——指退隐之所。

明兴代有中兴主，又见龙飞在九五。

相臣师济幸有人，简在帝心今师古。

自此崇祯皇帝既称英君，众阁老又称贤辅，就是来阁老，原系世家，在天启年间不得已权宜保身，不比崔呈秀、倪文焕、阮大铖这一班儿杀人媚人。如今遇了崇祯皇帝，也换了肺肠，尽心为国，如唐朝的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了。

一日，崇祯传出旨意道：“许志吉以参处秽吏，投身奸逆，借吴养春籍没追赃变价之事，鱼肉乡邑，深可痛恨。春抚、按一并提问。其的确价值，不妨从公估计具奏，以凭裁夺。再有李明道、崔文升，乃是忠贤之党，为害淮、扬，俱分撤回各案。诬陷忠良，虽系魏忠贤主谋，俱属田尔耕、许显纯罗织，李永贞、刘若愚拨置。虽经降调，仍发法司拟罪。”

此时众正满朝，忻忻望治。就是魏瑄同府的景州曹思减，不甚依势杀人，只不与瑄抗拒，现做都察院掌院，梁梦环现做御史，都被人参去了。大理寺少卿姚士慎，崇祯知他忠义，特命他问这田尔耕、许显纯、李永贞、刘若愚的事。共是两案。尔耕、显纯先杀在西角头，家私尽行籍没、不消说了。其刘若愚，因提李永贞未到，单提他来，公同刑部官审问一番。刘若愚供称：“逆贤用事，王体乾第一，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次之。若愚只在永贞门下抄写文书，逆贤正不关涉。”又供，自撰有《酌中志略》一书，详载各阉始末，递与姚大理看。姚士慎见他文词清劲，虽未竟，即如李进忠，也有同姓同名共三个。魏忠贤原名李进忠，本性魏，继父姓李，得宠后因避移宫一事，出了本姓，改名忠贤。李永贞原名也是李进忠，初因逆贤同名，在秉笔太监诸栋名下，就改了李永贞。又有一个西李老娘娘下用事的李进忠。其中又载，李永贞曾被万历三十二年墩锁计十八年，至升遐遗诏始放，其语甚详。姚士慎怜其才，因疑其枉奏，请长系，容他续完《酌中志略》一书。李永贞原降净军发显陵安置，先逃被获，解到京师。又会审了一审，缚至正义街斩首。将斩的时节，还跪向监斩官哭诉求免，看的人没一个不笑他痴呆。正是：

搏击苍鹰毛羽退，噬人乳虎爪牙休。

先年有个国公朱国弼，将本参劾魏忠贤，天启道他是武臣越职言事，奉旨革了他的俸，已经三年。此时见崇祯尽反逆瑄的事，上一本求准开俸。奉旨道：“武臣敢劾权奸，具见忠忱，准照旧支俸。仍将原停俸粮，照数补给。该衙门知道。”正是：

锱铢未效微臣力，升斗还沾圣主恩。

崇祯又准了施凤来的本，传旨道：“士习器陵已极，副榜会试，监生乞恩贡士，犹为近例，会典所无。着该部立案勿行。那副榜会试，监生还可进场，恩贡、功贡一切停止。”滥官也不知省了多少。正是：

敝袴须教酬死士，答纓未许锡贤郎。

御史曹谷，因京师公论，为贤太监王安称冤，上了一本。奉旨道：“王安赤心为国，遭逆贤矫旨处死，深可怜悯，准赠还原官。所籍家产，都给与

---

九五——《易经·乾卦》：“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术数家说是人君的象征，后因称帝位为九五之尊。

裴矩——公元547—627年。隋炀帝时曾官至黄门侍郎，奉命经略西域，跟随杨帝至江都，忤旨罢官。唐朝时，官至民部尚书。“

子侄承领。”正是：

冤沉海子今方雪，尸化随风恨未消。

当日魏忠贤驱逐皇亲张国纪，原把顺天府丞刘志选将本参的。今被翰林倪元璐奏明此事，崇祯大怒。其时刘志选，现任南京操江都御史，先行削籍，后行拿问。张国纪复原官。正是：

贪功妄欲学华歆，伏阁岂知羞道辅。

少卿姚士慎，上了起废一本。本上带参太监涂文辅，总督户、工二部钱粮，擅立公署，妄挫司官，凭藉忠贤生事，大坏祖制等因。奉旨道：“涂文辅附权糜费，已经斥逐。所修公署，着两部变价还库。其缴回敕印，即行销毁。”正是：

相臣未许侵钱谷，阉寺何缘职转输？

又有太常添注少卿阮大铖，给事中彭祖寿，实是魏忠贤的用人，此时尚列显要。也上了一本道：“楚材摧抑已甚，乞圣明破格起用，以辅盛治，以快人心事。”奉旨道：“大铖、祖寿俱系邪党，着闲住。”一时个个称快。阮、彭二人也都逐回去了。正是：

圣君明烛群奸恶，尚许双双学挂冠。

一时在位诸臣，虽未必个个皋、夔，人人稷、契，却也正人多，佞王少了。几个新阁老，在家的已乘传到京，弹冠相庆。朝夕商议的，只是死的忠良未蒙旌表，黜的贤才未能升耀，磨拳擦掌都要干这两件正事。却因事关重大，不是轻易独奏的。惟有内操一事，尚未痛革。那知崇祯圣明出人意表，偶然一日，召对阁臣，密向周道登、刘鸿训、钱龙锡道：“内操军士，俱是魏忠贤赋予招来的，中间党羽不少，当时毕竟谋逆。幸而天佑皇家，得有今日。若仍留在禁城之中，到底防他不测之变；若要一朝散遣，这些人安享钱粮惯了，人极计生，又怕激变。不如善遣之，只不许再入禁中便了。”钱龙锡等道：“陛下睿虑，诚非臣等所及。”崇祯忙即传旨道：“内操军士，劳苦特甚。着给假一月，归乡省亲。仍从优犒赏，俱给月粮。该衙门知道。”那些军士个个都欢天喜地道：“万岁爷知疼着热，好皇帝！好皇帝！”一齐领了犒赏月粮，俱出城去了。正是：

不用楚歌频唱彻，一时星散八千人。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华歆(xīn, 音新) 公元156—231年。东汉平原高唐人。官至尚书令。后依附曹操。曹丕称帝后，官至司徒。魏明帝时，任太尉，封博平侯。

皋夔稷契——均为传说中上古时代的贤臣。

佞王——同“（xì, 音先）壬。”巧言谄媚，行为卑鄙的人。

## 第二十四回 慰忠魂褒封特旨 毁《要典》采纳良言

悠悠忽忽过秋夏，弄寒辞暖初冬夜。痴魂紧逐少年游，相怜乍，相看他，酒杯频向西风谢。  
论好事天公可藉，有兵书人间可借。先朝轶事莫糊涂，不须论，何消骂，笔尖扫去心无挂。

《天仙子》

忠良幽恨情谁怜？《要典》铸成排众贤。

天道难容明主出，留将司马续编年。

话说崇祯一二年间，朝里另用一番好人，朝廷渐矫肃清，原成个盛世的规模了。只是四方多事，一时收拾不来。有个翰林院编修倪元璐上了一本，“为世界已清，而方隅未化；邪气未息，而正气未伸事”。本上道：

臣以典试覆命入都。从邸抄见诸章奏，凡攻崔、魏者，必引东林为并案，一则曰邪党，再则曰邪党。何说乎？以东林为邪人、党人，将复以何名加诸崔、魏之辈？崔、魏而既邪党矣，向之首劾忠贤，参题呈秀者，又邪党乎哉！夫东林，则亦天下之才藪也。大都禀清刚之标，而或绳人过刻；树高明之帜，而或持论太深。其所引援为用者，亦每多气魄之侑，才干之杰，其间即不无非类，要可指数而尽耳。而其中则又有泊然无管，修然自远，谢华阮其若脱，付黜陟于不闻，而徒以声气心期，遥相推奖，此所谓澹泊宁静，纯乎君子者也。今而曰邪党，则无不邪党者矣！自后之君子，以假借矫激深咎前人，而于是乎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名义，毁裂廉隅矣。于是千连篇颂德，匝地生祠矣！夫颂德不已，必将功进；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犹宽之曰：“无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一无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将何所不至哉。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辈，而独持已甚之论苛责吾徒，亦所谓悖也。以今大狱之后，汤火仅存，如西江、西秦、三吴、三楚之间，什九名贤，多半豪杰，况奉恩纶，屡傅酌用。而任事诸臣，似犹以“道学封疆”四字据为铁案，先原诸臣之心，或亦深防报复之事。而臣以为，此过计也。年来之借东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败，即不须东林报复；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乔岳矣，虽百东林，乌能报复之哉？臣又从邸抄伏读圣旨，有“韩清忠有执，朕所鉴知”之谕，深仰天聪旷然，知人则哲。而近闻廷议，殊有异同，可为大怪。之相业光伟，他不具论，即如红丸议起，举国沸腾，而独侃侃条揭。夫孙慎行君子也，且不附，况他人乎？迨权奸表里，逆焰大张，以中救抵触，岸然投劾。读其陛辞三疏，字字秋霜。一时以为寇莱复生，赵鼎再出。而今推毂不及，点灼横加，则徒以其票拟熊廷弼一事耳。夫廷弼罪即当诛，在不为无说。封疆失事，累累有徒，而当时之议，乃欲独杀一廷弼，岂平论哉？此之所以阁笔也。然究竟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则又不可谓后之人能杀廷弼，而独不能杀之也。又如词臣文震孟，正学劲骨，有古大臣之器，其乡人之月旦，比于陈实、王烈。三月居官，昌言获罪，人又以方之罗伦、舒芬。有人如此，雅谓千秋。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谬悠之谈不已，甚有加之窝盗之名者。岂以其数十年之前，有其兄举人文从龙不逞之事乎？夫人知有从龙之下逞以为之兄，而不知有文徵明之特行、文彭之至德以为之祖、父，世不闻柳下惠膺盗跖之诛，司马牛受向魑之罚，震孟何罪，遭此嫌讥！抑臣又

才藪(sù, 音叟)——人才聚集的地方。

侑(chóu, 音仇)——同辈。

乔岳——高山。

红丸——明光宗(朱常洛, 1620年即位)即位后, 生病, 内侍崔光升, 与鸿胪寺官李可灼进红丸, 帝服之而死, 是为红丸之案。

陛辞——辞别天子。

柳下惠——即春秋时鲁国大夫展禽。鲁僖公时人。因食邑柳下, 谥惠, 故称柳下惠。

盗跖——相传为春秋末期人。名跖, 柳下屯(今山东西部)人。《庄子·盗跖篇》言跖为柳下惠之弟。



思故宪臣邹元标，理学宗王文成，鯁直类海忠介，业蒙明旨优恤矣。而易名之典，似当一并举行。至于海内讲学书院，凡经逆珰矫旨拆毁者，并宜令葺复如故。盖书院、生祠相为负胜，生祠毁，书院岂不当复哉？臣草疏毕，又窃念部臣王守履，以进言之急，而犯失仪之条。皇上既纳其言，薄镌其级，仰见圣心之甚曲而厚。时经三月，愆创已深，履端更新，万灵共矚。倘蒙召复原官，则圣度极于如天，而朝仪亦因之愈肃矣。

崇祯看毕，批道：“朕屡旨起废，务秉虚公，酌量议用，有何‘方隅未化’、‘正气未伸’？这所奏不当。各处书院，不许倡言创复，以滋纷扰。王守履混乱朝仪，业经薄罚，岂容荐举市私？该部知道。”

这旨意一出。御史杨维垣，原是魏党漏网。见魏、崔势败，反上本攻他，希图脱卸，心里却刻刻与东林为仇。乃又出一本，道“词臣持论甚谬”，极力辩折，倪元璐只得又上一本，“为微臣平心人告，台臣我见未除，谨再疏申明，以祈圣鉴以质公论事”。本上道：

臣世界已清一疏，原为台臣杨维垣而发也。特以意存微讽，语似含糊，致蒙皇上责臣以不当。臣方惕息省愆，措躬天地。乃接邸报，见维垣有“词臣持论其谬”一疏，辩折臣言甚力。则臣请先明前疏之意，而后及维垣之所折臣者可乎。维垣去乘皇上之明断，继杨所修后而亦纠罪枢，又改鹺差而佐察，荷皇上之重任。乃其入告诸疏，则深讶其不能仰副圣心，其若与皇上相反然者。皇上之谕，一则曰分别门户，已非治微；一则曰化异为同；一则曰天下为公。而维垣之言则曰，孙党，赵党，熊党，邹党。皇上之于韩，文震孟，曰清忠有执，曰已着起用。而维垣于二人，曰非贤，曰不简。是皇上于方隅无不化而维垣实有未化；皇上于正气无不伸，而维垣实有未伸。皇上事事虚公，而维垣言言我见。据维垣折臣盛称东林，盖以东林之尊李三才而护熊廷弼也。抑知东林中有首参魏忠贤二十四罪之杨涟，及提问崔呈秀欲追赃拟戍之高攀龙乎？且当时之议，其于三才也，特推其挥霍之略，而未尝不指之为贪；于廷弼也，特未即西市之诛，而未尝不坐之以辟，则犹未为失论失刑也。若以今日言之，以忠贤之穷凶极恶，积赃无算，而维垣犹且尊称之为“厂臣公”、“厂臣不爱钱”、“厂臣为国为民”，而何况李三才？以五虎、五彪之结交近侍，律当处斩，法司奉有严偷，初议止于削夺，岂不亦骄儿护之？而维垣身系言官，不闻驳正，又何尤于昔人之护廷弼者乎？维垣又折臣盛称韩。夫舍昭然抵触逆珰及抗疏撻祸之迹，而加以说情罔利莫须有之言。即如廷弼一事，特票免一臬，未尝欲赦而用之也。至廷弼行贿之说，自是逆珰借此为杨、左诸人追赃地耳。逆珰初拟用移宫一案，杀杨、左诸人，及狱上，而以为难于坐赃，于是再传覆审，改为封疆之案。派赃毒比，此天下所共知者，维垣奈何尚守是说乎？至不附红丸与孙慎行君子之说，臣言原非矛盾。盖慎行清望，较与王之寀不同，议论深刻，亦不失《春秋》书赵盾之法。大量狐不为卖直，赵盾亦未尝贬贤，而奈何以臣言为谬也？维垣又折臣盛称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论。即如王纪，清正著称，臣不知其与冤凡之周朝瑞、冤戍之急世扬踪迹何如，而但知纪以参沈忬珰而谴斥。震孟则以荐王纪而降削，均为得罪于逆珰者也。至以破帽策驴，傲蝉驰驿，此说何可全非？维垣试观数年来，破帽策驴之辈，较之超阶躐级之侍，孰为荣辱？不特此也，官保蟒玉之刘诏，何如桎梏械繫之耿如把？自此义不明，而干是畏破帽策驴者，遂相率而为颂德生祠；而希蟒玉驰驿者，遂呼“义父”呼“九千岁”而不顾，可胜叹哉！维垣又折臣盛称邹元标。夫元标之似为两截人

---

魁（du，音堆，又读tuí音颓）。

鹺（cuó，音错<阳平>）——盐。

赵盾——即赵宣子。春秋时晋国执政。晋襄公七年（公元前621年），任中军元帅，掌握国政。公元前607年，因避灵公杀害而出走，未出境，其族人赵穿杀灵公。他回来拥立晋成公，继续执政。

董狐——春秋时晋国史官。晋卿赵盾族人赵穿杀灵公，他认为责在赵盾，因在史策上写道：“赵盾弑其君。”旧时誉为“良史”。

者，以其前峭直后宽和耳。若诋之为要钱多藏，刚又是厂臣不爱钱之一转语。臣虽斩首穴胸，不敢奉命也。且逆珰之所以驱讲学诸人而拆毁书院者，其意正以钳学士大夫之口，而恣其无所不为之心。自元标以伪学见驱，而逆珰遂以真儒自命，学言之席，炉然揖宣圣为平交。使讲学诸公而在，岂遂至此哉？维垣又极力洗发臣“矫激假借”四字。夫臣之为此言，正为人之诋真狂狷为假名义者发也。当魏、崔之世，人皆任真率性为颂德生祠，使有一人矫激假借而不颂不祠，岂不犹赖此人哉？而非谓臣之有取于假，及东林贤者之于名义尽假也，东林已故及被难诸贤，自邹元标、王纪、高攀龙、杨涟之外，又如顾宪成、冯从吾、陈大绶、周顺昌、魏大中、周起元、周宗建等之为真理学、真气节、真清标、真吏治，戍遣如赵南星之真骨力、真担当，其余被废诸臣，臣不敢疏名以冒荐举之迹，而其间之为真名贤、真豪杰者，多有其人。凡兹存没不同，并以真著，岂有所矫激假借而然哉？乃若维垣之特论，臣心所未安者，更有之。维垣以为，真小人待其贯满，可攻而去之。必待小人之贯满而已，不知坏天下多少世界，杀天下多少正人，虽攻而去之，不亦晚呼？即如魏、崔之满贯久矣，使不遇圣明御极，亦谁有能攻而去之者乎？维垣到底以无可奈何之时，为颂德生祠解嘲，而臣以为大不然也。假令崔呈秀一人舞蹈称臣于逆珰，其余诸臣便亦以为不可异同，而尽舞蹈称臣呼？又令逆珰以兵劫诸臣使从叛逆，而诸臣便亦畏而从之，以为适值无可奈何之时乎？维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当以崔、魏为对案。而臣谓，正当以崔、魏为对案也。夫人意见不同，议论偶异，总不足以定贞邪。如宋臣苏轼之与程颐交诤为邪，而两人并自千古。我朝大礼之争论者，亦两贤之。而惟品节，大闲一失，遂分霄壤。夫品节，至崔、魏而定矣。故有东林之人，为崔、魏所恨其抵触，畏其才望，而必欲杀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东林之人，虽为崔、魏之所借，而劲节不阿，或逐式远者，此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镜别妍媸。维垣不取案于此，将安不东不西、半补半下之间，又即维垣所称乡愿之属乎？总之，东林之取憎于逆珰独深，受祸独酷。在今日当曲原其高明之概，不当毛举其纤寸之瑕，而揭揭焉，徒予逆珰以首功，反代逆珰而分谤。斯亦不善立论者矣。

这本一上，崇祯明明晓得杨维垣是逆党漏网，倪元璐是东林正人，本上且未明白揭出，但批道：“朕总揽人才，一秉虚公，诸臣亦宜消融意见，不得互相低署。至于宣众郁、集群议，惟在起废一节。已下所司，着铨臣皆仍的确具奏。”

从此朝里公论 明翻尽积案。正人君子一连几本，其中备说杨涟之死，只为上本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缪冒期之死，只为代杨涟删润本稿；万燝为劾魏忠贤；李应升为申救万燝及阻忠贤陵工叙功；魏大中是不肯与他通宗作侄；周顺昌是为魏大中寄子；左光斗、袁化中、周朝瑞部为不肯附逆反行抵触；高攀龙为劾崔呈秀，要问他充军；夏之令是为奸细傅孟春事，与忠贤相忤；苏继欧因曾送饭与杨涟，又与崔呈秀有隙；周起元为与织造太监争论同知杨姜，因而波及黄尊素。这受害各官，俱系锄奸报国，无辜屈死，并无赃罪，委实可怜。崇祯皇帝不觉恻然动心。暗想移宫一事，也是臣子防微苦心。况二十四罪，款款切中逆珰，竟被惨刑炙死，家业破尽。高攀龙死以执法，尚念念不忘朝廷。其余都以触珰被害，今珰等伏罪，诸臣不加赠谥，何以激励将来？传谕吏部道：

朕承祖宗鸿基，嗣位大宝。早夜思维，沉精合理。稔知巨恶魏忠贤等，窃先帝之宠灵，擅朝廷之威福，密结群奸，矫诬善类，稍有触忌，肆行惨杀。年来，诬蔑不知几许，削夺不知几许，幽圜蔽日，沉累弥天。冤抑无伸，上于玄象，以致星陨地裂，岁 兵连，不可谓非逆辈所致也。今魏忠贤、崔呈秀天刑已殛，臣民之愤稍舒。而诏狱游魂犹郁，岂所以昭朕维新之治乎！

着该部院并九卿科道，将已前斥害诸臣，从公酌议，朱择官评，有非法禁死情最可悯者，应褒赠即与褒赠，应荫恤即与荫恤；其削夺牵连者，应复官即与复官，应起用即与起用；有身故捏赃难结，家属波累犹羁者，应开释即与开释，勿致久淹，副朕好生之意。呜呼！天网恢恢，无奸不破；王道荡荡，有测宜平。朕兹宽结解郁，咸与昭苏，偕之正直。以后诸臣大家以国事为重，毋寻玄黄之角，体朕平明之治。钦此。

圣谕一下，众官会议具奏，随将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龙，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烈；原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左光斗，赠右副都御史；原任应天巡抚右全都御史周起元，赠兵部左侍郎；原任工部屯田司郎中万燝，赠光禄寺卿；原任翰林院右谕德繆昌期，赠詹事府正詹事；原任吏科都给事魏大中、原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周顺昌、原任吏部考功司郎中苏继欧，并赠太常寺卿；原任福建道御史周宗建、原任福建道御史李应升、原任山东道御史黄尊素、原任太仆寺少卿周朝瑞、原任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原任陕西按察司副使顾大章、原任山西道御史吴裕中、原任四川道御史夏之令、原任扬州府知府刘铎，并赠太仆寺卿；原任翰林院简讨丁乾学，赠侍读学士；原任后军都督府经历张汶，赠刑部员外郎。以上各官具荫一子入监读书。圣旨批准发下。不一日，奉旨又将杨涟已追在官赃银三百两，给杨涟母赡养。忠魂一一得雪，海内人人瞻仰。有诗为证：

死忠自了为臣事，岂恋褒封纸一张。

遭遇圣明颂异数，展然含笑在泉壤。

此是崇祯元年事，二年四月，倪元璐已蒙圣旨，升翰林院侍讲，为《三朝要典》，又上一本，“公议自存，私书当毁，敬陈肤见，以襄荡平之治事”。本上道：

臣观挺击、红丸、移宫之三议，哄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书，成于逆竖。其议不可不兼行，而其书不可不速退。盖主挺击者，力护东宫，争挺击者，计安神祖；主红丸者，仗义之言，争红丸者，原心之语；主移宫者，弭变于几先，争移宫者，持平干事后：六者各有其是，未可偏非。总在逆珙未用之先，群小未升之日，虽甚水火，不害垣篱。此一局也。既而杨涟二十四罪之疏发，魏广微此辈门户之说兴，于是逆珙杀人刚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又借三案，经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故凡推慈归孝于先皇，犹夫颂德称功于义父。又一局也。网已密而犹疑有遗鳞，势极重而或忧其翻局，于是崔、魏两奸，乃始创立私编，标题“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则众正之党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铁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观，三案者，天下之公议；《要典》者，魏氏之私书。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翻即纷器，改亦多事。如臣所见，惟有毁之而已。夫以阉竖之权，而屈役史臣之笔，亘古未闻，当毁一。未易代而有编年，不直书而加论断，若云仿佛明伦规模大典，则是艾忠贤欲与肃皇帝争圣，崔呈秀可与张孚敬比贤。悖逆非伦，当毁二。矫诬先帝，伪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马克《资治通鉴》之书，亦不得捉宋神宗手制序文为例。假窃诬妄，当毁三。又况史局将开，馆抄具备。七载非难稽之世，实录有本等之书。何事留比骈枝，供人唾骂？当毁四。逆珙之遗迹一日不湮，则公正之愤心千年不释也。伏乞敕下该部，立将《三朝要典》镬存书板，尽行焚毁。仍命阁臣择期开馆纂修天启七年《实录》。而又命纂修词臣，捐化成心，编纂信史。至于一切妖言市语，如旧传《点将》之谣，新腾《选佛》之说，毋许妄列奏牍，横起风波。则廓然荡平，偕于大道矣。

---

挺击、红丸、移宫——明末三大疑案。魏忠贤欲乘此清除异己，乃编《三朝要典》，以诬陷东林党人。垣篱（x nchí，音勋池）——古代吹奏乐器。垣，上制乐器；篱，竹制乐器。这两种乐器合奏起来，声音和谐。后用它赞美兄弟和睦之辞。

崇祯看了此本，立批礼部，将《三朝要典》登时烧毁。又命内阁开馆纂修《实录》。真正无言不行，人心悦服。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五回 范铨部超抚中州 申巡抚进秩枢部

纸上唤他不应，不唤他，恍疑相凭。千秋一日说英雄，晓军机，后辉前映。 范老申公非优孟，两长城，谁人不敬？当年实撑住乾坤，限尺幅，揄扬莫罄。

《夜行船》

英雄死后化秋风，地北天南处处空。  
斗酒未倾先浩荡，千筹欲展岂雷同。  
坐看五岳闲中换，起视三江梦里通。  
晓畅兵机推二老，可怜无地奏肤公。

自从褒恤冤死诸臣，焚毁《三朝要典》，朝廷清肃，事事更新。即有去不尽的魏党，如杨维垣、霍维华辈，也都渐渐败露，将次有逆案一书传布中外，那里还立得脚住么。那些现在林下的，崇祯都在各官荐本上，批出起用：在御史宋禎汉本上，将李思诚诰命给还；在检讨项煜本上，起用了袁崇焕、文震孟；在都御史吕图南本上，起用了祭酒林釭、翰林姜曰广、庄际昌、胡尚宾、朱继祚；在御史曹谷本上，起用了王永光。又将尚书黄克缵，金都御史冯三元，侍郎郭巩及徐绍吉、沈演，俱准会推；给事中玄默、李恒茂，御史高弘图、刘重庆、王业浩、周大成，俱原官起用；给事中陈熙昌候京堂推用，杨道衡遇知府缺推用。又因御史龚萃肃、给事中陈维新、上林苑典簿樊维城、礼部郎中刘梦潮各各疏荐，吏部题覆，起用了吏部侍郎汪辉，礼部尚书钱象坤，礼部左侍郎李康先、右侍郎唐大章，正詹事徐光启，司业刘钟英。又将累上荐劾相应起用的，如周嘉谟、崔景荣、李思诚、余懋衡、周希圣、区大伦、李腾芳、魏说、孙慎行、张鼐、张凤翔、孙居相、王国祯、岳元声、解经邦、沈廷槐、南居益、朱光祚、董应举、曹于汴、喻安性、姜志礼、涂一榛、彭惟成、侯恂、钱谦益、顾锡畴、陈子壮、方逢年、姚希孟、满朝荐、杨汝成、张捷、徐扬先、谈自省、刘宗周、刘可法、王孟震、韩国藩、易应昌、杨一鹏、萧毅中、曾楚卿、彭黉化、程正己、姜习孔、叶灿、庄钦邻、曾汝召、麻僖、赵时用、刘惟忠、欧阳调律、徐如珂、钱春、范凤翼、陈以闻、彭遵古、颜之彦、吴殿邦、郑鄴等共九十余人，一一起用。崇祯皇帝又恐网罗未尽，着自天启元年起七年止，凡一应削夺闲住官员，俱行具揭进呈。有诗为证：

玄武门前牛挂冠，簪纓坐满不胜弹。  
君恩未许林泉老，又向鹑 班刷羽翰。

这些官便起用了。

还有极要紧的，莫如真正边才。这真正边才，一时有得几个？只有孙承宗、熊廷弼、申用懋、范景文这四个官，文能安邦，武堪定国。只怕朝廷不用，就用了，只怕不久。若是久用这四个官，那怕边庭不宁靖。那孙阁老却被魏忠贤设计，既使他不得面君，又使他飘然去位，朝里谁肯替他保奏？一个熊经略，只因有些刚愎，被王化贞贪功挂误，魏忠贤借他为题，倾陷善类，生生的斩于西市，传首九边。坏了中国万里长城，谁不叹息！因此己巳年间，朝里官员见明君登极，比前不同，你一本，我一本，荐那范景文、申用懋才堪大用。

---

鹑 (yū n, 音冤)——鸟类。这里喻指朝中大臣。

崇祯先在荐景文本上起用他，做提督四方馆太常寺少卿。时景文父亦以南京营缮司郎中，才乞假在家，劝他遭逢圣明，须早早出山，替朝廷出力。范景文束装就道。正待赴京，忽有报房人来报，已升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巡抚河南地方。范景文道：“圣恩至此已极，敢不舍身图报。”便不用套词上本，别了父亲径从大名府一带路上河南任去了。正是：

赤心只欲酬明主，瘡瘡 驰驱岂惮劳。

范巡抚到了任，司、道、府、县参见已毕。其时兵巡道是湖广杨嗣昌，少年高科，大有名望。范巡抚独留他一位在后堂待茶，问起：“毛兵曾常常操演么？”杨嗣昌竟不知那卫所兵丁唤做毛兵，混应一声道：“操演有常期，但也是寻常格套。”范巡抚笑道：“河南毛兵，天下闻名，这是极骁勇肯上前厮杀的了。如何贵道还不晓得？此后本院要时常操演，练成了一队精兵，可替国家当得一面，也不枉了在此兵事一番。贵道还要尽心帮我，乃见忠心为国。”杨嗣昌满面羞惭，唯唯而退。不在话下。

且说山海关外一带，边墙各口子，时时有边兵往来窥探。边将报到兵部，那尚书王洽是个懵懂的人，又且执拗使性，把边报不放在心上。崇祯是个明主，不知怎么却有些知道了。细访先朝旧臣，惟有顺天巡抚申用懋久历职方，熟知边事。竟传特旨，把申用懋起用做兵部左侍郎，限即日到京赴任。时有给事中陈良训，原在无启朝，继杨涟上疏攻击魏瑄的正人。却平昔和用懋不协，上本说他谋起用有据。崇祯竟不理他，反以阻挠夺俸三月。不久以登极恩诏三品初考加右都御史衔，仍管兵部左侍郎事。用懋到京朝见已毕，其到任仪注，照先臣邢公、沈公思孝旧例。尚书王洽妄自尊大，不许照旧例行，用懋即称病注门籍。看官，你道如何唤做“注门籍”，乃是在京官偶然有病，不出见客拜客的意思。

崇祯一日召对众阁部，在平台忽然说起已故阁老申文定公时行，有功社稷，“今其子用懋久历枢曹，边功屡建。一切言官毋许妄诋，朕将大用他。”又吩咐众阁老，边事孔棘，快叫申用懋即出视事。申用懋只得奉旨，在部理事。过了半月，条奏蓟昌安攘大计，如发额饷，并新营，禁增赏，酌召买等事。又绘画《九边图》呈进，每一图各为一说，竟如身历九边，亲知灼见的。又称引隆庆朝高文襄公拱所奏储边才备急需的本，大有裨于边事。崇祯急取高本进览，似欲渐次举行。那王洽道他越发侵己的权，形己的短，如水火不相入了。

到了六月，辽镇塘报说，东骑二三万度三岔上流，踪迹闪烁，不可测识。过了几日，督抚牒至说，东国和东部议姻，今已东归。申用懋向尚书王洽道：“难道为议婚媾，却冒暑裹粮而来？且东部如点头摇尾，反覆不可尽信，须早早议防。”王洽道：“边督封疆责重，难道他不着急，倒要我们着急？”申用懋道：“未雨绸缪，才为胜算。就是不是的，何不遣一干事武弁，如参将金日观，飞骑一往？庶得一实信，吾辈亦可高枕而卧。”王洽笑道：“老寅翁也忒多事！”申用懋遂不能专主，归家浩叹。朝房里又再三和阁老们说，也只是唯唯称善，没有担当。至十一月间，东兵从马兰破墙而入，督抚袁崇焕束手无策，方知为东兵导引果是东部。京师官员人等，都服申侍郎先见。过了三日，忽报遵化县已破，阖城受伤。崇祯大集廷臣，问他东兵如何得入，目今如何应敌？连那尚书王洽就如哑子一般，一句也回不上来。崇祯大怒，

---

瘡瘡（gu n，音管）——疲劳的样子。

立命拿付刑部。连那袁崇焕也传旨拿问。兵部事都是申用懋权管。几日间边报沓至，消息甚急。过了四日，崇祯传旨升申用懋兵部尚书，着速料理御敌事。用懋拜命感泣，急传檄四方巡抚，徵勤王兵入援。然他心里属意要他早来的，第一是河南巡抚范景文，第二是甘肃巡抚梅之焕。檄文随圣旨一时齐发，独有这两处，在官封里另有亲笔激切书各一封，星夜跑马去了。有诗为证：

甫申夙昔号知兵，光岳贞符河洛形。

三吴秀气钟元老，太白光芒护将星。

起陆龙蛇争浑沌，握奇鱼鸟叫种灵。

檄文四布徵兵至，拥卫神京伫勒铭。

且说范景文正在河南省城修城浚濠，练兵选将，以防不虞。忽北京提塘的官、锦衣卫彭千户，飞马有塘报至。报称东兵已从马兰入口，先破了遵化，次屠了固安，再焚了良乡，十万大兵越蓟薄京，将统众而南，以逼援兵。范景文大惊道：“京师危急，臣子岂容坐视！”忙传守道、巡道及各营将官，到于都察院衙门议事。不一时都已到了，范景文道：“守道有守土之责，巡道有巡历乏责。”又向巡道杨嗣昌道：“烦贵道明日五鼓，先带领各将官下教场去，点起那久练的八千毛兵。本院与贵巡道统领兵将，早早前去救护京师，才是臣子的职分。”杨嗣昌道：“京师未见檄文徵勤王兵，老大人还须慎重。万一本地乘变而起，有不逞之徒生出事来，皆老人人之责。”范景文道：“君父有难，臣子当奋不顾身，怎容悠悠忽忽，直待檄至方行。既如此，明早本院亲下教场选将点兵，只烦贵道同往，想必无辞了。”杨嗣昌唯唯告退。

范景文连夜唤本院中军官蔡忠进衙门，与他计较道：“未奉檄文，不知京师主见若何。塘报上，知兵部大堂王洽已下狱了，升了左侍郎申用懋为尚书。这人晓畅军机，久扶边塞，不比王本兵一味呆蠢，不听良言。本院平昔与他有交，意欲遣你持我一封手书，到京师问一问。由本院一面在此选将点兵，斟酌上路。不知你可去得么？”蔡忠道：“老爷差遣，况是朝廷大事，卑职怎辞艰苦。但一路难行，须扮做叫化子，穿了一件破袄，戴一顶破帽，脚下破鞋、破袜。把四五十两银子，凿做二二百块，缝在破袄的棉花里。连老爷的书，也缝在内。待卑职一路上假意儿时饭前去，方可随机应变，混入城里。”范景文满心欢喜道：“你若用心前去，得成此功劳，后日当提你做副总兵。决不食言。”登时写下了三寸一封书。给与五十两雪花银，又给了一张批文，以备紧急时节有人查问。好个蔡忠回到衙寓，连夜寻了破袄破帽破鞋袜，把都堂的手书与批文、银子都缝在破棉袄里。他是南京桃红村人，号怀贞，是考将材出身，历任参将，做河南都察院中军，原不曾带妻、子，只两三个家人随任，吩咐他：“小心看家，我往京上打听，只消半月往回。”洋洋离省城去了。不在话下。

且说范景文下了教场，点起兵来。又把大义勤王激劝那些手下人，将官和毛兵一齐叫道：“老爷为皇帝，我们吃了俸禄钱粮，怎敢不为皇帝。去，去，去，直杀他个片甲不回！”范景文吩咐都犒赏了。正在热闹，忽报兵部檄文已到。范景文拆开一看，又看了申尚书的手书，对天大叫道：“我范景文誓不与之俱生！”就吩咐杨嗣昌明日派安家，后日准要起兵。杨嗣昌大哭

---

勤王——为王事尽力。本指劝说支持出奔在外的周襄王，恢复天子的名位。后世对出兵教授王朝叫勤王。

起来道：“实不瞒老大人说，老亲在堂，此身未可以许人。”范景文大笑道：“难道本院没老亲的人？臣筮仕，便以身许君了。贵道既怕死，本院也不好相强；强你去，也于军不利。本院自领兵去便了，只烦你明日派一派安家。”杨嗣昌连声称谢。大家回衙门不题。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筮（shì，音誓）仕——古人将出外做官，先占卦问吉凶。后称初次做官为“筮仕”。



## 第二十六回 李自成报效新总 梅巡抚镇定乱兵

往亭悠悠水东流，怅断白门秋。把酒临风，娇歌细舞，醉倒在秦楼。依微云影阑珊月，撒满锦缠头。今在深山闲搜琐事，似替古担忧。

午夜挑灯草短词，纵横笔抄漏偏迟。

凶徒出世关天意，恰在勤王兵噪时。

莫说京师戒严，徵兵遍天下。且说甘肃巡抚梅之焕，是个文武全才，敢作敢为，肯替朝廷出力。就是镇守地方的杨总兵，也是一员骁将。抚、镇同心协力，奉旨招兵补额。

那米脂县双泉堡的李自成，为因杀了淫妻，又杀了问官，连夜逃到甘肃镇，思量投军报效。到时，梅军门招兵已足了数，只得投杨总兵麾下。他求杨总兵试演武艺，既件件皆通，又用了几两银子，谋做了亲兵。每日紧身跟随，吃粮比散军不同。有近地寇盗，都是亲兵去剿。不曾剿得多少寇盗，先已抢了无数衣粮，个个胜如强寇。只有李自成，若见了强壮可用的人，凭他积年歹寇，他肯做人情，放几个逃生结识着。他道是，东海船头，也有相撞之处。各亲兵领了杨总兵的令，出产剿了几遭小寇，却也马到成功，都升了总旗，每人管领五十名兵。李自成也在升总旗数内。那管下的兵丁，都称他做长官，不敢平等相待。偶然甘肃东边一个汛地，报称响马日夜出没，居民过客都不得安宁。李自成想道：“如今惟有响马里面，多有英雄豪杰。咱如今讨了这个差遣，前往搜捕，若没用的草寇，拿来献功；或有用汉子，也好结识他几个，后来好做退步。”遂跪下禀道：“小的儿日不出去拿贼，满身骨节就疼痛了。求老爷赏这个差，前去出力报效。”总兵满心欢喜道：“李自成慷慨报效，若此去成功，决当重用。”就给了令箭，差他进剿。正是：

前途豪客休相问，都是豺狼队里人。

且说甘肃与兰州地面相近，那里有个高如岳，膂力过人，弓马精熟。聚集百来个人，扮作好人，改装骑马，在近地响马营生。撞着他的，便是晦气到了。他若出去打劫，头带白包巾，身穿白战袍。一伙儿的贼，便依五方颜色，或红或紫或青或黄。甘肃兰州交界地方，都有人认得他，他自称为高闯王。不怕好汉遇了他，定被擒捉。因此喧传，土山坡下有高闯王厉害。

李自成初然也不知这消息，领了手下兵丁，出去东寻西闯。一路也有得便处抢些粮草。开口说奉将爷军令，搜捕响马贼的，谁不让他一分。将次三日光景，高如岳带了七八个响马，出来行劫。李自成撞见了，把五十名兵一字儿摆开，整備厮杀。只见那边来的头领有些异样，怎见得？但见：

头束包巾似雪，身穿袍袖如霜。袍缀千花，巾拖万字，似白袍小将逞雄威，疑圣水郎君施武艺。素毫马结束银鞍，五色队伍辉煌金铠。未曾打仗加兵，忽听通名道姓。

李自成正列阵以待，那穿白的直撞过来，口里喊道：“高闯王在此，快快让条路，等咱弟兄们过去。”李自成道：“我看你也是个好男子，为何不守本分，做这等勾当？奉甘肃杨将爷号令来拿你们，你可知道么？”高闯王道：“有本事的快放马来，和咱斗一个你死我活，咱誓不皱眉。”说罢，飞马抢将过来。李自成急架相迎。两个斗上二十四合，不分胜败。李自成暗暗喝采道：“此人是个英雄，不可与之争持。”乃把枪架住道：“自古好汉结识好汉。看你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定不是以下之人。可各下马相见，咱有话和你讲。”两个滚鞍下马，叙礼已毕。正是好汉遇了英雄，如鱼得水，各诉平生。上马一齐到土山坡下小小营寨里来，杀羊宰马，登时结拜了弟兄。

对天说誓：“患难相扶，富贵共享。若有异心，神祇不佑。”拜毕各各尽醉，留宿寨中。次日，同出去打劫几个过路客人，抢了他东西，又把他来割下首级，回甘肃镇报功。这番所得，尽数与李自成，放撒五十名兵丁。临行，李自成道：“仁兄此后，不可常出来劫掠。小弟别去，若得功名成就，定来拉仁兄享边庭富贵；倘不得意，便来相从了。”大家珍重而别。有诗为证：

草莽何尝无壮士，当权失却破笼飞。

也知天纵凶呈现，两闯相逢缔结奇。

李自成同手下兵，带了五六颗过客的首级，回到甘肃镇。见了总兵杨肇基，只说：“路上伺候了这几日，晚日才撞着响马，被小的交锋，在阵上杀了这五六个，特来缴令箭献首级请赏。”杨总兵满心欢喜，叙他的功，升他做了把总。李自成磕头谢了，去寻相好弟兄刘良佐，同往酒馆里吃酒取乐去了。

不一日，京师檄文并兵部尚书申用懋密书，已到巡抚衙门投递。梅之焕大惊，急请杨总兵去商议勤王。杨总兵是员骁将，忻忻然要同去。梅巡抚道：“这边镇重地，从来京师有警，不令本衙门兴师勤王。今奉檄文，不得不去。本院去了，还须贵镇住此防守，庶得放心。”杨总兵道：“关门严紧，近日边境宁静，况有兵备道在此。君王有难，敝镇怎敢不去？”梅巡抚道：“既贵镇坚心要去，是极难得的了。文武同心协力，朝廷之福。又道是君命召，不俟驾而行。明日点齐了兵将，后日就烦贵镇先行一步。本院把衙门事，连夜料理一番，只差一日光景，急急赶上，便可克期到京了。”杨总兵立刻告辞回去，打点出兵。梅巡抚先发文书，沿途要支应兵粮，不可有误。次日，梅巡抚、杨总兵一齐到教场里点将选兵，都给了安家银两。分派已定，随领了兵备道送行公席，都回衙门不提。

且说李自成、刘良佐，都是杨总兵标下的把总，免不得结束从征。他两个跑得马，射得箭，抡得枪，使得斧，果然一对英雄。却见那挂先锋印的王参将并没一些本事，杨总兵平日宠用他，就轻轻把一颗印与他挂了。李自成道：“咱虽不曾读书，听得说‘宁为鸡口，毋为牛后’。这样一个毳囊的，却教他来提调着咱，心里怎肯输服。好便好，不好咱们那里不去。做了事成了功，倒做小伏低，在他手里讨气。”刘良佐道：“听得说唐朝郭子仪也是当军的出身，后来做到天下大元帅。咱弟兄们一身本事，怕没这富贵的日子哩。”李自成道：“大元帅什么打紧，汉高祖、刘知远，我明朝的太祖皇帝，难道是祖宗传下来的天子？少不得也是平空做成事业的。将主杨老爷到底是武官，这里识得咱两个。且待临阵时节，咱们试些本事出来，看梅都爷认得人，不认得人。倘若也是一般的混帐，咱们跑他娘的路罢了。”有诗为证。

奸雄不用即当杀，不北走胡南走越；

微官薄禄羁縻之，何异养虎将须捋。

莫说李自成刘良佐私下不服的话。且说杨总兵带了兵将，真个人似虎，马如龙。王参将在前队，杨总兵在中军，李自成等一队一队摆列前去。兰州官预先支值了兵粮，又有牛羊酒面犒赏，兵将欢天喜地，竟自过去，果然秋毫无犯。离兰州十五里下寨，住了一夜。次日五更埋锅造饭，放炮起行。不上百里，便是金县地方了。

这金县是个小去处，知县又是个老贡生，不晓事体。不要说牛羊酒面的

---

毳囊（ró ngn ng，音戎囊）。

犒赏，连兵粮也还备不完。众兵一到，吓得知县在堂上“魁星踢斗”起来。退回私衙，坚闭不出。前队王参将的兵，见县里不支应，大声发后，上堂去叫喊如雷，也不见一个人回答一句话。跑到王参将马前，禀说此事。王参将摆道入城，去见那知县。竟上堂来，不见知县，却见三五十个兵丁，在堂上喧嚷。王参将大怒，把鼓噪兵丁拿住了五六个，每人打了十棍。原来打的兵，倒有三个是李自成手下的，忍着疼痛，忙跑回后队，禀了李自成。李自成大怒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都爷、将爷好没分晓，如何出了兵，却不先算计了行粮，教这狗彘的知县不瞅不睬，又叫这狗彘的先锋颠倒打自己的人。”登时纠合了刘良佐，带了两队兵丁，跑马进了金县城门来。到县里打开私衙门，一条绳子缚了知县出来，要去见杨总兵。正值王参将，两下里撞见了。李自成恼的是王参将，仇人相见，分外眼明，赶上前来，把枪往他心口里一刺。王参将不提防他来，竟被穿心刺过，翻身落马，跳了几跳死了。跟随王参将的兵，飞奔去报杨总兵。走得迟的，也被杀死了十多个。知县趁他杀得忙时，脱身逃走，不知去向。

刘良佐道：“哥你杀便杀得好，须要偿命怎了？”李自成道：“哥这等，说起来只怕连哥也要带累你哩。如今这桩事弄得大了，倘被擒获，性命难保。古人说得好，人急计生，狗急跳墙。咱两个须别寻去向，若迟了半日，就走不脱了。”刘良佐道：“咱家小，幸喜在兰州十里庄。哥又没家眷，越发便宜了。只是往那里去才好？”李自成道：“咱有结义兄弟唤做高闯王，现在土山坡下结下营寨，手下有七八百健卒。据土山为险，可拒官兵。如今再添了咱两条好汉，还怕谁哩。”刘良佐道：“事不宜迟，咱们快快走罢。将爷差人来拿，又要动刀枪，越发不好了。”李自成问那随行的兵丁，个个愿随前去。不一时两员将，五十多人，策马加鞭，往兰州奔去。

走了三十里，天已昏黑。只得在一个村坊——不上十来个人家，打将进去，逐家的东西，尽被搜出来吃个精光。然后趁着微微月色，往前赶路。忙忙似丧家之狗，急急如漏网之鱼。有诗为证：

夜深边境草凄迷，不觉长堤月又西。

此际肝肠应寸断，英雄失路实堪悲。

正行之间，天已大亮。算算路程，不过三十里路可到兰州。李自成道：“谢天保佑，将次近了。只怕梅都爷人马，毕竟在兰州起身。不撞见便罢，若是撞见，咱两个不可慌张。料此时将爷塘报未到，咱两个只说，将爷差两员把总，带领兵丁，迎接都爷。都爷自然不疑。便可哄过他，咱们就好往前赶路了。”刘良佐道：“哥的知识最高。”

又行了五六里路，只见梅之焕前哨已到。李自成在马上高声问道：“咱两员把总，带领兵丁，是杨将爷差来迎接梅都爷的。都爷在中军，在后队？借问一声。”那前哨将官原也认得李刘二人，在马上拱了拱手道：“都爷就在前队，只一里路就是了。都爷喜欢奉承的，老哥们须远远跪接才是。”说罢去了。李自成一伙儿行了半里，都下马来。只见梅巡抚远远坐在八人轿上，两班吹手在前引导。一队一队，过了四十多队，才是巡抚轿到。李自成一伙儿齐齐跪下，高声禀道：“杨将爷差官迎接老爷！”梅巡抚道：“我的人马就到了，你将爷这仪文也是多的。且问你兵到什么地方了？”李自成道：“禀老爷，兵才到了金县。只为县官不应付钱粮，众兵鼓噪。王参将禁戢众兵，

---

魁星踢斗——魁为北斗之一星。“魁”字之形，如鬼举足踢斗，此外形容知县的身体姿态。

人多不服，反杀了本官王参将。因此杨老爷差小官星夜前来禀报老爷，就请老爷吩咐各队趲行一步。将爷在那里专望老爷驾临，自然人心贴服。”梅巡抚道：“我说同出兵前去，何必又遣官远接，果然有此不意之变。你们就飞马在前后队吩咐，各队紧一步趲行前去。”李自成高声应了，各各上马，一路催赶各队。反是奉军门的令，不但没人查问拦阻，五十多匹马，好不扬威耀武。待人马过尽了，飞也似竟投土山坡下高闯王那里去了。

正是：

从来黠贼多急智，瞒过梅公文武才。

却说梅巡抚又行了三十里，才有杨总兵塘报，报称李自成，刘良佐鼓噪作乱，杀了先锋一员，连兵带马走了。梅巡抚也还不知迎接的就是他两个凶身，忙忙赶到金县。杨总兵面说此事，梅巡抚道：“离兰州不多路，蒙贵镇差官远接本院，就知此事了。”杨总兵道：“实不曾差官奉迎。毕竟就是逃将逃兵，巧言瞒过，逃往他方去了。”梅巡抚道：“不应付兵粮，原是县官逆了圣旨。吩咐快与我拿下，特本参奏。”又问乱的是那一队，杨总兵说：“是李自成、刘良佐两队，约有一千人马。”梅巡抚只说点名，将两队里总旗共二十人，走了五人，把来都索绑押出辕门斩首。其余一概赦宥。整队打点起行。其时兵粮，已亏县丞勉强凑足。兵不喧哗，马不奔突，放炮洋洋去了。

行不上半日，总督军门檄文星夜前来，称有清人海套在关外侵扰，要梅巡抚杨总兵回去。又忽接塘报，京师东兵已退。梅巡抚只得同杨总兵回军。这一番勤王，倒弄出个李自成、刘良佐叛去了，岂不是个天数。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七回 范抚军不战成功 高闯王因山结寨

山中大约多风雨，醉余唱彻黄金缕。点检醉醒身，风情误煞人。笔端空碌碌，谭边复谭腹。  
干戈动眼前，何须问九边。

《菩萨蛮》

抚军志在调玉烛，不须弓矢华夷伏。

谁知乱起在延安，李成祸患难收束。

且说河南巡抚范景文，闻乱即趋，提兵至保定。阅操两日，把各处为乱的兵，梟了十余首级，兵心始定。行至安肃一带地方，蔡忠依前扮做叫化的，在京城领了兵部尚书申用懋的手书，呈上范景文看了。才知先到为第一功，催攒各兵，星夜前进。到了定兴县，有乡官鹿善继的父亲封君，唤孙儿辛酉解元鹿化麟，出郭迎军。又自己出饷二百担，劝乡人共出饷三百担，送至军前，以备行粮。范景文登门谢了年伯和年侄。

方要起行，只见生员王佐特来叩见，禀道：“五日前，某往关庙将卜趋避之计。恰遇二青衣先在求签，亦为此事。某取他求的签细细详解，晓得安然无事。某向二青衣道：‘关老爷签意明白，似不须避。’二青衣尚然惶惶惑惑，不敢自信。某复跪祝道：‘果不消避，乞老爷夜赐一梦。’某到夜间朦胧睡去，忽梦身在关帝殿廷，关帝吩咐某道：‘范某兵到，北兵即退去。不必他避。’某素知台名，醒来甚是称异。故不复远徙，仅避至固城地方。昨见公檄乃归。爷台兵能退敌，不卜可知。”范景文道：“据子所言，神必佑我成功，此朝廷之福也。”即留王佐在行间以备参酌。又有生员蔡学思等三四人愿从征进，范景文见他都善骑射，也都留在帐中。

正商量发兵前去，忽报称，总兵张鸿功领兵勤王，由易州渡涑水，甲仗雄整，一路人人道是好兵。不料中看不中用，兵心惧怯。打听得知北兵很勇，不能取胜，一时逃的逃，掠的掠，竟成瓦解，又报称，总兵张国泰领兵勤王，兵至祖村地方，遇北兵哨马二十余骑，怯不敢战，连夜退至北河。居民惊散，满路啼号。范景文闻报，就传令拔营，星夜进发。但见：

六军星陈，万骑雷动。阗军声而丘陵簸荡，扬兵气而天道晦冥。起沙砾以薄天，助兹鼙鼓；吹烟火而涨日，燎彼鸿毛。凡草木尽为兵，是风云皆入阵。矢志入不毛之地，披甲先驱；立心成不战之功，衔枚远袭。队队思为天子卫，人多尽道范家军。

正行之间，报有旨，援兵先到的守涿州。范景文催兵连夜前去。是腊月二十三日。到了涿州，闻得数里内外，北兵往来不绝，只得扎营在南门外。城里乡宦士庶，也有发粮出城资助军兵的。范景文令蔡忠等副将，大发兵北向，鼓角声数里不绝。次日早晨，哨马报称，北兵已撤了良乡县，尽数复回北京。范景文方才整兵入城，且为守涿之计。到了夜半，忽报紧急军情，范景文披衣起问，报称北骑合围，败了总兵满桂的长胜军，盘踞在土城关。京城大震，远近戒严。范景文大惊，立刻升堂，召将士面谕道：“国难方急，我不待诏入援。因北兵南下，乃命我守涿。今彼复逼京城，自当入卫天子。”

解(jiè)元——科举时乡试第一名。因乡试本称解试，故名。

年伯——与父同年登科的先辈。明代以后，泛称父辈。

年侄——明清科举，同榜登科者称同年，同年之子称年侄。

阗(hn,音喊)——虎发怒的样子。

簸荡——颠簸动荡。

立刻传令整队启行。时废相冯铨及士民人等皆苦苦遮留，范景文坚不肯许。

二十五日夜里，在芦沟桥遇了三千余骑。两下交锋。彼寡不及此众，杀其大半。复整队前去。二十六日，到北京彰义门外，报北兵已尽数拔营东去。崇祯大喜，召范景文入城陛见，随令赐宴旌功。又吩咐兵部尚书申用懋，升他为兵部左侍郎，守通州屯粮要地。

其时原任尚书王洽，蓟辽尚书袁崇焕，俱被逮在狱。那科道好事的，不说申用懋调度得法，范景文赤心勤王，纷纷上本，指斥时事。崇祯虽不听他们说话，范景文也丁忧，申用懋竟致仕，都回去了。正是：

劳臣心血倾几斗，抹煞个人泪满襟。

崇祯既准了申用懋回籍，特旨令梁廷栋做了兵部尚书。为人有机智，说天文，谈战阵，是个有才干的。一到了任，见戎政尚书李邦华系狱，就奏了崇祯，放他回籍闲住了。京师人都道廷栋救了正人君子，不是尸位素餐的了，如何王洽误国、庸臣袁崇焕失机大辟，都不早早决折？四月里，王洽死在刑部牢里。梁廷栋会同刑部胡应台，把袁崇焕覆招定罪，奏过崇祯，登时绑到西市碎剐凌迟。京城的人恨他失误军机，致北兵进口，各处残破，生生的割一块，抢一块，把袁崇焕的肉，顷刻啖尽。袁崇焕只是要成和议，杀了岛帅毛文龙。那知文龙虽系羁縻，不比宋朝岳飞的忠勇，却也赖他在岛上屯扎，北兵还怕从后掩袭，未能深入。文龙一死，和议不成，怎怪得京城百姓生啖崇焕的肉？有诗为证：

崇焕非同秦桧奸，文龙难比岳飞贤。

但无君命诛家将，致令边尘飞帝前。

虚设岛兵何死法，诱来酒客不生还。

今遭活剐生吞苦，始信冤冤报在天。

朝里的事，也说不得许多。流寇乃关系明朝天下的，如今只该说流寇的来踪去迹。惟朝廷一二大政事带入佯说，才不至蔓延无序，杂乱失真。

且说李自成从那日鼓噪杀人，罪不在赦，同了刘良佐依旧奔回兰州来。打听高闯王屯聚集何处，要投奔他。

原来高如岳兵将虽扎营在土山，手下的勇将有罗汝才、刘国龙、贺一龙、马守应、刘希尧等不下十人，兵也聚得多了，近地杀人放火，抢金帛，掠妇女，不止金县地方处处受害。府、县火急，申文上司，就遣些兵将前来。那里剿得他倒，被他杀败几阵。

偶然一日，高如岳带了罗汝才、贺一龙，在临洮府城外关厢人家，掳得四五个少艾的妇人，来到营里。大家摆起筵席，要妇人们陪着吃酒。那妇人，一个余氏，一个赵氏，一个邢氏、一个邬氏、一个安氏。这邢氏生得千娇百媚，又妖娆淫宕，真正勾人的魂，引人的魄，活活弄杀男子汉，并不皱一皱眉头的女将军。高如岳一见，身不由主，携手相扶，扯到寨后小营房里，解衣去裤，行其云雨。正弄得热闹，惊动了高如岳元配鲍氏夫人，在后营大踏步赶来，乱嚷乱骂道：“天杀的忘八羔子！咱和你相处十年来，并不敢背着我偷个老婆。原说做了皇帝，才许你立东西两宫。如今才做强盗，就欺起心来，弄这浪歪刺骨。咱和你拚个你死我活！”高如岳连声道：“不敢，不敢，

---

丁忧——遭父母之丧。

尸位素餐——在其位不谋其政。

少艾——美貌的少女。

咱就打发她与那弟兄们去罢了。”又再三央及，才回后营去了。高如岳竟走了出来，邢氏穿裤不迭，慌慌张张，正不知吉凶若何。正是：

流浪一身谁是主，扬花飘起任西东。

罗汝才迎着高如岳笑道：“高大哥依山结寨，何等雄风，今日却做了都元帅了。”高如岳道：“不是咱怕老婆，起义时节，须不可恋酒色而忘大事。”正说不了，忽传报有李将军求见。高如岳正在收罗好汉时候，急叫进来。只见李自成带了刘良佐一班人，进入营中。高如岳道：“仁兄久在何处，今得光降。”吩咐放炮吹打，重新见了礼。一一通名道姓，另整筵席，庆贺二将军入伙。又添了偏将、健卒，土山大寨越越兴旺了。饮酒中间，李自成见有四个妇人陪酒，问是抢来的，便向高如岳道：“小弟自杀了恶妻，久无妻小，乞高大哥见赐一个，陪伴几时也好。”高如岳连声应道：“有，有，有。这四个，是弟兄们分用用的了。叫留得一个绝美的，正待配与英雄。今就送与李兄做浑家便了。”罗汝才笑道：“李哥放心，料没嫂子打出来。”高如岳道：“罗哥该罚一大瓯。”吩咐请出那位娘来。邢氏羞羞怯怯，袅袅婷婷，从帐后走出来。李自成、刘良佐都作了一揖，一齐再整杯觞，重排肴撰，吃个大喜的筵宴。到了晚间，各搂一个去睡了。

李自成便把邢氏做了老婆，爱她就如活宝。只有一件，那西人与南方不同，男女才上交，女人嘴里就道：“我的亲哥哥，亲爹爹，射死我了！射死我了！”又有的道：“亲亲，你射死了小淫妇儿罢，射死了不要你偿命。”妖声浪气，不只一样。若不叫唤，男子汉就道她不喜欢了。况且营里，没有铜墙铁壁遮隔，两边叫唤的声音，着实难听。夜夜各营的头领搂着妇人戏弄，无般不样叫出来。这李自成却为逃逃奔奔，劳碌久了，又久旷的人，如渴龙得水。邢氏是天下最妖娆耍弄的少艾。两个才到被窝里，邢氏颠倒搂住汉子耍弄。李自成虽然长枪大戟，直入毛营，怎当邢氏如此奇骚，口里“亲哥哥，亲乖乖”不住的叫，每夜定要了丢三四遭，方肯住手。从此足有一个月的大战，李自成也觉有些支撑不来了，上床便也想睡。邢氏再睡不着，听得别营里叫唤声音，再不肯住，邢氏叹道：“我的天爷嘎，咱既被这班人抢掳前来，指望大弄弄儿，不枉了生一世。如今撞了这绵羊，怎么了！”从此憎嫌李自成，只想另伴个耐久的，才得心满意足。有诗为证：

从来妇人皆水性，流来流去浑难定。

嫁了流贼尽风流，丧廉失耻无干净。

若是云雨不满怀，空教脐下热如甑。

不如另向别处流，觅个人儿连夜奔。

这一伙人每日轮番打粮，挨班打探。偶一日打探的头目贺锦从北京回来，参见了众人，高如岳细问北兵如何退去，贺锦道：“可叹朝里没个知兵的。有个四川和尚姓申名甫，自称善能车战，又能遁甲，呼召鬼神。一个有名的翰林金声奉荐了他。崇祯与他都司做，他不肯受，明日改授了京营副将。他奉旨募兵，把京城教化的，尽数充了兵。崇祯把金翰林改了监察御史，就监申甫的新军。又改庶吉士刘之伦为兵部侍郎。又令编修吴廷简犒军城外。不料申甫领教化子军出城大败，金声走脱。刘之伦也战死，吴廷简臂中一箭。亏了总督河道、侍郎李若星，巡抚河南范景文，巡抚山东王从义，巡抚山西耿如杞，巡抚保定解经传，都来勤王。山西援兵中途散去，耿如杞已下狱。河南毛兵厉害，范景文又得军心。北兵今已解围出口，北京安然无事。目今推熊文灿为直省总督，来剿我们。尚未命下。咱先星夜逃回，

报此紧信。须预作准备，方可无忧。”说得高如岳、李自成、罗汝才、刘良佐等，无一个不心惊胆战，怕朝廷兵到，吉凶未卜。未知后事如何，单道本回的事，有词为证：

日沐月浴，小范新装束。调金瓯，扶玉烛；勤王热血红，临阵征袍绿。不战立功名，先声早慑伏。此处靖边尘，彼处添蛇足。何异狼贪蝎毒，闯出闯踏天，户户高声哭。怪天生流贼，致乾坤翻覆。

《千秋岁》



## 第二十八回 叛贼聚众毒秦晋 流氛分队犯梁楚

醉眠醒起，世事惊流水。细说流氛犹未已，忽复忙翻野史。凶锋说也销魂，纷纷搅乱乾坤。  
秦晋渐窥梁楚，可怜遍地遭迍。

《清平乐》

兵连四省势漫漫，父子东西手足残。  
更有一般堪痛哭，深闺伉俪泣分鸾。  
贼子杀人歌且笑，官军遇敌早心寒。  
养成贼势如狼虎，浪说封关泥一丸。

话说李自成等辅着高闯王，打家劫舍，积草屯粮。却因兵多了原也不够吃，又闻得熊文灿督兵来剿，心里着忙。打听得熊文灿在福建做巡抚时节，曾剿漳浦县、诏安县的山寇，又曾剿南安一带海边的海寇，是个书生知兵的英雄。因此高闯王与李自成、罗汝才商量道：“趁熊督师未来，咱们凭着英雄弟兄，先立个法令起来，多掳得些人凑数。把新掳的人去充头阵，精兵在后接应，庶可敌得官军。”于是派定李自成、罗汝才、刘良佐、贺一龙、马守应、刘希尧、刘国龙、贺锦各领一队，前往渭源、河州、金县，甘州一带地方打粮，就去掳掠人口。约定到了人家，先把人马四面围定，口里叫号儿道“放亮儿”，将两边空房尽行放火。若遇人走将出来，即便拿住。掳的粮食衣物，就叫那人挑去。及至挑到营里，便执刀问道：“你跟咱老子不跟？”那人若说不跟，便道：“我送你去。”一刀就砍了。若说愿跟，又问道：“你有爹娘、老婆、儿子么？”若说没有就罢了。若说有，又问他：“想也不想？”若说不想，就罢了。若说想，便道：“我送你去。”又一刀就砍了。

才拿住的，定加捆绑。三日五日不逃走，才放松了。也有三日五日后逃去的，一拿住了，不是割耳，定是刺面。官军拿住，反道他是真贼，解官请赏，顿时斩首示众。因此不愿做贼的人，既被掳去，只得没奈何，也跟他做贼了。从此不上三个月，聚众已十余万人了。

熊文灿等命下了，到任两月，统领了一班将官，五万精兵，前来征剿。李自成、罗汝才虽善骑射，实不曾遇大敌惯厮杀，只管推高闯道：“高爷是将主，还须你亲临本阵，咱兄弟们自当帮助成功。”高闯见这些兵马虽也雄壮，只是未经训练，难以迎敌。趁官军未到之时，到空场上摆阵势，试刀枪，操演了三日。忽哨马来报，官军到此只得百里地了。李自成献计道：“官军若来，有前队、中队、后队。小弟和刘良佐、罗汝才两兄弟，领兵一万，打从金县搅乱他后队。刘国龙、马守应、贺一龙三兄弟，打从山窝左侧冲将出来，去攻打他中队。高爷领着刘希尧、贺锦二兄弟，和他前队打击，攻他头阵。首尾攻击，不愁他不输。这一阵挫了他的锐气，就不怕他了。”高闯道：“李兄弟的计，正合我意。”当下依计而行。

且说总督熊文灿统领的将官，惟虎大威是一员猛将，陈永福是神箭，其余也只寻常弱射。熊文灿用虎大威做先锋，陈永福压了后队。兵随将转，马听锣声，往土山进发。哨马报称离贼营已十里地了，贼兵已队队杀将出来，像个抗拒厮杀的意思。熊文灿吩咐旗牌官传令，五里外安营，准备厮杀。原来熊文灿总督在中军，令箭传到先锋虎大威营里，虎大威遣裨将张大福到中军禀道：“军士远来疲倦，须在十里外扎营，安息片时，天色尚早，再图厮杀。”

杀未迟。我劳彼逸，怕有疏失。”熊文灿拍案道：“我几乎错了。虎将军之言，甚合兵机。速令安营，并叫埋锅造饭。军士各各饱餐，看贼众动静，再作道理。”正在结寨造饭之际，哨马来报，贼营兵马连连发动，恰象有抄出后队的光景。熊文灿吩咐传令各营，快作准备。众将急叫军士们弓上弦，刀出鞘。才午时二刻，高闯兵将，一齐杀奔前来。炮响三声，首尾俱动。马守应带着刘国龙、贺一龙人马，先从侧首转过，直奔中队。熊文灿急叫参将顾守仁、马一充对敌，自己却退入后队。这马、顾二将，那里是马守应三人的对手。才一合，马顾两将，惧被刺杀了。后队罗汝才正遇了陈永福，被他弓开箭一箭，正中手腕。汝才丢枪跑马回走。李自成、刘良佐不敢恋战，且战且走。忽有本营报马来报，称寨主高闯王杀入官军前队，被先锋虎大威只三合已杀死了。李自成、刘良佐惊得魄散魂飞，护着罗汝才奔回土山大寨。马守应三人见寨主死了，也急忙回军。

聚在一处查看人马，十停逃散了七停，没着理会处。只得各人带了家小，改装逃难，再作计较。马守应道：“张献忠那里虽然兴旺，未知他为人如何。目今兵马各队甚多，任从分路而去。咱们几个就此对天拜告，结为异姓兄弟。那一个成了气候，都去靠他便了。”于是各各拜了天地，结束了金银，拣亲信的兵丁带了几个，改作良人装扮，分路逃难。配对儿的妇人，也都带着走。罗汝才便要往湖广，刘国龙便想投降熊总督。只刘良佐、高杰，依旧同李自成往汾西。只走了一日，刘良佐也别去了。李自成带了邢氏，一路进发。不愿随者，赍发了些路费，叫他自去逃命。正是：

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

且说熊文灿是日杀败李自成等，虽然大胜，恐有伏兵，也就鸣金收军。次日，坐在帐中，哨马来报，十余万贼兵一夜逃尽，俱不知那里去了。熊文灿统兵到土山查看，都是空营，也还有遗下的器械、衣物。怕散而复聚，遣虎大威、陈永福巡山三日。拿土著良民来问，知解散是实。才统兵回大名府去了。正是：

个个鞭敲金镫响，人人齐唱凯歌回。

熊文灿回任，上本报捷。

不一年间，李自成聚众，又至数万。刘良佐、马守应、贺一龙、贺锦、刘希尧，又都到了。随身又有侄儿李过，及兰养成、刘宗敏、马世雄、高杰等，好不兴旺。先打破了河曲县，随破了汾阳县、霍州、兴县、岚县、临县，兵马到处，无不披靡。

上司上本告急，崇祯召阁部杨嗣昌，戎政尚书魏照乘，面问方略。杨嗣昌奏大名兵备卢象升，有文武全才，可加衔赐剑，授他督剿之权，必能剪灭此小丑。崇祯立命升他兵部尚书，专以督剿委他。又赐他宝剑一口，先斩后奏。加俸一级，不受总督尚书熊文灿节制。旨意一下，卢象升感激朝廷宠任，即日上本，选将兴师。

早有细作把这话报入贼营。李自成对众头目道：“咱以张献忠与旧寨有唇齿之情，曾去投他。但他阴谋不测，被咱悄悄走了。虽是如此，彼此俱未露形迹。如今官军厉害，似前虎大威的勇，陈永福的箭，若又敌他不过，难道又走不成？不如卑词厚礼，依旧结好了张献忠。山西和陕西相连，好为接应，咱们也胆壮些。”众头目都道：“寨主说得是。”就差李过往张献忠那里去通好，张献忠也就允了。

说时迟，那时快，督剿尚书卢象升，统领了人马，在太原府到了任，浩

浩荡荡，杀奔霍州一路地方来。与李自成交战了三四阵，不分胜败。后来却被自成用了贼智，悄悄陷了辽州，破了泽州。卢象升分兵去救，自己营里反觉单弱了，一连输了四五阵。到了十二月初旬，天气严寒，战士哀怨，只得退到直隶交界地方。移文总督熊文灿，要请救兵。熊文灿道：“陕西张献忠不时骚扰，自顾不暇，怎能有兵将分遣？姑待交春，方可调发。”卢象升没奈何了，沥血誓师，亲临战阵。这日阴风惨惨，杀气腾腾，两阵对圆，刀枪并举。已牌战起，战到未时，官军大败。好一个督剿卢尚书，竟战殁在阵中了。正是：

从容临阵誓身亡，千古忠良自主张。

赐剑加衔恩已报，头丝犹带满天香。

卢象升全军覆没，损入京师。崇祯下召求言。有个淮安武举陈启新，上了个“外侵内讧，敬陈八要，以祈采纳事”的本章。崇祯大悦，要特拔他做东阁大学士。其时周延儒已驰驿回籍，正温体仁专权用事时节。连有经济的吴宗达，极方正的文震孟，一个六月里弄他致仕，一个九月里参他闲住。怎容得崇祯皇帝特拔一个信任的人，分他和吏部谢升的权柄？再三执奏，崇祯只得把陈启新擢为兵科给事中。陈启新又上一本说流贼的事，崇祯批，着熊文灿带罪立功；阁部杨嗣昌督剿流贼，特赐上方剑先斩后奏，好不荣耀。李自成一班兵至数十万，却不以为意。

只是山西大饥，贼众食尽，渐渐流入河南。先掠了武安县，再破了林县，回兵据了武安，又据了涉县。兵到之处，杀伤掳掠，万民涂炭。一日，李自成要分掠开封、归德一带地方，怕辎重不便搬移，留家属人口在老营里，留一两员勇壮的头目，守着内外营寨。就拨心腹刘良佐牢守外营，高杰巡哨内营，有急互相救应。留下兵马十万，其余分头都带去了。不在话下。

且说李闯夫人邢氏，是个极风骚的妇人。平昔和高杰眉来眼去，两下调情。这番巡哨内营，恰派了高杰，正中机谋。常常叫丫老婆娘，送好酒好肴，又送白綾汗巾，约他面会。高杰原看上了邢氏，魂灵已被他勾住了的，有甚不喜？初然两三夜，借巡哨为名，看熟了内营的路径，约定夜间进去，和他欢会。那邢氏重梳梳头，洗洗澡，准备迎接新郎。有北地《挂枝儿》为证：

喜珠儿忽地在营前挂，银缸灯结蕊，喜鹊叫喳喳，粉墙上画的成双卦。思君可为配，随地即为家。若还前世的姻缘，也悔守了连宵寡。

且说高杰，这一夜，只把巡哨为名。带了几名心腹家丁，巡了一番。自己闪入内营，心腹家丁依旧打巡锣巡更去了。邢氏接住了高杰，笑欣欣的道：“我的高爷，想杀了奴家了。咱们快些干营生罢。”两个搂做一团，弄将起来。都是年少英雄，动地惊天，弄了一夜。从此夜夜弄在一处。邢氏道：“咱是舍不得你的了，你不可负心，抛闪了我。”高杰道：“咱也十分爱你，须做长久夫妻才好。想起来，流贼不是久做的。闻得皇帝肯招抚咱们，不如和你带了心腹兵丁，取便逃走。若急了，去投熊总督，有何不可？”邢氏道：“不知熊老爷肯收留你不肯？”高杰道：“陕西张献忠，听得说已投降了，好不重用他哩。”邢氏道：“事不宜迟，快些走罢。”两个一内一外，收拾了一日。次夜只带得四五十心腹兵丁，竟逃往大名府一路去了。正是：

鳌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再不回。

次日刘良佐知道了，心下想道：“老高高见，咱们来流去，终非了局。只是李哥相依已久，情义不薄，咱也走了，老营尽夫。这是受人之托，不终

人之事了。且待李哥回营，再图别往。”只得照旧防守老营，不在话下。

那熊文灿信了张献忠的真降，用为心腹。高杰先去投他，他就引见了熊总督，把高杰也留充守备之职，岂知张献忠绰号八大王，流贼里第一个英雄，怎肯甘心伏小做参将，反听总兵官节制？八月间，把官兵营里军器火药，衣甲钱粮，尽数装载，杀入湖广地方去了。黄州府蕲州、麻城县一带地方，处处受兵，人人被劫。聚众只三月，已有十万，声势泡涌，比李自成更狠。报入京师，崇祯大怒。

十二年己卯岁十二月，差校尉把熊文灿拿了，解到北京，发在刑部大牢里，等待差官究问。十二月就颁下对贼恤军的诏书，自己退居便殿，减膳撤乐，穿件青袍，早晚议事，与文臣武士誓同甘苦。必要合围大举，灭此贼众。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九回 李公子投闯逃祸 杨督师失机殒身

山山水水还依旧，惟有这乱离人瘦。遍地受摧残，肠断三更后。巍然阁部，拥兵思斗，无计空挨永昼。一旦失军机，未死心先皱。

《海棠春》

万里妖氛杀气冲，官军空说挽强弓。

刘公靖节杨公缙，三楚疆场一旦空。

话说朝中的事，虽然有了明主，却少良臣。自八年九月权相温体仁参了何吾驺、文震孟回籍，九年林釭入阁，不久又没了。贺逢圣、黄士俊、孔贞运入阁办事，却只顺着首相冢宰的意，莫敢异同。文震孟在苏州只是优游山水，有终身不出的意思。闲了，一棹虎丘，吊颜佩韦等五义士的墓，赋诗感愤。传入京师，又将起党人大狱。亏得天子明察，这丙子四月，文震孟暴病殁了。十年，温体仁正月特旨命归，谢升二月闲住。傅冠、刘宇亮、薛国观，俱入阁办事。杨嗣昌又督师在外，宰相倏忽去留，连崇祯一个明主，也全没主意了。流寇猖獗，反若平常事体。谁肯当心上本，去剿灭他？故此李自成扰乱河南，张献忠扰乱湖广，罗汝才扰乱山东。张献忠原与李自成有隙，在湖广自为一队，不通往来。罗汝才虽雄霸山东，自称为曹操王，却也推李自成做盟主，服他提调。人马已近四十万了。正是：

阁部匪材膺重任，寇流五省势难支。

且说河南开封杞县，有个能文能武的举人，姓李名岩。因他父亲是甲科的部属，人便称他为李公子。家私富厚，性气粗豪，大约轻财重义，是三代以下好名的人。为因连年荒旱，米麦贵不可言。大户人家有了银子，还没处去买。杞县知县姓宋，平昔极是执拗。遇此凶岁，他只比钱粮，日夜敲扑，那顾百姓流离饿殍。

李岩心下不忍，又自恃公子、举人，就动一条陈：第一款，求他暂停免比；第二款，要他设法赈济。宋知县拂然不乐道：“上司为军粮紧急，杨阁部厉害，催饷文书雪片下来。若不徵比，将何起解？必然罪及本县了。至于赈济一节，县里既没无碍钱粮，何处设法？除非地方上富家大户积有米麦的，肯出些，赈济贫民。本县只好代劳派给。”

李岩见知县话不投机，只得回家。把自己仓里米麦盘算一回，只留下本年吃用，余下二百多担，尽数给散与本甲的穷民。个个沾恩，人人感德。那时就有一班无赖好事的，纠五合十，向他本甲富家大户，引李公子为例，登门吵闹，要他发粟济贫。口口声声，要抢米，要放火，不肯干休。那有势力肯出尖的去禀宋知县，求他出示禁戢。宋知县心里正怪李公子多事，忙出一面硬牌，传谕：“速速解散，各图生理。不许借名求赈，恃众要挟。如违即系乱民，严拿究罪。”百姓群聚拢来，把硬牌打碎，又打差人。差人奔脱，来回复宋知县。

百姓约有千人，拥到县前，乱嚷乱叫道：“我们左右要饿死了，不如大家抢抢罢。”宋知县着了忙，去请李公子商议。李岩劝知县出一暂免比较的告示，并劝各家大户，各出米麦，减价官菜。宋知县只得依他，出了一张告示。众百姓道：“我们散是散了。三五日后，若没处来米买麦，我们少不得再来和太爷总算帐。”说毕，一哄大家散了。差人进衙回复了，宋知县越恼

起来道：“这都是李举人发粟济贫，掠美市恩，以致百姓作乱。况且三五日后，若没人赈济，这乱民终不肯于休，不如备了文书，申报上司，凭上司如何主张。”遂连夜申了一角文书到河南按察司，道：“举人李岩，谋为不轨，私散家财，买众心以图大举。打差辱官，不容比较。诚恐滋蔓难图，祸生不测。乞申抚、按，以戢奸宄，以靖地方。”按察司一面据县申文抚、按，一面批县，密拿乱首举人李岩监禁，毋得轻纵。宋知县奉了上司批文，竟把李公子拿禁在狱。

百姓纷纷的都道：“李公子为了我们，今反累他吃官司，于心何忍！不如劫了牢，放他出来，一齐杀了害民的狗官。一则救了李公子，二则出了这口乌气。”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顿时聚了千人。杀入县衙，先把宋知县砍为数段。家属躲的生，遇的死。杀了一回。另有一班杀入牢里，放了李岩，并久滞狱底的囚犯。又有一班往仓里劫仓，库里劫库。惊的县丞、典史，不知跑往那里去了。

李岩向众为头的道：“我虽被监禁在狱，见了上司，自有一番话说，料不至死。你众人固是好意，但如今杀了知县，劫了牢，劫了仓库，都是为我起的。难道这样大事，我免得一死？连你众百姓，也都不得干净，毕竟扭做乱民，一个也走不脱。我有一计，除非投了李闯王——他势头大，兵马多，暂且偷生，再作道理。”众人齐声道好。都去收拾细软，带了家小，车的车，马的马，骡的骡，走的李岩出城。李岩又叫兄弟李牟——也是个好秀才，押了家眷先行，在三相等。把城里屋舍，齐齐放起火来，烧得七零八落。次日县丞回来，存下只衙役数十人，百姓二三百，空荡荡一个杞县。只得备几角文书，申报上司府县去乞。那知李岩投了李自成，做了他的谋主。正是：

贪酷县官无见识，致令良善作强徒。

李岩见了李自成，就劝他假仁义，禁淫杀，收罗人心，方可图得大事。又荐了同年牛金星，是河南乙卯科举人，素有诈谋。招了他来，就封为右丞相，军中都呼为“牛丞相”。牛金星又荐一术士宋献策，是永城县人，面狭而长，身不满三尺，右足跛，出入以短拐自扶，人皆呼为“宋孩子”。几年前曾在北京海岱门卖卜，又会起河洛数。他见了李自成，袖中取出一数来，进上道：“十八孩儿当主神器。”李自成大喜，封他为军师。其余如钦天监博士杨承裕，拔贡生顾君恩，李岩相识的刘宗敏，投降的不计其数。

兵势越盛了，思量去围汴梁。李岩先遣心腹，扮作商贾，四散传布说：“李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编成口号，教导小儿们歌唱。一时都学会了，各处唱道：

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各州县愚民信为实然，惟恐李闯王不来，望风投降。罗汝才自称曹操王的，也领兵来会。合兵围了汴梁。李自成日日索战，城中只是固守。原来督守汴梁的，是神箭陈永福，与游击将军左明国。围到第七日，李自成带了众将，正在承明门下扬威耀武，陈永福在城上看的真切，飏的一箭，正中李自成右眼。大痛无声，跑马回营，大败一阵。各营坚守，数日不出。李自成竟瞎了一眼。督师丁启睿，带了虎将左良玉、虎大威等，集兵往朱仙镇。遇了

---

奸宄（gu，音轨）——为非作歹的人。

河洛——河图、洛书的简称。两书均系术士占卜用的书。《河图》是关于《周易》一书来源的传说；术士所用《洛书》，是太乙行九宫法，为《汉书·艺文志》所谓太乙家。

李自成手下刘宗敏、李过，大杀一阵，贼兵大败。李自成只得拔营，往山东去了。不在话下。

那张献忠正在湖广，连破十州县，所向无敌。丁启睿且守河南。杨嗣昌上本，要拨大将左良玉帮他救楚。李自成、罗汝才分兵南下，败官军于枣阳，声势复盛。再回河南，遇秦巡抚兵在襄城。罗汝才匹马当先，杀得官军大败南走，掳得甲兵火炮。乘势破归德，占其城。朝廷闻报，把丁启睿革职候勘。李自成提兵再围汴梁，官军又大败于水坡。壬午五月，决黄河之水灌汴梁城。周王在城里正大出帑金，募壮士守城，不料黄河之水骤至，一城人尽为鱼鳖。李自成等也立脚不牢，依旧往南，将与献忠合军。周王乘船逃避，十人也只好存三四人罢了。百姓十人，只好存一人。真天地间一大奇厄。有诗为证：

黄河之水天上来，一决不收如奔雷。

凭他善良不淹死，葬身鱼腹真堪哀。

且说湖广各府，已被张献忠残破数十处。十月，又破了襄阳，楚襄二王无不被害。王府眷属，杀的杀，掳的掳，真正可怜。杨嗣昌尚拥兵在省城，初闻崇祯皇帝准他荐叙左良玉战功的疏，加良玉太子太保，赐蟒玉，挂平寇将军印，恰好良玉兵马，也将到省城了。忽闻报襄阳已破，楚襄二王俱被杀，这惊可也不小。自说自唸道：“罢了，罢了。我以阁老督师，何等重任，亡师糜饷，积有岁月。今兵溃襄阳，二王死难，我进不能，退不可，少不得是个死。”叹息了一会，遂拔刀自刎。

报入京师，崇祯大怒道：“左良玉不早救襄阳，以致失陷，降爵三级，夺戴罪立功。”左良玉之部下，无不嗟怨道：“既非败阵，又闻命即行，未尝逗留，何故降夺？灰了我等血战的心肠。这都是台省的本，激怒了天子。我们何苦出死力，替朝廷上阵？”左良玉再三勉以忠义，到底人心懈弛了。因此张献忠兵马，越越抖擞精神，长驱席卷。汉、黄、荆、岳几府，相继失陷。桂藩预先出走，惠藩闻风奔逃。湖广巡按刘熙祚，武进人，字仲缙，号劬思。乡科出身，以循卓，升任此职。闻得二王出奔，亲督水兵庇护。二王急走，贼兵追之甚急。刘熙祚遣中军官护二王里夜前行，自己入永州城，为死守计。谁料先有奸细埋伏城里，里应外台，开门纳贼。把个忠义的刘巡按，被他拿住了。闭在永阳驿里。再三谕降，只是不屈。题二诗在壁上道：

倥偬军旅已逾年，家室迢遥久别颜。

岭北骷髅惊作垒，湘南宫殿倏成烟。

鹃血不沾无冢骨，乌啼偏集有狐田。

死生迟速皆前定，坚此丹心映楚天。

故园隔别又经年，今颜非复昔时颜。

山川草木皆含泪，貌虎旌旗尽作烟。

老妇漫劳寻蝶梦，儿孙切莫种书田。

苍弘化碧非奇事，留取孤忠回九天。

过了几日，贼众把刘熙祚押去。那时张献忠偶在一个小县，叫作宁乡县，又闭他在一冷室。刘熙祚料不免死，又作辞世一绝句道。

人逾五十不为夭，一世功名今日了。

---

劬（qú，音渠）。

偶——遇，值。

精忠血愤九霄云，万古乾坤终不老。

后有书数行在壁上道：

生趣独浓，贻羞天下后世；死关能破，留馨宗党子孙。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莫谓可忧可惨；天地在上，鬼神在前，惟有勿惧勿挠。烈胆义肝，自有生来赋予已定；忠君报国，从学问中休勘得真。临难日，有半点儿女情，便俯仰不前；见危时，有十分忠义念，始指心肯剖。白刃可蹈，青史堪传。

张献忠又遣人谕令归降，刘熙祚大骂不屈，被杀于宁乡县学孔庙中。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回 众阁开门迎闯贼 群忠靖节报君恩

世界掀翻，么麽思占黄金殿。文臣武弁，你面看咱面。逆阁开关，诱贼何须线。忠心见，投缳赴井，各自寻方便。

《点绛唇》

落日横云城影长，旌旗闪闪动崩墙。  
内臣款贼先希宠，文士遭殃半落荒。  
金殿昼开飞晓雾，瑶宫晏寝失朝阳。  
忠良累累归泉路，追伴君王聚一方。

话说崇祯年间，阁老倏用倏废，人也看得阁老是易得易失的了，谁肯如张江陵任劳任怨，替国家干事。只有温体仁做了八年阁老，又是四年首相。自崇祯三年入阁，京师童谣就说，“崇祯皇帝温阁老”。取温瘟同音的意思。崇祯七年，做了首相。京师童谣又说，“崇祯皇帝遭温了。”也取温瘟同音。大是不祥之兆。从此用人全然不妥，流寇猖獗。督抚是何等重任，放着一个素号知兵，万里长城的阁部孙承宗，妒忌他不用。放着一个首先勤王，北兵远去的兵部范景文，只用他做南京闲散地方的尚书。反用那闻清兵逼近京城，畏怯不前恸哭不敢行的杨嗣昌，虚糜岁月，养成贼势。十年，体仁特旨回籍，薛国观当国，又不济事。十四年五月，才复召周延儒入朝，有些担当，不比温的执己见，薛的徇人言，把范景文起出来，做了工部尚书，但不是掌兵权的要地。知兵的史可法，升了南京兵部尚书，也只可防御一面。贵州杀苗贼素有名的马士英，起他出来做了凤阳巡抚，也只可保护陵寝。虽觉得渐渐有用人机括了，那知十五年，清兵再入内地。崇祯特命周延儒以宰相督师，断其归路。后来科道官纷纷说他受了贿赂，放他出口。因此五月加封太师赐归，十二月拿到京师，勒令自尽。是陈演当国了，晓得什么用人剿寇。一个全不知边情、兵事的张缙彦，用他做了兵部尚书。黜陟任心，功臣夙将，人人解体。

添注尚书孙传庭，教他总督直省兵马钱粮，专在河南北剿堵。被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用诱兵的计策，把新掳良民充为头阵，让官军连连赢了。孙传庭便十分轻敌，上本刻期平定流寇。那知被刘宗敏伏兵四布，贺锦、辛思忠、谷可成、刘希尧、任继荣十余员骁将，候孙传庭兵入伏中，一声炮响，齐齐杀出，官兵大败。孙传庭单骑逃上，不知何去。正是：

百里兵荒断人影，矇兵得志性如龙。

其时马上英在凤阳地方，倒也善能布置。原是熊文灿招抚的高杰、刘良佐，士英都题升总兵。又有个好汉黄得功，向年流落了，买几头驴子，在路赶趁度日。有贵州举人杨文驄、周抑新上京会试，在浦口雇了他的头口，也不知他是条好汉。行过了闽山一带，忽遇了响马强盗，共五六人。贵州读书的，也都晓得些弓马，正待迎敌，黄得功大叫道：“爷们莫动手，让咱去了当他罢。”此时已有坐头口的管家，跳下驴来了。黄得功也不卸行李，连驴和行李约有二百斤重，提在手里，就如提个被囊一般，往响马身上乱打。那一班响马忙叫：“休打！休打！我们下来和你讲话。”黄得功那里肯听他，只是打去。众响马一齐跳下马来，拜倒在地道：“老哥真正英雄，小弟们愿

机括（gu，晋瓜）——机，弩的发箭器；括，矢末扣弦之处。

驄（c ng，音匆）。

拜下风，休失了义气。”黄得功才放下了带行李的驴子，也回拜道：“咱也不敢做大哥，只好放咱爷们过去罢了。”众响马问他名姓，再不肯说，只道：“咱姓黄，叫做黄大。”众响马反把些路费送他，他也不收。杨周两举人见他如此有勇力，又有志气，从此一路待他如兄若弟。回南京，向马士英说了。马士英寻将他来，替他寻了妻小，请人教他些兵机战法。往凤阳到任，先用他做了旗鼓厅。屡屡差他堵截流寇，叙功本上已钦依他做副总兵之职。

流寇营里怕的是黄大刀，因此庐州、凤阳一带地方，李自成手下兵马，不敢恋战。又闻得刘宗敏等的消息，已获全胜，遂聚集人马，要往潼关。贼伙里曹操王罗汝才、革天王贺一龙，与李自成一齐起手，两部兵马最称雄盛，自成忌他。设酒请革天王，席上斩讫。随即跑马至曹营，罗汝才不知就里，也被一刀砍死。

李自成并了两部兵马，约算马步兵共三百三十余万，战将田见秀、党守素、李友、马世雄、张能、朱养民等七八十员。浩浩荡荡，往陕西进发。乘刘宗敏等得胜的声势，杀奔潼关。垂手破了关，直入西安府。驱逐了秦王，占据宫殿。设立官僚，有六政府侍郎、郎中、从事诸名色；武有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都尉诸名色。侍郎则喻上猷、萧应坤、杨承裕，郎中则徐立、王家柱、邓严忠，从事则顾君恩、郭附龙，防御则孟长康、陈荇、李三纲、吴大雁、黄阁、金有章，府尹则张虞机、姚胤锡、牛铨、刘苏、邓涟、刘茂先。武官不能尽载。改西安府为长安府。因怕湖广有张献忠，尚未敢僭位改元。是时有榆林巡抚冯师孔督兵出战，自成将大败。复添兵大战，遂破榆林，杀冯师孔。随攻庆阳府，庆阳破，还师西安。

过年，遂致书与张献忠。献忠回书甚自谦逊，许他唇齿相依，互为救应。李自成遂和牛金星、宋献策、李岩、刘宗敏商议，正月僭称大顺国永昌元年，遂称皇帝。初三日，刘宗敏、李过等奉李自成令，领兵二万，先攻大同。巡抚卫景瑗城破被擒，大骂不屈。刘、李大怒，喝令碎剐。卫巡抚至死，骂不绝口。报了李自成，自成道：“此关一破，长驱直捣，料无阻隔。”遂统五十万大兵，一班战将，要从禹门渡河。只留些文官并武将李友等数员，守西安巢穴。兵有没用的，反逐他自去耕田。

人马于十五日离了西安地方，到了禹门河口。有巡抚蔡懋德统兵沿河防守，难以径渡。李自成分兵三路，去下流没兵的地方渡河，先攻临晋、泽州等处地方劫掠。却说蔡懋德手下有战将牛勇、朱孔训，称临晋名将，各统本部兵马骤至。乃二月初五日。率领兵马开城，与李自成人马大战数合。朱孔训被铙打死，牛勇刀法就乱了，也被杀在军中，全军覆没。蔡懋德知必不守，写了遗表付与监纪贾士璋，教他呈上天子。有中军应时盛，原是辽东秀才出身，窃见疏稿，回家将妻妾并十四岁幼子皆一刀一个，然后泣向蔡巡抚，誓必从死。初八这一夜，风沙障天，对面不见，贼乘风附梯从东北入。蔡懋德、应时盛策马迎战，俱被砍死。

时同被难的，赵布政、毛兵备、府县等官共有四十六员。正是：

捐躯殉国遥相见，累累何多忠义臣。

李自成兵到黎城，他将已报，陷了临晋，河津、垣曲、绛州等处。十六日到了忻州，开门迎降。进攻代州，镇将周遇吉，乃一员忠义的大将，设奇制胜。连战十余日，每战必胜，杀贼万余人。李自成着了忙，催诸路台兵攻战。周遇吉因兵少食尽，退守宁武关。夜率壮士二百人，从城上悄悄缒下，快刀杀入贼营，贼又大败，退去二十里。相持半月，救兵不至，三月初一日，

城陷。周遇吉统兵民巷战，手砍数百余贼，力竭被擒。李自成劝他降，遇吉大骂逆贼，遂被砍死。李自成恨这一城死守，遂令屠城，寸草不留。正是：

草莽自有真忠义，血染黄沙昼不干。

初九日，李自成兵至宣府。巡抚朱之冯，誓众不从，拔刀自刎。总兵唐通守关，太监杜勋联骑出降，为贼响导，十五日，破居庸关，巡抚何谦被杀。十六日，破昌平州，总兵李守 骂贼不屈，贼令碎刷泄恨。守 手格数人，人拿不住，遂拔刀自刎。十七日，到北京平子门，分兵四下攻城。正是：

四望传烽尽盗卒，树林霰月月凄凉。

且说崇祯皇帝预闻流寇警报，又接了督师阁老李建泰的本，乞驾南迁，愿保太子先行。初四日，平台召对，遂向阁部官员道：“李建泰有疏，劝朕南迁。国君死社稷，朕将何往？又劝朕教太子先往南京，诸臣以为何如？”阁老范景文，总宪李邦华，少詹顶煜，俱奏称，太子南迁的是。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大声奏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的故事么？”范景文等遂不敢开口。崇祯又问守城迎敌的良策，众臣默然无语。崇祯叹道：“朕本非亡国之君，诸臣却都是亡国之臣。”拂衣朝散，快快回宫。

次日，差勋卫科道等官，分守九门，盘诘奸细。阁老魏藻德要差往南调兵，方岳贡要差往南督饷，首相陈演依旧撤回，入阁办事。遣太监杜秩亨出城体探，御史王章专督城守。起复太监曹化淳、王相尧等，领兵镇守。襄城伯李国桢操练京营，以备战守。

十一日，崇祯颁罪己的诏。

十七日，李自成攻平子门甚急，正在惶惑间，贼遣降监杜秩亨缒城而入，议让西北一带，并发犒军银一百万，便可退兵。崇祯召廷臣共议，或然或否，再无定说。崇祯独以为不可。欲留杜秩亨，秩亨道：“彼营以亲王为质，如不返命，即便杀王。”崇祯道：“留汝也不中用。”因叱之使去。京城人心惶惶，哭声不绝。

十八日酉时，崇祯手执三眼枪，带着几个随身太监，都骑了马，领亲兵四百余骑，出宫至正阳门，传令开门。门军道：“不奉圣旨。”不肯开。亲兵将斩门而出，门军疑有内变，驾炮将反击。遂奔往顺城门，也不放出。崇祯道：“还好，还好。这是巡城王章号令严肃，守门军还知法度。”乃从白家胡同绕出城下，到成国公朱纯臣家。守门人辞以赴席未回，崇祯道：“好个国公，那些个与国同休戚！”叹息回寿宁宫。向周皇后道：“罢了，罢了。城守单弱，救兵不至，大事已去。奈何！奈何！”相对痛哭。宫人皆跪哭失声。崇祯令之散去，各自图活。周皇后是夜，遂自缢于宫里。

次日十九黎明，崇祯手自撞钟，百官竟无一至。还见城里火起。不多时，各门俱开，喧传曹太监已开门迎贼，李襄城被贼拿去。崇祯急回宫，令袁妃自缢。绳断堕地，崇祯手自砍死。长公主在旁号哭，崇祯把剑砍去，断臂仆地。又遣宫人传谕张皇后、李妃，速令自裁。遂把剑丢了，急奔煤山。只提督京营太监王之俊，紧紧跟随。崇祯遂自缢亭阁中，王之俊亦缢死在旁边梁上。崇祯被发覆面，上穿白绵绸袄，蓝纱道袍，下穿白绵绸裤，右足跣，左

---

唐肃宗灵武的故事——公元756年，唐安禄山、史思明叛乱，攻破潼关，玄宗逃奔蜀中，杜鸿渐等迎太子李亨即位于宁夏灵武郡城南楼，是为唐肃宗。以此为根据地，恢复唐朝的统治。

煤山——即北京市城内景山公园中的景山。

足有白绫袜，红方舄鞋。衣带有血诏道：

朕在位十有七年，薄德匪躬，上邀天罪，致敌蹈内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也。

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以发覆面而死。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且说京城文武百官，偷生躲避的多，殉难死亡的少。然明朝忠臣，比唐宋较盛。

阁老范景文，每见身为大臣，不能在疆场做一番大事业，虽死无益。召对后绝食三日，常常饮泣入告，声不能续。十九日闻城破，向阙再拜号恸，行诰封妻陆氏柩前，即自缢。被家人赵兰芳解救，作诗一首，有“谁言信国非男子，延息移时何所为”之句，遂投井而死。

户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倪元璐，十八日晡时，闯贼入彰义门，举家大哭。十九日寅时，闻各门已破，即衣朝服望阙四拜，复换冠带，南向拜辞老母。索酒酌所供奉关帝君前，对酌二盏。复出中堂南向正坐，吩咐家人道：“吾分当如此，意已决，毋得救。但我死后，须待皇上殓后，方可殓吾尸。切记！切记！”入书房自缢。三日后颜色如生，贼入见了惊避，不敢再入。家属得全。

兵部戎政侍郎王家彦，守得胜门。门破，贼持刀叱降，家彦大骂不屈。贼连砍二刀，死于城楼。贼遂举火焚尸，惨不可言。

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守正阳门。贼入城，遂砍死城门下。寓所有子孟章明，系观政进士，闻变启知母亲，同妻三人，俱缢死堂上。山西一带地方从贼者众，一门四忠烈，真是天生成的豪杰。

左庶子兼侍读学士周凤翔，十九日闻城破君亡，沐浴衣冠，向阙痛哭再拜，同二妾顿时缢死。遗书诀父道：“君辱臣死，君死臣焉可独生。况男复身居讲职，忝列侍从乎！忠孝不能两全，矢以来生再图奉养尔。”又作绝命诗一首，有“碧血九原依圣主，白头二老哭忠魂”之句。

左谕德兼侍读学士马世奇，十九日尚未早膳，忽有数人闯入，口索骡马。家人告以没有，即持刀索银物。踰入搜俭，果然没有，一齐奔去。马世奇道：“罢了，大事已去了。”沐浴更衣，捧敕命北面稽首谢恩毕，家人跪禀道：“家有太奶奶，老爷何可轻死。”马世奇道：“太夫人还有二相公侍奉，我不死，岂不玷辱太夫人？”乃南望再拜，从容自缢。二妾朱氏、李氏，相继缢死。

左都御史李邦华，十九日闻贼破城，衣冠望阙再拜，题阁门板上道：“堂堂丈夫，圣贤为徒。忠孝大节，矢死靡他。”题毕，徒步往文丞相祠叩首再拜，口里吟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日魂归天府去，子孙百世仰芳名。”立起身来大笑三声，缢死祠中。三日颜色不变。

左副都御史施邦耀，十八日见贼逼京城，即以死自誓。贼既入，因出问长班道：“倪爷安在？”长班还报道：“倪爷已自尽了。”施邦耀入内，作绝命诗，有“惭无半策匡时难，惟拚一死报君恩”之句。翰林院、左谕德刘理顺，十九日闻变，即自题壁上道：“成仁取义，孔孟所传。文信践之，吾何不然。科名既占，岂肯苟全。三忠祠内，无愧前贤。”与一妻二妾，俱缢

---

舄(xì,音戏)——鞋。古代一种复底鞋。

阙——宫门。

文丞相——指南宋大臣文天祥。公元1236—1283年。在抗元中被俘，宁死不屈，做《过零丁洋》诗以明志。在北京被害后，后人于他被囚的兵马司狱故址建文丞相祠，以资纪念。

死。其家属或投缳，或赴井，计一门死难共十八人。真是天地间希有的事。

翰林院简讨汪伟，闻贼至，即啮指，向夫人耿氏道：“吾不能生系贼颈致阙下，当为厉鬼击贼。”夫人道：“妾此夙愿，幸有同心。可毋使徐淑笑我。”十九日闻城破，夫人取一榼暖酒共酌。酒酣，汪伟索笔，大书壁上道：“身不可辱，贼不可降。夫妇同死，忠节成双。”正将扰缳，汪伟在右，耿氏在左，氏对伟道：“虽遭颠沛，亦不可夫序。”遂换转缳死。

大理寺卿凌义渠，闻变，以首触柱，流血被面。把生平著述及批评诸书，尽皆焚毁。服绯正笏，向阙再拜。又南向拜父，遂举笔书片纸，付家人归报封公道：“男视死如归，含笑入地下矣。但父亲衰年无靠，病妻、弱子不堪回想耳。十儿尤放他不下也，弟可善抚之。”又与记室赵振之诀别，从容自缳而死。

太仆寺丞申佳胤，协理东路。闻变即自缳死。

太常寺少卿吴麟徵，十九日坐西直门。是时喧传城破，急归署，将掌垣时所参驳事一一检出，付家人持归，片语不及家事。遂闭门作绝笔数语道：“祖宗二百七十余年宗社，移旦而失。虽上有亢龙之悔，下有鱼烂之殃，而身居谏垣，徘徊不去，无所匡救，法应褫服。殓时用角巾青衫，覆以单衾，垫以布席足矣。棺宜速归，恐系先人之望，祈知交为矜许焉。茫茫泉路，炯炯寸心，所以瞑予目者，又不在此也。崇祯十七年二十日酉刻，罪臣吴麟徵绝笔。”正欲自缳，密友海宁孝廉祝渊来，排闥入见，相抱涕泣。吴麟徵道：“我壬戌登第。尝梦一人叉手向背，口吟文信国‘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之句，问路人云，是隐士刘宗周。我与刘同出，而刘先隐。今山河破碎，不死奚为？我陈整饬江南，枢臣不许；我请身任危疆，冢臣不许。天下事若可为，只索待之后人。吾生平所歉，惟少切谏几疏及《党鉴》一书编辑未成耳。”言毕自缳。祝渊收其尸，为之殓。面目如生。

户科都给事中吴甘来，署与周凤翔相连。二月中，便与凤翔誓同殉节。又知事不可为，先托其子与好友漆嘉祖，求其训诲。至是闻变，乃作诗一律道：“到底谁贻国事忧，疾雷悄悄破城头。君臣危准乾坤晚，狐鼠干戈风雨秋。极目江山空泪洒，伤心仁义一身周。也知此日难争讨，惟取忠肝万古留。”题毕，中堂自缳死。

河南道御史王章，巡视京营，时复敕他巡视各门。十九日，与科臣光时亨同守平子门，正并辔登城，贼破门而入。遇见守城二官，呼道：“你们归顺了，自当重用。”光时亨即下马跪拜乞降。贼三问，王章不应。砍中章膝，坠马踞地，骂不绝口。贼复砍三四刀，堕城下死。

顺天督学御史陈纯德，不受伪命，自缳死。

御史陈良谟，闻城破，作古风一首，痛饮自缳。妾时氏亦相继缳死。

吏部员外许直，十九日闻变，写家书付家人，令之速归。旋更冠服，北向拜君，南向拜父。作诗六绝句，末一首道：“掷笔翻然辞世行，老亲幼子隔幽明。丹心未雪生前恨，青简空留死后名。”书毕，入室自缳。

兵部郎中成德，贼临城，即致书约马世奇道：“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我等不能匡救，贻祸至此，惟有一死以报国耳。年翁忠孝夙稟，谅有同心。”马世奇答书道：“吾党泰登什籍，无能御捍多难，致势不可为，惟有死以报

---

服绯正笏——朝服穿戴整齐，持笏行礼。

亢龙之悔——《易经·乾卦》：上九：亢龙有悔。意谓处在上位的君子，居安思危，自我警惕。

君恩耳。奇幸与明公携手及黄泉、应使黎丘生色也。预订斯约，毋忘息壤。”及闻天子柩停参庵，成德作祭文一篇，致鸡酒哭奠。归即自刎死。

兵部主事金铉，十九日城破，号哭骂贼，赴金水桥投河死。母太夫人，亦投井死。

工部主事王钟彦，闻变自缢死。

阳和卫经历毛维张，天子特命巡西城。十九日被贼擒去，缚送刘宗敏。逼令降服，毛维张大骂不屈道：“吾虽小臣，素明大义。吾首可碎，吾志不可夺。”贼怒甚，夹拶并加，足伤指折身死。

中书舍人宋天显，十九日闻变，即投井死。

户部主事范方，贼擒去，骂贼不屈，被砍死。

行人谢于宣，骂贼不屈，被砍死。

其他武臣亦有数人。新乐侯刘文炳，弟左都督文，九十祖母瀛国公夫人，闻变时捺一大井，将男女子孙十六口尽投其中。纵火焚赐宅，火起俱投火死。

驸马都尉巩永固，其公主先一年病歿，停柩在堂。有亲生子女七人，俱以黄绳缚至灵前，纵火焚死。大书“世受国恩，身不可辱”八字，前厅自缢死。

惠安伯张庆臻，闻贼破城，将财物给散亲戚。致酒一家团饮，积薪四面焚烧，全家烧死。

襄城伯李国桢，贼破城招之使降，国桢道：“如要我降，依我三事：一不可发掘陵寝，二以帝礼葬先帝、先后，三不可杀害二王。”贼俱允从，遂易梓宫葬帝。国桢号哭往送葬毕，拔刀刎死墓下。

宣城伯卫时春，闻变投井死。

嘉定伯周奎的侄都督周境，或自刎，或自缢，或投井，三百余口，俱一时身死。

这都是为官受禄，杀身成仁的。街巷小民、闺门女子，那里说得尽。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一回 智士潜形获免死 边帅愤志逐么度

归梦五更前，鸡促疏钟破晓烟。倦眼朦胧初睡起，淹前，往事思量最可怜。搔首问青天，世事掀翻颠倒颠。智士见机能免祸，高眠，杀尽妖魔始帖然。

《南郎二》

见几早遁岂偷生，亏体何如预绝纆。

雪耻复仇男子事，愤师拚命势纵横。

莫言逆闯污青史，瞻天颂圣纷纷矣。

藏形匿影最为高，赴难乞师亦足美。

写将余事纪甲申，悲悲喜喜徒然耳。

说话李自成既入京师，以丞相牛金星，大将刘宗敏为左右手。侄儿李过杀戮异常，倒亏李岩、李牟每每劝他，抚恤百姓，禁戢兵丁。二十日出了安民榜，有“誓不妄杀一人”等语。伪天佑阁大学士牛出示：“凡一应在京文武官员，俱于二十一日齐赴东华门。各报先朝职名，愿为官者，量才擢用；不愿为官者，听其回籍；隐匿不报者，全家诛戮。特示下。”忽又出颁伪敕，与牛示一般。

到了次日黎明，文武大小官员，谁敢不来投递职名。只见李自成上坐，伪丞相牛金星，伪大将军刘宗敏、李过、白广恩、官抚民、梁甫、董天成、马岱、姜瓖，并六政府宋企郊、张麟然、巩焄、侯恂、黎志升、叶初春等，左右两班列坐。将报名的官员，一个个唱名过去。牛金星执笔批点，用者送吏政府；不用者发与刘宗敏、李过，吩咐封闭中吉营中，听候处分。

二十二日，叛监杜秩亨选择宦官，以供使令。

二十三日，召百官再入听点。点完了，吩咐在外听候榜文。下午出榜，选授弘文馆掌院何瑞徵、编修周钟、大理卿刘大巩、寺丞项煜、谏议光时亨、礼政府从事韩霖、吴文帜、国子学录钱位坤等共九十二名，不及尽载。第二榜，又特选兵政府年侍郎左懋泰镇守山海关等处地方。第三榜，又特授宛平县归顺举人王仙芑山尔滩县令。第四榜，又补选各省州牧吴簏、傅学禹等，各省县令朱国寿、王之凤等，共五十名，不及尽载。榜文一出，也有欣欣欢喜的，也有戚戚忧惧的。这原不是都肯顺从，大半出于无奈。正是：

明知贼闯非我主，一念逃生不自由。

且说江西吉水具有个刘贡生，往来京师，授徒二十年。因他学问高广，有志读书的太监，大半是他门生。他久精于堪輿，兼晓些天文秘理。甲申年，刘贡生正该听选。夜观天文，知明朝不利，踌躇不敢赴选，正寓在门生杜秩亨家。三月听见李闯兵马猖獗，约了杜秩亨，夜登杜园高阜处同观天象。急叫到：“不好，不好，主上有难。”杜秩亨问：“门人趋避如何？”刘贡生大怒道：“汝曹食君禄，当尽忠报国。若问吉凶，难道汝有异心么？我未食君禄，使可远遁，以免祸患。”次日即不别而行，出乎子门不知去向。

又有知一禅师，德行最高，卿士大夫莫不以师礼相待。吴江进士吴易在京候选，闻名往谒。送以白金二十两，知一直受不辞。朝夕谈论，甚是相得。至三月十七、八两日，贼攻城甚急，吴易叩问吉凶，知一道：“只一条

焄（yù，音育）。

堪輿——即“风水”，迷信术数的一种。指住宅基地或坟地的形势，也指相宅、相墓之法。

易（yáng，音阳）。

路，没两条路。

公试自思，功名是分内带来的，便可糊涂草草；功名是朝廷与你的，忠孝二字正在此际分明。”吴易翻然大悟，便欲削发。知一道：“公向以贫衲削发披缁，曾蒙布施二十金。今日现当回敬。”遂取前银送还，原封不动。吴易知是高僧，到此愈加骇敬，倒身下拜。知一道：“不须如此。去去去，我和你从东便门走，贫衲送你还乡，你也少不得尽忠于国。但闯贼不是你前生对头，包你目下不死。”次日即走出城。知一送吴易回去，竟不知所之了。

又东直门关王庙有一懒道人，或来或去，不言姓名。极善看人气色，吉凶立刻皆验。锦衣卫指挥张同方，因他灵验，十分敬信他。不一二日，请他饮酒下棋，说些祸福。二月中旬，京师太太平平的，道人忽劝张指挥挈家南行，张指挥道：“再二年我便理刑了，如何丢了竟去？”道人道：“理刑倒未必，受刑是稳的。”张指挥犹豫不决。三月中旬，道人忽到张指挥家，说要别了回去。张指挥道：“老师去了，小子吉凶如何？”道人指空中乌鸦与他看道：“你看，你看——”那乌鸦跌下来，登时死了。张指挥急问道：“明明是不祥之兆，老师，我还避得脱么？”道人道：“四面八方都是罗网，贫道前言不信，如今救你不得了。”撒手竟往东直门外，飘然而去。张指挥只怕在朝犯出事来，在卫堂告了病假。那知贼兵一入，把张同方一班武职二百余人，斩在平子门外。正是：

说与痴人痴不知，抽身急走曾有几。

那纷纷躲避的，只有扮乞丐，穿破衣，改形藏影的，不被贼拿住。

中吉营中封闭的官员，总是既没金银又不通关节的。翰林杨妆成、给事中彭瑄、郎中李逢申、主事申济芳等五十二人，是贼侄李过管辖。刘宗敏管辖的都放了，他偏不肯放。李岩、李牟、宋献策都劝他放了罢，李过只是要金银取赎。今日夹这个，明日夹那个，这五十二个官员，度日如年。又听得阁老魏藻德夹了四夹棍，妻拶了两拶，三子每人两夹棍；陈演夹了一夹棍；丘瑜夹了两夹棍；只方岳贡道，他才入阁，平昔清廉，不曾夹。至四月十三日，忽传令把魏藻德、陈演、丘瑜、国公朱纯臣等共六人，斩在西市。这中吉营封阁的官员，个个皆是心慌意乱，道死期不远了。

李自成却收用了窦张二宫女做了皇后，识字的杜陈二宫女做了皇妃。贼臣刘国能等，降臣周钟等，日日劝他登基。劝进表文中间，有“较之尧、舜更多武功，比诸汤、武尤无惭德”一联，又有“独夫授首，四海归心”两句，说都是周钟做的。但自成私去升御座，便有些头疼，又看见白衣人数丈，前立华盖，蟠龙髯

爪都动。因此只管迟延，未登大位。铸永昌钱又铸不成，反变成泰昌字样。正是：

早知天子原难做，不如流贼任纵横。

且说李自成僭窃将及一月，丞相牛金星道：“大位未正，恐事有中变。”劝自成登基。遂会同了礼政府巩焄，出了告示，定期七日内举此大事。百官十二日午门前演礼，十三日皇极殿演礼，十五日颁诏，十六日幸学宫，行释菜礼。文武百官俱往圆丘，候郊天加衮冕，并行祀庙定功等礼。迁太祖神位于历代帝王庙，其余太庙神主尽行烧毁。此示一出，降臣巩焄等不得临期，

---

华盖——帝王或贵官所用的伞盖。

释菜——指以芹藻之类礼先师。古始入学，行释菜礼。不用牲牢而帛，礼之轻也。



竟入太庙，将神主手捧出来，太祖送入帝王庙，余者登时烧却。京师没一个不唾骂，巩焯他只做不知。

众将欣欣然以为新主登基了，那知差出去的兵将报有关上总兵吴三桂，起了义师，不久杀到北京来了。时三桂父亲老总兵吴襄，原提督御营，被李自成羁留在京，逼令写书嘱三桂来降。大约说，“事机已失，天命难回。吾君已死，尔父须臾。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又说，“及今早降，不失封侯之赏，而犹全孝子之名。”这都是牛金星做了，逼吴襄写的。

李自成差一文官一武将，赍金币数千，伪旨一道，封吴三桂为侯。道：

“老总兵已降，新主十分优礼。专待将军，共图大业，以作开国元勋。”吴三桂得了书，拍案大叫道：“逆贼无礼如此。我吴三桂堂堂丈夫，焉肯降此逆贼，受万世骂名！”忠孝不能两全，叱令把来使绑去杀了。参将冯有威禀道：“将主不如收他金币，散与士卒，以充犒饷。使军中愈加感激，奋力杀贼。一面修书一封，即着来使送与太爷，以绝其念，随即起兵前去。何必杀此伪官，不足轻重。”吴三桂依允，即修书一封道：儿以父荫，熟闻义训，得待罪戎行。日夜励志，冀得一当，以酬圣眷。属边警方急，宁远巨镇，为国门户，沦陷几尽。儿方力图恢复，以为李贼猖獗，不久即当扑灭，恐往复道路，两失事机，故尔暂稽时日。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吾父督理御营，势非小弱，巍巍万雉，何至一二内便已失堕？使儿卷甲赴阙，事已后期，可悲！可恨！侧闻圣主晏驾，臣民僇辱，不胜毗裂。吾思吾父素负忠义，大势虽去，犹当奋捶一击，誓不俱生；不则刎头阙下，以殉国难。使儿缟素旆旌，仗甲复仇，不济则以死继之，岂非忠孝媲美乎？何乃隐忍偷生，训以非义，既无孝宽御寇之功，复愧平原骂贼之勇。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呈置父鼎俎旁以诱儿，断不顾也。

写毕，付来使：“速去，免汝一死。我吴总兵不日提兵来，定斩逆贼头以祭先帝。”

吴总兵恐众寡不敌，大仇难报，急走辽东，与满洲乞兵。亏了留在清国的洪总督，稽颡出血，求发兵以助吴兵。又有总兵母舅祖总兵，亦陷在清国，也愿兴师相助。遂发数十万大兵，浩浩荡荡，从一片石进口，协力讨贼。正是：

么麽残寇违天道，致使英雄誓出师。

且说遣去的文武二员，急回北京，报知李自成。自成忙对牛金星、刘宗敏等商议，只得自领兵将，往北御吴总兵。十三日黎明，都从齐化门出，号称十万，实只五、六万人。至永平府属地方，与吴总兵相遇。这些流来流去的草寇，料也杀吴总兵的兵不过。何况满洲兵，人人勇敢，个个当先，他的箭，他的马，何等厉害。只一阵，把李自成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将官也杀了十五员。只存得败卒残兵，共八千人。李自成逃至北京，飞奔入城。

二十日，李闯忙点各将刘宗敏、李岩等，共立十二营，在城外首尾呼应，以御吴兵。吴兵于二十一日，兵到城下。参将冯有威恰遇降将庸通，交锋只一合，被冯有威刺唐通落马身死。好个开国功臣，早付南柯一梦。刘宗敏等一员虎将，也被中了一箭，落荒走了。一日里，被吴兵、满兵连破八寨，斩首二万级。贼兵入城的入城，死守的死守，不敢迎敌。李自成慌了，上城招谕吴三桂道：“你父亲现在城内，何不共图富贵？”三桂骂道：“逆贼死在

---

晏驾——古人讳言帝王死亡，称曰晏驾。

僇（lù，音陆）——同“戮”。

稽颡（sǎng，音嗓）——额头触地叩头，表示极度悲伤，也用于请罪。

旦夕，有何富贵可图。”李自成大怒，遂杀吴襄，把首级悬挂城头上，吴三桂大恸滚地，泪尽血流。自此攻城愈急。

李自成召牛金星、宋献策商议，都道：“十个北京不换一个陕西。登了大位，迁都为上。”李自成吩咐侄儿李过道：“目今人心慌乱，你是我皇侄，须事事勤谨，勿为人算。中吉营的官员，放了他罢。”李过恨那些官员，又不降顺，又没金银，一个个都把绳来处置死了，共五十二员。各官的家属领尸回去。只为给事中彭瑄、主事申济芳心头有些热气，家人收活了。第三日，彭瑄死生未卜。惟申济芳一人得生还。故可见死生定数，李过只杀得那没命的。这一夜是二十六日。牛金星次日定了主意，要李自成先登了基，好奔回陕西。让那北京与清。

一连把金银宝贝收拾了两日。二十九黎明，李自成坐朝，叫文武百官行礼牛金星、顾君恩、巩瑄、韩霖、宋企郊等行朝贺礼毕，即吩咐发兵护行李，明日五鼓起身。

至夜，宫中举火。火不起，只烧了五凤楼。李自成令拨侄儿李过、毅将军祖光先、都尉谷大成领兵断后，去准备厮杀。又令九门放火，火光烛天。啼哭之声，闻数十里。吴三桂知贼必走，传令不必入城，恐百姓惊乱；等他兵马奔走，从后追击，务必擒斩李贼，以报君父大仇。因此李自成带领人马辎重，从齐化门出，忙忙如丧家狗，飞奔前去。吴三桂驱动兵马杀上前去，三十里外，大杀一阵，夺回金银美女无数。贼将大败而走。

五月初二日，吴兵、清兵追至定州清水河下岸。贼将谷大成见兵已追到，只得勒转马头，排成阵势。吴三桂兵已到了，交锋未及五合，把谷大成斩于马下。祖光先被军士砍倒其马，跌将下来，折了一脚，贼兵扛之而去。又杀了贼将三员。败卒残兵，尽往西北奔命去讫。这一场大杀，不知杀了几万兵马。正是：

骷髅尽是刀头骨，日暮沙场化作灰。

吴三桂扎营定州，把所斩大将首级遥祭其父。又把夺回金银散与将卒，大小三军人人感悦，个个欢呼。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二回 南京公议立新君 淮海沥血陈时事

锦绣江山如画屏，江山依旧事纷更。故君新主，南北两神京。

新主群趋肠共热，故君空忆泪频倾。忠无 颢，陈乞岂沽名。

《相思引》

人道中兴复有君。岂知匪久即蒙尘。

征劳忠荃怀长虑，日草封章向紫宸。

话说山海关巡抚黎玉田，闻京师被陷，先拨兵将，随总兵入关助阵。后闻贼已西行，遂自引大队人马从紫荆关抄入，沿路截手。恰遇吴三桂，兵马合在一处。连与贼兵交战，每战必捷。

五月五日，李自成见事势已坏，遂领兵将直逼营前，大骂黎、吴，要与决个你死我活：“不许外国助战，才见你的英雄。”黎巡抚、吴总兵随督众将交锋。自辰至酉，互有杀伤。忽然狂风大作，贼阵旗帜皆倒。吴营将官一箭正中李自成胁下，翻身落马，贼兵扛回本营。自此贼的兵将，只是且战且走。黎、吴兵将沿途歇息，亦不急追。

牛金星见李闯大事渐去，自有图篡的意思。只忌李岩、李牟最得军民的心，意欲先去了此二人，方可做事。适值报子来报，河南归德府鹿邑县、考城县，柘城县几处县令，尽被丁参将缚了，解到南京请功。李岩愿领兵去恢复，李自成已许了。牛金星一班说话，反说李岩此去，必独霸一方，叛形已露，不可不诛。李自成信了他谗言，令牛金星假意排酒，诱他兄弟来杀了。宋献策原与李岩交好，结为兄弟，来见大将刘宗敏，把言语耸动他。宗敏大怒道：“牛贼子无寸箭功劳，擅敢杀二员大将。唇亡齿寒，军师言之极是。若不诛此匹夫，不为大丈夫也！”次日提刀要杀牛金星。从此李自成的将相，人人众叛心离。自成急急拔营西去，连军师宋献策，也忽然不知去向；刘宗敏又领一队人马，往河南去了。李自成和侄儿李过商量，要往湖广一路投奔张献忠，与他合兵。正是：

鼠子也思成帝业，一场扯淡笑千秋。

且说南京各衙门官，早已知李自成兵马逼近京师。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兵勤王，他晓得凤阳督抚马士英夙有将材，标下兵将都骁勇，正写书与他借兵。

三月二十三日，忽闻了京帅失陷天子殉国的报，人人切齿，个个伤心。这南京部院和道的官员，齐齐会集在文德桥国公徐鸿基家，议道，天下不可一日无君，须推戴一人监国，方可调兵讨贼。况太子、二王不知存亡卜落，若不早早迎立，恐生他变。兵部侍郎吕大器道：“照依伦序，自是太祖定例。”议论未决而散。

其时潞王、福王、周世孙，各避贼至淮安。马督抚移书与史尚书，要立福王。四月十二日，是第三遭会议了，户部尚书张慎言，礼部尚书高弘图，掌翰林院事侍读学士姜曰广，吏科给事中李沾，河南道御史郭维经，太常寺卿何应瑞，操江诚意伯刘孔昭，抚宁侯朱国弼，南和伯方一元，安远侯柳祚昌，司礼监韩赞周，俱集朝内，久议不决。李沾奋袂厉声道：“既福王伦序当立，再有异议的，吾当以死殉。”遂以福王告庙，议共迎立。

二十八日，鸿基、赞周及御史陈良弼、朱国昌，带领仪仗，迎福王于江

浦。二十九日，凡南京各官迎见于龙江关。五月初一日，谒孝陵及懿文太子园陵，奉福王令旨，以亲藩监国。次日奉令旨，以史可法、马士英、高弘图、姜曰广入阁办事。改张慎言吏部尚书，士英兼掌兵部，弘图兼掌户部，可法督师江北，升李沾太常寺少卿，郭维经应天府丞。余各加恩有差。初十日，文武各官启请即位，福王不允。仍称监国，命礼部铸监国宝印。又奉令旨，起徐石麒都察院右都；张国维以原官兵部尚书，赞理戎政；调郑鸿逵、黄蜚充总兵官，率所部兵守镇江；设淮徐、扬滁、凤泗、庐州四大镇，以靖南伯黄得功，总兵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率兵分镇其地；加得功侯爵，封杰兴平伯，泽清东平伯，良佐广昌伯。

高杰原在河南，敕令剿贼。调赴督师大学士李建泰军前，杰迁延未至。闻建泰兵败，遂南下抵扬州。扬州人不纳，杰发兵围新旧城。癸未进士郑元勋。恐杰杀戮良民，劝扬人勿拒，但须先与讲明，兵驻城外，高总镇不妨建于城内。遂登城，隔垣与语。元勋有癸未同年，与元勋素不睦，遍城大呼道：“郑乡宦私与贼帅通，将勾他入城，害尔百姓。速杀郑乡宦，方可救此一城良民。”那些无赖号召百姓二百人，上城把郑元勋先砍死，后支解其尸。死得可怜，有诗为证：

鼎沸骄兵闹午宵，高营声杂广陵潮。  
旌旗展处宝城阙，人马奔来践蒹葭。  
夜气招风何飒飒，暮云不雨亦萧萧。  
起宗此刻魂何处，江北江南已动摇。

且说黄得功曾建功江北，凤督题请，得与宁南伯左良玉同时受封，是时因并加良玉为宁南侯。刘良佐又是凤督部将，亦曾建功。良佐驻凤泗，得功驻庐州，二人十分不平，约会了发兵夺淮扬。得功与杰连战不能取胜，正在相持，马士英慌了，把兵部郎中万元吉升太仆寺少卿，并监江北军，两为和解，方各罢兵。遂以高杰隶阁部史可法标下，为前锋总兵官。这也是马士英的巧计。正是：

只为于今无颇牧，却教宰相费调停。

且说癸未进士武愷做了闯贼的淮杨防御使。扬扬出京，一路大张声势。到了宿迁县，伪将军董学礼、伪漕储方允昌、伪督饷白邦正都置酒相请，留连数日。又借董学礼劲兵千人，到处要百姓开门迎接，各府、具牌票飞传。兵过去处，骚扰不堪。伪示传到徐州，有举人阎尔梅大骂起来，把票扯碎。武愷拿住了，即行监禁。阎尔梅只是不服，作诗一首，句句骂他道：

死国非轻死逆轻，鸿毛敢与泰山争。  
楚衰未必无三户，夏复由来起一成。  
日月有时经晦蚀，乾坤何且不皇明。  
宠新岂是承天者，空自将身买贼名。

阎尔梅做了此诗，叫人送与武愷。武愷大怒，密令头目杀死，谁敢来讨偿命。淮安巡抚路振飞，约会了巡按王燮、兵备范明珂、监纪郎中高歧凤、淮安知府周光夏，设奇制胜，把武愷拿了，解上南京。

---

蒹(yō, 音要)——草名。

颇牧——指战国时赵国战将廉颇、李牧。二人皆战功卓著，为名将。后因此以颇牧作为大将的通称。

三户——典出《史记·项羽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三户指楚国的昭、屈、景三家大贵族。后常用以比喻虽地小人寡，犹可奋发图强。

原任兵部尚书丁启睿弟、参将丁启光，归德知府桑开第，设计伏兵，又拿得伪河南同知陈膏、伪商丘县令贾士隼、伪柘城县令郭经邦、伪鹿邑县令孙澄、伪定陵县令许承、伪考城县令范雎，都解往南京。只郭经邦因天暑中热身死，其七人皆在南京梟首。

一时你传我说，都道从贼的官，必要依律治罪。苏州道项煜受了李贼伪官，乡官王心一等公出檄文驱逐，百姓把他住房尽行烧毁。又道钱位坤也受了李贼伪官，百姓抢劫一空。金坛道周钟受了李贼伪官，又替他做登极表，生员张燧、史弘谟、段彦、史鲁、于超、于鼐、付渭英、张愿、刘苏、冯蕃、高东生、诸葛璇等，将敷天共愤，扶义以清祀典事”遍呈上司府、县。又如绍兴王自超，无锡王孙蕙等，不一而足。也不论是真是假，十分吃亏，南京衙门纷纷追究不已。阁老马士英，那时还未被众人逼促，或也还不想翻逆案害东林，遂持正论，上一本“为请旨严究伪官，以泄神人之愤事”。弘光批：“着刑部严究具奏，施行正法。”

却说阁部史可法治兵江北。为因清帅遗书，责以讨贼入城，史可法遂回一书道：

南中向接好音，随遣使问讯吴大将军，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谊于草莽也，诚以大臣无私交，《春秋》之义。今倥偬之际，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从天而降也。讽诵再三，殷殷至意，若以为贼尚稽天讨，烦贵国忧。法且感且愧。惧左右不察，谓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为大燕一详陈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真尧舜之君也。因庸臣误国，有三月十九之事。法待罪南枢，救援元及，师次淮上，凶问遂来。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无君，即肆法于市朝，以为泄泄之戒，亦岂足谢先皇帝于地下哉！当时南京臣民，哀恸如丧考妣，无不拊膺切齿，欲悉东南之甲，立翦凶仇。而二三诸臣，谓国破君亡，宗社为重，相与迎立今上，以系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孙，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五月朔日，驾至南都，万姓夹道欢呼，声闻数里。群臣劝进，今上悲不自胜，推让再三，仅允监国。这臣民伏阙屡请，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从前凤集河清，瑞应非一。即告庙之日，紫云如盖，祝文升霄。万目共瞻，欢传盛事。大江涌出楠梓数十万颗，助修宫殿。是非天意也哉！越数日，遂命法视师江北，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大国入都，为我先皇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恤群黎。且免薙发之令，示不忘本朝。君长事切，震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忌疾北望，顶礼中顾，岂但如明谕听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具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乃辱明诲，引《春秋》大义来相诘责，善哉乎！推言之，然此为列国君薨，世子应立，有贼不讨，不忍死其君者立说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宫皇子惨变非常，而犹拘牵不即位之说，坐昧一统之义，中原鼎沸，仓卒出师，将何以维系人心，号召忠义？紫阳《纲目》，踵事《春秋》，其间特书，如莽移汉祚，光武中兴；丕废山阳，昭烈践位；怀愍失国，晋元嗣基；徽钦蒙尘，宋高缙统；是皆于国仇未剪中，亟登正位号。《纲目》未尝斥为自立，卒以正统与之。甚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即位灵武，议者疵之，未尝不目以行权，幸其光复旧物也。本朝传世十

---

琬琰——琬圭琬圭。《金楼子·立言下》：“殷亡，焚众器皆尽，唯琬琰不焚；君子则唯仁义存而已矣。”  
薙（tì，音替）——剃。

莽移汉祚，光武中兴——指西汉三莽篡汉，汉光武帝刘秀复兴汉室。

不废山阳，昭烈践位——指曹丕篡汉称帝，昭烈帝刘备建蜀汉与之抗衡。

怀愍失国，晋元嗣基——西晋怀帝，愍帝亡国，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

徽钦蒙尘，宋高缙统——北宋徽宗、钦宗被金俘虏，宋高宗建立了南宋政权。

玄宗幸蜀，太子即位灵武——安史之乱，唐玄宗逃往四川，太子李亨在灵武继位。

六，正统相承，自冠带之族，继绝存亡，仁恩遐被。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宁不闻乎？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缗；回纥助唐，不闻利其土地。况大国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家难，窥我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为贼人所窃笑也。贵国岂其然？往者先帝轸念潢池，不忍尽戮，剿、抚互用，贻误至今。今上天纵英明，刻刻以复仇为念。庙堂之上，和衷体国，介冑之士，击楫枕戈，忠义兵民，欲为国死。而窃以天殄逆贼，当不越于斯时矣。语曰：“树德务滋，除恶务尽。”今逆贼应服天诛，谋知卷土西来，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仇，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梟逆贼之头，以泯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问，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千载一策哉！至于牛耳之盟，则本朝使臣，业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盘盂从事矣。法北望陵庙，无泪可挥，身蹈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谒先帝者，实惟社稷之故。《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以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先尽臣节，所以报也。惟大国实昭鉴之。

史可法发了此书，厉兵秣马，昼夜不停。又闻得朝里马士英荐用匪人，惟贪贿赂，眼见得天下大事，已七八分不可为了。又因墨勒根往复通书，事在紧急，怕不得朝中权相怒，小人忌，沥血上了一本。本上道：

三月以来，陵庙荒芜，山河鼎沸。大仇在目，一兵未加。且备员督师，死不塞责。北来塘报，清必南窥，尽河以北，悉染腥膻。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复仇之师，不及于关陕；讨贼之约，不及于清庭。一似君父之仇、置诸膜外。近见清示，公然以“逆”之一字，加之于南，辱我使臣，蹂我边境。宗社安危，决于此日，我即卑宫菲食，尝胆卧薪，聚才智之精神而枕戈待旦，合方州之物力而破釜沉舟，尚恐无救于事。以臣睹庙堂之作用，百执事之精神，殊有未尽然者。忆北变初传，人心震骇，臣等恭迎圣驾，临莅南都，亿万之欢声动地。皇上初见臣等，言及先帝则泪下沾襟，次谒孝陵，赞及高皇帝、高皇后，则泪痕满面。皇天后土，实式鉴临。曾几何时，可忘前事！先帝以圣明罹惨祸，此千古未有之变也。先帝崩于贼，恭皇帝亦崩于贼，此千古未有之仇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杀，尚思穴胸断脰，得而甘心，朝廷顾可漠置？今宜速行讨贼之诏，严青兕与四镇，悉简精锐，直抵秦关。悬上赏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责成效。丝纶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内之忠臣义士，闻而感愤也。国家遭此大变，皇上嗣承大统，原与前代不同，诸臣但有罪之当诛，实无功之足录。臣于登极诏稿，将加恩一款特为删除，不意颁发之时，仍复开载。彼国知此，亦应笑之。今恩外加恩，纷纷未已，武臣腰玉，宜等寻常；名器滥觞，于斯为极。以后似宜慎重，专待真正战功，庶行间之猛将劲兵，有所激励也。至兵行讨贼，最苦无粮，似宜将内库本折，概行催解，湊济军需，其余不急之工役，可已之繁费，一切报罢；朝夕之宴衍，左右之献谏，一切谢绝。即事关大典大礼，万不容废者，亦宜概从俭约。盖贼一日不灭，清一日不归，即有宫室，岂能宴处？即有锦衣玉食，岂能安享？乞皇上念念刻刻，上在绩二祖列宗之鸿业，愤先帝之深仇，而振举朝之精神，萃四海之物力，以并于选将练兵报仇雪耻之一事。庶人心犹可救，天意尚可回耳。

此本一上，喧传南都。道史可法忠肝义胆，可以对天地，泣鬼神。却被马士英看得扯淡，票本上呈，只批得“知道了”三个字。虽是这等说，南京刻成一本，那一个不买本看看？是盖公道在人，良心不泯。有诗为证：

阁部前驱天四垂，赳赳桓桓主雄姿。

江北城阙静不动，虎将蛟兵争有为。

---

潢池——池塘。《汉书·龚遂传》：“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意思是：海滨人民被迫为盗，犹如幼儿盗窃兵器，戏弄于池塘之畔，并非有意为乱。

脰（dù，音豆）——颈项。

衍（kàn，音看）——和乐。

四镇骄帅视鼻息，朝右耿耿妒娥眉。  
御西防北心良苦，治国筹边安所施？  
弱君权相图眼下，空使忠良费万思。  
封章百上百不效，大厦难将一木支。  
只今碧血盈盈在，读未终篇泪已 ！

---

(yí, 音夷, 又读 tì, 音替)——鼻涕；擤鼻涕。

### 第三十三回 褒忠臣权相市公 定爰书法司被逐

谁人说道江山败，奖忠良非茫昧，引用匪人无计奈。为伊嗟，为伊恨，顿把朝纲坏。魂惊骨颤多尴尬，忠旌奸斥须分界。魏珰逆案重索债，却只说法司无赖，夜郎空自大。

《青玉案》

阮党如何肯奖忠？当权马相示虚公。

无端酷罚报还报，一纲贤愚罹此中。

话说阁部史可法驻扎淮扬，日夜劳心焦思，既苦无兵，又苦无饷。再三设法，查有崇祯十二年条陈海运的沈廷扬，原籍苏州府崇明县人，虽是赘郎出身，是个识海性善水战的。崇祯委他海运，年年是他督理，再无失风坏船稽程折米的事。崇祯道他勤劳王事，连升他户部山东司郎中，直加至光禄寺少卿。十七年运的粮，尚未出港口，存下有一百万石。大海运船二十八只还泊在海口，得了崇祯皇帝凶问，不敢前进。适值高杰跋扈，有背叛的光景，奉旨把粮就在阁部史可法讯地暂住，要赍往北边付与吴三桂赏军。及至吴三桂不收，弘光 派发与史可法、刘泽清、郑鸿逵军前作响。高杰越恼了，口口声声要反。其时江南巡抚是郑瑄，乃有风力肯做事的人。体访将沈廷扬的海运船已过江来了，是他堂弟沈虎文管辖。又访问虎文号来山，乃晓天文，识地理的人。就差游击林肃若，徵聘他出来做了赞画，委以兵事。领了吴淞总兵田声嘉，会同了总兵郑鸿逵前往镇江，防备高杰谋反，好护持江以南一带地方。其时兵船开处，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三千人马，胜如十万，好不齐整。有诗为证：

高帅跋扈射城下，郑抚调兵兼拨马。

江北丝纶阁部忧，老壮补伍不放假。

日暮风起东西呼，夜战勿慚兵力寡。

军中赞画乃异人，被徵难辞以无暇。

提兵北望是瓜洲，城下此时皆砾瓦。

今高已屠沈隐沦，追谱前功怀大雅。

且说郑巡抚带了谋臣猛将，又纠合了总兵郑鸿逵扬兵江口，声声要与高杰打仗。适值阁部史可法又奉弘光新旨，着招抚高杰。高杰扎营屯兵在南关，诱史可法到来，关他在一冷庙，只杀驴以供饮食。逼他上本，要加封三级，给饷一万石，便替朝廷出力，依旧去守汛地。史可法没奈何，替他上了一本，弘光依允了，高杰才陪礼了史阁部，引兵还镇。巡抚郑瑄也带了沈虎文、田声嘉、林肃若回苏州去了。正是：

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宾。

高杰虽然还镇，那左镇与黄、刘三镇，都有笑朝廷、轻宰相的意思。阁老马士英晓得了风声，只得上了一本，道“忠臣未经赠荫，无以劝忠；降臣未经诛戮，无以惩逆”的疏。弘光批准，先令礼部尚书议谥并建祠，随令刑部尚书议罪并议诛。旨意一下，远近观望，也就肃然有恐惧的意思了。礼部是钱谦益大堂，会同翰林官，把北京死难文臣二十二人，勋臣二人，戚臣一

---

弘光——南明福王朱由崧年号。公元 1645 年。

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宾——意谓事前采取措施，防止危险的发生。故事出于《汉书·霍光传》，说的是有人见一人家烟囱是直的，旁边堆着柴火，劝主人把烟囱改成弯的，把柴火搬开，以免火患。主人不听。后果火灾，邻人相救，有被烧得焦头烂额者被主人奉为上宾相谢，而开始提建议的人却未被重视。



人，俱给祭葬赠荫祠谥。拟定了一本，弘光就批准了。你道文臣、勋臣、戚臣是谁？

东阁大学士工部尚书范景文，字质公，号思仁，北直吴桥县人。癸丑进士。

谥文贞。

户、礼二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倪元璐，字鸿宝，浙江上虞县人。壬戌进士。谥文正。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字懋明，江西吉水县人。甲辰进士。谥忠文。

兵部戎政右侍郎王家彦，字遵五，福建莆田县人。壬戌进士。谥忠端。

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字肖形，山西泽州人。壬戌进士。谥忠贞。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施邦曜，号四明，浙江余姚县人。己未进士。谥忠介。

大理寺卿凌义渠，字骏甫，号茗柯，浙江乌程县人。乙丑进士。谥忠清。

太常寺少卿吴麟徵，号磊齐，浙江海盐县人。壬戌进士。谥忠节。

左春坊左庶子周凤翔，号巢轩，浙江山阴县人。戊辰进上。谥文节。

左谕德兼侍读马世奇，字君常，号素修，南直无锡县人。辛未进士。谥文忠。

翰林院左谕德刘理顺，字湛陆，河南杞县人。甲戌状元。谥文正。

太仆寺卿申佳胤，号素园，北直永年县人。辛未进士。谥节愍。

翰林院简讨汪伟，号长源，南直休宁县籍江宁县人。戊辰进士。谥文烈。

户部都给事中吴甘来，字和受，号苇庵，江西新昌县人。戊辰进士，谥忠节。

四川道御史陈良谟，字宾白，浙江鄞县人。辛未进士。谥恭愍。

福建道御史陈纯德，字澹玄，湖广零陵县人。庚辰进士。谥恭节。

河南道御史王章，字芳洲，号岷云，南直武进县人，戊辰进士。谥忠烈。

吏部考功司员外许直，字若鲁，南直如皋县人。甲戌进士。谥忠节。

兵部车驾司郎中成德，字玄升，号潜民，顺天怀柔县籍山西霍州人。辛未进士。谥忠毅。

兵部车驾司主事金铉，字在六，号一箴，南直武进县籍顺天大兴县人。戊辰进士。谥忠节。

观政进士孟章明，字伯昭，兆祥子，山西泽州人。癸未进士。谥节愍。

浙江道御史冯垣登，号薇圃，江西新昌县人。庚辰进士。谥忠节。

惠安伯张庆臻，字承佑，号风华，河南永城县人。世袭加太傅，谥忠武。

襄城伯李国桢，字兆瑞，南直和州籍江西丰城县人。世袭，谥贞武。

驸马都尉巩永固，字洪图，顺天宛平县籍山西蒲州人。加太子太师，谥贞愍。

以上俱立祠南京，赐名旌忠祠。又赠金铉母章氏，同子赠官诰官；马世奇妾朱氏、李氏，陈良谟妾时氏，皆孺人，各本贯建坊旌表。死崇祯难的已经谥荫，又补赐先朝未谥刘一燝等共十一人：

大学士刘一燝，谥文端。

大学士贺逢圣，谥文忠。

大学士文震孟，谥文肃。

战歿总督、兵部尚书卢象升，谥忠烈。

死节山西巡抚蔡懋德，谥忠襄。

死节随州知州王焘，谥烈愍。与蔡同被难。合建一祠，赐名双忠。

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谥忠节。

礼部侍郎罗喻义，谥文介。

詹事府少詹事姚希孟，谥文毅。

左谕德焦竑，谥文端。

福建道御史周宗建，谥忠毅。

你道阮大铖是个刽子手，要杀尽东林的，如何竟容马士英赠谥了许多忠臣正士？只为马阁老此时不肯自认权奸，还要依附名义，收拾人心，故有此公道一事。正是：

莫言赐谦虚名耳，也使忠良代不磨。

其时还有在京死难的，如户部郎中周之茂，工部主事王钟彦，兵部员外郑逢兰，户部主事范方，行人谢于宣，中书舍人宋天显，阳和卫经历巡京城毛维张，嘉定伯亲侄都督周镜，及在家殉节诸生许琰等，都不及细查，只落得个从祀忠臣祠中。不在话下。

且说刑部是解学龙大堂。会同了大理寺及各司官，细细把受伪职的官员，不拘已到未到，尽情研审。直至十二月，还未结奏。

忽然水西门外有一小民王二，到西城兵马司报称：“有一和尚，自称是当今的亲王：‘快去报了，叫他来迎接。’小的推又推他不去，特来报知。”兵马司申文与巡城察院，连忙上了一本。弘光批，着中军都督府蔡忠去拿。蔡忠不敢稽误，点起四十名营兵、二十名家丁，骑了一匹快马，出水西门来。

王二家只三间草厅，那和尚坐在厅上。蔡总兵也不与他见礼，问道：“你是何人，辄称亲王，怕取罪不便。”那和尚道：“你是何人，辄敢问我来历？”旁边家丁道：“是都督蔡老爷。”那和尚道：“既是官儿，也该行礼。我也不计较你了。且问你来何干，敢是拿我么？”蔡忠道：“奉圣旨，请你进去。”那和尚立起身来就走。蔡忠吩咐牵马与他坐，一径进水西门来。

已有弘光旨意，就委戎政赵之龙，锦衣掌堂冯可宗，在中军都督府，会同蔡忠勘问。这是十二月十七日的事。三个大大武官，问了一番。供说：“我是定王，为国变出了家，法名大悲和尚。如令潞王贤明，该做皇帝。”要弘光让位与他。又牵出钱、申二大臣。言语支吾。赵之龙、冯可宗、蔡忠反软款温柔，把纸笔与他，教他自供了一张，奏闻去了。

从此刑部受伪官一案，越催得紧急。尚书解学龙原不曾受贿耽搁。他道，国家值此大变，大小官几千员，只有死的一路。若人人死了，不信有几个忠臣；不死则生，怎生都说从逆？如巩焄、光时亨、周钟、宋企郊等不须研审，确有实据。其他疑案，如何轻拟？没奈何只得照六等拟罪：第一等甘心从贼应磔的，宋企郊、牛金星等共十一人；第二等应斩，光时亨、周钟等共四人；第三等应绞拟赎，王承曾、项煜等共七人；第四等应戍拟赎，王孙蕙、钱位坤等共十五人；第五等应徒拟赎，傅振铎、张家玉等共十人；第六等应仗拟赎，王于曜、周寿明等共八人；有疑另议，翁元益第二十八人；已故吴家周、魏学濂二人。

这本一上，弘光一一批驳，着令再行审拟。保国公朱国弼等，参学龙、法司卖法不公。御史张孙振参奏道：“从逆一案，明谕法宜从重。大司寇操此三尺，推诿半年，人人出脱。北来诸臣，乃贼弃之而来，非弃贼而来。解学龙恣意舞文，乞敕公淘。”弘光竟因马士英奏，把解学龙革了职；大理寺卿姚思孝姑从轻罚俸。京师人都道：“不送银子与马阁老、阮尚书，不从逆的也不见了。”怎当得逃回诸臣，都是家破人离，不论曾受伪官，不曾受伪

官，那一个还有银子来送？正是：

浑身是口不能言，遍体排牙说不得。

解学龙上本是十二月二十日，革职是二十五日。次日就升高倬做了刑部尚书。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四回 史可法屡疏筹国 阮大铖阴谋翻案

从新问起，世事同流水。崔、魏专权说未已，又见奸邪掉尾。 忠良阁部撑天，赤心草疏便便。若使新君醒悟，江山可保依然。

《清平乐》

山河未改事全非，淮上孤臣叹式微。

水火满朝如鼎沸，翩翩梁燕向谁飞？

话说乙酉这一年，弘光改元。正月初一日，日辰又是乙酉，闻说太岁值事，原不是吉兆。弘光上殿受了朝贺。阁老马士英也不管元旦，奏给尚书张捷、太监卢九德敕书。又多除杂职官九十五员。又奏升了丁允元为吏科给事中，杨允升为兵科给事中，冯志京、张茂梧、袁弘勋、周昌晋为御史，余颺为吏部稽勋司员外。这里面也有君子，也有奸逆。君子是士英结识他，奸逆是士英得贿赂。弘光件件允行，个个推用。分明一个皇帝，竟像和马阁老合做的一般，弘光不过拱手听命的主人翁。正是：

空名也好为天下，提线由人不费心。

初八日立了春，初九日忽然大雷闪电，雨雹交作。适值阁部史可法有一短疏进上道：“河南巡按陈潜夫所报，清豫王自孟县渡河，约五六千骑，步卒尚在覃怀，欲往潼关。皆李际遇接引，长驱而来，刻日可至。据此。李际遇附清确实矣。况攻邳者未返济宁，岂一刻忘淮北哉。请命高杰提兵二万，与张缙彦直进开雒，据虎牢。刘良佐贴防邳、宿，以备不虞。即如御史陈荇，往调点兵，何以半截杳然？乞皇上催之早到。”弘光依了马士英票本，俱从之。又命给闽铕三千，军前听用。不在话下。

且说高杰未投降明朝时节，曾劫许定国一村，杀其全家老幼，只定国一身逃脱。后来许定国与高杰同为列将，秘不提起，外面假意两相莫逆。到了元年正月，高杰奉旨冒雪防河，有本请联络河南总兵许定国。定国正在睢州，听得高杰前来，乃教人下书道，睢州城池坚固，器械精良，愿以睢州让他屯兵。高杰只道和他相好，坦然不疑。初十日抵睢州，许定国来拜见过了，高杰也就回拜，各道渴想的意思。许定国请高杰十一日赴席接风，高杰欣然来赴。彼此安了席，传杯弄盏。吃酒到半夜，厅后伏兵四起，把高杰出其不意乱砍死了。跟随的亲兵，被杀了二三十人。走得快的，逃出州城，报高杰夫人邢氏，报那公子高元爵去了。许定国既杀了高杰，怕朝廷加罪，领部下兵将，竟投清朝去讫。这也是气运当然。有诗为证：

高帅固难云大将，独当一面亦称雄。

杀身乃在传觞日，百战余生一旦空。

高杰被杀的消息，邢氏急急遣人先报了阁部史可法。教他先上本奏闻，才好随后上一本。请设提督，以杰部将李本身为之。弘光批道：“兴平有子，朕岂忍以兵马、汛地连授他人。前着伊妻统辖，卫胤文料理，何必又立提督。”其时黄得功尝与高杰争扬州大哄，闻杰已死，欲来侵夺。史可法奏闻，弘光批旨道：“大臣当先国事而后私憾。得功若向扬州攻高营，兵将弃汛东顾、敌国乘隙渡河，罪将谁任？诸藩当恪守臣节，不得任意。”史可法再三谕解，始得黄、高罢兵。黄、高并起卑微，列为藩镇；朝里奸瑯充满，君子难容在位，寡不敌众。海内准不叹息？有诗为证：

效颦南渡话酸凄，风色萧骚白日低。

莫道猎场趋放犬，谁怜江夜舞闻鸡。

武臣御寇曾为寇，朝士扶犁早自犁。

淮北淮南空涕泪，炊烟何处日频西。

且说江北史阁部与那四镇，兵粮如风火之急。户部尚书张有誉应接不暇，驻浦口督饷，申侍郎多方催趲各处钱粮，急切不能应手。忽一日两淮运司解银二万两渡江，都督郑彩截住，不许解督部。因此申如绍上本道：“钱粮解部派发。一定之例。且监运司解部，非解镇也。不应阻挠，以乱朝廷规则。”奉旨，谕彩以后勿擅截留取咎。郑彩洋洋不以为意，反据本部苏州浒墅关钱粮，以乞兵饷。马士英不敢不从，票本准给其半。

自此各镇纷纷乞饷。史可法没奈何了，只得上一本道：“当日建置四藩，恢复难期，而军粮最乏。在淮扬有税可榷，而庐、凤独否，得功、良佐所以有偏枯之嗟也。臣每岁饷银有本折六十万数，内五万养徐州兵，一万养泗州兵，官兵间有犒赏。议将淮、扬两关岁徵，臣与得功、良佐三股均分。此时北道不通，每季不过五千。若能守住江北，则税归泗州，否则地且难存，何从榷税？”本上了，马士英道他要君，竟不要发。户部张有誉等，再三上本道：“有兵须有饷，恐致激变。”弘光才准行了。

史可法又上一本道：“北使陈弘范之旋，和议已无成矣。向以全力御寇而不足，今复分以御清矣。唐宋门户之祸，与国终始。以意气相激，化成恩仇，有心之士，方以为危身之场，而无识之人，转以为快意之计。世孰有大于戕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仇，而脩睚眦之隙，真不知类矣！此臣之所望于庙堂也。先帝之待诸镇，何等厚恩；皇上之封诸镇，何等隆遇。诸镇之不能救难，何等罪过！释此不问，而自寻干戈，于心忍乎？和不成，惟有战。战非诸将之事，而谁事也？阃外视庙堂，庙堂视皇上，尤望深思痛愤，无染泄沓。古人言，不本人情，何由恢复？今日庙堂之人情，大可见矣。”

这一本明明为阁部。马士英原是贵州粗直的人，平昔好奉承，恃聪明，却被阮大铖迷惑了，反把讲学的正人君子为仇，魏党的佞邪小人为恩，坏了朝纲大事。虽然也起用了好些贤良，如刘宗周、黄道周、邹之麟、张玮、王心一、申绍芳、葛寅亮一班儿，何止三十余人，那里当得起阮大铖纠合了张捷、杨维垣几个有辣手的人，做了一伙。日日讲翻案，夜夜算报仇，弄得个马士英一些主意也没了。见了史可法的本，只是个不票不批。反听了阮大铖教导，日夜把童男女引诱弘光，且图目前快活。忽传旨天财库召内竖五十三人，进宫演戏吃酒。弘光醉后，淫死童女二人。乃是旧院雏妓，马、阮选进去的，抬出北安门，付与鸨儿埋了，谁敢则声？从此六院妓女，被马、阮搜个罄尽。

其时阮大铖虽以兵部侍郎沿江筑堡，兼命统兵防江，却日夜信使不绝，遥制朝中大事。马士英为因遣戍废黜在家。阮大铖一般住在南京，两个往来最密，认煞大铖是个千古有才的人。不知他小才小量，生性只想害人。又有马士英、阮大铖的好同年，唤做蔡奕琛，虽然不像太铖是魏党渠魁，却也是有作用的人。又于正月下旬已升了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阮大铖越发指望做阁老，连兵部侍郎只算做过道衙门了。二月，弘光听马、

---

榷（què，音确）——专卖，专利。

睚眦（yázi，音牙自）——瞪眼睛，怒目而视。引申为小怨小忿。

蔡二阁老的话，忽赐兵部左侍郎阮大铖蟒龙玉带。大铖入朝谢恩，打从水西门进去，一路看的人捱捱挤挤，果然热闹。大铖在八人轿上，挺着身子，大声卖弄道：“人只说我阮老爷是魏党小人，东林、复社是正人君子。如今正人君子在那里？就有几个在朝，都是内阁马老爷没主意，少不得都赶他回去。怎如得我蟒龙玉带，不久封公侯的荣耀！”呵呵大笑，十分得意。入朝谢恩已毕，退回私衙。纷纷来拜他的，何止一二百人。正是：

常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有几时。

且说弘光因感马士英定策的功劳，又见他肯出尖主张，竟认他是江陵阁老张居正再来，没一句话不听他，没一椿事不依他。阮大铖又把奉承魏太监的旧戏文，重新扮起。大铖先怂恿士英起用他同乡至亲，如越其杰由副使骤升右佥都御史，田仰由按察使骤升左佥都御史，俱开府江北，统兵节钺；杨文骢由举人主事骤升监军佥事。大铖又上一本，荐马士英子马锡为总兵，杨文骢子杨鼎卿为副总兵，俱统重兵在京护卫。蔡奕琛票本，弘光允行。双双白衣，柄拥旄钺。

南京人谣言道：“杨、马成群，不得太平。”

从此阮大铖越得势了，与逆案心腹通政使杨维垣商量翻案。令维垣出一本道：“张差疯颠，强坐为刺客者，王之寀也。李可灼红丸，谓之行鸩者，孙慎行也。李选侍移宫，造以垂帘之谤，杨涟也。刘鸿训、文震孟只图快驱除异己，其措君父何如也。此《要典》一书重颁天下，必不容缓也。”弘光未曾批发。又怂恿逆案编修吴扎嘉上本道：“《三朝要典》须备列当日奏议，以存其实。删去崔呈秀附和。”命下所司。弘光两本都批准行。

时有马士英奏准，各州县童生每名纳银三两，得赴提学官亲试，以助军兴。近京州县，竟有半纳半考，不肯依旨报纳。都道一概纳银，真才埋没；考的自考，纳的自纳，又不失真才，又不逆旨意，才为两全。那些肯纳银的童生，又商量道：“半考半纳，我们进学越难了；我们纳银子，也是丢掉了。不如依旧去考，夹个分上倒好。”渐渐没人纳银子了。马士英得了此信，道州县官不遵旨意，十分发恼。阮大铖道：“这都足复社少年蛊惑人心，为东林羽翼。除尽了这班为头的，如徐汧、文震亨、杨廷枢、吴应箕、刘城、沈寿民，不过一二百人，没那假道学，就好做事了。今老阁台，须查近京不遵旨意的州、县官，参处一两员，人才不敢违拗。”马士英查出竟不出示令童生纳银的溧阳知县李思谟，特本参劾。蔡阁老止票革职，马士英道是太轻。弘光特旨，令降五级。李思谟慷慨辞任，人人以为荣过入阁，自愧不及。有诗为证：

盛朝毓俊选场开，郡县遴升提学台。

若使纳银称秀士，不如弃职赋归来。

赎醵原为有罪开，遴才用贿辱西台。

慷慨令君投劾去，肯因五斗不归来。

且说阮大铖用计，十分结识了马士英。布置心腹，希图入阁。便连士英也弄他去了，赐蟒玉未久，就升了兵部尚书，照旧统兵防江，鸱张越甚。入

---

张居正——公元1525年—1582年。湖北江陵人，明神宗年幼，国事由他主持，前后当政十年。曾进行了一些政治经济改革，使国家政治经济有所改善。

西台——西御史台的简称。

鸱(chī, 音痴)张——嚣张、凶暴，像鸱鸟张开翅膀一样。

朝谢恩，又令杨维垣上一本，请恤三案被罪诸臣。却又便细细开列姓名。弘光只批该部酌议。时有礼部尚书顾锡畴，已被大铖谗谤，士英勒令告假回籍。又唆御史张孙振上一本道：“在告尚书顾锡畴险邪，有玷秩宗，乞赐追夺诰命。”本里专指他请削温体仁而谥文震孟为徇私废公。弘光批令锡畴致仕，震孟、体仁该部确议。一时朝野沸腾，人心不服。

阮大铖轿出水西门，见有书坊卖复社文章的，查系蔡益所店里。立刻仰中城兵马司，就内房拿去，锁禁两昼夜。倾家营脱，蔡益所出得狱来，患病身死。贵池名士吴应箕，正在京里，素因选刻书文，与益所交厚。亲见拿蔡书坊一事，晓得阮大铖主意，必要翻尽逆案，杀尽东林、复社众人，方才心满意足。连夜回贵池去，收拾行李，逃往广东去了。中书文震亨，初然马士英也重他诗，爱他字，起用他出来。此时阮大铖翻案紧急，震亨料必不免，没奈何晷夜挂冠出京去了。

总之马士英原不是魏党，怎当得逆案渠魁阮大铖，合纠了骁雄张捷、杨维垣，务要杀尽正人君子。恰像与崇祯皇帝为仇，替魏忠贤报仇一般。阮大铖升尚书未久，杨维垣又升了都察院左都御史了。他们腹心一党，布满要路。不要说黄道周、刘宗周、邹之麟、申绍芳、张玮、王心一、葛寅亮这些正人君子，不过有名无实，做自己的官还兢兢业业，忧谗畏讥，连马士英反算做是孤立了。有诗为证：

天不祚明生国贼，何须恨闯杀先皇。

但嗟漏网不同尽，留此奇凶致国亡。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五回 先太子真贗难分 权尚书锋芒太露

仲冬时节雨初收，新日罩重楼。闲中翻驳金陵事，情悄悄双锁眉头。南鸟孤飞尽处，长江千里悠悠。山河非故使人愁，往迹为谁留？奸雄事业都成梦，又何曾茅土公侯。明哲拂衣归去，绿波一叶遍舟。

《风入松》

凭人捉线自徘徊，愍悼桓灵尽可哀。  
只恐潜龙果非谬，便愁翼虎复成灰。  
引类证非真主至，露章说是假王来。  
真真假假原难定，据实披寻莫浪猜。

话说国事如此，就有那许多奇事生出来了。那妖僧大悲冒称定王争立一事，弘光命刑部拷讯，系是诈伪。复批九卿科道，都在都城隍庙会审。一毫影响也没有。口里牵连吴郡两乡宦，越越露出诈冒的破绽来。合词上本，登时斩首西市。

这桩事体才完，又闻得有太子遁居浙江地方，弘光甚以为骇。阮大铖知道了，献策与马士英，须天子密遣内官召来南京，好作商议。又须批在礼部，先将先帝太子并永定二王俱赐谥，以绝众望。弘光欣然允行。

正在行事，有旧太监高起潜侄儿序班高梦箕，密奏太子在浙。弘光遂差东宫旧内官李继周，奉御礼召来。李继周领了旨意，前至杭州遍访，听说已往金华府去了。连夜赶到金华，寻见了那太子，在一观音寺里。李继周细认了一番，却有六七分相像，只得跪下，口称：“奴婢叩头。”那太子道：“我认得你，只是忘记你姓名了。”李继周道：“奴婢唤做李继周，奉新皇帝旨，迎接小爷进京。”那太子道：“迎接我进京，让皇帝与我做不让皇帝与我做？”李继周道：“这事奴婢不知。”遂把出御礼送上。此时哄动了金华府大小官员，都来朝见，送供给，送馐程。忙乱了两日，不敢停留，拨大船送到杭州。巡抚张秉贞一般也来朝见，同文武大小官员，支应那太子过去。

李继周星夜往南京进发，到石城门住下。进城先禀了马士英，随即奏闻弘光。弘光差两个北京内官迎他入城，权住兴善寺。张王两内官一见了那太子，便抱足恸哭，连那太子也不知何故，又叫唤不出姓名。弘光听见说了，不觉大怒道：“真假未辨，何得便做出这模样来！就是真了，让位不让位，还凭我主意。这厮好大胆！”遂赐张王两内官和李继周死。正是：

伤情不觉垂双泪，触忌同时赴冥途。

且说那太子在兴善寺里，文武官投职名帖的络绎不绝。最后有督营卢太监至，端相了一番，真假难辩。那太子叱斥道：“你为何不叩头？”卢太监只得跪下道：“奴婢叩头。”那太子道：“你隔不多几时，却这等胖了。可见在南京受用。”那太监又叩头道：“小爷保重。”遂出了寺门，向众人道：“咱不曾伏侍东宫，如何这般说，看来有些相像。是真是假，却认下真。”吩咐本营的兵道：“你们好好看守，真太子不消说该护卫了，若是假的，定不是小小神棍，也要防他逃去。”正说着，忽奉旨，文武官不许私谒。自此迟些来见的，都不得见而上。黄昏时候，又奉旨，移那太子入宫。

过了两日，是三月初三，阮大铖在江北有密书与马士英。士英密奏了，弘光把那太子及从行的高成、穆虎等，俱下中城兵司马狱里。



至一更后，把轿子抬那太子到中城狱来。时已大醉，狱里设一大圈椅，那太子坐在椅上，便呼呼睡去。到了天明，中城副兵马侍立在旁，那太子开眼见了，问道：“这是何处？你是何人？”副兵马道：“这是中城兵马司，小官是中城兵马。”那太子道：“你自去，我还要睡睡儿。”又闭眼睡。睡不多时，开眼见副兵马还在，问道：“你何故不去？”副兵马道：“该在此伺候。”又问道：“这纷纷往来的，是什么人？”副兵马道：“是走道儿的。”那太子道：“既是走儿道，为何都这般烂缕？我知道了。”副兵马找铜钱一串，放在桌上道：“恐爷要用。”那太子道：“我不要，你拿了去。”副兵马道：“怕要买小东西，留在这里不妨。”副兵马才走去，四个校尉走来，叩头道：“校尉们伏事爷的。”那太子道：“你们把钱去买香烛来。剩了的，你四人拿去分了。”校尉买香烛至，那太子问了南北向，便叫点了香烛，拜倒在地，大叫太祖高皇帝、皇考皇帝，放声大哭了一场，才立起身来，尚哭个不止。人人力他掉泪。正是：

不知真贗堪凭吊，铁石肝肠亦惨然。

且说通政杨维垣，已转升了左都御史。南市那些轻薄的秀才，就造一谣言道：“马阮张杨，国势速亡。”本是满京人不服的了。维垣见有那太子一节，不管真假，忽颺言道：“驸马王昺 侄孙王之明，状貌与先太子无二。”兵科给事中戴英，就把这话作了证据，上一本道：“奸人王之明，假冒太子。须敕多官会审。”

初六日会审那太子，在于大明门外。众官先后都到。那太子东向踞坐。一官取禁城图放在他面前，问道：“这可是北京宫殿？”那太子指承华宫说：“这是我住的所在。”又指坤宁宫说：“这是我娘娘住的所在。”一官问：“公主今在何处？”那太子道：“不知，想是死了。”一官问：“公主同宫女，早叩周国舅门？”那太子道：“同宫女叩国舅门就是我。”刘中允问道：“我是东宫讲官，认得我吗？”那太子看了一看，只不言语。问他讲书在何处，说在文华殿；问他仿书，说是诗句；问写几句，说不拘。刘中允又问别事，那太子笑道：“你道是假的？就做假罢了。我原不曾向皇伯夺做皇帝。”众官商议，依旧把轿子送入中城狱，具疏将口词录奏。

给事中戴著俊，上一本道：“王之明假冒太子。质以先帝，曾携之中左门亲鞫吴昌时于廷，东宫立何地，而不能答一语。问以嘉定伯姓名，而亦茫然不知。其伪无疑。然稚年何能辨此，必有大奸人挟为奇货。务在根究，宜敕法司严究。”初七日，有内官把密疏进上道：“东宫足馯异于常形，每馯则双，莫之能诬。”弘光命卢太监拿至阁老马士英寓房，问是如何。士英具一本道：“臣病在寓，皇上令竖臣以密疏示臣。臣细阅之，其言虽似而疑处甚多。既为东宫幸脱虎口，不即到官说明，而走绍兴，可疑一也。东宫厚质凝重，此人机辨百出，二可疑也。公主现养周奎家，而云已死，三可疑也。左懋第在北，北中亦有假太子事。懋第密书贻蔡栻琛，今栻琛抄誊进览。是太子不死于寇，即死于北矣。原日讲官方拱乾在苏州，容密谕来京辨之。如其假冒，当付法司，与臣民共见而弃之。如真东官，则祈取入深宫，留养别院，不可分封于外，以启奸人之心。”弘光看了士英本，把穆虎、高成同王之明，会同九卿科道，午门会审。适值方拱乾从苏州来，为从逆一案未明白，与马士英密疏巧凑。

---

昺 (b ng, 音丙) ——又作“晒”。明亮，光明。

初八日，各官会审那太子，毕集午门。各役喝那太子跪，那太子仍前面西踞坐。众族拥方拱乾上前，问：“这是何人？”那太子道：“方先生。”拱乾退入人后，不复辨其真假。张孙振道：“汝是王之明。”那太子道：“我南来，从不曾自认做东宫。你们不认罢了，何必坐名改姓？况且李继周拿皇伯谕贴来召我，不是我自来的。”刑部尚书高倬、兵科给事中戴英一齐道：“既认是王之明了，何须再问？也不须动刑。回奏圣上便了。”把那太子依旧监在刑部牢里。有不识姓名人题诗在皇城壁上道：

百神护跸贼中来，会见前星闭复开。  
海上扶苏原未死，狱中病已又奚猜？  
安危定自关宗社，忠义何曾到鼎台。  
烈烈大行何处遇，普天空向棘園哀！

众官具狱词奏上，竟供称：“高阳人王之明，系王鼎孙。家破南奔，遇高梦箕家人穆虎，教以诈冒东宫。非出己意。”其时马士英既病在寓，大学士王铎等面奏此事，弘光亦泪道：“朕未有子，东宫果真，即东宫了。”次日高梦箕也不知真假了，上本说“奸谋已露。”御史陈以瑞又上奸宄阴谋一本，弘光批道：“王之明好生护养，勿骤加刑。俟正告天下，愚夫愚妇皆已明白，然后申法。”又次日，都察院掌院李沾，粘示通衢：“王之明假冒太子。”也有信的，也有不信的。正是：

留将疑案传千古，烛斧何能辨假真。

且说江上奸人出没，乱兵纵横，以致商旅梗塞。大铖借此为由，不管好人歹人，都作奸人拿了，动不动酷刑毒打。江北一带，鸡犬不宁。

大铖与东林为仇，恨那文震孟系讲学一派的人，故辅温体仁又是震孟的紧对手，遂唆吏部尚书张捷，特上一本道：“故辅温体仁，清执忠谨，当复文忠之谥。顾锡畴以私憾议削。文震孟宜改谥，不当与体仁并列。”一时朝臣都把舌吐道：“皇帝偏安一隅，若贤奸乖舛，一旦至此，何以建邦立治！”马士英晓得公道不服，只得票本上略示调停。弘光批道：“温体仁准复谥。文震孟免议。”

都察院有左全都御史郭维经，见时事纷坛，不愿做官。况与阮大铖不睦。连连上本告病，弘光批准回籍调理。带了家眷行李，行至长江僻处，忽然下午时候，明明晴天不风不雨，寇船三只一齐拥上，抢劫一空，杀死十余人。郭维经推入江里，不知存亡。远近的人都说是阮营家丁，或道是兵丁作恶，或道是阮大铖差遣。从此阮小乙、阮小五、阮小七再来作贼的话，传遍了江南北。正是：

才人失计从奸党，赢得千秋有贼名。

当时庐州巡抚张亮，飞报：“闯贼兵马分三股南来，声势甚急。臣文臣也，独巨难支。乞赐罢黜，别选才能堪任者，早为之备。”弘光不允。阮大铖托言面奏军情，入朝数日。亏得李自成部将刘体仁，已领兵往湖广去了，阮大铖扬扬得意。

愚智纷纷惜领腰，贤奸逐队手相招。

可怜江上屯兵者，空白月明吹洞箫。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留将疑案传千古，烛斧何能辨假真——指传说中的宋太宗杀兄夺位的烛影斧声疑案。

庐州——辖境相当于今安徽合肥、六安及霍山、巢县等。治所在合肥。

### 第三十六回 祭先帝逆党假哭 选淑女宦官横行

未造圣明真间出，崇祯复振皇明。何期间寇肆纵横，中原荼毒，天子赴幽冥。新君洒泪陈薄祭，党奸假哭非真，一声先帝掩人情。退朝嬉笑，商酌选娉婷。

《临江仙》

帝阙遥遥楚天碧，满眼风烟江水急。

挥毫溯往墨不乾，夜高月冷西风泣。话说朝廷大权尽归马士英，士英大权尽归阮大铖。就是张捷、杨维垣、不过依声附和，做不得十分主张。一日尚书张捷奏请，成国公朱纯臣应用张辅例赠王。只因马阮有了线索，弘光竟批允了。一时哄然都道：“纯臣开门延贼，又首倡劝进，为闯贼辈声罪所诛，何得死后赠王？既纯臣可赠王，光时亨、周钟等，也不消拟大辟了。”御史黄耳鼎急上一本道：“解学龙执法大臣，受贿党逆，如光时亨、周钟、方允昌、项煜等议缓议赎。岂古者三宥八议之道，进于此者？张缙彦俯首贼吏，延喘偷生。皇上重以节钺，优游数月，不恢复守土，高杰之变，单骑夜逃。乞付法司，治以弃地误国之罪。”士英飞骑与阮大铖商议票本。弘光听了他们言语，竟诏勿问。台京纷纷议论，甚是不服。

适值琉球国遣使入贡，兼请袭封。十五日朝见。这是国家极大一桩事体，近地大臣俱移文通知各镇官，守着汛地，自然不离任所。就是防守淮扬阁部史可法，督饷浦口侍郎申绍芳，防守徐州侍郎卫胤文，也都不敢擅自入朝。独有江防兵部尚书阮大铖，即进南京城来见无子。马士英和大小九卿商议定了，写诰命敕二道，谕祭二坛，遣礼科给事中陈燕翼、行人韩元勋，各给一品服色，前往琉球策封去了。

朝臣纷纷议论道：“今上既为华夷共主，岂有久不祭先帝的道理？”士英只得转奏弘光，设坛致祭。遂敕礼部择日，定了二月十九日。设坛在太平门外。又敕文武大小官员，都穿素服，前往坛下行五拜三叩头礼，举哀上祭。旨意一下，传遍了京城。工部大堂委司务厅筑坛，少不得开了朝廷几千两工价。却也只是出了票，拿些木头、砖头，拘二三十个匠人，草草筑了一坛。户部大堂也委司务厅出票，买办祭礼。诸羊、鸡鹅、果品、香烛等物，几倍开价。买完塞责。

十九日清晨，先是户、工两部司务，到坛上验看明白。礼部各司官、鸿胪寺序班先到，随后文武大小官员，舆马纷纷而来。只见金鼓动地，鼓乐喧天，远远喝道，来的却是阁老马士英。众官都起身迎接。来到坛边，士英看见许多大臣拱立，自己踟躇不安，吩咐住轿，慢慢踱将出来。向大僚拱手道：“未敢奉揖，待祭过先帝，再与各位老先相见。”众官齐齐应喏。马士英问道：“官可曾到齐？”鸿胪寺官禀道：“在京的官，都已到了。只有内阁王老爷未到。”正说着，王阁老也到了。随即谦谦让让，都在坛下摆了班。专候马士英拈了三柱香，回到班里，望坛拜倒，各各举哀三声。有诗为证：

江北江南尽斥候，长江一望路悠悠。

燕京烽火连车马，旧国衣冠半楚囚。

春燕归来非故主，夜鸟啼处是新愁。

瞻尘展祭心如割，忍听哀声不泪流。

琉球国——即今琉球群岛。在我国台湾省东北，日本国南面海上。

鸿胪寺——官名。掌管朝贺庆吊赞导相礼。

文武大小官员拜祭已毕，才立起身来，尚未散班。隐隐听见喝道声响，都道在京官无一不到，这又是那里的大僚，如此叱喝？吏部尚书张捷道：“我猜是江防阮大铖。”只见阮大铖内穿红蟒，外穿素服，放声大哭而来。拜倒在地，也不分班次，也不五拜三叩头，口里高声叫道：“我的先帝嘎！我的先帝嘎！致先帝殉社稷而死，都是东林诸臣。不杀尽主林诸臣，不足以谢先帝。我的先帝嘎！”哭了一番，立起身来还哽哽的哭，且高声道：“目今徐汧、魏学濂自夸是东林正人君子，都投清国去了。难道还不该杀尽东林？”马上英急了，快步出班来，扯他的衣袖道：“年兄如问全不照管，徐九一现在京补官，岂不被人谈论？”阮大铖才住了口。和众官都离了班次，作揖的作揖，说话的说话，撤了祭桌，一齐都散了。

马士英留了阮大铖、张捷、杨维垣三人，同到家里商议朝里事件。主宾坐定了，只留小厮支应，士英开言道：“近日敝亲家越其杰中丞那里，解到童氏，称系今天子旧妃、事关重大。阮年兄可知道么？”阮大铖道：“闻便闻得说，不知其详。”马士英道：“今上不肯认他，初解到即命锦衣卫监候。童氏在狱，细书入官日月及相离情事甚悉。今上只是不认。如今还该怎么？”阮大铖道：“我辈只看今上意向。今上不认，竟置之死地罢了。”张捷道：“置之死地，觉忒处得重了。”阮大铖道：“真则真，假则假。我辈立朝，须要烈烈轰轰做一番大事。侧隐之心，岂今日之作用乎！”马士英道：“真假未辨，从容再处。昨日选妃内臣田壮国有本来报，称杭州选得淑女程氏。今上见只一人，大是不乐。已经批旨道：‘选婚大典，地方官漫不经心、且以丑恶充数，殊属不敬。责成抚、按、道官，于嘉兴府地方，上紧加意遴选，务要端淑。如仍前玩忽，一并治罪。’有了这个旨意，如今该写书与田公，托他多选几名，奉承今上好么？”阮大铖道：“定额三名，多选不得。待他父兄到京，看那一个和我们做一路，就撺掇今上册他做正宫。后来也好做我们的帮手，这还是小事。东林、复社，年阁台须立定主意，斩草除根，当年魏上公不听我言，后来翻局甚苦。前车既覆，后车之鉴，不可不慎。”士英道：“领教、领教。”

阮大铖又说起左光先曾提到否，马士英道：“前批委刑部郎中申继揆严提，不知何故，还未提到。”阮大铖道：“如此看起来，申郎中一定也是东林了。如何不处他？”马士英道：“缓提了一个犯人，不便重处。明日批到部里，把申继揆罚俸三月罢了。”

说了一番，摆上酒点来吃。正吃得热闹，阮大铖忽然说起徐汧、魏学濂，马士英道：“他两个名望素著，况且一个补官，一个在家，难把投清做题目，去处改他。”阮大铖道：“徐汧不在京，可曾补官？”张捷道：“昨已有本，补了少詹事了。”阮大铖道：“待我上本攻他，不怕他不去。魏学濂既在嘉善，何不把流寇伪官做题目，提他来京？就凭年阁台处置他了。”马士英道：“明日传今上旨意，差管班官吴一元，往嘉善去提他便了。”正是：

谁知议论朝纲事，却是私仇公报时。

莫说马、阮在朝专权误国，再说选淑女的旨意已到杭州。太监田壮国，着同了抚、按，行牌到嘉兴。兵备道先期出示。哄动嘉兴城内外，喧嚷嚷嚷，

---

复社——明末江南士大夫的政治集团。崇祯时，在农民起义和清军进攻的威胁下，一部分江南士大夫继东林党而起，组织团体，主张改良政治，以谋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太仓人张傅、张采等合并江南的若干文社，称为复社。清顺治九年（1652年）复社被取缔。

都说已经选了淑女程氏，如今真也要选绣女了。有女儿的人家，那一个不害怕，那一家不惊慌？连夜做媒人，寻女婿。富家女子嫁于贫家儿子，标致女子嫁与丑陋儿郎。还有那十五六岁的闺女，媒人撺掇嫁了三四十岁的丈夫，那管白头之叹！几日之间，弄得一个嘉兴城中举国若狂，嫁的娶的日夜不停、路人为之挤塞。苏人闻风效尤，亦是如此。其间错配的不可胜记。后来有许多笑话做出来，难以枚举。当时已不得推了女儿出来，有人受领，就算是造化了。甚是缙绅大族人家，也是这般。愚民越以为真，那一个不忙碌碌去干这件事，岂不可叹！昔人有一《绣女记》为证：

选语才临郡国，讹言忽彻城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时金举焉。不特时及破瓜，作缘成偶；即发方覆额，亦指童子为盟。或议归，或议赘，冰人竭蹶，应千门之命，市上尽作定婚店矣。吉不必星期照之日，采轩不必鱼饰巾之绛裙。和合神马，价勒三铢；婚牍红笺，绵昂五百。致使鸡不得谈于窗，鹅不得阵于水，鱼不得乐于国，豕不得化为后，牛羊不得日夕下山。桔柚楂梨，贵似交梨火枣；葱韭薤蒜，珍如江芷杜蘅。花烛燕喜，十家而八九。有恐人知者，暗为送迎；复恐人不知，且扬言曰：“吾女已有婿矣！”纵府、县严为告戒，且曰：“是宽我故留，以答天使者也。”假合错配，何异流离。命亨者，得佳人，并得金珠壁帛无算。命否者，徒多一丑妇人累耳，又安所得杂佩赠之、琴瑟友之耶？几日之间，系鸳鸯之足者，不知费仙人几许赤绳也。夫一言之讹，一念之误，令满城忍辟一夫妇世界，童男姘女破性裂道，可胜言哉！吾闻之“不愿生男愿生女”，戚畹之宠，昔人所希。即修仪、贵嫔、婕妤之辈，无大不可为之事。若曰终锢长门，亦胜于骤落火坑，何又忍其委珠玉于草莽，而不自怜惜也。不亦大可笑哉！

且说大监田壮国。同巡抚张秉贞议停当，将杭州选中淑女程氏，且寄养在父母家，每日廩给三两。仰仁和、钱塘两县，各差护卫皂快五名，在程家门首伺候。自己才下了座船，到嘉兴府来。带了一百多的从人，坐了察院衙门。好不施为，动不动说：“咱是钦差选妃的大臣，府、县官都要行属官礼。”秀水、嘉善两县，打听得仁、钱两知县被他要参，费了好些斡旋，依旧免不得廷参的小心，谁敢再与他拗？只得每事奉承几分。这大监性儿，就喜欢得紧了。若论这田太监，倒也只爱奉承，不十分毒害地方。怎当得手下的鹰犬，没一个不想趁大钱。这衙门附近的居民，被他们早晚骚扰，日无安食，夜无安寝。借搜检美女为名，连城门外的人家，都不得安静。

府里大街有一常秀才，会做文章，又考得利。为人刚直，不畏权势。家里有田有房，也算做有根基的了。有邻舍怪他，撺掇田太监手下的人，说他家有两女美貌，赛过王嫱、西子，又都是十四五岁，未有丈夫。那班人聚了十二三个，赶入中堂，大声发话道：“你家藏了淑女，肯违圣旨，少不得砍头的！快快献出来。便饶了你。”气得常秀才直跳。只怕走出来和他们说理，反遭凌辱，打从后门，直跑到田太监衙门前来。正值田太监坐在堂上，常秀才穿起公服，高声叫屈。田太监听见了，忙叫唤那叫屈的进来。常秀才走到堂上，行两跪两揖的礼。田太监道：“你是生员，为何在咱衙门叫屈？”常秀才道：“今上选淑女，凡是有好女儿的，谁不指望做皇亲国舅。选得中时，不消说，顿时富贵。就是选不中，那女儿还在，又不白要了去。不但不敢隐藏，也不肯隐藏。原不必差人四出，骚扰地方。生员虽有小女，一个十一岁、

---

戚畹——外戚亲贵。

修仪、贵嫔、婕妤——皆为宫中女官的称呼。

王嫱、西子——指战国时的西施和西汉的王昭君。相传二人均为美貌女子，后以她们代称美女。

一个八岁，未该在应选之列。老公公钦差一二十人，在生员家打家骂舍，鸡犬不宁。倘若敝府选中了国后，后来向今上说了，这等作恶，连老公公也只道御下不严，许多不便。请老公公三思。”田太监听了这段说话，忙出公座来，扯起常秀才道：“你这秀才可是好人，肯说好话。叫孩子们看座儿来。”顿时让常秀才分宾主坐了。差了四个当随，去拿那班作恶的人来，不问长短，每人五十棍，逐出衙门，不许复入。正是：

贪了红蜻蜓，何期反喝热。

田太监留住了常秀才，倒要聘他做西宾起来。常秀才再三辞道：“科举在迩，不能应命。”田太监道：“既如此，咱在贵府一日，你帮咱一日便了。”随吩咐摆馔，次日田太监封了百两聘仪，送到常家来，请他进去。适值常秀才也要进去谢酒，即受了聘仪，随进去相见了。又留便饭，常秀才不敢推辞，作揖吉坐。宾主尽欢而散。从此日日进去，夜夜出来；帮那田太监做些好事。遴选了二十余日，才选中了两名，一名姓王，一名姓李，都是小户人家的女儿。田太监知会了杭州张巡抚，打点大船，并那供应人役，连程氏共三位淑女，择日起程进京去。有诗为证：

北地残坟共一丘，        去水东流。

---

西宾——又称“西席”。古代宾主相见，以西为尊，主东而宾西。后来又称塾师或幕友。

### 第三十七回 各镇将纷坛互角 众武弁疲癯 可怜

烽烟无尽处，山水连天碧。江头旗帜亭亭立，北骑渡江来，江兵退急。俘云生远浦，遮却扶桑日。英雄有用无人识。纵有介冑名，疲癯残疾。

《乔手儿》

话说朝中事体日坏一日。不但文武不同心，大小官不同志，连那各镇将、各文臣，也你争我闹，你忌我猜。及至敌来，没人阻挡，百万养兵，竟成纸虎。朝廷弄成银子世界，阉外酿成厮闹乾坤，那得江山如故，人民乐业？

马阁老失于算计，忽把何腾蛟升了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四川、湖广、云南、贵州、广西军务。湖广巡抚杨鹗，却著他回部管事。杨鹗抗疏自陈道：“臣与良玉旗鼓相当，英雄本色。况臣等丈夫肝肠，青天白日。伏乞皇上申饬臣工，收敛精神，用之剿寇御清。释此不必然之疑，肯此不可然之事。若知之不明，处之不当，听细人之言，薄劳苦功高之士，识者灰心，人人解体，殆非所以鼓忠勇而巩朝廷也。”这本上了，杨鹗也不回部，只待旨意下来，就挂冠去了。

左良玉亦上一本道：“罪帅方国安，假冒臣左营旗号，遍地骚扰，浸浸不受中朝节制矣。”忽奉圣旨，荫左良玉子左梦庚，世袭锦衣卫指挥使。

其时只有总兵黄斌卿，号虎臣，是福建镇海卫人，乃尚书黄道周近族，世笃忠贞，文武并济。马士英却听了阮大铖的言语，不肯用为列镇，升他为征蛮大将军，总镇广西，人人都道：“用人之际，为何把一员虎将反调开去？”那知马士英忌才，阮大铖又与东林不睦，自然怕用黄道周的侄儿独挡一面了。

总兵刘良佐上一本道：“太子、童氏两案，未协輿情。恳求曲全两朝彝伦，毋贻天下后世口实。”弘光批道：“童氏妖妇，冒朕结发。据供系河南周王府宫人，尚未悉真伪。王之明系驸马王昺侄孙，避难南来，与序班高梦箕家人穆虎，沿途狎昵，冒认东宫，妄图不轨，正在严究，朕于先帝素无嫌隙，不得已勉从群臣之请，膺兹重寄。岂有利天下之心，毒害其血胤？举朝文武，谁非先帝旧臣，谁不如卿，肯昧心至此？法司官即将两案刊布，以息群疑。”

吏部尚书张捷上一本，乞表章附郑戚诸臣。奉旨：“刘廷元、吕纯如、王德完、黄克绩、王永光、杨所修、章光岳、徐大比、范济世，各溢荫祭葬。徐扬先、刘廷宣、许鼎臣、岳骏声、徐卿伯、姜麟，各赠官祭葬。王绍徽、徐兆魁、乔应甲、陆澄源，各复原官。”这本一下，中外越疑惑了。

左良玉上一本，请保全东宫，以安臣民之心。本上道：“东宫之来，吴三桂豆有符验。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此岂大臣之道？满朝诸臣，但知逢君，不谙大体。前者李贼逆乱，尚锡王封，不忍遽加刑害。何至一家，反视为仇？明知穷究并无别情，必欲辗转诛求，遂使皇上忘屋乌之德，臣下绝委裘之义。普天同怨，皇上独与二三奸臣保守天下，无是理也。亲亲而仁民，

---

疲癯（lóng，音龙）——指衰老龙钟或有残疾的人。

介冑——披甲戴盔。

彝伦——天地人之常伦。

膺——受，当。

屋乌——即“爱屋及乌”。会其人而推爱及于与之有关的人或物。

委裘——先帝的遗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

愿皇上留意。”弘光不得已，批道：“东宫果真，当不失王封。但王之明被穆虎使冒太子，正在根究奸党。其吴三桂、史可法等语，尤系讹传。法司将审明略节，先谕该藩。”工部侍郎何楷上一本道：“镇疏东宫甚明，乞赐详察。”弘光遽批道：“此疏岂可流传？必非镇臣之意。令提塘官立行追毁。敢有鼓煽者，兵部立擒正法。”湖广巡抚何腾蛟，见左镇本不准，愤愤求解任。弘光不允。又上一本道：“太子到南，何人奏闻？何人物色，取召至京？马士英何以独知其伪？既是王昺侄孙，何人举发？内官、公侯多北来之人，何无一人确认，而泛云自供？高梦箕前后二疏，何以不发抄传？明旨愈宣，则臣下愈惑。此关系天下万世是非，不可不慎也。”弘光这番批本，不比各镇的本上带些和解言语，乃狠狠的批道：“王之明自供甚明，百官、士民万目昭然。不日即将口词章疏刊行。何腾蛟不必滋扰。”这时节诸镇纷纷起疑，交相上本。黄得功一本，只求且勿加刑，再加详审。弘光批：“朕知道了。”江防总督、巡抚袁继咸日夜悲愤道：“各镇武夫尚怀忠义，只为先帝一脉，纷坛承奉。我等读圣贤书，识君臣义，何可依违苟且，与马、阮诸人，同负罪于先帝？”遂愤愤上一本道：“大家真伪自明。君子居移气养，必非外间儿童所能假袭。王昺原系富族，高阳未闻屠害，岂无父兄群从，何事只身流转到南？既走绍兴，于朝廷有何关系，遣人踪迹召来，诈冒从何因起？望陛下勿信偏词，使一人免向隅之恨，则宇宙享万年之福矣！”这本一上，朝里都说：“从来为王之明一件事，只有此本说得痛快。再没有解说了。”弘光商量了两三日，才批道：“王之明不刑自认，高梦箕、穆虎合口输情。朕正期天下共见至公，不欲转滋异议。诸臣无端过疑，何视朕太薄，视廷臣太浅！袁继咸身为大臣，不得过听讹言，别生臆揣。”虽然这等推了，马士英有些不安，只得具本告退。弘光再三慰留，仍旧供职。只是汹汹人情，不能慑伏了。

马阁老虽是告退，其实中藏掩人耳目之心。却恐一朝失势，被阮大铖挨身入阁，一时翻过脸来，自己反被所算，身家不保。故此假意辞职，实非本心。况兼受那文武官起用、超补的贿赂，不止百十万了，难于藏贮。遂委了掌班堂候官吴一元，掌家王来苏，商议倾大银之事。乃唤银匠到家，每五百两要倾一定，譬如五十两的元宝，十个并成一个；五两的小锭，百个凑成一个。他的算计，不过为银子大了，又不占所在，又没人敢偷。谁知被吴一元、王来苏串同银匠作弊，每一大锭中间，或铜或铁，倒有一百两。先将银子浇了一壳，然后或铜或铁，放在中间。再浇上去，一摸生成，再看不出。况且明知此银是藏贮的，又不是要用的，怎得出丑？只是元宝大了，极是难倾。打了大铁镬，架起大炉灶，十个银匠每日只倾得四个。足足倾了一个月，只倾得一百个大元宝，共重五万两。他两人倒先去了一万。工价又多，后来凿用又难。这才是贼摸笑眼前花。当时有一痴公子，打听用八成银最有便宜。亦将元宝一个，吩咐家人们，要倾来使用。家人素知其呆，乃将四十两与之。公子见其少而讶之，家人曰：“五八得四十，此通算也。”公子徐徐曰：“如此说，反觉便宜不多了。”不料今日马士英，亦犯此症。有诗为证：

盈楼白镬总何涯，元宝倾成作善家。

只恐身逃付谁手，原来贪贿不如赊。

如此倾完了一百个大银，那吴一元，王来苏随即禀明道：“蒙老爷委托倾银，今已倾先一百个，求老爷收贮明白。如要倾，再求老爷发出小锭来。”马阁老道：“银子倒也不必倾了。还有些金子，也要照样熔成大锭。只是这



两日朝里事忙，心事不宁，暂且打发回去，过几日再去唤他便了。只是吩咐他，切不可外面张扬。若我这鸡鹅巷大宅子里有什么疏失，众人一概不得干净。”吴、王两人传出话来，吩咐了银匠。又打发了赏银，众银匠谢了自去。

马阁老对着一元道：“你在我衙门十分小心。我也不赏你银子，有兄弟子侄做得武弁的，我老爷赏他个官儿做罢。银子我也勾了，再有买官的。文官细查出身，武官亲试武艺。须不要把人谈论。”吴一元跪下禀道：“小官正有句话，要禀老爷。文官小官不晓得，外边传说陆吏部卖官，也未知真假。只这些武官，老爷收用的还看看身材，就上不得阵，破不得贼，中看不中用还好。阮老爷咨到兵部来的，只论银子多少，或是小奶奶们荐的，或是戏子们认做亲戚的，一概与了他札付。咨到部里，要奏叙钦依，十个到有九个痲癱残疾。南京人，几乎笑破了口。昨听见本府蕙江班戏子说，有阮府班装旦的，小奶奶喜欢他，把他个哥子讨了张参将札付。一般咨到部来，却是个跛子。走一步拐一拐，被人做笑话，道是：‘流贼来，用铁拐，流贼退，铁拐睡。’小官不敢不禀知老爷。老爷还该亲试一试。”马阁老道：“就是。你传令箭去，明日唤齐这班武弁，不论咨来的，新选的，都在兵部衙门伺候点名。我定的面貌籍贯册，若有一名不是正身，军法从事。就传兵部职方司郎中吴一元知，不得有误。”吴一元忙拿了令箭去，先传了吴职方，又禀他添了司差，各处传那些武弁：

到了次日，马士英坐了兵部大堂。职方司郎中吴一元带了点名册子，送上看过。原来新选的只得十三员，阮江防咨来的倒有十三员，杨都院咨来的二员。田抚院咨来的三员。马士英先把新选的点名起，也没甚英雄勇猛的，都还象个模样。只一个都司身驱短小，又只得一只眼。马士英查查册子，却注着“修城有功”，是 totals 升的。就批了“再查”二字。见阮江防咨得太多，先把杨都院两员唱名，雄雄赳赳，老大好身材。再把田抚院两员唱名，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竟是两个虎将。马士英道：“田百原咨的将官，可谓得人。吩咐他两员，好生在淮扬立功。本阁部牢牢记着，当有重用。”然后把阮江防十三员从头点起。第一员是副总兵，姓陈，应了名上前跪下，却是有一眼的。马士英看看册子，问道：“你江防什么功劳，得此美职？”陈姓的禀道：“筑堡督工效劳。”马士英道：“督工是小劳，不是汗马血战，如何就白丁而升副总兵？况副总兵是二品武官，须奉圣旨才可升授。虽是阮老爷咨来，还要驳回。宁可你老爷叙功本上请旨定夺。你去罢。”姓陈的恰像要禀话的，上面已唱了第二员的名了。第二员参将陈登，身驱倒也长大。应了一声，只见一拐一拐，拐上堂来。比那扮戏里面的铁拐，只少得个柱杖儿，众人都掩口而笑。马士英脸都变了，问道：“你什么功劳，骤升做参将？”陈登抖做一团，半个字也回不来。马士英道：“你阮大爷好没分晓！你这奴才是陈三的哥子，今怎么典参将？札付娼优隶卒，也须分别。武官只不论军伍起用。如何戏子辈玷辱朝廷！本该打你三十大板子，看你阮老爷面上，饶你这奴才。还不快走！”陈登慌慌张张，又一拐一拐下去了。正是：

跛足参戎如扮戏，寇来先去试钢刀。

马士英又唱了两员都司的名，略像模样。唱到守备王心尧，又是一只眼的。马士英喝了一声，凭他自下去。又一员守备是齐人龙，却是个驼子，又

---

札付——官府上行下时文书，多指手谕。

咨——推荐。

且有五十岁光景，须已半白。马士英不觉笑起来道：“好个老驼子，还不快快下去！”又点了几员，不过平常人物。点到第十二员，是把总吴子英，头歪在左边，口又歪在右边，左手又短了二三寸，右脚又是短的。上堂跪下，马士英笑道：“好一员大将，疲癯残疾，你一人全备了。你是什么出身？”吴子英禀道：“是武生。”马士英道：“既是武生、你可记得《武经七书》么？”吴子英片字也回不上来，只是哀求道：“求老爷饶恕！”马士英大笑道：“我这里看阮老爷面上，也饶你去罢。倘若流寇对阵，你须高声讨饶，只怕他不肯饶你。不如回去吃碗饭，到是安稳的。还不快走！”马士英又唱了一员的名。吩咐吴郎中，三员驳回，十员只得类奏钦依。因同年情上，不好十分作难。便提起朱笔，批了一纸告示道：

本阁部因干戈未戢，留心军旅。将咨来武职亲验一番，半是疲癯残疾，不胜愤叹。业经咨回三员。以后部选及咨来各武弁，必须略似人形，方可留用。仰职方司知行验过，再赴大房，凭本阁部覆验。毋违。

发出张挂了，回家道：“吴一元廩事有功，今付武选司，升他做了都司职衔，在部效劳。”有诗为证：

父母上来一念差，不将全体付咱家。

费多钱钞成何用，反助都司品职加。

### 第三十八回 假皇后禁死狱中 真将军兴师江上

心怯怯，曾到中州茅店月，结下风流孽。今日白门来，愿认湘波裙褶。愤死图恩义绝，此恨何时泄。

《薄命女》

妾在梁园君在吴，流离收妾妾收夫。  
君王贵显妾薄命，饮恨黄泉血泪枯。  
将军血战已多年，誓扫流氛报凯旋。  
因恨权奸误新主，欲清君侧猛加鞭。

话说弘光指望偏安江左，学宋高宗南渡的故事。只认马士英是智勇兼全、文武并济的北门锁钥，那知他是诗酒中的才子，岂能经纶天下，扶助危邦？即童氏一案，明明晓得是弘光微时收用，实曾情爱缠绵，便当密密启奏，收入宫中，宠用不宠用，凭得皇帝主意的，何至沉冤狱底，比民间罪妇还苦？可不是君王蛊惑，宰相贪庸，空作千秋笑柄。

况且童氏，却是河南妇人。自古道、陈卫风淫，怎当得许多时孤眠独宿。只指望皇帝收进宫去，安享荣华富贵，那知今日监在锦衣卫狱里，受些凄凉苦楚。到了夜里，便哀哀的哭个不往。他原是识字通文的，细细把相会日期，前后始末，连那枕边被底深情密语，也都写在上面。哀哀的求掌堂冯可宗，达上弘光。

冯可宗亲自再问缘由，童氏道：“皇帝初为郡王，娶妃黄氏早亡。既为世子，继娶李氏为妃。河阳水发，城郭俱冲倒，李氏又亡。咱本周王府妃嫔，因乱逃命，到了尉氏县地方，撞见了皇帝。晓得是福王府的世子，就到店里面叩了头。皇帝亲手扶起，搂在怀里，向咱道：‘咱身伴无人，李妃不知下落。你模样又好，在此伏事了咱罢。’那时咱正没投奔，况是个贵人，使欣然从了他。一连住了四十日，听见说流贼近了，皇帝带了咱乱慌慌往南走。走到许州地方，遇见了太妃娘娘。母子相见，又悲又喜。通知了地方官，也曾送住处，送廩给。一住就是七八个月。咱养了个孩子，才满月就死了。那时已有几个内相跟随伏事。不料逆贼大乱，破了京城，人间大妇各不相顾，那里还容得王府家眷住在地方，又只得跑了。路上遇了上贼，把咱们生生拆散。”——说到此地，放声大哭起来道：“天爷嘎，那时咱同太妃娘娘，东流西散，好不辛苦。后来闻得他做了皇帝，好不欢喜。谁知他负心，单单接了太妃娘娘进宫，不来接我。咱来投他，又不肯认。天爷嘎，这短命的，少不得死在咱眼里。你是他锦衣卫官儿，求你替咱和他说，把这字儿与他瞧，看他怎样回咱。”

冯可宗见他说得有始有终，有条有理，只得替他面奏。弘光见了这字，红了红脸，丢在地下道：“朕不认得这妖妇。快与我严讯一番，决不饶他。”冯可宗看此光景，知道弘光决不肯认，就不敢再启奏了。正是：

夫妻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到了次日，冯可宗叫王牢子传话与童氏道：“昨日拿了字儿面奏，圣上看了一看，着实发恼。把字儿丢在地下，吩咐我严刑拷讯。只怕再不得圣上心回意转了。但宽他的用刑便是。咱老爷一点仁心，休要痴想。”王牢子把这话细细对童氏说明，童氏放声大哭。哭了咒，咒了哭，哭得天昏日暗。牢

子们见皇帝如此光景，送饭伏事也不比日前了。童氏又听得说送了许多美貌的女子，择日进宫，越哭得个死去活来。哭了，成日饭也不十分吃了。忽然染病，渐渐沉重。牢子稟知掌堂，冯可宗密奏弘光，弘光竟不批发。时值奸人詹自植闯入武英门，坐御幄妄语。又有疯癫白应元闯入御殿肆骂，俱奉旨杖死了。牢子们害怕，又见童氏不甚吃饭，遂商议定了，竟不送饭。可怜年幼女子，指望贵为帝后，岂知饿死囹圄！有诗为证：

妄希妃后巧安排，细细身同窄窄鞋。

一旦囹圄脱不去。霜飞月落堕金钗。

且说 广文武衙门，闻得首相马士英只贪财宝，全无经济。又信任了阮大铖，立意与正人为仇，必欲杀尽东林，掀翻世界。假太子、假皇后，都凭一班儿阿谀谄佞的、锻炼成狱。童氏死了，太子监着，人心忿忿不平。左良玉会同了何腾蛟、黄 等文臣武将二十七人，连名上一本道：

钦命世镇武昌、太子太傅宁南侯左良玉等奏，为逆辅蔑制无君，明害皇嗣，谨声罪讨，以安先帝神灵，以抒天下公愤事。窃见逆贼马士英，出自苗种，性本凶顽。臣身在行间，无日不闻其恶状，无人不恨其奸邪。先帝皇太子至京，道路汹传，陛下屡发矜心。士英以真为假，必欲置之死而后快。臣前疏望陛下从容审处，犹冀士英夜气犹存，或当剔肠悔过，以存先帝一线。不意奸谋日甚一日，臣自此义不能与奸贼共天日矣！臣已提师在途，将士眦目指发，人人欲快食其肉。臣恐百万之众，发而难收，震惊宫阙，臣罪何辞。且声其罪状，正告陛下，仰祈刚断，与天下共弃之。自先帝之变，人人号泣。士英利灾擅权，事事与先帝为难。逆案先帝手定者，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者，士英复修之；思宗改谥，明示先帝不足思，以绝天下报仇雪耻之心。罪不容于死者一也。国家提衡文武，全恃名器，鼓舞人心。自贼臣柄国以来，卖官鬻爵，殆元虚刻，都门有“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之谣。如越其杰，以贪罪遣戍，不一年而立升部堂；张孙振以赃污绞犯，不数月而夤缘仆少；袁弘勋、张道浚，同诏狱论罪者也，借起废径复原官。如杨文骢、王炳发及赵书办等，或行同贼恶，或罪等叛逆，皆用之于当头。凡此之类，直以千百计。罪不容于死者二也。阁臣司票拟，政事归六部，至于兵柄，尤不得兼握。士英已为首辅，犹占握兵柄不放。是弁髦太祖法度。且又引其心腹阮大铖为添设尚书，以济其篡弑之谋。两子泉獍，各操重兵以为呼听，司马昭复生于今。罪不容于死者三也。陛下选立中宫，典礼攸关。士英居为奇货，先择其尤者以充下陈，罪通于天。而又私买歌女，寄于阮大铖之家，希国选进。计乱中宫，阴议叵测。罪不容于死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恭俭仁明，士英百计诳惑，进优童艳女，损伤盛德。每对人言，恶则归君。罪不容于死者五也。国家遭此大难，须宽仁慈爱，以收人心。士英自引用阮大铖以下，睚眦杀人。如雷縻祚、周鏊等，锻炼周内，株连蔓引。尤其甚者，借三案为题，深埋陷阱，将大铖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网打尽。今天下士绅，重足解体。罪不容于死者六也。九重私密，岂臣子所敢言？士英遍布私人，凡陛下一言一动，无不窥视。又募死士，窥伏皇城，诡名禁军，以视陛下动静，曰“废立由我”，罪不容于死者七也。率士碎心痛号者，先帝殉国，皇子犹存。前此定王之事，海内至今传疑未已。况今皇太子授受分明，臣前疏已悉。士英乃与阮大铖一手拿定，抹煞的确识认之方拱乾，而信串通朋谋之杨维垣。不畏天道神明，不畏二祖、列宗，不畏天下公议，不畏万古纲常，忍以先帝已立七年之嗣君，为四海讴歌讼言所归者，付诸幽囚。天昏地惨，神人共愤。凡有血气，皆欲寸磔士英、大铖等，以谢先帝。此非臣之私言，诸将士之言也；非独臣标将士之言，天下忠臣义士、愚夫愚妇之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将马士英、阮大铖等肆诸市朝，传首四方，用抒公愤。臣谨束兵计划以待，不禁大声疾呼，激切以闻。

左良玉一面上本，一面点起人马，浩浩荡荡望东而来。就是他长子左梦

---

泉獍——旧说泉为恶鸟，生而食母；獍乃恶兽，生而食父。后用它比喻不孝与忘恩负义的人。

庚为先锋，屯兵在汉口，以待圣旨。

阮大铖止掌兵驻扎江北，闻了此信，魂不附体。先把爱妾、宠童、歌儿、舞女一面打发下船，往南京进发，一面写书于马士英，要他调黄碍功、方国安，专在采石一带江边截他人马，使不得东下。时马士英正奏了弘光，把从贼的光时亨、周钟、武愷斩首西市。又因雷演祚、周鏊与阮大铖有仇，牵连在案，勒令自尽。督饷户部侍郎申绍芳，在浦口驻扎，未免与阮大铖品级相符，人不肯附己，奏准奉差往浙直催饷。外面纷纷道：“侍郎亲自催饷，从无此例。岂是治平世界！”

马士英只信阮大铖调拨，那管朝野的公论。忽然见有左良玉一本，大惊失色，不觉跌足道：“阮年兄误我事。倘若捍截人马不住，我却怎了？”在内衙门走来走去，不酒不饭，足足走了一夜。次日梁云构上本，请召刘泽清、黄得功提兵入京，保护天子。广西总兵黄斌卿尚未赴任，上本请留驻防。马士英慌了手脚，无计可施，请了张捷、杨维垣来商议，怕京城自变，反出告示道：“反兵东下，上游告警，妙算已周，何必张皇！”遂奉了旨意，先调黄得功为大元帅，又调方国安为副元帅，专阻截左良玉反兵。如有疏虞，罪有所归。

杨维垣又献策与马士英道：“大凡事大了，须先镇定人心。目今选妃齐到。礼部尚书钱谦益已有了本，说淑女先后到齐，该择日进宫，以成大礼，老阁台该奏过今上，快行此事。庶人心不疑。”马士英奏了弘光，着礼部大小官员，会同礼科给事中。在于贡院，从公遴选三人，着于十五日进元辉殿。四月十四日，各官聚集贡院，在本京选中淑女七十人里，再选中了阮姓一人；在浙江田太监选中淑女五人里，再选中了王姓一人；又周书办自献女一人。共只三人，俱进皇城里去了。虽如此按捺，谁不知左兵东下？马士英昼夜算计，把倾成元宝，都抬进里书房去，做总一的儿子愈加恩爱，与重兵要他出力保护。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九回 左将军檄文讨逆 史阁部血泪誓师

一声鼓角一声愁，一点烽烟一点忧。淮山江水天边月，催劫急局难收。叹将军振旅淹留。忠辅心间事，奸臣脸上羞，并蹙眉头。

《水仙子》

韩岳 当年江上师，恨无忠辅共攒眉。

勤兵左镇勤兵泪，鼎鼎衰朝仗义旗。

话说四月初八日，阁部史可法三报紧急，弘光批道：“上游急则赴上游，北兵急则御北兵。自是长策。”史可法惊叹道：“上游不过除君侧之奸，原不敢与君父为仇。若北兵一至，宗社可虞。不知辅臣何意，膝陇至此！”乃移书与马士英，要他选将添兵。士英却补白衣黄金钟为镇江府同知，委他招募健卒，你道干得何事。朝里纷纷你一条陈，我一条陈，真正筑室道旁：没有主意。马士英胸中只怕得是左兵杀来，自己与阮大铖定遭其害。

正在慌张时节，忽传有左良于遍地张挂檄文，人马由九江、建德直抵安庆。传到檄文比上的本还厉害。檄文道：

盖闻大义之垂，炳于星日，无礼之逐，严于鹰鹯。天地有至公，臣民不可罔也，奸臣马士英者，根原赤身，种类蓝面。昔冒九死之罪，业已侨妾作奴，屠发为僧；重荷三宥之恩，徒尔狐窟白门，狼吞泗上。会当国家多难之日，侈言拥戴劝进之功，以今上历数之归，为私家携赠之物。窃弄威福，炀蔽聪明。恃兵力以胁人，致天子蔽目拱手；张伪旨以蓄俗，俾兵民重足寒心。本为报仇而立君，乃事事与先帝为仇，不只矫诬圣德；初因民愿而择主，乃事事拂兆民之愿，何由奠丽民生？幻昼蔽天，妖蟆障日。卖官必先姻娅，试看七十老囚，三木败类，居然节钺监军！渔色罔识君亲，托言六宫备选，二八红颜，变为桑间濮上。苏松常镇横征之使肆行，携李会稽妙选之音日下。江南元夜安之枕，言马家便尔杀人；北斗有朝替之星，谓英名实应图讖。除诰命、赠荫之余无朝政，自私怨、旧识而外无功能。而乃冰山发焰，鳄鱼兴波，群小充斥于朝端，贤良窜逐于远地。同己者，罪同机机，行列猪猡，如阮大铖、张孙振、袁弘勋等十数巨憨，皆引之为羽翼，以张杀人媚人之赤帟；异己者，德并苏、黄，才媲房、杜，如刘宗周、姜曰广、高弘图等十数大节，皆诬之为朋党，以快虺如蛇如之凶心。道路有口，空识“职方如狗，都督满街”之谣；神明难欺，最痛“立君由我，杀人何妨”之句。呜呼！江汉长流，潇湘尽竹，罄儿之罪，岂有极欤！若鲍鱼蓄而日臃，若火材重而愈烈。放崔、魏之瘦狗，遽敢灭伦；收闯、献之猕猴，教之升木。用腹心出镇，太尉朱泚之故智，几几殆有甚焉；募死士入宫，宇文文化及之所为，人人而知之矣！是诚河山为之削色，日月倏以无光。又况皇嗣幽囚，列

韩岳——指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岳飞。

鹰鹯(zh n, 音毡)——比喻勇猛。

炀蔽——比喻佞幸擅权，蒙蔽国君。

蓄(zhé, 音折)——惧怕。

姻娅——婿父称姻。两婿互称为娅。后泛指有姻亲关系的亲戚。

梟(táo 音桃，又读 d o, 音捣)机——古代传说中的怪兽，常用以比喻恶人。

憨(duì, 音队)——奸恶。

瘦(zhì 音至，又读 jì 音记)——疯狂；特指犬发狂。

泚(c, 音此)。

宇文文化及——公元？—619年。隋代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之子。炀帝时任右屯卫将军。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在江都(今江苏扬州)与司马德勘发动兵变，杀死炀帝，立秦王杨浩，自为大丞相。旋即毒杀杨浩，自立为帝。次年被窦建德擒杀。

祖怨恫。海内怀忠之臣，谁不愿食其肉；敌国向风之士，咸思殄盾其家。本藩先帝旧臣，招讨重任，频年痛心疾首，愿为鼎边鸡犬以无从；此日履地戴天，誓与君侧豺狼而拚命。在昔陶八州靖石头之难，大义于今炳然；迄乎韩蕲王除苗氏之奸，臣职如斯乃尽。是用砺兵秣马，讨罪兴师。当郑畋 讨乱之军，忆裴度 闲邪之语，谓朝中奸党尽去，则诸贼不讨自平。倘左右凶恶未除，则河北虽平无用。三军之士，戮力同仇，申明仁义之声闻，首严焚戮之隐祸。不敢妄杀一人，以伤天心；不敢荒忽一日，以忘王室。义旗所指，正明为人臣子，不忘君父之心；天意中兴，必有间世英灵，矢翼皇明之运。泣告先帝，揭此心肝，愿斩贼臣之首，以复九京；还收阮奴之党，以报四望。倘惑于邪说，误播流言，或受奸徒之指挥，或树义兵之仇敌，本藩一腔热血，郁为轮菌离奇，势必百万雄兵，化作蛟螭妖孽。玉石俱焚之祸，近在目前；水火无情之时，追维心痛。敬布苦衷，愿言共事。呜呼！朝无直臣，谁斥李林甫之奸邪？国有同心，尚怀郑虎臣 之素志。我祖宗朝三百年养士之德，岂其决裂于金壬；大明朝十五国忠义之心，正宜暴白于魂魄。速张殪虎之机，勿作逋猿之藪。燃董卓之腹，膏溢三旬；籍元载之厨，椒盈八百。国人尽快，中外甘心。谨檄。

马士英忽接了檄文，从头一看，又听得说是监军黄御史做的，又恼又慌，寝食都废。有刘洪起奏：“清兵乘势南下，无人敢遏。恐为南京之忧。”他也全然不睬。又有王永吉奏：“徐镇孤危，援绝，势不能存。乞敕史可法、卫胤文共保徐州，方可保全江北。”马士英竟不票本。一意只怕左兵害他，把边事反看缓了。

那时史可法统兵驻扎扬州，上一本恭请召见，面言东宫处分，以息群嚣。弘光批道：“两警方急，卿专心料理。待奏凯后见。”史可法叹道：“奏凯二字：天子看得容易。这等说起来，面君不知在何日！”说罢不觉泪下。次日连上二本，一个为清骑分路南下，镇将平日拥兵糜饷，有警一无足恃。又一本为李成栋避敌，弃地南奔，使镇将人人如此，长江虽险，竟可飞渡。马士英怕分了弘光保安庆一带的心，付之不票，反把上江捷报奏了弘光。其刘孔昭、阮大铖、朱大典、黄得功、黄斌卿、黄蜚、郑彩、方国安、赵民怀、郑鸿逵、卜从善、杜弘域、张鹏翼、杨振宗，俱赏银币。彼时太仆寺丞张如蕙丁忧 出京，着留其所携行李充饷，连回去路费都夺了他的。朝里纷纷议论，计无所出。午后忽奉旨意，王永吉改总河，兼督淮安凤庐；钱继登兼抚扬州；田仰撤回另用；卫胤文事定再议。参政马鸣霆驻扎江阴，副使印司寄住京口。杨文骢专监镇军，凡逃军南渡，用大炮打回，不许过江一步。不像防清兵来袭，倒像防史可法人朝奏事。万一翻局，可虞的，与天启年间魏、崔不许阁部孙承宗进北京城一般的了。

史可法中夜长叹，无可奈何。只得又上一本道：“今日江北有四藩，有督师，有抚、按，有屯抚，有总督，不为不多矣。左、清并至，曾何益毫未哉。臣近至扬州，一时集于城内音，有总督，有提督，有盐科，酬应烦难，府县皆病。今又添盐监、盐督，人人可以剥商。商本尽亏，新征不已。利归豪滑，不足之言，朝廷实自受之。”这本一上，弘光见有许多官员，有些省悟，愀然不乐。

---

郑畋 (tián,音田)——约公元 821—882 年。唐朝人，官至吏部侍郎平章事等职。曾率军镇压黄巢起义军，裴度——公元 765—839 年。唐宪宗时宰相。他力主削除藩镇。公元 817 年，督师攻破蔡州，擒吴元济，河北各藩镇多表示服从政府。藩镇叛乱局面暂告结束。

郑虎臣——南宋人。监送奸臣贾似道时，将贾杀死。

丁忧——遭父母之丧。

十九这日，忽然召对，当有大理寺卿姚思孝、尚主司卿李之椿，合词请备淮、扬；给事中吴希哲等请先防淮、扬，而次及风、庐。弘光面谕马士英道：“左良玉虽不该兴师，以逼南京，然看他本上的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还该守淮、扬，不可撤江防兵。”马士英大声指众官道：“这些朝臣，皆左良玉死党，代他游说，其言决不可听。臣已调刘良佐的兵马，今日渡江。宁可君臣皆死于清兵之手，不可受左良玉杀害。”张目大呼道：“朝臣有异说者立斩！”弘光愀然不乐，拂袖回宫。吴希哲退班，朗朗的对众官道：“贾似道弃淮、扬矣，吾辈死无葬身之地。奈何！奈何！”朝臣多有泪下的。正是：

苗、刘只怕韩兵至，一任淮南夜渡师。

兵科给事中吴 上一本，劾方国安、牟文绶纵兵劫掠；种种不法。马士英大怒，亟请弘光批旨道：“左良玉称兵犯顺，连破九江、安庆。国安、文绶方在剿逆，吴 为逆臣出脱，是何肺肠！”是日即诏下吴 锦衣卫狱。大小臣工都道。“这一番被罪，真是一凤孤鸣。”后来方国安拥兵入浙，百姓受其害的，百倍流寇。人人才想吴给事这本，果是先见。正是：

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宾。

御史何纶上一本，请禁四六文章，并坊刻社学。马士英攒眉道：“戎马倥偬，却奏此不急之务。书生可笑如此。”竟置之不问。

且说清兵已到淮北，声息甚紧。惊得个刘泽清就像小孩子怕猫咬，魂飞胆落了。纵兵大掠，淮安城里城外，无不受害。席卷辎重，连夜西奔。阁部史可法咬指出血，写血书一纸。令参谋刘湘客星夜进京，要兵部大堂密奏：须早早发兵救援，若迟，不但淮安不保。只怕扬州有失。兵部、马士英怕的是左兵，全不以清兵为意。道左良玉恐有心腹为内应，实实可危；清兵有长江大堑，料不能飞渡。

那月二十三日，清帅率众渡淮，如入无人之境。淮安人尽行归顺。有一秀才嚷道：“我淮安人没用，也不消说了。若是镇兵有一个把炭篓丢在地下，绊一绊他的马脚。也还算好汉了。”大哭一场，投南门外城河而死，不知姓名，也不知他家在那里。有诗为证：

漫说当年淮水滨，汨罗悲愤未全伸。

身沉名没谁人识？衰季累累多死臣。

其时刘泽清已逃。文武在任的，躲的影儿也没了，还有马前投顺的哩。只有侍郎卫胤文，抗节不屈而死，清帅买棺殓葬。有诗为证：

常将血剑叩而鐔，忍死拚生鏖战酣。

今日矢贞骑箕尾，往从先帝更何惭。

那时史可法正在扬州府旧城，日日选将练兵，指望再往淮安代刘泽清死守。忽闻了清兵二十二日渡淮，淮安一带地方望风投顺，史可法大叫道：“罢

---

贾似道——公元1213—1275年。南宋理宗、度宗时，曾专权多年。私向元忽必烈乞和，答应称臣纳币。被革职放逐时，被监送人郑虎臣杀死。

（kuò，音括）。

四六文章——即骈文。因以四字六字为对偶，故于齐、梁，至隋唐渐渐流行。

坊到——旧时书坊刻印书籍。与官府刻印、书塾本区别。

社学——元明清三代的地方学校。明代各府，州、县皆立社学，教育十五岁以下之幼童；教育内容除四书五经外，还包括大诰、本朝律令及冠、婚、丧，祭等礼节。



了，罢了。国家不惜高爵厚禄与镇将，又糜饷养军，以为可保黄河，且学南床偏安之计。今清兵已渡黄河，扬州岂能独守！”即传令箭，齐集监军、参谋、将官、兵士，都在新城大教场演武厅前议事。又传令宰了十口猪，十口羊，准备祭旗殓土。

自己换了戎装，跨马到大教场来。一路见跟随的人都交头接耳，象商量的模样，心里想道：“不好了，人心一惧则必散，人心一散则难收。今日且莫说兴师动众，须先激励人心，还可把孤城保守几日，以待救兵。”踌躇了一番，已到了教场，在演武厅前下马。只见监军史继迁，参谋刘湘客，总兵刘肇基、翁万裕、杨风燾，都到了。史可法上厅坐下。史继迁立起身来人呼道：“今日之事，惟有死守孤城，保全一城的百姓。”刘湘客道：“前日阁部老大人血书与兵部。那马士英这奸贼，只怕左良玉杀来他身死家破，那管国家大事。如今事已急矣，阁部老大人竟草成短疏，湘客虽不才，当击登闻鼓，面奏今上，以请援兵。”言之未已，厅下将官和军士，齐声大叫道：“好，好，好。请得救兵，我们也胆壮些，好去交锋。”史可法见人心如此，心下好生着忙、问管事的把总道：“猪羊可曾备下了？”把总禀称，十口猪、十口羊、香烛纸马、果酒等物，俱已摆在教场前蓬下了。史阁部带了各官下厅，步行到了蓬下。只见灯烛辉煌，香烟缭绕，已摆得齐齐整整了。史阁部扑地拜将下去，大呼：“二祖列宗，在天之灵，今日臣史可波拼命与众守城，乞英灵保佑，以救扬州一城百姓。”呼罢大哭，那泪滴在袍上，都是鲜红的血。将官军士一齐大喊道：“老爷哭出血来了，我等敢不尽心效死！”也都哭起来。

拜祷已毕，史阁部回衙门去。连夜草成血本，刘湘客资上南京，请救兵去。未知如何。有诗为证：

阁部精忠真贯日，藩臣犯顺非甘逆。  
只因马阮误朝廷，致失封疆同 擢。

## 第四十回 罗公山李闯卒灭 杭州路马相潜奔

今日山河非旧矣，楚水吴山，谁认咱和你。睡到五更，魂梦里思量，贼闯终须死。 改  
号称王当不起，沧海桑田，翻覆污茧纸。权相魂消将作鬼，天涯驰逐三千里。

《蝶恋花》

叹息三更醉醒余，横披野史社将墟。  
一声河满频倾泪，三叠阳关懒寄书。  
弑主贼徒桃作季，误君权相马成驴。  
千秋笑骂伊亲受，悔却生前似野猪。

话说阁部史可法在扬州城沥血誓师，准备死守，以待调兵教授。那知清兵突然来至，不费刀兵，新城已破。因为城中闭关坚守，遂屠其兵民。驰檄旧城道：“若好好让城，不杀一人。”史可法也不回话，只是坚守。

到了第四日，清帅假说奉旨调黄总兵到。史可法从城上缒人下城询问，说黄总兵领来精兵三千，留二千在外，准备厮杀；放一千入城，同守城池。史可法信了是实，队西门放兵入城。那兵逢人便杀，才知不是黄兵，却是清兵了。史可法在城上见之，拔剑自刎。总兵刘肇基救住，同缒下北门城墙下，引四骑潜逃，不知死活。正是：

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国朝。

且把扬州失守、阁部丧身一段，提过一边，单说闯贼李自成，被清帅同吴三桂杀败，贼党死的死，走的走，带了侄儿一只虎李过，和七八员残将，十余万人马，迤迤从河南一路来到湖广地方。渡了大江，要投旧党张献忠，往辰州府进发。那知张献忠的人马，已杀到四川去了。李自成到了黔阳，且把兵马也扎在二十里外。其时已是弘光改元的正月下旬了。

当时李自成因奸杀了结发，做贼抢虏的邢氏，又被偏将高杰拐了逃去，以后没甚心爱的。在北京皇宫里，收用了宫人窦氏，册为正官娘娘。一路宠爱异常，不离左右。朝弄暮弄，不顾鞍马奔驰，不论风霜辛苦，一味恋酒贪色。军中的事，都委侄儿李过料理。

在黔阳城外住了二十日，地方上百姓被他骚扰，不消说起。况且献兵骚扰后，人穷财尽，苦不可言。那时何腾蛟遣官兵将到。哨马报知李自成，自成慌了，就亲往乱山里一看。只有罗公山险峻非常，广阔无量，此处结了营寨，便有千军万马，急切不能攻取。把十余万人马分作三队，结下三个大寨，为久驻黔阳之计。李过禀道：“目今钱粮不勾两月的支放，还该分一支兵马，往近地没官兵的所在，打些粮草，方好接济。何抚院遣兵将来时，再作计较。”李自成准奏，差刘宗尧、刘国能两员将，带兵马二千，渡江往河南湖广交界府、县打粮。差辛思忠、杨彦两员将，带兵马二千，不须渡江，只在沿江湖广没官兵的府县打粮。次日两支人马都放炮为号，滔滔汨汨离罗公山去了。

李自成在行营里，到点灯时候，摆宴上来。自己坐了南面，一位窦氏面两，二妃张氏、杜氏、陈氏面东，一齐饮宴。吃得烂醉，窦氏接入自己行宫去，替他脱衣睡了。睡到三更时分，李自成忽然大叫道：“杀！杀！杀！我不怕你，我不怕你。”惊得窦氏打从梦中醒来，忙问：“皇帝为何大叫？”李自成咄咄的道：“怪事，怪事，方才咱睡梦里，正坐在北京皇帝殿上，忽见崇祯皇帝带了什么范阁老、倪尚书、汪翰林，又有持刀的总兵吴襄、周遇

吉等，纷纷纶纶，共有文武四五十员，赶来拿咱。咱和他抵敌，忽然惊醒了。太是怪事。” 窦氏道：“想是皇帝疑心生暗鬼，不须挂心。且和我干干正经事，生个太子，后来好传位与他。” 李自成虽觉得精神恍惚，也还挣扎着与窦氏云雨了一番。朦胧睡去，又见这一班儿君臣文武，喊声如雷，要拿他去。不知不觉，又大叫醒了。到了次日，头疼眼花，腰肢酸软，爬也爬不起来了。

侄儿一只虎李过，日日进行宫问病，便与窦皇后眉来眼去，两下调情。李自成到了夜里，就大惊小怪，说许多又来拿他。一病病了四五日。忽一日，李过进行宫见他沉沉睡去，便偷空搂了窦后，做起亲亲来。李自成在帐子里忽然看见，叫唤起来道：“为何咱的老婆，个个要偷人的。结发者婆偷了汉子，被咱杀了。邢氏跟了高杰走了。你如今堂堂皇后，又想偷侄子吗？气杀我了！气杀我了！” 李过慌了，往外飞跑。李自成唧唧啾啾了一会，病势越重了。那深山里面，乱离时节，那里去寻好太医调治。到了三更时分，忽然大叫道：“我的皇帝爷嘎，饶了我罢！饶了我罢！” 身子跳了几跳，眼睛睁了几睁，竟呜呼哀哉死了。正是：

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世休。

窦氏见李自成死了，忙差宫人报与他侄儿李过。李过传了众将，一齐入行宫探丧。天明遣人遍地寻问，只买得一口杉木棺村，把李自成用平天冠、蟒龙袍成殓了。也不拣安葬吉日，就乘凶摆了一坛祭，祭过了，随叫军士抬去葬在罗公山脚下。

这夜李过就进行宫，和窦氏成其好事，似水如鱼。窦氏道：“明日就该接你叔爷的代，做了大顺皇帝。扶持我窦氏做了皇后，可不好么？” 李过道：“皇帝不是好做的。待咱明日升帐，和众将官计较者。”

次日，如贺锦、牛佺、任继荣、刘体仁一班儿贼将，齐在一处，商议大事。都劝李过投降了何腾蛟：“为首的已死，料然不杀我们。四川信息鸾远，北兵阻截难通。遍地打粮，人荒家破，不能充给。看起大意来，李家不像成得皇帝的了。” 李过听了这般言语，知是事难成，就带了兵将，领了窦氏众妇人，扯起降旗，投顺湖广巡抚何腾蛟去了。

从此辰州府一带地方，依然是何巡抚管辖。有诗为证。

图帝谋王总未真，千秋篡弑墨痕新。

倾人家国身夷灭，藁葬山巅化作尘。

且说扬州城破的消息已报到南京了。马士英怕左良玉病死的话是诈非真，再不肯把黄得功、黄斌卿两员虎将调去救援，只发檄调刘良佐、方国安、黄蜚去江边防守。刘良佐、黄蜚还扬兵在江头排列。方国安恋着江北上游的快活，竟不赴调。

四月二十六日，弘光召对，向群臣问：“迁都如何？” 礼部尚书钱谦益极言：“防守江于得人，自然无虞。此时迁都非便，” 马士英请调黔兵入卫，办走贵阳，万无一失。吴希哲等力谏不听。是日黔兵一千二百人入城，传令住鸡鸣山，僧房尽被占住，僧众逐出，不许带一毫物件出来。每夜拔二百名，守自己私宅。

二十六日，龙潭驿探马至，报称敌编木为筏，乘风而下。下午又报称，江中一炮，京口城去四垛。忽杨文驄令箭至，报称江中有数筏，疑是敌兵。

---

佺（quán，音全）。

鸾（diào，音吊）远——遥远。

因驾炮城下，火从后发，震倒颓城半垛。随发三炮，江中筏俱已粉碎。马士英重赏杨报的人。以前报两人，俱一捆四十棍。从此报惊寂然，扬州信息断绝。正是：

淮扬弃去何须惜，且喜君王串戏忙。

五月初一日，巡兵巡到东长安门，不知何人何时书一对联在门柱上，道：

福人沉醉未醒，全凭马上胡谗；

幕府凯歌已休，犹听阮中曲变。

巡兵巡到西长安门，也有一对联道：

福运告终，只看卢前马后；

崇基尽毁，何劳东捷西铖。

又一对联道：

二 翻世界，七煞卷地扫东林；

一马踏江南，四柱擎天归北幕。

巡兵抄了三副对联报了丞相府，马士英反要打起巡兵来。再三告饶，尽行革退了。

次日，遣京营兵二百名，渡江迎黄得功移守坂子矶。自己到清议堂传令，请百官议事。只张捷、杨维垣等三四人，其余竟不赴请，马士英大怒罢归。

初四日，弘光竟不视朝。百官毕集，内相传道：“皇爷串戏忙，不须朝见。”午报黄得功与左梦庚交锋，身中二箭，血战大捷。立刻传旨，封得功靖国公，阮大铖、朱大典并加太子太保，总兵张杰、马得功、郑彩、黄蜚并加三级，各赐锦衣卫世袭，晚报刘泽清屯兵浦口，马士英道：“弃淮不守，谁教他浦口驻扎？”说便如此说，却也不敢诘责他。

次日五鼓，有二四骑马的，似将非兵，从金川门进，竟到马士英家，不报门而入，并没人拦阻。不多时，马士英就入内朝，和韩、卢两太监商议。传旨意令各城门下闸板，辰时开，申时闭，盘诘奸细，不许人私自家眷出入。

初七日，升杨文驄右佥都御史，巡抚苏、松、常、镇、扬五府。霍达巡抚，专驻江口。封郑鸿逵清寇伯，宠赐蟒衣金币。将士各进一级。银五千币五百，分赏将士人等，遣太监卢九德赍往镇江，是夜前去。其时清兵驻扎瓜洲，排列江岸。隔江盘炮，两下如赛炮的一般，昼夜不绝。

初九日，清兵开闸放船，如蚁而下。并没一人敢拦阻他。杨文驄三日前先把粮米二千石，托他画社好友蓝田叔大船装载杭州去了，自己第三日才起身往苏州到任。未到丹阳，听得清兵过江，换了快船，飞也似去了。各官料不能敌，换了便服，也叫快船奔往苏松去。一路文臣武将，纷纷逃奔。郑鸿逵带了兵将跑到丹阳，纵兵劫掠，且劫且烧。夺路南走，不知去向。可怜：

昨朝封荫成何用，丧家之犬落汤鸡！

清兵过江的报，已到京城。午后传旨，唤集梨园子弟进大内演戏，弘光与韩赞周、屈尚忠、田成等一班内官，杂坐酣饮。弘光道：“马士英强朕做皇帝，如今事出来了。君臣聚会，快乐得一日便是一日。且莫管他。”又问左右内官道：“马士英可有本来？”都道没有。吃到酉牌时候，打发了戏子出去。弘光与众内官约会了，二更天气，奉了太后，带了一妃子，大小内官十余人，都跨马从通济门走出。文武官员，没一个人知道。行得快了，丢下了宫娥、女优五六十人，杂沓西华门内外。天明了，逢人便叫，各自跟人去

了。那些个：

黄金费尽教歌舞，留与他人乐少年。

且说十一日黎明时候，礼部尚书钱谦益不见动静、特往马士英家问个消息。门庭纷纷嚷嚷了一会，忽见马士英将帽快鞋上马衣，从里面出来。也不作揖，向钱尚书拱拱手道：“诧异！诧异！我有老母，不得随君殉国。且走回乡去再处。”上马竟去。随后妇女三四十人，皆马上装束，家丁一百余人，都是戎装，其子总兵马锡押在后边。一队队的马打从孝陵卫，唤了守陵的黔兵，把她母亲装了太后，不知往那里去。

钱尚书叹息了一回，只得回衙。又有人报知，天子已出京去了。没办法，在衙静坐，把死生听之于天。不在话下。

却说吏部尚书张捷，料不能保全，微行到鸡鸣寺，将佛幡带，缢死在佛前。中书舍人龚廷祥投河身死。中书舍人陈爌 及他儿子举人陈伯俞，户部主事吴嘉胤，都在家自缢身死。左副都御史杨维垣，叫家人买了三口棺木，立刻催促两妾缢死，殓入两棺内。把一棺摆在中间，填了些缎匹，置一儿，几前列一牌位，上写“左副都御史杨公维垣之柩”。自己带了二仆，夜走秣陵镇，黑夜间被人杀害。数日后另有仆人走过死处，尸为犬食过半，只头面俨然，缘知是他家主。正是：

不须朝里玄黄战，到死方知报不差。

且说弘光投奔太平府，诚意伯刘孔昭闭城不纳，只得奔往芜湖。黄营中军翁之琪，具船迎入。黄得功朝见大哭，奏道：“皇上死守南京，臣等尚可惜势保守。如今轻身一出，将何所归？”朱大典、方国安等亦来朝见，议奔杭州。

忽刘良佐引清兵来追。黄得功隔河叫骂，不提防良佐一箭，射中得功左臂。黄得功知事不济，拔刀自刎。刘良佐遂奉上渡江。翁之琪大叫一声，投水而死。有诗为证：

黄帅 殉君感恩遇，中军靖节更堪怜。

英雄热血原天授，凭吊双忠泪不干。

且说朱大典、方国安约了阮大铖，要打从独松关一路，取道余杭县，到杭州再处。阮大铖巢穴在南京，遂向方国安道：“公可兼统我的兵，先到杭州。我渡江 看看家里，带了家眷悄悄赶来，再会聚在一处。”方国安、朱大典星夜领兵走了。

阮大铖换了衣装，悄奔南京。路遇一仆，才知：“京城百姓先到牢里捧出假太子来，入西华门至武英殿，取戏箱里翎善冠戴在头上，就在殿登极，群呼万岁。随即有七八千人，先抢了马老爷西华门公署，次抢了鸡鹅巷马大爷都督公署，又抢了北门桥马老爷私宅。抢完了三处，就分头抢杨维垣老爷家，陈盟老爷家，阮老爷家。惟阮老爷家抢得狠毒，二十四房小奶奶都被抢去了。小的们亦是空身逃出，并没私毫。老爷不可回去，回去定遭百姓杀害。”说罢大哭起来。阮大铖也哭了一场。只得回身赶朱、方二人，也往杭州逃难。不在话下。

只说马士英奉了母亲——只说是太后，带了家眷，黔兵、家丁共有七八百人护送，怕独松关有官把守，打从广德、安吉迤迳而行。人马浩浩荡荡，漫山塞野，一路鸡犬不宁。广德州听了这消息，闭城不纳。马士英大怒，挽

弓跃马，督兵攻城。城破，杀了知州，劫了仓库，百姓大半受伤。离了广德，先遣人将手书送与安吉知州黄翼圣，道：“广德见拒，故尔行权用兵。若首先倡议，当有不次之擢。”黄翼圣怕他行凶，带了士民肃迎道左；扫除衙舍，以居停太后及众家眷。浙江巡抚张秉贞，正遣人下檄问太后真假，黄翼圣回文道：“阁部既真，恐太后亦非假。”张巡抚遂备法驾迎太后入杭州。路上家丁唱有北《寄生草》道：

你也休啰哩，我也莫效刁，弘光走了咱谁靠？广德州城破不相饶，马丞相夜奔安吉道。方总兵兵马乱纷纷，咱马兵随后也慌忙到。

唱了一只，又有唱着的，也是北《寄生草》道：

你也休啰哩，我也不放刁，黄得功刎了明无靠。劫粮的刘孔昭海中逃，卖君的刘良佐千秋笑。权奸自古少忠臣，傍州例请君瞧，也须知道。

其时朱大典带兵马不多，到了独松关，关上守备验实放行，军民也都相安。随后方口安兵到，他平昔纵兵抢劫惯了，又添了阮大铖的人马，都是骄兵，在独松关扬威耀武，就争斗起来。把关守备亲自安抚，让他们过了。一路抢东西，奸妇女，赛过流寇。余杭县城外家家闭户，妇人先期入城去了。南门外一个五十六七岁的婆子，久没人要他的。被七个兵丁拿往，婆子叫道：“我老人家，你拿我何用？”兵丁道：“谁要你养孩子么，拿你去悬悬腰。”不由分说，拿往土地堂里。七个人轮流戏弄，戏弄遍了，放他转来。人问他道：“婆子，你吃苦了。”婆子笑道：“我从小儿也没有这般快活，说我吃苦，可也罪过。”没一个人不大笑起来。只这一件便知方兵的作恶。马士英的兵，还亏他儿马锡做过京营总兵，略有检束，一路不十分抢劫奸淫。

到了杭州，太后寓公廨，兵屯于候潮门外，潞王在杭朝见太后，太后不肯见。马士英朝见潞王，奏请择吉登基，效南宋高宗故事。潞王再三不肯。

马士英坐在虎林书院，有一秀才沈乘献策，要屯兵三千在北新关北新桥口，以御北兵。马士英在京与他相识，见他身佬雄伟，议论风生，就准行了。委他去相难地处，并分派民家，每家大的养三四个丁，小的养一二丁。沈乘得了他的令，来见督关主事郑正学，说马阁部的主意。主事不敢怠慢，留沈乘小饮。衙役纷纷的传说出来，有出尖的百姓乱嚷起来道：“马阁老坏了国家，今又来害我百姓人家，沈秀才听他指使，不如先打杀了他，也免了养兵的苦。”等至申牌时候，沈乘摇摇摆摆，打从关署出来，众人拦住了问道：“沈相公，可是要我们养兵？”沈乘道：“马老爷主意，与我何干？”众人道：“打，打，打！打死了你，免我们灯姓受累受苦。”一传十，十传百，顷刻间聚了五六百人。都拥在北新桥，从新桥打起，拖拖拽拽，直打刊西桥——是沈乘住处。头打开了，眼打出了，腰打折了，腿打断了，竟成了个肉酱。众人才一哄都散了。

这话传入马士英耳朵里，晓得百姓恨他入骨，住身不牢。适值杨文驄从苏州逃来，说杀了安抚黄家鼐，星夜逃来的话。马士英是越其杰的妻弟，杨文驄是越其杰的女婿，姻娅至亲密密商议了，次日，带了假太后与那家眷，黔兵、家丁，簇簇攒攒，渡过钱塘江，往温、台一路去了。

方国安原是过江人，也都打伙儿先后渡江。

好好的江山，坏于魏、崔、马、阮之手。有诗为证：

山当屋背水当前，敛雾收云亦贮烟。

绣管未拈非斗巧，彩笺乍拭又争妍。

凭将细谱三朝事，敢辄狂呼一夜元。

如旧河山新洒泪，不禁急管更繁弦。

